新式學生成績簿

一五二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五一冊目錄

文學類

詩文別集——明

馮侍郎遺書八卷附錄三卷……明　馮京第撰　四明　九　一
蘭易上集……宋　鹿亭翁撰、明　簿溪子校　一二　一
蘭易下集……　一七　一
蘭史一卷……明　簿溪子（馮京第）輯　二四　一
簿溪自課一卷……　二七　二
讀書燈一卷……　二九　二
三山吟一卷……　四四　四
簿溪集二卷……　五八　五
附錄三卷……　八一　八
王侍郎遺著一卷附錄一卷……明　王翊撰　一〇三　廣東　四
喻園集四卷……明　梁朝鍾著　一〇五　閩　適
祇欠庵集八卷附錄一卷……明　吳蕃昌著　一六五　粵十三家　粵
中洲草堂遺書二十三卷首一卷末一卷……明　陳子升撰　四三七　南　雲
瀛生詩鈔一卷文鈔一卷……明　高應雷著　四六九　豫　豫
四照堂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卷附校勘記一卷校勘後記一卷……明　王獻定撰
……民　魏元曠撰
……民　胡思敬撰

化碧錄一卷……明　曹大鎬撰　六一九
懷葛堂集八卷外集附錄一卷附校勘續記一卷……明　梁　份撰　六二九
……民　胡思敬撰　豫　章　六二九

黑潭侍郎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秦虎狼也申包胥欲復楚往乞師依庭牆而哭日夜不絕秦伯哀之卒出師而楚以復壽鏞曰楚不爲秦滅者倖耳包胥之哭可功可罪者也當明清絕續之交在日本未覆幕以前覓永享國三十餘年毋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明承平日久畏言兵革非有逞於中國也馮侍郎京第效申包胥故事往乞師撤斯瑪王聞長崎王之拒也曰中國喪亂我不能援而使其臣哭於吾境不亦恥乎議發各島罪人以應夫各島罪人豈足以救明之亡而卒區區者不吾畀其幸我喪亂之心古今一也侯朝宗曰君子當寂寞荒涼之際情不自禁吾知侍郎之所處儻所謂情不自禁者乎雖然侍郎固血性男子也自其曾祖莊軒先生受業王文成之門講學以靜坐養心爲旨諸父都御史元馭兵部尚書元馭世稱大小馮者東林之巨子也侍郎內承諸父之教出則師事蕺山漳浦二先生退與復社諸名士上下其議論節義講於平昔恢復矢諸悃忱中興十二論今雖未見其文而當日慷慨其詞直陳殿陛氷霜凜凜其氣象猶恍惚揭

明兵部侍郎慈谿馮公輔監國守山砦嘗乞師日本不
獲歸而爲建夷所醢其遺文不傳其墓在馬公橋歲久
亦漸湮民國與其族孫貞羣以事之墓所得同時舉兵
者董給事中墓求導者更蹤迹之而侍郎所葬在焉已
又從諸書錄其遺文得蘭易蘭史鞠小正序及雜文三
首詩如干首蓋未能幾什一也明之末孝安思文宅東
南皆支一城獨永曆帝保其巖阻延祚至十餘年監國
魯王之棲翁洲視南京閩都益傾蕩矣然視前者猶少

久則曇有生之心而今期於必死也方侍郎東乞師也
固逆計無必成理然明季數當爲是自建夷初叛勢裁
如米粒黑子經略熊公已嘗欲結韃靼以擊之及永曆
蒙塵於緬晉王又用邏羅之師侍郎所期亦猶是令三
者一有就事之成敗未可知也然卒不獲其效以敗身
亦與俱死致命遂志侍郎蓋與晉王同視經略之死於
吏者爲得所矣國亡百餘年漢人喑嗄無敢道其事者
獨全紹衣數稱述之及乎諸夏廓清建夷革面距侍郎
歿時幾三百載卒能得其筆著與其神之宅斯蓋皇漢

種族之靈所馮非一人之事也貞羣既集其文復錄諸
家所作事狀以附於篇亂世之文以譎奇見志與承平
異宜讀其書者不得以義法繩也民國十三年五月章
炳麟序

馮侍郎遺書目次
敘錄
蘭易卷上
蘭易卷下
蘭史
簣溪自課
讀書燈
三山吟
簣溪集卷一
簣溪集卷二
附錄卷一
傳記 遺事
附錄卷二
酬贈詩文
附錄卷三
簣溪府君著作存佚考

馮侍郎遺書敘錄

余祖望馮侍郎遺書序

馮侍郎簣溪集已不傳而其所爲蘭易二卷蘭史一卷鞠小正一卷自課一卷眞至會約一卷先贈公書庫中有之或曰侍郎中興十二論尙有存者而求之未得乃鈔得姚江黃氏所作墓志吾鄉董戶部次公所作簣溪始末皆幷入焉蘭易以十二辟卦爲經故附之以十二月令而又有十二翼爲傳託言受之鹿亭田父其言蘭草今生大江以南者皆非屈騷所樹所紉然如漢高奮跡徒步系統三代天下所君則卽眞矣何僞之有必將求所謂九畹十畝者而種之皆反古之僞民也其言之憤而怪如此蘭史先之以九品之表有本紀有世家有列傳有外紀有外傳以爲使非蘭而擬於蘭者隸於蘭焉其言又與蘭易相反鞠小正託言陶公所著謂陶公以秋九月爲正卽不奉宋正之微旨黃者魏統之色也晉所受代子滅則思母故宋運當用魏德朕之抑鞠之爲言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則其言更誕而無微嗚呼屈宋之悲變亦嘗荒唐其詞以自抒寫而侍郎之寄意則

終入於無何有之鄉而出之亦已過矣自課一卷國難前所定讀書之程也眞至會約一卷則其諸父都御史所爲而侍郎定其約者也附以上吳尙書箋則己丑所作也先贈公題其下曰此其晩年手定之稿及覆審別本果稍異焉侍郎之被戮也黃氏墓志以爲別將王昇來降請導軍以往侍郎以病不能行在灌頂山中昇竟得之高氏雪交亭集亦同而云不久王昇亦伏誅獨董氏所記謂出於麾下陳甲既降復歸侍郎推心不疑遂爲內應被執於仗錫之三官寺子參考舊聞則墓志是也嗚呼以侍郎之梗命聖朝不得不戮之以警多方而要之亦諒其心故降將卒遭丁公之誅侍郎有知其亦可以瞑目矣鄞後學全祖望序

劉城三山吟序

世不乏文人也文人而敦行植節卓然拔萃者十不得一二爾有行節矣內蘊王霸之略外挺將相之姿眞堪救時濟物出爲世用者百不得一古人擁麾高嘯其間山川與爲不朽者矣因強其付梓以便徧授濟仲有同里執友陸始兼之矣蹔仲所著作古文詩詞制舉業無不才奇學經其歎詠即似乍得一古人擁麾高嘯其間山川與爲泣可觀可興皆見之乎詩鐵甕城如斗大三山片石爾正遙集千代獨步一時陳同甫所云文中龍虎也至其

時身任天下者今以視蹔仲定復何如此寧獨一文人不遂當第一邪然其中欣慨交心古今紛會有歌有哭有嘆有詠即似乍得一古人擁麾高嘯其間山川與爲文虎萬履安董天鑑劉瑞當黃太沖昆季皆蹔仲所許

一輩人知予有言不爲阿好者也池陽社盟弟劉城伯

宗拜題於南都靈谷寺齋

柴夢楫三山吟後序

嗚呼此我邑馮忠隱公之詩也公生有異才於書無不
讀特慕古奇士非常之行年十三補邑博士弟子員試
輒高等二十五從其從父留仙先生備兵南都都人士
請爲選函雅兵餘二房墨家絃誦也又刻其所評隲史
漢二書嗣乃從撫軍天津值邊警公爲授略行間而兵
大捷者再從父爲疏其功賜之進士以臺省用公勿受
視臺省耶蓋其生平自負爾爾逮歸而玉步改矣遂南
走三山間歷十餘載終齎志以慘死悲夫此三山吟者
也面陳容臣就科甲試至再乃允其心豈榮一第而蔑
夫乃公流離道左跋涉山川說惶恐歎零丁爲血染楓
爲淚枯草之句乎使當時不允所請得假之兵事正未
可量豈僅以詩見哉今公亡而詩不亡讀其悲憤激烈
之詞則見若踏足長鯨沖碧海而飛舉天半也讀其軒
昂俊爽之詞則更若攜手玉簫躡危峰而吹徹月下也
至其憂思感慨愁怨徘徊則又如龍頭水之嗚咽秋夜

者伊誰爲之耶我邑不乏忠義士如劉公而強城陷自
剄沈公其旋具衣冠請死卽布衣葉茂卿亦自沈於河
今日而有謝皋羽其人乎挾是詩登釣臺之畔折竹枝
擊巖石而一一歌之我知公必按長劍掀髯而來之三
尺頭上矣同邑後學柴夢楫謹題

王家振題三山吟

士挾其持危濟變之才不幸而不爲世用其光氣終不
可埋沒卒之斷脰剖心以馬革裹尸爲究竟此非天之
厄之乃所以成就之也予讀簟溪馮先生三山吟忠憤

之氣流溢行墨雖寥寥數十章生平志事略見於此使得早假尺寸柄天下事未可量也而乃徒手空拳流離山陬海澨間思挽崦嵫之景買太傅之流涕申包胥之懷見於詩者如此

痛哭一腔熱血不灑之白草黃沙不止論成敗抑末矣

其詩有池陽劉城伯宗同邑柔夢楫岸公先後二序述其行誼頗悉迄今二百餘年騷人墨客憑弔今古未嘗不以殺身成仁許之非天之成就而何

十二首末一首爲是編所無知簒緣詩固不盡於此劉伯宗云三山吟乃秋試被放徜徉京口時作今他作不得見讀是編者宜其以瓌瑋珍之光緒二十年甲午縣

後學王家振題

續甬上耆舊詩

全祖望曰馮公少遊學於鄞董陸萬諸先生之襟襼也及國難而後軍府亦在鄞之西山故列之寓公予嘗爲公墓碑即錄之不別立傳

鈔上詩輯

尹元煒曰簣漵詩豪情壯志感慨激昂怪偉絕特奇變迭出近體雄渾頓挫直摩浣花之壘爲吾邑詩人獨闢

門戶前此未之有也亦由其遭際時難矢志不同故感憤之懷見於詩者如此

馮本懷曰簣漵奇特白衣雄放二公詩要爲吾邑有明一代詩人冠冕非止爲一時後勁也簣鈔間有流於僻澀處而白衣悲壯淋漓之中時不免靡厲猛起之氣亦由其時勢使然

蘭易目錄
卷上
天根易
卷下
十二翼

蘭易卷上 海寧蔣氏別下齋鈔校本馮侍郎遺書一上

宋鹿亭翁著

明蘭溪子較

天根易

夏易連山始於艮也殷易歸藏始於坤也周易太極始於乾坤也蘭易始於復故曰天根萬物本於根根本於天天根本於復天且有根而況於萬物乎況於蘭乎

䷗復蘭十一月卦也天根大始蘭退藏於室元亨

繫曰知用知藏易之道也藏蘭勿用又何咎也蘭然後可大亦可久也復者易之終始君子藝蘭以自考也

䷒臨蘭十二月卦也納日自牖吉

繫曰日至自南向之有喜也自冬至於孟春澆可已也天煦土乾澆有之矣旬以爲期徵潤勿止也

䷊泰蘭正月卦也陽道將長與蘭俱開

繫曰春日向陽乘時也時有餘寒復閉置也莫不仁於春雪葉之災也厥性好風宜高臺也臺高不過五

尺亢陽方來也向南倚北左林右野居之宜也

三三大壯蘭二月卦也見風雪凶

繫曰霜雪既消出於中庭也庭廣多陽庭狹多陰必有方也蟲囓其葉不亦傷乎削竹爲箴除去莠也油帛以拭之法之良也灑用鱗羽之漉亦可以滅形也束之從橫風之防也蛛網必除除蜂埃必除除穢之象也

三三夬蘭三月卦也有風自西來吝

繫曰去寒就燠必位乎其所也灌水汲於河且貯雨

二四 明嘉靖書 紛園刊本

也豆麻皮鱗及毛羽也漬之爲肥三春之所用也灌則四注勿漉乎上也上漉之致葉黃也苦汁以滌之黃去而復常也

三三乾蘭四月卦也香升於天利見

繫曰水清濁有宜慎勿用井也三日爲期夏之正也灌必未明或日未升也再灌以曛黃是爲經程也

三三姤蘭五月卦也辟暑雨小有悔無咎

繫曰自夏徂秋恆避日也雨三日以往宜入室也雨往日來驟致下熱也傷根及葉乃大有害也肥以救澄亟不敗也敗葉必翦自治也

三三遯蘭六月卦也陰伏於下不爲水困

繫曰六月維暑何可當也水亭涼架各於其方也華大盛則衰來茲翦也長兄去弟大有功也

三三否蘭七月卦也蟲去澄出利貞

繫曰秋陽維烈蔭之爲貫也歐蚓有術溺中甚快也其後用水未悖也

三三觀蘭八月卦也壅灌以時華落氣滋

繫曰熱則用水涼則用肥至於八月有事也花退澆培自此始也焚牛之骨用其灰肥之尤也

三三剝蘭九月卦也分羣類族元吉

繫曰上畏隕霜下蟻食也投骨餌之羶慕意也是月何晦分種亟也三歲之叢根可折也根老者菱少足惜也其種饒如以三爲節也徧中新外根各有合而相得也揜土欲浮不欲實也盆底竅之風氣不相壅也革履芒屨做勿棄也燒土種之以爲鋪層也

三三坤蘭十月卦也萬物終始藏於天根

繫曰陽月閡胎灌宜肥也戒之爲分種後時也陰往

陽來氣含滋也藏子月窟復於天根是爲陰陽之樞機也

蘭溪子曰蘭易一卷受之四明山中田父書端稱宋鹿亭翁著按郡縣志山有鹿亭今迷不知處無問作者姓氏矣要是宋代隱士易道盛於宋授受明而家學眾不一意更有蘭易如此蘭於萬物一草也而書可謂易豈即萬物各一太極之旨邪書都不言象數直說事理此固宋人之爲易也與其文擬易辭似善易者用韻亦然俗學鮮能通之所論種漱之法簡而盡近而不穢他

四明皎苔 約園刊本

日入四明爲鹿亭接山林將絕之統稱異代弟子此書其顓門之業也抑今蘭草生江南楚越閒中者皆非屈騷之所樹所紛然天地開闢幾萬千年眞蘭既微而此蘭晚生幽谷乘時爲帝氣味卓越始知世間有王者香正如漢高舊跡徒步系統三代腐儒呶呶猶爲蘭著眞僞之辨天下所君則卽眞矣何僞之有如人言甘者名菊苦者名薏今菊爲時所尊貴者皆不必味甘有黃華也他若布有綿花可代裘紵器有倚桌可代几席茶可爲飲棗可蒸酒毫爲筆煙爲墨魚網藤竹爲紙可代簡

漆書可代版鏤之類周孔以前豈曾知此耶凡後今之制勝於前古者多矣必將求所謂九畹十畮而後種之皆反古之僇民耳夫屈公嘗不解有梅不閱梅以見遺騷經爲嫌也君子隨時育物愛養之道於蘭必諒心焉故有取乎此書

古易氏贊曰麟仲諸論極言英雄與盜賊不同蓋方正統未定眞人未出時此自有王有霸不可與僭竊篡逆同條而論如遷史列項世家陳志鼎分三國魏文貞請爲孝密立碑是也今人於此一切追書黜之

四明皎苔 約園刊本

爲僞朝不使英雄裂眼地下邪其論議動駴流俗如此然此正其是非不詭聖人處今復爲蘭草辨去一僞字略同此意抑蘭自此坐得正統矣

貞羣案清四庫存目云蘭易上卷附口訣二條蘭月令十二章不知誰作今觀其文淺薄不倫恐係他作羼入因佚之

明 蕫溪子輯

十二翼

養蘭之道備於天根易明者述之以時措之宜也然蘭之性情德業有書言所不盡者竊嘗折衷百家之說以衍其義凡爲傳十有二章是爲易翼

喜日而畏暑

蘭以冬春之日爲慈父母以夏秋之日爲暴王苛政故冬月只宜置小室南窗下無風則開窗納日而盆宜標

上綳瞥箔卷舒常使陰多於日夏秋炎陽宜謹覆蔭

記四向輪轉曬之來年花始四發蘭出庭中宜架木棚

喜風而畏寒

風有陰陽故有溫寒之異蘭常欲通氣以宣鬱除溼然而冬春之風皆其所畏諺云藏遲出蚤枝葉不保藏蚤出遲冬春有時十月盡收二月盡出雖避氣寒亦避風寒也然南北當視地氣及節候爲之消息不可一例風雪人知隄防而不知春風之害凜於冬風春雪之災酷於冬雪每見嶺南諸花來中土常以蚤出受春風而萎

春雪一點蓄葉即枯故斷自清明始可出也至辟寒之方向日爲上策一法用蠟渣糝根旁不止祛寒且大補益一法用鹿糞壅之取其最煖二法宜擇一用之圍以草囷覆以糠麩此下策矣夏秋受風畏搖折此須插竹架束可焉

喜雨而畏潦

雨爲百花酒少則病渴過則病醒春月多雨蘭斯困矣時方吐芽傷溼即有不秀之憂宜以人溺和水解之補瀉兼用蘭之良藥也凡四時雨多即宜用溺解溼蓋溺性燥能去根下積水耳雨三日以往爲霪驟則加苫覆久則移入室中避之

喜潤而畏溼

養兒寧飢毋飽養蘭寧乾毋溼俗云若要小兒平安常帶三分飢寒悟此可以養生可以格物保蘭經云蘭根中多水可經半月立春後每十日以肥水一澆土上以春宜壅也四五月間雨潤即不可復灌盛夏新秋雖天時酷熱土內未燥不可傷於澆灌故夏月無雨亦以三日爲節七月即視土燥而後澆不定限三日九月後旬

尤當慎灌恐一夜冰凍不可救也冬月驗視土潤即不須水若燥則待天氣和暖晝日南簷以冷茶或洗面水澆其上仍以鬆土之口口一法梅糞又澆翻轉又曬待其乾極乾篩過調水作雨處俟冬至後隨盆大小酌尿滓之乃打碎破草襲放廁中浸月許日所熱氣每種以十刀細剉碎鋪蘭根下以土口三分和勻藏於碎更覆土面防雨濺澄滓口取山上蔽根連市火燒屋土篩過極細用之乾草約三四層過於燥一取山上黃土煅過火氣易透煅後模槌碎篩過各一半和勻種糞澆入如此凡日煅過之土宜和以溜用糞有火燒處水衝若人

法

喜乾而畏燥

灌法春月肥水十日一次夏月清水五日一次盛夏三日一次但覺葡葉枯瘠即以肥水助長麻屑水爲佳秋八月時根葉失水漸見枯黃即宜用大肥水

喜土而畏厚

閩人口訣云種蘭宜淺土深難展瓦礫墊半枝枝蕃衍蓋盆中半截實以碎瓦則土少下虛雨過即乾不致傷溼根不下行花葉自茂一法用螄螺淨殼一法用水浮炭此較瓦礫皆更玲瓏也又當置一竹籤時時插入疏泥曬口碎爲灰置無餅再暴乾燒火煅紅取出以口加之一法用更用豬牛骨燒灰冷水淋口口水中汰淨以分之鍊土四分沙三分骨灰口用瓦甎打極陰室三月

糞爲過熱總宜露中散泥煉如土法一可用也下雨則覆以草薦恐取出拌黃泥曬皆愈久愈佳隔年預製更妙之聽其日暴雨黑土最佳蘭壓移失性此土用園土七分打以陰氣助之則滋潤易長然其三分和用若不發至萎弱者有之大抵沙伏中用鬆土撒去其濁燥而亦可免於蟻蚓盡之曬數日加雨後取城市溝壑中爛

後方可栽植一法口新葡或取城土取之曬乾打碎每層鋪以然屋有石灰恐發火煨之或以麤糠藉土使篩細及鑄鍋土鋤細用清糞和入曬乾再以之最易發生或墩番乾收藏用一法取山上太肥糞宜用羊浮泥再尋蕨苗暴乾復以前共火氣穢氣方法收舊草襲浸尿桶中日久肥煖盡散耳此乾煨過擊碎鋪地用濃糞蓋一說山巖經中淋雨三月後收起聽用一法積年流聚陰溼碎收乾羊糞或鵝糞加以沙失於收曬氣寒土堅硬再加沙入一法六月土之劑肥煖鬆細四義盡之離

土入盆非肥無以補天氣離南來北非煖無以輔地氣鬆則通氣而利水便苗暴易以發細則疏溼而去寒使根得以培灌溉用諸肥水無純用肥理清水以雨水第一貯久綠色更佳池水河水次之不可用井水以性寒也惟冬月可用以此時井水煖耳然不必用之肥水只用人溺者入糞以水和之二分糞一分水循則更佳或用糞半水凡用肥須於入暮盆冷沙土燥白時次早即必以清水解之使肥下根則發饒無蔓衍之患

喜樹蔭而畏塵

此蘭本名幽蘭故雖喜日煖亦喜樹蔭酷日暴雨狂風樹皆能爲蘭禦之耳惟最畏塵埃及糠芒諸屑尋常淨掃地勿使近碓磨若見飛塵當洗刷去之即水廔中水煙雞治魚屠宰諸湯或以雞鵝等毛浸之或用皮屑浸水和以人溺半月後用之或麻屑或豆餅或生豆皆以浸水俟臭過用之或用豆末泡熱入罈亦俟臭過可用

喜煖氣而畏煙

冬月嚴寒室中不嫌有火氣但不可逼火及入地炕之

宜耳性最畏煙溼炭且惡之亡論竈突野燒矣

喜人而畏蟲

傳曰男子種蘭美而不芳夫婦女猶能以自然之性合蘭之天而況於君子體風騷之遺得哀樂之中者乎故蘭雖生於幽谷然喜得人護喜受人賞喜附人煖氣凡南方畏寒諸花雖智藏或不活惟著人臥榻後者無恙此以知人氣之煖能禦天氣之寒也且人所居兼有火氣耳若蟲有六爲蟻爲鼠爲蚓爲蜘蛛爲蛩爲小蝸諸蟲蘭根最甘鼠喜食之故冬不可暗藏土害蟻不爲大

害而花蕊一點甘露珠名爲蘭膏人所不可多取每爲蟻啖減去精英故必水盥高架以絕其渡有蟻則以擅骨貯蛋殼中引去之有蚓則以人溺淋去而後用水解之或云十月始可淋溺他時爲之傷蘭蜘蛛喜結網葉間當去蝨點生葉上是蟲之窠蟲形至微目不可見能食蘭精氣致焦枯二月時陰晴不定雨後日出急宜遮蓋若溼葉見日卽生白點如珊玳所云鷓鴣斑也用竹鍼輕剔去不盡宜用麻油和黛或矾蒜和水皆用新筆蘸洗之或魚腥水及淪蚌蜆湯頻灑之或取菜麻油調溫煬候冷以青絹布蘸洗之或舍絹布用髮或舍油用冷茶或以水一碗入油一盞煎過冷一宿待天將雨遍灑葉上雨下則油注及根蟲乃盡落或夏用皁角秋用爐灰浸水既爲灌肥亦專殺蟲遇一盆生蟲卽移他盆遠處此蟲能度好葉上防之如防癆蟲也凡風氣不通則氣鬱而生蟲故宜時用竹鍼疏之如洗竹法又若花葉萌芽時有小蝸蟲及小蟻食之須察視驅除

喜聚族而畏離母

凡蘭之分不得已也極盛則分極衰則分皆不得已而

分也盛者根滿小盆淺土急宜易也衰者根爛溼沙蟲穴急宜除也人言蘭比朋友以交結蟠密爲樂然極嫩脆稍損折則腐必用鐵椎向外輕擊盆裂用雙手捧出撥去溼土爛根須輕便詳愼漸漸疏析性躁手重者不可任此事或將盆入水俟土化根出或出盆後用水浸根濕去垢土此二法皆散氣洩精拙法也又有以刀切作幾堛聽其斷者自腐土中此法益爲麤猛矣分法或以三行爲一盆或以蘆頭五新五舊爲一盆盆底用碗碟一隻覆眼後用頭髮或石灰鋪碗四圍或用木板炭

遮眼網以頭髮總以通風洩水土不內出蟲不外入爲度鋪訖用籬沙填平即以爛草鞍一隻置沙上方以三筐聚之須蟠插安妥互相枕藉使舊筐在內新筐在外作三方向徘隨其勢四面圍繞虛其中外爲灌溉發生之地然後參極細肥土以實之土齊盆口高一分許中央漸高如覆盂狀又有深種淺栽之說初下根貫深壅土後漸提起搖實則土入根中而無空虛積水之憂矣

提葉欲總搖盆欲綴不可太高使根盡出不可太低使根不舒不可勞高中陷使根積水腐萎蘭名露根草性不喜深根齊盆口則瀉水面易發也盆面以瘦沙少許覆之種畢以新汲塘水雨水灌之以定其根分後不可驟曬宜置樹陰或西檐下夜間受露日以水點灑之止可一次半月後方灌肥水始可向陽舊說春秋二分後皆可分今定以秋盡冬初爲候或云寒地宜於春分後分之但通用盆不欲貴重根滿難分付諸一擊也不欲大以便於移貯遷藏也不欲深以蘭不宜土厚也

喜培植而畏驕縱

培植既多法矣然不可太惜枯葉急宜翦腐根急宜斷

蘭史目錄
蘭九品
蘭本紀
蘭世家
蘭列傳
蘭外紀
蘭外傳

蘭史 海寧蔣氏別下齋鈔校本

馮侍郎遺書二

明簣溪子輯

野史氏曰蘭生幽谷聚族而居在處成都邑故國之國則有史矣作九品蘭爲王者香雖然一國不兩王故定一尊而奉之作本紀次於王者內則后妃外則公侯作世家其他則諸大夫士之屬有德有功可紀者也作列傳非蘭而擬於蘭者蘭外國也使之隸服於蘭作外紀國必有君君亦有外臣焉作外傳

蘭九品

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	中中	中下	下上	下中	下下
品	品	品	品	品	品	品	二品	不列
陳夢吳紫瀾紫趙師何紫大張小張								
良			博		青	青		
金菉						蒲統許景		
邊						領初		
						陳八石門		
						斜紅		
						惇監蕭仲		
						和糧		
						何首		
						座		
						林仲		
						孔		

右紫品一十七種

濟老龍山李通黃殿鄭少貢八夕陽
判講舉見紅
周染雲嶠
朱觀堂
王名弟
青蒲
王小姬
弱腳
魚魻葉大馬大
施同
惠知
客
玉莖

右白品一十九種

樹蘭眞珠伊蘭蘭草蕙草含笑風蘭山蘭
蘭
玉蘭木蘭朱蘭澤蘭
翁蘭馬蘭

右外品一十四種

贊曰九品無下下者苟爲蘭則皆王者香也不然則猶爲王者之香之類也下品已過邪之故闕之以處夫同乎猶臭者焉

蘭本紀

建蘭　建蘭以福建得名而楚粵山谷皆生之莖葉皆

深紅淺紅黃白綠碧金稜諸種今內品止分紫白二種而紫嘗爲先又不可以前說定也沅澧所產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而秋芳勝於春總以葉短莖長花挺出者爲佳其產逾幽深則莖逾紫惟玉梗莖白如玉耳花可點湯以鹽梅乾醉取汁名曰梅油用浸鮮花臨點湯時先以熱水瀹過乃投茶盌花色如新

山蘭　江南諸春蘭皆名山蘭寇宗奭所謂葉如麥門冬而潤且韌莖長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綠色中間瓣上有細紫點一莖一花比常建蘭稍大香最芳

烈又建蘭一種名山蘭者一莖七花綠色瓣尖薄而
狹莖紫色葉細短而潤惟冬月開之建蘭有名冬蘭
者即四季蘭何以名冬若冬蘭當以名此種耳又有
九節蘭山蘭之別種也浙粵山谷多有之一莖八九
花葉細長蒼色不甚綠黃山谷誤以爲蕙者故一名
蕙蘭種法悉去浮根用便溺瓦器打碎漂淨鋪盆
底用山土沙土一層鋪雞矢其上又加沙土一層鋪
頭髮其上乃將煉土與沙土各半拌勻種之勿以手
築實置盆大樹下通風無日處平時只澆清水惟梅

雨天一澆糞歷年彌盛可勝建蘭

杭蘭　惟杭州有之花如建蘭一幹一花葉比建蘭差
大有紫白二種皆黃蕊最香豔性宜見天不見日種
用黃沙土或以水浮炭實盆之半種之上覆青苔則
花益茂澆用羊鹿矢水或燖雞鵝諸水頻灑水花盆

香

蘭世家

陳夢良紫一莖十二華紫色花朵最大三瓣尖窄碧葉
長三尺許深綠色葉梗微柔背作劍脊至尾梢處減

潸斜分變細色芳豔婉媚爲眾花冠希得其眞種種
宜黃沙細潔無泥者此種最難養息用肥稍肥即腐

爛灌宜清水

吳花紫一莖十五華盛者歧生至二十華色深紫莖紫
苞紅花朵差大葉最長勁而綠種宜赤沙泥頗好肥
宜一月溉一次

金稜邊紫花色如吳紫瓣差小幹葉並如之葉尖兩金
線綠邊半葉之長爲紫花奇品種出長泰陳家未廣
也

潘花一名仙霞紫一莖十五華紫色近蕊處深紫同
於吳花莖亦紫色葉如吳花但差小潘氏於西山仙
霞嶺得之故一名仙霞種亦宜赤沙泥不喜肥宜時
灌以清茶

濟老一名一線紅俗名丫蘭白一莖十二華葉似施蘭
差長得氣則生歧故名丫蘭潔豔爲白色冠種宜薄
渠黑沙泥和以糞壤或用糞鍊土種之盆內草鞭屑

四圍鋪種性愛肥隨所灌溉

籠山俗名綠衣郎白一莖十五華碧色莖尤深碧花常

並蒂葉綠而瘦薄種宜河沙糞壤或山澗下流聚沙泥盆內用草鞍屑同濟老溉宜半肥

魚魷一名趙花白花最瑩徹一如魚魷沈之水中不復可見葉亦勁綠種宜山下流聚沙泥性最潔不可溉諸肥水

玉莖一名雪蘭亦名玉瓣玉梗白花白如雪故得雪蘭之名其莖如玉又名玉莖蘭此種至貴不可易得爲白蘭奇品

李涌判白一莖十五華白色雅淡爲最種宜山下流聚

沙同魚魷溉宜半肥

葉大施白華白色葉作劍脊甚長而不甚勁直種溉同濟老

惠知客白一莖十五華色白縞紫瓣尖帶黃花體清瘦而簇簇圓整葉肥綠頗弱種溉同濟老或用河沙淘去垢塵下用鑞沙並和以糞種之

鄭少舉白一莖十四華白色最瑩潔葉瘦長而疏散謂之蓬頭少舉其種不一以花葉多少柔勁別之白花易生者惟蓬頭一種種溉同濟老或用糞鍊土上覆赤壤

黃八兄白一莖十二華白色莖甚長然最弱葉綠而直略似鄭花種溉同濟老

周染白一莖十二華白色與鄭花相似莖則短弱種溉

何花紫一莖十四華紫色苞紅花朵倒垂葉蒼色種溉同金稜邊每半月一用肥

大張青紫蒲統領紫種溉半月一用肥同趙何

淳監糧紫蕭仲和紫許景初紫何首座紫林仲孔紫莊觀成紫皆下品種溉隨意

黃殿講一名碧玉幹西施白一莖十五華歧生或二十餘華亦有二莖連理生者莖瘦而長花白色竊黃蕚半開合葉綠色柔細而勁厚每葉下有一菱者

馬大同一名五暈絲白一莖十二華碧色中多紅暈花葉高聳肥厚種

趙師博本名趙十四紫一莖十五華蓓蕾甚紅開時變紫特豔葉亦勁綠種溉同金稜邊每半月一用肥

同濟老

夕陽紅 白一莖八華白色瓣上凝紅故有夕陽之號種
溉隨意肥潔

觀堂主 白一莖七華花白色聚如簇葉不甚高種溉同

夕陽紅

名弟 白一莖五六華白色似鄭花葉最柔長然新葉長
即舊葉枯種溉同上

弱腳 白一莖一華綠色瓣上如鷹爪長二三寸葉瘦長
二三尺冬深始華香甚清遠莖短葉細種溉同上

蘭外紀

樹蘭 色紫花蓓蕾纍纍如細珠攢簇其瓣最微與眞
珠蘭全同但有草木之異每歲夏秋交始華萌蕊甚
久而開止五六日輒謝然異香可愛置衣笥中歷歲
如新芬芳不歇亦可合諸香製服葉色綠沈似桂橘
性畏煙與霜喜煖分栽於有枝處截一節去皮以鐵
刀斜劗開使得生根置竹筒埋乾土中日灌以水生
根即去筒入盆

玉蘭 九瓣白縞碧叢生一幹一花皆著木末並無
柔條香味似蘭故名冬結蕾莫春開花澆以糞水則
花大而香花落從蒂中抽葉特異他草木亦有黃花
者最忌水浸寄枝用木筆秋後接之花瓣揀淨拖麪
麻油煎食味美

眞珠蘭 一名寶蘭俗名魚子蘭今或稱金粟蘭 花紫
色蓓蕾如粟瓣作桃形嫩莖叢生如珊瑚枝花著枝
間纍纍如穗折之饒佩香氣甚烈北粵中牙香捧香
名蘭香者皆此花蒸爲之也葉能斷人腸葉似茉莉
莫生喜煖畏寒與樹蘭形性皆同但有草木之異四

月內節邊斷二寸種之即活喜肥忌糞澆以魚腥水
十月中收無風處以盆覆土封之水澆勿令乾

木蘭 一名木蓮一名廣心一名黃心一名林蘭一名杜
蘭 樹似楠高五六丈枝葉扶疏葉似菌桂厚大無
脊有三道縱紋皮似板桂有縱橫紋花似辛夷內白
外紫四月初開二十日即謝不結實亦有四季開者
又有紅黃白數色其木肌理細膩梓人所重十一二
月採皮陰乾出蜀韶春州諸各異木蘭洲在潯陽江
其中多此木

伊蘭一名賽蘭　蔓生如茉莉花小如金粟香特馥烈

生蜀中

朱蘭　形似蘭色深赤辨亦大每辨有二三勘班五月中開色豔而淡葉闊而柔

蘭草本名蕑詩云秉蕑是也此與澤蘭正楚辭所云蘭也葉似馬蕑故名蘭草生下溼地故名水香大澤蘭澤草煎澤草煮水浴風故名香水蘭其葉有歧俗呼燕尾香婦人和油澤頭或夏月采置髮中令髮不腊故名省頭草又名女蘭生都梁山又名都梁香又名都梁省頭草又名女蘭生都梁山又名都梁香又名孩兒菊入藥名千金草　生水旁下溼處二月宿根生苗成叢紫莖莖素枝赤節綠葉葉對節生有細齒與澤蘭一類二種嫩時並可挼而佩之八九月後漸老高者三四尺開花成穗如雞蘇花紅白色中有細子但蘭草莖圓節長而葉光潤有歧根小紫五六月盛以此別異也

澤蘭又名虎蘭虎蒲龍棗根名地笋與蘭草通名水香都梁香孩兒菊俗名風藥今人稱大澤蘭即蘭草小澤蘭即澤蘭也或云家蒔者爲蘭草野生者爲澤蘭

舍翁故態

蕙草楚辭所云蕙也一名薰草一名黃零草又名零陵香古以生零陵者佳一名燕草亦通稱香草　生下溼地葉如麻兩兩相對莖方常以七月中旬開花至三月采苗陰乾脫節者入藥最良山海經云浮山有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氣如蘼蕪名曰薰草可以已厲是也陳藏器云薰乃蕙草根今人呼爲蕑零陵香者乃眞薰草出廣融宣等州至多吳人亦盛蒔之以酒灑製芳香益烈

蘭外傳

含笑花　花如蘭形色俱似開不滿若含笑隨卽凋落生廣東

風蘭一名桂蘭又名髮蘭亦名弔蘭　生浙溫台山中花白色窃黃似蘭瓣小分許莖長三寸一種花紅色黃邊紫粉心者最佳出閩粵不土而生懸挂簷前無日照處性喜風故名風蘭理之以髮故名髮蘭挂在水上卽得水氣升蒸亦時取下水中浸潤之

篛蘭　葉似箬花紫形似蘭而無香四月開與石榴紅同時生海島陰谷中羊山馬跡山諸處有之性喜陰春雨時種

山蘭　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亦入藥用此與前閩越所稱山蘭絕異以名同得附故附之

品末

馬蘭一名紫菊　葉似蘭而大花似菊而紫故得此名俗稱物之大者爲馬也生湖澤卑溼處二月發莖赤莖白根長葉有刻齒狀似澤蘭但不香爾南人多采灼曬乾爲蔬及饅頭餡又莖高二三尺開紫花花罷自口細子此草亦絕非香種以蘭之命名取似所出故附之

簠溪自課目錄
日課第一
旬計第二
月要第三
時曾第四
歲成第五
課法四則
讀書三要
讀書作文六字訣
作文一字訣
附自課庵銘

簠溪自課 王晫檜几叢書本

明慈谿馮京第躋仲撰

日課第一

一日十二時晝夜平分之以卯正四刻台酉正初刻爲一時故率計六時而立課或以八時爲斷聞之人生於寅恒言一日之計在寅是時至寅即當作矣亥迺人定而爲定昏是戌未盡猶未宜定也一日之功必始於寅終於戌詩云夙興夜寐其在是乎合計一日得九時七十二刻寸陰分陰苟無虛度即性鈍齒長皆不足致恨

也漢食貨志所云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注以爲每日半夜爲一月增十五日則是一歲得四百四十日假使寧越十五歲即二十二年有半功矣凡課以至簡爲主常以其功什之三爲課使有餘力如資性可萬言者只以三千言爲率然課必滿程始止誓心師友鬼神日不足以夜繼之夜不足以申旦繼之非疾勿休非君父之命勿奪所課既足輒益其功以多爲貴不復程限

旦明寅　溫已讀書課誦以篇計每背誦如干遍

朝明卯　念未讀書課誦以行計每授如干遍

蚤食辰　課同卯時

或須酬應人事對賓朋卽撤此時爲之過此下簾謝絕若入山閉廬禮俗之事一切都廢

禺中巳　鈔書以字計　眞篆百字行草倍之每行幾字鈔凡幾行

正中午　飯罷臨法帖以字計　壹如旬計

日昳未　學射發五乘　於野則射於室則擧張弓

日旰申　作詩一篇　日課一詩此陸放翁法

日暮酉　著文一篇　大篇以戒繼之

黃昏戌　任意觀諸部書定課如干葉增課無限

或佐以飲酒如蘇子美法毋飲酒妨功有賢人至則以講論代讀誦過燕席先畢課乃赴不則夜歸補之邱仲宗以中宵鐘鳴爲限

蘇子瞻雖醉歸必觀書至三更以亥子丑三時偃息比之古人終夜不寐者已爲倩矣

旬計第二

旬計以浹旬課十日也

誦過某書如干

作過某詩文如干

不及輒補其數毋俾過旬

月要第三

月要以彌月課三旬也

壹如旬計

時會第四

時會以一時課三月也

誦過某書如干成誦者如干篇

歲成第五

歲成以一歲課四時也

大計其功諸書脫忘詩文草抹棄者不入計帳各得其如干篇簿錄置案上除夕以牲醴果餌勞犒籍研筆之神訖卽自臨饗之爲五臟神作供焉此賈島法也

一分歲法

歲朝治經史　自正月至四月爲歲朝

歲中治詩賦　自五月至八月爲歲中

歲夕治舉業　自九月至十二月爲歲夕

二分時法

孟月治經　仲月治史　季月治詩賦三時爲三番　三冬

治制舉業

三分月法

奇月治古文詩　偶月治制舉業

四分旬法

上旬治經史　中旬治詩賦　下旬治制舉業

課法四則予皆嘗試行之有效蓋功必分治者貴精專也大氏遠科場用分時分蔵法近科場用分旬分月法學者惟所取擇其在仕學去舉業尚治他功或專通今事可爲若專門治舉業者非課所問

讀書三要

讀書有三要一曰日有成課朱子讀書法云寬著期限緊記課程夫今日作明日輟雖一覽萬字一目十行終何益成課有功所謂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木錐穿石鐵杵作鍼不爭寧博遲速但觀克成若何耳一曰讀書不如鈔書古人讀書皆經手鈔蓋有三益一加簡練一備遺忘一兼學書法不爲家不蓄書也凡讀經史其義欲全部貫通其文欲逐字採掇有全鈔有摘鈔此巾箱自備本也一曰通一書畢始治一書讀書之患只是愛博

作文一字訣

嘗論作文有一字訣曰改草本既成宜粘著牆壁時時就觀改之旬日後詳定始脫草此歐陽文忠公法也

附自課庵銘

銘曰吾以黃卷爲師輔以筆研爲朋友以丹黃爲講論以誤書難字滯義爲榎楚以四庫爲畋漁資糧以環堵爲天地六宇古人與語古人與處蓋此庵更始於秦火之餘代有主者至予而又一易主於是安居而自課焉吾又何恨乎寫儒而勘俗邪

讀書燈目錄
宋宋昂桐油子
齊顧歡宋延之松明
晉葛洪薪
梁劉峻麻炬
漢任末蒿
梁劉綺脩沈恒荻
齊顧歡糠
宋康節邵子花豬油膏

晉車胤螢
漢任末月齊江泌星
齊孫康梁范雲雪
漢匡衡鄰壁
漢劉向太乙藜杖

讀書燈 全祖望鮚埼亭集舊詩本 馮侍郎遺書四

讀書至無燈可謂窮矣晉沙門釋慧遠遊學出家釋曇 明慈谿馮京第躋仲撰

翼每資以膏火之費其故事乎空門人有此好事其亦

賢哉因思古來代燭之物夥矣掇其事圖於燈幕上而

以韻語記之

宋朱昂桐油子

侍郎住衡山三年拾桐子不用阿爺千文錢買斷九經

十七史

齊顧歡宋延之松明

五粒松脂明晝耕夜自讀與公接燭夜無眠吞取燈煤

寫妙墨

晉葛洪新

上山苦薪艱入市苦紙貴書中自有九還丹莫患仙人

不識字

梁劉峻麻炬

邱中舊有麻縛秸以爲炬火燒鬚髮知不知何不焠掌

困如許

漢任末蒿

任公隱蒿中夜以之自照茅庵荊筆俱有餘掉頭不應

天子詔

梁劉綺隋沈恆荻

惜荻如惜陰珍重寸寸燒不見吳兒載滿船沈塘南畔

飯鐺焦

齊顧歡糠

食糠不解肥燃糠那有輝男兒努力癡點半田中黃雀

食稻飛

宋康節邵子花豬油膏

先生夜讀易煎和失豬脂此法須知加一倍記取聲希

味淡時

晉車胤螢

挽戈日有窮練囊螢無恙案頭乾死車公憂何不食字

爲脈望

漢任末月齊江泌星

皓月豔明星在天得氣清肅然無復煙火氣中夜相看

眼共明

齊孫康梁范雲雪
對雪持酒杯何如手方冊行當負笈峨嵋巔六月不消
千嚴白
漢匡衡鄰壁
東鄰東壁餘貲女夜見逐匡生善偷鄰不妬殿上說詩
然宵燭
漢劉向太乙藜杖
天公甚愛書吹火驚天祿安得青藜化燭龍徧照寒士
暗中屋

三山吟目錄
北固山
金山
焦山
京口送別瑞當正則二子兼懷自昭
小雪日集微詠樸
邸報見除書家太常少卿陂叔轉南太僕卿
贈丹徒君鄭于耕二首
夢溪
三山吟目錄
峴山
黃山
臨食四贊有序
坳尊歌有序
破車歌贈錢開少次朱雲子韻有引
贈程穆倩
飲微詠樓懷潘無隱
周仲馭儀部致其賢祖贈公祀鄉賢錄輒爲誦述
邁見袁臨侯少參不得

黃鶴山
蓮池
杜鵑臺遺址
米南宮墓
蓮華洞
招隱山
唐頔山望月
贈周伯高
伯高索題壽張媼畫
三山吟目錄
楊文襄故宅
王在明自楚避地喜過其家
喜杜退思比部至
蒜山
揚子渡口感懷
北固山後觀石壁同沈茂叔家正則沛祖兩叔
晚坐甘露寺禪房同無聞上人
李卓吾酒杯

宗忠簡公墓
徐信之招集
贈紀介公
重贈紀介公題卷軸
赴劉子約飲正逢其太夫人初度
夜招劉長公談易
京口別諸子
漫歌留題崇福觀
同程穆倩發京口至南都道中戲柬卻寄潤州詩酒
諸友

明 慈谿馮京第蹟仲撰

北固山

蜿蜒峴首到孤涯地脈橫分出一枝萬里江流歸壑處
五州煙火暮鐘時米顛禪寂臨池絕謝遏功成釣磯移
莫問蕭梁離合事古來北顧攬人思 梁武登山改北顧爲北固

金山

登山無奈愴人何望望煙波況最多戰壘纍纍來防鐵甕
仙槎從此到天河有僧莫遣遊城市無事相招共枻歌

試問江心石上月幾能載酒醉藤蘿

焦山

焦金兩山一江裏喧寂仙塵跡迥然秦帝東遊空萬里
漢京西建幾多年眞人無待蓬邱去大隱偏留芝嶺傳
家有孤峰未割據不向蝸廬眠處眠 久欲住四明山中 柿嶺故志不忘
京口送別瑞當正則二子兼儀自昭

時劉瑞當赴淮家正則赴南都自昭在里

數子同心異軀骸一出入俱無不偕今年槐黃並黜落
誰肯先舉負陳雷共舟連枕到京口遠遊如此良亦佳
忽然臨歧意色惡西趨白下北汎淮我望大江不成渡
執手彌月於斯乖同爲別離我送子何況家山回首哀
平生蚤結入山願幾兩布襪青芒鞵那知途窮向車哭
閉戶不可迷天涯駿馬飢燻蹙道路飽驤萬里多鬻材
可憐吾家眞驥子至今毛骨風塵埋遊能傷人白頭蚤
孤棹相將歸去來飄蓬湖海何足恨無奈關情一酒杯

小雪日集微詠樓

錢開少馭少伯仲招集潘江如微詠樓時楚黃
陳交甫在席患賊在楚久正聞楊相國牽禁旅

南征

大風木落空林蚤小雪杯寒溫酒頻把盞偷閒今日事
枕戈戮力異時身西來江水猶流血北去風塵漫汙人
樓上不堪同極目短歌長嘯各沾巾

邸報見除書家太常少卿陵叔轉南太僕卿

太翁昔作南太僕年過半百又七歲叔今兩爲南北卿
年未四十方鼎貴貴非所羨年力強立功立事足神智
南曹半閒馬更閒出爲清卿許靜便此來拄笏看牽馬
好在環滁山水間醉翁去後誰人至子父接踵登清班

嗟我無才困貧病一畝園蕪憂國政比者論會過宋
歎恨調停兼邪正臣轍有言高后俞一時國是稍稍定
元符大誤別一番建中靖國愈喧豗來一網空人國
鳳麟易逝豺虎繁苦畏飛章爭水火豈知捲舌趨一門
寒心孤立方自此只此興亡難具論書生泥古轉迂絕
讀史至斯輒感咽今時明盛時異宜將順不遑何論列
歷載簸揚天路淨羣議方和官府悅八年侍從多匡繩
幾月太常愧素縗知叔局影無徒久乞外自安潘生拙

但聞回首戀聖主流涕銜恩辭北闕田野未得中朝詳
待叔來南咨所疑更注歐陽朋黨說

贈丹徒君鄭于耕二首

太平何象新施設於古治亂當何代帝驅王馳孰同轍
赤鳳青雲萬里孤借棲雄鎮試丹徒勳名尚說桓元子
元子任丹徒刺史有政績禮樂須觀漢大儒京口酒佳只飲水石頭城近每飛鳧敢誇門戶稱衣鉢或許應劭北面趨

出家張叔門

挾書初謁鄭康成窗外青青書帶生仙吏乘風來嶺嶠
齋梅待雪臥江城虛堂靜遶階前鶴永夜分明樓上更

他日司徒歸德里東山仍問子眞耕
于耕別號東巖

夢溪 沈存中隱居

何處佳溪夢裏尋黃蕎滿地碧蘿深著書歲月猶全宋
奉使山川未代金一壑一邱尚繫命官還官謫官適肯關心
須知魂魄應留此咳笑時聞出遠林

峴山 近名九華

出郊度陌去追攀放眼開眉只此山北眺蕪城淮月渺
東觀滄海島雲閒樵歌白苧行松杪波湧青蓮上岸間

臨江石山如案爲問祖師誰卓錫苔龕搨得好碑還

川禪師碑 寺有潘無隱新立濟

黃山

在峴山右志云下有高安寺今廢爲茶庵

不怕石頭路來登山上石他山患石少此患多如磧遠
觀殊磔砢近肰頗突兀瘦醜無此姿堅頑有許骨樵父
莫通徑隱居鮮買宅鳥雀嘐下行猿鼯怯飛擲我遊探
奇勝伐山學謝客棘刺縈巾袂汗流交杖扃雲深競叫
呼草短失攀援踢足疲一笻嚙齒墮兩屐架巖得虛危
碎礫見硉矹撒星拾夜隕伏虎摩箭沒斷鼇猶帶距鼇

燕未生翮參差敷華蕊圓缺應月魄色先春苔青斑亂
秋葉赤每疑江波湧去作魚龍射或者巨靈過留此掌
若蹤歷歷多怪松囷輪不盈尺老以千春秋少者殆數
百俄然得重臺當是神仙窟其險高絕塵其廣容數席
解衣各坐臥對奕羅酒炙江山至斯聚天地從此劃長
嘯方一聲晴空聞雷霹萬樹忽生籟鳥驚墜磔磔煙波
夕陽西萬里流不歇呼鷗來雄風回雁落大澤拱揖五
州山峰腰抹雲白同首峴山寺畫圖燦丹碧登眺何豁
然盤桓亦奇適快哉十日遊無如此地劇三山虛盜名
見此氣都索古來爲名誤遊覽類倉卒輸余性癖久山
荒始開闢

歐食四贊 有序

在禮當食不歎四食有樂不樂皆不敢爲歎而
曰贊者禮也京口米美菜佳肉賤可粥可齏可
殽然千里思親不免遊子之感故通食淡作四

贊

人日食大率北土日再南土日三而南喜食粥
平旦清明之氣雖腸胃亦潔除焉輒進葷澡極
爲滓穢清虛故蚤膳止宜蔬豆之屬事佛者饑

用皆飧與饘爾非粥也夫寬中以養胃養食者
不肥饕食者亦不肥故補胃之藥粥有其名不
聞飯也古人隱退輒騐語躬耕此以躬耕爲貧
賤之極致正如王介甫言世間何處無魚羹飯
也生大江以東窮者至無卓錐地於何覓一脞
半梭而耕之耶故得坐而食粥並爲布衣亨用
矣吾郡土俗特異日三飯乾中人之家始暮一
粥約敕家人改從通例既足省費亦以是養氣
之輔先焉作粥贊

稽古燧皇鑽火初因石生釜又生甑當時豈便解蒸餾
但廩自可食之正吾生有腹今負之儻米升湯寄此命
茅屋寒風欺儒褐唇龜齒戰舌縮硬此時一甌煖玉酥
醉鄉日出丹爐迸炎窗吟苦茶煙絕口乾呼呷倦眼瞑
此時一甌屑玉漿冰雪瑩人心脾竟土如黃金米如珠
私耕無田官稅橫舉家食粥肯嫌貧顏公猶帶干祿性
一生抱書飽粥眠太平無事身無病
平旦清明之氣雖腸胃亦潔除焉輒進葷澡極
爲滓穢清虛故蚤膳止宜蔬豆之屬事佛者饑

不能斷肉惟蚤膳暫撤號爲蚤齋儒者吉禮致齋方事鼎俎以養氣體近世齋之爲素食者皆悖也此特居凶變之禮然耳故今之蚤素不名蚤齋凡素食以菜爲毋菜以蘆爲君宋人咬得菜根百事可做遂爲佳話范文正畫粥齋遂爲佳事所謂士大夫不可不知此味也齊字俗作齋作菜齋贊

貫公齒白細編貝我少齟然半黃缺攬鏡此豈食肉相盤膜只合菜根齩林鴉喚起宿夜飢龜腸怕見臊膻渴

江南千峭比封君我比附庸割數堂青釀作菹黃作齏生計年年菜吐葉持杯咀咽帶譚莖放筋狼籍南山蕨嫁娶未了田宅空累纏正坐頭上髮莫遣羊來踏菜園有妻無肉累少欲更無俗客來攪嘗鼻嗅手劃口咄咄先生此樂誰見之清風披帷月窺閨

食物今古異宜者多若古人祭享日用必有牛犬今因道家所厭極戒食之六畜毛五羽一而豕爲毛最下周禮春宜羔豚四穀惟稷宜豕月令孟夏以嘗麥八珍止有魚豚古人之用豚

亦罕矣今天下牢膳豚輒儼然上品不知自何時始諸禽獸肉各有補益惟豚大爲本草藥食所輕有肉無筋多食輒發風動氣尊人神智而肉故絕腥風味然俗皆好食之者非以其易豢多憨耶寒士不辦得他肉而無處不逢豬肉既與人同食不得不與人同味作豬肉贊

古來嗜好癖更佳惟有肉食傳最罕東坡居士愛燒豬英雄欺人飽莫管未曾作計身後名何如卽時肉兩盌世無不瘦復不俗梅鹽只可糝玉版東鄰竹院西鄰庖

迎我作賓肯兩袒口厭藜莧嘗偪彊忽佞蘇公頗類誕風颸吹耳急洗煩日買豬肝事不簡昨朝大嚼今朝無依舊青山落酒瑿生當鼎食死鼎烹鼷鼠笑人腹難滿全身須就蟻蟲謀莫待肥尻加雕簋

漢書呂后與高祖攻苦食啖如淳注食無菜茹爲啖師古注啖作淡淡謂無味之食也此蓋謂徒有一盆飯喫都無鹽豉耳帝王起布衣貧可至此予士庶也生長貧賤與老母嬰嫠相守荒

餒困頓之日久矣進未能致鼎鍾以祿養退不

能營力如茅容郭巨日致甘膳之奉身衛辭滕
下則獨使食貧婦以井臼事姑而已夫漢祖夫
婦貴爲帝后不忘貧賤時母子至親方共苦淡
里作食淡饘
念相憐當何如也行遊所至一味之甘心感酉
慈烏母慈雛更孝三年飛啄翥禿尖使烏爲子定何似
生人愧此城上黔臣母闕養臣無食飢烏舉迺啄霽檐
辛苦一飯千珠粒水晶雖致盤中鹽園菜價高野菜惡
藻根觸硬芋苗蘇老人努力不成咽投杖恆持劔齒鐵
抱劍求往咨生嫌以茲旅食嘗嚙指孤駒惡秣安須箝
何時詔出大官饌御盬珍果手自拈
三山吟　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坳尊歌有序
高門野雀巢畫戟有肉如陵籠下饗孟嘗已去馮煖劇
豐陽周伯高得紫石一拳於綺里子山中腹背
凹凸試以注酒妙香大發酷類犀觥大氏石之
奇在形與色不聞以氣味其有氣者亡過能口
水而已蓋自有宇宙香石故事自茲始己卯冬
至京口借觀留飲嗅弄數得賦以贈別不足爲
伯高和庶石能言其咨我哉
商山何在摩赤霄紫氣蒸爲芝草苗羽人手掇付仙庖
糝麟膗鳳肉不膩四老食之一老饕攫取正得凝露苞
裹以荷裳先遯逃歸臥綺里顧幽寥與芝獨結歲寒交
一日辭芝踏雲蹻弟子何人抱芝號芝數墮地解天弢
化爲一石形磽磽筮以藏之數在爻千九百年契合要
欲出不出逢伯高風雨夜至萬靈邀果然山破胎坼腰
石得之春雨後一朵紫豔猶春翹依舊花香嗅不銷瓣銜鶴啄
頗小凋蔫遭蟾蝕劇爬搔足知神物非怪妖天工變化
三山吟　十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毋已勞卻疑綺老蛻骨毛摩挲誰敢馬箠敲生前百好
都煙飄終留磈礧後人澆實獲我心作酒槽絳腸蒼腎
皆堅牢氣味猶帶漢宮醪肯使化土沒塵蒿我住黃公
故邑郊黃公墓在予邑南四明山麓　黃綺通家事未遼見之驚拜喜
更跳魋顏汗面踈背尻無復衣冠覩漢朝東流況復卯
金刀君且痛飲注逍遙芥舟萬里汎堂坳
破車歌贈錢開少次朱雲子韻有引
開少輯同人見贈之作爲友聲集雲子爲唱後
皆依韻時開少方以尚義蒙難避迹初還作破

車歌助爲悲歎

十二時中車轉軸踏地人間太行曲破車莫待補桑榆

多買豨脂恣所如三山突兀峙吾子浩若中泠味風旨

波上出煙岫出雲長噓滿淑寫斯文意氣如山指江水

此身生爲君父死只今猶作掾廬棲飢能驅人走東西

潤州太守褫金紫一郡上書市無紙大呼奮袖唱義聲

欲叫閽閽天王明丈夫忠孝性自足喔咿事婦羞粉綠

推車不轉寧焚輪斷頭何知有舌存崎嶇世路今猶古

方穿那作交衢舞寒江迫夜濤怒揚拔劍斫地歌悲涼

與子吟詩醑子酒霜風落盡郵亭柳

贈程穆倩次開少韻程詩畫並入妙品

霜岸孤舟泊雲房賦客來江風因雁急尊酒爲詩開坐

煖屏圍菊茶香蜜口梅槐君影亦好畫我貌難裁

飲微詠懷潘無隱

謝樓雲臥俯山城蹤腳三山脉下橫高枕當年千賦草

深杯今日一經程琴亡風入哀絃泣竹在月來孤屐聲

衛玠無年沈約病著書如許竟留名

周仲馭儀部致其賢祖贈公祀鄉賢錄輒爲誦迹

周侯通籍始今皇建元初予叔賡父者後輩從前驅彥

英符昌運龍虎各驚攄至今一榜士名姓豔人呼周侯

驩南國彪怒出門閭簪雲萬里闊氣蹴百錢鶩維時天

地靈日月方並蘇禁中靜灑掃高桐蔭天衢棘藜易芽

蘖未幾煩芟鋤周侯投袂起職禮效臣愚始疏論易名

忠死千秋模九原肉義骨炯炯丹血孤既乃援正直請

劍斬短狐雷霆褫冠笏襆被歸山隅三茅窮谷隱六籍

鴻淵漁鳳穴羣鳥集龍門眾鱗趨道風之所扇吹噓動

八區賢從介生甫門中蔚大儒布衣雄世久今始光鄉

書先達爲簡臣風雅寄銅符我容諸子在壇席布玄珠

傾崑見瓌寶所價高璠璵璇源有自出賢祖含蘊殊青

箱傳禮樂幾人得薈腴麗者猶富貴孰知詒厥訏俎豆

久乃定孰敢倉卒諛巖巖孟巖公奉主拜饗除父老圍

橋觀死生皆色愉感歎動中懷欲告偏囁嚅是非千古

事毀譽吾誰於孔顏各言子曙能令親疏春秋踞簉筆

霜鉞擬不如內魯微定哀賢親並諱諸季友存孟仲忠

原道非迂君子用心至念茲助欷歔本朝史未就志在

明褒詠此筆不敢假當與周侯俱

遲見袁臨侯少參不得

袁爲稅監劾降秩行仲馭儀部來遲之北固旣

聞袁竟造門而去余亦失悟悵然賦此

世屓趨滑稽袁公最磔砢持方而納圜往往道相左直

道當固窮非因命坎坷公昔校晉士鑄人剖歐冶太行

西至河鐸響千里播曲臺主學政當時臣叔也廣甫叔水

鏡獨稱公品題妙貼妥將歸示子弟樂此手自寫沱今

多士卷玩予未釋把獬豸化檮杌遊直何轟茸隨師就

獄門羣弟如赴火嶽嶽吳中丞抗奏彈讒者夕上朝復

官蹈舞驩區夏誅凶舉元凱此後風絕寡快覩聖明政

非公獨身荷維揚國咽喉中監寄關鎖淮濟溯直沽鞭

箠屬偵邏建牙雙戟門威虎誰言假公乃昂然來孰肯

爲其下強笑面猶嗔半揖西向坐即用劾出逢奴聳軒

爭道行黠叵犯公鹵簿中便遣赤棒打阿瘡走哭訴此

官健莫惹誣公得遷謫是福本非禍吾友有方生方名元仁

自家生意圖前輩憑向乾坤問舊廬

周子愛蓮如愛易易通蓮說兩篇書風流那有大儒癖

同異無嫌諸佛居秋水荷香留枕簟春山草綠到階除

醉醒緩歸瞑色好深山卽在近城西

蓮池 周子讀易處

秋風草老墓門迷寄奴田舍空觀井戴老風流尚聽鸝

橘黃酒綠遊黃鶴新釀江濤手自攜春雨鋤新碑字出

奴井寺外爲米南宮墓

杜鵑臺遺址 在鶴林寺外

杜鵑花爛赤城頭劉阮家家跨鶴遊偷向人間終不久

仍歸閬苑合無憂子規啼罷空臺暮蛺蝶飛來野菜愁

南國子生洪洞劉閻然中丞迎爲賓師 同閻遊同社於予人外交愛醜無

取捨琢篇全學子渠玉予迺亘授經向何紛從游講席

夥公從弟子文淵源識大雅物色得吾友廻軒過於野

何事重尋殷七七神仙蛻骨亦長休

米南宮墓

在黃鶴山北米友石太僕修理後今荒圮僅存

眾香國裏去何年嗅汝伽藍公失言鐘鼓自鳴貪作佛

芙蓉無主定爲仙披袍欲拜瓏瑰石洗硯重登書畫船

可怪牛羊偏猾獬一抔幾變豆麻田

蓮華洞

山在峴與招隱之南迴龍之東志不載此洞

客潤月許日無日不山行嘯侶命籃輿鄧展得暫寧出

三山吟

郭七八里山淺愧林坰樹寒無鳥啼但聞殘葉聲稍深

見翠篠色過煙嵐青云此八公洞高士皆弟兄漁樵老

一處大隱無姓名或云梁太子行宮貯姆婷長門已多

怨況乃友猱雖要皆俗傳疑莫更惱山靈遊望招隱石

杖策同攀登崖广皆鮮異名傳無足稱當時選書人實

亦小書生使之主六師豈必斬淮鯨英雄難爲後霸業

常無成生子恆憎憎守文不知兵作帝身無終爲奴讀

佛經麵牲絕血食豈待餓墨城天竟失三慶湯丹陛前

星眇兒頗似父土囊殞虜營香墟因果妄捧詩慟行刑

招隱山

一名獸窟志云故戴顒家玉蕊爲李文饒故事

三山吟

掃雲無復戴顒家野草何知玉蕊花山下長江收作帶

有昭明太子石案存

洞前老柏髯爲叉枯藤絆石補梁物活水燒松陽羨茶

欲向煙蘿便買隱牽人楷墨事爭差

唐頔山望月

月色上方好城隅得此山水浮煙靄合雲過雁聲還客

夢鐘誰動漁船鷗與閒不須遠汎艇坐嘯俯江關

贈周伯高

馮子還生漢周郎好在吳御窮猶蠹簡憂飢忽虬鬢倒篋詩皆好遊山展必俱出門愼攜手世路正崎嶇

伯高索題壽張媼畫

祝年寫起五鬣松雙鵲來棲賞徑遠足知隸畫皆凡夫所見塵俗盤礴了豈曾夢見三神山弱水東去萬里渺瓊枝珠蕊不知名鞭螭控鸞導青鳥列眞所聚王母尊紺髮紅顏皆不老阿母今爲學士孫芝根原出瀛洲島有孫有子玉樹林階下靑葱踏雲躋都忘甲子加玄首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丹臺日月無昏曉何以酌我紫霞觴從母請受錦囊道我有十二玉樓圖不畫人間禽樹草喚取飛瓊捧玉硯白雲百幅爲母掃

楊文襄故宅

姚崇事業竟紆身徐勣兒孫豈乏人當日門庭原傳舍於今將相幾名臣曾囊借去除宮狗威斧親行清塞塵卻笑東齋老杜國默然茶罷太邊巡

王在明自楚避地喜過其家

十年求友常鼈飢如肉一饑飯數匙今者始得飽摩腹

於酒未嘗黃州美正如不識子須眉一朝見子飲子酒終夜把臂持屈巵醉語不忘故鄉亂養虎已作飽颺飛磔肉腥臊寧足食那救白骨堆蒿藜空聞檻車徵督師當年推轂者爲誰九州難鎔用人錯廟謨只許軍容知八面長圍築不就驅向伊洛復奚爲況乃大旗焰粉靡旂鳴掩耳帳中窺莫更謾人作兒戲此舉軍國繫安危與子拭涕復狂叫拔劍斫壁東西馳賊何時平須作相待我龍鍾無已遲子指我口且飲酒舌存須避蘇君時天爲蒼生作遇合我能潦倒當追隨欲買山中著書處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說汝四明山大奇望汝匡扶事都了相將入山勿復疑

喜杜退思北部至

時杜丁大憂以避楚亂寄南都

故人天上至遊子客中過別後看無恙情來喚奈何單

衣新挽雪同枕夜橫戈吾曹皆曠野盜賊爾么麼

蒜山 一名算山

曹操樓船蔽日來周郎一炬悉成灰孫劉從此三分鼎

瑜亮俱稱十倍才戰血醮江猶赤壁虎皮坐幄竟青苔

二翁亭畔休歸去多少英雄喚不回

揚子渡口感懷

津亭楊柳不勝攀官渡行人自往還烽火乍驚南北戍

笙歌猶醉楚吳鬟波聲水國蛟龍窟戰氣樓船虎豹關

自古咽喉須重鎮蚤移幕府控江間 曾議撫軍駐吳門當移京口

北固山後觀石壁同沈茂叔家正則沛祖兩叔

山後石壁峰巖皆佳新築小庵鑿放生池於其

下適茂叔隨弢叔來自都門正則沛祖自淮共

舟過京口同遊

山前見纍土山後見石立高崖背陡竦孤峰手對揖天

公斧劈成龍鍾身僵蠻扁下目睛眩猿緣蹶爪澀千歲

藤蘿枯四時煙嵐淫始盡此山奇俯仰看不給無須著

宮殿那得開梯級緬想臨江時倚舟摩欽岌念此竟太

佳金焦非所及何當掘桑田依舊潮痕浥於斯鑑方塘

庵宇初營葺辛苦活數魚魚在池中泣大壑去我咫四

拘無因入釣鉤本易避作獵方見執出聽策策聲區區

唼數粒安得西江來縱身遊呴吸非魚我知魚人魚此

苦一斯人沸鼎中矯禍救當急何緣見天子要以時政

十本蓋宰相村亦恥權謀習房杜與姚崇三賢兩皆失

善學古人長鼎鐘庶可拾莫教豺咬魚變理道已畢顧

視三子笑徐言苦翕翕時宜略如斯郡國多憮悒三子

遠道來陌頭裹氈笠攜手殊惘然衝霜歸郊邑有山願

共遊鞠馬屢相繫莫愁行路難箭羽紛未戢我知當世

事俱在敝書笈且作遊山人山志同校輯時討士者將

余請家太僕修之

北固石颿峰上僧舍同周松如民部王在明其話

僧是空為雪浪弟子不下山數年矣

言尋衲子閒得伴松寮靜空澹野雲心留連山鳥性香

熱浮琴清風寒發酒勁歲暮南徐客通遊何日竟

晚坐甘露寺禪房同無聞上人

葉得霜輕墜又飛無情有恨點人衣客留秋老穿芒屐

僧定翠微掩竹扉石磬聲收鼓角斷寒雅影帶缽釪歸

每來靜掃蒲團坐支許於今各杜機

李卓吾酒杯

月夜過王在明飲出小兜杯良工古物也云是

李卓吾日用器龍湖留別楊定見者在明從楊

換得余手之感涕極醉而歸

龍湖昔是焚書臺李生王霸縱橫才開口輒扇張白眼

佯狂不受世人哀舉世爲公幘中蝨忽然薙除不耐櫛

左手搔頭右手哦詠討千秋一丹筆當時國賊方乘權

妖言變起朝野讙飛羅幾鍛四海郭畫獄遂陪彌天觀

先生無山不歸隱投老流離寄食窘讀書種子絕東南

方公族亦李生刎穆皇敷仁四紀中雷霆下逮老禿翁

天地雖寬出門窄宰相無才才不容七十老翁李北海

何緣求貴得死罪偃月堂中笑裏刀多少忠良骨化醢

天下皆癡公獨狂生憎老死兒女牀好頭頸還自家斫

公館後自摩頂輒有試刀之譏恥病死亦其語云焉能殺余終僵殭少小遺編不離手那知口澤其尊酒莫學罵人有如卮哭向王郎盡一斗持卮對影成三人但見影醉寫公眞公死猶生太平世九京可作難重陳

宗忠簡公墓

李綱初罷岳飛少壞汝長城天謂何不夢家山歸白骨空招魂魄過黃河鷓鴣春恨年年在松柏陰森夜夜多死去九原猶裂眥小朝廷已議求和

徐信之招集

十載論文遜此才暮雲尊酒一時開交逢林下形俱外

路盡江南首重回卻病著書增七發信之小病新痊憂天觀象失三台時彗掃中台月下望賞題也識徐元直雞黍殷勤國士推

贈紀介公次惲道生韻

騏驥阻江河何如一窾木松栭雖良才無匠不改樸牆桃戴酒多誰問深山菊天運浩如海梯米沈難漉三復感懷篇介公自著凡三十首一悲唐衢哭有才定無命奈此白日速高士忍飢吟骨相羞食肉太息先生貧贈之薛荔服

咄嗟人情惡而令交道難風波翻筵次矛戟脫舌端譬
且誰能信甘飴終鮮歡能無恨張耳未免思王丹斯世
皆爾耳此方更瀾漫雨子有劉紀劉謂長公老成羣所宗劉
耳竟遺世劉逝病耳紀心惟默觀汎然遊鄉曲古道天與完
我懷本無我中容卿輩寬獨爲海鷗鳥何知梟鵲讙無
須兩棱墮自屏眾溺攢子志誠吾道往來最盤桓各指
心肝語無盟何有寒

赴劉子約飲正逢其太夫人初度

劉叔子家迎慈客袁夫人所拜眞仙于春進酒膾珠蛺
萬里縫衣廁綺筵貝米懶歸滄海上開尊喜對大江邊
與君肯向南陔老只待東征御錦軒

夜招劉長公談易劉名夢震所著有默庵易學

劉向去我久六經誰與談易爲天地奧說者書如山寥
寥四望後幽室無人探九家空分門京管苦闕斑晉代
雜莊老王何邈以還宋賢精義學象數偏未諳畸從魎
馬始親見羲皇顏猗與拈鐵摘敲枕十年間蠹魚嚙碑
碣鑽研徒自慚散錢斷眾簡丹墨稍訂刪擬爲驂前傳

京口別諸子次韻

周伯高還江陰程穆倩還南都王在明過揚州
錢開少往靖江子向南都赴滁久相聚驪一時
惜別共賦

莫戀尊前別須尋夢後思江山京口合歲月客心馳慟
哭臨歧路飄零送臘時將離還自惡分手各留詩

漫歌留題崇福觀

君不見高皇定鼎於金陵三山香火方崢嶸賜田萬頃供佛僧又不見肅皇玄修醮大內亂降眞仙天語對陶生病死蒙恩賚秦漢唐宋咨盛衰民風風偃常從之大都佞佛勝諂道怖死人多貪生少代元帝出西方人狐鳴彌勒抹紅巾將相一人嵩山寺形如虎病眉眼異聖朝有道崇儒書外道舍弘未屏除黃冠骨癭黑衣胖釋迦微笑莊周歎君不見觀中道士典羽衣坐聳清露同鶴飢不如僧鉢能錫飛何時晝井四民肥罿罻毋耳逃

同歸一道同風無是非

同程穆倩發京口至南都道中戲柬御寄潤州詩友酒諸

少聞京口酒幾被新語誤老兵定麤人容易謬題譽濁過膠牙餳醾甚醋齒醋決水長江流難湔腸胃酗苦辭惡酒來懽然脫繫捕醉遊憶江山回首因北顧遠別難爲歸他鄉易如故悵望潤山高猶見城雲暮夜息款段橋朝驅款段步出門寒月白炤我裘破架俯驚驢無首始覺埋深霧行行角巾斜屢望道邊樹所悲驪背涇霜

竇溪集目錄

卷一

懺舌詩十四首

磨兜堅祠迎神詞六首

寄李研齋

過半塘聶邏巷弔石樓先生十韻

卷二

鞠小正序

與吳霞舟書

皇明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太子少保進柱國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鄞僊馮公行狀

詩

懺舌詩十四首

不幸好辨矢口以直指皁畫素吹夷嘯蹠逞其雄鋒連挫坐客何以改之爲模棱尺

不幸好談清言于脣玉細唾炙輠疾驅塵尾松枝奪人自誤何以改之爲無口瓠

好爲強聒覿面箴規交淺言深口是心違未聞良藥強好爲飾論故紙是瀆經疑史糾手誅筆戮夢與鬼爭追訊舊獄何以改之爲封固麗

不幸爲文纂言萬軸不飽枵腹何以改之甘酒肥肉沒字是勛

不幸爲詩乂手吟成喪我纂堊何以改之一往沈冥樂在無聲

乃耽教誨弟子成羣鉤黨可畏何以遣之勇撤皐比捲堂而退

乃嗜諫爭處士橫議廟堂所懲何以噤之吾無與焉以
待時清
不幸好哭途窮路歧徘徊一慟駴而分馳何以善笑面
破韋皮且且解頤
不幸好罵輔以白眼牙關劍戟爲禍不淺何以導諛承
顏忍典人人稱善
尙拇我舌弗生抵突孔子大聖有取木訥三復白圭斯
爲明哲
曹公漏言自咋血濺賀敦刑死引錐刺子中散獄中幽
憂志恫
使口如簧祇宜斂氣使口如尼足所至縮縮使口如瓶何
言可聽
鄭賈程朱輯傳審箋遷固李杜皇皇大篇綴名勝達繫
籍聖賢何以師我曰磨兜堅
磨兜堅祠迎神詞六首
潭潭先生人貌而天古之傳者多以立言爾獨異是以
不言傳默如瘖如其中塞淵
在漢得之司馬德操是爲冰鏡故以靜妙伏龍鳳雛都

不足道
更有焦生煮石爲糧蝸牛廬舍問答都忘舉世無耳先
生括囊言亦不解祝毗殺牂
旨有阮公精通玄理眼存青白口忘臧否兒讙蛙鳴空
脫麈尾
洎乎隋唐有醉之鄉子仲長子宜君宜王臣視河汾奴
視薛房把杯陶然不言含章
愛此數公三緘苗裔我師哲人異代同契黃金鑄像周
公遺制奉之配食諒同臭味春蘭秋鞠薄言設祭以禳

吾災以養吾氣
寄李研齋
在昔慚溫嶠於今恨趙苞國讎與家難都遂蠕灘潮已
續甬上
耆舊詩
過半塘翠邏菴弔石樓先生十韻
攀葛巾方罥披煙策乍攜橫岡盤磴路斷峽吐迴谿篠
合孤亭窈松深一谷迷昔賢曾寄傲今我獨含悽此地
悲青草當年感白雞先生殁於辛酉琴亡秋水咽客散夕猿啼
飲犢浮瓜澗逢樵載酒隄茅堂全壞處桂樹半葵兮誰

簣溪集卷二

明慈谿馮京第蹟仲撰

文

鞠小正序

予每從市肆閱書藏乙亥得鞠小正一篇於淮西市題曰晉陶淵明著其言簡而質似爲晉宋人作世之推求鞠故實者必稱淵明然則種鞠東籬下故能究其理而盡其法者也其書以秋九月爲正儒亦不奉宋正之徵旨邱鞠記黃華本諸夏正抑黃魏統之色也晉所從受

代予滅則思母而宋運故當用魏德勝之兩又鞠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其歎身與國之窮乎淵明之俯仰感興於一鞠有以夫古人之意不必如是然是乃古人之意也其大小注論種植法甚詳不定爲誰注然後之愛鞠者求之此一卷書足矣古人爲學祀先聖先師若以陶爲鞠聖得不以此書爲鞠師也哉他時三徑業成當倣茶譜祀桑宇翁於雛次畫鞠巾遺像庶幾與鞠並蒙其福焉

延平拜延台教不知天翻地覆一至於此從海上傳行在諸同朝行止不能一一具詳然得承老先生道候安吉天留一个臣以佐中興正如瞻烏皆散有鳳孤翔一不爲少吾道因之未喪斯文於焉不墮不孝生平宗依之私倍萬恆嘗者此也聞主上眷知晉秩大宗伯此位淸華甚爲得人賀不孝嘗爲浙福前事言今日之事軍中非朝中也但當務立軍不當務立朝廷宮府但當備三軍六軍不當備百官也天子以三尺在馬上何暇垂旒裘鳴鞞珮耶故今日五禮當先講軍禮而後及其他可耳然禮莫先於名分莫大於君臣其次莫嚴於華夏老先生出其緒餘陶鑄弟之頑樸可也仰藉台鼎餐者至於借北狄以傾中國豈非梁武之罪人耶漢室光武中興劉玆子以百萬眾降曰待以不死天子以國爲家國統所在卽家系也宋至中興爲高宗而傳之孝宗雖家天下乎有官天下之義焉此宋祚之所以靈長也凡此皆禮論之緒言率意及之以供麈尾發揮可筆成文齒少於其兄十二歲一切以兄爲師友愛周旋未嘗暫舍凡所誦習從兄受取其所銓評者以故古今

陽志母淑人顧生子二長子元颺崇禎戊辰科進士仕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公其中子也繼母姚淑人無出原母張安人生季子元颺以五經中崇禎癸未科進士釋褐兵部車駕司主事馮於浙郡望最高其先縣婺州始遷於慈谿金川鄉吳越入宋時始祖禮部尚書文直公叔和至公爲二十四世孫公生五歲喪顧淑人祖母錢太恭人撫之天質若穎絕異常兒讀書暫見不忘攬筆成文齒少於其兄十二歲一切以兄爲師友愛周旋未嘗暫舍凡所誦習從兄受取其所銓評者以故古今

部什累句公率不經目年十八補邑諸生二十一兄弟同舉於鄉行卷文妙天下一時謂之合璧天下稱之曰大小馮君二十五成進士當選庶吉士公年少有才名館閣爭欲羅之公避往西山不就試以三甲願爲令選授廣東澄海未之任丁父艱服闋起京正逢逆奄擅權鄉人有欲以莊平處公者莊平田爾耕里也一日再詣公云第往滿歲卽領鈆矣當路大賢也而何疑焉公謝絕之補廣東之揭陽公性本弘恕爲治尤崇德教昔太常公守襄陽九年視民如家襄陽人至今誦之爲羊公後一人公政事率承其名父風流其士民親愛之都絕去君民常分於時海盜劇甚閩廣騷然前後七犯邑城公倡屬守禦有備賊每攻失利而退先是城臨大港賊舶乘潮直入舉艫擬樓堞公爲投石築七星堆堆成賊舟不復能前已而賊或平或降公助臺司經理有力焉山寇僞贊明王者流突入境公屬疾遽起就輿率甲往勦之一日夜破其三營俘斬五百餘人賊遁去建文起

書院初祀韓文公以陽明弟子季公本高忠憲公攀龍已下脫一千三百六十餘字 身外也併糾及吏侍郎田惟嘉時相聞去位公於二公爲後進固素無周旋者九年倪公元璐以讒去位公疏救之併追論烏程擯逐文公震孟之罪皆不納十六年都御史劉公宗周爭聚治給諫姜埰行人熊開元事而僉都御史金公光辰乃救解劉公上震怒將同得罪公言今日此請臣實與宗周共約云皇上未嘗罪言官下詔獄詢且乞付刑部當共入諫必得請乃退但宗周次當先言語太切直觸其平生切直性成僚友間面斥人過固嘗開責臣以佐樞無狀也今若以此罪宗周臣應同受其罪上意稍解兩公竟罷去又上

嘗言劉宗周崛彊公對青宮正須育德若使兼領宮僚
專侍東宮左右朝夕進規最爲稱職上首領之而不能
用公平生於扶進正直抑退衰惡以身殉之當人患難
率蹈危傾資非所計既多隱德而事亦甚夥不勝紀武
陵相公總督山永時上平賊策請凡天下有鑛處所令
悉聽民開採以散賊眾公極言其非謂此乃聚賊非散
也遽罷之武陵尊情起復除兵尚書旋入閣檄天下兵
八面屠賊爲盡賊計援兵至者數多少期日先後悉不
問糜餉二百八十萬功竟無成時上當朝以兵餉出入

贏絀數至八十五萬爲憂公面論兵食合一所以足國
之道此八十五萬缺餉非所憂也退復申奏爲言兵部
但知責戶部之餉而戶部不知問兵部之兵出入安所
稽覈即如勦餉一說初議用兵十二萬故措餉二百八
十萬通計一年食今據所報兵數不滿八萬則已溢餉
百萬矣更去來先後計日計兵其數豈止此哉又況邊
餉爲數至五百七十餘萬之多其積弊不知凡幾所謂
覈餉不如覈兵之明效也武陵聞之與其黨初甚箸已
卒寢其議然諸閣臣皆思齣齕公而其道無繇會公都
諫秩滿當陞京卿以太常少卿起事閣臣格之久不行
已而除命竟下故太僕寺卿史蕆以言官追論其巡鹽
贓賕二十餘萬捕治之史蓋宜興初執政時腹心也言
官爲南科臣張君焜芳張亦浙東人史乃獨心疑公辯
疏橫誣及之閣臣擬旨削官付外推上遽令駁改特詔
不問而史既死獄中籍其家公在戶科時戶部生財
以天啟間科臣周希令曾言應天等七府地方墾牧草
場有原額六十萬頃之說規遣重臣經理其事公特疏
爭之云按會典嘉靖十年差御史勘定七府草場共地
五千五百三十一頃有奇內堪種地計止二千四百一
十四頃餘耳再考萬曆會稽錄所載七府官民田土全
額爲頃不及五十萬牧地即在其內何乃反有六十萬
頃或訛畝爲頃相傳成誤乞先敕南京屯馬御史會同
所司覈實然後施行疏入上悟從之七府吏民得以不
擾公嘗憂國用建議請重錢法以爲國權今之銀不以
權錢而舉天下錢運之北自北散入西北邊鄙復之於
南故雖江海易竭也夫銀自不足而錢自有餘南錢十
四文當銀一分是百四十萬止爲百萬也北錢固宋當

二錢則周之毋錢也而一文止爲一無子錢以分之是二百萬而止爲百萬也今加派二百八十萬通欠日多莫若留銀取錢錢十文即爲銀一分北錢以五當十南北錢得互輸于毋通行則加數益多名爲取之而實與之雖曰加徵謂之平錢法可也貪吏無所得耗盜賊苞苴無所得輸貧擅山而鑄則無窮之源也宋乏錢而用鈔此難爲行今之銀而用錢豈難爲哉庶於皇上不忍加派之意仰成不小部議不能行又嘗因邊餉不繼疏論錢法以爲生節之道無如邊腹並鑄一法錙上乏錢而私鑄益多今楚地設有錢局矣竊議九邊皆可鑄而因已行之法山海爲先各布政司皆可鑄而酌水陸之會臨清爲要山海聽人輸餉如中鹽例給以鹽引或開事例而嘗口鄰舊兼鼓鑄祖制以錢事屬兵部則將卒皆可殫厭矣臨清驅緩一差事傷任久可使兼攝而貨艘往來皆令附載銅受價先以廠銀爲銅本以鑄息補還俟錢息多即甄費可除蓋錢有五弊鑄不得地一也設專官二也乏銅本三也銅不易致爲姦商耗四也上

宜更也請自今永著爲令凡罪不至死及事非逋追者皆須分別保候不許一概入獄如此則令甲誕頒歷千萬年矣優詔報答而有司奉行率無能將順德政者公在太常以前司禮王體乾匿所上孝靖考和兩太后册寶於私家得罪伏法乃令駙馬都尉謝永固攝行補獻以兩司禮奉將册寶往奉先殿前故有五門中有神門神所經過也次左右爲帝門又次左右爲王門駙馬當緣王門入不可從司禮後而兩司禮者亦不肯僕事駙馬意欲別行入自帝門公與執爭傳語往來久之公言

少時聞神廟孝事兩宮每二聖並行不可有所去就常分手扶輦中門而進司禮亦聞之否耶司禮曰聞之曰此卽今日司禮奉行故事也兩司禮當各扶册寶輿直從神門入爲宜司禮不得已從之又問拜塊班次公曰祝文無司禮名駙馬拜於殿下司禮侍立殿上太常讀祝司禮納香王册寶於神座前訖駙馬拜而退司禮乃四拜殿中奉祀丞奉帛從入殿可以贊禮駙馬太常俱不復升殿此儀注也事畢司禮初意色甚惡至是悅服上聞之亦喜念補猷無故事而公倉卒禮成協神人意顧謂司禮曰禮臣有此解事人因賞兩司禮銀四百兩先一日司禮從禮部移文太常取制帛二具獻兩太后而不言當合告祖妣將用此詿誤禮臣公知之以宮禁有搜閱法潛繫兩帛於臂而入已司禮先簽帛果瞋責太常乏祀事公從容言此司禮失取帛帛故在也今奉祀丞舉進之司禮以故氣奪云陞南京太僕寺卿公與諸掌軸不合屢乞外遂除此官寺署駐滁州城屢至滁飲馬於江公上疏以爲守江南者必守之於江守江者必守之於江北滁和二州其阨險也請設兵置將建

環山營從之其築隄蓄濠闢敦文訓武二堂潛柏子潭築望雲臺欽欽亭其上修歐陽陽明諸祠大正書院建寶米齋各有碑記存性樂林泉在揭嶺無事每多游涉至滁愛其佳山水南太僕故爲仕隱公神情所關搜隱輯廢豐山荇溪之間往往多新蹟矣父子先後居是官太常有祠在醉翁亭西公生祠在瑯琊遷南京通政司使通政司職掌通達下情特受民詞送所司奉行隨卽奏聞故事嚴重牽連輒破家而多因私口請枉陷富戶又府部各官司濫受詞訟賕賄公行公惡之至卽請禁絕詞訟願自臣通政司始凡南京輦事赴訴五城重事直赴北京投進南諸司一切敕斷奏依立石民間誦之陞兵部右侍郎兵尚書陳新甲伏誅公攝之書夜條覆諸事疏日數十通積弛爲之一張時賊再攻汴城築長圍汴困急報久不通公爲特設候騎遣間諜運糧餽之始獲致城中奏竟得其情狀屢檄援兵渡河總兵劉澤清先以數千騎渡河徧壘成將議次第置營以逼於城而諸將逗撓不進賊來急攻兩日夜澤清亦拔營還公而河決汴城

已沈鳳督部將廖應登李自春汪正國等以罪檻車徵
久不至公固慮其有他密請於上制令一切營將有罪
援送次傳非宜準臺府得在所置獄奏上取進止因亟
移敎各軍府俾遵後令皖幕府止有兵五千人以三將
領之已乃聞李汪二將皆擁兵自衛洶洶將爲亂廖守
桐城潛遣人迎賊張獻忠獻忠兼程赴之而廖比知事
得覓遂不納賊急攻城既無內應復潛兵出掩賊走之
桐城獲全及鳳督疏至始言事不橫決而國法仍伸以
爲中樞操縱得宜也請合關寧登津四鎭及閩海水師

統以大將圖搗口巢北聯朝鮮爲復遼計逾年軍成而
關外失三城尋盡棄不守矣禁旅統於中官置勇衛四
營公以其所統猥多飽食無用請依萬曆四十二年制
額萬人爲準俾留兵萬四百有奇供陛楯鹵簿以一萬
一千餘名併入京營操練以資居重而調防鳳陽八千
人中官率禁旅暴悍難制總督屢言其不可用公令就
改之遙隸京營別受節制上皆從之京營招置降夷悉
族郊畿殆萬人議者咸有李文達于忠肅諸慮而患驟
動無名公因薊督募兵未足遂請佐以夷丁及新除大

同延綏諸將使分將數百人往號爲親兵資給優遇之
一時肘腋害除初建議時訛言囂然上爲數日廢眠食
中夜三五傳旨公執議甚堅已廷斷從之夷眾帖然撓
者讒不得行左良玉初衄於朱仙鎭收潰卒入襄陽軍
情叵測遠近危疑臺臣有請以良玉委秦督誘殺之如
賀人龍故事者公密疏保良玉力排羣議不用特撫慰
之用良玉請用李猶龍監其軍良玉感涕誓以死贖前
跲議南都防守俾閭巷悉置柵行保甲法各舉一人主
閭門事清察流土姦良而以巡城御史分駐五城督察

之以原守城市兵卒營東西長安街及雜鳴山虎踞關
清涼山諸廣虛處江上募通泰水兵補造戰船足額分
堠會屯江外則以蕪采營兵進守和之昭關操江都御
史移鎭采石浦口營兵進守滁之關山馬鞍山提督將
軍駐浦口及增皖撫兵事皆施行然公素羸多病以七
月十二日受事至十月六日病作得代公臨事明敏觸
手輒了無所凝滯於國家興故政事大小利病無一物
不諳悉究徹每於上前應對如流他人語吃蹇輒代之
言倪公元璐嘗語人曰我號爲曉事然在上前上或默

然每患思竭馬公辯如決溜能令上問能令上答終日言乃可不厭十五年九月六日上召朱成公吳恭順侯五閣臣及吏戶兵三尙書並馬遊西苑遊畢宴於明德殿公以尙書與焉皆下馬殿前上臨門南向閣臣侍於階諸尙書立階下上命公前公辭以侍郎不可躋尙書著次上曰無嫌而遂進復命之前乃復進至參諸相公列次上攜公手語及祖父兄弟世受國恩兄撫天津弟領貢舉上曰知卿固世家宴畢與公論兵事甚久共閱御馬得佳者百餘匹出營中所制火箭以示公公爲辨至兵事深祕公條上輒焚棄草亦未嘗爲知識具有錄目公

事四十六日及病中所上三百五十七疏具有錄目公自誓以破賊爲己任請以孫督師傳庭堅壁襄陽專辦張獻忠西應蜀北阨闖李自成左貝玉堅壁襄陽專辦張獻忠西應蜀北阨闖東顧鳳皖鳳兵阨淮保定兵阨河俟尅期會師而不可浪戰須賊飢困無所掠突土團聯結既成所用降將劉洪起李際遇李際期等閒諜得畢施乃議進取以漸蹙之首以催戰爲戒謂自遼難以來二十餘年喪師口寇覆轍宜爲深鑑屢於上前與廷臣質爭云皇上若必以戰速爲利遲爲鈍請先收付臣獄一戰而勝斬臣可也

嘉爲於是察得浮餉三百餘萬兩耗蠹百端杜窒幾盡司專官參總兵餉公至戶部堂與倪公聯坐面命胥史參稽帳籍羣胥初逃匿不至公大怒詬責之天子聞而

及奏頻上言之甚力以白高兩將不可任手書叮嚀諭
孫督戒以勿速戰輕戰更付一擲則決裂不可復支特
宜厚集兵力多貯糧芻致賊而毋致於賊迺公謝病後
言官交章復請催戰以逗留罪孫督勒令出關豫中餉
不具足軍興倉卒進兵賊轉誘之前自九月十三日至
十七日復大寒雨車陷泥濘輓夫多凍死糧盡師退兩
將先逃師遂大潰先是公以舉人王眞卿聯結河南土
寨獎順誅逆有成効公病中本部竟奏用眞卿爲車駕
主事以遂前功以試御史趙諜經理滇黔土司病稍閒

猶保任進士陳丹衷副將成大用續往粵西經理土司
擬悉發其果銳以勦楚蜀諸賊以撫口舊將張致雍經
理口口口用馬市餌之使貳口先殺口使口口無
馬則可坐困併任口口經理口口謂口本不強也
以西北諸大部落合之故強散則弱矣又修舉茶馬法
使行太僕苑馬養種馬選用士人優其事任度五年牧
馬可成施設皆具有條貫比謝病一切事都廢已舉朱
之馮撫宣府欲遂任以總督病中猶請易置宣府大同
暨河南陝西保定各督撫官凡公在部不滿兩月而病
以病假四閱月而允放得歸公去未幾而倪公亦以鈔
法不行解戶部矣蓋公少嬰氣弱形質羸立骨見衣表
其令揭陽時遇疾垂殆士民奔走營禱具乃復生遂患
眩暈崇禎四年十月監光祿在寺中寒暴疾篤甚獲痊
然夙痼緣此屢發五年十月十九日蚤朝侍立文華殿
門忽踣仆折齒殞絕禮垣傅君朝佑自東班趨西就地
抱持之宗人儀制司郎中起綸自下趨前出袖中薑咀
納諸口有頃始活乃掖之退上坐視亦惻然不言御史
糾儀特命不問後屢以病乞身不得遂六年奉差南京

以病予告八年奉差河南復以病請不許九年冬十二
月逢長至節習儀靈濟宮拜伏地不能起扶救得蘇已
歷太常太僕通政無歲不因病乞休並不許還朝以攝
樞務病作旋愈比掌中樞任遇既隆乃以匪躬未嘗一
夕解衣寢素有便血疾至是大下旬日間幾以石許計
困臥百許日兩足枯萎遂尪瘵不可復起遣醫賜瓜果
相屬太醫視脈者亦以不可醫報命九月二十二日上
手敕溫諭卿忠憤才識足濟時艱但今有恙須調朕豈
不念目前寇口機宜亟藉中樞調度或卿稍資調理或

暫舉賢自代朕佇望奏報卿密奏俱經覽過殊合軍機委宜次第施行公承旨猶舁疾至部與署樞侍郎張公伯鯨共議諮商時因關外二城失守復議撤天下勤王公謂口冬月大舉野無掠食偵聞口口死口口立其子而口口爭立故亟取四城自效此來必止八酋一部之衆勢不能久且中後所以內應破中前所繇黃詩棄城逃臣料寧遠兵將必能守此一城無事張皇專憂口今惟當嗇飭關內河北諸軍俾三輔有重防兼備口寇則急務也乃罷檄公臥理旬餘日滋憊困卒不可自勉強

遂舉南兵尚書史可法都御史李邦華自代而廷議推起復都給事中張縉彥爲兵部添設侍郎上超用之尋竟改本部尚書矣凡公所營綜端緒自攝理者已漸紛更營將參遊以下官遂復連牘啟事縉彥至竟不事事聞賊入城時縉彥固偃臥部中不之知也初上厲聲語廷臣云問賊欲北渡則云守河問欲過河則云守關問若出關則云守城樞臣處分如此可若何羣臣愕眙不敢對豈知戰兵盡調赴眞保守兵以靳給糧不遣登陴併一城之不守以與賊也公歸里猶事藥餌聞變慟絕

公生萬曆二十六年五月癸卯卒崇禎十七年九月乙未年四十有七斂之日手足柔軟屈伸如生蓋公歷官中外自縣令於天啟六年赴任廣東崇禎四年除授戶科給事中五年巡視光祿六年差齎糧長敕諭往南京養病八年起補兵科差封周府九年轉禮科右給事中至京轉刑科左給事中十年奉差巡青十一年巡視京營還戶科都給事中本年陞太常寺少卿十二年陞南京太僕寺卿十三年陞南京通政司使十四年陞兵部添設右侍郎十五年轉本部右侍郎又轉左侍郎十六

年陞兵部尚書以五月二十六日至部七月十二日病作出部病中夢囈語皆爲軍國故呻吟喘息纔屬不忘口占奏章時時密封上之天欲戡賊則公將不病公不病則必不去公不去則國事庶不一償至此數當中圮將相無人公在位日慕淺然殫智竭忠百年極壞欲以數旬幹之而不可得既上下鮮應憤慨兼懷以此重增其疾未幾抱病去國可以無死然追念口寇禍深君國淪喪求死得死卒如其志海內知與不知皆痛惜之公爲令以禦寇功奏最已巳口始入犯薄都城公聞之與

郭庶常草檄慕士期其赴難當事以山海寇並發遣尼其行在諫垣條論口寇事宜皆中機要故素以知兵其推嘗疏言誤事諸臣意本蓄縮而曰時不可口志在便安乃云才不能任急則過爲張皇緩則口從頹弛以臣愚度今時勢妄謂口必可滅賊必可平慮任事無人耳古人不具論如近日經事皇上者徐光啓詞臣領御史練兵孫承宗閣臣屢在疆場苦竟其用必有可觀何至當食歎無將才如皆悠忽失幾萍萬不前臣雖至陋願策駑鈍惟皇上所使執政以大言罷之九年口入薄破

戰疏入留中佐樞日宣大援兵至城下謀易總督執政借此欲出公以公名上上雅知公體不能塵霧特改用孫公晉其本兵柄炳日屢疏請出往督師謂臣身既病正可得在里與載以死自效惟中樞無臥理法（下有脫簡缺五百三十餘字）公過首善書院有感而作詩曰維眞皇帝神授符赫然決月追黃虞君臣羞道桓文事詔出明光徵大儒有臣元標首應詔誰並進者臣從吾一時諸儒相繼入王道蕩蕩民所趨眞皇雖逝嗣皇少釁之日出時未晡聰明要自天所植鬼子未向人鄉揄諸儒謂可睹上

治一往霍霍開荒蕪請爲天子建書院揭以首善天之衢漢唐宋代何足數升堂入室泗與洙當使亂臣賊子懼如陸有軌水有桴豈無鼎鼐相錯列能由是路亦吾徒越歲壬戌策進士臣颺蒙與諸臣俱二十爲學志方壯晨起盥漱遵修途少焉諸儒次第入鳴鐘擊鼓聲淳于衣冠肅對寂未語森若披古賢聖圖儒者稟盡閎世務憂天往往多訐謨有時抵掌說忠孝秋風蕭颯吹眉鬚乃知名教自足樂炤耀萬古焉可誣鬼子見此氣沮喪蠅聲相逐紛胡盧讒之天子語橫甚曰宋之敗緜程朱曰今多事豺虎亂衣博帶何其迂輔臣向高爲此諈手自伏疏震詈蒲誰爲此言告陛下當付之吏法當誅天子寬仁置勿問忍見白日舞妖狐於乎諸儒死不恨曾尼鄒孟誠何辜長夜慘澹鬼子嘯天地反覆無事無乙丙之際不可說故老欲哭徒嗟吁丁卯八月聖人出讒者慄慄憂頭顱湯網吞舟倖不死又聞奉書東降奴臣颺再入問書院門外細草閒啼烏聖人豈不重經術時危未暇陳蒼瑚竊見京師富梵舍口語以唄拜以膜亦有高閣祀天主譚兵治曆喧聞壺獨使書院屏弗

事臣颺敢復惜微軀卿雲縵縵天子都諸儒靈爽應未徂大道經天終有孚幸甚爲念臣區區公詩體佳處固絕過杜陵也歲甲戌予假在里與小子讀經山中集子弟結九業社身爲都講而屬小子爲都授以羣經諸子古史今典詩賦字學兵略音樂及山水遊各爲一業聚徒分倡卷部皆有程限剋日課較條教精簡不蕭而成爲門庭畏法當與胡安定並傳爾公去任後以紋擒劉超功加太子少保敘平城袁時中功晉宮階一級蔭一子錦衣衛指揮僉事世襲訃聞敕予祭葬鄒典公娶夫

人奉化鄔氏生子二愷愈府學生娶翰簡沈公延嘉女
愷憲聘御史向公北女女二長嫁給諫阮公鶚亭中子
府學生廷薄外孫四人次嫁工尚書張公九德孫縣學
附生鴻遵卜兆於本縣德門鄉之王畀嶺將以明年乙
酉某月日甲子葬公而今臘之二十二日先權厝於北
郊其孤礲石以待附槨之文垂諸不朽以小子爲公知
且知公者從公遊日久當悉公本末使代其草具行狀
將求海內之大人君子與公同志同道者而爲之誌銘
顧公立朝至愼密平生未嘗以奏草示人而小子私所
記識荒略未及向知交間採詢見聞實多疑闕輒率率
如左以授孤於廬次謹狀崇禎甲申臘月朔日小子姪
京第躋仲泣涕拜稽首狀 馮太保文集

馮侍郎遺書附錄目錄

卷一

傳記

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傳
光緒慈谿縣志傳

遺事

黃忠毅日本乞師記
黃忠毅四明山寨記
周容浮光杯記

卷二

酬贈詩

劉宗周用韻寄懷馮躋仲兼呈留僊津撫
董德傅步劉念臺先生韻贈馮躋仲
吳應箕馮躋仲京第寓戶部園郭孟白萬程招
同涂石丈世琳移尊亭上
吳應箕花枝詞爲馮躋仲納姬作
黃宗羲憶舊事
黃宗羲紅葉本事詩七首之一

張煌言送黃金吾馮侍郎乞師日本
全吾騏日本乞師使者返棹四首
董守諭庚寅十一月十四日哭馮跼仲社兄十首 有序
董德儀和不了道人哭覃溪子八首
李文纘哭覃溪子和次公韻十首
萬泰哭覃溪有序
徐孚遠哭馮跼仲
張煌言輓馮跼仲侍郎
高宇泰哭馮跼仲詩四首有序
黃宗羲三月十四夜夢萬履安及亡友陸文虎
馮跼仲
馮愷愈榕堂漫識八首之一
全祖望再上擬蘆露詞浮光杯
蔣坦擬明末溪上十三忠樂府和從伯炯作有序
董守諭五哀詩之一馬司馬妻葉氏
全祖望再上擬蘆露詞相公裕

酬贈文
陳宏緒與馮跼仲
卷三
覃溪府君著作存佚考

傳記

雪交亭正氣錄傳

鄞　高宇泰　元發

馮京第字躋仲慈谿諸生博學閎覽居平好談經濟國難後入閩上中興十二論隆武帝召見大奇之授職方主事改御史視師浙東至衢而虜兵渡錢塘公乃之舟山與肅虜伯謀爲興復策多不合意怏怏從張名振至崇明應吳勝兆爲颶風所漂僅以身免乃從安昌王乞

師日本舟中且拜且哭旬有餘日卒致其血書日本人爲之色動然其師竟不出丁亥十二月初四又從攻寧波不克於是去舟山至吳興聚眾數千亡何又敗又渡錢塘入四明山中依王翊翊以兵付之京第倚山爲城立老寨於杜嶴練兵數月頗有可觀而督撫蕭起元下令教團練逕攻破杜嶴團練從而特角之積兵甲數屋盡爲所得翊走天台京第匿民舍以免明年翊兵復盛京第自負經濟然欲以承平兵部尚書余煌寓書斌卿以叛將吳三桂之用虜爲戒斌卿遂阻芝芝怒而入閩其明年監國在舟山授

宗忠簡公墓諸作編入集中不錄

貞羣案此下有與吳霞舟書小雪日集微詠樓

日也未幾昇亦殺

以善射名父事撤斯瑪撤斯瑪者日本一島之主也黃斌卿之至舟山崔芝以都督領水師乙酉冬告哀撤斯瑪願假一旅以助恢復撤斯瑪許之許助兵三萬軍需戰艦一切不資中國俟芝自往受約於是芝益市錦繡珠玉奇物與斌卿合謀將以丙戌四月十一日東行而斌卿遂阻芝芝怒而入閩其明年監國封芝爲平夷伯

於是芝復理前約日本待芝不至其意寖衰所遣使又多商賈不能得其要領故日本之師不出及定西侯名振應吳勝兆之謀馮跻仲同往至崇明遇海嘯喪其軍殆盡於是跻仲同安昌王至日本乞師先是歐羅巴國欲行其教於日本其教務排釋氏中國之所謂西學也日本佞佛乃殺歐羅巴之行教者歐羅巴精火器所發能摧數十里舉國仇日本駕大船置火器向其城擊之日本謝罪大船始退退一日而跻仲至長崎島日本新遭外國之侮聞外國人至一切不聽登陸跻仲遥望而

哭晝夜不絕會日本之巡方者過長崎收血書達其國主跻仲還舟山而使斌卿之弟孝卿從商舶待命孝卿出入妓館不爲所禮遂不出師日本初用洪武錢後鑄其國年號而不敢銷毀藏之庫乃助孝卿爲軍需舟山始行洪武錢

光緒慈谿縣志傳

馮京第字跻仲號簞溪少負高才下筆數千言內承諸父元飈元飈教師事山陰劉宗周漳浦黃道周與於復社元飈撫天津有祥子嶺按地在密雲縣縣志本明史及一統志作牆子嶺卻敵不能援而使其臣哭於吾境不亦恥乎言於大將軍許之斌卿守翁洲因撒斯瑪王乞師於大將軍副斌卿守翁洲因撒斯瑪王乞師於大將軍許之斌卿使其弟孝卿副京第往日本成約至長崎不聽登陸京第於舟中朝服拜且哭凡十有餘日會國王遣人巡境見之取京第血書以去（句餘土音注簞溪侍郎再乞師日本望島而哭淚盡繼之以血）日本人見者爲之徬徨不忍去撒斯瑪王聞長崎拒京第曰中國喪亂我不能援而使其臣哭於吾境不亦恥乎言於大將

軍議發各島罪人以應京第先還除姚縣志朱之瑜與發罪人三千京第先還京第偕行至長崎許已而事不行之瑜遂留留孝卿俟命長崎多官攸孝卿日夕酣淫見輕於其國但致洪武鵝眼錢數十萬報聘洪武錢者日本於明初入貢所鑄後用本國年號鑄錢遂封其錢於庫至是以充幣京第乞師不得責斌卿令以奇兵西略寧紹台三府會虧評事董志寧職方華夏以帛書通侍御李長祥職方王翊而乞師翁洲京第大喜强斌卿以師入先一日降紳謝三賓發其事城中有備長祥翊志寧俱亡去夏等死之時太湖尚未靖京第

乃之湖州起兵武康天目山中擾歸安烏程諸縣屢敗復歸募兵谿上與翊合軍守杜隩(全祖望撰張侍郎墓表)杜隩錫哀詞江上失守山寨大起其時先後立營者曰馮家軍則簿溪京第也曰王家軍則篤庵翊也○時夢錫與京第合軍大兵以圍練軍破之翊走天台戊子冬翊以天台之援至復與京第合軍杜隩南疆繹史翊以四百餘人亡入天台之翊謂部下曰官兵非團練爲導則山形險惡未易窺也乃由天台至四明擊散鄉眾之團練者兼旬中隨道收合得萬餘人京第亦出已丑春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得其印明年監國自閩中至健跳晉京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是冬僧湛微自日本來言於薄胡伯阮進曰得普陀山寺慈聖李太后所賜藏

經爲聘日本師可得也進以告名振時名振以定西侯當國乃合疏請召京第爲使以澄波將軍阮美副之國王聞之大喜已而知湛微偕來則怒初湛微在長崎狡猶自尊大以其爲中國人也逐之日本法不殺中國僧有犯則逐再犯則戮及同舟美欲殺湛微京第曰此中原之不幸也乃放諸荒島戰經還復與翊合師西山周風洞中浙中拘京第家屬以招之不至將鴆其家屬於京京第母尹年高婁葉勸尹自裁毫不省葉夜半縊錄其子頌京第仍不至尹徙燕道死得京第妾令作書招之妾不可京第曰東望臨河泣必繼以血自是性頗厲御下漸酷京第本儒者將略非所長又頗以門第自重視山寨諸洞主蔑如也諸洞生有欲殺之者以京第忠且一門受禍原之京第自喪母茹素不近腥妾與士卒同甘苦日再餐惟一鹽所部有擅取人瓜壺者殺無赦寒則解衣予卒自裹片絮忍冷得一粟必與卒共之故所部憚其威亦懷其惠翁洲以山寨相犄角得偷安而跳晉京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是冬僧湛微自日本來言於薄胡伯阮進曰得普陀山寺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聘日本師可得也進以告名振時名振以定西侯當國乃合疏請召京第爲使以澄波將軍阮美副之國王聞之大喜已而知湛微偕來則怒初湛微在長崎狡猶自尊大以其爲中國人也逐之日本法不殺中國僧有犯則逐再犯則戮及同舟美欲殺湛微京第曰此中原之不幸也乃放諸荒島戰經還復與翊合師西山周風洞中浙中拘京第家屬以招之不至將鴆其家屬於京京第母尹年高婁葉勸尹自裁毫不省葉夜半縊錄其子頌京第仍不至尹徙燕道死得京第妾令作書招之妾不可京第曰東望臨河泣必繼以血自是性頗厲御下漸酷京第本儒者將略非所長又頗以門第自重視山寨諸洞主蔑如也諸洞生有欲殺之者以京第忠且一門受禍原之京第自喪母茹素不近腥妾與士卒同甘苦日再餐惟一鹽所部有擅取人瓜壺者殺無赦寒則解衣予卒自裹片絮忍冷得一粟必與卒共之故所部憚其威亦懷其惠翁洲以山寨相犄角得偷安而跳晉京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是冬僧湛微自日本來言於薄胡伯阮進曰得普陀山寺慈聖李太后所賜藏

蘭四出掠山寨京第已病信麾下王昇言移營仗錫病甚入灌頂寺昇數月前已約降至是引大兵至十三日械京第見金礪挺立不屈鞭箠雨下罵不絕田雄從旁掠之仆地明日行刑大帥畏其罵銜以枚刳其心醢之從者都督張元以下五十人亦罵不絕以死全祖望撰鵑鴂先生神道表先生人四明山道巖參侍郎軍事奔走諸寨間庚寅侍郎軍殲先生亦被縛侍郎之嫂先生妻母也匿於其家又跡得之待死牢戶中及行刑得脫詳見元颺傳注有大將部下卒願得京第一肩一臂食之許焉因負去葬之鄞城北袁鈞鄞北雜詩注引續耆舊傳焉侍郎軍給事志寧頭皆葬周公橋最張之招撫以黃華關把總稽察商舶乙酉秋思文皇帝加水軍都督副黃斌卿駐舟山其冬崔芝遣人至撒斯瑪首尾崔芝既熟日本故在海中無不如意私行至家為有司迹捕繫獄三年賄吏得解乃變姓名為盜如故久位而已一國之權則大將軍掌之其三十六國王則如諸侯之職撒斯瑪王即薩摩於諸島為最強與大將軍相

訴中國喪亂願假一旅大將軍慨然許之約明年四月發兵三萬一切戰艦軍資器械自備其國之餘資足以供大兵中華數年之用自長崎島至東京三千餘里馳道橋梁驛遞公館量為修葺以待中國使臣之至崔芝大喜益備珠璣玩好之物以悅之丙戌四月遣參謀林衡舞為使期以十一日東行將解維而斌卿止之曰大司馬余煌書來曰此吳三桂乞師之續也崔芝怒而入閩福州既破鄭芝龍劫眾議降安昌王恭梲尚書張肯堂侍郎朱永祐忠威伯賀君奠武康將軍顧乃德皆言

遺事

日本乞師記

餘姚　黃宗羲太沖

周崔芝號九玄福清之榕潭人也少讀書不成去而為

不可雀芝涕泣而謂芝龍曰雀芝海隅亡命耳無所輕重所惜明公二十年威望一朝墮地爲天下笑請得效死於前不忍見明公之有此舉動也抽刀欲自刎芝龍起而奪之後數日芝龍竟去丁亥三月雀芝克海口鎮錢由此始孝卿假商船留長崎待命長崎多官妓皆居大宅無壁絡以綾幔分爲私室常月夜每室懸各色琉璃燈諸奴各賽琵琶中國之所未有孝卿忘其爲乞師而來者日夕酣淫見輕於其國其國出師之意遂荒矣己丑冬有僧湛微自日本來爲蕩胡伯阮進述請兵不允之故且言金甫不足以動之誠得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爲贄則兵必發矣進與定西侯張名振上疏監國以澄波將軍阮美爲使上親賜宴十一月朔出普陀十日至五島山與長崎相距一程是夜大風黑浪兼天兩紅魚乘空上下船不知所往十二日見山舟人驚曰此高麗界也轉帆而南又明日乃進長崎凡商船至國例撥小舟譏出入名曰班船阮美喻以梵筴乞師方戒嚴於外國京第卽於舟中朝服拜哭不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委禿頂坐籃輿京第因致其血書撒斯瑪王聞長崎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主教者入日本日本佞佛而教人務排釋氏且作亂於其國日本遣兵盡誅教人生埋於土中者無算驅其船於島曰之陳家河焚之絕西洋人往來於五達之衢置銅板刻天主像於其上令人踐踏之襲有西洋物卽一錢之微搜得必殺無赦當是時西洋人復仇大舶載礮而來與日本爲難日本講解始退退一日而京第至方戒嚴於外國京第卽於舟中朝服拜哭不已會東京遣官行部如中國巡方御史委禿頂坐籃輿京第因致其血書撒斯瑪王聞長崎王之拒中國也曰中國喪亂我

之南京寺住持名如定者頗通文墨國人重之湛微拜其位下湛微所能不若其師而狡猶多變乃之一島名朧泉者其島無中國人往來不辨詩字之好醜湛微因得妄自高大惡札村謠自署金獅子尊者流傳至於東京大將軍見之曰此必西洋人之為天主教者潛入吾國急捕之以其為江西僧逐之過海日本不殺大唐僧有犯法者止於逐再往則戮及同舟湛微欲以此自結於日本阮美於是始知為其所賣也遂載經而返然日本自寛永享國三十餘年毋后承之其子復辟改元義

明承平久矣故老不見兵革之事本國且忘武備豈能渡海為人復仇乎即無西洋之事亦未必能行也

四明山寨記

四明蓋周圍八百里連山疊嶂谿險之極唐咸通元年裘甫之稗將劉從簡率壯士五百奔至大閤山據險自守諸將共攻破之大閤山即四明之山心也則四明之為山寨也舊矣丙戌六月浙東師潰某時率師渡海規取海鹽海寧二城報至而還十日遣散餘眾願從者歸安茅瀚字飛卿梅溪汪涵字叔度二帥以五百人入四明屯於杖錫某意結寨固守徐為航海之計因戒二帥聯絡山民方可從事二帥違某節制取糧近地二十日某令二帥守寨出行旁舍山民相約數千乘二帥不備夜半

焚杖錫寺士卒睡中逃出盡為擊死二帥被焚丁亥餘姚人王翊王江聚兵於沿海為黃斌卿內應斌卿攻寧波不克而去翊遂入四明山中戊子三月破上虞殺攝印官浙東震動建虜合兩郡之師由清賢嶺入義師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按甲空拳虜師驟馳之義師狼狽失措一時為所屠者四百人有孫說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聞行至四明與王翊合軍杜塁守關禡牙軍容甚整虜撫勒兵東渡下教鄉聚團練攻杜塁破之其別部邵不倫

餘姚黃宗羲太沖

亦見獲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依定遠將軍
俞國望翊謂諸將曰是皆圖練之罪也虜兵雖健我視
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圖練爲之向導彼敢行險地
如枕席乎然虜兵圖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圖練
尚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圖練者隨道
收兵一月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己丑春又破上虞走
其知縣得縣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芳會稽
則王化龍陳天樞台州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
袁應彪皆擄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又單
爲五營五內司王江則專主餉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
堵如故履畝而稅人無不樂輸者平時不議之徒立置
重典異時巡方訪惡徒爲故事翊所決罰人人稱快浙
東列城爲之晝閉胥吏不敢催租縛民惴惴以保守一
城爲率皆薦誠講解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
幾爲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徇奉化虜師方攻吳奎
明奎明力不支而遁虜師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
戰虜師大敗六月上駐驆健跳所分使使山寨拜官授

翊曰吾豈受定西侯鈐鍵哉山海久不寧有爲建虜謀
者曰此皆失職之徒所致苟招撫而官之鮮有不願解
甲者矣會稽嚴我公知之僞爲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
遂畀以都御史招撫山海湖州柏褰甫會稽顧虎臣皆
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四明山中翊之前營黃中道
曰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襲
各營敢受招撫者視此我公踉蹌遁庚寅三月翊朝行
在陞兵部左侍郎八月破新昌拔澥山九月虜師將攻
舟山惡翊中梗金帥由奉化入田帥由餘姚入會師大

蘭山帳房三十里遊騎四出以搜伏聽者翊避之於海
馮京第以病不能行匿鵝頂山爲其降將所致害於寧
城辛卯七月翊遁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二十四日
大星墜地野雉皆鳴爲團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
命詩入見海道海道誚觀絕命詩授筆於翊其詩結句
云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虜書畢擲筆以擿梅道面徑
出虜帥將會定海縶翊以待每日從容東幘掠鬢修容
謂建虜曰使汝曹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三日虜帥
畢集陳酋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汝

又何知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頰金帥中脅翊不
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始仆從翊者二人亦不跪掠之
則跪而向翊羣虜見之皆爲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乃其
從者亦義士也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招江江削髮
爲僧見金帥於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
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豀鄰居無不厭之江憐妾而黜遣
其妻妻攘袂數江登車而去聞者莫不薄其爲人一日
江出鄰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術脫
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

浮光杯記　鄭周

翁帥黃斌卿有浮光杯莫考所從來蓋也高幾二寸面

餘一規唇傷半米缺矣而每一注酒則珠光上浮朝紅
夜白如沐日浴月焉乙酉夏余曾捧杯敬酹者三戊子
春黃帥使人之徐市島爲楚申胥以杯贄島主人卻之
雖同袍不賦而餉遺優渥不啻百牢且輸洪武錢千萬
以返未幾翁亂黃兵死此杯遂不知何寘矣嗚呼盞出
於窯無情物也亦安所感受而熠燁如此豈其得日月
之精華厚歟夫宇宙內人物草木何一不受恩日月者
而獨此杯也耶或者晦冥昏濁之運偏於人心特留此
燼火餘明於一器乎用贊之意亦示以一器云徵不忘

兩曜可卜金鏡未必終虧銀灣未必終蝕也吾特恐翁
亂後或爲愚夫悍卒所得驚其光怪翻疑爲不祥而按
劍者有之然神物之成必有所爲應有山川星斗遙相
呵護故去而復返杯之靈也不欲以中原之祥瑞夷爲
屬國之玩具也異日當出用於世余將設衢樽徧邀世
人而酌之使飲光含輝庶幾曉其晦冥滌其昏濁以還
於化日鑄天則此杯也者殆猶銀甕出而榮光見矣因
爲之記至於島主人卻杯厚餉還不可謂島中無禮若
洪武錢所鎔則商於彼者爲予言昔洪武間以錢賜貢

使無所用於其國故貯至今日而來歸凡此皆事之可
記者也

九世族孫貞羣編

酬贈詩

用韻寄懷馮璧仲兼呈留僊津撫

山陰劉宗周起東

平生惜知己不如君知臣知臣鑑臣素世人何賓賓邂
逅逢吾子奸臚濯修鵠遺我去國篇猶然謀致身齷齪
羞當世援我鄒魯淳迂闊遠事情所至多參辰但恨學
古疏敢云磨不磷束髮際情剬賡歌良可因漸依日月
財狸盈簪紳帝曰汝耄哉盧予召蒲輪老臣泣隕首士
爲知已徇臣死不足惜滿目傷荆榛失路日已久倏爾
光自謂攀龍鱗持祿既兩月慷慨氣未伸負此司諫職
裴葛新同首天尺五仍復留河津感茲舊遊地棲棲如
蔡陳胡騎方狐狡漢兵多鼠馴烽燧斷南北積骸枕水
濱桓桓馮開府忠義冠人倫提兵疾風雨往來幾輔頻
勞苦不言功謗書傾高曼亦有馮仲子介馬撲胡塵在
昔泥水捷內舉不避親賦詩可卻敵請纓豈猶人青山
尚無恙還我折角巾披髮欲何往蹈海空自淪舉世皇

皇者為此七尺珍慟哭摧天柱長嘯斥地垠終當攜手去封侯未可逆劉子全書

貞羣案詩中所云去國篇今失去

步劉念臺先生韻贈馮躋仲　鄞　董德俾平子

大節昭星日責惟子與臣在家傳令子在國誦嘉賓勁中松柏心飭外竹箭筠毋欺不負學自分竭乃身慨玆藝林輩舌銛心弗淳升斗皆君祿報國何參辰膽赤刃可破玉堅磨豈磷事君猶事父卯角已書紳腥塵徧江北半載道絕輪渡河抵濟上瀰野徒荆榛卸鞍訪夙識

促膝話酸辛膚功懷吉甫蔽芾滿河津退師樽俎上雄憤為我陳不料京畿外屯營尚沸塵桓桓馮夫子士卒甘苦勤三戰熊羆勝盡由籌幄人從此搗巢穴鐃吹壯綸巾仰止高山近斯文幸未淪欲圖國士遇侈言席上珍愛物天垂憫除殘地裂垠聞雞輒起舞擊楫敢逡巡

馮躋仲京第寓戶部圓郭孟白萬程招同涂石丈

世琳移尊亭上　貴池　吳應箕次尾

南國司農也有園一枝遙借帝城偏鳴鏑並立花邊馬好事能移沼上筵豈有星光臨雅集難言龍臥淨烽煙明時不用歌燕市慷慨觴飛雨後泉樓山堂集　貴池　吳應箕次尾

花枝詞為馮躋仲納姬作　鄞　董德俾平子

窈窕花枝醉後持絳紗紅蠟已低迷已知賦筆能干象暫屈西軒試小眉

遠山黛色有還無似與輕煙寫一圖馮郎不會猶憐意肯便輕舟去五湖樓山堂集　餘姚　黃宗羲太沖

憶舊事

十二年來入舊京當筵屢見共知名燒殘一紙風波惡

寧使人疑是有情次尾馮躋仲陶英人事○南雷詩曆

紅葉本事詩七首之一　餘姚　黃宗羲太沖

小窗風味絕塵囂未晝幽蘭香在毫一紙風波投絳燭只因曾與共登高陶英人座上吳次尾馮躋仲出一紙欲拘願媚余引燭燒之○南雷詩曆

送黃金吾馮侍郎乞師日本　鄞　張煌言玄箸

中原何地足依棲惆悵徵師日出方龍節臥持豕斧客魚書泣捧豹衣郎黃河北去浮青雀滄海東迴獻白狼佇聽無衣萬里外繡弧應復挂扶桑奇零草

日本乞師使者返棹四首　鄞　全吾騏北空

海外賦無衣飄零亦可悲卻聞高廟幣尙重亶洲夷事
類占城杳心懸瞥井癡悲風何瑟瑟落日黯長崎日本
中所貯洪武錢數十萬助
軍於是海上諸酋皆用之
墨贐鎭三車九邊重臣仗佛力玉軸上星槎計
以無聊拙人從萬死賒到頭終不濟帝釋亦若嗟時以
太后所賜補陀藏經
爲幣然終不得師
慈聖
一代膏肓病都緣呫嗶儒科名成纂部帖括豈兵書不
道鯨波遠還求雁塔儲從今非進士未許任包胥時以
使臣
無甲第出身
者故不出師

落照實堪哀淨光賸有杯誰人撲爛火重興振昏雷漫
道扶桑盛寧知牝唱衰空餘萬斛血爲逐海潮回日本
后臨朝而衰卽覓永之妻也浮光杯詳
見吾友周容所爲記○續甬上耆舊詩
庚寅十一月十四日哭馮躋仲祉兄十首有序
鄞　董守諭次公
躋仲死於市國人憐之者半予二十年好友畏
東不能收其尸設位哭之於家嗟乎吾子事畢
矣亦復何恨所恨者諭徒能哭子耳
君亦了吾事予將悲後生鱗布肆狸爪翮鍛侮梟睛自
足爭今古何當論敗成鑄金猶詛士誰敢誚虛名
昔聞子山棲慟血點點丹泣與干猿續身將一棲暨飢
餐鹽裹飯衣削絮漸寒雖死心猶苦明山石自酸
奇羞天下事不死丈夫心有膝還如鐵吾頭已付碪錘
鉗苦君父冰雪老胸襟矯矯猶龍性哀哀無鹿音
慈顏破九泉果不負訣言誓廟還元氣臨河爛血痕躋
著誓廟文以母
故日臨河泣血
仲
二馮高品目六子共忠魂華王屠
董二楊痛下
西山淚悲歌北斗昏
夫子命云瘁彼天不可稽從行無架閣樹觸少鉏麑以
此罥罘網能無悔噬臍人謀失舟楫一水黑雲迷
賦物皆如識簟溪寫我憂君傳蘭正統世識鞠春秋鹿
易仍存宋柴桑不系劉誓書關氣節草木祇中流躋仲
簟溪子著蘭易鞠小正託言宋之
鹿易晉之陶潛其後卒蒙雞溪上
自號
擬漢萬言策揮毫華岳凌軼唐三山吟排悶寘覆蒸機
自貲王刻書同賈傳矜空餘著作手淚盡讀書燈已卯
有三山吟戊
寅著讀書燈
溪上多君子傷心獨我徒君才原跌宕劉晉自廉隅前
死遭纔鼠今亡痛哺烏兩賢欣有託餘耳是庸奴劉瑞
君亦了吾事予將悲後生鱗布肆狸爪翮鍛侮梟睛自當小

字曰晉瑞當序
於訟而憤死
愚忠是吾節欲殺奈君何報國雕蟲誤謀身碩鼠多生
之無氣節辱甚亦幺麼金石豈不堅芝蘭香風過
烈烈婦氏聚錚錚頌作孤心寒百口盡天喪一門扶名
檀麒麟舞才窮鵬鳥呼無能枕尸哭深夜酹屠蘇續前
上者
舊詩

和不了道人哭簟溪子八首　鄧　董德俾平子

惜死非無故六年瞬息生世心原異面天目未描眞盡
是衣冠種獨爲君子成寧同文信國異代拜嘉名

壯髮留還白傷心苦膩丹投醪懷百旅灑淚誓三單遠
路貽親痒高山通帝寒可憐柴市北孤谷晚風酸

楚漢猶難判偉哉陵母言可誇心共盡誰與劍同痕燕
水應埋骨明山自斂魂夜來天際望斗極未全昏

名全身匪昨世事竟難稽不願身爲鶴寧求人放鹿空
昔讀帝城嘯從知烈士心革鸞馳萬里顱骨飽千碪大
餘顏守舌競惜鄧侯臍山鬼時相喚追蹤烈士迷

多才世欲殺自昔爲君憂骨傲爭霜月風高託素秋不
教天祚宋空使世知劉第恐矜爲善芳名只獨流
傳說中原事山光水色凌同舟還搏擊有意說歇蒸夫

子千年淚壬人一旦矜大星中夜墜何處亂漁燈

在昔持牛耳誰爲賣國徒息存留好友軀在託偏隅一
自洞加葉皆成連若烏人心劇盜賊何必罵傭奴

日月自不熄身名豈遂孤寸心列祖降一室五倫扶已
證仙城迴還驚厲鬼呼故山雨露在何日問昭蘇續前
上者
舊詩

貞羣案天鑑先生和不了道人詩謝山采其八
章入耆舊集尙缺二章末由訪求

哭簟溪子和次公韻十首　鄧　李文纘昭武

日月甲申後賢人悔吝生天乎授馬腹識者憎鷹睛雙
手將安辦連飛總莫成有身寧齒劍祇爲惜空名

縱云疏劍術奚忍負燕丹風櫛完絲纓雲餐雙影單虎
韜應讀慣勞面亦驚寒一沒有餘喜旁人強佐酸

昔讀帝城嘯從知烈士心革鸞馳萬里顱骨飽千碪大
義眞擊日兒曹各捫襟斯文今併喪誰續谷中音

走筆追三策垂書擬萬言匡時原不腐墮甑已摧痕落
落冠裳侶哀哀義烈魂名山留國史忍聽世途昏

卻悔從頭誤惟知其古稽講帷尊白鹿託國訪蒼鷹戰

伐爭雞距擷腴割蟹膾紛紜縱無定吾道豈當迷
談兵怒一擊劍骨寫千愛未殄慕容部仍災大有秋生
何愁報漢死豈失依劉寸碧寒溪水那曾向北流
文章冠海內百尺未云凌風雨蜩郊集煙霞屢閣蒸君
才爭欲殺鬼物故堪矜吾自了吾事孤懸暗室燈
獨於人世裏高揖古之徒李密羞亡命駱丞悲喪隅歐
刀看雅雅碧血叫烏烏門戶安庸計遺編付段奴
闔門皆就死君死復如何野客吞聲細秋原哭聲多皇
天應鑑未鼠輩尚存麼一酹寒山血孤空子夜過

舊詩

與子廿霜舊金陵氣韻孤縞冠一日繫汐社百年扶黃
口遺兒泣酸風野木呼莫談當世事兀坐仰屠蘇續甫上者

貞羣粲鮚埼亭集朱金芝忍辱道人些詞云哭
馮詩輓簣溪侍郎作也今檢不可得附記於此

鄞萬 泰履安

哭簣溪有序

簣溪之死逾年矣驚魂未定哭之無聲今當其
死日書此一慟

立乾坤磨削英雄竟如此廿載從君筆硯游高文老學
非凡儔一目萬古空章句生平事業期封侯自昔中原
被兵燹書生戛戛懷同仇直北陰山曾立馬塵高十丈
汙兜鍪恨不長驅絕大漠歸去狂號百六秋封狐貍殪
豺白日麟鳳離披化蝘蜓浙師不振閩帝殂萬里孤航
陵險出國書紙上血光殷痛哭一聲海水立嗚呼此事

已千古成敗偶然何足數兒年十四早斷頭烈婦之屍
蟲出戶八十老人空倚閭欣然畢命辭漢土白日曛曛
沈陽光山鬼啾啾啼夜雨枕戈飲血空谷中大聲呼天
天夢夢雲雷晦昧星辰徙三戰三北非人工淚盡血枯
病憒憒一死遂成胡兒功吁嗟中原冠帶紛如雲已將
心膂託新君揚眉結義豺狼輩書生斬殺何足云正氣
猶存此名士生不封侯死於市雞林賈客購文章龍伯
國人傳姓氏英雄生死史所書焉能垢面蒙頭狎趨豸
簣溪簣溪雲荒荒一草一木忠魂藏申胥已死趙苞亡
其光爲日氣爲霜千秋萬歲殊未央

寒松齋詩集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哭馮簣仲

君家十朱輪一時競驁驁君方好雅游俊才足馳驁武

皇開總章披圖選民譽廷對敞治安逸才遂階御造膝
必曰俞屢覲溫室樹握節監度遐乘槎冒煙霧鞅服方
臨戎鑾輿已移駐單車揖上將胸懷那得吐惆悵滄江
雲寂寞使者署壯志鬱嵯峩讜言大相忤揮手謝主人
西陵從此度號召里中豪空山麾白羽非無平林兵天
顧尙猶豫遂使凌風姿慘淡枋榆仆昔余游金陵搤手
長干市泊來旅昌國驚喜話情愫擺脫君如屨廓落我
如瓠剛折柔乃存生死兩回互掩秋悲若人何時歸秋

鄞 張煌言 玄著

挽馮跼仲侍郎

一夜烽煙五丈原文星早共將星昏埋肝尙擬扶宗社
灑血何辭濺廟門同穴先悲梁上燕覆巢暗泣峽中猿
只今大樹還零落異域誰招馮母魂跼仲妻縊子戮母
被沒入故云○奇

零草

鄞 高宇泰 元發

哭馮跼仲詩四首 有序

予讀跼仲三山吟多請纓仗劍之言跼仲嘗於
山東亂餘出己資開荒數十頃將因此漸廣爲
後日屯兵之用遇國難乃已後此之事乃其緒餘至乞師日本蓋其計無復之者也志亦壯哉

枕戈懷力異時身疇昔狂吟種夙因片語根苗長不斷
此身還作再來人首句卽三山吟中句

猶作申胥痛哭聲

三百年來養士名乞師海外一書生迄今潮漲山城國
君家司馬早知幾去國全身亦拙泥幕下當年餘恨在
啼鵑應向白楊西謂尙書鄭隱

擒王射馬久論文二十登壇世所尊莫道神龍竟見尾
亢龍屬尾亦殊羣續甬上耆舊詩

三月十四夜夢萬履安及亡友陸文虎馮跼仲
餘俱已故黃宗羲 太沖

月落楓林飛鬼車音容忽見是非耶簟溪有骨隨流水
環堵無人泣稗花剛得寒松留歲暮又驅飢火逐天涯
存亡此夜來相聚病榻譚然雨鬢華簟溪跼仲尸拋汇
已死寒松履安則在
嶺南○南雷詩曆 文虎一妾環堵文虎一妾

榕堂漫識八首之一

蘇松 錫馬 愷愈 道濟

簟溪卻守小灰溪絕壁攀藤夜拔旗負卻黃冠多少恨
不知南八是男兒榕堂詩鈔

雨土擬薤露詞

浮光杯曾溪侍郎再乞師日本望島而哭淚盡繼之以血日本人見者爲之徬徨不忍去詳見日本乞師本末浮光杯者當日乞師之幣也

厓山陳丞相乞師占城若乞師不可得野死蕩游魂哀哉鄭思肖猶望占城雲更聞張樞使別自致援軍失期僅一日瓣香遂以淪堂堂神州地乃乞外藩存落日暗鴛海海鷗亦聲吞志士爲國家不以成否分成卽爲包胥否則更何論不見東倭傑鶴立東倭門倚牆晝夜哭海水與血渾猶道浮光杯二曜終不昏

擬明末漢上十三忠樂府和從伯炯作 序

錢塘蔣坦藹卿

兵部侍郎馮公諱京第字躋仲津撫元颺之從子也初從津撫有牆子嶺功思陵錄而未用南都亡入閩授監察御史閩亡乃以浮光杯爲階乞師日本不出歸湖州天目山擾烏程歸安間尋與王烈愍合軍守杜墺再乞師日本卒不得要領而還軍閩風洞會母尹北徙妻葉自縊死牆子嶺爾勇人競稱曷爲湖州一敗爾師無還兵零丁乃作海上行妖言空復聽愚僧其時沈王盡已矣一死

刀劍一悔溟四明口旅苦戰爭旌旗絡繹刀槍鳴甘露寺前竟口絕恨無匕首誅王昇頭可斷不可撓心可醢不可搖青天在上白日高怒氣夜作蛟門濤上天下地臂一隻年年鬼哭城南橋城南橋頭滿楊柳南渡君臣甚衰朽同時死者五十人不如一臂侍郎有息影庵稿

鄞董守諭亦公

五哀詩

馮司馬妻葉氏葉聞有司將繫之夜半起告姑曰事急矣惟死可以不辱姑老又念身弱欲令緩之遣獨此不可命也郎投閣之者至矣暴尸七日盛夏其容如故

立身失蚤智屈辱悲何言老媼猶不免何惜閨中嫂故知夫人心急策驅驚轅胡弁忍如狼比鄰森維樊老幼相驪縗狀若凡上豚夫人前長跪致詞痛且溫豈不戀君姑豈不悲饕飧歧路失所斷辱至不及弄瓦訓有經權焉得顧慈恩決絕投危梯搤吭聲俏吞死目尚未瞑逮者已在門蚊蠅惜香骨七日聞芳蓀吾獨恨馮子班馬相弟昆但嫩能文耳幾略非所論當途競延賄黃金慳暮昏遠戍可兵劫伏甲爽煙屯坐失幾微間終天恨勿詬衰門幸有婦聊亦慰忠魂繼甫上

甬上擬薤露詞

相公裾馮侍郎葉夫人殉最烈而其二妾更奇書不可作即大帥逼令作書招侍郎二妾曰頭可斷作亦無用也

妾家夫人烈何如斷妾頭不能強妾書不能挽我相公裾公其休矣置妾書句餘土音

酬贈文

與馮躋仲 新建陳宏緒士業

當世名流卓然足自表見者屈指不過二十讎其餘率多樸英殷浩闇其姓氏或亦赫然與之狎處往往使人自咎其傾注之過周亮工尺牘新鈔

簣溪府君著作存佚考　佚

繫辭前傳三山吟注　慈谿縣志著錄　佚

三山吟　夜招劉長公談易詩云擬爲繫前傳聊以擊蒙頑傳經念不易猶自封破甌原注余所著　佚

繫辭前傳未行世　佚

評隲史漢三山吟後序　佚

柴夢楫三山吟後序曰公年二十五從其從父留

僊先生備兵南都都人士請爲選西雅兵餘二房　佚

墨家絃誦也又刻其所評隲史漢二書

晉書補　天益山堂刻孫批史記序　佚

唐書草本　天益山堂刻孫批史記序　佚

馮元仲崇禎丙子刻孫月峯批評史記序曰余族子躋仲年少老於史學於諸史都有論著其修晉書補唐書草本已是可觀而史注瑩疑則史漢先已成書抉瑕指謬悉通諸家之滯此班馬不可一日無此知己也以無資未得便附此本行因復志於此

浮海記一卷續甬上耆舊詩　南疆繹史　南天痕事勢數籌紗本見增訂叢書舉要　慈谿縣志著錄　小腆紀年　明季紀

浮海記一卷其自敘乞師之事也

中興十二論續甬上耆舊詩　鮚埼亭外集　慈谿縣志著錄　未見

續甬上耆舊詩　全祖望馮侍郎墓碑曰閩人奉

唐王稱制公上中興恢復十二論

鮚埼亭外集　全祖望馮侍郎遺書序曰中興十

二論尙有存者而求之未得

蘭易一卷經義考作鹿亭翁天根易子部譜錄類存目　浙江圖書館目錄別下齋鈔校本　鮚埼亭外集　慈谿縣志著錄　存

蘭易十二翼一卷經義考　清四庫存目　鮚埼亭外集合上爲二卷　浙江圖書館目錄合上三種爲一　存

目錄　慈谿縣志著錄

蘭史一卷清四庫存目　鮚埼亭外集　慈谿縣志　存

書補唐書草本已是可觀而史注瑩疑則史漢先

冊有蓉谿忻氏不　浙江圖書館目錄合上三種爲一

暇懶齋珍藏一印

清四庫存目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是書上卷爲蘭易一名天根易題宋鹿亭翁撰朱彝尊經義考載其自序

云蘭易始於復故曰天根又載馮京序云蘭易一卷受之四明山中田父書端稱鹿亭翁薈按郡縣志山有鹿亭今迷不知處無問作者姓氏矣要是宋代隱者云云此本已無自序蓋傳寫佚之其書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月卦爲蘭消長之機每卦各繫以詞其文如彖下又各繫以詞其文如象傳備述出納栽培之法蓋戲仿周易爲蘭譜耳又附口訣二條蘭月令十二章不知誰作下卷爲蘭易十二翼述養蘭宜忌十二條題

曰簞溪子考經義考載馮京序此本題曰簞溪子則簞溪子即京也其序稱鹿亭翁爲宋代隱者則非宋之馮京當別一人而同姓名矣末爲蘭史一卷亦題簞溪子撰首列蘭表依漢書古今人表例分列九等而下中下下二等闕而不錄次爲蘭本紀所列凡三種次爲蘭世家所列凡十一種次爲蘭列傳所列凡二十種次爲蘭外紀所列凡九種次爲蘭外傳所列凡五種蓋鹿亭翁戲擬經京既戲擬傳又戲擬史也其蘭易爲詞人狡獪之作與

易義不無所涉朱彝尊列之擬經門中殊乖體例今並改列之譜錄庶存其眞焉

晁書爲馮濟仲侍郎京第所撰京第號簞溪四明談助謂簞溪卽今之皎口全謝山句餘土音簞溪亭翁曰陶潛者皆其所託名也經義考中亦曰四明馮京第序提要中脫去第字蓋傳寫之訛也

鞠小正一卷　續甬上耆舊詩　經義考作陶氏潛園小正僞本　鮚埼亭外集　慈谿縣志

著錄

續甬上耆舊詩　董守諭哭馮濟仲社兄詩曰賦物皆加識簞溪寫我憂君傳蘭正統世識鞠春秋鹿易仍存宋柴桑不系劉著書關氣節草木砥中流

經義考　朱彝尊曰鞠小正一卷四明馮京第濟仲得之淮陰市託名陶淵明所作其書以秋九月爲正月序曰秋九月者鞠之乘時行令也故建以爲正謂之履端其終以秋八月始乎榮卒乎將發

終則有始華之久與天地四時爲無窮也又有注論種植之法頗詳殆即臍仲游戲之作耶

鮚埼亭外集　全祖望馮侍郎遺書序曰鞠小正託言陶公所著謂陶公以秋九月爲正即不奉宋正之微旨黃者魏統之色也晉所受代子滅則思母故宋運當用魏德勝之抑鞠之爲言窮也華事至此而窮則其言更誕而無徵

簞溪自課一卷　王晫檀几叢書二集　鮚埼亭外集　慈谿縣志舊錄　存

鮚埼亭外集　全祖望馮侍郎遺書序曰自課一

卷國難前所定讀書之程也

讀書燈一卷　王晫檀几叢書二集　續甬上耆舊詩　慈谿縣志舊錄　存

讀書燈一卷　王晫檀几叢書二集　續甬上耆舊詩　四明志徵　慈谿縣志著錄　存

續甬上耆舊詩　董守諭哭馮臍仲詩注戊寅舊案戊寅爲明毅宗崇禎十一年

眞至會約一卷　鮚埼亭外集　慈谿縣志舊錄　未見

鮚埼亭外集　全祖望馮侍郎遺書序曰眞至會約一卷者諸父都御史元颺所爲而侍郎定其梓以便徧授案映紅樓王氏藏鄮嶓吟屋寫本三山吟卷第下有已卯冬月四字又其目末有遊焦山遊金山二行皆注未詳據此三山吟會於明崇禎間刻布行世

覆審別本果稍異焉

續甬上耆舊詩　全祖望馮侍郎遺書序曰鞠小正國難時嘗與諸父都御史居里中作眞至會以爲溪上飲饌之盛窮海極陸食案恆至五易每易以百品遂有羊固之癖閭巷漫淫相效乃斟酌損益裁乎其中立爲程度而以眞至名之銘上燕饗之禮爲之一變

帝城嘯　續甬上耆舊詩

續甬上耆舊詩　全祖望曰公所作有帝城嘯在甲申以前　未見

三山吟一卷　續甬上耆舊詩　四明志徵　慈谿縣志著錄　存

續甬上耆舊詩　董守諭哭馮臍仲詩注己卯案己卯爲崇禎十二年　臍仲有三山吟　劉城三山吟序曰三山吟爲秋試被放徜徉京口時作臍仲箇珍輒矜愼不肯示人臚盡余遇之南都探囊見詩因強其付梓以便徧授案映紅樓王氏藏鄮嶓吟屋寫本三山吟卷第下有已卯冬月四字又其目末有遊焦山遊金山二行皆注未詳據此三山吟會於明崇禎間刻布行世

簞溪集　續甬上耆舊詩　鮚埼亭外集

也先贈公案諱吾與題其下曰此其晚年手定之稾及

續甫上者舊詩　全祖望馮侍郎墓碑曰簣溪集
散佚不完案謝山馮侍郎遺書序曰簣溪集已不
簣溪集選蓋後訪得者　又案董守諭哭
馮跡仲詩注跡仲著誓廟文而今亦不傳
都凡十有六種存六種殘一種佚四種未見五種世
有藏公遺書者幸乞見示當續補焉民國二十年三
月馮貞羣謹記

遺書

侍郎

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嗚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能逆覩此諸葛武侯之言也侍郎死之日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嗚呼何言之相似也夫四明一寨非有祁山六出之兵長升雕才更乏襄中五千之衛無衣感賦裂帛傳書局脊一隅前仆後繼經營五載死速生遲洎乎將星墜芒出雉雊野大事既去絕命有詞從容東幘掠鬢謂兵士曰汝曹猶得見漢官威儀也氣嘑張巡之齒魂過宗澤之河英雄之結局如斯君父之寄語猶在朱舜水弔之曰寧可含恨而死不可視息而生豈庸人而識之比肩而遇之有意而爲之非其時而不爲之者哉嗚呼誠可謂侍郎之知友已讀侍郎詩曰鼎革從來有忠臣何代無一身存正氣百折不糊塗又曰守禮樂綱紀舍肝腦身軀留身復留事全髮莫全膚然則珠襦玉匣華表黃腸彼庸庸死者其肉其骨至今有存者乎收其頭而卒葬焉亦各盡其義而已固非侍郎所期於後之人也若其遺著則烈燄鐵骨不容銷磨者也豈可以其少而忽諸因馮君孟顓之纂剞劂以傳後蓋所以慰侍郎

者在此也抑侍郎忠矣先侍郎死者曰蔣王銓石貢也其弟翊完初也從侍郎死者揚州石必正餘姚明知也後侍郎死者其女字餘姚黃百家見於慈志者也因並書之民國二十二年九月後學張壽鏞序

王侍郎遺著目錄
詩
七月廿五日奉川詩
七月廿八日寧波詩
八月初一日定海詩
八月初九日定海詩
文
八月初十日祭右貢文
八月十一日祭弟完初文

王侍郎遺著 雪交亭正氣錄本

明慈谿王 翊完勳撰

詩

七月廿五日奉川詩

五載功未成一朝名已立平生忠愛心無愧對天日慷慨入黃泉神魂隨帝側可憐母與妻相向空庭泣千古綱常事眞傳惟我得勢窮事不偶身死殉社稷多少未了事誰來代我職嗚呼大丈夫須繼天立極

七月廿八日寧波詩 庭鞫時作

向作天中柱今爲堂下虜相逢白眼看一劍空隨我寄語堂上人再思而後可誰無君父心時事胡其左談笑且從容今日得死所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虜 一作飛濺若紅雨

八月初一日定海詩

天何生我遲何復死我速生遲不遇時風塵慘滿目人民化犬羊紳士變禽犢死速志未酬英靈炤四瀆願生天外天福祿免胡服戎馬待髫年與君仍逐鹿功成兩世名事定中華福忠孝總關情時人望予哭

八月初九日定海詩

鼎革從來有忠臣何代無末聞夷猶夏能帝我皇圖當
日文丞相躬垂萬世模一身存正氣百折不糊塗三載
生非倖千秋名豈沽歷年已數百此志何相符守禮樂
綱紀舍肝腦身軀留身復留事全髮莫全膚冤矣幼弟
死痛哉老母孤嗟乎妻弟婦寧忍去從胡鬼神爲我慟
河山草盡枯寄言諸君子幸勿常嘻吁

文

八月初十日祭右良文 壽鏞案右良蔣士銓也見海東逸史嘉善諸生

嗚呼右良生於名族而長享世祿髫年入泮更喜武功
王侍郎遺著
聰明穎悟詩書文藝慷慨激昂忠孝節義實古之善士
今之偉人也憤國步之多艱痛父仇之未復與不佞翊
一見而投交共三年之馳逐風霜雨露晦明寒暑惟我
右良朝夕止宿嗚呼右良始以義成既以義合卒以義
死舍生取義惟右良得之其不爲右良愧者鮮矣況右
良乃浙西之豪彥苟忍棄不佞翊而飄然早去非惟可
惜極人情之所未至及余壯願不遂事家業吾弟勤於學
甫五歲病骨伶仃吾母之憂辛勞瘁祖父母之愛養珍
復能知農其不甚爲窮所困者惟以吾弟賴爲江干後
以得生而且可以自雄不第可以自雄尤可復計恢剿
事也惟右良不忍棄不佞翊而去遂至陷於非命嗚呼
邵氏事敗購予急予方在海累吾弟刑獄者再輩興吾
弟繕衣甲器具以佐軍中之不逮實獲其助今七月十
痛哉右良之身膺刑獄實不佞翊有以致之也此不佞

九日爲逆民所弒時余初解兵故不克即爲報復但聞信慘傷志意憒亂廿四日亦爲鄉人所執與吾弟相繼殉難於國臣道則無愧於家子道則未善也傷哉吾母生不能事於祖母浮厝死不能葬於吾弟之冤不能雪矣惟所恃者則繼起之豪傑君子耳余欲爲吾弟傳以紀之而復爲桎梏所苦神枯心裂何復措詞姑序其略以待後之賢達同志云爾

王侍郎遺書附錄目錄
傳記
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傳
邵廷采東南紀事傳
翁洲老民海東逸史傳
勝朝殉節諸臣錄
乾隆餘姚縣志傳
光緒慈谿縣志傳
遺聞
黃宗羲陸周明墓志銘
全祖望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贈言
張煌言輓王完勳侍郎
高斗樞弔王少司馬
董守諭七哀詩
林時對哭殉難諸公詩
李鄴嗣秋哭詩
朱之瑜祭王侍郎文三首

傳記

雪交亭正氣錄傳　鄞　高宇泰元發

王翊字完勳餘姚人少而自負視先輩至同舍無一人當其意者好爲大言浙東建義翊自募一旅不肯屬人派糧不及其軍軍且散同事楚人舒益生故新安王客王自新安至益生遂以軍屬之然王亦無分地可賦軍遂散司餉者案尺籍翊所破召募之金無抵將罪之而翊每日從容東幘修飾儀範飲酒賦詩八月十三日陳爾祿遂出是時虜將圌舟山部院陳錦且至繫翊以待爾祿使書之翊立書一詩畢乃引其筆以撾爾能爲詩授筆使書之翊立書一詩畢乃引其筆以撾海道王爾祿使翊鞫翊坐伸足命左右結之爾祿曰聞何苦爲盜答曰改面事仇者盜有所在矣翊徒跣而立天台夜宿奉化小晦寧爲叛民所獲送至寧波府守曰錦田雄金礪劉之遠召見問者喝跪翊曰吾平生未嘗屈膝於人況在犬羊乃坐地上於是之遠注矢射翊中肩不動雄中頰礪中脅皆不動左右絕其吭始仆

東南紀事傳　餘姚邵廷采念魯

王翊字完勳浙江餘姚人爲人樸重年四十邑無知者丙戌浙河師潰翊見邑中孫熊起義者皆弗就意感憤獨行舜江干自語因私求士家貲授經以所得館穀量貲分給人感其義不爲輕俠行丁亥結壯士十八人起於四明之下管奉魯王年號浹旬得千餘人乃東傍海入海謀與王朝先舟師襲攻杭州而名振擊殺朝先翊知海上將敗復還山中乃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七月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雉鳴翊將家丁數十人謀至天台夜宿奉化小晦寧爲叛民所獲送至寧波府守曰何苦爲盜答曰改面事仇者盜有所在矣翊徒跣而立海道王爾祿使翊鞫翊坐伸足命左右結之爾祿曰聞爾能爲詩授筆使書之翊立書一詩畢乃引其筆以撾爾祿遂出是時虜將圌舟山部院陳錦且至繫翊以待翊每日從容東幘修飾儀範飲酒賦詩八月十三日陳

鈔掠發辮士至舟山說黃斌卿同攻寧波寧波諸生華夏以帛書來告內應無何夏等謀泄斌卿至寧波後期敝軍退翊遂入四明先是丙戌之役浙東潰兵散走山澤率以布代冒裹首號爲白頭兵歸安茅瀚晦溪汪涵首以五百人入四明屯於杖錫寺山民苦輸饟夜半焚寺二帥死麾下無一免者及翊至軍令明肅晃者皆悅遂結老砦休兵求將簡練戊子春入上虞殺攝令戰勝而臥清兵夜乘怠還襲城翊出走已丑三月再破上虞走其知縣得縣印是時浙東山寨蕭山有石仲芳會稽有陳天樞王化龍台州有金湯俞國望奉化有袁應彪吳奎明所至民多亡避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單弱不能成軍惟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任褚九如沈調倫鄒小南等領五營毛明山等領五內司九如用法嚴而屈己讓能變時憤發帳下士或戰傷矢即以所乘馬賤之己執鞭以從故最得人死力調倫爲沈國模兄子夙向義小南亦書生以故翊軍中多故家相聚講求義烈親故在邑不願留者禮遣之明山趫而敢死搴旗推鋒議事翊前倔倔面折軍中呼爲毛金剛清督撫提鎮以鄉兵四起軍不能入相持且山險未易攻也下檄環四明寧紹台三郡村落團練自爲戰守於是民始擔貳清兵踰清賢嶺入鄉兵屯丁山以待之待久而弛清兵驟馳之死者四百人有孫悅者聞丁山敗救之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敗間行至四明入翊軍屯於杜塢爲團練所破別部郤一梓見獲縛致上虞寸磔仰首罵不跪剮及臂脛乃倒猶呼高皇帝及關亭侯一梓膽勇冠軍既死山中奪氣翊以四百人走天台翊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鎮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懈則擊之非團練爲之導敢走險如平地乎吾卒雖殘破團練尚有餘力自天台返入四明擊團練破之隨道收兵民荷鋤從至萬餘京第亦出勢復大振翊謂京第曰吾始事託此將以待天下之變而勢不可猝出今與我掎角惟舟山我滅則舟山無援而舟山危我亦無援欲去經略中土此固大言人不信前余公煌書生黃斌卿又無謀國誠故沮乞師日本之行今誠得包胥其人痛告日本以討亂復仇興滅大義使發兵二道一趨南京一指天津則天下擾動我悉山中

島中軍以掃江東西淮揚以南可坐有也日本事成割諸島與之夫大海天塹孰與長江彼豈能與我爭中原哉且今之地譬如博人以八爲注於我何失京第如其計往說斌卿斌卿使弟孝卿同京第走長崎長崎島王初以西洋天主教人爲亂不納京第卽舟中哭拜不已哀動唐夷又因東京行部官致血書撒斯瑪王王與大將軍言之議發各島罪人師起有日矣會京第返而孝卿假商船留耽官妓見輕其國日本卒不發兵京第恐斌卿兄弟敗成謀遂與絕翊渴冀賢將爲攻取陳天樞

薦前威北侯劉穆故將劉翼明武勇絕倫重幣卑詞往知其急義乃給拘其友翼明一來翊布腹心弗敢遽留明年辭母妻入山凡在山中一年屢爲翊擊退清軍翼明游歷諸營曰俞將軍文而有禮陳將軍勇而義然俱不及王公厚有大將才又曰惜王公後時脫以此軍戰屢日西與江上豈不能奮飛取杭州哉翊眾號一萬實八千任戰者三千以王江司饟履畝稅富民皆樂輸無強諸所決罰人人稱快自翊起浙東列城爲盡閉吏莫敢下鄉守令爭薦誠講解己丑自上虞東出徇奉化清兵方攻吳淞明追奔至河泊所翊猝遇之而戰軍退其年魯王次健跳授翊河南道御史翊朝行在陞右僉都御史已蹕舟山再入朝陞兵部侍郎尋晉尚書大帥患山海久不寧有爲謀曰此皆失職人逋竄若招以官可立解會稽巖我公鷙猾士也聞其說亟造爲告身銀印曰請自隗始遂授都御史招撫湖州柏襄甫會稽顧虎臣皆降我公將渡海發使者入明山翊之前營黃中道曰嚴我公動搖山海寧可使之達行在哉烹其使分羹各營敢受招撫視此我公踉蹌去庚寅八月翊合俞國

望陳天樞之師復新昌北越餘姚拔浒山紹寧道梗諸帥議大舉將取舟山惡翊反內地乃分二道金礪自奉化田雄自餘姚會揭大嵐游騎四出搜伏旗幕三十里翊避之於海京第病不能行匿鵝頂山爲降將所致死於寧城翊兵日蹙猶大治海舟期身往崇沙而以西事委翼明從東陽義烏收合金衢嚴豪俊順流下錢塘會諸九如從弟素先乘翊小敗劫饟金北去眾心搖散翼明及裨將陳虎侯朱伯玉亦閒行亡抵家九如逃入天台爲道士氣結死辛卯秋七月翊還山中所留諸將降

殺且盡二十四日大星墜地野雞皆鳴爲鬪練兵執於北溪過奉化賦絕命詩在槳日東幀掠贊修容謂守者令汝曹見此賊儀也八月十二日清帥畢集定海陳督訊之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天也劉帥注矢射之中肩田帥中殪金帥中脅不動如植植木絕其吭始仆牙將二人亦不跪掠之則跪而向翊見者爲泣下曰王公忠宜從吾義也王江之母爲金帥所得以招江創髮爲僧見金帥於杭問訊而已安置省城母以天年終江買一妾其妻日夜勃豀江憐妾而遣其妻妻攘袂

數江登屬與去聞者無不薄江爲人後江出人以其妾在不疑既而不返始知向者以衛脫其妻也江既得逸遂與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遥祭孝陵題詩痛哭丙申復與沈調倫聚眾明山調倫見獲江亦病創死小南亡命後二十年有遇之於金山寺爲僧者自翊被執後一月清陳錦遂圍舟山舟山破稽王出奔廈門

論曰金堡言江北不知有弘光江南不知有永曆甚矣人之識小而蔽也尺寸之外無覩悲夫以王翊之賢而鄉閭呼以爲賊夫又何怪焉翊頭懸寧波城樓爲毛明山所盜祀於鄞人陸周明書架周明死其弟開儉乃見此與人求王琳首書其義甚烈又何以異哉

海東逸史傳 翁洲老民

王翊字完勳號篤庵慈谿人後居餘姚少孤爲諸生有智略魯王監國翊與慈谿諸生王江同起兵海濱與江上師爲聲援授兵部職方主事浙東不守翊渡海至舟山說黃斌卿攻寧波許爲內應爲降紳謝三賓告變及斌卿以舟師至遂爲北兵所敗翊乃入四明山結寨於大蘭居之戊子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浙東震動

御史馮京第自湖州軍破亦間行至四明與翊合軍杜磐守關禡牙軍容甚整北帥勒兵東渡下教鄉聚團練攻杜巢破之京第匿民舍翊以四百人走天台謂諸將曰是皆團練之罪也北兵雖健我視其銳則避之解則擊之非團練爲之鄉導彼敢行險地如枕席乎然北兵團練豈能相守吾卒雖殘其破團練尚有餘力乃自天台至四明擊破鄉聚之團練者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而京第亦出已丑春又破上虞新令逃去得其印當是時浙東山寨蕭山則石仲房會稽則王化龍

陳天樞天台則俞國望金湯奉化則吳奎明袁應彪千里之間屹然相望然皆擄掠暴橫而平岡張煌言上虞李長祥且耕且屯獨不擾民又單弱不能成軍惟翊一旅蔓延於四明八百里之內設爲五營五司翊主兵江主饟勸分富室單門而下安堵如故敝畝而稅人亦無不樂輸者平時不義之徒立致重典其所決罰人人稱快浙東列城爲之晝閉晉吏不敢催租縛民惴惴以保守一城爲幸皆薦誠講解翊計天下不能無事待之數年庶幾爲中原之應也自上虞出東徇奉化北兵方攻斧其首而下之始仆年三十六從者二人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跪則跪而向翊又有參軍蔣士銓嘉善諸生在軍三年山寨之破他人皆去士銓獨從之初五日先翊受刑賦絕命詞翊在獄爲文祭之而北人見者無不泣下曰非獨王公忠也乃其從者亦義士也江母爲北帥所得以之招江江削髮以僧服見安置杭州母以天年終江復與定西侯張名振引師入長江登金山遙祭孝陵題詩慟哭丙申復與沈調倫聚眾四明山聲勢浸衰調倫見殺江亦傷箭而死先是休寧人趙立言以餘眾棲四明山中與江山伏聽者翊遁大海復還山中所留諸將降殺且盡翊徬徨無所倚二十四日至北溪爲團練兵所執是夜大星墮地野雞皆鳴過奉化賦絕命詩有平生忠憤血飛濺於羣虜之句在獄中每日從容束幘掠髮修容謂守卒曰使汝曹得見此漢官威儀也八月十二日會訊於定海翊坐地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汝等何所知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脅翊不稍動如貫植木洞胸者三尚不仆乃斧其首而下之始仆年三十六從者二人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曰明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跪則跪而向

克之國楹失期不至明日北兵大至立言迎戰殺數人馬蹶墮水死子楨恨甚至國楹家欲殺之乃爲北兵所執與國楹同死

貞孺案南疆繹史南天痕均有王公翊傳與以上兩傳大同小異不重錄

勝朝殉節諸臣錄 通論烈愍諸臣

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王翊餘姚人魯王航海聚眾四明山兵敗被執不屈死 見明史及輯覽

乾隆餘姚縣志傳

王翊字完勳初從軍西興無所知名西興師潰翊歸餘姚私求壯士家貲授經以館穀量資分給人感其意魯王在海上遣人授翊御史使舉兵翊結壯士十餘人起下營轉相號召浹旬得千餘人發辯士至舟山說黃斌卿同攻寧波寧波諸生華夏以帛書來告內應未幾夏爭謀泄斌卿至寧波後期斂軍退翊遂入四明與張煌言部一梓李長祥等分營互應而翊軍最強以王江司馬沈謂倫毛明山孫悅領部卒兩破上虞殺攝令得其縣印於是大帥檄四明村落結團練自爲戰守大兵踰

之翊謂京第曰今與我掎角惟舟山我破舟山無援舟山破我亦孤事未可知然豈可負乘桴之望哉明年破新昌越餘姚拔浒山紹寧道梗大兵將取舟山惡翊反內地乃分兵二道金礪自奉化田雄自餘姚會搗大嵐翊戰敗京第被獲於鸚頂山翊至北溪爲團練所執過奉化賦絕命詞軍府庭鞫之翊不屈總兵劉進忠射之中肩田雄中頰金礪中脅不動如貫植木絕其吭乃仆毛明山鼠鄞人陸宇燝購其首葬之王江及調倫俱戰死於四明山翊執後一月舟山破魯王奔廈門 勝朝殉節諸臣

事蹟○案舊浙江通志翊見附傳

光緒慈谿縣志傳

王翊字完勳○南彊繹史作定勳號篤庵五歲而孤已成諸生好言兵○繹史與王江俱諸生有智略翊尤彊毅畫江之役御史王正中兼知餘姚縣事集鄉兵從孫嘉績熊汝霖於江上疏薦翊爲職方主事○二字據繹史補盡以軍事付之江上破翊與王江結寨大蘭山據之○繹史翊結主寨於大蘭洞主威虜侯黃斌卿守翁洲鄞董志寧華夏謀引其兵會山寨以起事告翊使會李長祥軍定浙東許之刻期相應爲人所首事遂

潰○繹史降紳謝三賓密以告捕夏等入獄斌卿以舟師至大兵擊之去因索同謀甚急夏曰忠義士何可多得亡已則高皇帝與先帝耳以故夏等皆慷慨死翊得不名捕大兵急搗大蘭翊攝軍避之丁亥十二月也戊子正月以軍還三月破上虞殺署縣事者浙東山寨故御史李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林張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欽臣軍會稽之南鎮蕭山石仲芳會稽王伯龍陳天樞台州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及浙西之湖州柏襄甫應之小寨以百數○繹史千里之閒屹然相望皆招集亡賴不能無鈔掠惟長祥煌言翊三寨不擾民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翊義之徒立致重典其所決罰人人稱快且爲之耳目浙東列城晝閉長吏有通私書者時閩中徵師於浙以翊故浙師不敢盡出是夏徇奉化大兵方破吳奎明追奔至河泊所猝遇翊兵失利六月監國至健跳翊致貢拜河南道御史副都

御史黃宗羲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部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不肯居三品以下上嘉其義義亦因而授之惟王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鼓翊且亡以臨諸營大學士劉沂春尚書吳鍾巒皆以爲然而定西侯張名振方當國持不下秋朝王晉右僉都御史是時王以翁洲爲行在大兵畏山寨諸營乘其後不遽下諸帥議招以高官解散之會稽嚴我公請行○海外慟哭記柏襄甫及會稽顧虎臣等皆降翊用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言烹其使分於諸營庚寅三月朝王晉兵部右侍郎八月破

新昌拔虎山○繹史作挾虎嶺○明殉節諸臣事迹作將軍○聖武記作都統金礪提督田雄仍用團練爲導會大閩降諸寨○聖武記記總督陳錦與礪雄等先剿山寨以除內顧用鄉民爲嚮導翊累戰不能抗以親兵入翁洲辛卯秋大兵三道下翁洲翊請集散亡爲援七月還山中諸將殆盡父老勸招兵榆林臼溪間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故寨野雞皆鳴是日至北溪與參軍諸善蔣士銓並就執神色自如賦詩不輟○繹史過奉化賦絕命詞援筆書之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兵士曰絕命詞援筆書之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兵士曰

使汝曹得見漢官威儀總督陳錦訊之翊曰毋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羣帥聚而射之洞胸者三如貫植木不稍動刺額截耳不仆斧其首乃仆年三十有六從者揚州石必正餘姚明知皆不肯跪掠使跪則跪向翊并死其旁○僉史又有參軍蔣士銓嘉善諸生在軍三年山寨破先翊受刑賦絕命詞翊在獄爲文祭之○繹史見者無不泣下曰非獨王公忠其從者亦義士也翊首梟示寧波城故副使陸宇鼎都督江漢以奇計得之藏陸氏書櫃康熙癸卯宇鼎以事被籍其女屏當所棄故紙得錦面發之見首宇鼎弟宇燝哭曰此侍郎首也得不爲有司所錄天也去翊死十二年矣乃東蒲爲身葬之先是丁山之敗孫說救翊中流矢死亦直立不仆翊弟翊少以耕讀助翊理家事大兵嘗囚翊以招翊不顧乃殺之全祖望撰墓碑翊女字黃百家自有傳

遺聞

陸周明墓志銘 餘姚 黃宗羲 太沖

司馬遷傳游俠以鄉曲之俠與獨行之儒比量而賢夫俠者以布衣之俠與卿相之俠比量而難夫布衣然時異勢殊乃有儒者抱咫尺之義其所行不得不出游俠

之途既無有士卿相之富厚其所任非復閭巷布衣之事豈不尤賢而尤難哉十年以前亦嘗從事於此心枯力竭不勝利害之糾纏逃之深山以避相尋之急此事遂止其時周明與其客以十數見過皆四方知名之士余聞至其城西田舍複壁柳車雜賓死友咄嗟食辦余既自屏周明亦不相聞問然頗聞其喜事益甚江湖多傳周明姓名以爲異人嗟乎周明亦何以異於人哉華屋甫田婚嫁有無人情等爾亦唯是胸中耿耿者未易下臆人見其踵側焦原手搏彫虎遂以爲異雖然周明曾以卒伍事司馬今不勝故主之感耳周明相與流涕而詣江子雲計所以收其頭者江子雲者故與周明讀書錢公之將也失勢家居會中秋競渡遊人雜沓子雲紅笠握刀從十餘人登城遨戲至梟頭所問守卒曰孰戴此頭也者卒以司馬對子雲佯怒曰嘻吾怨家也亦有是日乎拔刀擊之繩斷墮地周明明山已豫立城下方是時龍舟噪甚人無回面易視者周明以身蔽明山拾頭雄儻人而去周明得頭祀之書室蓋十二年矣而家人無知者至是而春明始瘞之昔李固之死汝南郭亮左提章鉞右秉鈇鑕詣闕上書乞收其屍南陽盡班亦往哭固殉屍不肯去欒布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彼皆門生故吏故昌死而不顧周明之於司馬非有是也一念憐其忠義遂不惜扞當世之文罔所謂尤賢尤

難者不更在是乎初周明讀書時有弟子訟其師師不得直周明詣文廟伐鼓撾吳卒直其師而後止昔震川敘唐欽堯爭同舍生之獄以爲生兩漢時卽此可以顯名當世在周明視之尋常瑣節耳獨恨不得司馬遷以拾之余因薦斯大而論次獲以咎周明曩者之一顧也

銘曰

或駭其奇或歎其拙茫茫宇宙腐儒蚓結

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鄞 全祖望 紹衣

錢忠介公之起事也幕下列將較盛於張熊孫沈諸家故其中多健者而忠介所恃莫如江都督子雲都督諱漢其原籍爲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曾祖某祖某父某黃山巨室推江氏而多以商籍入浙都督山是家錢唐膂力雄捷視瞻瑰偉居然將種也相傳都督之生太夫人夢有金甲神臨之故都督生而不凡亦頗以此自奇丙戌挈家而東誓思介軍門請自效忠介大奇之拔置奇應變大略如此都督既居鄞無以自給種蔬爲業諸遺民竭蹶周之四壁無長物惟餘忠介所贈寶刀一具而已病亟先贈公往視之都督嗚咽曰金甲神不靈耶先贈公曰神或卽錢王二公之識也都督歎曰然則吾

何望矣於邑而瞑都督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其銘曰
桓桓神勇布衣從戎故人其誰宰相魯公魯公既死朱
鳥哀號誰憐蕉萃爲賦大招

贈言

輞王完勳侍郎　鄞張煌言玄箸

憶君被褐草閒來慷慨論兵未易才薄海誰堪師畫邑
下江應許畫雲臺星沈漢壘貪狼耀風競胡營戰馬哀
伏劍猶聞歌正氣心懸陵母亦悲哉

弔王少司馬　鄞高斗樞象先

元黓何夢夢徘徊偉心晦龍亂復何時壯士幾人在王
子懷國仇飆怒振羣儁天步方百巇雲雷淹窮海棘矜
效前驅迅舉摩敵壘鏖戰徂三秋盤空卓巖砦勝負百
相償天驕鬬初怠奸民作虎倀英人墮眾紿銀鐺對諸
兒昂藏氣猶磊落萬死矢驅狼白刃安能改笑談轉從容
如飴頸血灑此血暈成虹飛天生光彩眙彼堂上人齊
斧鑕有待淫毒亂天經未死神先癡

七哀詩　鄞董守諭次公

兵部侍郎督師王公翊公被兵難萬擯至死脽
不可屈金劉二帥立公於庭發箭射穿公胸者已四五矣公立
不仆斧其首下地始僵死焉眞鐵漢也
嚼張巡齒魂過宗澤河能令烈燄盡鐵骨任銷磨

哭殉難諸公詩　鄞林時對殿颺

慈谿王公翊公辛卯招集山寨與翁洲相應約
師浩海諸郡縣被獲解省死有致
命詩云五載功未成一朝名已立平生忠孝心
無愧對天日又云談笑且從容今朝得死所
脽忠憤血飛濺於羣虜公授命前一夕有
大星自東來墜於地人見之皆爲駭異
倉卒平林初合兵大呼偏袒結同盟無衣感賦來瀛島

裂帛傳書射郡城義旆遊歸猶自奮大星先墜使人驚
繼天立極眞男子對簿題詩淚縱橫

秋哭詩五首之一　鄞李鄴嗣森亭

百戰孤臣獨枕戈天家養士竟如何再殘社稷留門戶
未盡河山重甲科碧草已迷柴市月啼鵑應對海門波
遺詩更有從容句堂上諸君讀幾過此爲王篤庵司馬
有曰爲語堂上
人再思而後可也司馬畢命詞作

祭王侍郎文一　餘姚朱之瑜魯璵

維大明永曆八年歲次甲午八月戊午朔越十有三日

庚午知友朱之瑜謹以羔羊酒醴之奠致祭於明故忠烈知友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謚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祭明故殉節先師禮部尚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吳公之神自注諱鍾巒號稚山直隸無錫縣籍武進人甲戌進士明故殉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考功文選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聞翁朱公之神自注諱永祐別號爰啓直隸上海人甲戌進士曰辛卯年九月瑜少子自舟山來謂先生授命於七月

廿六日是瑜去舟山未盈月而先生死矣瑜遂以七月廿六祭先生也去年是日爲先生之家大祥瑜以是日至日本次日始得登陸既已招魂於萬里之外而又逾其期吾虞先生之來格也難矣深用爲憂幸日本之閩爲六月於次月之日始得陳牲酌酒而哭也今正從日本來得定西張侯墨手書並先生就義之詩文讀之悲壯從容乃心王室先生之鬚眉翁張生氣棄烈愾然如再見光儀也詩四章參錯失次或有其題而無其詞或有其詞而無其題瑜末敢舉辭以就題也八月十日十一日連有弔祭之文則死非七月廿六而稚子之傳訛也明矣然祭右僉者有文而無敘未知右僉死之狀死之所死之日也於弔完初之文而推之完初之死以七月十九云先十七日則右僉被刑應在八月初六七也復云右僉先不佞去六日似已知臨刑之日在十二三也而十一日弔完初更不言次日臨刑終不知先生果於何日死也無已吾欲以十五日爲先生升逝之日其日天空月霽況先生之襟懷而天下皆仰皆見想先生之風采然而不敢者屈原之死以端陽則薄海內外咸投黍而祠之揚旌鼓棹而招之而先生之死以中秋普天且爲之飲食燕樂也既已傷先生之志而又乖天下忠臣義士之心故於十三日爲位於交趾之旅邸陳牲載酒而哭之曰殺羔羊其角如栗爰列雞豚殺敖有飶羔備卿大夫之義而雞德具虎臣之質鹿能觸而蠶有匡鯉之鱗也介而豕之鬣也剛是足以明先生之志必不爲先生之所吐也先生之於朋友也臨風而祭而瑜之於朋友也越國而招其哀痛一義也先生乞得一金易牲而奠而瑜今日之祭雖不腆也實備四國之物其

豐儉一心也先生其來格也先生之詩有戎馬待罄年之句先生之志則壯氣則果而先生之心則無已矣今辛壬癸甲先生生已四年矣更十餘年而先生之志足酬但胡虜之運祚疑終而百姓之倒懸難待瑜之疾病已深而四千之日月難延其或不能須也奈之何即及其期矣與先生兩世之知交臂相視未必啞然一笑也至乃魯太夫人生事之資及先生之祖父母葬祭之緒先生雖無有言固不釋瑜之心也況白刃在頸惟此爲慰先生也然先生知惓惓乎瑜今日赤身徒手無一足慰先生之父母死者暴棺而露生者幷日而食使先生齎志而歿目不得瞑於九原之下也且文丞相柴市之骨方歸而太夫人之喪同日來會天之所以報忠臣也宜無爽矣但瑜病骨支離十載不御女而終年嘔血瑜之疾其先生之疾也如瑜之死在於幾日則瑜之父母祖父母且無可奈何已其又奈先生之父母祖父母何哉言不盡意楮不盡言歆格之餘或能昭鑒嗚呼尚饗

祭王侍郎文二

餘姚 朱之瑜魯璵

維大明某年歲次丁酉八月辛未朔越十有四日甲申知友朱之瑜謹以豕雞槃酒之奠爲位於交趾之旅次致祭於明故忠烈知友經略直浙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贈某諡某完翁王公之神曩祔祭明故殉節先師禮部尚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僉事霞翁吳公之神明故殉節先師吏部左侍郎前太常寺卿吏部文選考功清吏司郎中主事刑部清吏司主事聞翁朱公之神曰嚴凝鷹發歲乃作松柏以爲明喪亂流離天特萃忠貞而求友若夫運會元亨皇靈遐暢越裳獻雉戎翟賓王上者寅工熙載下者紆組鳴珂又何有忠節之名所以然者直忠臣適然之數到此地位自然而然故從容就之耳非先有意其如此而故爲之也故曰忠臣者良臣之不得已也豈不願爲良臣哉天也世乃有非笑之者曰明室無王普天臣虜事不可爲無不變貌革心爾區區一二匹夫違天衡命妄言志節一部廿一史何處紀載而乃貿貿焉出此平嗚呼此何異汙泥之蝦蟇蹩躠爲雄糞壤之蚯蚓歌吟得志又何

足與之言白黑較短長哉草皆莎茅而靈芝顯水盡魚蝦而蛟龍尊鷁鷁燕雀比翼而飛而鸞鳳鵷雛希世而一見犬羊豭豕稱羣而敷而麒麟騏驥虞曠代而間生理則然也使忠臣者天下皆是則忠臣安足貴哉是以漢之丞相三公接跡於朝而蘇武以使臣耀册晉之賈石裴張赫奕於時而嵇紹以侍中傳芳唐之節義盛矣最著司農擊笏睢陽碎齒宋之敗亡極矣猶有世傑秀夫文山疊山然則忠臣者生於斯世爲於斯世際遇何時竭節何時幸則爲郭李不幸則爲宗岳寧可含恨而歿故非關大節然亦不辱於君父不辱於中國不辱於先生先生之知瑜最深而見於事狀明白者今者至再矣蓋棺之論不可預曉然大概可知也已故曰忠臣者水到渠成適然之數非有意而爲之也若夫有意爲之豈不願爲吉甫召虎高密固始顧獨一常山太尉之足頗而子卿之足效也哉志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又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今日所陳而奠者無羔羊朋酒炮鼈膾鯉之豐亦祇擷南國芳芹代西山薇蕨挹方汨羅澄流耳先生其歆之哉吐之哉雖然文丞相之髮與齒義士於燕市懷歸卽王琳之首與骨朱瑒猶從

梁朝乞葬先生之死六年矣先
先生之骨知白何野之原白水之眞人不與金陵之王
氣不復使胥小之議常伸而浩然之氣久鬱天也亦獨
何哉嗚呼尙饗

祭王侍郎文三

餘姚 朱之瑜魯璵

歲次戊戌九月謹以豕雞絮酒之奠爲位於日本之旅
次致祭於明思烈知友經略直隸兵部左侍郎兼都察
院左副都御史前河南道監察御史兵部職方清吏司
主事贈某謚某完翁王公之神暨祔享明殉節先師禮

部尙書前廣東廣西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司按事
饒翁吳公之神曰辛卯年兒子從舟山來未知忠孝大
節其於先生之死也聞焉而未審道焉而弗詳甲午年
張侯臺書至得先生之文之詩已知先生全節之日非
七月廿六而終不得其眞謂先生節烈氣概大略彷彿
之已故擬八月十五日爲位於所至之次而哭之眞之
故前之所以弔先生俱鑿鑿而爲之辭今年從交趾抵
日本是月尙在舟中肝腸摧裂十六夜遇故人楊臣鵠
於客邸道先生遇害之慘且烈也道先生志意之堅且
毅也道先生大歸之安且福也雖在逆虜亦知愛慕而
欲生全之而先生不可也亦知感發而咨嗟稱道之而
先生弗屑也故知先生之死乃先生自殺之非虜所能
殺之也先生白磔之非虜所能磔之也且此忠義壯激
之骨非先生滅虜必致虜滅先生而後已必然之勢也
無疑也挺然直立口口本部院言言必不降曰汪矢簇
肩以至剉刃肉盡絕不出一叫呼傷痛之聲皆肉未必
有所收淺土未必有所入此亦天下之至酷烈矣此亦
今古之奇男子矣瑜聽之淚緣於眶營營然堅忍而不

欲滴瑜於先生之死也卽艱窘也無歲不祭卽倉皇也
無祭不哭平居思念猶且淚淫下今者所聞死事之
慘十倍於前而翻不哭者何不敢哭也不可哭也昔來
歙爲公採述所賊傍盡延伏地而哭不能起來俟叱之
曰虎牙何敢然刃雖在身獨不能勒兵斬公耶使者中
夜中要害且死故呼虎牙相爲戮力王事耳乃效兒女
子涕泣乎其言至今猶生也瑜思自古及今生之必有
死猶晝之必有夜也而死得其所猶夜之復旦也旣已
得其所矣而又悲其形體之不全此凡庸碌碌之見耳

士庶人相食單薄笙乎速朽然珠襦玉匣華表黃腸其肉有至今存者乎不收者以飽烏鳶收者亦飽螻蟻即不言肉與骨其墳墓松楸有至今存者乎高者夷爲丘垤卑者湮爲原隰惟此氣磅礴天地惟此名昭回古今河嶽日星歷萬載而不磨耳天之所以生人氣爲精而形爲麤臣之所以事君忠爲上而功爲次先生既已得其精者上者而又何病哉異日者儻可得也必不因此言而忽也必不可得也亦不必專以此爲恨也瑜去年二月十七日生前拜疏有十日之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臠肉葅肝夷風慘刻惟以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爲鴟鳶犬豕之所咀嚼臣亦不憂等語可見保身惜命原非志士之心忿痛悲啼未盡厥朋之義今者所寓多忌諱不得已假館陳觴抔沙酹酒不可哭亦不敢哭也幸有高曠不以爲嫌慨然相許得申其意日仍其舊月逾其常牲牷不具脤膰不掩先生其忻然而來歉之乎嗚呼尚饗

眞摯榮稚璵先生有與釋獨立書云不佞於人一字不肯輕與吏部左侍郎朱問老師也止稱殉

王侍郎遺著附錄

三主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徐氏南州書樓藏家刻本

吟園集

陳鎔極弟署

明社已屋。廣州淪陷。梁公未央赴池自沈。氣猶未絕。清兵入室。叱公倒髮。公大罵。被三刃而死。其大節凜然。可歌可泣。久已垂之南疆佚史矣。顧公之文章亦足爲世矜式。昔惠士奇督學廣東。於粵之古文家最推許梁未央與胡金竹。蓋氣節文章。兩俱無憾。公不必以文鳴。其文自足千古。喻園集刻於康熙時。自乾隆朝奉令銷燬。故名列全燬書目中。當昔文網嚴密。畏罪者不敢私藏。故藏書家絕無著錄。光宣之間。余注意搜藏焚毀各書。而此書罕覯。民國後因續修番禺縣志。神游夢想。皆在鄉先哲遺著。精神感召。竟於員岡購得此集。員岡卽梁公未央赴池地也。此集爲崔弼孝廉舊藏。余輾轉搜得。因與舊鈔本黎忠愍蓮髯閣文鈔並貯南州書樓中。此雙忠遺著。霽壤間殆無第二本矣。近年神州陸沈。佗城失陷。余南州書樓閣於廣東文獻之部。多已移庋港中。葉子遲庵有廣東叢書之刻。余亟以此兩集付印。俾後之讀者。知禺山正氣。亘古常存。民族精魂。自有不可磨滅者也。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夏六月徐紹棨序於僑港寓廬

喻園集傳

明贈禮部尚書國子監司業謚文貞梁公朝鍾傳

後學黃佛頤撰

梁朝鍾。字未央。號車匿。番禺人。父士楚。官貴州參議。幼孤。依舅氏霍子衡。倜儻負奇氣。好讀書。善文詞。喜談兵。豪議論。四座辯不決。輒掀髯揮麈定之。性不能容人。雖尊貴亦不少屈。都諫陳熙昌族人攘朝鍾祭田。遺書譙讓之。昌得書大慙。折簡造門謝。朝鍾爲童子時。事也。縣令張國維試士。以朝鍾冠深器重之。袖其文以質昌。昌稱道不輟。由是名聞嶺表。時熊文燦鎭粵。善僧空隱。朝鍾曾師之。文燦因空隱識朝鍾。延爲子師。一見歡若生平。崇禎十年。文燦總理九省師討賊。揭朝鍾出鎭。時空隱居廬山。朝鍾與文燦謁空隱。論討賊事。文燦主撫。空隱謂流寇非海寇可比。宜愼之。文燦內逆其言。寄孥安慶。留朝鍾經紀其家。而文燦提師西上。決計招降。明年。果降劉國能張獻忠。九月。文燦次襄陽。有雙溝之捷。賊頗懼。降者益多。分處於鄖均。朝鍾憂之。爲書與文燦。謂勦撫二機。有環中之應。一蚪則解甲數萬。少紓則勦掠。又若雲屯鳥飛。往時謂倚勦則傷撫。倚撫則傷勦。迭出迭困。愈理愈亂。惟廣揭謙。念念無忘本師囑。本師謂空隱也。書詞隱約。意不主撫。時張國維巡撫應天。朝鍾與書云。曰前江北雖無賊。而蓄銳於桐柏。避雪於陸渾。如闘格猲八四大股。帥若眞心乞降。求地安插屯種。須盡散其徒黨。今每營尙留數千。雖云宣力。實用自衞。使生疆執其咎。理臺持不可。理臺謂文燦也。朝鍾意旣不合。旋上荊襄。託以鄉試南歸。途中寄書文燦。謂齎聚七年。割別一旦。詞旨吞吐。復云。左師盛兵渡樊城。張獻忠已挾張雲蟠入老鴉山。鍾料渠必不及左師前撥鑿兵。先走房竹。探大軍後塵密邇。將竄巴夔。此地雖萬石艦艇。鳥行猱道。然彼能往。我亦能往。獻忠力疾馬疲。兵無餘勁。將必死於道路。若坐守老鴉。四絕無援。一鼓成擒。如攖己物。料獻忠雖愚。必不至此。蓋已知文燦必敗。時十二

年六月也。九營賊果反。文燦逮死。朝鍾歸粵。著書自適。崇禎十五年壬午。舉孝廉。癸未中進士乙榜。甲申。燕都陷。悲憤幾絕。初。朝鍾之居皖也。撫軍史可法馬士英光祿阮大鋮皆下交。乙酉。可法薨之南都。不起。閩中來徵。又不出。時語客曰。我頭有刀痕。寧兒否。客訝之。正色曰。今日事行將及矣。削髮求生。必不爲也。甲戌。廣州擁立。授翰林院檢討。自計曰。時急矣。官死。不官不死。孰若官之。姑以一日盡生平乎。人或以爲賀。鍾曰。事至此。誰獨憒者。鍾求速死耳。當弔之。何賀也。立朝四十餘日。丰采嚴正。未嘗以倉卒廢典型。兼兵科給事中。賜笏。尋授國子監祭酒。疏辭云。書生拜官一月。而爲人師。天下後世。當謂臣何。不敢奉詔。改授國子監司業。聞惠陽破。與子衡約必死。十二月十五日。廣州陷。十六日。整冠帶北面成禮。復拜辭家廟。時城中人俱已薙髮。獨鍾戴冠博帶。往來里中。見者驚愕。或諫鍾無子。宜少遜爲後計。鍾不爲動。屏家人赴池。水淺不能沒。鄰人岑端賢踰牆救之。

鍾曰。若愛我。幸拉沈我。其僕繼至。氣已絕。僕扶起於屋之東廊。覆以長被。少甦。兵丁入室。被三刃而死。著有輔法錄。家禮補牋。日紀錄。喻園集。殉節時年四十四。族人以衣冠葬於其鄉員岡正面岡。桂王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謚文貞。

喻園集序

記昔癸未之試易春期于烝楠後予同朱子近脩馬子畫初買舟南歸於時金風颯然木落水波意感蕭楚適隣舟有觴相接者問之則梁子未央猶臣也予與未央弼臣俱列名楠之副未央則又予同易之一房予先赴禮部就閱闈卷主司批墨視諸雋者無殊無故見落其中之由初不獲知有以詩分房者未央之同里族人也語未央故冀未央為予言予輩之自甲而

乙者在易一房南拳凡四子居二
末央居三經本房選覆再三主司
之裁見有成案矣先發榜一日睨
本房袖四南卷求錄主司不從仍
再三強之因隨手取四卷以易末
央憤憾于私曲之蔽公也予與近
侚諸子復相勸慰之自滄州道中
朝行夕泊晤語浹旬率以為常偶
一日遂相失不可復覓逾年而革
代之事見粤嶠吳門相去五千里
千戈阻絕音問益不相聞及已丑
之役予始隨軍南来詢末央則先

于酉戍年間殉難歿矣末央博學
弘詞倜儻好奇計多有大志聞粤
城初下時兵不一刃而未央獨抗
顏求死稱節最烈無何得見弼臣
述若兄事果然弼臣言未央死無
後有著書若干拳里中賢者哀其

獨鞅掌郡書伍絳灌或未可得乃
匆冗稽時欲搦管完前諾且又未
暇也又無何而弼臣歿未央稿刻
全否未知何如廼為之言者幷無
其人矣予竊念而感之乙未夏五
予適量移府江治裝西行檢笥見

未央之剡兩卷者不覺自失古稱
開篋沾臆語非徒然予又將如未
央何哉因不自嫌薄劣竊附異苔
同岑之義無端為弁之詞貽諸同
好以酬曩約若未央之才自能不
朽于言不必道也

檇李王庭言遠題

傳

南海門人王鳴雷述

公諱朝鐘字未央號車匿廣州番禺人也父與基與基父元炅俱名文學元炅父士楚舉孝廉起家縣令從戚將軍繼光討倭有功擢貴州參議公幼孤依舅氏霍儆儻不羈豪氣自舉好讀書善文詞尤喜談論稍人廣坐遇事輒難公揚俯仰閎浮人世無常生死事大隤心祖道痛絕腥葷與季父文學克載同郡孝廉陳學銓張二果曾起莘爲法門交後陳公蚤亡季父與張曾二公皆棄家爲高僧會卽今天肰和尚也督府熊文燦聞公名延爲子師一見歡若平生燦芟粵寇以功晉大司馬總理九省之師挈公出嶺登匡嶽訪道黃崗旣而用師襄

酋掀髯援古証今事皆立斷肰性不能容人之短直口快心慈意剛腸雖在尊貴未嘗少屈人以是多畏之都諫陳熙昌族人攘公嘗田有司莫聽平公遺書譙讓之昌得書大驚折簡造門謝公公尚爲童子時也縣令張國維試士以公冠深器重公袖公文以質昌昌稱公不輟縣是公名聞于嶺表矣公咸懷代謝鄧蕃家皖城以妻子托公公視其奴之驕蹇者輒鞭之如鞭已僕後辭歸中途幾爲熊僕所殺燦之死法不以其罪公誓必引白其冤曰報知已猶後耳寧忍見朝廷失法哉歸粵著書閉門人日進精言性命旁及百家懷古情深激揚奮勵聽者多爲感發壬午舉孝廉癸未中進士乙榜知京師單弱憂形于色甲申燕

都告陷悲奮幾絕已而歷數朝紳某必死某不必死後皆不爽初公之居皖也撫軍史可法馬士英光祿阮大鋮皆下交公乙酉南都三人用事欲薦徵公公辭不出閩中徵公又不出時語客曰我頭有刀痕寧見否客訝之公正色曰今日事行將及矣削髮求生鐘必不爲也丙戌廣州擁立授公翰林院簡討公勸公爲僧公不應屏家人赴池水淺不

監司業聞大兵破惠陽公與舅氏霍約必死下見先帝十二月十五日廣州城陷十六日公整冠帶具香燭北面成禮復其祖居拜辭家廟時城中人俱已雜髮無恙獨公裁冠博帶志氣昂舉往來里中見者驚愕或諫公無子宜少遜爲後計公不爲動也友人與公鄰居素善勸公爲僧公不應屏家人赴池水淺不能沒鄰人舁端贇踰墻救公曰若愛我幸拉沉我我大明臣子義不可辱公僕至氣已絕僕扶起於屋之東廊覆以長被公少甦兵丁入室叱公削髮公大罵被三刃而死同時殉難者大學士東莞蘇觀生自縊死太僕寺卿南海霍子衡與其子婦九人赴水死孝廉南海梁天爵亦赴水死霍公之舅氏也公著有

自計曰時急矣官宜死不官亦宜死寧如官之姑以一日盡生平可乎人或賀公公曰事至此誰獨憐者鐘拜官求速死耳當弔之云何賀也立朝四十餘日丰采嚴正未嘗以倉卒廢典型也兼兵科給事中賜笏彙授國子監祭酒公疏辭云書生拜官一月而爲人師天下後世當謂臣何臣死不敢奉詔改授國子

輔法錄家禮補歲日紀錄瞼園集成一

家言

余固續修蕃禹志欲求此集久矣精神所至竟于貢岡崔氏搜得此書為崔氏藏今入南州書樓惜卷一缺庚天子六十又一序王君明作壽序共二篇其他尚有字已漫漶無從鈔補者此孤本難得吳濬庵師已選多篇入廣東

傳

文徵矣 民國廿二年秋徐信符識

較刻喻園集同社姓氏

謝長文伯子甫　張壽之子晦甫

何士琨文玉甫　馮履禎圖南甫

唐楷德庸行甫　馮大璡璽若甫

何士壎文若甫　霍若矜修甫甫

楊昌文憲卿甫　羅安國闇公甫

吳龍楨勿菴甫　陳子冥申君甫

梁起鮫用廷甫　鄧騰芳潔林甫

黃開熙鳴芳甫　羅賓王敬叔甫

龐　瑋爾珍甫　崔　振千上甫

關廷遐起皐甫　莫芝蓮襄采甫

梁湛然醒人甫　曾大節雪巖甫

龐建楫伯達甫　李夢貴叶先甫

崔汝魁粵斗甫　崔　采石師甫

葉向暘寅甫甫　顏養氣英震甫

馮夢兆望若甫　張喬達百淇甫

葉秉重嚴公甫　楊大進輸序甫

彭　釬崙玉甫　湛子雲漢度甫

潘毓珩葱石甫　薛始亨劍公甫

王邦畿說作甫　劉奇蘊享疾甫

麥廷賡盛際甫　吳如祈眷甫甫

劉其玉峻白甫　張鳳翔象二甫

麻徵光元昇甫　梁殿華漸臣甫

龐　年爾齡甫　尹治進右民甫

馮濟春子光甫　陳賓王牧沚甫

黃奇光秉昭甫　葉逢暘世綬甫

李象豐炤生甫　薛起鮫熠萬甫

黃香喬發先甫　薛聯桂忠達甫

曾大壯伯正甫　盧　喬升爵甫

關賢祚帝毓甫　麥　櫺蔭若甫

方茂猷時亮甫　任一泰仲階甫

麥　侗之六甫　英　上卓今甫

何　濬文水甫　伍俊亮熙載甫
吳羽先用儀甫　謝昌齡永叔甫
關毓穗甫田甫　伍雲英出岫甫
蕭敏政人叔甫　蕭　然文叔甫
尹源進振民甫　謝項齡正叔甫
黃梃華協先甫　張承選倫最甫
周　讚庶煥甫　何錩英全伯甫
梁宗圖羲倩甫　周鴻若卓澈甫

陳葆荻愼錫甫　霍道濟起生甫
何九潤澤三甫　陳順荻愼則甫
陳僉錫愼生甫　梅龍翔儀修甫
霍師朝介生甫　陳奮龍雲叔甫
徐士彥聖甫甫　蕭士瑋壯臣甫
莫以寅休倩甫　霍復之傳生甫
花遇春毓秀甫　蕭　安吉夫甫
莫馥葵日芬甫　霍學濟志生甫

湯　進建孟甫　莫鳴陽雛人甫
莫有常立方甫　陳于熙群暾甫
李國寧[redacted]甫　陳亦芳華一甫
馮允升見大甫　黎國光宁光甫
馮虞績杲郎甫　叔坤元彥永甫
弟　璦之佩甫　弟朝鑑龍孫甫
弟朝鑣耒艾甫

較刻瘉園集姓氏
山納萬虛閎自序甫　山納湛修玅湛甫
祖叔元亂公御侮甫　祖叔元鯉公濟甫
祖叔元[redacted]公壽甫　叔應龍彥生甫
叔國誠彥忠甫　叔　熊飛子甫
叔國維彥秉甫　弟龍躍長青甫
弟朝錡未可甫　弟朝錄未信甫
弟朝鏘未彊甫　弟朝鋋未璞甫

萬之泰介眉甫　張審鵠孟發甫
高應選曰簡甫　崔　植培生甫
崔鍾興曰遐甫　李　暮澹遠甫
陳錫胤嗣安甫　張振驤超郎甫
崔官素曰瑚甫　溫逢秋潔文甫
蘇　美忍木甫　會　淙訶衍甫
梁文郁質先甫　李昭素安仲甫
黃廷璉昌運甫　黃廷玨玉生甫

較刻門人姓氏
李雲子子龍甫　羅玉藻宅崑甫
劉鳴泰大來甫　李龍子子雲甫
程必煥文先甫　鄭逢泰無否甫
王鳴雷震生甫　吳　獻幼更甫
余龍翔佑生甫　黃吉士蔼臣甫
張國紳子書甫　馮元起允男甫
湛汝礪應金甫　霍永祚業千甫

陳良柱佩矣甫　馮　璋形璋甫
龐嘉耋祖如甫　劉國採　甫

瑜園集卷之一目錄

明番禺梁朝鍾著

序

吼閣藏書自序

李伯熙先生詩序

叔子師詩序

楊杲生詩序

李玄緝詩序

壬午廣東易一房同門得士壽序

監司唐梅臣平海寇序

廉州張太守奏績序

程郡丞壽序

順德王侯奏績序

東莞林侯奏績序

香山顧侯平寇序

新會李侯最績序

茅岡江北族譜序

夏閘如上書群議弁言

贈言冊小引

陳生刻定命冊引

壽天泉蘇公序

謝君器六十又一序

庚天予六十又一序

王君明作壽序

吳侯壽序

喻園集卷之二目錄

書

與熊心開理臺書
復熊心開理臺書
上熊心開老居士書
與熊心開理臺書
與張玉笥老師撫臺書
復張玉笥老師書
與何象岡相公書
與陳秋濤宗伯書
與伍國開僉憲書
與門人熊邈木書
與門人熊邈木書

祭文

祭張荊公師兄文
祭麥仲画先生文
祭黎臣哉顓孫兄弟文
祭霍始生表弟文
祭林秀才文
祭李以觀師兄文
祭戚屬從母文

碑銘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文恪韓公神道碑 明番禺梁朝鍾著
霍王薨先生偕元配陳安人墓誌銘
銘
崔二白墓誌銘
北州郡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臨清進攻元都克之群臣
賀表
雜著
矰書橱記
募建華首臺疏
脩古蒲澗禪堂疏
募脩蔣家菴山門疏
募建羅浮雲水菴引
雙谿侍者募戒田緣
揜骼題辭
賀葉直指鏡歌
題蔡逸菴小像
表
擬
上特發內帑銀三十萬兩
命兵部速發寧遠等處贍軍增防更
諭户部詳商邊餉經久長策群臣
謝表
擬
上命大將軍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

喻園集卷之四目錄

明番禺梁朝鍾著

詩

五言古詩十首

七言古詩三首

五言律詩二十四首

七言律詩二十八首

五言絕句十四首

七言絕句十八首

六言絕句四首

雜體二首

喻園集

明番禺梁朝鍾著

吼閣藏書自序

余鄉中新樓上舊有藏書皆王大父宦四方時所層計十架架上安寘經類子類史類集類一釐整令丱童一人熟習號頭每抽一卷閱竟即收復原帽書雖盈千部而位列如廟堂器鄉中有稗半還鄉園書魄不廣遂有星鳥意屬王大父捐館大父伯仲恨遺喻墨不忍簡視止誡家閒時時呵衛嗟乎自書閒悶一閣令見者深麥灰之歎豈人為之哉大父昔以鉛槧相傳自丱角至鬚總衿肘一經子史漢唐制雅皆自己硃汗所定令遺墨已陳音徽如旦嗣後先君與二叔父稽古性成丹山磵壑無不奉典

學蒙師或習古記者来借便不宜與備糝蠹令就讀耳于令通少經少史讀至半月多瑟瑟思去久者一月而已自後王大父僑居會城貢院前一水迫濶埶不能挈籠以行只取宋元雜錄與酒瓶竹杖相伴閒下渡遇風日晴麗輒出簾中怪事攤述渡中人長幼鼓掌破頤率以為嘗自後或来或往而書半居城中籍以從憶某年叔父謀書羅浮山盡將鄉樓中所藏書擇其善本奩置十餘簏晶晶以行書笠舁至大澤盡弃濕遲復取樓上書副本者裝製成帙碎塵幾擁護後數年僦居霍氏合簪櫬復甍中五鼓并衣裓笠盡負去所蹔然剩者則往年城中之半耳雖有善本如

房註管子文選蘇氏三劉等書皆宋元
間板然多不能全部逮先君游建安略
覓幾十種率新鏤之板枝讐不當十篇
定錯六七字先君於書未能遍讀書極
喜貯畜省中所賞龍湖老人及申毒種
論樂借人翰人匿之不肯還先君無懟
每云書若讀善亦宜俾善讀者知之故
家中遺書余哭日落明季僅存二橱余
刓不肯相疏直書運日興歲必增數帙
只恨囊中無錢每闌入書肆歸便神駛
累日今年感一二知已憐余書慳以幾
種見惠捧得之喜不可言因感其事追
憶先後造一書目李龜年說天寶遺事
感慨係之遂歷數曰某書可惜某書展
可惜全者既單一册不全者乃多於全
者六分之一今棄其不全者另儹之全
者集編令後人知書至余手尚有此幾
種耳余非能讀書者雖終日肱繻指畫
尚不能十葉然性無厭適適於他器古
今玩則輕獨羅羅若若增典充盈須神
色慝賴後人溺好何必似余書聚書
散實自聽之

年十七家戶衰替擔荷重大抑又善病
母氏見讀書輒下憐涕語他年月所習
異事分咿嚘半席偶一日狎覩遺籍見
米粒塵滲入疎鍔書為瞇目大自感歎
遲數年外傅始糞除一室潔庀几案得
矣孰使友生過從一月不開卷不知為
憂乎壬戌春移居雙福齋營結小閣妥
册其上書與余始獲安宅制義之餘晷

刻李伯熙先生詩序

先生沒七年余始存其詩敘次刻之余莊事先生凡十一年而先生沒先生每云吾五七言律詩力追踪先民而未為時所賞如鍾少時每聞先君厥哦詩必以為古詩後始知總哦先生詩先生詩為先君推賞至此先生為余番禺人生有異徵長即負大名聞萬曆戊戌先大

父洎先君送所厚縣大夫出竟會先生于郵亭醻足中一見即心折歸遂納交先君嘗云伯熙吾之師也先生讀書不多而筆下竒富書不經讀有述之未半即知其大凡雖申毒之言猶然好施樂赴人之急喜談經術而言多難行如建議欲盡易天下公庭執教杖者皆以閭右子弟為之負而負趍者當無大創迂

潤率多此類能為大言雖已亦知必不可行尚云世有三代之英予執此合之矣余每抑之余因語先生以出世事先生始而弗余信及余與亡友陳全人早委宛欲言之而先生已死矣今錄其詩若干首傳于世聊識一嘅焉

叔子師剡詩序

先子生平尊事伯夫子無他人匏年始益以伯熙先生謝伯宇叔耳鍾少羊尖怙伯夫子撫如子教自德行文章至飲食侍立之儆亦皆怵怵之鍾自二三童子師外獨師伯夫子焉未有兩師嘗憾未能闚閫伯夫子誨以負伯夫子以傷先君之心伯夫子識最湛學氣裔而遇

合未詶諸褒伯夫子顧平然康之以斯知伯夫子之造也伯夫子訪仲安先生於豫章仲安先生亦鍾先子之所畏也伯夫子歸南越以遊之所屬歌咏示孺子曰小子亦聞詩乎其未耶鍾讀而適適然驚曰鍾待莊事伯夫子三十秊未前聞伯夫子矢詩今矢詩也而負奇若是伯夫子九審若之何今茲而示之伯

夫子曰孺子盍言其餘既聞命矣述而識焉嗟夫惜也先子不獲見伯夫子之詩也

楊景生詩序

余戊辰歲與曾宅師麥木公家駿叔讀書楊將軍山房書幌蕭森群樹燕立楊將軍喜見文士嘗躡足余户外聞其中聲頗雜他事即却步若諸子商略文行輒使兩股為瘦其嗜學如此今少將軍景生其伯子也景生有嚴父初不教之弓矢使治博士家語是以景生於儒書韻句不肖鍾弁一言於首簡余乃追憶其先將軍嗜學訓子食報如此獨余同宅師以計偕取道歸宗一見雍髮為苾蓴弃舍元殿如脫屣不肖入世出世兩未有成寧特愧我宅師且弁愧我景生詩聊附一慷奚因序景生詩餘有多所諗識將軍每訓伯子云昔杜當陽薛雞林皆為名將而當陽以春秋雞林以易皆平分東魯之席籍令托體良家子而鼈鮭青藏除盡支干外悉倩人問墨險有如是兒正使父祖捻腕伸氣耳嗟夫有又如此宜伯子令能以分葩之文為執金吾白眉矣景生近刻詩饒有款置不必定肖雷乙鼎鼻亦自成商

茅岡江北族譜序

番禺多梁姓云余曾問諸父老父老亦聞諸先世中原梁氏惟最繁南渡来于閩廣稱小康諸宗廟土而居縣是東南樂郊群趨之他族尚然矧吾庶宗乎今越南梁無慮萬宗宗不必一水木而諸宗之或麗一城郭一聚落源厥所自胡然傀之室又扶其種于時聲氣相届甘苦相酬濡濡然迴若昇焉因知先王繫姓辨族道或出乎此也番禺東折瀕大海背窪山有曰茅岡曰江北兩族鴟腆初来自閩當宋高宗紹興間五世析二演公名禮者抱偉聲孚忠簡昴英以子妻之為茅岡祖名義者亦同舉茂才別居江北故祖於江北其耳孫某師事陳文恭獻章有惇懿君子稱則梁氏之能大造于厥宗不自二三世膺矣語有之曰彌有樸遫流聲愈伏其言可思也今梁氏滋大矣過此以往引榮名無終期焉不允言哉族人廷瑚者以牒行世其家慮先代譜帙佚無傳介紹余問人陳子匄余一言以繹余所聞不能汎有弁者質也夫

李玄緝詩序

昔人有云詩不游不奇非詩人游游不奇陳全人舊賞予言謂司馬子長當時以西不盡樓蘭東不涉滄海南不窺箠澤北不止魏鹿其文雖傳未必不在文園枚叔之下杜子美京兆散儒耳遭世亂離麏足蹩躠邠武於巴夔廊陝漢邠之間雖詩疑鬼神謂天資玄駿實亦老乞歸諸貴人知不可留祖帳陳東都門使樂工歌白駒三章于馬前當時以為榮道絓關里登泰山憩金陵止西子湖探禹穴而後婦故玄緝有所游游必繫之詩比還海上之明年始以生平所付奚囊者悉以付于梓人今其詩具在山川夷險人情濃澹讀其詩可知玄緝之游復可因玄緝之游之奇而思一蔌所游之山川人情以稽玄緝之詩為有餘為復不足藉子瞻云如見所夢如悟前世吾謂古今人之為文能肖斯語之半者已足傳矣玄緝勉旃自愛心如落澗後流着潔莫年之述每薄蚤歲之所呈心與文互相似也咄咄玄緝今所未集者為遺何物湛思以求期月之遷玄緝之能自為縣解不俟錙銖尋丈而計之矣玄緝勿泄泄于予言

夏閻如上書群議弁言

地利難言也記鍾初入宛雒門人汪燊將瑞楨遥余於宜城冝城即鄢陵晉楚治兵地瑞楨使江黄漠西黔南諸武士效進退刺擊於鍾馬前因語余云古兵法云失傳進退虚實道盡矣今兩軍交爭止問地道相勝負人心堅瑕因之顧語同官周都督云吾夫子弱不勝衣黙

每策兵家信紕多奇中使人輒思賈誼余因問鄉羊子成濠泗江北諸寇遶霍六出者必逸於司空原桑落洲我師無能成畝除何也楨云治兵必測孔道今重兵不舍鍾離一步壽春埤乳待寇哺爾賊何得復集乎噫瑞楨知兵者更一年餘副大將軍戰譙邑以身殉之鍾每為撾鼓兩遭喪亂以來絶口不言天下

事曲阿夏閻如就鍾語出懷中所刻諸議示余余異焉今索一感憤時事者不復難也閻如久敭中外孔道著晰宜其動中機勝莫有尼圍中州豪傑如君者正自難得余因問閻如今天下所謂據項背者不宜輕言若止就跨股間商步伐何異撲鼠穴中人心思明甚矣頎無人向勝善中引腕聯臂而辨疆寓坐使

後世英雄咲人閻如勉旃南交小康且勿便安神猶春陵兆興矣勉事贊贊使余得順卧百尺樓上吾豈不重念閻如乎因念舊懷聊述引慍云

贈言冊小引

己卯初秋余歸自襄鄧過大庾嶺小憩大樹下時道上行人如蝗語音雜見一人佇立丰度汪遠廣顙蓬鬢望若神仙中人余驚視旃因問君來自某所曰廣州余曰吾亦廣州人也因問余歸奚自余云自樊城聞余云姓梁即云君非梁未央乎襄樊事云何熊總理司馬健

五千里過宋大夫墓經雌木蘭亭求一斛水一片石正自難君於余奢矣因出篋中投贈詩句如倒囷君且讀且歌頗且余云此一斛水一片石君試道水恁味石恁重揀別得出不負嶺頭樹下譙數語否則某負墮豈不應在眞人前矣皂白耶余云浮山楊子疇人不過必如兄恁品第恁携挈大衆餘餕自己果腹否賊何時始平余語之故采因問君何適荅云亟趨白下自弃博士語已兩度庾矣家國齷齪會當傾中原殊快事澆此望疊公歸勉旃毋使風塵咲人余頗問君何時始歸應曰無定其諸冬杪春茁乎比冬君果婦問君奚囊若何笑曰浮山一片石楊子一斛水要使作光怪滌痴癭耳余笑云弟從吳門走鄙鄙幾兄眞可睨睨童貢以南牂牁以西齷齪瑣瑣安足道則我秉冲之閱人多詮世户牖諸子陳元龍淮海之氣未除餘子熟出其拓落不羈之致宜乎吳下阿蒙不堪吹秉冲劍首而顧欲取其也投詩楊子之湍者兀者焜其几席又必屬染裝潢成帙俾目前時有浮山楊子一言以信大庾嶺頭樹下數言秉冲

誠有心人哉秉冲敦行讀書有聞于時
疎贒結客真有古之烈文舉陳太丘風
區區嶺以外誠不足以闚秉冲余何幸
于無意中結識一高士敢不臚其因緣
以告秉冲并告天下之尊吾秉冲者

陳生剌定命冊引

今世所稱人生辰支干綜滙按論以徵
先後塗轍多難盡縣諗或少有所試驗
徵心者又從是溯求蠡測務欲積少覘
多積昧覘明以爲嘗雖一州郡一市井
所便業者無慮千百人言人殊魯莫
得其指歸有識者病之儒行中如陳白
沙先生識叛臣李士實於爲方伯日宵
坐語一一平驗近如袁坤儀遇孔文谷
指畫生平無爽毫髮後妙輳造命孔語
乃弗靈又虞德園問雲栖蓮師果可前
知否師咲不應則固問之師出一簡曰
必用相困請以三年後茲日啓若不及
期發必罹大災園秘爲奇後三年叶日
大集賓從啓閽如時手發會無他異只
述此日某某咸在約略述咲果蘇蔬菽

而已園始愧服南向稽首引訟如上三哲皆不以支千生尅利病紛縣揣過此者或有所見或少所見曾何道之出乎陳生無逸少治子平家言為一時石羊城命者祭酒香山何相君初舉孝廉生為言其年成進士直史館入政府果如其言都人士謂其豫識宰相益尊禮生生頎謙孫不敢當云此幾偶事予他人

造不必盡言言券且嘗云什苟券伍已足稱命府一日生過余余難生生益不獲制言余因舉表公威辨貌期生死榮辱若神有授其法者則云密室喪其視九十月俟生白以五色線使辨之辨之得即可出以眠人萬有盈而勿奭也陳生笑曰藝與道游者藝稱孤道無與立非公宵言某不若藥也退而奩所舊刻千支之說持以問世贏踪而攫步可謂爾舍徒而築虛未之或知也余子陳生陳生忍以其藝負天下後世已乎陳生勉旃

壽天泉蘇公序

神仙一塗至於無庶極太上夙植妄德灼然清虛之馭芰裳塵坌放乎莽渺最焉馮陵四王朝飲玄圃夕宿蒼梧次則飲沆瀣餐風雲究其從来茹盈氣壽燦精順保自然而無私百駛焉內閱者外必軽儻儻乎歸繫其所也過此以往踔蹈妄行以為幾于大方能經鳥伸將迎疏者不依乎道而道逼而歸之以語吾翁人曰唯唯又曰否否何也謂翁少負荀異之姿胸沁墨瀋當此時使翁踞高位厚禄翁奚緜獲曩不見樂已貫魷身閱名場志妙凌舉謂翁怯心醫藥假草木之滋以為已榮縱能絶疴胡以驟遷于修曆不聞韓康伯孫思邈自藥藥人專行而詘乎道緜上而疑則否緜下以噓吸疲役形神以為日用困用力奚奚而功施不爛錐使踰上壽伍甲乙自積德累仁之夫儉取造物以緜齊而觀視彼勞弊曾不能以一瞬抑末奚以予所聞蘇天泉翁戛戛乎難幾焉吾聞附羅勾漏列仙鬳生世固有擁妻子湛家室矞然塵埃使俗之眇然不睎固唯然罔貳奚有告於不佞曰翁之際奇奚疇昔游石室徜徉乎帝鄉百神之墟有伊異人語翁曰吾奇子也子可以負道其知所飲乎曰無之異人者曰春夏秋之交雨沐百卉之髮髣髴如貫珠也子以盎盛之尤載而弗遺啜菽漿意麥黍水與火際百卉與澍雨際子舟天地萬物之精際子當自此鼓枻而超焉千廻以

為期地行之仙子繫多讓翁受而力行之今也杖于國矣而有嬰兒之色得全乎卉漿是真百星周而未止也或曰翁鄉遂之人耆耳胡所遭如是不佞曰子不知翁之意秘乎翁宣慈惠和與物無競損已猷急周親遏橫侮不直弗與較尚恫恫乎其傷之若是者其際奇應爾或又曰翁之德玄吾既聞之矣夫內外

伯業豈得茍美于前哉以至子史百家天經地理浮屠老子之書罔弗辨晚而約衛生之言以自給翁所藏多矣不佞昔歲皋比陳于翁伯仲之户望翁如含譽魄杓武翁如足之依踝影之依形翁每謂小子可迪嘗惠施誨之不佞今日謹稽古今之殊同以與進翁之疇者先

之福難兼有兼也者古之人誰是不佞曰斯其所為奇也翁配夫人德齊壽齊奇有兩丈夫子六淑息女丈夫子積經術克文童行且闇闕其聲稱富貴將逼人文猶曾猶且繩繩如引千丈鬲六堉蘭雪杜蘅其芬可馥也固奇然聞翁孝友天隲祿祺失怙及今尚贏其哀思人易至乎年至七十好學不勘曹孟德表

耳語其概翁之久視寓下茲之言旭日竿影耳于翁何有哉洪崖柏肩小子庸詎饒舌乎

王君明作壽序

物之瞻者薄而濫奇物之重者碩而濫奇是皆是也今天下無脛而走庶尹卿士爾夫庶尹卿士疇自得之曰吾不知抑豈知有負物而流者乎若是則當世稱有德而逸者胡弗舉焉舉者何以言揚之如不足盡故孔多其辭焉誰能當之曰有王君明作緊當之公世

家之子也而有令德公少孤先人有丈夫子四人公其季四子共依一母四子盡厥母之養悲髮髮也視色而注目焉視聲而注耳焉清温之所云無斁于寒燠在君子以為難而若容與之蓋其天性然也明發聿懷四子所同也天顯孔念公所獨也放而於內婣外戚高於公者曰大人先生文相敬也庶於公者曰

比閭鄰族交相有禮也皋于公者曰子姓臧獲亦交相裒也折于鄉人之徵焉周於鄉人之窶窶蘇焉以此殖厚矣以此殖人則何必升階游天衢而後為有造於世也公雖起閭右號素封然身帥恭儉不敢參于物必人敬樂賢士如將不及緜是宗鄰戚氏之子貧而不能厄于學者公多為之益

束脡以此士多豫附之會春王緜大夫舉鄉飲酒禮令曰茲禮也幾亡矣酳漿脾臑之謂何而因之以為名因之以為利蓋其慎也乃詢于輿人輿人之子洛于鄉校士士曰匪之子莫與歸乃及于縣大夫式閭則公長者惟無愧聲于類宮後此者蔑尹卿士其孰自至斯舉也公有子矣稱丈夫者三人矣聞

也或曰此丈夫者三人皆國材也後此登于庶尹卿士非三丈夫者賢也孰賢哉使毋其濫誰與專者無其濫而有是專者此山澤之叟老飯習誕此總總斯士哉故曰非三子賢則皆公賢也豈為公賢公之令考貞毋其詒之穀也奚矣為酌者引歌吾聞公所居梧桐二山高公始杖于鄉其戚子其者丐不佞一言

千尺泉流萬委詩之九如歌大年也予亦舍此無可歌矣因遂為之弁

壬午廣東易一房同門得士壽序

代

不佞戴乎牟公之弋士也壬午之役皇上詢衆謀引士氣廣制科額東粤益以六人實異數于時直指使君仰知聖天子嘉予元士意闡內外勘處視昔幾蓓蕾厥殷重之而公以名李狎主經房所取八士闈既撤詢所謂八士為何人曰梁子朝鍾余子開泰莫子芝蓮謝子鑛劉子奇蘊袁子康侯陳子賓王吳子奇遇梁子為余執友子善稱詩詩在元封開元間腆古文辭每云季周後文勵再蒞于史遷曹氏父子屬句諸葛公乃遺意無閑差不枯耳其持議自上如此可想其為人也余生久樹旃文陳為余兕畏友與梁子同席而讀同爨而食

今歲寄余書云長裕文日奇當令叔父引領南武再屈一指牂牁江水通于浪陽春恩平高梁之水滙焉代有畸人莫子謝子詡此選也聞其富聲于擿鉛學士尚之劉子陳子吳子年最少文心璀璀然以暉吉都人屬耳而目之乃若袁子者督學吳筠若公所首拔士也嚮科牘出余讀而駭焉至徙二席問奇句猶有閎意公于澥士如詩勵弱冠書升成進士又三載試理初下車余國人士宜若何聚心焉其奉為日月懾于霆電宜公以子惠良于民式化良于士鏤曰公之心誼至也抑亦吾民若士有以宣公之心乎惟專潔潔于有位至焉不徧稂衣不徧紈身高爵也奉如賓儒也有耳者聽之有目者睹之余奚樂康譽公若是者若是則公之早得士也不必以八士盼之也讀公所贊于八士曰吾顧吾子為凱元也吾無樂吾子為厨也及也令天子從諫弗咈下善齋肅正人登庸壬士屏逐乎成天地從欲嚮風旦莫遇之八士者日襄千羽畀堲讒說能優為之附祿也公若高山大川為其喬卉風雲者欻長風以嵇雲天公之弗祿八士之弟欻長風以嵇雲天公之弗祿八士當負水上游民癘戾公適署期月民讋士景他日襄千羽畀堲讒說能優為之附祿也公若高山大川為其喬卉風雲者云未足盡九審也噫斯八士也徵公不能知徵八士不足稱我公之知余乃有聞稽矣聞稽云何虞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蓋言刑之允又也公李廣州務持寬平諸凡出湛庵于祥生公之施仁于岸獄者亦云久矣歿矣增江當負水上游民癘戾公適署期月民讋士景他日襄千羽畀堲讒說能優為之附祿也公若高山大川為其喬卉風雲者善狀不可悉數若惇重文學之士厥亦

森森然衆矣美矣夫尚奚言是月也適
公皇覽揆之八士句不佞之言附于得
士以壽余宇下于公為歌之詩曰鴛鴦
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禄宜之以
是為公誕告

監司唐梅臣平海寇序

監司唐公之又清吾欖海也蓋自治粤
憲時也粤海導自浪水所謂達牂柯下
離津會番禺南灌于香山欖海當德會
三邑間四面巨浸川瞻條條貳焉鄉年
不淑之民乘人穫秋穰及舟矣乃剽而
有之氓以為大厲頗旋遏旋起歲有加
去歲不佞聽輿人之慝詒書少司馬中

丞直指御史張綱羅以俟盜竊不得行
今年春王群不逞飲血于海壖誓曰遏
予掠禾吾屬宵甘心死貧箪孚此海外
之為遂為鄙苟無備吾皆得而有也乃
糾血鄉兵以其二卒又舍舟而陸夜露
兵傳火日結袂侵市余曰此虡所必至
也亟遣一人絜書聞頗令會令公方將
髦士入省試聞予言入白於公時公方

更攝巡海簽公驚曰若屬衡行至此乎
迺授方略顧令云汝速往矣吾出兵不
過三日可集然須寬協從則戎首執自
狐吾兵南遏其入海北控其逋陸凡謐
謀遄機多所不縷舉顧令公既受公命
一宿至公兵符達欖再宿至公且以貳
大將軍之兵繼之不三日兵果集賊不
能遁令公申令須協者歸舍一撻而赦

唐公指授之法其似不能制機如神也
事既平鄉之父老子弟旦暮待不佞于
門曰桑土再有寧宇伊誰之功余云顧
君侯勳也然皆唐憲公之勳也父老子
弟曰若畢耳賤耳其頌言不能入憲公
之耳爾吾子身為大臣其有言天子
猶朕重之況其他乎盍亦昌言唐公之
功余語之曰徵父老子弟言余靡忘之

不必浚求也于是賊欲逸者初以一夫
試不恐戮其後歸而撻而赦者實繁有
徒焉顧令公躬飲舍稽閭甲自昧爽至
日中不遑暇食民始安賊之所主者無
能蔽於其口巨室臧獲至與鄉校弟子
同一轅渠魁遁山中相次就縶是役也
自公裘兵符至獻醜無過三浹日而令
公盤桓綏上亦三浹日有奇令公云徵

然必自父老子弟之言而後余言以昌
知唐公之功匪不佞一人私之言也今
欖上一隅耳前此弗靖晝日墮之所主者無
登壝如待敵至畢者挾簞笥率妻子入
保崇隍之上今日者農荷鍤事南畝如
故賈民居肆貿遷有無如故惟我父老
子弟於此難默默也不佞友唐公非一
日矣公負材閎甚稱詩得古人風公往

年監蒼梧軍恒致鄙於予中必介諸什使人歌而懷焉博物若子也者孰知其圻父爪牙厥猶克壯至於此哉唐公九淵其以吾欖爲鯢桓之止水耶令 天子嵩目中原脫思著定之佐允文允武舍公誰歸公將入佐樞機矣聿以不佞順父老子弟之請獲以一言矢諸衢壍不敢參後今茲之言自繹思乎余不佞順父老子弟也公聞先之頌凡以慰吾父老與子弟也公聞余言必以不佞言爲善頌善禱

廉州張太守奏績敘

太守張公以武功多 先帝時則有二若乃轉餱糧碩磐廩專城以宜摒綏猶掇帷眡衣爾崇禎丙子以司農尚書郎治粟鍾離屬秦寇殘塗山擾龍亢中都孰且岌岌公授兵登陴書達莫府謂須疾馳一介走汝陰譙邑期某日救不至亦揚兵云鋌慎鄉勇子弟已荷戈執殳至矣聲漸振寇不敢出大別一步論功得賚銀幣戊寅虜入三輔時公方捧檄歸京師鉅鹿上谷在在虜騎相屬公行達渤海舊城監司郡刺史就公問方略若何公云虜未嘗不畏中國兵乃郡縣望風潰故得至此問粟若何戰守庀若何則曰幸不單也公選精騎數百出待肆廂以老弱分隸堞墻旦偃旗鼓如若

無人夜則四隅讙嘷者無火及有列炬者燧烟中閒無人聲虜歷諗他處即斂縩禦且倀倀然餒怯獨望高陽城殊異攻力懈矣數日盡去使者推美公功謂公以郵人扞敝疆城何異魯仲連也

先帝益嘉歎公屬冢宰紀公秩賚銀幣有加當其時人謂即俾公以職方中丞視師待虜中國必得志乃銓衡用人者公庸公於廟堂則權緩急請以中樞統鈞易吾守萬一未或振公且未可以常監州司敔我公督按使君至不斂重違廉氓意第慰之云鳳陽臨淮河閒鄰平之勳海以內外人人習知守賢朝廷庸詎不諗今茲能大用守可決冊其不斂却廉氓怙　天子亦奚忍以商衣而薄冠哥乎廉氓者謳曰五袴今載歌隊荒

或不出此公乃一守俞元再守合浦為吾合浦則何幸也謂廉當海南而北雖治功即顯九真象郡當中原多難豈非病者在吭脘而刀圭乃及於蹏踵可乎若夫廉之德公何其有極也民有贏糧走千里倡和者八九十人言於御史大中丞直指使者其言曰天下多故自衹席一鄉一邑始矧郡乎天下而敢知

溫崇族逆惇善良墾草治壠工槁梁高城戕峨庶無愜淑我子弟恥廉狂氓之矢音惟熊言者哲爾怙者多慙彼叩心者忡忡乎鮮無從寧詎在歌乎惟廉氓固如是是其質也不寧唯是思異才襄定中州使督按使君上公治狀無涼其言亟俾我公獨專師武公三五試皆既者諸猶寧憂不允寨彼縮於

一隅盈章於天下在廉氓故無所軫顧乃西彼八九十人走千里上狀者適足為公光燿爾氓也何知又何不可讓休之有

程郡丞壽序

宣明公祖來貳廣州守惠和之聲不俟暮月上與下咸誦無斁于是番禺令缺矣御史中丞直指使者暨諸藩臬長老與守謀僉同謂舍貳守莫可使乃即敦篆趣之涖及受事鄉之數月以積弗集諸事公肆坐終日百務畢舉耳之所聽目之所睹心思所頤睪手足所攄運曾不以星周也期躔也挾旬也所欵鳩者已鳩矣所欲振勸者已振勸矣不佞云公之於州邑之政直如舊農善而異焉曰世豈有如是敏者乎有語不佞聞疆埜樂工籍廩豁蓋不自貳守始也當簒官初得粤西靈川令靈川辟處夙號難治公捐綏長猶民至今嘉賴因是晉守永安去靈川數百里耳聞當代時靈

川民上書乞留永安民上書乞蓋哌與哌至相爭一令上司益異視之為吾廣則又何幸乎廣之民初不一一知公之於靈川於永安也公之宜貳郡不宜他郡貳吾郡謂非天造廣乎不然政非紊洽重休焉致而餘之使未暮月而誦也既暮月而誦莫增也得毋謂朝者盈莫則縮已乎然則廣之士若民得以誦引

公於勿替也不佞可以賡訪落之詩矣其曰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言有似續也言有永終也則一日纔矣而百年一月矣而京倭歲之又何疑於公抑不佞庚有禱也政鍥急者宜濟之舒政汜者宜濟以嚴然有云救世與及子孫則延促別焉公能自庶績嘉子猛寬使孰國之秉分千里而居陝者匪異人任惟有道者

歸爾公之以廣州與番禺紿靈川永安而四也後此非重大郡尒監司攝左右方伯專斧鉞干城貳六卿尸冢宰大司農司馬皆於是焉積以登不佞展其禱頌引其年月倘必不異人不殊政厥又何辭於鉅小久暫也五月日適際公誕生諸孝廉先生奢悉索一言可頌公者屬厥言不佞不佞在公寓下誼無可謝乃以適所聞見為進觴者先孝廉先生頗謂不佞之言質而儗於道也不佞無他言

順德王侯奏績序

合肥王公治順德三年矣公少年高第有能史稱上下愛戴之殊其原本經術可述也今世業儒業者自鄒魯傳疏外不及知顓思時所尚截流而赴之多不知其歙来幸而得則展轉授受矜為捷取是以治原本者益寡焉公弱冠大志知讀書手不釋卷有所見即錄錄而彙之日積月盛既成書矣故其為文奇無今人語而甄陶其迹類古人而古人初未嘗有是言近日文章動稱江左江左諸名宿初游淮淝者得公文歎為不可及淹留定交而後去携歸江左人人猥為弗如歙是公雖為諸生而名重於公卿及丁丑成進士房牘行博士弟子無論識不識皆競相步趨故丁丑牘出矯

嚮時阜闌沿剿者以公為宗文運一新四方風焉公之力也以同進士出令吾順德公未至嶺外人士先習公文者恨不見其面今得快覩矣公為政不易俗而治而民安之公嘗云民喜事官求新皆非世之福去其太甚古人慮此歎矣無旦夕之譽而有百年之思者伊何人哉公三年於茲矣昔譽者半不譽者半及今而不譽者皆化之旦莫已若此曾奚俟于百年此第言人民耳未詳於士今士之見而悅公者不止一順德也即順德之士一一皆見公也順德居廣州之南在順德之左右者若南海番禺東莞新會香山人人讀公文人人願受知於公祈得一見耳寧必皆有求於公哉公知之自科歲兩考外彙季試

而五矣故每一試童子奔走邑門車闐闐不可行信息至者千人舂糧至者數百人三月聚糧至者數十人公試之識其甲乙有不及列于乙焉其遇者欣欣然有喜色其弗遇者自咎曰學實未至而徼幸見親可乎吾得見公矣歸而益繹思於公之文不至者或終可至耳間闖跋踄無所遇而歸來無怨公者公何學為之童子獨非人乎其且籍諸童子而問於公公無不知幸以語我

以得此於士也豈以原本經術表童六經有大功於儒者即撫吾民懿化紘遠以至是即凡此皆廟堂之上持經國大業者之所為亦必憲乞父老久于世故者之所知區區草野童子何從而知之此其之所謂渢然而思而終不得其故也諸童子求某一言為公奏績慶其曰通國之薦紳為之文

東莞林侯奏績序

司徒樂正登及俊民公猥卿貳升厥長吏古大卞也天子不下堂而措天下於掌上其道繇遠遹同風吏民相習福斯造于一寓而聲名貿越萬里海隅唐廷一葵以不佞觀于我翁林老父母有足多者廣之有東莞濊國也六擾具四種優焉蓋東自負水出西自浪水入會于

番禺東莞間民循而好義諸凡蒞斯土者易于弋嘉頌而歌樂只者往遑得乎天性之甘非異人與之也公以少年甲科高等出為合浦令海南人戴若珥景他日莞令闕中丞司馬御史請于朝謂莫合浦令最其人年少更事三公材也制曰可公遂得改東莞於余里門近矣越有人從東方来輒云諸令之伯惟莞

爾不佞語之曰憲公成進士時與予語于京師恒移日朗滋秀韞孚尹菊達精神先見于山川矣其人是其質是也其爆爆乎動容辭服閒內與外謀故政與學謀然後知公之淺于歲而湛乎術職有自生哉公為政頎尚簡劼日者天子方以四事課外吏而東南民力蹶矣公躬率恭儉為士民倡于時流粟敝千

繕征圄圉公所謂以自勸自綏者其思荼苦其神頤罣三尺之外兩忘心之扶非優于才而罣於識者未有能濟者也公發奸摘伏動稱神明神叢窞千古同慨公獨能恚自淵塞曲施彌明蓋所應者積少而所感者積多則公之幾者吉先也都人士衿青臺笠望懷我父母畀之師資繄曰不亟而公善能愛士爰有

嘉蘩育于頴粟藉有非種芟崇雖行矜閔如竭則公之義以承恩恩以之齊義也縣有長老其自嗇夫而上卿尹而下巨室之慕輿人之謀交口而叶寧易得謂公凡有興作務協衆趨衆之所惡莫先黎民之懼衆之所欲不干堯舜之譽公是謂大臬也壬午秋公縣大夫之政報成中丞司馬直指上封事達于

爾鉞專乃征惟此日始始也者矢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矣不佞聽都人士之誦其諸夸言積少而贅言之積多乎公亦斬念旃

天子令而後與向者之美合矣上焉者色喜下焉者引快焉曰彼上大夫不為吾莞謀今此循良毳冕朱黻蔵珠之淵人受之吾莞何慶之有今為其時其人慶哉此一日之樂土非上大夫之賜孰賜我乎公初報最後此　天子急心瞽即庸侍從惟此日始太宰急諸臣之復萬民之逆惟此日始司馬急殲場使秉

顧父母平寇序代

不佞蔵心顧君侯不自又海寇昉也若甚都人士舉其所為羔雁業畏狙神工沿而海上予子弟惄誦法何後也不佞與同人竊謂高文無與儷又何多乎蓋政旬日適初城者復隍君侯疾且策于余余為君侯難言及余使者再返命則

患之會有憩於余余閔語君侯君侯憩於憲邦諸使君余厚佐其精以賞力捕者去歲殲穗無半莖入於賊賊計詘始謀大為不靖以鄉兵為口實擅鄉兵繫賊入邑要而戮于海上遂大盟于海壖血飲矣白日挾刃入市自乙徂己凡五夕呼火傳兵相屬蜩螗羹沸幾幾乎半易其良時君侯方將鄉校弟子歲比

見君侯授書規文載鍾辟塿已有成緒不佞聞而驚曰日之役也補前人闕難再鳩僝民貲與力難而君侯康民頼已民惻其病乃饗饗從事五挾日而有成不佞與同人竊謂閎材無與儷又何多乎壬午春王欖谿寇起不逞之民茫萑欖谿四面海川塗襍群不自壬午始也

者入省予遄閎語之君侯即来余語君僕此大事也余桑土十萬指眙仰一人令乞師四集所撲滅易易耳哀此不臧疇恐駢夷耶不惟其虔劉惟其康耆是以難也君侯頷之乃蒞止先祐為久居謀一夕湛思起曰吾得之矣明日眙揭于市曰賊多協從非爾岷始心爾速歸見汝父母妻子予撻汝教汝予若失汝符以居往歲稼未成輒出剽掠四方民

誠汝始畔去未晚也令甫達歸者藥藥爾渠甦者知衆將解遂絶迹以軼于是子衿者爲高閥俾者始無所隱群從解而歸乃予我君侯既得領曰此非一日二日所藉以安若者也氓之不淑詐以偪里不能相式以致斯極咎則爲佐佑隣里不能相式以致斯極比詢之果其所爲編櫛户者或越十閭爲或越百二十閭爲君侯乃曰果若此奚怙其然哉于時躬履攸舍窮衢悉闚乃再編櫛户一徵爲幾櫛一櫛爲幾舍至于十乃周爲一會有不淑出入者其九者代辜繇是動作默語相達後此欲爲不淑孰與之不淑者凡君侯治欖盜三挾曰而賊悉平民悉又乃不縱一盜不枉一民不餐一飯於百姓不假一語于徒胥蒲志善兵而藏之能至此乎君侯與不佞終以不得若渠爲憾不佞再厚其糈賞力捕者及撄於責罵深山果得之罪人斯得勳全全懋不佞語其子弟州里人曰此君侯勳也予桑土萬億無疆之怙也吾桑土萬億無疆之民其無怠顧君侯旃余語君侯曰今之世人才在天子輦轂間所引領推轂者或越十閭四方人士式望焉以爲不可幾及文武雅轂者吉甫克猶方叔戛戛乎繁崇稱之心不一二人一二人不一二事吾父母傾也蹈大難成鉅功永大耆耄休之德湛入九淵明并出十日矣斯修能也沈幾者也斯殷雷者耶天下雖大以吾父母景世儻而隘之父母必引孫焉惟不佞最久觀人多矣誠無父母儻父母問其言也益引孫焉吾謂父母母遽爲予言然

請嘗識之異日者賡颺庶績其於人曰文武吉甫也克猶方叔也謂鄉之一二人者匪其人匹也一二事者匪其事匹也以予今日之語附諸君侯令日之不亦快乎予言其終弗奸乎或曰君侯尚有太公其人美泉諸緒其子肖而傳之令且未艾云噫盖逸于材者也有姚滋有父有其子有其食糈天方授顧又何羨乎

李侯最績序 代

古昔盛時州有十二師以外薄海建五長自後南北漸豸外幅高眠于中愼吾粤逾嶠而南湯湯丕之新會當廣州南服西漸庶海民夷囂處鄉稱難治為令者毀譽初無所隳頹能宅鯀而化漸法以康乃云乂矣崔翁李老父母緊足多翁閩潼產也壯歲成進士國門之業海

內諸生宗諸祭酒初蒞吾新邑跡其所以治大都去太甚爾遨樸無市异一時人士弗窺其際及他事悉晰克舉救庇振育無少後諸人而愒乎時者遠近始驚殊之諸如治盜捄匱惟一切陰中者與顯嗷者咸不獲售其姦而凡盜巨慝初如不知其姓名已而他所擒戮輒中册而弋人以此益不知其神寓焉惟

興學較與諸生相視適遠然肝鬲若見
緊忘其為縣大夫師又母者有雜他所
于請雖不峻拒率未始少行其言使其
人愧懼而已癸未冬楚寇薄連粵人無
固志新當三郡孔道屆萬山中諸不逞
伐木揭竿幾岌岌翁冒矢石繕城守修
戎器鼓鄉勇且急馳羽書乞偏師至盡
殲群醜黎洞石灘之功雖百世寧忘忘
如其法如其人吾復何言乎當翁之始
来不惟更始惟仍俗不惟驩涉惟醇游
雖數諸文藻浴以千戈弗驚方虛不入
闌闠行乎其畔而躅乎其庭焉則或疑
之矣噫令而允若于翁者又何能勿替
引於後乎如翁者真可語治矣　新天
子求賢如不及恬中戡外惟湛才是跂
翁即以治粵者統鈞天下不貫殺以為
之再造新邑綏靖廣都南户翁績懋焉
於是郡伯監司直指少司馬大中丞僉
謂翁全粵勳無兩亟獨生新邑也惟颺
言於朝適三載報政期合先是壬午論
秀翁儕列主司所得士數人皆當世知
名士其黄生其等不佞族諸子也匄不
佞一言以壽翁不佞喜曰如翁治以古
倣不為詡喜斯漢吏式也今汜聽聞矣
武功不品夸以彰文德予我鮮平消世
之餘珍不佞且為吾粵首祝翁抑又聞
之中葉以季民慈以徵戮不可試誘而
就于中人而已惟斯之論非去太甚之
勘言乎稱翁行能歸於大道老臣商國
之言固如此也中朝人士英誼者總必
有知翁者翁勉之矣

吳侯壽序 代

遑在唐虞盛治官以颺賢已任士以自明為功群后德讓罔以爵祿名譽名相薰好惡怒賞允歸蕩平人奚恩誼之與有自是以還鄉舉有帥里選有董士誌於不知已而伸于知已酬恩報知政靡有極夫縣蔬藒而予人士縣青衿而予階計吏縣舉孝廉而予之倚史予之諸

曹郎中秘行人寺博外而郡推州剌史縣大夫縣是而漸有帥漸有董庭于卿貳公狄而止焉其為報恩酬知真無弗既已不佞癸丑分禮闈始也爰舉王子九蓮王子九蓮来治吾番禺乙卯列鄉闈爰舉霍子有馮霍為文敏適大孫勉齋適猶吾聞諸父老云昔文敏正德癸酉舉鄉第二人甲戌舉禮闈第一人於

主師皆不稱門生列名後學而已其後文敏復主嘉靖己丑禮闈諸進士問故焉曰予昔弗獲師吾舉者子敢私主舉于諸子乎逮敏齋成進士執門人之禮恪于其師或讓之曰子忘子之先君法乎何師人也勉齋云吾先君子無失道衛隆則從隆道汚則從汚瑕則安能敢不師時乎論者謂渭涯勉齋父子稱道

咸于攸當則故無損焉有馮又行中贏數上公車乃以乙榜諭教清流一時諸司咸尊事之會永定闕令中丞柱史使之署縣大夫適當論秀有馮自詡知人鄭重得某翁吳老父母冠軍當是時文好若魚水若雲龍若手足腹心家人父子其數年有馮竟以壽州守殉矣其子舉孝廉者点随之家秉日落遺藐諸孤

蘁寒不堪言去年翁乃成進士来蒞吾
揭陽甫下車使人走千餘里問有馮遺
孤若何家緒得止箪否乃庀金錢若干
為師母氏少備滫襼讀翁所予書使人
涙涔涔下有馮諸仲子又藻輝其父兄
珣質復過之思所以歌咏翁父母者匄
不佞一言不佞耄矣猶能憶文敏勉齋
遺風乃親見有馮父子繼起一時而脩

自為童子時報所知者始乎翁父母勉
矣堯舜神禹貴為天子而石交藻輝其
諸人引植提挈弗遺餘力故願庸則朱
虎夔龍而善藏則石戶瞽光一性沁之
其又奚諛焉不佞於斯蓋重有感矣

短如此世間福德相遇之故其果有天
乎抑人定足以勝之即昔衛寧穀臣未
始托妻子于郤成子也成子繹其意而
報之食其妻子析宅而居孔子美之曰
知可以微謀仁可以托財者其郤成子
之謂乎朋友師資敗存一揆翁父母修
念高行以至於此異日寅亮天地弼斯
一人報恩酬知專覃深於君父安知不

與熊心開公祖理臺

二月十日附稟張選後日夜佇聽捷音之至望眼欲穿二十七日黃懷寧送史撫院書云連接塘報賊為大兵痛殺奔竄無路數日不敢舉火鍾聞喜甚三月初四見一單左總兵遂平四子大捷老本首近千級降闕索焦贊二梟混十萬羽翼殆矣似與前書合然終以不得一俘賊遊魂無復黠固扼衝之効兵患不宵向前耳十四日孫秘書傳邸報兵部為用兵宜知彼已旨意嚴切鍾為之神惘以老居士精神全斂盡妥于封疆閩粤功成自傷髀肉復頹掃清中原鍾謂居士之心可以動天地孚明主而言者局外汲心輒相刺責雖未能短任事者氣或能亂張機之意耳居士其為之

家報為懸懸初六日史撫院牌回府云一斗栗折入江北已遶桐城皖上宜繕備城守衙中不無震驚此日環皖皆大水賊必不能踰練灘一步黃懷寧令護廂堅壁尚自嚴密似可無憂鍾料此賊必真陽受衄四散奔竄若信地諸將衝口相扼围之一處以供老居士之鏊糟為力不易易耶史道老六安近有一捷何衙中嚴慎安樂炤嘗三公郎舉業亦如嘗都無煩遠慮只析老居士宵寐自愛凡遇有逆窒事亦需忍耐自慰一平懷以應之千里鄉書擱管九轉伏望垂察此書既成復得一報云賊有三股入蜀洪制院引兵自劍閣趨撲若其自斃門而出必逸于房竹鄖西迎勦恐不可旦夕緩若已知賊来奉節方始駐夔則

無及矣近日兵力何似所募石耶平荅
二土司何為至今未到倘有回翰乞并
及之

復熊心開理臺

盛价至皖接居士手教及諸疏咨閱中
得此喜動雙輔又得盛使備述軍前情
形儼如剚躬虎竹左右聞賊已盛一隅
以聽勦撫釜魚檻獸乞降當是真心此
日賊勢已沮秦中老本十年来未傷一
人千尒者今已纍纍授首徧大地皆逼
脅已遍逼脅皆元惡降不勝降雖殺亦
不朕殺鍾為居士計幾窮矣人命可惜
天怒未回前此勦撫二機有環中之應
若一刱則解甲數萬少紓則剽掠又若
雲屯鳥飛往時謂倚勦則傷撫倚撫則
傷勦此迭出迭困愈理愈亂書生無識
真不諗我老居士作何決拾矣居士書
云到此地只得隨亂求理憂應變無心
待感是則是矣有宋益無菴我 朝王

伯安亦妙此意惟先着數惜物命定心
水廣橋謙在居士自治爾至念念無忘
本師囑累阿那畔棗觀得較親自是墜
捺不住鍾每想居士湖口深宵殺奪得
候寧患信息淳沈最奇者是元戎鉦鼓
之間偏饒國王水草之牧借道魏韓施
鏡度筏霜雪彌冬春光滿地亦在老居
士自為甘心非鍾所能肋喜也衙政井

井似鍾過為劉切人心易濫難滿不與
振枝漸當狎而生慈孫武子試女兵行
法自吳王寵近始鍾受老居士命治家
也敢畏憎嫌以貽人內顧憲大公即近
来知讀書信因果鍾邇日閱藏遇灼然
事語之輒深畏忸菩提資種將來花蔭
天下吾幾望之矣孫益卿沐遠惠謝不
去口因張選先回光山暫付數行臧使

月杪来又詳報耳

與熊心開理臺世之友則不宜外鍾於老居士既稱出闡道情中薄理契因思古人交蘇李而別河梁為千古第一難堪事若超然而論則云同在華蔵間楚西粤南審似隔面紗縠具二者而論華蔵乎沉非鍾所及若河梁洛淚滌鬼摧心殭屬支吾鍾尚未甘盡呈敗鏚不然受恩深重如鍾

日大師渡樊城張獻忠已挾老鴉山鍾料渠必不及左師前撥釜兵先走房竹探大軍後塵窓迹將竄巴夔此地雖萬石巉屹鳥行猱道然彼能往獻忠疾力馬瘦兵無餘動將我亦能往獻忠疾力馬瘦兵無餘動將必死于道路若坐守老鴉山四絶無援一鼓成禽如攖已物矣料獻忠雖愚必不至此此時想居士必引兵於穀城光

麝聚七羊割別一旦苟非先幾薄澣此日襄署出門老居士掩面欲涕三公即傾淚如餘沐鍾非無心者不知作何孔悲矣四日午刻登舟即疾走十餘里長江之人不解漢上水淺渦船盤淺次日始行到承天欲一晤方仁老述居士殷重之意屬聞其方在京山啓行回郢未有期遂不能待沿塗聞人云左師初八

化之間以為左帥相接後武楚撫移襄鄖治扼漢氣合而功集賈詡決勝負饒舌奇中鍾何人斯亦復為此言耶舟到漢口舟人治緲具因得扁舟渡江登黃鶴樓禮無影塔望鸚鵡洲漢陽雲樹益切慰慕廿一日始到蘭谿即移趨貴府聞江北隅里左鏡二賊又逼麻城人情洶洶已多移家登舟滹川震隣

恃有備耳鍾於廿四早携賤媳登小舡乘雨水半晝至蘭谿上船計六月杪七月初可至粤此行點頭點額惟遇眡與欲或徼小弋當偕張曾兩兄取路汴唐更賀飲至不審鍾行後三公即留襄埽斬作何付托居士四方之身兜女情羶恐難膠柱幸稍自泮渙勿過相繫也浠川家政每日費錢僅三十文司徒反盤之風將于老居士復覩可羨可羨如夫人引愛賤媳錀鈿蘭瞰無異鍾于吾老居士比日割臂哀及門內鍾不覺為之怦怦緣尒而疎不詮何時再見

上熊心開老居士書

鍾自襄鄧歸日閱邸報彼中事體薄知梗概十一月時聞老居士謝重累久勞之身得少試其熟睡康飯豈不大快乃人言滹加終不獲免然鍾久揣有此事此時上有天日前有祖宗功罪雖明昭應弗舛鍾惟持此自慰昱莫耳二月杪陳文煥回持居士正月十八日舟中賜書知道力堅凝聖賢患難之素我師恐辱之行此身覩得破此時用得着鍾竊意聖主雖懷不測之怒然臆十年奔走疆場之勞廓清鄒魯閩粤之伐厚順人言薄懲一失老居士雖孤踪覓援儻無死法警仇可化為同氣或能早徼原宥千指矗滿戶外惇行肓文栩翁過日並

忘書生困躓之苦獨是道力撓弱推聾
不前日用紛拏洗刷更積近聞麗中師
弃累超俗二嚴祖心真乘三子邁往絕
望鍾出處維谷念此忽忽如不欲生荊
妻去冬所産復得一女先人一脉尚未
有所屬然今秋来春尚有二孕待娩可
望生子得此綫綫吾事既辦所念青松
白石負薪引水不於我師洎諸兄之歸

安埽乎居士書云輕重遲速一聽聖明
處分苟遠獄吏將何所之鍾謂舍窓邊
至人逼椋餘習計莫善便或憂患彌明
康喪就晦事不可料愚者饒舌豐干鍾
責人終無已矣大哥昆仲盡留蘄水實
屋某念大哥氣宇不凡當自能成立家
叔嚮依張玉筒老師轅下聞其近欲入
蘄祖候大哥不知曾踐諾否星巖諸僧

粗豪或有之飲酒啖肉恐無是事鍾察
之誠之亦云屢笑文煥入京肅此非甚
欵語不敢冗陳

與張玉笥老師撫臺書

大姑山拜老師書儀後九月杪即隨熊公祖入皖渠轂轂雖庇在皖亦晝夜頼庇一月而後行此時重兵尚在麻城近日賊耗在楚者遁于隨州在豫者竄于光羅禁旅自六安發者入麻之初未諳地利為賊所抑禁旅係夷漢降率多上谷雲中健兒乃亦遭一蹶賊之衆真未可當目前江北雖無賊而畜銳於桐桐八四大股審真辟雪于陸渾如闕隔徊心乞降然求地安揷屯種願盡散徒黜每營止留數千自云宣力實用自衛使生疆場殊日之憂誰執其咎理臺持不可賊又星鳥令所請有馬遣兵漸次將至春水方生勦局朝氣四面張羅中權遮擊治平之幾總決于三月表矣鍾此

行也實為兩人別老師十年有二矣教育恩合恐遠逾于星周家母弟横經建鄴別復兩歲乃里過半萬便當朝止夕来然理臺全副家秉中置皖上人以妻子相托細末保察當十倍于其家又分偵江北兼護家口留江上者尚滿百人胥鍾約来句曲秦淮誰禁吾足所以寸步不獲過門限去粤之兩頴至今尚未酬也近知老師堵防浦六駐師勾容與皖益邇川原相距誠不在多鍾初受顧理臺家累不得不並挈鍾之妻妾八口遠携一家粤蜀幸相視無間所居阮集之光禄第園林阻峭引舒心目鍾得下棲讀書儘自適志前聞江南抽兵又堵潛泰何因復變前議老師自勾趣宿不過數日藉此獲一見豈非殊慶然恐無是事也

回張玉筒老師書

六月廿七老師賜書至無所不極於奬賞傅翊自幸夙有浚合能取十二年既散之心武忽為鉞之投磁函之受蓋此豈人所能為哉三四讀老師書悉近日調兵遠堵之苦不勝為攢眉四隅不派勦餉朝議原慮鞭長匪馬腹所及無餉故無責為寬四隅宴嚴備于四正舊冬

錢江以南已不越折衝而代故裂江南之地分皖撫盡前日吳撫征繕之餉付皖軍則老師此日已如謝董家督不與人共稷籌自不與人計出納理臺留皖水時與鍾言之詳矣前後往復諸洛及札已不敢厚望聲援于吳門蓋為此也近日漢南之二十八股闖蹋天倒戈後得其生力舞陽真陽遂平光山四子五

魯撫遣參將賀君堯駐伏州江撫自引師相待黃梅雖四隅乎然山東江西兵力既盛取道復不遠此兩撫不受勦餉而道里延袤風及牛馬無舟楫風波之虞更番征戍為力易易今江南無勦餉吳淞健兒生長江水越在千二百里外籍令江南水兵可登陸遠堵則老師當日竟當派入四正南條七十四萬之金

戰一斗粟混十萬曹操過天星之衆已就撲殄僅及半歲過中鄮清而責備者未嘗一日去諸口當守疑勦者皆粉功撫者定反側攻擊狙詐廟堂甚于綠林短任事之氣揉建瓴之勢倘非 皇上並用日月霜霖之焰滋天下事操管者能敝之矣楚西六股盡竄均州深山過夏閒理臺已取道宛雒入襄鄧若有法

舡擾其方慙深林使復逸於潯暑夏水
滿澤道路多阻則賊盡繫矣然理臺兵
雖云三萬隨寨沿陽江北荊南分去五
之三數千里疾走不休恐絕力仆耳賊
已盡西猶促老師浦六潛泰之禦適楚
北輳舡久迂乎鍾云吳淞兵已出者尚
宜銜歸未行者無動為也傳東老昨傳
一報謂固始復受賊近日塘報實無根

梃經屠州邑驚魂日夜風雀皆兵如今
歲三月有數騎偵於桐城明日詒喬人
歸守城賊以三十騎焚樅陽羽書入皖
上下倉皇晝夜狥路已似圍紲三匝鍾
雖知賊已遠而言無所施時語懷令黃
君云且莫驚恐先疲百姓萬一守已懈
而大賊全師以來皖不固矣聞者不為
鍾言然郡城既忡四落奔竄居民棄室

薄水爭先取渡舟中之指可掬也後過
半月率無半騎通年遠近憂形不謀而
合真可歎也老師南天半壁潤州土賊
復生豈可遠離閫門一步鍾月初特遣
一率至軍前已詳述吳淞水賊巨測刼
餉造銃敝老師萬不能分顧信地外一
步于彼中措庀糗粟接續行鹽不憚征
繕以會時事心殫力且究矣云過辱
老師賜賜謝私非踰墨所宣急促裁稟
惟冀扇炤耳

與何衆岡相公書

十日前始得拜讀師相叔父賜書以霍
舍表佾先歸新邑方達會城也初九日
昧爽乃聞神京失守　主上自裁之報
此刻心甞腸腐僵昔人云淚洒氷天魂
銷雪窖寧足相喻此種光景鍾在長安
時與羅敬叔黃協先弼臣弟諸子憂之
已熟方冀　高廟神靈湛惟默祐可幸
黃乃為國家所有聞其頗感懾于表臨
侯近乃消其跋扈事果可知庶幾南州
福耳近概直有如此捄管一刻神遺泗
沱知叔父定有同慟也

萬一乃不幸賜言中矣今南中建主
新主史道老馬半老遂居然江左夷吾
新亭之淚可復洒乎此二老鍾在秣陵
皖公日會以楮墨作忘年忘勢之交此
日匡人心遏彊寇大非易事不解二子
者能為桑榆之收否耶粤中人情叵測
郴永雖暫無警然全蜀賊刃過半貴竹
正通粤西左崑山即能不為賊所惑江

遇嘉以知已冏好之戚忽忽忡悟幾無生緒每欲覓一便人寄思哀怃且亦欲少知賢昆仲比歲光景慮有陸沈終不復得壬午之役與上公車至南都阻虜寇暫還兩渡彭湖觸思悼懷涕深江水癸未夏杪又遹北溽比日知鄂黃一帶盡次焚燹不禁為尊閱家口昆仲與居為大憂每念云高門受酷皇天綏護還襄城後從此音問斷矣令先大人就逮舟次皖水時在庚辰正月八日奄寄不肖一書猶謂萬無他患嗟嗟直道無援機穽能殺人老公祖必不得免矣蘭若黷眉一再見夢款語如生平不肖曾紀之中有云未央有心人亦知天上有二三君子必有默祐知必有訛言都不復信以冬歸而表吉失守不肖躑躅窮塗性命已如炎鼈晨而得還故里今年初何叔鑑晏聖俞孟傳是入粵乃備道足下近況碌碌惡至此且云昆弟離共岌岌不可復保豈天道果不可問耶抑孰離之後往往生於刀鋸焚焦之餘不肖言迂實未絕望比日人間必無無因之戚而謂我仇遺意前戮我者乎不肖自有幽聞以來感世悲

傳是一書并貺尊函知鄭大將軍垂誼舊好萬里勸駕舍泥塗而就康莊不肖且喜且悲喜者蓀枝一蘗悉屬君恩悲者揣越一家僅存當户使我十年廿載閱此异乖猶可言也僅此五稔遵若奇窮我褰伊感實同躬受彼蓄者天胡可諶哉屬傳是特有使命遠自雄州囑不肖覓一急足仰候賢履不肖乃於韓文

恪公令年伯所得一佯賈導漳潮先詢興居果有康居之信此後廣漳相距可以相聞動定矣頤足下盡以五季別緒仲楮和盤且輟怛思慰吾積憾傳是端有良鳥擇木之思知情關至好可以造茅埋礎知足下定有審處也薄芹濂濕聊將窮敬麾存之聞公郎荀慧益足識喜小物奉笑并薪鑒諸諸有欲言稍將闡矣尚圖他致

與門人熊遯木書

閩粵接壤不應脩阻至此去歲春初遣人達安海詳致足下一書其人至長樂遇寇梗以歸又溯北江俟於童貢者數月終不能達而迈其後足下遄發西根入粵不肖哦篋頭詩讀遠惠書如見故人感今愍昔景光不一一而愴落月屋梁高原風物眞不足喻此猶在南都未

失守前事也此後宗社不康閩越雖復小又賊山海警發故鄉無尺寸乾淨土使非鄭大將軍遄迎春陵之駕先聲奮定閩粵之禍正未有已矣不肖自兩遭亂以來每歎士大夫無湛識高學輒爾悞人家國因矢誓讀書六年方出雖復未老要知所得必不郤自後杜門謝客縱在城市如居屩廬以此不獲致問

足下邇来動履小郷人回述足下近況不肖每聞言攢眉足下遘人間所未有之難父母兄弟戮辱云極其有托而逃支離華月不肖豈不知足下之意卹比于蹈足東海披髮入山乎其牢騷潦倒他人不能諒者惟不肖能諒且效楊用脩綰雙髻迓雙白眼推小鹿車悲田院句人一錢如六詒時乎然不肖竊有以

讓足下也尊府君生足下三人兩弟竟不可問矣駭福死生之故三世繫縶如田檻中物逢者瞠目一觀有總恩警悉同目瞥不肖昔在皖上簡閱尊府君所付申毒諸書每與足下兄弟恣論恩果報復尒時足下兄弟尚少間亦能舉一隅復我戒時為解頤歲月雖遠想足下尚能記憶也足下為目前改悛謀念此

身關於熊氏不輕一切鎖樂神采敗圮名行之事當遠如毒蜮又足下鄭大將軍數千里相求出危墜而入安宅所云酬恩報知已各各有一道幸勿騁少年豪槩過自亢棄遺知己之惜不肖所以惓惓于足下非止有馬扶風鄭康成之誼念與尊大人世出世間交好無兩人不得不顧盡忠告于卿

也山川脩阻寄言為藉念之念荊敝門及人歐陽子入京之便附此八行歐陽子世間有心人也幸異目存之餘未他及

與伍國開僉憲書

鍾言三世湛陸如汽環海乃至人衣裓不濡整躬出沫寧盡人人似老氏所言無死地乎於此見得親切自後入墨逼俗如孕優缽天之所護人誰戕之如我老盟翁生平瞬目菹文橫肓師武骨追琢于不手之龍意方虛乎不怒之舟乃數年以來備盡艱阻皆從古賢哲所未

經嘗之事而卒能奉七尺而歸礎磐置之此不通于三世而言得乎自台駕遄崎盛鄉鍾每當永夜寒濤時輒閱坐樓中繹思縷言取今昔聞見深研默案此中函蓋水乳未易分淄瀛也許我春初爲入林之遊以其餘令之身將澣衣於經國將澡郤于不朽之文非嘉我良朋繩乎塗高何由見之惟我老盟臺且無

遐遺鍾于言思之外也家叔更生昨十月十三日在永泰埠復寄一字回只阻金川數驛便可康平到家想老盟翁所顧聞也附寄詩扇一柄賀兒無可為敬知在邸原俶予我爾

祭張劄公師兄文

舟中一別師兄明日同和尚

嗚呼 二嚴師兄下彭蠡還匡山弟挈妻孥南歸奴奴作半日語耳兄云別弟後當遡漢沔晤洞然師兄弟秋試利當亟趨蘄黃吾必俟弟及宅師至始北上嗚呼十一月某日兄化于廬山訃至矣弟聞訃如不欲生非為兄哭也兄大信大

不趨正頇負吾父垂訓恩不謹身致疾負吾母漣育恩不發畏生死趨涅槃負和尚劄宅兩兄之恩今已矣勿復言矣兄不死弟猶不肖豈兄死弟乃繹兄遺言大生慚負橫加奮迅耶每念至此使人寸緣俱盡嗚呼師兄天眼徧瞰六虛無剎不集目弟懷矣盡相弟耶若之何終相弟耶則弟之慟何日已耶

頇大行大證此時當生兜率若欲再臨恐土兄亦行止自由居阿鞞跋致之地兄百歲與四十矣別而弟之抱痛則為弟哭失褓姆也祖道沈謝百年嶺以南惟甚師兄親承阿師法旨乃不悋流布展轉提奬弟子諸兄弟中氣孑不肖又自增習縛師兄每見弟哀愍餘于教誡弟自嘗云此生

祭麥仲函先生文

維皇十五年五月仲函先生病病于五羊通家朝鍾得侍湯藥者數日以他事逾縣北歸凶問至矣越四月其社人咸就朝鍾商所以誄之於是鍾乃敢以來帛旨酒陳詞以哀之曰嗚呼天乎先生誠未可死也幼負大志自耻名不出州里乃擔簦負笈就博都人士遊人見之外聞其人如汝南有叔度所盈多矣先生未老尚能再圖顧忽慼余自竊疑豈忘知遂終枋榆耶幸也有子伯子初從伯師游鍾眡弱弟既而先生屬鍾眡之鍾眡之猶伯子果然業累拔鄉國士矣論秀書升倚傀國步固旦夕遇之使先生可少俟目可瞑嗚呼痛哉此鍾所以語秋風而齎洟也抑鍾猶有說於此

死生之說索訶泥洹出入升降之殊蒼素辨之昔者陳全人之喪曾大士宅師警而超然鍾尚靦然以從俟此二子皆先生畏友鍾曾頻以相告而有聞未繹與積誠而未寤所爭幾何鍾匪饒舌先生應悔其不亶厥志矣嗚呼痛哉生芻弗虔惟祈宣鑒文情之外

郯桑土似少蝕然畜學急病使嶺以南者望風旨緒論知非嘗人曲商經世業無不推席就語都人士顧謂鄉屬意汝曹乃竟不相侔至使異人爭弋高名何善弱耶如先君子固中一人亦早化去其後先生譽抑奇巡狩使者監司縣大夫日夕下詢文事吏方則叔卻文峻品實膺之乃數奇蹇一第家以結客尚義

祭黎臣哉顓孫兄弟文

崇禎甲戌冬友人黎臣哉顓孫暴弟卒于水于時其友梁克載梁朝鍾曾起葦方從師學出世之學或困甚改春克載入曹溪朝鍾入嵩臺署中不獲以辦香為文哭之乙亥秋八月朝鍾起葦恭以來帛遺哭曰暴弟死以水及半年過矣春夜時朝鍾夢入一大第類如王者宮

載曾未以半字相商錐鍾終身之恨然時實為之即如陳全人生平有志了生死乃日過一日南歸之後鍾欲言而隱者再一夕過鍾吼閣欲語矣須臾有他客至遂以他語易之遲數月死矣死之夕閣閒念佛說偈若其狂心未盡旋生世間錐般若之種決不失然載福載智一塵不空三十年電光石火復為萬劫

見暴弟冠儒冠衣青衣如待事者語之曰爾兄弟死時值鍾方學道曾念及爾死生之際世間萬事皆假惟學道始得力當神識出殼時最勝康樂氣勝明白不然伊周事業顏閔德行皆或不免搖撼二子勉之矣語已而寤以暴弟天資英明行事樣懿為吾鄰白眉性命一塗雖未嘗少蹈大方鍾葦與兄弟交臂數

生死根苗臣哉顓孫爾昆仲自視根器學力較全兄何如而尚若此此豈可不大懼若在世人之見謂昆仲負大才而富於年堂上有兩親捆內有少婦有穉子又同日死於水謂其厥最烈以鍾葦觀之昆仲之禍皆不及此威音以來兄弟之死于祖席水火刀兵者多矣桑榆之收今尚幸未晚也

祭霍始生表弟文

崇禎辛巳季春九日始生表弟就殁地下其表兄梁朝鍾方有西河之痛不及哭含歛次月四日乃以藝香燭果再哭柩前嗚呼痛哉始生有祖母有母有衆弱弟一一皆待吾弟綜理我壯厓毋舅身後事悉為吾弟荷擔萬万不可死竟死矣弟病于客冬凡數易醫試輒不効

行總人所難有佳兒應爾及始生癸酉舉於鄉歌食革歸與陳全人會宅師羅拜敬殤人寶龕外予涕眵出瞳恨敬殤人不見僅八年而始生死後全人六年耳嗚呼始生今何往邪試思全人殁後宅師以大事因緣一旦蠲父母妻子入道弟于宅師為同籍鮑管當時驚怖其行乃年屆三十就簡琰摩生平孝友義烈之志與春華並綻茫茫索詞出首何時改膈易眉一塲涼倒予固知之乃以先人胤嗣未詫浮湛人世丁世孔憂倏無好緒能譙弟者未能踰于弟望幬而哭傷弟且自傷爾弟有英爽寧諗之耶

于竊竊然憂之然私謂我從高外祖文敏公澤未斬兩代太母母氏節孝慈厚無匹脩德于天天必佑相矧始生一身繫霍氏匪輕則死輒有潛轉者竟不爾痛哉始生昔在乙丑弟年僅十四與若讀某文於友雲山房見弟風氣脩適知非嘗人歸述狀於敬儒人殤人云三哥自少時即知敬其祖母且爾龐妗操

祭林秀才文

於戲伯珩何棄閻浮提之亟原死生之故從威音那畔以來生諸南洲者必復生於雪嶺之四菊雖有萬弗爽不觀舍利弗語須達曰汝見精舍螳否昔毘婆尸佛時此螳已生於斯逮我鬱金猶無能脫于一類又祖夜多尊者問守喢沫鬼汝於此城住曾幾時鬼曰我居此城見七迈成壞矣即是而推人人天天亦復爾爾哀哉伯珩泉路茫茫會令窀身何地執因果而論伯珩儒服讀書敦重周親朕友肆文肝鬲明櫺鬼趣菊竄似可勿憂然生平未聞大道縱知而脩之弗力與弗修同升而墜沈而旋興茫茫索訶何時是伯珩安樂之日念之懷懷未死者與弗生者宜同大憂矣若云伯珩讀古力學未究厥用為其感又謂伯珩有子荀惠長大成立亢宗祺門為其幸皆兩際語耳生芻在陳聊同世人唁傷之矩也哀哉

祭戚屬從母文

嗚呼二三子奈何從海濱哭太君耶則以太君有令子子有聞孫雖藏於駔賈之間猶高于士大夫遠甚矧其聞孫方將擿鉛為博士弟子業祿貴致至可以迓時夜鶚炙視哉然謂太君寔治諸太君恂恂猶孺于子孫臧獲均所愛于賢士嘉賓均所敬諸孫色養孔備太君不將西渡也惟已弗勤他人是勤終弗及鬲令子腆信太君委維湛痛之恢云胡不蕆哉乃屬纊日令子爾思鼓導所以若太君念策太君之趣者磁鐵琥苤式相召也他日已離索訶進梵輔忉利而上咸不可知有心者寧繼于時小子之格饗者毋庸緹齊醫酏毋庸韭麥麋卵惟俎菽豆豆太君哀小子而降之乇耶

之喜聞其有仁師畏友之益則驩杖敦于頤夫太君世非逢衣者何為其與儒家之婦之風相上也則其老而殘也二三子涉大水赴哭匶下如子之鄒也似猶之鄒也則太君既少食艱矣然太君自克食德弗以世後先榮之令子皈心乾西以聲為養當太君病革卻刀圭篤簣其心注然以洪洪樂邦之可貿筏而

祭李以觀師兄文

李以觀師兄以庚辰臘八日長謝人世其同門弟函徹恭以瓣香酹告嗚呼痛哉年月駛逝疾于東流憶散木齏首于時師兄與弟各挾一早莫之運蘄乎絕壘望以遊乃兄既入臣裕山弟度庾次晤兄江濱所談皆道路苦癢狀耳予時心計經一次爐鞴而楷柮不然斯已矣痛劇師兄令何止耶弟揣兄入泉後果然稱心闡念祈生安樂雖琰摩弗能違若其葩落業緣甘再蹙蹙于情累必復生囚地昌啼竹馬外傳可約日待此時或弟靦然俗翛然芯芻敢于儔儕中目之曰此予友李以觀耶總總眷屬戚疎戚配淺湛愛欲而出氣散木扃便同岐路所以古人求友之切廢寢寤寐比弟至黃巖與師兄同甚夫此事如命矢中的與？視其機始張師兄與弟皆非所恃皆非慒懘于趣武者乃以愛染湛湎始影響于宗祧紹續以文其偷心噫弟與兄此念果能窒入乎目前勝友一龍肴覺而緇夔者至而殆彼可以殆令古松之二華首之一就其奮迅頻伸要皆可頡頏竟以一割一繫漸分霄泥嗚呼孰謂弟之知漸于人哉一日未至臘祝網漁棲巢弟檄然一喙儻然挂諸壁令日赴哭致誄明知弗存聊爾爾為

太子太保榮祿大夫禮部尚書掌詹事府兼翰林院大學士文恪韓公神道碑 代

今上八年五月日講官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協理詹事府事教習館員韓子緒仲率于官其同官林季艸以聞上為震悼傑禮部議卹典宜從優所部稱例上 請率得 賜祭葬易名有加

願忠按于吾黨不佞頡頏兩齊似昌足荀綜中道而論儗我于緒仲則燼火之麗重明猶弗止也洎癸酉不佞官政府緒仲適以禮部尚書充 實錄總裁来京師明年開館緒仲以湛咨心行健倭筆矢諸凡臚稱言行本諸悼大昌明要以表揚 祖佟垂裕 嗣聖抗攄之間會歸于敬天臣民其所以播馨翰墨

禮鳴呼韓緒仲墓宿草矣不佞某昔在公車緒仲已入讀書中秘于時鄂社喁喁雷同相應不佞與大宗伯李伯襄於緒仲稱忘勢交乃癸丑伯襄入已未不佞入不佞遨然無文雖使奩險麋如屬橐鞬寧止辟緒仲三舍歌後或出或處聲氣孔嘉雨澤亙資即無逾于進取始而緒仲施必先詛楚太和披諸同人溥利乎典章者緊云極矣緒仲生平大槩厝積于忠順孝友昔為先刺史當户侍官于廣陵湘沅之間綜畫民事妙傳廉吏心刺史鱣庭更獲良友就養無方宵寤罔燮歌樂只以懷明發者緒仲曰能刺史弃官歸里門内外家秉緒仲執之其誨仲季也剌史故嚴時佐賓之易稱淵思于堊文型履者使人人見賢父兄

之心則幾矣緒仲駢愛于兩弟也仲季之子剔猶之子仲季之觖喪其清平其惠神明之通使緒仲不獨為君子此人所難而已戛乎易言之噫微獨仲季緒仲殖護殼翼人才雖使九州之廣四天下荒推其樂善與安之志殆群動皆視若昆弟者也其立朝大節莫著于天啟之季當逆瑠盜柄欲致緒仲緒仲冷然

藉令家陶鬲而户陟扈有臣若此罔能益厥錙銖而緒仲昌明于人才攸係主心孔彰之猶導諸講幄厥注思于警欬動止者奚翅以厥后為天地神明焉太上格心吾于緒仲無間言矣藉令假之年天壽平格化醇庶績緒仲之量豈弥碩膚學半者哉云何呼吸恒化箕尾及之宫府内外驟棄股肱之良世之所謂大哀也若堇堇謂緒仲曲施仁于鄉黨宗族義田有加鄉塾有表所以興利者渥遠害者默惠專于人不樂尸其名教贏于後庭克稱厥實以此抗緒仲之德恐無觖加于不佞所舉忠順孝友之上矧在國史有紀墓門有誌家有狀遺有碑不佞之表觖其大者謂得厥大者則其他可麗以傳也語云修德必報今緒

應之瑞憾焉欲中緒仲會善緒仲者誡之曰一去即深其懟無所逃于天地間令惟有乞官于南遠壬弗惡以巖庶幾無以為疚今世所傳緒仲官南禮部時瑞孽遲一見于嫒人之祠緒仲終不可則或拉之遂絶馭而去其稱韓子迴車斯善持節履者也緒仲逮事主上以聰明睿知神聖文武

仲有子其超然以遊者儼然蛻累于利聲榮辱之外其纚緒仲之燕者咸顧得其先人之絲綸而繹紬之仲子已届其緒矣不佞少綜先躅末陳後武猶之表其大者夫不佞與緒仲朕重于初終之交猶欲為古人之言也

霍王屏先生偕元配陳安人墓誌銘

鍾王大父往與王屏公交好昆弟酒該杖履時時左右手且居同里閈鳥雀相望公往為王大父言子從子孔步趨規矩吾輩皆未及因令見客王大父嚴敬使諸兒故王父得肄文猶保姆也遂為姻媾使先君婿諸霍蓋自先君北結時已成言之逮先君日落毋氏挈鍾還食外家外家後先典故日側聞諸舅舅一夕歸舍中得王屏公墨瀋敗紙中有堅及兒女媾者悠悠數十年事如在昔旦夕然鍾生長外家衣食之後耳炙目睫類聞官保公事公當　肅皇帝時允一乃德陟黜幽明載諸恒史他未具論至其孫謀協臧垂誠無斁即姬公盤盂凡杖繫

理宗永宮保中道殂落朝野利疾百不
稟 賴諸子繼武曰勉齋珙曰復齋珉
曰誠齋珏曰粹齋瓔曰芝山璥曰王屏
瑞 勉齋成進士官江西按察司僉事
齋洎公皆舉孝廉粹齋無祿公初知
江西袁州府分宜縣謫河東鹽運司經
歷陞靖江府審理卒於官此公陸沉進
賢顛末也公生周歲宮保殁時勉齋公

紳弟子有弗韙銖錙即無所容會某直
指按江右初欲首剡公公弗私見直指
且銜因別授語購家集姑以是嘗之公
乃奩數帙以進率無款曲直指遂多方
廉公狀公雅為州里鄉達所崇覘者率
不可授辛卯冬入覲銓曹無異同直指
假道中臺公遂左乙未倅鹽政故事鹺
有贏輒堂倅相割入橐公不可主鹺者

當戶生毋老太孺人襁褓公南歸數十
年家政煦煦弱者為卯壯者殽之久而
門以內外無間言則勉齋誠齋寔絜之
榘公年三十二始試南宮則 莊皇帝
第二論秀為孝廉十九載萬曆己丑給
十天官筮仕得分宜宜固巖邑往嚴相
為桑梓瘦浸淫無改為公政廉殺一受

慮公品閥美清亦率歸嘗帑金中外爍
貴者視鹺市為膏沐邑而鄰儉無所資
主者不却則倅應受其殿明年主鹺者
遣公輸餉闕內宴陰尼公又明年出為
靖江審理凡郡邑貳弗右于直指監司
及宰皆俾疏附于藩為直藩即有優異
例弗齒于銓閒有藩輔封名于朝董董
崇及冠哠祿不逮矣以公廉直方博使

之直喉舌論度支盡厥所長奚遽出乂兄後顧來縛衣冠自壯至老身不曲江烏用廉名不釱置烏用直惟公自待易盡嘗謂人曰以瑞篤守先訓步履弗嬉頓行藏勿可嘗時位道德既孑然不相入若使怨尤所伏即乘田委吏能自白乎當時服其明達戍戍就審理過桂林多佳山水諸侯王雅尊公所之輒從酒

所生三十年無修短語繫賢乎陳安人卒于崇禎己巳年八十有七瑜公壽十有八辛未春仲公季若初孫蒙駒天柱奉公及安人葬沙水岡鍾等久師武季子雖屬大父行季子顧匪而引之以銘屬鍾辭不獲嚴命也無所逊墨公王大父厚一大父華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謚文敏嫡母區鄭皆贈夫人公四子長禔生員娶陳安人次禋生員娶劉次禔上殤皆嫡陳出次若初若祉奉公輤及季子歸歐陽先公卒次若禋生員娶蕭繼林次若祉上殤皆嫡陳出次若初若祉奉公輤及季子歸庶陳出即吾黨嚴事修甫氏也女三長適陳殉節以死次適羅次適仇孫五人婦子賢名不欲出閫蓋其慎也今閫棺而論將定矣初公赴鬳倅留安人備荼膳子舍安人安之公喪歸撫媵子急主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敏嫡母區鄭皆贈夫人公四子長禔生員娶陳安人次禋生員娶劉次禔上殤皆嫡陳出次若初若祉奉公輤及季子歸歐陽先公卒次若禋生員娶蕭繼林次若祉上殤皆嫡陳出即吾黨嚴事修甫氏也女三長適陳殉節以死次適羅次適仇孫五人婦子賢名不欲出閫蓋其慎也今閫棺而論將定矣初公赴鬳倅留安人備荼膳子舍安人安之公喪歸撫媵子急主

浩師洋師洵駒出帝眷柱出銘曰能武
厥令考夙夜無忝烝尃繫乎服采一德罔
僭孫子胡式乎式乎題桓澤及十世皆
可傳豈為子孫高風可師後之總總者
皆方流之川

崔二白墓誌銘

二白崔公即世已久崇禎壬午冬始以
馬鬣封之封之而待誌待銘匪他人屬
筆則方鄉人朝鍾其所屬筆矣公諱業
字從暢別號二白遷員岡祖之十一世
孫也父觀泉以隱德啣于鄉閭縣大夫
聞其名予冠敝人以為榮母林氏生丈
夫子二公其次子林沒繼以陳孺人乃生叔
季子公事後母咸得其驩心母亦
愛公過于所產少恃能為孺子號嗄
比長見母氏舊妾媵與之言言多不能
終初治博士弟子業若有所覩屢試有
司有司不獲弋公乃棄去治家人生產
家日豐取觀泉公上世之業信拓之厥
業孫子無彊惟裕公引之矣吾聞人患
不成耳當世取一瞻足壠畝之士於世

無補況其下焉者乎然有外負文澤內虧累于一室驕語前躅余亦竊竊然比憂之如公者即無赫世譽乎要亦賢矣非謂其能予子孫以貨幣之謂也公生于弘治戊午十二月廿四日卒于萬曆丙子七月廿三日年獲七十有九配安人洗氏仁儉如其婦行良配也生于弘治丙辰八月初七日卒于嘉靖庚戌四月廿九日副室吳氏實生二子大賓大行皆肖公子也女二人長適沙灣何次適新亭屈令孟冬六日葬公于獅子嶺之原銘曰康衷其貌衆禧所覆如聚沙堵群履忻就式厥子孫富而能究不詘令窮以奬天輳

擬

上特發內帑銀三十萬兩
命兵部分給寧遠等處贍軍增防仍
諭戶部詳商邊餉經久長策群臣
謝表 崇禎十五年
伏以
佩玉蓋於師干誰結春雲浮豹尾
渙金提於農父欲高夏屋壯龍城割

一縷
宗彝六師挾纊酌
神瀆七步緹清疇
除而蜂螫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
首上言竊惟有內寧者有外患詒
後樂者詒先憂鄭瞞之種自西戎
久矣生憂中國獫狁之傳自北翟
曷嘗日靖啟邦允姓居於瓜州逼

我諸姬入我郊甸至今爲梗誰人
生此厲階匈奴牧於漢地費吾金
帛屬吾和親似爾言甘惟我自貽
伊戚去病屢出酒泉郡烽火夜徹
長安藥師威達葉護城盟會早商
頡利浸淫炎宋棐受憑陵詐啓
本朝迭興
聖祖一驅始夷穢幕朶顏已暨於四封

三犂盡破穹廬追貊願承乎六服
逮於萬曆之末爰有遼陽之愁老
女嫁於北門十宗積怨花藥爭於
東市廿載尋戈始焉蹂我前屯已
殘一面今將困吾寧錦累此三軍
三忽河上不牽旅順之師鴨綠江
遼誰護覺華之臂殷憂雖劇孔固
及時茲盖伏遇

皇帝陛下
劼毖文德
焜燿武功
親閱黃帝蚩尤虞氏苗民之戈兵
躬歷神禹馮夷成湯陽侯之水旱
言行乎準乎
天地可決冕怒之必回
惇誠流峙于山川即

首山之望旨酒禍又爾呼癸庚王
門之念征衣較尉誰稱戊己乘軍
以廬舍蒔軍以庶花起軍以醫藥
狼居胥北絕聞楊柳之吹爾防烏
龍江爾防海蓋奎爾防九連城醫
無閭南難滿葡萄之飲百人可繫
其白馬五日定走其烏孫雖云先
零之盡平猶須充國之屯種縱令

誑禧之殕至惟是建州之蘗實為腹
裔之憂我出則歸戎歸則出彼能
誤予以多方羽奴為敦導奴為教
戎宜間奴於既合日者松杏之劒
諸臣既不獲謝其辜即令寧遠之
防
聖人其曷敢愛厥惠榆錢亟地風輕細
柳之營青蚨蔽天日健蒲稍之馬
燒當之殄臧繫煩段頻之經營幹
蠱者甲以三悔乾者用其九必折
乂與于揪聯而為二臂俾司農與
司馬合而為一身掣河東長鹽
鹵籌盡置塞上運芻相易不煩權
吏法在充碩其九邊教兩河三輔
良家子俾領蒼頭擊斗共聞無俟
徵兵法杜獎庸其五細臣等知而

不欲言謂之隱言而不能行謂之
憊今茲
主憂臣辱誤不欲再誠不敢輕發其謨
謀一虧效而他虞景從一邉安而
九邊率鞏惟是
高呼畢應箠惟以初誠不樂相尋於故
事伏願
早膺弗福

永篤鴻禧
王者必世後仁則去殺勝殘乃肇端于
厥半
天道星周始變則數過時可實遞歲於
其三悟前此之壘出河清宴為殷
憂啓
聖之兆觀今日之禾嘉麥秀知是
考祥旋吉之初臣等無任云云

擬
上命大將軍徐達等分布士馬規取河
北州郡諸將各率馬步舟師大會
臨清進攻元都克之群臣
賀表洪武元年
伏以
纘陞龍于豹尾闐闐鞠旅動宵田
駕天駟於鶉咮璧璧師于揚大陸高
旻閏碧光爆戴主之星重填王壑
氣鞏禺疆之軸
萬歲呼嵩而至地三軍驟馬以馳人
月庚明山河再覩臣等誠懽誠忭
稽首頓首上言竊惟齊州鞏十有
二上應天市營並幽冀乃帝王世
守之中原周爵等五溼三下貫地
維涞易鄚嘔乃朔北舊封之門戶

秦制上谷漁陽之塞為我龍城樂浪之左肩漢有漢嘉蠡吾渤海之藩用碩東垣中山之大腹司馬羙魏百日而饑公孫鮮卑煬秦一紀而甸漳水和龍始併索頭虜苑馬載敵獺宇文頡利盟會唐宗范陽顧劒夫安史沙陀不虞長主鄭瀛竟付于保機振振羯鼓滿黃沙花簇洗將必轟轅殷勤

天步靑冥何以繾綣鄭重人乘帝子降兮魚濮正在鍾離汝頴之間真主肇自虹丘乃出塗山大別之下七金擁地八寓齊雲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天佑作君象垂則聖有堯舜禹湯之憂勤靡詰氣復全於俶落權輿陋漢晉唐宋之創肇開闕憲真極於林烝駿夏茅盈仙穴實為水木源柯宿預晉疆斯乃洽渭陽渙生自御明之貺光燭莊周蝶山鬳為喬嶽之求香貫柳生之龍勝館粧鸞閣滌滌鴨江吹黑水弓移阿骨龍堆及諸蒙古有孛端盤陀石上生鐵木逮至潤台曳守緒金蓮川上曳銀青開平銅馬築黃金已兆紅頭之瑞石鼓丹墀收熸草久讖西方之賢懸金口河開帖木客與龍舟祟似生於石眼白蓮香梟山童朱殷貍首勢復始于樂城黃棗

錫開府羅熊熊桓撥于濠梁羽士秦
陀
天嶽風標孚顧頰方其渡江伊始采石
密邇姑孰兵出海牙之
方悞我鴟茲甫定
虡已建於上游及其達淮先驅邗溝
逼處海陵
力握士誠之喉徐聚監子何為彭城

綏靖東陲迺
敢命於虎臣爰誓師于多士元戎十乘
出淇水威共峙於太行臣王六月
定西河武日襄于魏鄴平章童宵遁
父老策杖子弟荷戈次第聊城之
下僉院朝禽舳艫雲屯殲騎星奏
迨距舘陶之墟臣徐達從無棣而
及晉條臣遇春縣魯陽而遶巔頊

既歸
聲誕粵於北戶波晴鄂渚漢旌夜落
洞庭湖烏舂遶蘇臺吳塵宵沈平望
驛惟兩懿而貫首斯四海以朝宗
征虜冬入大河霜葉廣陵誰降元
龍淮海之氣都督旦馳川雒薰荷
伊闕疇誦申伯山嶽之禎楚越膏
次庶平甸侯南服宋衛今茲耆定

瀟瀟潞水旐旗颺曳木蘭舟奕奕
檀山韐韎縱橫沙磧馬
天垂重霧執孚羅于伏道精騎晝匝都
城殿逸雙狻馺虜主于禁門家累
宵奔朔漠北平秋色白浮光明月
之山督元戎穠孔水湛調琴之溜
薊門重觀帝堯封泳鹿式瞻昭烈
貌臣等遹

龍蹲鼉鼓
鳳歙毛讐周穆為崑崙之升前有造父
後有嬀虞參伯為左奔戎為右共
弋宴樂于瑶池似黄帝為舜州之
游輔曰力牧翊曰風后襄曰山稽
弼曰天老得融晰于華胥祈招
之詩不必仰陳于
聖主服形之治思以攸告於
興皇四極寧九河澄十藪清表裏山川
歸正域三階燭四輔旭七政煜緯
經辰象麗
皇明伏願
德全全昌
知終終譽
同堯安安乎析因夷隩景爾殷分申
正

類舜栗栗于明達闢詢葵茲文武聖
神
延為億兆京倏之曆年
紹此来嗣仍雲之孫子
撫五辰而凝五福都綏吉康
格天壽以亮天工倏救祺福臣等無
任云云

矬書橱記

憶萬曆己未春初大姨母予余錢二百八十扱一矬書橱中可容兩漢書耳下為匾擇可藏隃糜十片鼠鬚三四種扱木匠為仕周年逾七十引墨定筒錨銖不爽喜談舊事每嚮余與表弟霍階生云猶及以藝事先少參公先少參額廣結鬚過乳真貴人也省中即某宦良今孫子式肖若某某者雖盛一時後當衰顧郎君勿學匠人聞之心益腐明年余幼年無錢輒需之大姨母此外衣食我無箅矣猶記戊午冬余緜病幾不起大姨母三子先敬孺人止余一人姨母中夕露泣曰人必不可更死請以余二子易一甥先敬孺人聞之心益腐明年春病尚未霍然元夕前思一豆花色布

袍問敬孺人孺人不恐云難方專措閒遲兩夕大姨母一媪至云畀余物余驚喜急解襆中果有豆色袍一領喜欲雪涕令大姨母下世越十年矣崇禎庚午深冬余乃用錢若干著漆著銅較矬橱上始可頓書籍勒此志不忘也

募建華首臺疏代

余素不晰鬱金氏之訓遑聞劉胤平先生親承溥山宗旨余曾手書宗教荅響朝汐鋟撥渺若泛水無津涯其後余甥梁末央隸心祖道時時向余言言或弗深矚及余官南都甥僑寓皖上致書余云甥視此身世渾如曠蠟牽得皈依至人獲聞大道旦夕歸故園粗了家具黃嶽半席是甥休歇地獨念阿舅深重恩無可報以茲相勸假饒官一品佩金魚臨沒時一段狼藉英雄漢子決不任忽略至此阿舅念旃余頗其言又明年余入居司農尚書郎署聞諸子皆以少秊科第弃其儒冠服伽梨余益壯其事比閒異人為誰空隱老人也老人湛智豈余能窺其萬一其能使諸子捐榮若弃敝屣因思古德語云此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若是則老人之造淵宜乎諸子之若列子見壺子矣諸子之茅附羅搆華首也蘄乎分歸宗之席也歸宗之席可分則老人必歸勾曲佛法最盛于唐餘潤於宋中衰于羯胡我國朝禪道佛法將必有大力負之而趍老人豈伊異人乎西乾稱唐長安為摩訶支那廣州為支那為佛道所從起附羅華首臺而後冊隆于諸子天之所興誰能廢之是役也天與人協從猶龜筮之習吉然所謂人協從者是謂鳩工者蚩厥土木之貲積寡是參即使擯齒頰馨楮墨罔徵懲噫嘻尚使世有過量福智大人負華

首楹而趨祖園布金四禪映眼其在
茲乎其杜茲乎

法月居士寓皖將一年矣所晤諸僧覩其能發大心不甘苞籬香火者一炤悋予似非無意斯道者盍亦乘盛年求明師好友決擇此大事莫待栽松再宿石而終日為人行飯度粥招嫌冒嫫固非上三生箭機少差佛世難值舍此不急今所費無幾即可辦美庶不枉冬夏兩三與雲水昆仲於此經行笑語委瑣欣然負諾欲藉以酬之居士許我杲即簽而西無餘恨矣居士曰是固不難予雖瘡處自聞吾子貞寔之語怦如動且與予多方圖之慮必有辜子炤曰居士不玉汝杲誰玉汝杲者異日徽惠金粟臺山得路今日皖公一段因地無央自愛者且亦將甘心輕薄一生耶炤云杲自鄂渚渡江止皖水緣屬而居三逾年于茲矣杲寧不知拖泥帶水逐影絕軀何時能究竟徵居士警策杲寔不戒既有鬲誨益策開如蘭之心越自今冬即思貫草廬泛彭湖度大庾上華首依止至人第此菴刹宇茸莽山門倚樹為闔縛茅入扉嚮晷末顧殊難委之以行年嘉話斬以一茨門為嵩矣居士念之哉詮次後先之語為募金者弁言則過其為陳福與藝福者言則忠矣諸上善人睇居士斯意庶有豸乎

募建羅浮雲水菴緣引

宗門至今日不是顢頇即入刋鑿昔壽昌師翁求人半生苹蓮遇煨熟蘋漢子秖道得一句黃金增色恁地入範師翁便收拾行市墜布旒及至我博山老和尚三十年自弄鼓笛求半截人搖鈴打鼓了不可得難道佛法剛湊拳閒便索罷休古人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如今

想晦公定有堪為人語發付諸信心者不佞博地凡夫無所稱闡晦公腦袋後摩醯別眼自能揚之

挺拳厮詈幾與牙儈相似有肯向深山飢洞外似為人內實造已鹽椒薤菌是甜是辣一盤百雜食早眠遲斯等人已若龜毛兎角若予所聞晦杲師著寔使人疑聞杲公得法於博山得恁麼信息便想泛彭廬度童貢過大庾逃五石千選萬敵得一塊附羅土便想收拾草鞋掛起鍾板耕田博食為大衆廣說法耶

雙谿侍者募戒因緣
當佛雙林閒諸天人弟子問佛法漸末
當以何為師乎佛言當依戒法為師耳
不尚身入苾蒭叢垂二十年過量希特
別有縣曙而委瑣絜量苾蒭之漸不如
舊奚翅一二端止也復公高足曰知有
甘服勤任澹泊者閱七八歲一旦欲習
為沙弥法鄉予大然師皈依茲志也使

揀骼題辭

通三世等威而論則今之人高自軒
與夫纍纍陳尸于原塋者所間爭之人
必謂語悖甚噫此世之人所縣不聞道
而世之人所宜亟于鄉道者乎昔嘗不
輕菩薩長跽叟辰雉之前人訝之曰
安知若之紹正真出索訶者不先為吾
師資者乎審如是則吾之所哀于陳尸

人深感動有萬劫窮生之慨知有勉旃
上下天人胥相引慶彼善法堂諸天子
所攢眉解頤要是何為乎思之思之毋
負我

原塋者又可不加意哀矜其思揀藉薦
藏者乎不止如是此吾儕之所以有斯
舉也使區區辟徼福御報之名世間寧
復有可率行之善或曰斯婦孺之仁耳
人患不仁耳婦孺吾甘心為之矣

喻園集終

喻園集

明番禺梁朝鍾著

五言古

擬古

几上敝梁肉乃憶園中蔬爰處無事事思寒風雪車人意未可信欲急姑徐徐不見令人思久狎必致疏君子語結交當使交有餘慤情已薄散彊合終不如

鴻鵠只兩翼千里戾天飛蒹竹聞殷雷出地如發機既云有倫脊上下互相依不有卿相貴萬姓食不肥居上無令德子孫百世非葉繁驅車止邪樹宿鳥稀高明皦如日昧爽東方晞光落崦嵫間無能續朝暉汪汪大海水百川再百人抱我昔蹈南溟順風邈遠島天濶海色青月明如日昇海上見大魚顱可

歸來十餘年時時向人道因嘆世上人幾多牖下老家貧身未貴出門苦不早聞人談名山亦云誅茅好庭下弄小孫天陰收爨草保得六十歲親戚謂天保

贈張平符督學晉三楚觀察使

附羅硯南極高可近青天牂柯萬里流夫子踵前武文藻春華鮮敦行自皇古

微霜河畔草能同二月初世路躡足行閉門且讀書

出身事征戰幽州萬里遠秋初雁已飛枒條四月莞可憐樓上婦凡膚日漸減此日得相聚寧復羨華衮人生趣不同區區重飽煖農夫終歲勞一盤豆麥飯夫婦日相守牽牛歸日晚聚散各有原無用頻商忖

丰肌蓬瀛仙湛識罔不達湯湯浚審淵
經術燗六虛治法絕黨偏減登如可還
緊曰能比肩文章信舍譽紫府尒衡銓
海藻鰷鱒品穫游清泠泉沐浴此蕭艾
遂欲傞蘭荃感恩與知已逖哉三生緣
搴衣秋江濵臨岐劇潸然

黃巖謁空老人效寒山子體

紅泉出竹間蒼崖縣古樹中有鬱金仙
一室萬法聚臨濟有三玄仰山無四句
昔世修何因今朝剏得遇
庄廬萬仞高松聲千里濤竹影空中嘯
危樓雲半幬消沮終入室契濶莫相遭
明明知是漣絶哺又長號
誰非切生死成虧繫修福昔與佛齊肩
今甘佛奴僕何為戀妻孥棄師在深谷
深譚不能久傷心欲痛哭

夏口

數騎羅陽出来日長荻林從来無遠遊
安知山水音陵谷幾遷變方能成古今
驅馳過夏口涯鈇江流侵落日水歸東
行行不可尋慷慨復何益且活百年心

贈何都護

海上有豪傑居然為世英高足蹈一世
鄉里尤相驚人謂其胸中具有九有兵
眞目為語難泉奔九河聲吮子妝士心
爭吏門成城三度入長安飄然萬里行
石梁與鄧鄴海內引足橫猶然伏鵠卵
析羽弗建旌丈夫未遇時負氣真難平
辟若天下馬弭轍誰可形未遇九方皋
沙丘且嘶鳴出處胡可思醉謌爾且賡

七言古

梅花落殘雪春至枝枝榮

同張荊公曾宅師劉觀復王飛侯屠劍冲夜登滕王閣

角聲夜落清波動月影秋痕摇畫棟萬里烟火烏夜啼昔日風流成昨夢南浦西山自古今崖添新石江流浸行藏欲盡今宵燭一夕疑人千歲心

贈陳全人

先生古之天民歟藏則可卷行則舒不

一婦人娥眉雙蹙青絲墜所由擁婦入睇予衣衫聆薄飛顛頼垂肩見人不舉頭浴淚如海非春愁問家何方經賊虜欲言不言聲悲柔傍人催促至三四雙目頻頻視所由漸言家住南陽府丈夫姓焦事農圃賊過黄池是去年知殺丈夫與吾父妾命狼藉萬死中鞭撻殘辱回回股如今賊敗走四方去冬窮蹙潛

欲斯民終缺陷遂先置身在唐虞蒼生日望安石出吾道伊頼虞卿書豐艸長林何足數雨霖天下皆耕鋤

難婦述

車匿戍寅居皖城楊柳春風春鳥鳴無那杏花落如雨杜門乳書金剛經司馬此時定豫楚檝夜落飛狼星門外兒童語異事宿松縣解流賊至四為男子

山蔵此日身口不相碩步步棄婦大道傍同行五人皆非賊遊兵虚落梨花鎖傳聞光山舞陽捷一夜疾風掃黄葉斬戮大半是陝西往歲報功多逼脅若使乘時盡肅清數月平原無馬獵車匿聞之發長嘆　聖人興邦自多難因思賊造惡因不生承平生咨亂世間最苦是世

女子容易悲啼難歡喜亂離婦女散彩雲無限官家擄為婢迂儒動輒責伊人何不守貞烈烈死女子風世造業深生死根本起于婬情癡一日甚一日惟想愈升情愈沈倘思修道求解脫早悟三界惟一心君不見焦家阿婦夫已剔強賊寧容伊守寡自從冬月擄到今悲歡且辨真與假諸如此類千萬人獨我見

来風轉半日遂過湖八日阻湖口南風天氣清樹濃潮白九江聲驟雨歸帆險輕舟撲浪行鄱陽程幾百旰食到吳城

同熊總理心開舟師過潭江時張剪公曾宅師偏舟来自廬山西山依去棹江水白銀蟾廬阜幾年思毫光計日瞻晴波喧畫鷁皓月帶黃巖

一田二姐

五言律

自九江乘風已入湖風忽易還泊湖口再登石鍾山題僧雪埜壁前秋維戰艦兩叩石鍾山練若三江表戎行幾日閒時来移舳艫數定再登扳霜雪凌春草僧非舊日顏

再過彭蠡末伏阻風將旬日忽雨相見無餘語名香竟夕酣

黃陂縣經黃祖舊戰場時段遊擊有百餘騎護予行

百里無村舍農深草木鋤堤連西苑馬水聚武昌魚舊壘三江上叢憂四月初烽烟歸未得耽耽欲愁余

憶檀谿

初歸粤與汪祥麟話又明年心開死矣

半月襄城路山川滿目迷後聞都護語
知已渡檀谿豁遥憶歸鞭處徵沙沒馬蹄
叩門抱長慟恐入邵陵西

隨曾宅師登小姑山時張都護侍

行

一柱窺江漢彭湖靜不流晴添吳楚樹
聾滿古今愁日赤鴻濛上波青杜若洲
乘風懷討虜石畔洋吳鉤

皖上西城樓與懷寧令黃位兩夜

酌時賊再梵縱陽離皖城三十

里

縱里又已火桐城未解圍五更霜滿樹
十月逼寒威遠客青州夢堠生嵩潁衣
六安師武在寧望救兵歸

喜吏生三叔至皖道從西粵湖南

居半月促之入蜀投伯潛叔江

津令

昨夜皖公雪餘寒夢五羊遺金薄桑上
殘臘過瀟湘南國故交盡西征轉戰忙
巴彭有兄弟且理前緩裝
三人行萬里秋草鬢絲黃跋涉家山遠
兵戈主僕康愁傾尿步酒月落石巢霜
但得吳鉤在從戎入二陽

蘭谿取道入蘄水與都護汪祥麟

階有褰熊心開總理
幾年石室雨一半畫蘭谿此日輸山色
春風憶馬蹄麥漂橫水渡花落廟前泥
征戰何時盡深林倦鳥栖

縱鸛

因依唱鷓鴣都盧向九皐聽從今日斷
聲似昨宵號孑孑雙谿樹零星蕉澗毛
墓田招蓬地歸或自蘭湖

贈陳全人

與君聯袂始疎月嵌空林屠狗鬬雞意
寒灰枯木心江河日汩汩氷雪夜沉沈
擠破軍持句商量直至今

贈霍階生表弟

碌碌托渭陽相隨雁翅行楸車爭飲食
竹馬定行藏鄭重居身訣囂難涉世方
微君不及此吾亦未應忘

讀書三十載一出事循良琵琶餘風似
仲仲屬職方如何班定遠亦似杜當陽
秋水人千里征衣浥早霜
出門家計輕此念尚難平四塞滿烽火
中原無重兵閭閻添歲盡泉石諱時清
獨有栖栖者風霜萬里行

送周仲謨遊海北

夏景行將及扁舟向雁湖舊城秦郡縣
新綠漢蘼蕪野戍春雲在離亭落月孤
故山秋色好須待插茱萸
相親殊未久忽爾便離居四海丈夫志
三春孝子廬去時沙草寂歸日岸楓疎
烽火長途有平安但寄書

夜酌方聖羽于石巢詩以勉之

客自蔣山至吳門風有名為文卑俗尚
持議近人情燭盡開簾雪雞啼落月聲

贈劉乃運

之子有奇尚何能老一丘客邊寒煖夜
生計短長籌意氣孔文舉精神李鄴侯
春宵三月夢一半到循州

送區啓圖入京補官

祖帳及秋風談兵語未終且將三戶政
再集九邊功桑土寬民力鵜裘待詰戎
故山收將士相約薊門東

丈夫姑用世恩怨莫分明
與爾五度話孟勞夜夜鳴有人能富國
真可不談兵季子終難賤衰閎勿待清
為君布肝鬲須早學無生

題崔篤殤白鶴画

五臺氷雪色餘影入丹青玉露飛縣圃
梅花滿洞庭羽衣三疊曲松謖兩圍經
華表歸来後緱山鳥姓丁

無生有佳話窗草寢中芟

七言律

海珠寺

南漢城邊菉葉落流花橋下水趨東煙
籠碧樹春分後月浸寒江子夜中潮上
石沈僧語歇笛殘人去爐燈紅分明一
幅蓬山景吹入鷺潭影自空

素馨花謝有人愁開盡芙容歲歲秋幾

夏六月同羅季作徐巢友黎美周
集陳喬生綏延堂歙得蕭咸二
韻

十載此重聚寧知歲月遙似因於越客
始得故人邀濁酒薰風度長歌柳葉飄
仙湖有千頃宜引海南潮

片錦帆迷海燕千條銀浪吼沙鷗分開
碧水鮫鮹室隔斷青山玳瑁樓何似粤
王臺上客松聲終日送行舟

苦雨

六月將完春雨来庭前蓮花帶沁開驅
蝸盡上至高樹使我不敢行青苔江海
已滿酌瓶鉢垣墻欲倒驚霆雷貧民無
食事增繳緣木求魚有後災
入户解衣坐主人應不凡結交澹於水
下食不疑鹹燭剪空庭葉風添當暑衫

題紅拂妓戲呈陳全人

商入廣陵隋業終佳人青盼已成空水流紅葉三分異膠斷朱絃七軸同江海未清奔鋌鹿簾櫺不鏁失驚鴻似君槁畔朝煙好半鏡誰猶在越宮

西京郗李不知愁人逐秦淮汴水流只道銀屏藏越國誰疑金屋貯吳鉤朱蹄駿馬傷鉛粉青嶽黃河怨白頭莫負宮

袍燈下泣蛾眉有淚灑神州

初秋與道脉沁公雙谿坐月

山月中分白草亭長松風轉度流螢微雲曼曼一峰起流水消涓兩澗聲傑閣危樓看露柱靈花異草折空瓶谿邊竹戶何人入夜讀金剛般若經

九日廣陵薛浮層高百尺額

寺臨大江有浮陽酌予永昌寺

慶陵手書不知 先帝何緣南

顧此剎固異數也

風滿長江四塞猶東南天地半荊吳開尊蘭若醺平樂斜日芙容待畫圖乍識姓名疑廣德久傳詩賦動江都招提遺墨蒼梧遠尚憶龍鬚落鳥湖廣西漢德大姓薛儒

宜城縣宋王墓

山色谿聲馬上增古墳一半屬鄢陵路

隨雲夢春風滿月入湘潭秋水澄野鳥欲依楊柳樹繁花盡結款冬藤蒹蘋江漢悲寒食過客清明淚不勝

泊樵舍與剪公宅師談金輪舊事有感

未將顦顇向伊呈剛道鋒鋩劈面迎一滴未消巴蜀雪寸機方動晉陽枰太行方疊疑山出黃木千尋障海泓為問金

輪阿育塔莫疑因果煞分明
同熊心開楊海門張荊公曾宅師
劉觀復入黃巖謁空和尚道開
先寺寺石壁有吳道子鐫觀音
像王伯安平宸濠紀功文
湖上金風滯鼓鼙征衣秋水淨禪栖雨
花初地紛龍藏落葉空林駐馬蹄指月
畫師深碧蘚凌烟司馬記丹梯縈雲如
蓋雙峰頂縹渺黃巖托杖藜
長至後十日蔣吾驏吾章葉孺菽
仲含錢次倩阮維壽諸兄弟集
石巢夜飲時孺孜方至自太平
予亦將歸廣州矣
鍾離久客賦歸與欣步青尊逼歲除
癖人疑玄晏迹黑頤君見穆陵書清秋
貝葉明蕭寺殘月臘周雖蟲到石渠四顧神

州談去虜後時音問托江魚
上巳前十日徵雪夜酌石巢示熊
伯子檜仲子栢季子椿司馬心
開原籍蜀瀘避亂寓楚三子兩
毋一瀘一蘄時生陟屺之歎詩
以慰之
家山封樹夢新林鞠旅褒歸未恐言細
柳朱旗看白日長鑱青史度黃昏蜀山

楚水愁予室篠竹寒松誓自存未減匈
奴司馬病知無桑土及兒孫
子少閭單自爾憐庭過閘外路三千洞
簫作頌吹新月烽火緘書寄舊年薄雪
勿悲黃草興幃燈姑讀白華篇同雲若
散桃花水已望春耕到甫田
階生仲階兩表弟婦自秣陵時母
舅以司成郎移北御史中丞務

携九表弟北上階生兄弟挈家
南歸過予皖寓予招同三祖寺
集一日便歸嶺
落葉秋風兩岸聲泊舟城缺月三更共
憐萬里分南越豫擬千官拜北平慕府
初筵看舞劍空林終日似班荊早寒道
上看新雪尚憶鍾離有外甥
千戈無恙皖公秋開盡芙蓉建業舟虎
傳六師收虢略何無一旅過三江雞啼
月落催寒渡劍氣江聲撼夜窓衰寵衛
青歸似得樓煩雖走未曾降
安慶已卯元日
去歲椒盤望太平迢迢封樹雨春正厲
無一矢留三月賊止千人繫九營黃燭
平明呼北極白環兄弟祝西征兒童未
作百年慮長日華林爆竹聲

過興都方仁植撫軍中丞時護
顯陵宿重兵于郢聞予與熊三
即至遣騎相逆詩以投贈
十年秦寇尚披猖特簡中丞舊職方三
楚撫軍當漢沔七旬司馬定荊襄知留
劇孟衆乘傳久料韓櫻再陸梁定遠欲
歸歸未得衷陵花老鬢如霜
將出皖留別楊六符沈乃功唐聖
師于鷹起橫秋別豹尾凌霜去此邦似
觀春官趨北闕雁行秋色近南州程催
彭蠡歸應早累謝樊城始自由春酒老
親兄弟壽翔風莫上五層樓
陳大將軍以牧別僅一年聞其上
書乞隨熊大司馬西征詔未許
明年解兵歸白下阻風安慶寓
石巢二日

俞徐譽星黃位兩薛浮陽汪當

世諸先生時予將入襄歸粵

船傍垂楊別緒生煙蒙蒙春樹雁歸聲群

公縞帶遺吳錦幕府青絲唱渭城幾樹

烏啼翦夏口何時馬首望西京江南江

北如相憶千里高樓待月明

初至襄陽與熊心開總理夜話

虎帳銅壺夜氣清羽林十萬靜無聲單

于冬入殘三輔漢上秋成繫九營勿慮

衛青終失寵無勞賈誼更談兵吳山楚

水年餘別殘角空階盡月明

歸自皖上道脉沁公沒二年矣九

月始哭之

月掃雙谿墓始哭日午已微曛竹院無人住白雲屋

後土深新獸跡廚前瓦落舊烟薰樹飄風

黃葉為誰掃石咽寒泉獨我聞聚散去

來知昨夢猶披衰草哭孤墳

初夏同韓猶龍入松

凡弟白崔峰峯為蘇子瞻舊遊

地故人陳全人曾止此感賦

承溽東湖月滿船江城夜色已堪憐長

宵風雪知誰在零落山丘又幾年穗石

人稀花易老鶴峰山近淚如泉令威他

日歸華表定在循州古驛樹邊

送麥木公還新寧讀書

昨夜微霜見雁飛芙蓉花盡菊花稀北

風動地千峰瘦秋水連天一棹歸閉户

三冬田氏易高堂九月老萊衣緘書為

報而翁道此後吾多住翠微

夏杪同黎君選徐木之謁壽何相

牂柯秋水和歌來初醉橫汾賜酒杯似

有醁醽傳湛露莫疑絃管走啟雷人歸
半渡千江月客就中分八斗才丞相久
知能下士公孫東閣爲誰開

夏仲同何旦兼同年飲顧公綸父

母舟中夜話

薰風微度扈江蘺潮滿中洲酒半巵三
事公孫依衆母九潘壺子有吾師當歌
柳葉波侵渚表棗雲山話皺眉欲挹江

流寄懷抱乘槎誰更問支機

夏雲晴樹暗江花海甸豐林入暮鴉燭
近大官千日酒潮平桑土萬人家星移
玉尺依銅柱蟲就銀燈護碧紗子規莫
愁歸道杳平津只在水西涯

送何無他游清江

微雲薄酒送朝暉一夜秋風宿鳥稀庾
嶺入江皆北向蕭灘來雁盡南飛莫愁

月暗凋銀燭却恐烏啼濕短衣
金都不問梅花含蕊望君歸

乙酉及門五子得雋

萬隊年丈泰 吳程文更
張孟彭國紳 王震生鳴雷 劉先必煥獻

秦樓簫管待公車雁影江雲得報書
近上陽籬菊冷馬遲長樂岸楓疏經師
北面慚蓮勺高弟南征近石渠花好
汾咏魚藻杜田容我賦歸與

五言絕句

孝感縣過董永墓

春草綠不盡遺踪近郭門孤墳幾株柳
啼鳥不依邨

馬蹄傷古城道上雨初晴石瀨千年滴
墓前流水聲

雲入高原暗春風吹客衣經過孝子墓
封樹我將歸

寒食添墳土重陽幾度秋北邙山上月
盡炤古今愁

敷勸學詩寄錡鋌鑣諸弟

讀書須識義務本重耕田無行卿與相
不值半文錢

孝悌勿沽名沽名終不成世人易欺罔
鬼責未曾輕

少年初未知事理相背馳于今始明白
養子欲經師

內無明父兄外無好師友縱然辦做人
終虞不長久

一部廿七史成敗與興衰明知而故犯
欲將歸咎誰

至親者兄弟緜親始及疎親疎少顛倒
箕豆會興詞

刑于是妻孥行道惟丈夫一身業怎嫉

庭戶始乖痛

寧貧而禮義毋富以縱淫天道必不爽
長眼看時人

人皆知道德性命豈精詳今知孔孟外
別自有主張

入世蕙蘭畹出戶芰荷香古聖超三有
一具白肝腸

七言絶句

與陳全人夜坐憶在天關西園小
樓

月到中庭自異明滿階蠶影雜花行相
看深處雲千褶判出尋常一段情

稔岡竹枝詞

微風疎雨走村翁売老無枝幾樹楓兒
童昨日迎春騎炤見門前溪水紅

清明前後雨如絲壓紙人家庭未歸橋

上點殘烏相燭燭花粗滑淚如泥
四月江頭盡種秧一春無事此時忙幾
多簑笠饑大堤語辛苦長途為送將

鄢陵道中汪瑞楨諸將各率千騎
来逆

百戰西師未可當雲屯千里動襄陽為
予引滿銀鞍酒飲馬鄢陵古道傍
未到宜城日已斜龍堆馬首徧江花東
風雨島啼夜許我三年定出家

咏梅壽何母

漢水湘江盡月清玉痕簫管共流情
衣歸莫應縣圖萬里香塵憶洞庭
謹母何年令鳳車紫雲香霧到扶胥天
關滕六知何地醒盡晶魂臘月初

題画

晴雲晴樹習朝暉野寺疎鍾宿鳥飛日
長至後葉孺孩至自太平偕諸子
集石巢夜飲

霜落蘆葦姑熟還青萍白酒月灣灣頻
呼衣薄客不去剪燭開窓雪滿山

贈金蕙元

薄衣粗食任騰騰知爾前身或是僧無
意相逢東嶽廟為予詳話五臺氷
半世雲山事未差江城何戀杜陵花紕

出湖南望湖北春江烟裏幾人稀

題画兼寄友人

瀟陵山色動秋風開徧黄花九月中每憶江南帶霜樹夕陽疎葉渡頭紅

只在湘江汭水丫美人行煙七香車湖西亭畔調鸚鵡欲剪春雲寄杏花

己卯秋歸自皖上偕羅季作省先考妣墓口占

人何處江州對面黄梅

融煙遠出深樹幾人縱步閒行竹篠茅屋一士鄉塾兒童先生

枳樹爲籬半畝日斜漂麥黔邊天涯萬里歸客路上猶聞杜鵑

未到潯陽江口無端幾日南風回望吴山日莫高低樹樹烟籠

雜體

先子當年欲學仙令威歸去已多年橙黄橘緑山陰道墳在梅花千樹邊

石屋曾棲馬鬣封青山無恙繡芙蓉每思小築長干寺日夜幽明三百鐘

六言絶句

莫春阻風黄梅界同楊海門監軍

段明宇遊擊涯上散步

逆風三日百里纔纜洲邊日賃借問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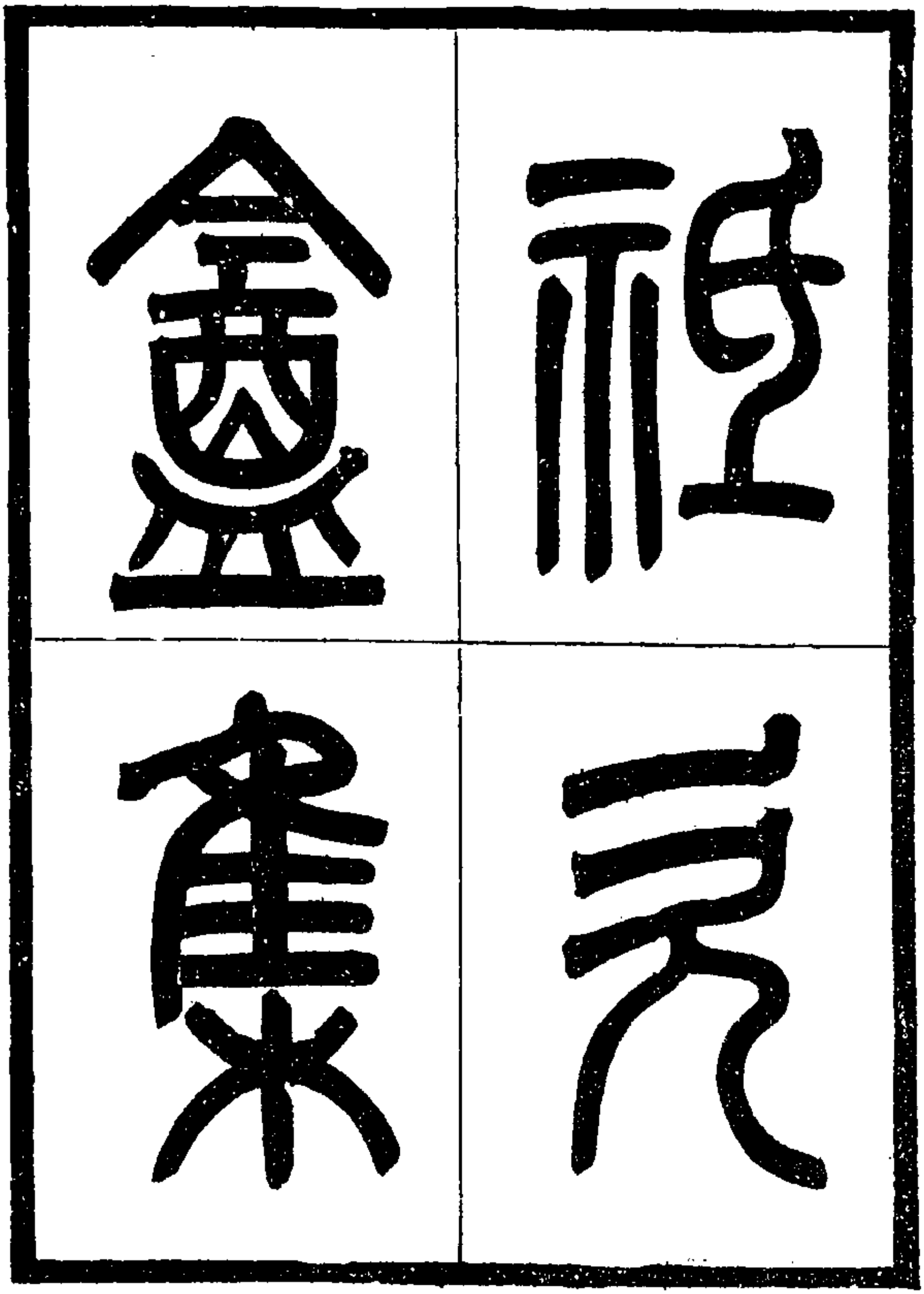
題蔡逸菴小像

鉦鼓建節的恁麽付諸青松白石一肚子經緯剛道虬髯如戟太公滋泉香八十畢公勛業百十七又道韓范方召似瀚墨渠儂自有丹青筆毋青筆頰上三毛終須寫不出

喻園集終

門人 鄭逢泰手録

龐嘉耋編次



原敘

昔人之論三不朽也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明乎德之不必兼功功之不必兼言得其一足以不朽矣而孔子又曰有德者必有言則言與德又若是合乎故古來忠孝節義之人雖武夫賤卒必傳其一二言以立訓後之覩者亦樂得而稱述之惟恨其少不病其多而況理學之儒博聞之士其德固足以垂不朽而其言尤可以示後世乎先兄仲木幼齡穎異走筆數千言十六補諸生弱冠遭國變慨然有殉君父之志伯父責以爲人後之義乃不果於是杜門謝客棄舉子業銳志於聖賢之事發爲古文詩歌皆至性所流不效兒女輭媚態而洋溢充滿如長江大河機勢浩瀚又如生龍活虎不可捉縛雖蘇氏父子亦不多讓詩曲折俊爽悠然意遠絕非凡響所及乙未正月二日丁嗣母查孺人艱三日水漿不入口晝夜不絕聲寢苫枕凷杖而後起比三月而葬復嘔血數升遂困憊不起至明年丙申正月二十五日卒於喪次年僅三十有五臨歿之日猶與諸弟講學不輟曰吾志在先公年譜後敘行在闕職三僕以不終喪爲不孝戒殮以喪服三月即葬嗣父母家側凡事悉遵家禮無一語及私事嗚呼兄可謂得正而斃者矣可謂節孝兩全者矣即無文章之美非所謂立德者哉然後世思其人不可見庶幾於文章見之存其文正以存其人也從弟復本

卷一 疏 書
上先臣死節疏
上南都議郎蔣公書
再上議郎蔣公書
上鄭廣文書
答崑山徐氏兄弟書
答彭子仲謀書
卷二 序
朱近修文稾序
澄懷草序
易箴後序
送同社諸子北上序
壽屠母六袠序
宗人母子杖履圖序
先大夫年譜後序
卷三 記 議
青山孝子祠記
新葺谷水吳越王廟記
鳳嶺亭記
畫記
永安湖先祠增祀議

立義田議
卷四　傳　行略
漆吉包君傳
先司寇公行略
卷五　墓志
滇南黃將軍墓志銘
叔父兵部主政府君墓版銘
痙義士銘
沈林壙志
卷六　祭文
哭張母哀詞有序
祭漵水城隍神文
祭亡友朱君蒲文
祭朱天虞先生文
哭山陰先師文
再告山陰先師文
卷七　雜著
寡女賦
擬修漏刻進表
擬進古鏡表
古劍銘有引
西巷草堂隨筆小引
勅葺文昌武安合祠疏文
重葺井亭疏文
治土穀神廟說
卷八　詩
四言
短歌行
五言古
雜詩
古意
過七里瀨同從兄步謝康樂韻
凍潮吟
七言古
答南屏豁堂長老
前有一尊行
五言律
入招隱寺
南湖曉坐
夜登北固山用壁閒韻
哭史相公
哭凌侍御
哭杜司農
除夜懷東谿朱子頌

再經雞山湖閒美祝子
送客曉發
七言律
梅花次巢友韻
縣南十里塘
舟行次韻
臥疾■羅館
禾中送祝子就檻車
城西作
答彭仲謀次韻
吳市重逢陸大有贈
登姑蘇城樓
題子胥祠壁
陳雨臺武科進士繇先大人門下昔甲申子白先狀於
金陵同謁武部不達留別秦淮酒樓經亂久別今已
丑再過吳市出酒共醉因有此詩
恭謁孤山忠烈祠次吳駿公先生韻
偶至湖上
夏日假館水南竹陽外舅示讀亂後諸詠次韻六首
喜右吉閻伯歸自閩中
陸冰修兄弟見訪屢不值以詩報謝
五言絕

鑒事
七言絕
初夏浴鶴亭即事

疏書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上先臣死節疏

原在太常寺少卿殉難贈兵部右侍郎謚忠節臣吳麟徵男浙江嘉興府海鹽縣學廩膳生員臣吳蕃昌謹奏爲臣父殉國孤忠已蒙守城勞績尤彰謹瀝血泣陳始末以明聖恩以表臣節事臣父太常寺少卿吳麟徵捐軀殉難中外薈聞臣哭泣苫蓋荼讀聖旨屢奬忠義嚴催部覆及吏禮二部具覆復邀天恩臣父謚贈祭葬建祠與倪元璐等同日奉命命臣惟有感泣呼號紛骨誓報復念廷臣之例請皆止及臣父姓

名而實跡未詳將何以明大典之不虛而受者之罔媿臣敢不以臣父從容就義及生平梗概泣告我皇上臣父原官吏科都給事中久推前官於本年三月初七日始奉旨時逆寇狂躪已達雲中先帝召對廷臣共策兵餉臣父言京師之嘗卒贏乏不足當賊惟有忠義可鼓乞召百姓父老痛切喻之使人人固志請罷敛助之議又建議勵戚宦寺之居在郭者屯置諸守戍幷給糗糧養士卒妻孥使無內顧又有百官環守諸說俱不行時邊外嘗臣議徙宰遠守關門挑鋭遏寇捍禦京師臣父獨疏其事復爲樞輔所阻寇突城下臣父守西直門短衣戎服與城卒寢食手施礮矢十七日賊騎至同守者以爲難民輒欲啟納臣父不可率家奴載石塞門十八日懸

行者卽至危迫之時而寧遠之徙惜乎已後使諸臣盡如臣父之畢力效忠諸門盡如西直之堅塞不拔則禍寧如是烈乎此臣父之勞瘁孤貞更有異於殉難諸臣者也嗟乎臣父不得留其身以佐皇上中興之業矣而臨歿之日撫躬引罪自靦朝服旁有語忠烈者臣父正色曰人臣致君國一旦如此尙言忠烈乎此臣父志豈有他望雖聖世教忠大典日錫而臣等又體臣父報國寧居人後之義但仰天慟哭終未敢以私情請也茲遇殊恩例頒優卹然後敢卒頭泣謝叟陳私悃者謂就義之烈諸臣所同也捍禦之勞臣父所獨也伏乞皇上憐臣父勤苦率先之勞特行敕部申議以志不泯兼付史館永垂來世則死者得慰而生者愈勸臣地下臣藩昌臨疏不勝哀痛激切待命之至

上南都議郎蔣公書

十月八日孤子吳藩謹流涕泣血再拜寓書於兵垣議郎蔣公閣下孤藩匍匐痛哭於長安市上凡三旬餘日求白先大夫勞苦慘烈狀會卹旨適下再疏格不得上退伏店中席地搏顙出血以明感報然則謝天子德慰先人心者講求沒世恐無一當焉又安敢私有嘗議以蹈不測之死哉獨藩所稟專鈍凡受詔旨與冢宰宗伯司馬諸公之章議於死節臣明示以等差優劣較然者日夜熟復而探索之竊不得其故乃刺血繕書伏大明門下者三日日暮必痛哭返訃終不得達

姪孝貽去葆祔未久非以父死爲利者可知矣所痛心嚙齒者先大夫不見棄於先皇帝侍言帷幄强直有聲爲外吏十年侍從十年晉階卿士見重忠蹟不能具論如癸未之請授南司馬史公可法節制應援京師請召大將邊軍捍禦寇難其說雖不見用其功雖至今存可也天下後世皆惋歎泣下以爲當時之臣無如先大夫忠者寇至之日舉國悲愕無計先大夫請下罪己詔錮租布誠款動壯士心請養軍士於城外毋恐百姓請百官援甲帶兵練禁卒率之一決戰守當時之臣無如先大夫勇者辱食西城手執礮矢募士繞城殺賊凡數百人風雨半夜徒步叩闕下欲爲天子畫計而不可得當時之臣無如先大夫勞者德勝門陷賊駢馬而入矣先大

夫受命城下西直土石堅好歷三四五月至六月二日始發之使八門盡然安有今日當時之臣無如先大夫之有成蹟者天乎先大夫豈以一死自靖者哉而議者幷不使同於一死自靖之報此忠臣義士所當叩天椎胷而泣者也匪躬無尊卑之殊率土無親疏之別以受恩深淺論之小臣之死尤難於大臣以奉職勞逸論之小臣之報更繁於大臣今反以生時恬退之操減死際節烈之義不能解者一凡大官皆其人營營苟苟以圖之者也營營苟苟之臣必不能仗節死義其非營營苟苟以得之者雖非大臣亦能仗節死義欲諸臣內懷死義之概而外營爵祿之大以預爲後人旌奬地諸臣不能也昔者九卿六尚書五府四等其爲大臣無限固當論其死不死不當論其大不大今奬大臣乎奬死節乎抑何以處夫單人匹士愚夫賤婦激烈之忠乎不能解者二太常大理同卿貳也以淩公爲大臣以先大夫爲庶僚不能解者三王公庶僚也何所據而列於大臣曰城守也先大夫不嘗奉命守西直乎不能解者四一以城陷死王公居其慊慨一以城未陷死先大夫居其從容其爲忠則同其爲城守則有異其爲位亦有異以城陷者賢於不陷守不足貴歟以侍御之大典不當誤黜陟耶死忠矣不當復黜陟不能解者十一蕃又聞同難之孤有謁宰相而陳乞者宰相雖額曰極欲厚尊死賢於奉常大臣又不足貴歟不能解者五若云朝廷之爵宜惜則一榜數百士三年而一見一邊數千人一年而數見豈病其繁寥寥忠節二十八三百年而一見不以爲少反以爲多國家於未見之賢才畀之厚秩而弗辭以已著之大節付之廷疑而不決不能解者六比來以不次羅列奇士益勤忠耳今有以死明忠者而反疑之而錙銖較之何哉耶官登朝功司上殿出其袖中成疏一日進罪人幾何人一官加薦予幾何事何制不亂何規不紊而獨於死忠之臣動援成例不大謬耶不能解者七嗟夫痛哉國破殉國加於殉封疆一等帝死殉帝加於殉國又一等三百年來酷烈大禍固不能援前例以爲名又何忍虞後例之再見今在廷所引斷者何經傳所吝惜者何心事哉不能解者八天下方多事中興之始最宜以死節勵天下之人心又宜以守城勵天下之人事大難既作豈宜爲臣子敘賢勞名教所關正不敢以倉皇遁事實如蕃疏所云死所同也守所獨也議者既以死節爲得已又以守城爲無稽不能解者九議者已不能知某公之忠加於某公又安知某公之忠不如某公殉國一日安所優之劣之而某謚以忠某謚不得忠某表其生平而曰正某略其生平而概曰愍不能解者十贈官一也或三級爲或一級爲或原官長垣而止署爲右給事曰長垣未久也或原官司農而遞稱爲內閣豈內閣已久耶誤大典不當誤黜陟耶死忠矣不當復黜陟不能解者十一蕃又聞同難之孤有謁宰相而陳乞者宰相雖額曰極欲厚尊公後事所慮死節者太多恩不可濫耳嗟乎宰相之言如此天下事可問耶則將應之曰使明公在當日爲新朝惜名器乎爲先朝立綱常乎彼且何以應之從逆之人竄亡南國其

有門戶黨援者近且日引之入班行飽厚秩縻司農奉直無算胡不一爲吝惜而於虛名追贈之典斤斤然論之豈死節諸公尚可恃大官以負朝廷耶抑且慮其起而與今日之臣爭升降耶不能解者十二噫乎今之臣皆先帝之臣也於今日從龍之人惟恐其不公卿於列國從龍之人惟恐其得厚報全秩者不知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乃藩徼聞封章密劄之間近且有以燕京之失爲非不幸者而天子不聞有霄露之聲宰相不問明弁鑽之罰將親先帝爲何如主嗚呼痛哉又何怪乎報仇之師不出而奚忠之典愈後也噫乎公卿蹈足而待禍患之及矣夫使大仇未報而徒求暝先大夫目於表揚之典先大夫之所不許也先大夫幸事先帝之日尚恐名位不後於人而今顧求加於新朝愛惜之舉尤先大夫之所不許也孤藩休矣不復言矣非先生知愛之深亦不敢縱及於是意者中興要務之陳或以大禮諸先生者聊一朱之助之此先生盛德事也非孤藩所敢望藩流涕再拜

再上議郎蔣公書

孤藩拜書以來吮筆韜墨刺指斷舌無所復言昨日從鄉人借買驢之貲與通濟門主人約明日行矣行且荷鉤戴鍤築墓而廬之以終其身須先生之德不敢以疏遠異也復蒙惠書旨云報政於死節諸臣不宜有所異同斯言是已而有未盡孤藩之意謂異同不可無也異其所宜異則不求其同同其所宜同則不求其異夫論人臣於他日所謂人人殊論人臣於死忠之日所謂殊塗同歸從大端而論之可以概其生平論二十人於一時曰二十人猶一人也特其服官不能不異故在他時則贈蔭與謚皆有所宜異在今日則贈不能同其蔭與謚皆不宜所有異夫贈者何王者思人臣大節悲之壯之就其生平之名位而加隆焉旌之也位高者高之位卑者亦高之則高者無以致其旌曰無等故因其爵第品秩大臣庶僚之議所當屬太宰定之雖均加榮焉而大臣之級與庶僚之級仍異異而不嫌其異者此也今獨於李倪諸公皆三級之其餘皆一級之如施公副御史也贈左御史副之於左一閒爾即不死忠亦當贈江右吳公已長諫事僉加問少卿諫官之長無升問卿者今且降其原秩爲右給事而以問卿予之是降之也非贈也先太常贈少司馬亦一級也以大臣而三級之以庶僚而俱一級之此所謂宜異而反同將焉用彼太宰哉且卿寺之正與少不遠也而贈必少侍郎之左與右不遠也而贈必右執政之爲朝廷惜名器能盡加是否乎蔭者何王者悲人臣大節不得返死者而用之故求其所生謂去賢者不遠猶能體乃父之志命司馬仿漢羽林孤之義存孤兒姓氏必世及之者謂臣節至不可磨滅使世世帝王皆知之王者用其子如其父嗣王用其孫如其祖以明其事不朽爲忠臣之子孫祝悠長也諸公殉君之志同殉君之事同殉君之日同則中興之奬禮宜同今執政但當云臣分宜然死不足以塞

貴槩錄其一子足矣又何以或稗之世或不稗之世安所別某之死宜不朽某之死宜速朽乎又安所別某之子賢而孫又賢某之子賢而孫未必賢乎又安所別大臣之子孫皆賢而庶僚之子賢而孫不賢乎此不足以分諸公之義烈不足以定諸裔之升沈徒令君恩有隆殺而後世延爭殊之議耳所謂宜同而反異之者也司馬之過也謚者何王者思人臣大節悲之予之易名使後世得而頌之惟其事有同有異惟其人亦有同有異宗伯得而異同之必當焉而後已此常典也而今日諸臣有不俟論列者則死事昭然矣累二十人而同予之正爲其死也非因其生平故其事同其人遂不能有所異其大端同其生平亦不當有所異所謂大端者扶

植綱常有死無二忠莫大焉遭國烈禍捐軀死義烈莫甚焉今於死節之臣皆謚之曰忠烈於忠烈之詞臣四公者皆冠之曰文忠雖有聖人復起以爲不盡則可以爲不公則不可若云當詳其生平亦二十人所甚願然而取評於朝竊采譽於鄉曲求長於政行獵美於文章人各一論列之窮歲累紀而不能決非所以慰忠魂於旦晚與其異而不當不如其同也今謚倪劉二公獨曰文正以取正而彪焉之義則諸公之死獨不可云正乎諸公之生平不正而能死乎先大夫之謚忠節以朝無知交若云一節云爾又何爲金許吳三公者同一節乎何以見三公之與先大夫出處語默無一不同必不可以他言別乎陳公申公其死同義何以并無忠節之謚

而忠愍之謂乎孟公進士從其父死天下稱其忠孝乃無忠與孝之謚而曰節愍取何義耶既不得其人而論列之又不因其事而公予之或加隆而反替或以貶而代褒惟宗伯意所在安在其能奉天子詔慰忠臣孝子於冥冥之中哉自是以後天下爲忠臣孝子者寧矣可以無論矣孤蕃泣血上書不能見白於天子不足鳴哀於執政所遇同難諸孤則汪子觀李子善長馬子壬玉許子柞芳王子之柯之栻其餘未獲一見或遐絕數千里外冀覩面目問其室家事恐沒世不可得然區區所陳正公義也先生因其詞識其肺肝爲則知謚議者不妄不宜以非時之鳴槩斥耳又如使者閒語相期約云云者孤蕃不敢當也蕃移寓承恩寺僧舍時同舍鄖西江

李君者跡予悲鳴而哀之欲爲一申其說於時宰相亦如先生指李君宰相之客也其告語蕃甚昵蕃亦思而堅謝之中夜起坐念西華門非書生暮游之地先大夫不當生私謁宰相之子憬然汗流恐爲天下丈夫男子笑故詭辭寒疾反辱殷問悸不自寧敢以誠告願先生恕之先生姑舍是更教以歸臥草土不負先大夫之道不勝幸甚孤蕃再拜

上鄭廣文書

蕃自爲貫以來爲父母所過望不事鋤鎛而受楮筆束髮遂奉典謁嘗淹寓西泠知會城賢長者聞先生名耳與心叶將奉縞帶焉以明先世同籍之好而中夏忽傾人士漂沸蕃且嬰大故矣三年泣血江林沈綿廢痼知橫宮有康成在而不

能躬執灑埽之役屢欲奉書輒自迷止倘冀一振槁骨拜覩
仁表茲自形神日脫且盡而志氣益蘧然落矣悲乎古人所
云願一言而死蕃閭工無技則弗工商無貲則弗商士無文
章則不得而士也蕃雖少事章句師孱鈍不能通詮疏早歲
出奉祭器遠嚴父之懷漸越常矩其視經傳若奉大吏面從
心違樂窺有韻之書好爲無稽之論有司試誦帖括應故事
耳或怪而前之顧未嘗有知已也其爲文之基不堅不深故
一經風雨震盪如泥沙委地莫可收召幼小時時嬰疾早涉
人務一切狼藉神理外鶩不自保嗇天地崩陷北向慟絕絕
已復甦不知其他時最忘生一切死事爭先爲之行跣悲號
灑血燕路血凝障其口淚下蒙其面手申屈觸豺虎中新瘢
舊瘡纏吾雙足蓋去死也不可以呼吸既而上書南國舟碎
汨沒持家避兵鋒鏑雨下負土封樹淚湧成冰又賤患多危
苦在夜夜常胷臆一氣上引焞焞神欲留之激成喘噎遂不
能道斐字牀案閒物指點舛亂令視者皆駭泣夜分氣自迴
注則痰飲血沫相擠下地二童子爭易盛器常不能給悲乎
此其人尚堪起之牀榻屬以文章者乎爲文之資既荒且頓
如彼爲文之質又癈且殆若此在明之末儻如援引世卿之
榮眄睨茵鼎之側已足爲卿大夫辱此蕃所不能自欺以欺
夫當世者也或譽之曰子無乃從先公莫應科舉之戒乎蕃
且媿汗下踧而謝之曰否否夫人子苟可以發明先人名行
於今日北極南溟足繭可及執鞭傳遽身賤不辭而況功名

之塗筆墨之業顧不足擺拾表揚昭明萬一孰與夫仕田耒
之梵梵同草土而寂寂乎使蕃力倘可竭必不甘爲蓬蒿之
鬼如彼逐日月犯霜露奔謁上第孰非人情今特以愚陋枯
朽伏匿泥淖而盜父命以爲高名如策痾罵詬覶之乘以駑
於蒲梢天駿之後曰非不欲也此雖王良伯樂言之誰能不掩袂笑歷者當世不可欺而欲以欺吾死父乎且
蕃請謹之役有議曹蔣君欲援蕃爲羽林郎期夜半於西華
門候見丞相蕃竟以疾辭之人生勉其所可爲委其所不能
爲不待籌計自決決於寸心不欺寸心則不欺死父不欺死
父則不欺當世此三者蕃所旦晚持以入地者也夫使隕墜
神魄者數年千仞一絲在牀如客而動心餘喘竊意分外幾
何不爲牀頭候鬼所怒嗚呼已矣存姓名於舊序辭槩鰓而
守祠可以操其寸心下報先子矣死生之際所願僅止於此
謹流涕叩頭布於座右惟先生鑒之

答崑山徐氏兄弟書

蕃等自經喪亂以來悵然失圖不自極節以異民伍內隳家
緒外替朋規斷髮工林捧鉏隴首未足以自掩慙痛何況重
聯倫好再廁讌會而隨聲文誼之舉哉坐此往年雖羈鶴市
復涉鹿城函恥於心羣怩其面素所聞名聲淑慕見義哲不
敢求而識之抒其胸懷去來君子之鄉如入空山之徑劃然
獨嘯髣髴與亡家伍子寄成梅生通其靈爽而已既而蹋登
太史之龍門縷布家人之燕語猥蒙尊大人開襟雪腑款愛

艮深中夜篝燈飲酒濯足一話先朝故事飛湍橫案至今耿耿何能去臆兼以情緣有涯未見君子繫我勞結猶然在疚潛公到門遺屐邊問累千餘言批宣世講之素啟誘理教之實宏思遐古緒正流今厥旨良厚嗟乎久矣徽斷音絕今日何日而聞此言將維既頹之構而砥方沸之匯耶展復三四感悸交作古人所企植根芳苑濯秀清流君家昆友誼固應爾特薈躔二三子不幸庸昧未足語此耳雖然敢不由茲轉自逖勵竊謂友朋之樂樂於扶道其競聲聞者如飛蘐布護旋當漏決縛摧采謝歸乎清眞且凡才智明敏之士必有所趨溺比來禪學紛龐交遘靡曼多喬首以思無所霑足而制書之菁華既竭漸窺程朱之言有能立高而呼會見飆舉以集物窮則反本疾痛呼天此正學一振之機也足下其有意乎不孝蕃等以中丞忠節爲父以山陰劉子爲師尚復委薾滿歷爲世姍笑矢當巑辟奉教有道今有顧而問我蓬轟之中則以先人遺集先師人譜贈之顧未嘗他及一言也四方鍥盤坫席之事肇自賢哲寒鄉狹郡亦欲上埒名國同席故人自有出而主之者然而蛙鳴蠅響哇咬盡發其盛可喜其流可慮休耶咎耶不知何祥頗非私心所樂惟敦崇舊實摛文載道以上續乎性命之旨澡此洪涊之媿斯其同志乃藩日夜所願慕見足下其何以貶之也屬者同人惠書方擬修答而敝邑諸子適有寄問藉以相嘗悠悠我心略盡此紙容布鄙風非敢後也客秋尊大人來游西湖聞卽鼓櫂追對乃

去旆發不能半晷約裝之傔尚及見之殊悵歎也幸爲一一道意日月逝矣心傷悴矣攜手之期邈焉未可許也苟爲相念各敬爾儀

答彭子仲謀書

兄目眚不更作耶凡見疾患之頻仍者多繇積火所召目之積火在足厥陰經足厥陰者肝也肝蓄感憤而吕掌繙閱二者於兄不能息又過之願自覺也疇昔之夕弟復中肺寒息賁不休非四三夕不可平不答昨書以此且兄有前教懷懷千言懼滋騰口之愆慚鮮降心之實邊巡且止未有以酬欲俟異時筆札之勤或就帷屏之暇窮其指歸一報知己耳至如詰問之詞誼無不對請因片紙略及之兄書大抵頗似司馬遷之於任安楊惲之於孫會宗柳宗元之於許孟容特爲感激之文寄其夸邁之氣如聞彈箏擊筑之奏於酒酣髮豎之時不待師曠蔡邕之聰而知其將返變徵爲中宮化燋傷而和曼也弟捧手而俟之矣蒙兄垂詰謂弟居今之世不知所讀者何書而講者何道也弟敢敬對曰自此而往欲畢其餘齒以讀者六經四子猶布帛米菽頃刻不可去之書欲因之師友以講者朝食暮息於造次顚沛須臾不能離之道其他大指正無殊於兄之教我辨邪正晰義利之數端益聞之非艱惟蹈之艱故且讀且講之耳獨疑我兄既已昌言正道以教我矣又旁及古今人物短長異同茲洋洋者灑灑者非講道讀書之事而何乃又自處於我非言道者夫道不

可辭而避也古之人所謂習矣而不察者兒得無類是乎至
不所憤憤者又概乎山川觀省之樂人國興亡之悲而將嗣
龍門司馬之業以爲德於後世幸甚幸甚夫自班孟堅范蔚
宗而下史之文日亡自司馬君實朱仲晦而下史之義日亡
不能學人心愈淆不可與論世是非之不公而賢愚並困也
亦已久矣安得高明勇毅之士如兄者一起而理之乎若夫
兄之文章其奇譎變蕩弟不敢盡譬之龍門而熟觀盛世之
書幸生諸儒之後學術之源忠孝之質正當有以過之又愼
毋徒駭其雄奇而自疑其宏遠也才不才各言其願弟謂人
生人地以前墮地以後業術紛紜要不能奪修己之敬如斯
而已乎則修己而文詞著如斯而已乎則修己而事功成事
日墓非日墓也裹足而陸道窮非道窮也比年陰劉垂殊陽
絕與不絕又未可知矣孔孟歿可以有周程朱子周程朱子
歿可以有康齋文清康齋文清歿可以有山陰劉子劉子歿
學固未可以一日絕於人心也夫人人而傳之矣閉目而悲
沒世則寸攻而尺堊其底幾哉又兄言康齋白沙文端陽明
步畏噎而投箸尤不可也故尙論昔人則掩短而扞長自攷
死絕學不傳不知何以明之夫知四先生之所學者何學則
功者修已之效也文詞者修已之華也修已而不足於事功
文詞之閒者非其才則遇爲之矣未有能文詞事功不修已
而可與於聖人之塗者也賢者識其本其原不賢者窮其流
其枝責乎儒生誦書史通道理不以身外之業先其身不以
心外之慾貳其心卓犖哉豪傑之舉也丈夫之志也雖不敏
請事斯語矣兄又咎草廬幼清二先生出處爲道學詬病嗟
乎生不得遇時死不能正命出處之事顧未易言也於傳有
之亦二先生之過耳非道學之病也其時惡言道學獨愛文
章之流倒行逆施者何可勝計本朝吉水崑山諸大夫弟或
惜其從事道學而未究無以報國家兄奈何又病道學然諸
大夫之外自負其事功之雄盛擅文章之學華以鶩國禦家
貽羞士黨者比比試以詈於談道學者正如衣綠素之裳涉
驪灰之市其點易見童兒皆喧之故不可不慎耳韓退之云
左丘明作史故盲柳子厚云子夏不作史亦盲兄今所撓何
以異是是故責備賢者可也窮毛而索瘢不可也懲瞽者卻
步畏噎而投箸尤不可也故尙論昔人則掩短而扞長自攷
沒世則寸攻而尺堊其底幾哉又兄言康齋白沙文端陽明
死絕學不傳不知何以明之夫知四先生之所學者何學則
絕與不絕又未可知矣孔孟歿可以有周程朱子周程朱子
歿可以有康齋文清康齋文清歿可以有山陰劉子劉子歿
學固未可以一日絕於人心也夫人人而傳之矣閉目而悲
日墓非日墓也裹足而陸道窮非道窮也比年陰劉垂殊陽
復將槩人窮欲反氣極而變或者謂當復見聖王之政道理
肅清必有剛健中正之儒出而光輝其德遠遵泗水近紹稽
山吾聞其語儻見其人非當芒蹻荷杖蔬水鳴琴奔赴千里
之遘承事一方之近藉彼緒餘資吾研鑽內遵聖哲之靈外
踐典禮之實送我餘日何福如之不然弟早衰多難命違所
期奄忽且晚便謝灑埽則如任末之終敕歸朽骨於師門周
盤之遺令懸堯典於匱側弟雖不踐其跡心竊儀之矣雖然
求吾志者吾也匡我志者兄也聲名利欲之區蹇裳而就之
不越半歲以上事兄所親見得不爲我寒心耶嘻乎盡矣弟
志具是兄可以錄此攻之矣他如兄所持蔬食之節弟更思
之古者未葬之禮不除喪不飲酒食肉兄之意當準乎此其

早襄大事奉先忠烈大夫之體魄亟卽於土而揆形質之盈虛奉宜人之可否虞而後除尤合乎義屬者念兄病甚乃竊焉勸之亦媿姑息之私也辱問城瓠之役顧非弟可當斷者若弟可當斷則請如縣令之罰弟之義所不可毛麾借於今者榮耳至於辱則大小短長隨其所被多當恬然受之矣遑辭再貸動違其心古者直不疑償同舍金劉寬下車歸牛皆不辭一日之汙而養終身之潔其意可師況處眾濁之日乎又如兄通處僕夫爭道之事事雖細有君子之風尙事功者便多驕競之舉務文辭者亦有誇詡之言兄皆無有近乎道是以可貴也相見之期愈遠望益之意良殷初擬率爾數行不覺傾倒多字用勤目力過矣過矣占辭債攄病夫常態悄悒何言

序

宋近修文稿序

秋風既往乃遐而暮舍城陰攀薜就帷分川繞畝東嚮而嘯若反有適於中者忽授尺二牘爲近修書近修子兄也開處相謂云天下十二州州有賢人滿首燕幕數文劬服如古人緑將須世之康穫是爲甚易鴈壁歎息顏不受痤行不受挫遑搏而高翔是爲甚難午之役近修遇其難子遇其易然則近修遘乎余遘乎雖然東指日沈西顧雲散不俟一日豈有子晉之純默王栩之沈幾濡而不迸尚何芳杜之開顏而井

葉之無惻哉自今以後欲令近修能忍樂予能忍寂忍之難易又有異矣吾知富貴之難冒險迫涉修遠謁權位不得呼天而已乃書生一瓠瓜耳以誦帖一紙取之雖云獲冊丹面何能斷然信之其爲計也近於妄至白璆同賈於黃金元火平題於赤水若以爲同金而冶鑄冶成則鑄異於鉤同土而陶罌陶就而罌殊於瓦越人之樂鑄未可信也秦人之樂缶赤未可信也必曰和氏之所懷伸於爲大官璽屈於爲泥沙倡嗚呼是誠工人也知形質而已故近修之第相與慰苦勉勞已而愁勸遇與不遇各有所難易焉不然愉汨窮簷伸書馳歎徒以文章等世人之毀譽豈予兄弟之心哉

澄懷草序

仲謀之序道庵詩也曰詩非能窮人也詩之工莫踰於窮亦其時爲之也予申其說曰詩固不可以窮人人亦不可以詩窮人之不可以詩窮則又豈可以時窮哉吾將進道庵之詩而言無窮爲夫人之俯仰天地睥睨萬物何者非吾性情之所有則其涼燠榮落與屈伸窮通順拂枉直莫不有自然之期吾亦與之爲自然期亦何思何慮之有思慮且不可得又安得有韓子所稱不平之鳴而與蛩螿草土爭倔億之機乎天地廣而人自隘之萬物同而人自異之貴賤順逆之故自然而人自營之不營於道路則營於筆墨吾見人之自窮於時而非時之能窮人也道庵天懷駿發取慕高遠闊視一世雖不諧於世而公卿大夫之賢者多願交之道庵且去市門而返村墅奉尊公先生之教以傳其令子歲時入城訪一二故人其詩非陶靖節之恬澹杜少陵之誠懇不吐於口而落於楮也則上下千古其樂無窮其詩亦無窮迴視世之衮章纓紱何啻埃氛之末而區區遇合之故豐約之殊豈足以動道庵之心哉不然道庵之所謂道者何道也非大易所云身之否而道愈亨者乎奈何云時窮而人亦窮人窮而詩亦窮也此可以論古今之詩人而不可以論我道庵之能無窮者請以質之仲謀以爲何如仲謀我師也必有以教我若夫道庵之贊矣

易璽祓序

年家世父希圖沈先生箋易一編既竣業則以授小子賛也曰宜有一詞以贊其成賛汗下逮踵謝不敢已而命之固固辭弗可乃拜手稽首而識於簡終曰嗚呼聖人之爲易博矣大矣先生窮二十一史及本朝之文爲一書既閱千有餘卷進而研於經履本朝之休明顯晦至七十年滙亂者又十載退而發於箋其指瀣矣精矣蕃小子庸劣烏足以知之無已則請誦先生自敘之文曰當戊子之春日讀易一卦焉終則復始凡以見吾聖人同憂共患難之心而止富哉言乎斯先生所以箋易之大較也而千古讀易之法其必歸於是矣夫易憂患之書也書之憂患逃於商周詩之憂患肆於小雅春秋之憂患寓以定哀而易乃異甚乾之一畫潛龍也坤之一

畫履霜也則三百八十四畫之餘皆謂之憂患可也故吉一而已凶悔吝者三之是以貴通夫時義也時者孔子二十篇之第一旨也義者孟子七篇之第一旨也孔子之時義之時也孟子之義時之義也然而有其時非其義不可以爲義也有其義非其時亦不可以爲義也故大易之詞合言之時義之不可兼是以憂患作憂患作而後時義之故無不該然則憂患之時豈中古而已乎自包羲氏其啟之矣處憂患之義豈九卦而已乎自乾坤而括之矣嗚呼以憂患言易而其无方无體有如此況乎其概於憂患之餘者乎古之人以象數言易者卻夫子也以義理言易者程夫子也以卜筮言易者朱夫子也粤若三夫子其旨淵其文烈而憂患之故若有所

遘而未盡發則先生之箋於是乎出未先生之學易非有殊於三夫子而以其時當天命訖錄人運湮微之久卒奉身以歸林壑戒懼臨之者去三夫子之事遠甚時之異義之所以異也以先生之義歷先生之時宜乎通憂患之深獨有協乎元聖而非爽擯諸前哲而無慙矣由今以往學易者其稟承於先生之教無窮哉不肖蕃嘗奉遣令於先君子矣讀書者明義理而已通世務而已夫觀象玩辭者居之事觀變玩占者動之圖義理之切孰有近於易者乎世務之變孰有深於憂患者乎蕃竊不自料竭否困之餘年求損益之要務謹奉几杖而從就先生之書驗之處憂患之實先生其必有以擊我蒙矣若夫鉤深探賾幽贊宏推鑿博大之中而理邃精之極非小子童窺之所知必有遇乎善讀易箋者

送同社諸子北上序

浙之西海東谷口蕃家焉遠於家近於家奇文章端聲行歎然宵爲蕃友者二三百人篤好若手足者六七十人數年來舉於鄉號孝廉而義愈固操愈愼者二十餘人崇禎癸未中士被兵摧毀無完州一人焦頹於上百執事議振守勞辱於下闕嗛輿巍遮道路司徒太常不暇攝士南宮試寢矣鄉舉士之不出門與出門中道迴車者纍纍自春徂夏青齊道通宗伯請檄羣士偕來奏藝更期仲秋同黨之得叩金門肆掉鞅者掛轡交轡再就燕路平生知好不相期別而擊舟以來者十去者之數於時炎風烈旭激宕中渡長裾短鋏會於蘇

門上道訓勉進用之業下及行役勞苦之情盈八九十席寄詩面書道勸勉者相及於路然舉頌賀聲其若富貴無相忘之語不聞也酒列三五解脫巾襪葸酣舞焉或持觶而立曰屬者筆視儕伍相與嬉弄文墨自爲歡娛耳干進之事果夙講乎文爲國華行爲世澤文靡行弱詞雄道壯願諸子厚自愛毋曲材以求公卿辨也和者曰豈惟是哉更有大者東髮誦經好言官長得失今身將及之呼唱朝宁奔走老稚催科爲功折獄如戲食鼎臥茵以亂國步其忍爲之已又北向飲醉大言率爾者曰文章之氣力可以驅亂吞乎今天下失太平二十年彊屬擾乎西北赤子舞於東南病民者交集於中不可詰詘操毫伸簡之人不知何所爲天子增益大政一歲

加周官三之一以致傑士孰可負乎藉令天公變節上林擊鼓八月杏開公等曲江罷歸尚欲折花馬頭賦詩命酒循故事鳴得意願不虞天下大度者溺冠而罵壯夫捧腹而笑哉於是行者曳裾而踞曰諸且拜送者送者答拜明日慨然分袖去顧末座吳蕃紀其詞送者不勝載則載行者之姓氏以志友盛朱一是字近修海昌人周宗彝字五重陝川人王庭字言遠長水人沈端字子餘陝川人與五重爲鄰朱嘉徵字岷左桃里人近修之從兄也葛定辰字爰三海昌人張孫宏字幼安龍山人郭演字曦生語水人吳輅字幼輿吳爾壎字吹伯皆語水人岳瀚字天水亦語水人曹元方字介皇禾城人魏學濂字子一郡之章字光伯魏里人陸上瀾字芳洲沈

日昆字平光東湖人自游閩而別道至京師者一人張標字嗣留海昌人移疾不行者一人葛定遠字辰嬰爰三郎其弟也侍父疾不行者一人時熏字丹崖長水南村人喪不行者二人徐元粲字道力朱昇字方庵近修之兄也皆海昌人自京師南歸上書忤旨不就試而適來遇者一人祝淵字開美龍山人

壽屠母六袠序

猗歟盛哉今日良會小子蕃跽而捧大斗進屠氏堂上毋請以爲壽則又顧堂下曰屠子幸有母也屠母亦幸有子也是以壽也蕃常聞之屠子崇禎以上其府君早謝也家如滌干在抱而毋將鉢無甔甀無儲日飲泣而月遷播如是積十有

暮當是時屠毋幾不得有其子崇禎以降戎馬來牧屠子奉毋出走轉側於海竄於谷南嚮而望毋正荼苦屠子亦幾不得有其毋今日者家雖不改其舊而毋則子撫子則毋掖稱六十壽以號於鄉族何如其幸乎然而知者方且由其毋子之幾不有而必其終相與爲有者何也蓋人生欲致報於其毋者莫若壽其不敢取必於天者亦莫若壽自他聚散榮落之事皆所共受之天而可期與我長久者道已爾顧非人毋之所易知也人孰無毋毋或難與知道則所爲聚散榮落之事不得不徇乎毋所知徇乎毋所知多乖於道乖於道莫取必於身爲長久者自悖之矣屠毋則不然嘗矢危節如嗜焉悦二人以禮焉辭周賻以義焉而不敕予以困荒植也不敕

子以安敗名也不救子以飢瞥志也其非聚散榮落之可動審矣則所爲長與久者實膺諸其身而屠子之所以壽其母不羨金節牙羽之貴緹盎綺幬之厚乃召其故常與論道講義百餘士超而進襲而退曰此吾母所許也則屠母之於道至矣足以自壽矣屠子守母之旨則於道庶幾矣其於必長且久者可進而必於天斯足以壽母矣然則蕃何容爲異辭亦曰屠子幸有母也母亦幸有屠子也是以壽也不亦宜乎雖然拜其母無以勉其子非古也拜友之母不能念吾母而與以相勉非情也小子蕃有母其被教於母壽恆不可計凡大端則三進焉亦自崇禎以上蕃方孜孜營利祿母則曰利祿非可營也視若祖若父蕃拜受命而所爲營不衰崇禎以

降將辭制舉未決母則曰善哉宜辭視若祖若父蕃拜受命而後決久之蕃遂志聞於道侈談其目於母之側母則扶杖起而坐矍然曰若其心之乎抑曰之乎恐若心不如其口云云也道不可口也亦視若祖若父蕃亟拜於牀下涕泣無從而垂焉感吾母之愛子愈進而愈迫也顧蕃奉母無狀不能似屠子然請由屠母之訓行轉而自勉則由吾母之言亦可以勉屠子由屠母之訓行與吾母之言又可以推而勉今日亘會論道講義之士而天下之母子皆得其道以壽猗歟盛哉是爲屠母之澤施無窮也於是來壽母者皆悅各奏歌詩以紀之

宗人母子杖履圖序

平原吳氏族小而聲大隱澈谿上有賢母而壽曰王先令尹公司寇公之從大母母有子賢曰處士少梅先令尹公司寇公之從父先中丞公司馬公之從大父歲己丑處士臻老矣而母壽登大期谿上人偕其族相率圖母子杖履以爲吉祥復載酒崇祯羅伏堂下屬宗小子蕃修酌者辭蕃頌願酌大斗奉母與處士遞飲仰而歎曰嘻乎休哉盛事歟人之恆言曰大樹百根大人百歲種樹者涼種德者長今習聞處士善致壽以處士知母自致壽與致處士壽處士谿上一布衣能奉母教茂孝直循友敬淵然穆以會於古渙然諒以諧其俗柔惠里舍人以爲父尊視襟帶人以爲傅不慼於顏不悱於胷其視單赤之不足也愴愴

曰如吾饑目鈞敵而靡贈也怏怏曰非吾徒嘗睥於南門途手瘃足不自嬾息以爲食者天也母且挈餉循數頃而食之或齎於鄰寺膜蹏諷員不自告勞以爲佛猶聖也母復爨菜潔香水以佐之急人之乏類麥在舟通人之用類器在井感而垂焉感吾母之愛子愈進而愈迫也顧蕃奉母無狀不能似屠子然請由屠母之訓行轉而自勉則由吾母之言亦可以勉屠子由屠母之訓行與吾母之言又可以推而勉今日方諸大夫聯鑣天門笏重戟累處士欲然退讓大夫之座族戚無賢與不肖咸德處士與處士母不寧惟是處士善處族之人長幼項背相望處士歲不數數見及諸大夫與國事消息公子食貧矣襄藉力充其家者爭引避甚且仇詬處士慰藉排解之月數數見於是族無疏與戚賢與不肖咸媿處士德與處士母之德爲不可幾及然而人之不可取祈於天者

壽也天之不可取所於人者德也處士與母致德天致壽交相成也孰曰不宜昔者有聖箕子北面陳書以攸好德與壽考康寧錯舉爲五福論建極曰而康而色予攸好德益請建所錫大歸在乎德苟舍德其於爲福未嘗有也今七十處士心貌皆若童子而百歲母者齒足以咀鹽梅明足以手鍼縷尙猶自食力過於壯夫來者春秋豈隸首所能算記乎箕子涉思難通吉凶故取其言例處士母子則驗因處士母子盛德與箕子之言諄例處士母子嗣後福當益驗請識杖履圖之端以爲券誰歟操是券者司寇之孫司馬之子

先大夫年譜後序

嗟乎不孝孤蕃昌奉述年譜草略具久之將出以示人又不勝掩面鰓涕泣而言曰天乎痛哉蕃昌深自揆量不能服從大人地下銜哀隱痛羞視日月爲人臣子何忍侈言君父死節事狀曰志銘無文世所姍棄謂如傳大人無文不如其無傳也既而伏蒙長思之大人不幸爲明忠臣丁國祚遷沒策書埃滅耳目荒蕪將使振古之烈湮於遒聞蕃昌幼不聞道猥多悲憂以嬰心胸之災懼承大故肝腑摧毀坐令寢加中夜頻發則一氣上逆倚牀嘔噎指畫代語山川藥物無所申效彌增羅患神不自謐一旦謝苫席百事便已悲乎生爲兒男加二十已四年不克自樹立明先人教令茲擢禑難僅就大人成烈著行鋪致大槩聊備遺忘非蕃昌然誰當然者謂如傳大人無文猶愈乎無傳之無文也然則又安能須筆墨染綴求娛人而誄時月哉憶昨赴難之日北向求大人喪闕阻豺虎之閒號跣齒骸之域日迫鏑夜託魑魅嘔血隔河瞻踵穿裂望見奴子如我弟昆憑艑樽車悅見吾父悲乎痛哉當此之時死賢於生及拜遺令而讀之屬以自持委託良重大人桐棺不固墓石未封血帛空存遺文未輯煢煢母弟引首蒿萊當此之時生賢於死夫何雨隰不下仰天躊躇成乎視息固將有以焉爾洎乎殯歸北壟書拜南都襄忠之詔初頒采風之章慶上舊京睽絕姓氏消謫生死臣僭謗譽交出大人名聞中外逾久益章邶明五典之全賜祔三世而極人臣之榮於斯號盛雖然未足以爲慰也其時蕃昌披衰泉曳帶索棲止市門不能援引時貴剖心上書既已無復覽省

出而蹀躞江壘北首長號有時跪泣橫塗問訊行旅嗚呼唯先皇帝之陵寢何以安乎青宮凶問果乎否乎宗廟圖書亦有存焉者乎文祖鍾簴淪爲草莽淮渚之師不出殺擲之寇愈張當日之君臣橫骸故國灑血空城足以昏天地感異屬而不足以勸後死諸公楸中原申大義大人持炯炯寸心侍帝天上需以瞑目者果何時而可哉故曰未足以爲慰也且蕃昌雖不孝區區之私亦欲身遇中興之朝一旦鏤心曲訴吉凶以干賢將帥帶甲荷戈鼓金鬬西一飲賊血而飽遂使膏途中野骨播沙壑無所吝惜人生不幸至求死所尙猶如此其難乎不如其速返而負土石開玄堂立廟門肖德像與鄒翁父老伏臘奔走子孫酹泣以春以秋庶幾大人形魄無

恙蓍昌立焚制舉書終謝人世事操鉏鎒以歸墓田入承老母歡出事竊里無過狂惑偃蹇以須死亡雖已重違其初心猶足以明吾梗略慚不自解云爾悲夫偷生以來何事不爲而於年譜之述多需濫乎乃追時悼事掇實闕疑若涉淵冰固知攸濟唯恐有所損益以貽先人羞葢聾挑火長宵灑血成瘵而不自知其能終之者也終之將有以廣之則乘故國尚有遺老世家多采舊文烈禍之去聞覩未遒大義之在襟懷易發學者聞家所在成列於大人生平皆樂得論列而補究焉雖小子困頓不聊言說無次固辱君子長者矜憐之末矣於是將事鋟木以布其書玆曰之旦然香薦水先焚蓑本以告大人痛哭拊地而申其說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記　議

青山孝子祠記

東海青山之麓有孝子祠神爲東晉吳公猛也然不以孝祀而以仙祀予稽行事曰孝子云傳曰至誠如神夫孝合德於天著義於地宜過於神仙一等今歷祀數百年於青山者又傳所云放諸東海而準者也故予曰雖祀仙亦祀孝也傳記所載公字世雲武寧人乘白鹿車入山人以爲仙其童子時不驅蚊蚋人以爲孝予又聞父老言公嘗持丁義符水活人傳弟子旌陽斬擊於海反風濟舟晝水而渡於滄也夢寐示平必有能辨之者黃冠拜手曰善請因先生之言以爲祠記乃書而授之石

新葺谷水吳越王廟記

靈廟湧甘泉愈人痼疾公蓋以仁爲孝者也王將軍稱兵上游一木破天公譚言微中大逆沮折於滅也世廟時島夷薄城公紿之勝及敗焚祠火不糜夷駭而走蓋以忠爲孝者也故稱公者曰帝曰神仙曰眞君神烈眞人予該之曰孝子是猶尊孔子不外乎先師豈果佛之儒童仙之帝君爵之王侯足榮孔子哉嗚呼人受天地之命以立子受父母之性以生能通乎父母之性者卽達乎天地達天者喜怒哀樂可以率天下萬物忠之德剛而其道順氣近於天孝之德順而其理剛氣溥於地合於天地者其氣可以萬國其神可以萬世天地亦倚人而不窮者此也故孝子之祀於青山至今日也夫青山祠有大功於天下蒼生者二一使求神仙者知竭秦皇漢武之力不能得者得之俛仰咫尺之閒嗚呼尚矣無以加矣守公之祠黃冠者陳行謁而言曰年年春夏之交東西南北貴賤男女然香謁公繞廟阡陌數里皆爲拜席經亂不衰神之靈起人死生覺人迷惑不可思議海上潮汐溢湧高數十丈劉青田公云此地當產神仙宜大壇以填之及祠立海不齧城神之靈全生民於枕席反鹵皐而土壤又不可磨滅今從先生之說將無二者猶不足述與予曰兩存之或識其大者或識其小者耳然識孝子大乎識神仙大乎必有能辨之者黃冠拜手曰善請因先生之言以爲祠記

新葺谷水吳越王廟記

谷水東海之支水也其流環山而入閒畦而出羣峰之秀鬱爲宜爲漱流枕皐者所適居也比者大興頹傾區夏紛沸山海之隅征檝戍堠上下棊設舉目愴然西矚吳山東聆越水作而歎曰嗟乎安得賢者二旦樂有此土而使吾黨鉏鋤遂無惡乎父老曰昔之人已有思之者故濱西海鄰湖流有錢武肅王鏐廟在焉考王受命於唐乾寧三年其孫歸命於宋太平興國三年初封吳王再封越王三封吳越國王鏐臨安者百餘歲拔棘剗榛閱吏施刑所以爲一方高枕計者良久其時谷水之人三四世行不必選日居不必設門擁耜鋪饔以暇日聚談中原戰鬬之事如覩獅兒以彼怒慘供我熹叫

誠不知有身親之爲創也非忍也其遇厚幸哉夫人生不逢
亂離何知承平之懽不經大亂又何知偏安之適今吾所遭
禍亂方沸雖有腰臘社會誰能長與父老兄弟載酒捧脯登
王之廟歲或一至焉知其事者則擊顙出涕曰王哉王哉可
復生否退而分坐舉餕益不能終觴而醉已歌且相泣也宰
不悲夫廟僧某者欲竣鏹鐫之隙稍稍爲王葺故廟且治廟
後地事佛及文昌武安可與王共長久者若干椽謀父老父
老曰昔谷水之人立廟思王於太平之後喜也今谷水之人
葺廟思王於奔塵之際悲也喜不若悲之易感而能續也人
不厭其勸無何廟工成請予題歲月於石因詳其地與感葺
之意

鳳嶺亭記

秀州無谿山有者皆聚於武原之澉未嘗奧邃特具湛秀環
海灌湖可三十里而廣嘗傳青田劉先生過而歎之曰此縣
天日渡海以來天下奇山第二枝所歸也其數之百有餘峰
分視之約有三境一爲湖尊高陽山爲羣山之長鷹窠雜龍
荆麂之屬如羣從之圍繞中蓄千畝泉亦箕然亦網然一爲
海號秦望者之半跨海欲涉麓沿爲塘日出於頁雲迷其足
青如牆者牽以環之一爲谿其長六里皆列山爲屏繇舟入
郭水道如綫谿之北泊檣最峙谿之南翔爲鳳鳳首還具動
狀迴顧湘墅供飲啄焉蓋三境者羣秀眾美迴踞於水層峻
盪擊相與倚伏乍細乍圓可續可裂游人數武而改其目得

之士品論泉岫是卽山川之祥也酬山川之祥擷湖海之勝
志人情之暇於是三宜乃書而載諸石

畫記

本朝畫師仇公英畫漢末蔡文姬出塞入塞事爲十八圖圖
具山川蒼茫微鄙險眇風霣慘裂人物悲怒及既毯穊牛
馬嘽嘯蓋各極其狀覽者知畫與不知畫皆爲之歎息或曰
此豈趙氏孟頫所爲而英擬之者耶趙辮髮曳足而登乎人
之朝宜其別翳形器探會神貌者特悉不然者英生世廟年
嘯傲江左風物全壯目不經旃戟足不出太原安所傳其情
狀如此乎或曰昔議耶以深奧經學託事祕館尙感私遇而
動容負生平之書文姬女子作詩首憤天常之亂其見似出

乃翁上且漢祚既衰京州崩蕩兵甲符戰歸於私門而尙能以中國之勢令及外夷奪異域之寵愛無敢多求然則武帝之威神四百年未亡而漢之爲漢其祀後代爲何如耶故畫既戰左賢襲幄甲騎馳驟之强武而終歸之元兇緋裳蕭蕭四牡意在斯乎意在斯乎此非趙孟頫之所知也是圖也藏於禾城項氏百餘年戎馬入浙幸不亡復藏吾友朱子假余數月覽之纔能記憶東而奉歸既而不忍其歸也追道其狀效韓愈之文爲之記畫第一寫文姬被執略爲議郎之家臆事凡幾樓榭軒庇皆辨爲相二樹在庭爲門柳數十樹衛衛相向懸帘與幟者二家胡人皆鐵甲馬亦鐵甲人下馬負盔立坐於庭執姬於前金鎧朱裏一作而露刃者史所云裏

左賢王也又如左賢者亦金鎧朱裏一人坐樹下凡劉金鹵璧皆陳其前胡人或舉馬者刃而前者射樹上人者鈔且出者共舉物者逐避兵者持姬者自左賢與姬外凡二十有七人爲帶甲馬脫甲馬凡二十二漢人仆者縛者樹上者目視刃者負而走者漢婦負子而走者凡十一人畫第二寫西出關玉騎贋姬姬騎且俛扶銀鞍如不勝騎者導騎二人葢騎二人騎且牽姬乘馬一人執旆弄笛舉鞭臂隼挾弓矢從樹閒出者凡十有七人旗蔽其面者一人皆騎不騎之馬一畫第三寫主之賀得姬坐於膝酪肉甚具侍者六人胡婦二人從帳後出者二人姬雜髮雙垂於背籠紗爲冠冠後皆然馬垂氈帳外者一駟者一嘶且脫者二畫第四寫姬獨望登高

陵仰首南引抱琴之女一人畫第五寫王並姬坐前設二七侍者二人女二人涉草白事者一人幙外主烊胡婦一人坐治肉酪當突者三人牽馬一人坐而臧鬬者二人爲馬三爲牛三牝則三角者獨角者斑者畫第六寫借望王與姬立王有所指如相語狀姬拱手聽侍王胡人一人侍姬女一人抱琴一人凡五人畫第七王與姬重幙坐王與騶卒語姬垂其首左右坐者或弄琵琶或箏篥或歌或背坐或先起凡六人數里之外望可見者風雪踔叫馬二引首嘶者二見背者二騎而歸者一羊臥草中者六立者四人執樂器者五執酒器者二侍立者二侍且語者一牧馬與羊促坐且騎者三胡女侍者一凡十八人畫第八寫曉塞幙數重疑王姬方臥胡婦扶簾而候者二人胡人吹角者四人考鼓者三人牽馬方出者二人以鞭指者一人理鞍者一人抱鞍膊上者一人帳外欠伸者一人張口呵者一人出帳籠手者一人帳中啟視而未起者一人爲馬四爲人十有八畫第九姬手斑管拭紙於膝視置地侍女二人捧琴一人王獵數里外人騎可望而數也王騎而立從騎三人一負囊一負壺一臂隼前馳者二人一韝鷹一逐犬又前馳者二人一伏馬一彎弓射飛雁帳外敲坐者一人膊入帳者一人畫第十姬乘朱輜游山中從女三人子二人褰裳而指者一在抱者一抱子者一人抱琴者一人畫第十一寫漢使旌節從山陽見漢車在帳外胡人下馬又手閽於姬者二人扶姬出左右手者女二人抱琴者二

人攜二子者二人帳中偶語女三人王騎獵兩山之間與王同立馬者一人兩手持鞭立馬背馳者一人擎兩手墮馬左馳者一人一手鞭蹻一足墜馬右者一人夾馬馳者一人下馬拳跼立一人畫第十二漢亟在帳外王坐帳外姬坐帳內捧羹女二人帶弓侍王者一人帳外作食者一人面如墨汝水於遠谿者一人帳外立者一人畫第十三寫餞別王出席哭姬塗面者一人仰首笑者一人行者二人塗面者一人撫哭掩面一兒牽姬衣一兒抱牽姬袖凡胡女九抱兒者一人痛哭掩袖者二人低頭者一人哭甚於姬者一人相向背姬哭者三人牽哭者袂作勸慰狀者一人凡胡人二十四捧別弟至者二人捧酒者一人同行者一人皆哭牽馬盛裝待王

騎者一人掩面王後者一人與漢使語者一人立漢車東愁眉者五人立車西欠伸者一人鞭二駝者一人牽馬一人立馬聞者一人捧盤食漢使者二人指點者一人牽馬道上者四人從而走者胡兒一人凡漢人四執蓋一人與胡人語一人拽馬先出者二人漢官騎者三人漢旌節列道右胡旆列道左行李數兩牛三一斑者畫第十四漢與胡人騎雜見王與漢使並轡行王黑蓋使者青蓋王愁眉騎而前導王者胡二人如漢使者四人皆騎騎持節者一人持旌者一人負刀劍及鐙挈壺行者漢共八人執蓋者漢一人從王而騎者胡三人騎而牽駝者胡一人騎而策者胡二人姬乘漢車前後顧盼者漢五人持五色旆騎而追者胡六人行山道半見者

一人自內出老者一人升階女一人女自外至者三人反出者一人白髮幼小扶杖至者十人指客入者一人負裝者二人擔者三人抱胡琴者一人指點者一人牽馬道上者牛立於側一斑者一獨角者使者坐前屋飲一人對飲者一人侍者一人坐門外階陛或倚囊或臥或撫足或隅語或拜於地共十三人牽馬者一人視行李者一人持牛鞚者一人道左來者二人揖於道者二人一冠帶一士服負物而從者童子一人行道竝觀者十一人攜手二人僧一人道士裝者一人賣薪者一人貨擔一人賣餅者一人買而食者二人凡門戶垣壁棡斗階石與第一圖不爽市門之帘幟如故而庭樹加拱焉其傳十二年盛衰離合之狀畢具總計

之左賢之見於圖者十二其貌未嘗有異姬之見於圖者十三其貌未嘗爲容姬之子見於圖者八則漸加長焉其爲胡人者一百九十五胡女四十其貌未嘗有同其爲漢使者二十有三貌特莊貴有別其爲漢人七十二漢之男女六十其貌未嘗有同其爲胡馬凡一百三十有七漢馬凡二十有二各有其態其爲器物兵具凡數百事各有其俗博雅者不能名也畫既十有八絹不能以丈計而爲人其四百三十三人爲馬其一百五十九匹爲山川凡數千重爲人以寸或過於寸或不及寸或遠望漸沒而毫髮不相假俛仰曲盡爲馬稱是爲馬之鞍韉籠褥錦組燦爛極工爲山川濃淡層疊水草深淺迴注不等而霜雪居多善畫者數其爲人一手足衣幘

非十餘染不能如是爲馬之毛鬣蹄跌亦非十餘染不能如是爲山川工於山川者不能及也不知凡幾何歲月而後成嗚呼神矣固不可以無記

畫自唐閻立本吳道子以來未有不工而能傳者宋元以後或好爲山水木石之觀亦不能盡其致行筆設色不講至於士大夫號其畫爲士夫而畫之義亡矣仇公英非士夫耶而獨極其渲染經營之慘淡不知日月之久以使其藝之必傳非有近譽重賕之可欲而爲之專爲如此則凡學問求申於後世者何獨不然哉蓮谿中憲蔣公有壻十餘人蕃與朱茂炯與焉歲時相見二人睥睨驀傲不與他壻同嗤鄙志尚士也所有仇畫余既爲之記文多穴字然猶手書數通以遺善

朝廷恩推所以得被斯恩效勤勞於天下抒盡直於四朝則錄乃祖乃父與乃兄之教命故起閣於湖濱上勒三世典誥之文而爲三龕以祀贈光祿仰峰晴谿二公與蕭縣心沂公之主而身奉祭器爲文以記之名之曰永思使後世子孫推本功德百世不遷非如家祠宗祏之親盡而祧與後死者可代而躋也祠成明年辛未司寇公以疾不起而公之予先嗣父緣巢先生毀瘠不勝喪三月而殉爲悲乎且未有後也又明年壬申伯父中丞公齋祓以告而立不孝蓁昌爲緣巢先生後受司寇公祭器又三年乙亥有司上司寇計於朝詔子祭葬使者銜命以臨則蓁之本生父忠節公從京師還視治喪攝哭泣位率嗣孫受天子弔而葬司寇公於祠東壟祔錄

巢先生於祠西壟禮成語蕃昌曰公之功德至盛光於前人以傳後世其誠吾宗百世不祧之祖哉且祠緜公立而汝嗣父實佐以襄事不可以不祀於是與蕭縣公之子雉先先生議合仰峰晴谿二公一龕虛右一龕以奉公主而以先嗣父配食焉久之甲申忠節公殉先皇帝難明年乙酉中丞公亦歿於家留都再陷大故頻仍從父雉先先生繼卒焉其時子姓方流離闕竄俎豆之事幾不終守既而洪涊視息懶無以見先人於宗廟如是者又久之距有祠以來二十有餘載矣嗚呼痛哉蕃昌蓋嘗感泣而思之我先人自天台徙澉以來傳十餘世忠孝之緒至司寇公始大見於朝中丞忠節二公皆承司寇之志有盛德烈節垂於無窮宜有專祠以昭世守世子孫思公之功與德不可磨也右第三龕祀司馬巨源公司寇之所以報公教命也左第二龕祀光祿晴谿公此司寇之所以報公教命也東廡者昭也其第一龕祀蕭縣公此司寇公始大見於朝中丞忠節二公所以率後教命也其左第二龕祀司寇公此中丞忠節二公所以率後公蕃昌之本生伯與父所以率後世子孫思二公之功與德不可磨也右第三龕祀司馬巨源公司寇之從弟中丞忠節之父亦體二公之心法司寇之志所以報也西廡者穆也其第一龕祀中丞公其第二龕祀忠節公而從祀之典未及恐非仰峰公愛其所親之意也且體司寇公所以追祀仰峰晴谿之禮則中丞忠節亦有達泉巨源二公在援忠節公所以配食綠巢先生之例則蕭縣公亦有雉先先生在皆不可闕於禮也今議以正室三龕仍祀仰峰晴谿蕭縣三公以存司寇之舊而東廡面南爲一龕特祀司寇公而以綠巢雉先先生配焉西廡面南增設四龕並祀達泉巨源中丞忠節四公以見同宗之能以功德著與謀教其子孫以功德著者皆得登司寇之堂爲世世子孫法也於是出戒工師斲木於祠具龕龕具將有事忽憬然悟而起曰悲乎

逆不孝生不可以執宗廟糞壤之役旦夕死用自絕於先人而過此以往以蕃昌爲戒者有能奮發卓立修德樹義以遷守諸先人之教命而光大之則貧賤可以無媿不然雖顯貴多文未可以與於斯祠者也今日之事非小子蕃昌敢有所增益亦猶行司寇之意而已矣奉諸父宗黨之所可而已矣其前後議甚具謹削木登版樓之廡壁以示後人癸巳三月丙辰之朔丁卯曰

立義田議

嗚呼痛哉不孝子蕃昌之罹先妣喪也是在今乙未之正月也是月克相以行事則弟謙牧之蕃昌昏憒不知有他實賴諸昆弟力爲多既而謙牧再持酒脯操書致來奠於殯所自讀告辭致來奠於殯所自讀告辭

陳不能持喪之故末曰請以昔者諸父公議受析於先祖考之田其尚存者納歸蕃昌襄喪葬事蕃昌哭告以必不敢受蓋相持號泣者移日謙牧辭益堅越三月孟夏之七日蕃昌祔先妣於先考之舊封事畢又旬有餘日則愴然起曰謙牧歸田之舉尚有以處也返之不可諉之又不可奈何然則斯田也先祖考之遺田也亦惟推行先祖考之志而後可非蕃昌之所敢私嗚呼痛哉蕃昌幼而奉讀堵於祖禰之廟嘗從遊湖之湄而謁祠諸父曰是爾祖司寇公之所搆也以祠爾始受封爵之商祖而爾先曾祖配焉蕃其義於祠記名之曰永思蓋於時薦之餘復寓崇德報功之旨以迪後人爾祖之志宏遠矣小子識之既而又歲有須卹宗人之聚若干鍾入聞命於吾母曰斯爾祖爾父之所以厚同本也不寧惟是爾祖既祠始封之祖於滆湖猶將有事營始遷祖之廟立宗人之義田舉古人敎本睦族之政而年弗待矣然而宗之人孰不知爾祖意者茲典禮之未備者也小子識之嗚呼蕃昌之服斯義於膺也垂二十年寤寐而思庶幾乎一日者推始封之祖有祀而上遡乎始遷之祖推小宗之子孫藉教養而旁施乎合族之長幼則我祖我考之志章矣雖千百世其猶當圖之今思可也斯固蕃昌之願也微謙牧之讓畢世其猶當圖之今也謙牧之舉殆先蕃昌而圖之矣庶幾我祖考之意乎亦曰爲人孫子者當如是乎乃展謙牧之書致而覈之凡歸田其二百三十五畝有奇蓋謙牧始生命名於崇禎辛未與蕃昌同有爲後先祖考之議崇禎丁丑諸父宗人推本先祖考之遺意同受析田各五頃其後謙牧甫冠昏受事會喪亂徭役彌重飄搖風雨經十年所廢黜無虛日鬻田已過其半與蕃昌寥落廢著之槩又同嗟乎此豈謙牧之過歟而今謙牧之意以爲歸之安不能全而歸之爲不安故盡縗存田今也不獲已而遂成其讓又進而成其繼志之孝則蕃昌之鄙敢請於叔父擬畫其田爲三施由親始也則當先立高祖以下本支之義田百畝歲奉祀始封之祖而儲其餘以爲教養本支孫子之需從而推廣之再立始祖以下合族之義田百畝歲奉祖始遷祖而別儲其餘以爲教養合族長幼之需夫教之道不可不有塾也設宗塾以教宗子弟皆從事於學而後賢

者踵起不肖者觀而革也專以三十餘畝之田供之夫如是先人之典禮其略備已乎使世世孫子謹修其法而善守之是我先祖考之澤無涯也是謙牧之義不匱也命諸叔父是叔父之仁其溥也番昌亦何與焉若夫詳求令則以宏先志以裕後昆實惟宗黨賢長者我叔父以至諸弟所有事蕃昌略敘其端而已草具條例於左詳載經始錄

海鹽吳騫昌仲木著

傳　行略

漆者包君傳

包君者不詳所自井逸其名居燕都之城西以漆爲業甲申三月十九日丁未寇陷德勝門太常吳公守西直門門不拔賊充斥城闕不知帝所在太常擐甲經於其守家奴子堅持哭擁公至道左祠祠曰三元太常乃坐家奴子而陳大義服角巾青衫投繯以從烈皇帝祠之東西鄰不避賊而來哭拜者數十人有聲最哀者厥指之曰此沙穀衛漆者包君也時爲太常視飲設衾斷木海昌孝廉祝君淵也曰吾不忍忠

臣之爲君國死而不棺也包君亦泣曰吾小人也亦不忍忠臣之爲君國死而棺速朽也請析漚塗髹固公之櫬乃荷一器走尋故鬻漆所賊獲之令治馬芻脫還漆盡復入賊中受數創往返不倦工竣不受一錢且負其子來坐櫬左與太常之家奴子言予雖賤工乎亦聞大義今忍須臾爲忠臣役耳非樂生也飲之酒輒醉既而去宿於胥井之側人不知所謂四月晦夕賊夜遁縱火殿上然太廟光燭西城包君起而呼曰休矣吾家天子祖宗一燎已乎吾屬將不免矣遂躍入井中其子牽之不及明日鄰人入井得骸太常之家奴子亦閩而奔哭爲歛手足瘞之城壖託其子於鄰長者六月太常櫬去京畿過其地已薄草離離矣歸以告太常之孤北向酹而

哭之遂傳聞其事

孤子吳藉曰嗟乎包君義士耶忠臣也昔者豺狐入國天宇晦黯申大義者范文貞公（諱景文）倪文正公（諱元璐）李文忠公（諱邦華）王忠端公（諱家彥）孟忠貞公（諱兆祥）施忠介公（諱邦曜）衛忠毅公（諱景瑗）朱忠莊公（諱之馮）蔡忠襄公（諱懋德）淩忠清公（諱義渠）周文節公（諱鳳翔）馬文忠公（諱世奇）劉文正公（諱理順）許忠節公（諱直）成忠毅公（諱德）陳恭節公（諱奇）金忠節公（諱鉉）吳忠節公（諱甘來）王忠烈公（諱章）陳恭節公（諱純德）陳恭愍公（諱良謨）汪文烈公（諱偉）申節愍公（諱佳胤）孟節愍公（諱章）明與先忠節公文臣僅二十四人嗚呼已耳衣裳委地不可復振而匹夫匹婦之屬不失其守者有人求姓名不詳所傳聞布衣揚（一作湯）文瓊賣菜傭及通州童子吳門許秀才諸君

不可謂非忠臣也包君豈其倫哉包君之義義於固太常櫬包君之忠忠於殉太廟災故又曰忠臣也家奴子告予曰安福衙衙有酒家翁賊入之日盡發所釀婦子八人痛飲之且爭死焉懸五日無與解者嗚呼忠哉又同於包君之忠夫大節不朽爭乎日月豈待記姓名而後傳否乎今之奉中興詔以褒忠掖義爲職者方且循官爵之崇卑衡資級之深淺尺寸而裂布之如彼匹士單人上無故舊之引援下無子孫之丐貸不足以辱章議明矣悲夫

先司寇公行略

嗚呼我諸授資善大夫正治上卿刑部尚書吳公年六十有九卒於里舍時崇禎改元之四年公引退休政已十年所天

子首靖權瑫之亂論定方下詔擢拜先朝老成忠直以自輔公實與焉守官以計問帝恫傷蠲太官食三日特予醊祭一壇發司空泉貨營甓石於其鄉宗伯庀器史臣爲詞檄遣參議臣陳以誠代致祭卒窆三獻且訪錄其後禮也越十有八年其嗣孫蕃昌始得伏泣葬土橋思長鳴具公行事如左公諱中偉字境虛號生白其先實天台胡氏爲宋修簡公諱宗愈之後四傳至古庵公諱澤寶祐元年進士生四子其季均五公諱忠始遷澉爲易姓吳是爲公始祖又四傳而爲翠峰公諱芸賢公曾祖昆子仰峰公諱芸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娶周淑人爲公祖芸子晴谿公諱霽贈大中大夫光祿寺卿娶周淑人少壯豪達學書不成觀禮頒宮恥不與周旋列出且歎曰吾已矣不令子若孫以是爲家者如此水矣終其身不過頒宮乃教長子諱之英者舉孝廉授蕭縣令教次子成進士爲司寇是爲公父公自爲童子莊靜特立矩步出人如成人受經於塾師嘗悟或出人下而勤於誦習發爲諮請敏者不逮家故單乏鄰寺鐘鳴則光祿公起躬削菽爲糜以自給飲公漿趣向學公甫七歲跪且啜泣曰何時已大人勞苦乎無何羣弟子爭爲文成章師獨授公以比耦公曰寧能待邪直自爲之特奇拔出羣弟子上師大咤稱神異賀光祿喜厚期之矣公既克與兄蕭縣公同讀古今書縱發大義以其餘爲經生言每炎煽沍凍光祿輒左右坐二公而身御鑪搖扇以督之不敢或廢輾里少年且困光祿以它事家濱餒死者屢而脡脯爲師友設不少貶二公益仰天奉書涕泣旦暮求慰光祿之望公爲諸生志行益高文益奇晉江蘇公持浙中學政舉公第一蕭縣次之同日食餼於邑郡邑始大讙稱東海兩吳子爭欲識其面公遂客禾城項子王氏交天下名士尤善九疑李公寓庸蕭公羽皇宋公君輿朱公或出其文有公所未讀書語公大慚夜不目承睫以習復未讀書恐見姍同舍誦不敢成聲嘗以顱觸庭柱血濡柱被面不自息踰年諸以文誇公者皆轉師公又奉公端行孝讓以爲典則游南雍奏藝少司成臺山葉公異而求之曰奇士也進見之又禮敬避立曰嗚嗚儒也公始以蕭然匹士見重葉公及乎立朝相與有成德論交者兩賢之公爲進士宜授中行時北中行無虛席公以毋老求南司副冢宰楊公選郎南公皆不可曰此遷客地也公可自留悔邪公浪然出涕曰進士爲毋乞南何悔使進士不得盡一日歡者非大悔乎必遂請而後已公之爲使初奉冊益邸王有餽公固謝王使者曰大夫求金不且辱天王命乎尚璽張公爲正使既納尋反之曰吾淺丈夫矣乃蕭衣再拜請執弟子禮逮潞藩之役皆折衷舊典正其沿僭制度無所徇縱繇是名聞公爲學政慨天下文義陋類已久評隲寄左右客主者署名而已公得貴陽數子卷兩目盡之所莊荊莽萬里登跋磯阻亟采賢少動以古疏哲義相導文聲絫於上京中丞青螺郭公特殊禮公曰尚能武備乎以貴陽兵事屬之公爲兵使者時威清毛口諸夷酋相仇壑不

解中丞御史遣官勘不受議發兵公輾然曰此癰悍小患安
事軍將數萬乎試收輯不殊竄上騷除耳即飛檄呼兩酋受
約束酋手公檄果相顧曰吳公至矣乃駢膝棄庭下公坐堂
皇面縛而數責之酋搏顙皆服死罪得貰遣歸則流涕去先
是公嘗巡歷桃花平陶諸洞酋營之長具禮輦獻馬下以爲
公猶他大夫耳必且受受將牟責奇技上貝虔無以應公悉
謝卻一無所需酋長大驚頃之酋里事逮於公庭竊計不可
犯者必不可解允震愕欲死及公亭平一按於法閱實申覆
當罪而止酋喜忭舞已復感泣相傳戒毋撓公令故終公在
官諸洞夷屬如臥湮薪焉公爲憲副視湖南具別上游要害
力飭明紀簡復伍洗甲械使亭無堠火鄉噪鮮民橫宮士且
飢散失色公復推公鋟千緡立衡永屬九邑橫宮頃畝歲計
稽以賙寒畯頒德者劍石立廟面江而祀並於峴山之碑其
巡西江問大患曰宗人衍而無覈也公取宗人冊而平之廩
食詭支者案典芟剗就均單弱者曲貸布惠時其尪悉心牢
密旁緣者不得侵宗人愕伏民咸以爲便治建南邇歲凶多
瘠公悴力爲救諸大夫庫有餘鋟而諱不言公泣以請不得
劫以奏聞集數千緡矣會鄰省輓漕有泛舟過者類有餘粟
爲市公身爲賈席行轉展致粟以振飢都卒以弭禍公爲粵
臬粵寶玉鄉也公至不能道異香美木名字進禮牒者輒推
抵地屬吏多感公意滌浣貪鄙一歸于淨久且膠手相戒如
公在其側直指王公以疏聞曰清固可以動人今司臬者二
百年來未有也當是時國家屢尼於邊廣寧淪陷震驚神州
司馬檄諸道援應先後議兵諸大夫選蝟長怯動以居守爲
辭公嘗席憤叱甚遂請身督行陳芻糗甲楯皆親竭計盡半
月而具拔故將陳九德統三千五百騎誓戒以行同官皆醵
酒相慶於署公師倍道趨上諸省軍無能躡及者裨將請檄
馳京師奏期以明獨先公不可曰司馬法貴神迅豈得先著
行部使敵偵聞之邪且事貴實有濟耳及師抵榆關敵先卻
公全師還裨將又請曰盍抵城下告成事可邀上賞公笑曰
命師之日孰不曰吾有公事今幸不辱師可悠悠歸職守乎
且吾不能希賞求祿如鄙夫所爲乃鼓旋師削平蓮寇斬首
數萬而還沒齒未嘗自伐粵大夫復議整舟師入海之津萊
計取奇效公立爭曰習南海者不習北海莫若輸直於遼便
制府不納委餉入近波者數萬訖無成功香山蠻夷主番舶
往返磐牙屯落數十年姦闌者教之忽築青城城窺內地一
省皇慄制府急屬公問之公乃集部署諸將嚴兵待之先馳
一牒敷悉利害繼以兵往夷聞公甚熟三日盡毀內城無敢
譁者蠻有紅夷大礮可備邊公始購致數十事進於朝後邊
吏禦敵屢藉以奏戡言功者不及公我存李公僅稱述之粵
積逋餉至二十餘萬公任督促一歲至十六萬民不爲厲解
司者俱用平衡使解吏自程輕重轉齎授受封識宛然巧吏
皆旁瞪視之變色上下銖毫無所私庫有委庫六萬額曰齎
薪故事方伯所常需公約事裁節無所藉隣行封識之曰以
公在其側直指王公以疏聞曰清固可以動人今司臬者二

俟後人可補匱課左右以請曰例也公叱退之同署客謂公今思歸田未有植杖之地宜爲子孫慮不飽且安知嗣公者以還官家否耶公再三謝曰寧誤在人公歸遁所經涉有驛使戒車伏曰官於粤者學爲賈耳知者得大賈愚者不失中賈吾聞吳公不耐名錢然姑數十擔具以俟及公至一二敝蒙垂垂然不能數人負驛吏散其徒輒大驚嗟或舉文石香木奉公贈閭里故舊公曰吾鄉山中石更佳木菁菁愈美耳道路爭傳以爲高論凡公爲政早夜以民豐悴爲臥食安仄稽察刑法蘇雪徭戶除大患窮大閑之令朝裁於心夕流爲澤而性度俠然居子純溫者黠胥諂士欲擬公愛惡希嚮所爲揮然終不可得故養民於無事之日恆多且其時當神廟末大夫士上尊爵命下隆奉秩無弗優養宴盛而公獨轉側民士計畫軍政憔悴三十年奔走數萬里循階以官無躐等之恩程日而飯絕肢腴之潤誠不知希城有貴人可蒙其力者廓賢也小黃門捧以從莫敢仰視者公不能堪輒申手麾指怒見於面賢目小黃門撤之百官益驚及日宴罷公適更衣獨不送別前客復造公曰奈何忘所屬邪公笑曰輩矣往者氣迫不能自持耳客謂公當謝罪公卒不謝罪魏良卿者賢兄子也爲大官丞請公邸其家公不可曰丞者吾屬主則敝矣安所擇禮乎乃以賢屬致意要公公不答良卿意庭謁公必爲已示殊禮而公又夷然坐見之始大據尚膳監王體乾以檄索懷寧太子四喪膳米幾半萬斛公列祖宗制於手

疾幷日救斷以報賢命公鬱鬱不自意得竊歎息曰此日之過吾載其半乃引疏自投劾焉藥具納司閽司閽公坐而舉手賀曰屬者羽檄雲委寧癒告援廷臣行錢自便規脫邊事太宰捫髀忽有所受者旨追論公平粵寇績將以撫軍屬公幸甚然公是疏得旨以免幸逾甚公俛而焦思遽憂然起曰是哉戎壘仡仡去宗廟曾幾何舍此而引歸非辭難乎人臣之義不辭難乃索還其草命果下拜公中丞大夫治兵薊北明日受敕闕中左門又明日整師於野幢旗蔽郊賢等得偵騎告圍解者復中吝之司農崔公宣言於朝曰吳公履屣不下牀榻吾屬罕識其面天下安有避人將帥乎潛夢之與鬨鳴泰旨自中發外廷不知公受敕幾十日矣解鎧脫劍重

歸寺門朝士難堪之因竊竊藁風議太宰無以謝乃啟事擢公少司寇以曹思誠次之次竟中點尤自昔未有之舉蓋特示以意不測大廷震疊累氣屏息爲公慮不免矣公爲少司寇儿三舉始受命謝恩闕下金吾許浩然頷公退朝訴公袍衣失制聲特屬公不首迴顧拂版徐行神氣優整不爲少動翼日庭再議之多是公竟不獲中浩然賢夜半客也當時國事紕繆令行私庭朝立南北部黨以鉤挂名人漸成尤隙道路悼懈以目受意摽俊直之士清介疾惡者曰東林其徒因而慕襲正義激揚直聲賢者多託足以扶之而浙鄉先輩曲折要逾別以覘厚老成自號稍納污垢時士君子益重足一跡跱躇不可下廵對僚友亦惴惴如臨絕壑而公懷抱灑然

常爲大聲雜以土音時時駭動廷府不知忌諱小吏刺布移告如織公如弗悟也者而獨以樸直自晦一不染其鉤致焉會內外計典初罷而詔旨屢勑廷臣自陳休致沾戀固者持不忍發而黨士與世爭沈浮盛衰又莫肯引退公獨自慨中懷壅隔無毫末裨於國家且黨禍將作蔓衍中害或非正命乃引年上書閒以刺駮時政期於感悟不可則去識者謂以忠義爲懷恥見纏縛明決幾先鑒別禍表者盈庭之眾公一人而已公首疏稱羣臣方隅人我之見熙攘搆釁之私不貽國家大禍不止司馬鞭腹而談兵如圖畫之餅司農仰屋而輓餉成漏水之卮廟社封疆將安所賴以無事乎再疏臣家冑單寒父母見背半生所依倚者六十六之兄望斷脊令

之眼東髮同辛苦者六十一之婦悲興屢屢之歌臣獨何心能久耽榮寵乎三疏稱保邦制治實圖未然憂盛危明必防其漸姤戒履霜豐蔀日昃不宜狃日睫而忽肘腋之禍戎伏於莽寇在於門不宜侈榮觀而忘根本之卹除邪所以安正影響及於無辜反快邪人之腹搜括所以濟用輻輳贏於數倍尙爲竭澤之謀公私物力有限豈可以取千取萬爲海內無盡之藏祖宗法度有常安得以通變權宜爲經行不倣之道蠲輔去席未寒假虎私門愈熱升沈懸於主爵旁撓閣部之權威福操於聖君妄啟苞苴之路太阿綯弄羽翼漸成皇上豈其尙未聞邪臣去國孤蹤頗行簒卹即以當尸諫可矣其危詞深論言人所不敢言如此書連上公席禁中待命夜起引燭循髮掀心以歎且涕泣下曰吾腹有丹者才在能默默乎吾願爲素者種種非君豪乎逮傳旨下姑留覲職如故越日宰相晝公名掌中密諮於賢曰是落落士也本不事黨林特言懇切忤人意殺之無名恐無以厭服天下奈何賢亟久曰不如爲好語餌之且風異我者銓曹多候賢晏私放問鷹劾何人一日以請賢僅云陳九疇宜遷亞卿吳老舁宜逐歸里銓曹頓首奉兩言去於是越日發公第二疏下部奏奏上詔竢清恬可嘉以大司寇歸焉公既去國旬許上設朝遽問臼髯侍郎何在左右對以簣帝爽然移時蓋班行上卿而輓餉成漏水之卮廟社封疆將安所賴以無事乎再疏臣多致良藥藥飾毛髮以示強壯而獨公不欺帝以是識之其時楊左諸公被枉陷相繼捕逮質椹傾朝銀鐺載路公且塡

門潔餐以待嘗專問御史李公應昇於獄中倡助其枉贓而賢終鬻次舍忍未敢發願有帝之一問故也公之辭國手鑾倣颿行同遷謫或背面爲發太息竟無敢餽祖郊原者繇涉道迤莫或識辨嘗與倅吏爭路吏努公從者公急引車避之不求其姓名過淮陽詣太守署門太守許公令典公同里同志飲公酒酒酣太守誦公上書不負所期縱言國政縻圮莫可維挽則爲之泣下公亦泣泗涕橫榮已而公復需酒強笑曰還吾老友吾聞淮陽棘鼓聲高魯辭爲我購致之吾與猶子十餘人工元宵擁歸將以爲娛耳抵足遂臥明日太守上書自免去滸湖偕遁焉及公下世爲公誄誄成太守亦卒嗚呼號曰同志非乎公之內行鬱而至孝七十永慕廬蓐嘗酸呼號曰同志非乎公之內行鬱而至孝七十永慕廬蓐嘗酸哭泣以之事兄如父兄歿而毀築廟南山身親瓦木祀兩世光緑配以蒲縣議禮者以厚歸之受願淑人於農畯而賓敬白首不以獨子置姬嫉嘗問疾於董生貧者疾革董曰一女未字公曰願以爲子婦董乃瞑卒以爲子婦公之居里恆以悖禮明義扶進後士士有闕失零涕勒戒反覆不鞿期遷善而後止自道生平上啟君父入接婦孺外對賓客胸懷直向未嘗有同別游公門者以爲良然故在官有歸書舉漱之人咸得讀也尤嗜恬約不爲觀聽飾家人治第稍敞公還自楚悉不欲居故舊勸挽而後入通門之士或藥石進者猶謝卻之曰未之道也州郡侯牘非邑利弊民困隕事歲不一二發卿大夫多恭謹讓事州人度某弊非公莫敢言往往如民所

望凡故人宗黨吉凶緩急之故若與其身樹澤播義不可勝紀然訖無所貪既貴易啟篋存不盈鉄兩率藉廢嬪晚歲健履富於聰明之用而居簡習勞先於羣從匹夫貢畯進而講敵人無敝戾默以化之四方士大夫亦相與訊訊海上以公無慧爲世輕重焉嘉宗皇帝棄萬姓公跣而臨焉退而毀如在光祿之疚內服纍甚經年不除遂致困頓不任起居人驚其義於時先皇帝新御大位宣行政德厭饜天下孤逆賢於朝旌羣忠於墓在昔擅蹇諤之操者無微不彰朝士相傾一時爭進公舒嘯山林亦鳴意暢故人皆嚮用以書抵隱所謂公當以疏自明孤迹者請上迫欲樹耆碩以壯廷序屬公意且久宜促舍人裝者公以書報之曰老臣當日目刺兩姦實慮其禍國而身在閒曹心乎卫鑒實未申搏擊之志沐浩蕩恩以禮去國其親聯刑結獄棺絮歐刀之士爲何如而遂以此復希進用不且上負吾君中負死友下及見幾明決不附權倭區區之心而喪之哉書達長安爭相習誦歎公仗正持重甘足枯槁其始終不欺有以度越時賢萬萬矣而後止自道生平上啟君父入接婦孺外對賓客胸懷直向公以癸巳恩貢舉丁酉順天鄉試戊戌成進士除大行南司副居憂辛丑服除補行人司右司副冊封益藩癸卯復命奉敕諭葬潞藩再封瀋藩丙午轉刑部福建司員外郎丁未督學政黔中撫貴陽兵備庚戌擢參議分守建南道癸丑升副使備兵衡永丙辰升大參守江西南昌己未升粵東按察司按察使天啟辛酉升右布政轉左布政癸亥擢太僕寺少卿

甲子升光祿寺卿乙丑晉大理寺少卿丙寅推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提督軍務巡撫薊遼再歸理卿升刑部右侍郎轉左
侍郎首疏自陳凡三上蒙恩允歸加銜刑部尚書致仕凡先
後官階十有七轉生於嘉靖癸亥十月八日卒於崇禎辛未
九月十五日年六十有九示以微疾縣尹行部及里問公於
寢會治大冊公口占頃畝丁口版籍了無艱誤尹以諸子弟
優例蔭公曰此本朝堯舜之澤當與之永被毋中替也尹拜
辭是未踰閾公引綠巢先生掌書清心寡欲四言輟筆而絕
故嘗詠琳下與爲位哭雲奔雨泣來者凡數千人州里爲之
罷肆判囚殿祭經旬溯地所撰著奏書問四卷鈔三國志修
昭代名臣志若干帙藏於家公娶於顧封淑人克明大體家

無廢事先公卒子麟趾號綠巢少補邑諸生廩於邑轉吝南
雍充太學生舉鄉大故篤孝毀性不勝喪兩月而卒娶庠生
惺吾董公某女再娶胡職方孝轅公震亭女再娶查貢士建
元公大宇女俱無出其宗人外姻鄉大夫士謀於廟僉曰公
所愛稱子教之成進士者孺齋公今爲閩司李家人往還多
道司李之仲子始教讓且早慧祇公他日持酒屬客喜且舍
觶顧綠巢先生曰是吾孫也先生跽曰幸甚客皆避席賀今
非司李子嗣誰當嗣者乃走宗長者四千里持訃抵清陽司
李爲位南向慟哭告如前議司李辭宗人姻黨再聚於廟曰
禮不可一日廢家不可一日無督奈何長閒婺婦哭以貽公
與公子恐恫哉復走宗長者四千里而訃於司李司李再辭

公與綠巢之廟告襄事也嗚呼我公端亮醇和神深氣厚具
聖人之一體膺天子之重命出則植政豐時端紀貞禮退而
行綵隱懿化感國人尤豔稱聞者義激儒躬臨戎有續直鴈
閒秩摧惡方張陛公之德可謂曰至夫何天不裕其後俾赫
昌不孝以承宗祧墳墓之役今肚齒髮不殊鄉里兒勉而挾
抬遺事不獲二三顧弗敢隻字私進退以貽先人慨而志思
愚下不足以揣見其端闕略荒昧罪何所辭復不自量謂先
人被天子寵靈光大如此爲公卿大夫須歎品目如彼不敢
望學士君子爭相傳寫用光其書而片言單辭以爲九京慰
與公子恐恫哉復走宗長者四千里而訃於司李司李再辭

墓志

滇南黃將軍墓志銘

吾友畫者四明張生遠將望其師黃將軍於武原之西垌則曳杖輯索而前曰生乎滇雲雍乎浙海者吾師也耶願萬里容也不可以無志予義之慫然哀之爲識其略焉黃將軍滇南人也名祖字彤庭一名谷號松石其先從洪武初沐王英開地有功封於滇世爵爲將軍將軍豪健勇直尚意氣鄙貲財少不多讀書早以父裂受爵於京師卽盡散其家於故所相暱之收其餘馬駝以北凡來京師之羈人怨士皆招而致之酣酒分贈將軍善擊劍命矢爲飛槊刺人皆八九中嘗市良馬卽委以厚金試馳之少卻大怒拔劍截馬斷其頭徐審知果良復持馬大哭欲與俱瘞藏趙壯士聞之以此奇將軍爭與之游屢滿尊盡而意小有拂一夕自遁去還滇中亡何爲人報讐罹於獄不能活託繪事得食將軍故嘗工於繪者特非其所好而直指使浙右朱公泰禎巡滇能文章寶書畫則購將軍獄中所畫悅之乃論出其事囿以自隨及寇水薗烏爲亂將軍勸朱公以兵臨之身橫槊破陣所截割甚衆寇平朱公與俱覲將聞於天子有以報將軍會父喪去官將軍送客於朱公之鄉曰武原者久之悵然謂此鄉無堪語壯夫事一以繪事交於人將軍爲畫多所仿擬放蹊而筆與氣雄不下於秀儁故圖山川不如吳中沈周圖人物不如禾中仇英圖人影不如閩中曾鯨而獨長於貌蜀漢關侯羽則神宇軒豁鬚眉奕然繪內以金鎧外染之冰蠶鉤眞明歷煜煜生采武原俗重元日重五家爲關侯位以祭之率非將軍所圖不貴朱公且以將軍畫遊公卿間或因公卿而重將軍畫者踵接於門月可致千餘金將軍於是極歡大散擲之日所至者夜未盡輒不能寐贈酒來得大罌立呼所知羅而吸之一刻罌覆尤惡人談故鄉事問者唾之望見婦人疾走避匿以爲祓害平常與貴人語可否任咤喝而傭奴騶卒能飲酒者多非所擇養歌客數人自和之爲武原聲吳崑聲卽吳崑武原人不能過求將軍畫者遂多以酒與歌得之必倒篋而後請不然雖禮命重幣終歲無報過之易怒攬筆且終慎不自意得卽裂紈素欲臥而觸帶不解卽自焚其衣推視染袖卽起鞭視令立碎發人所遺爲朽錢卽投之招中曰我不可以罔人其生平豪邁不可詰屈類如此居久之有同鄉人爲四明令迎將軍抵其治既有贈又所趨怡人就將軍謀事將軍與語至私曲輒罵之不肯爲言縣令私謂將軍人非有所媿安所丐將軍將軍亦悟已而再就語再大罵之曰吾終不以金多易吾曲直一夕遁去又訪同鄉某公於南都某公勞苦之乘飲閒微規將軍宜思家者將軍復罵曰丈夫平朱公與俱覲將聞於天子有以報將軍會父喪去官將軍意氣何所不合而必故鄉爲一夕又遁去重歸武原其時朱公已謝世而嘗游公卿貴人多老而藏寶客蕭散歌客喑無

聲將軍髮白且目倦不能以筆墨動人時其困乏惟朱公子孫二三人而已然將軍無酒則臥有酒必召客欲盡客乃詭辭竊酒去明日還以飲之會世難作將軍輒據牀几欲傳人格鬬法嬰嬰神動其左踵昔爲水蘭烏流矢所中老不能伸伸輒大叫而止聽者益哀傷其意焉弟子張生遠四明人從將軍於四明學繪又從將軍於南都幷師曾鯨而業益進嗚於時亦家武原將軍前有弟子皆以驟怒不堪去而張亦三逐三傚其鄰奉之彌篤卒歸老於其室將軍生於萬歷戊子年六十有一其客此鄉之二十年方被醉向壁寢張率其婦舉食跪進如常再啟不答則誦而哭曰將軍亡矣喪之如喪其父卜宅於南坰入曰盍葬之蔀乎張不可朔諸崇三尺武

原之人皆送之曰嗟乎非特將軍烈丈夫其弟子亦賢人也昔者先忠節公嘗壯將軍以酒屬之曰圖畫之事豈可以愚將軍乎然吾聞唐吳道子宋李公麟工爲鬼物飛走狀而寤寐恍似之其所交浮屠氏曰危哉不如畫如來菩提然則畫蓋因人之所好而入又因所好而遷焉故君子愼所業也將軍好狀關侯非其勇烈特類歟而神決於俟且數十年久矣其不爲世離離男子雖百歲後可知也將軍大喜謝知已遂飲謳醉嗚呼今轄志將軍何以易此乃銘之曰降於彼淪於是將軍氣靡不止魂焉歸魄焉徙將軍神託其指撝則餉枯則瑜遠也義眞其徒陵變那谷遷那蕃之文不可磨

叔父兵部主政府君墓版文

明留都亡之四年歲戊子十一月喪我兵部主政玉書吳公於隱居之室公舉崇禎十六年癸未鄉貢士授江西布政司理問乙酉弘光政元題補萬年縣知縣升饒州府通判監國魯元年丙戌拜兵部職方司主事特賜誥印參江東丞相軍事歸書甲子者二載盡公始終爲明臣其卒也無疾人傷其暴公猶以爲後矣嗚呼傷哉公諱麟武字玉書晚號耐庵自弔也讀書好觀大節眞愷爽達以氣自任議論雄豪折人而服坐平不爲隅滯累其胷懷坐有所思立而告人宗人姻友無不樂親公謂公襟抱如霽雪之映物行已篤於倫義奉職明於政事涉變堅其志節其行已也事大父母父母以孝事兄撫弟推於羣從以愛父貴不以長驕吝貨財不少避兄欲竊之則泣以請曰此自盡也既而兄馳驅王事內外就官省臺使者監司守令轢踵接於里公左右應對無闕節崇務峻介成兄之潔且振宗里沐姑姊率羣從講禮力學祛陋敦雅彬彬成名家之風焉居城堞雉傾盡人廣盜多思轉徙官無問者公慨然謁備兵大夫指畫利弊大夫許下縣葺公又請毋爲繼貪吏大夫試委公公受命而退步亭堡壕池丈尺之數召父老於廟集議圖之炎熇蚤夜不少廢工成則公家金不足半出私貸以補之閭戶頌其功不朽

矣而諸大夫縣長者凜凜敬禮號奇士其奉職也緜從仲兄
閱大計於京師私歎息曰曇風槭矣宛將胥溺丈夫居廊臺
倅史可以自見安能久須科甲如河清石爛乎遂就國學試
上第積貢踰年授司幕江右幕以刑爲官公之政高朗而不
替其密寬博而不失其肅恢然示俗以容斬然示法以閎昔
者先司寇公兩任西江忠節公嘗爲李曹中丞又三歷治兵
復持憲於其鄉其鄉之君子小人習聞吳氏之政謂公弗槩
家聲焉省有宗人祿楫數萬石宗支衍庶善譁譁藩司又譁
視察乃議公司之公手擷數目閱實盈縮書於署門井井無
所隱宗人心怵服至屢求委公中丞曠昭歎曰異哉吳子之
政委視新建篆建劇邑也公申滯擿伏一滌夙宄時兵事殷

繁督趣軍輸文牒雲委公一一以整應之不厲民左帥艮玉
行師渡楚經途縛令牟索勢熱如烙縛南昌令欲縛新建甲
士騎者排門而入公衣裳坐堂上望見即大罵投印觸其胷
面縛甲騎謁於舟帥敷陳其害曰國家以民爲本出師安養
之今駭亂流宄蔓不可支非帥罪乎帥勞悴致討羣賊未能
以功聞而縱實剽掠先自陷於法何計之得帥大悟束身稱
罪於中丞之門中丞曠昭又歎曰異哉吳子不可久下人遂
延公入北面揖之致禮異等州郡長莫與鈞敵疏聞上京謂
公才不可以偏佐屈姑先以百里試補萬年令萬年大不能
百里咸供賦爲舊令所忽積逋盈萬公按驗戶書計民頃畝
之略當百緡者三十緡蒙上罰當銖兩者半銖兩予上賞墮

嫺者莫可避關然爭趨公又酌酒插花於堂飲敏者嫺者益
斬一月匱例皆足中丞曠昭復大歎曰誠不可以百里限吾
能量之乎再請於朝以饒州別駕事屬之事方涖大難作撫
軍中丞棄軍遁僚友多欲降焉或說公不可乃紿公以中興
師將及屬迎之公任其役及出會城而監國之令果以東浙
閫矣公遂棄官而南西江之民南望哭涕經旬焉感於一方
者如此其涉變也方監國之師晝江而陣荆國方公國安義
興鄭公履謙屯兵辭汜復拜熊公汝霖爲行在大丞相時赴
義公曹者咸趨將帥以進而公率妻子抵會稽獨謁丞相湖
泣陳事丞相袖上其書詔優答之授兵主政參丞相熊公軍
公固辭并上兩兄報國狀詔賜一門忠孝幟以號其軍敦促

視戎事公不獲已盡解裝束具糗茭自食軍士寢蓐營列中
王孺人手治飯飽之鼓舞待西渡俄而大軍潰國主浮江不
知所在同事復降或說縛公舉家登舟涉海祝曰吾君未亡
當從事得潛者風南向吾父母未葬當歸以有待者風北向
既而北風作公乃歸斷髮遁隱於澉之北山嗚呼傷哉夫公
既嘗博達好施與居官無所營又飄泊無家可耕之田不盈
頃妻子迓寒剝腹無以存活變少定夙昔故人多嚮用勸公
出者書日至公不爲動與家人講鉤鉏之業客善謾罵時事
妄言外閫如何者接之甚歡手滌茶器以飲之或坐而命酒
初知其訛不甚怪既而酷喜訛言指畫天地臺禱夕卜如有
所期於是積悲憤病奪心腑而人不覺入自外歸譚笑甫輟

一呼登牀煮藥求熟形神絕矣傷哉宗人姻友號泣相向無不訝其無疾傷其藥而暮知公之心以爲已後嗚呼豈誣也哉初公之從政西江中丞送之江上攬袂別曰汝明敏足了一官第毋曰公鋹輕民將捐死以趨命戒之哉故公往往持上檄需索者止不行固執清儉以蘇民力先忠節公履忠以死遺書曰弟好妝排不可以處亂公即刻削浮華誠於所事不屈危難卒汶汶以汐葢僕兩兄之良行盛節以入行已敦其倫出奉職施于政終涉變歸以節求無忝於所生耆公之志乎其何能洪認久視於世乎公曾祖芸贈光祿祖夔父中任皆贈司馬家牒封爵詳先忠節狀中司馬公元配王淑人生公兩兄中丞瑞忠節徵繼黃淑人生公暨公弟士公娶於未行者林身請之羣僕委廢畏避者林獨肩之大小百務無不畢力焉故於其病吾注藥行禱如失其手死而痛之謂家子之僕沈林者生某月日年垂六旬卒某月日予哀而瘞之飲馬山以某月日志曰林敵人食於先司寇公以老子及見之髮蒼蒼稱焦欲白矣而凡家之重大勞苦役主人遂循

查生長子鼎象再娶於王生第三子同野初難於嗣查爲公畜副室周生第二子咸虛第四子升邑及女一人長卽配於查餘嫁娶未有定公生於萬歷甲辰十二月四日卒年四十五謀以次歲殯公於漱湖鳳山西向嗟乎志墓建尊者事也然公他日嘗語兄子蕃曰傳我者以眞耳不貴高爵欺我靡詞誣我蕃慤者也其識之蕃敢不承乃涕泣書略授弟鼎象載諸墓版俾後之君子言忠者哀公志焉

瘞義士銘

歙東門大義男子劉舍人居貧秉執自異不諧於俗築土室無人林身短且小僅三尺智機過人登涉便利少時臂隼入山望見禽舍隼自逐登隴上樹捷甚於隼所獲爲多又善手搏嘗衣短褐刺腰議笑市上長大衣冠人不殊粟囊衣櫜耳市上人不服與之搏輒仆且明於大義侃侃好正論區別中理面折人過人不以爲恨市上有公事或鬬爭者多折衷之然公他日嘗語兄子蕃曰傳我者以眞耳不貴高爵欺我靡詞誣我蕃慤者也其識之蕃敢不承乃涕泣書略授弟鼎象載諸墓版俾後之君子言忠者哀公志焉

瘞義士銘

歙東門大義男子劉舍人居貧秉執自異不諧於俗築土室無人林身短且小僅三尺智機過人登涉便利少時臂隼入山望見禽舍隼自逐登隴上樹捷甚於隼所獲爲多又善手搏嘗衣短褐刺腰議笑市上長大衣冠人不殊粟囊衣櫜耳市上人不服與之搏輒仆且明於大義侃侃好正論區別中理面折人過人不以爲恨市上有公事或鬬爭者多折衷之然公他日嘗語兄子蕃曰傳我者以眞耳不貴高爵欺我靡詞誣我蕃慤者也其識之蕃敢不承乃涕泣書略授弟鼎象載諸墓版俾後之君子言忠者哀公志焉

瘞義士銘

歙東門大義男子劉舍人居貧秉執自異不諧於俗築土室無人林身短且小僅三尺智機過人登涉便利少時臂隼入山望見禽舍隼自逐登隴上樹捷甚於隼所獲爲多又善手搏嘗衣短褐刺腰議笑市上長大衣冠人不殊粟囊衣櫜耳市上人不服與之搏輒仆且明於大義侃侃好正論區別中理面折人過人不以爲恨市上有公事或鬬爭者多折衷之然公他日嘗語兄子蕃曰傳我者以眞耳不貴高爵欺我靡詞誣我蕃慤者也其識之蕃敢不承乃涕泣書略授弟鼎象載諸墓版俾後之君子言忠者哀公志焉

瘞義士銘

歙東門大義男子劉舍人居貧秉執自異不諧於俗築土室無人林身短且小僅三尺智機過人登涉便利少時臂隼入山望見禽舍隼自逐登隴上樹捷甚於隼所獲爲多又善手搏嘗衣短褐刺腰議笑市上長大衣冠人不殊粟囊衣櫜耳市上人不服與之搏輒仆且明於大義侃侃好正論區別中理面折人過人不以爲恨市上有公事或鬬爭者多折衷之然公他日嘗語兄子蕃曰傳我者以眞耳不貴高爵欺我靡詞誣我蕃慤者也其識之蕃敢不承乃涕泣書略授弟鼎象載諸墓版俾後之君子言忠者哀公志焉

瘞義士銘

歙東門大義男子劉舍人居貧秉執自異不諧於俗築土室無人林身短且小僅三尺智機過人登涉便利少時臂隼入山望見禽舍隼自逐登隴上樹捷甚於隼所獲爲多又善手搏嘗衣短褐刺腰議笑市上長大衣冠人不殊粟囊衣櫜耳市上人不服與之搏輒仆且明於大義侃侃好正論區別中理面折人過人不以爲恨市上有公事或鬬爭者多折衷之然公他日嘗語兄子蕃曰傳我者以眞耳不貴高爵欺我靡詞誣我蕃慤者也其識之蕃敢不承乃涕泣書略授弟鼎象載諸墓版俾後之君子言忠者哀公志焉

瘞義士銘

歙東門大義男子劉舍人居貧秉執自異不諧於俗築土室無人林身短且小僅三尺智機過人登涉便利少時臂隼入山望見禽舍隼自逐登隴上樹捷甚於隼所獲爲多又善手搏嘗衣短褐刺腰議笑市上長大衣冠人不殊粟囊衣櫜耳市上人不服與之搏輒仆且明於大義侃侃好正論區別中理面折人過人不以爲恨市上有公事或鬬爭者多折衷之然公他日嘗語兄子蕃曰傳我者以眞耳不貴高爵欺我靡詞誣我蕃慤者也其識之蕃敢不承乃涕泣書略授弟鼎象載諸墓版俾後之君子言忠者哀公志焉

兒子之姊數人形槩然瘠小而所至踞上席尊爲長者人不敢慢今年以貧土治葬損其力遂不復死之日哭泣咨嗟傾百里遠邇人鳴呼林雖小人亦仁矣哉子臨其喪爲之掩涕曰嗚呼大故以來吾淚枯其目姑自遣以過傷痛久矣不能不出涕連湎於林之死也亦有以感我乎我葬司寇於雞山林董其役葬嗣父於司寇之祔林董其役扶忠節之喪林同雖爲葬忠節於泊橋林又董其役吾愼終送死求無憾乎誠信者咸林乎是賴吾安得不涕躬視殮已而治壙所以報也鄰人幸其善葬私語曰豈徒然哉林平生嘗云吾死願得厚棺今騶卒市上無厚棺將無負乎或告青山祠道士豫治匱木過於貴兒及成以狹廢舉瀉之人無不以爲狹垂數十年

矣試度林之身以往適足以容道士異而薄售之天生林設一林棺林小而仁者則棺狹且厚甚豈非巧於報賤因幷志之

祭文

哭張母哀詞 有序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張母朱氏明州張子遠之母也年七十五今年春正月卒子以晝交遠十年而進於道篤於文辭之友而遠羈於武原母絕於明州越東海水殆千里焉母之疑眸北望窮日而息不知幾何時而至於長瞑不復視也豈不哀哉會張子心動奔省甫達寢所其距母含楔僅一旬張子搶地呼天求死其兄救之使活江東之俗以逾月不葬爲慢遂襲大事奉魂帛歸虞於武原禮也張子啜泣而向余告終天之痛也弔張子者

無不欷歔向余告張子終天之痛也而不知誰爲之者則余實有罪焉余敢不自暴其罪以解孝子之責乎事在去歲張子當大暑熇烈過敝辭余不釋荷而立曰吾懷母急將迎之余傷其躁汗而神悴持其踵曰姑止今夕吾將送子於錢塘乃飲之酒籌火而裹糧以遲明發須臾聞海上流艘夜薄登岸鹵奪塞城三日城啟而張子疾作逾困余因脂其舌以進曰海有兵不可渡內地有人海兵不宜渡即渡矣子病未可以衝炎去母病未可以衝炎來俟疾閒兵解災退而後可強之俱還武原及秋復有他事亦如余之善阻者而張子之行始至今日嗟乎人之生死聚散誠若有命疾痛搶攘非余能召之然使當日直推其踵冒火赴血追母子之歡於萬一願

豈有今日之悔何訃不出此而今數余阻之之日則正其母倚閭申首之時也不亦悲乎然則張母有孝子而不能及未瞑之訣者由其子之不擇友所致也故孝子不可以不擇友也且余昔者喪父張子之導余以禮者昏扣而曉促之何張子之以我父爲父而余不能以張母爲母也余何受人之德施而報之以姑息也夫人之責人明而旁觀清比比矣余旁觀責人尚猶如是其乖也其自治於倫紀之中者益可推也余誠大罪人也夫久而慘怛震煬不能自釋乃哭以辭兼自訟焉嗚乎張母之德吾聞其貞以又兮德孚於里閭洽耆稱兮節摧其玄髮歷霜鬢兮上承姑嫂靡懈聲兮下撫僕御罔訾兮誼比於古媛今則僅兮有子而孝修己忠信兮操藝以給致貲贍兮歲輸於家充甘潤兮朝晡乎春潮夕汐夫秋汎兮雖人事之有睽亦天植之多吝兮嗟飄風之搖樹亦何如其瞬兮被蒼蒼而濛濛孰可問兮貽振古之大憾非繇夫輕聽兮悲乎哀哉負母於冥冥中殆無窮兮水之緜緜山叢叢兮日焚燔焫江沸轟轟兮謂慎疾與謹危猶子道之正兮孰知自此隔幽遂兮益持予以義策而進兮生不獲登堂以抱斗死無以臨喪而斟觥兮余誠自反而無禮非溢死其安容兮

祭澉水城隍神文

崇禎癸未六月某以水一甌草一束拜神之前某匪守土不能犧牲方禱不敢屠命惟以潔衣冠齋心志爲敬民之茲活

賴天之沃民之叫喤與帝不遜芝菌之生上憪霧霰蜎蠕之聲乃迺帝眷況人爲后水食爲民天一旦粃棄羣生纔懸五月植苗六月薙田百日不滿地焦土然何川之流枯槁載之今盡涯洲涸彼塗泥雖有勞瘁將安所施扶種及半舍之欲歉乞雨不至半亦就枯仰天而號叫呼如迷登彼南畝我東作翁塵滿足如火烙鳴呼上帝胥胥不聞如居九重告語在臣唯臣之倫非神而誰神其告之帝亦淚垂民不須臾神無徘徊大江之南三哭雨越扶藪辮髮危生之絕天不圖旋地有定方雨師電神乃亂其常三湘中維戢刃其錯流杵杭尸刃兵之鬻妖氣未消乃在袞遼遼吏守屠吾民曹惟江之南供君糗糧以給征賦風雨及候神明尊顧惟勿闕失

以佐渝步五年以來歲無二三螟飛蟊集受其傷殘殍喪載路征輸萬難民求其甦在今之年神辭以微主山之湄不能伏閽以希帝知今民之聲神其聞乎況帝聰明是惟不呼帝之視神猶神視民上下額告可蒙憐矜神游郡邑徧告靈祇連轸鞏轡達天之門共告於帝帝必相顧以救民苦神毋曰艱微神毋曰艱願言宿駕指經易權敝之褊小神亦等焉神能救民必受上賞矯制越分帝亦不讓神毋疑哉劉劉雲陰劍亢匿晴瑞馬仙雲清風元旌參漉來沾僊魄亡形民吹管鑿民潔香牲帝闇不堅羣靈可臻神之求帝如民於神孰謂不遠孰訓不聞予則有言神則遂行

祭亡友朱君鼏文

十六年癸未歲將盡吳子單居窮悲風雪載門感而獨持酒一卮來哭君鼏朱子曰君鼏之死敝之咎也敝一泓水也一片地也有山不深有湖皆壽萊有城無堵有人不文朱子與我胡爲久居此也自國初以來廬舍男女增爲二三萬戶指而可數者吳朱董三姓朋姻無他氏嗟乎鄒人之徑也然而時有賢人仕於朝或退而詠於野未嘗少也遠有若董從吾先生兩湖先生之理學朱心泉居士之豪能近有朱斗樞夫子之仁穆鄒茨野先生之文行吾家司箎蕭縣皆仕而兩大人再登朝子弟十餘人各奇文勵行敝之號雖上京雖蠻貊皆知之矣道里之人曰敝多賢嗟乎亦未嘗多也以余交於角巾韋帶之友自敝而東西南北數十百人敝之內不能七八人茨野君鼏而已茨野死三年矣君鼏死一年矣悲乎敝之無人也谿山殘郭大荒涼也敝之族董氏微矣吾家猶慼兄弟之寡而朱氏之讀書修士君鼏之外鮮有人敝之友皆閉門自負不肯問業於門外求伏巖拜揖不易得君鼏之外鮮有人君鼏年未三十積書盈廬試輒高第即不遇於世有田可耕有廬可結何遽疾何遽死天不可咎也子之文章理行無可咎子之容貌境遇無可咎吾乃咎敝曰何能生賢人而不能載賢人也終鄙人之徑也余游東安方登山鄉人持子訃至余哭壁馬驅卒扶而宿於驛歸有敝而不有子不得不咎敝余哭茨野敝咎也哭伯兄又哭從兄敝咎也今哭君鼏又敝咎也嗟乎敝之無人也亦天地之未嘗有敝也余厭

時宜畏世事賣田結舍匿名氏蒙蠟垢東書不讀以求長爲
澈之人宜如是也嗟乎子非僅澈人也然以澈之人而哭子
已言其可悲如此也嗟乎誰之咎也嗟乎誰之咎也

祭朱天廣先生文

嗟乎痛哉先生逝耶先生之教澤永遠也某等之哭先生以
與先生之孫潤萍文水二子有同社之義故雖然社之事今
之時隳隤盡矣使朋友之道墜於苴壞扶而存之責在某等
古之人言交不可期而必其至者德業也不相期而憂其至
者過失也有勸與規而止矣今之人不講講者意氣焉肝腸
焉非不善也而其本失之故以爲如雲者或覆雨焉以爲如
雪者或似土焉則非意氣矣非肝腸矣所以如雲如雪者幾

爲淫朋勸者在是規者亦在是二子雖無同社之爲友可也
此古人交游之本意也甚無以友爲今之人而徒意氣肝腸
之沾沾爲也先生之靈實聞此言乃敢漉酒崇脯再拜稽首
而告先生以報先生之教愛者有如此先生其許之乎亦何
以默牖諸子之衷而進於此乎嗚呼痛哉

哭山陰先師文

時維昭陽大荒落之歲正月朔戊辰越念有五日壬辰門人
吳蕃從其同門友陳子確渡江以南縗衣蒲伏而哭先師皇
明殉難御史大夫念臺劉先生於山陰古小學明日會先生
之辰再具酒醑而哭之不忍去也宿於廡抵二月三日庚子
山陰諸同門友張子應鼇以下四十餘人共舉春仲之奠則

蕃又從而哭於後嗚呼凡止旬日申三哭而情不能以少寫
也則見於辭曰天乎痛哉何不肖蕃之奉教於先生不能終
一日而痛慕悵悼將不勝其百年千載而無窮也悲乎蕃之
不肖不克承祖父之教命而略知嚮往先生者初亦震於其
名而已矣崇禎庚辰之春告於父兄父兄許之奉贄而門焉
先生疾命朱子昌祚見之授曰新說辭之歸癸未之秋再渡
則先生已赴先帝之召矣甲申罹國大難先忠節死之亦猶
先生之志也而蕃摧毀之餘慕見先生逾篤所問訊於祝子
開美往返傳述者爲多已非徒震於其名矣坐服喪不可以
出其冬十月誼當上書南都告先忠節死事狀始一遇先生
於姑蘇隱山於是曳衰索絰茸竹以前謁蕃哭先生哭之蕃
於二子家學之上則爲諗友有言可出於二子家學之外是

拜先生扶之藩輟孤子淚而引弟子之敬先生許之且勉以終身之圖坐不能以終一日而藩之汗浹背而泗垂踵也有若死而復生者數焉蓋先生之言實有以奪其魄而中其膂肯肯然也天乎痛哉藩自此知所歸宿未嘗一刻不以先生左右爲懷而國大難又作矣先生死矣遲之十年之久而後得哭先生於廟先生其終不可以再謁矣悲乎藩之所以致痛慕於心胸而悵悼無窮者又豈止於百年千歲而已耶藩故嘗震於其名而謁大人先生者也滄海之黃公會稽之倪公冀東之張公皆嘗拜其言奉其威儀非不足以少振惙其私而未能使藩之汗浹背而泗垂踵也又嘗放而溺佛老之微言繇陽明龍谿之旨以漸返求乎朱程之緒論又非不足以少端一其趨而亦不能使藩之汗浹背而泗垂踵也則如藩者又何可以一日不立於先生之側以少挽其小人之歸而今已矣推之同人之資敏於藩者恣堅於藩者又何可以一日不立於先生之側以益進其高遠也而今已矣推之天地之所以爲心生民之所以爲命往聖之所以爲學來哲之所以爲教亦何可以一日無先生存而今已矣自今以往其同乎藩之痛慕悵悼乎無窮者又豈止於百年千載而已耶天乎痛哉藩於是益知所歸矣奉先生之遺文如在先生之側而已事先生之賢子若孫與同門友之所得於先生之教亦如在先生之側而已豈徒沒世將充有生之無窮至於百年千載痛慕悵悼以長奉先生之教亦如在先生之側而已嗚呼悲乎先生之側敢妄言乎先生之側敢多言乎則有伏地擊額以鳴藩哀告藩志如是而止矣

再告山陰先師文

嗚呼大哉先生之學慎獨而已矣先生之教慎獨而已矣先生之道所以續千聖之絕學而不媿開來哲於萬世而無弊者慎獨而已矣繇不肖藩之所窺而淺言之天之所以爲天人之所以爲人聖賢之所以爲聖賢六經四子書之所以爲六經四子書皆可蔽以一言曰誠而獨者誠之體也慎獨者誠之功也秦漢以降堯舜孔孟之道將墜於地有宋諸儒起而明之有若周元公之精程純公之純正公之正至於朱文公而大矣先生所歎爲卓立天下後世之儒矩者朱子也朱子之遵周程而發堯舜孔孟之旨者其大端曰居敬曰窮理爲之說非不要且詳焉久之學者日狃於聞見誦習之常文章功烈之末又相驚沮於異學之高遠而下士乃自卑其道若以爲不可幾性命之微者則儒之爲儒亦何以自拔於狂疑之世哉有明姚江王陽明子實怛然憂之仰而思所以震羣倫之長寐追二氏之久假而良知之說出焉一時才智之士瞶而聽疲而立曰然則儒者之學果若是其甚捷而易歸者乎陽明子曰然夫陽明之功如投丹石於垂殪之日其爲力也專其爲效也速固已不能復諱其餌食之難嘗也既百餘載四無之教滋駕天泉之上而大旨晉溪生徒類多悠悠坐論窈然如清譚之入勝而禪者又喜其似潛伏說以飢之

不知者以爲陽明禪耳是豈陽明之眞也哉以是天篤生我先生於山陰以救之先生默以識之問學不倦躬行心得者四十年始有事於朱子之學繼有契乎陽明之學既有疑乎陽明之學終有合於朱子之學而端愼獨之旨以蓄其功終歸於誠以合體於天而堯舜孔孟之道復大著於天下矣夫朱子亦嘗詮獨而不專言獨者也然其所謂居敬若以凜其獨窮理若以充其獨讀書尙論處事者所以通其獨無往而不涵養省察者無往而不愼其獨也先生專言獨而合主敬之功若曰卽愼以爲功合格致之事若曰卽愼以爲事也苟體吾獨而讀書無往不洽苟遵吾獨而尙論處事無往不達苟體吾獨而涵養省察無往不得其本而易爲功蓋朱子分言之而先生合言之朱子博言之而先生約言之亦猶朱子之志也至於先生恆德大業之奉朱子典禮制度之遵朱子臨難夢寐之遵朱子是亦朱子而已矣然而先生又有不苟同於朱子者朱子亟言敬若在格致之先而內外有兼修先生亟言愼獨以貫敬與格致之要而動靜無二事朱子之言意以爲心之所發有善有惡而先生以爲卽心之所存有善無惡凡能卽存卽發卽人卽天知其所止以止於善者皆愼獨之極功也如是而意還其誠矣格致之義無餘蘊矣且大學中庸皆言愼獨朱子於大學則淺言意於中庸則深言中學孝遂各岐其旨先生合意與中爲一而卽意以明心卽中以明和而二書愼獨之旨遂不謀而合若曰格致者大學之

生而始成繇朱子與先生之言而求之堯舜孔孟之道猶天之可以階而升也其他由陽明子而上遡於慈湖橫浦象山諸公不猶孟子之嘗聖夷惠乎而願學不在焉藩於朱子與先生之學殆無閒然矣嗚呼悲哉奈何天之不可祈也而國祚淪矣先生死矣先生之爲學終始其身而爲教之時不能半學之日則道之行與明皆有不能如朱子陽明之久者天也雖然今先生有賢子賢過於朱王之後人遠甚而門人弟子特不聞有如黃直卿王龍谿其人者相助以大昌先生之教於身後雖喪亂之遇若或阻之又烏可以不相勉也悲乎藩也尤庸劣無狀聞教之日寡不能與於門牆之有無而今以明和而二書愼獨之旨遂不謀而合若曰格致者大學之日者徒以告先生而西歸也則不敢不以所窺陳之如此曰

先生之學愼獨而已矣先生之教愼獨而已矣先生之道所以續千聖之絕學而不姚傳來哲於萬世而無弊者愼獨而已矣嗚呼獨之時義大矣哉

海鹽吳蕃昌仲木著

雜著

寡女賦

風雨獨居窩窩無偶微聞鄰女之泣怛然心傷述其辭

以唁之兼自況也爲賦寡女焉

夫何南鄰之女寡兮晝閟辰而悲咷憑東風以汎濫兮雜寒蟲之嘉騷欲自醫而躊躇兮望良人其迢遙悼天難於下里兮嬰煢次之飄搖彼戶牖者此離兮劒無主而獨嬌顏華煖以施發兮雙絲青而委髽曆笑宿於夫容兮目澄澈如秋潮吹頌簧而登臺兮織窗錦以縹綃謂君子其我溯兮詎蹇修之見拋曾日月如抒箭兮愍風物之鎪銷泣汎汎於蓼莪負蓁蓁之桃夭當夫芳草告歸紫燕降庭紅蕖照爛碧徑菲芬游絲繫我白日兮嬌鳥譙其新聲涉湛水兮心如波登楚山兮夢有雲臨高樓以睇大陌兮目極遠而含情深花雖落兮重發如今年色已謝者不可復鮮貞辰去兮孰我憐色姣好兮不如前發孤號於羣笑當聚樂而獨牽聲變削其麗顏兮匿鏡淵其光妍僵寶瑟兮推秦絃臥玉箏兮垂湘簾已而明月下兮卷牀西風吹兮羅裳虬漏起兮蘭膏涼嫋賓珠而宿春兮猶縫衣以借光白露濡夫葭艾兮秋霾振乎登蟄首獨搔而肱欲垂兮腸九迴而心靡傷稽柏詠之不幸兮纏樛附之難忘茲未字以十年兮曾不識夫姑嫜箕帚設而不操

兮雞大老於其鄉問誰盟以永矢兮拊中懷而蒼茫彼衛衢之繡轂兮輪相擊而騎攘攘秉玉燭以及時兮舉合歡之觴競徂輓於牢席兮懸香纓於雁行或嬖婉之衒售兮締百年於農布曳葛襦乎蓽門兮修田儀夫嚼路聆和鳴於灌木兮覩險喁於洄沂亦覺覺其螟蠕兮皆蠢蠕而相顧謂朝生其暮寶兮猶魂祀於新故吁嗟乎念昊天之弗聽兮心炎炎而淚不收雨春濡兮夏蟬雲朝合兮夕牟四節流兮代馳三星落兮時徂情無涯於綣戀兮年豈我之駐留雖矜質豔而希貴兮嗟薄命之不猶如禕褕之被日角兮蘭菽飾乎宮幽履玄墀而登彤庭兮德翼夏而配周邁政事之寤忒兮援主辱而臣憂如叙崔與簟衡兮冠昭陽之寵游賜彌環於上苑兮結香佩於芳洲猶怨帝聽於長門兮悼君恩於棄以潦驛兮碎琵琶而青北如朱瓊樹於名姝兮勝青琴於貴侯惟有日者悅已兮豈抱珠之空投亦老蓪紅於衰巷兮生卿緣於明樓爰卷蓬帷而太息兮甘蓽賓以長愁攪兮物之不諧兮數古事之悠悠送鵾鵠以入奚笈兮會不及夫飛走摧瓊瑰以雜玦琨兮亦何悲乎未剖擷薈於之叢賓兮隨芝蕙以共朽鞭青陽而西陲兮瘞紅粉於東皐誰玉匣與金盤兮與土堋而爭久況就姆導於婉嫕兮遵門閫之山斗被海鳳之折圖兮餐大官之餘糗嗣徽音於衰胄兮勉靜潔之共匱兮或允守願單影以自惜兮指姬娥以爲友期姊娣之見金夫而不有非不知託命爲歡娛兮吾愍嘉之父母

擬修漏刻進表

自昔披圖得歷浮來綠甲之龜御鑾乘時忽見蒼鱗之蠶雲紀著官始臨河而刻玉鳥司成象宏登殿以吹銅句陳方照夏罷成雙閭闔初開春絃正五恭逢陛下天衡垂古地軸乘新當八風之登室玉律調鐘適十日之經天金精動宿以此二十八宿共集紫微於帝庭三百餘年不爽玄夷於天鑰圭晷二郭已著天官之洽煙埃八代無煩太史之明正南正北爲職尊於虎門二至二分舉事稽於龍闕何取夏后之器不貴恭王之官猶以銅壺載刻詎且籌差玉管吹音久而穴燥爰鑄毫釐於金閣稽銖尺於玉池三數沐以登堂十沸炊而定制原夫漏刻之設體繇轅氏官號挈壺夜分日以短長水光發自黃埃遠播和風徽飾昆於丹閣始元武之明珠光芒長在致赤城之大寶障騎重開矧茲二象照清位竊陰風之肅五金著瑞光分秋鐵之綱明操良史之書正堪涉旦直似賢臣之諫無所逃形是以莊周著性不將不迎賈誼談功无藏无執伏遇陛下文明在御峻潔成名擾太陽之照錫玉虬之乳沙決萬事之鳴閶鐘洛浦蜀郡緣山俄化幽塵作鳳壞陵深土忽飛藍水如龍耕夫驚半夜之雷長史鑄一潭之月二寸漆險獻來明閱十年玉匣賣與靈臺從此蓬萊宮裏不愁鱗脹興雲揚子江頭無問鑪寒不雨昔自祀融祠祭軒后迎神素書一紙降祉開元環字七枚留光天寶巖石成精氣漲白龍之洞江星得鯉口吞黃鶴之樓若耶溪上歐冶營形石室

擬進古鏡表

臣聞赤羽明奇瑤珍入座白環奉命符瑞登朝新懸明日清

山中豪成知相秦政亡金人魚成喻夏王失玉噬獸多慙銀
花九寸金薄三頭石季龍之三臺郅伯夷之羣影圖續眉於
石座別神怪於深山銀頭蓮鎖深宮疏太子之龍黃絹單衣
幽室呼道人之鹿開戶爲歌字以上清仙子臨軒必召號曰
壽光先生大珠成器片玉分瑩采似晨星光同皎雪無非有
心好醜取象光明至於殿當仁壽如圖妃姬之容宮人成陽
井露臣賓之臙粉黛工施白玉照摩挲之面元青遺贈黃金
繫宛轉之繩蔓花有影愁看漢水清波柱樹無枝悲見秋空
明月夜籌未歇晨角先吹已登長樂之臺忽墮昭陽之殿鱗
挂明窗絕來魏闕鳳飛清曉舊是秦宮灰飛瑣闥泣拭珊瑚
丹楹元殿君恩不是東流白髮朱絲人夢渾如長夜悲鸞欲

舞青鵲能飛誰家同夜月何處得秋霜請看飛上青天又恨
難歸黃土寸陰宜競駿鑒如斯某等才非耀物職合依光恩
自空來窺同井底挹金爐之燼拔元錫之輝九華燭好不施
永夜之筵百合花開長傍大庭之席玄冥豈封侯欲列於容成
水爭嘗銅山共恥謂防過可同於衣冕豈封侯欲列於容成
奉表以聞齎器而獻

古劍銘有引

有明東海吳生買劍內之鞮鞻含笑而數之曰身長三尺面
闊雙寸赤霄大篆神勝空立影不可畫也龍門伊闕割天地
傷胷嗚曉擊主人亦亡精莫與存也昆吾峻嶪吳江杳深砥
石不足乃號媼神吟弗足聽也光泄赤蛟彩效清水駿馬千

西巷草堂隨筆小引

吾觀今古詩篇某未嘗盡讀也而全書選書不勝記初出於
鄉先輩名下士爲多自朱西村朴陳句谿鑑以來布衣山人
之詩過於鄉先輩與名下士某家先中丞先忠節暨諸父皆
工詩不與鄉先輩名下士社先伯子伯載接侯及某與諸季
皆學詩亦不與布衣山人社非自取贖異特漱里深僻去邑
遠畏奔趨碌碌先累詩懷耳申酉鞠凶鋒鏑驟起至丙戌春
末某以避輩語禍遷居邑城之西巷閭舍已湫清矣而故舊
詩席反加增焉郵傳贈寄過某之門者日百餘箋元白之簡
與鞭鐙相錯嘻甚矣然邑詩家有傲俗緜來已舊以詩遺人
者絕不欲人之細讀受人之詩者亦絕不肯細讀但用整箋

工楷署某作呈某教某某具草題號章記光采煜煜使人不
敢不舉再拜手受之拭壁高掛之如武書笞
之久且鱗氣羽疊新衙於故齋無隙聖聰風雨蟲鳴剝落
而已蓋此戶如是若問某作某題某工某拙且不能道何論
規謫交攻之益哉某嘗兩讖其不誠然不誠於請益之失小
不誠於受益之過大某既不敢輕以詩投人而齋中壁上觀
聊復爾爾今特取其最工心所愛喜堪多讀者別彙次而手
錄登之謂之隨筆耳目所及悉入其列患難以之俟時之平
鍛木刊竹以傳盛美譬之蒲芰棗炙一人之嗜或偏然而不
自慊也且俾後之慕今而痛無傳者某得出而誇之亦猶補
亡遹詩之意乎比日過周麗野齋中散帙露詩尾代匿甚固

强而誦之則半村郭山人詩也詩最堪讀而可喜愛者顧半
村老於邑邑之知詩與不知詩者皆未嘗得見其面知其姓
氏某始叩門求之乃巷西鄰也相向落落無人問語詩所以
好也五步之內非芳草耶若所稱鄉先輩名下士與夫山人
布衣之名噪州都者亦有專集行耳何待某之緣故首筆牛
村之詩焉隨筆之旨在此矣

勸葺文昌武安合祠疏文

文昌者天上列宿眞人而武安關公一人閒氣血男子何以
並茵坐而共鼎食也則爲凡士子言之耳文事求所司武備
求其至文昌武安不倫而倫之也西來化人璇宮琳宇徧天
下其徒則草衣樹宿貧薦必耳二神所主文武二進士途或

者云文昌如人閒衡文學士武安則提場御史比也故上自
公卿下逮州秀能事人閒富貴人屍高首下負獻琮璧金貝
萬萬錙者分萬萬之一以贈二神二神幸矣況二神實陰主
其所事富貴人能使事人者爲人所事豈可結納廝役纖介
以求所欲而反失主宰大人之歡乎然則二神之富宜甲於
諸神而於澈獨否澈海門寺有合祠者余過揖之輒欲獻欲
涕下云夫澈城褊矣不乏讀書學劍之士何以使文武並墜
於地耶豈澈之士殊乎求榮慕利之人情抑慳且窒不願爲
上交或能擇冷熱乎意者澈之先鄉大夫致高顯者生平不
以事人閒富貴人得之故其風存後之士寡引退無諂獻之
資乎既而寺務匆匆某不忍出告人曰二神之責施於澈人士

良易敗樑朽茅欲掩面者扶之白旄紫纛久塵則拭之章逢
袀甲整之白駒赤兔僕馬失次者率而立之則已矣何傷乎
予聞而歎曰然也人生承事而輸其敬者要各有其司譬如
百官之師帥表長從州郡閭閈奉秩所出在上不嫌爲貪在
下不足爲佞百鬼之桑麻土穀憑農夫婦索歲時常祀舉之
非以示奢廢之足以成恨故裁之禮義所必輸揣乎職業之
難辭則雖君子樂聞之矣今文武合祠者非同人責而誰責
乎非諂也非求富貴而爲之也不可與事富貴人者同日語
也同人相謂曰澈之守先哲風不可以諂聞莫吳子若病且
廢而無事乎富貴之求者又莫吳子若也今之言然則其事
宜哉

重葺井亭疏文

北山丙舍之西遵麓徑漸廣來當兩峰之間翠屏方窮石馬未起以斷爲績乃通行人巨隰在中廣野在下遠望州都近達闔市子省先人松檟往還必憩於此不獨子憩其東西來者南北返者趁縣而不循海者趨甬里而不緣谿水者皆解裼岸褒息荷投負相與枕藉憩而歎息勞苦於此焉夫暑不復信而寒寒不復信有暑飢渴不復信人閒之有飲與食則此地之人情然也僉謀爲都聚志成城自此地之有行人若千年而有廟廟不因乎人情之自然有廟立而後有井井成而覆之以亭者勞苦飢渴之情自成之耳今廟者井者亭者不加盛而浸衰幾不足爲此地有無而東西者南北者不見其益而日多蓋今遠邇城郭時有事朝鑾者或暮寧方紱讀者或耕荷習燕臥者或奔走又有自昔人情之所無者且其勞也苦也飢渴也寒而甚暑也暑而甚暑也則甚於往時不啻倍蓰而求所以憩之之計者詎可緩哉吾誠不能不望於長者也戊子之夏子以病廢疴艾自匿宛轉木榻不獲覲止躆者一月矣然夢寐神思飛馳北山不殊乎與東西飢渴者歎息赤野時空長老道心人也謁予謀所以新之其不獨一人之情也明矣其感乎自然而亟成之者決矣乃力疾書其槩以爲勸

冶土穀神廟說

廟鄰於吳子之廬者頗叨且盡吳子俛以入揖其神而數之曰神哉一寒至此乎嘗見他神雕臺盤殿廬空崚矗此何牛壁輦土也他神大山名川以祖以豆此何鐙火經年絕也他神衣神奔走宰臣士女羅列拜跪此何山鬼畫舞斖斖也他神皺裳金飾體魏魏然丈夫列於官吏皆壯男子此更睟然老人髯寸身尺庭無吏倅農女牧豎得以侮之寒哉神哉可慨也已吾聞士爵於王王有喜怒神爵於帝帝不偏黨神殆驎臣遷客之流歟然此荒鄙有神也久神之爲德於鄙人也近神掌農事風之雨之禱呼必應以康乃穀以黍乃土緜恐彼居殿宇享鼎豆者徒飾觀耳報政當出此神下神加於民近取於民廉不知帝亦曾陞陟之使得高爵廣土否也雖土木微聞歎息矣且廟之東西南北數十里父老婦女習神視聽昭昭之間寶客而不知家之長者餼且寒人情繼富趨貴交遷略近亦無往而不然哉出號於眾曰今爲神昂其屋潤其衣治鐙火滌泥土鉥衣寸貝足以報謝風雨而已毋曰其容貌祿位之不如他神而忽之毋曰其非上帝之所眷寵而薄之毋曰比昵褻近督責之所不及利階詔府世情之所不齒而與眾舍之

祇欠庵集卷七

詩

四言

短歌行

素琴在御白雲在牀今我不學日月其亡解三十無聞吾何足觀顏子賈生各有攸安解二鳳凰於飛九圍八埏麟來西郊疑祥疑災解三圜圜紈素戚然傷秋庸知狐貉以暑爲仇解四萬鍾而外司爵無勳百歲以往司命何恩解五冠不厭高衣不厭深靈臺一寸以柅古今六解

五言古

雜詩

八月湖水明玉露霑衣輕芙蓉謝殘照蒹葭揚秋聲上有孤行月下有單棲禽客旅安所託感慨餘哀生誰能乘少壯勉有所成振衣就明德拱手辭浮名春風當努力秋氣多悲情悲情不復振年華非可爭

窮年不足用此俗非我從脫屣下泉壑飄搖若飛蓬汨羅既已拙長沙不爲工天子良易事難以媚三公惡女無不仇好女晦其容無爲飯顑伍將使木石同魯連乃飛免老子其猶龍

不材天所全貴寵爲禍媒感恩多悲傷報命知所歸聶政謝車騎侯生與觴席一旦捐此軀以酬公子急雖爲烈士心困苦易見德鴻鵠沖天飛飛不下來朝經魏文闕夜度燕昭臺君餌豈不甘負恩非本懷貴者雖自貴於我何有哉

明月麗高雲丹花藉芳隴人生利名閒多與易爲寵驅羊斥敗鞏立苗去非穢物類良亦然獨居豈無恐嗟予樸樕材不足當世宂慚無親仁質差有疾惡勇竹柏餘青芬桃夭不旋踵求我同心人千年已枯冢

出門臨大驛貴賤爭馳驅凡馬或善走何必驥與騏馬卿雜傭保朱叟身樵蘇一朝繫印綬百惡皆鐲除榮華照篇冊卓爾異形軀遂令負乘兒亦自夸鄉閭繇來環佩玉誰復辨珉瑜

暮霞接朝旭殘星挂東壁風凄發楚際月落沈泰極譙鼓亂車鐸檐鐙半明息行行莫爲阻掩涕相催遏男兒志千里誰能久堂席一挂朱絲韉再授黃金勒願君游四國好德如好色

關河滿風雪白楊日蕭疏一望數千里瓦礫皆名都殘骸自撐拒飢烏啄其顱荒煙蔽平漠榛莽亦焦枯借問仗劍人獨行何太孤豈不念存活國難爲可誣忠義一朝盡地下相招呼

生無歡怡日安能久居此窮鳥一奮飛哀聲繞千里朝爲倣裘客暮拜武安君洛陽有兄嫂側耳聆車音掩首下至地薄伏爲多金今日去隴頭明且迎新侯貴賤一朝異覆水東西流游子思故鄉悲歎不能忘山川豈殊舊人面有低昂

吾愛單衣士相以長裙婦炊黍轉東皋曳紫返田路棗實垂庭陰傾醪糟鄰父犬吠眾山響盡鳴一谿暮門有微士車屑屑懶回顧鶴書衡神出傳餐動閭戶榮名謂足樂反失羨眉故長爲人所憐誓爲人所慕

古意

沈沈陌上桑灼灼桑中姝桑濃不掩姝惜哉當路衢盈盈當路衢藉藉傾樵芻諺令五馬車回首成躊躇謝君五馬車各自東西驅君鞍屬君馬無復別離時使君縱無婦羅敬自有夫羅敷縱無夫不嫁如君夫

良家好女子少小如琢玉長袖倚春風芳聲振幽谷承恩登漢殿奉詔納金屋始知宮門草迢遞千里綠買賦動君心買書動君目黃金豈殊眾何時越沈屈不如東鄰女蓬首事農牧日午始餔糜閒行過谿曲

過七里瀨同從兄步謝康樂韻

良辰怪幽獨驚湍發奇眺積樹懸清溜落雲挂危峭數尺鼓哀楫舉首指碧曜虬飛駭孤客禽棲合長嘯求悟在力靜尋幽適境妙何以見古人秉心受時誚使者覺敗裘高士堅枯釣上有中興主採絲卻悲調

凍潮吟

潮長寒不來客當寒未回潮與客俱斷始知寒可哀夜半潮忽至舟發語如雷客臥在霜店聽潮心百摧客既消息離潮亦難爲期莫作商人婦莫嫁弄潮兒但化白雲飛青山不相

遠時游江海端專送客船歸

七言古

答南屏谿堂長老

南屏山川美無極古寺丹霞映泉石雨湖明月不可攀還住峰前比顏色谿堂拄杖最高嶺萬頷千聲從此出我欲從之破白雲躑躅秋巒弄秋日昨嘗放槳出西泠虛空墮入湖煙碧惆悵歸來暮故廬重理黎牀向枯壁

前有一尊行

酒光醉人起歌舞晝短夜長無自苦姓名不得通九州況復癡人在千古皓月西行京雒中登臺照影麒麟空五陵花發如天上玉釵珠鳥今無蹤惟有清尊人相對使我顏色長春風蹴踘不飲欲何待黃鸝拂水雙柑紅

五言律

入招隱寺

碧天懸若蓋危插萬山斜泉溜將軍冢臺荒太子家夕陽僧未飯鳥道客驚車招得何人隱嘗游醉吏譁

南湖曉坐

芳野日光新看雲落淺津煙平村屋飯風起客牀塵碧草連洲上紅沙隔海堠無人春自足輸與水邊鄰

夜登北固山用壁閒韻

山亙江南北由來今古情俯看潮萬里獨與月同行雲樹沙邊火風檣岸下笙船頭閣客語疑是越中聲

哭史相公可法

安危憑一手天壞孰爲支辛苦羣凶畏存亡萬國思隻身迷陣血中夜換髯絲宮闕迷江霧空勞勸出師

哭淩侍御駉

傷心三不負萬里僅相聞（公寄予書有上不負君中不負師下不負心之語蓋大人癸未禮闈所得士也）瓦解愁驕騎孤城祇一軍衣書歸漢節襟淚動燕雲（公表奉御史回歸江南聞者哭皆失聲）此日英雄盡誰爭尺寸勳

哭杜司農士全

尚書聞復老高節迥江南（公以司農歸隱三十年年九十餘猶節於隱所）蕨芣西山盡棠猶東海甘（嘗爲武原令）半生簪帶冷垂白羽旄酣回睇風塵裏諸公太不堪

除夜懷東谿朱子頌

殘髮三年後高歌此夜同孤鴻垂暮雪百雉起邊風人返江湖外春歸落木中但知謠俗異莫遣酒杯空

再經雞山酬開美祝予

送子清谿月當時鴻雁歸今嗟芳草地長與故人違雲冷青蠅散林空白鶴飛山陰回首事裏同此一霑衣

送客曉發

雞唱牆東樹烏啼城上機客心如落月催去不堪留白雪關河色蒼雲海嶽愁知君早行意一笑挂吳鉤

七言律

梅花次巢友韻

慷慨出門君豈狂姓名珍重玉螭旁一封書似歐陽澈萬里
名知唐子方秋水自攜清露供（弟仲儀負笈止周易莊子二書棠花相傍白雲長）
親影從之錄來道學多癡淚二百年餘國事荒

城西作

城西僦舍壁蠹完康寵顏坏足自歡家物新從市上得酒懷
翻覺難時寬尋花閒放投絲蝶開戶先扶帶雨竿幽事欲闌
禪理近逃名有意學瞿曇

答彭仲謀次韻

空山渾淚破巢居家國沈淪七尺餘雞犬無聲荒里戶鶯花
如霧惜居諸三秋飽歷風塵味十里虛傳生死書愁絕輕身
渾易事不堪霜鬢泣柴閭

吳市重逢陸大有贈

西風暮雨下滄浪短鬢黃花並有霜一問故人多宿草再來
歌地滿哀楊焚餘魯壁經猶在扇外田橫客未亡還取青尊
盡疇昔月明重與向山塘

登姑蘇城樓

梅福當時去不回我游吳市獨徘徊宮迷野樹樵歌起城繞
征旗戍角催東望山隨瀛海盡南飛鴻自洞庭來寥寥客思
無人共新月堪邀入酒杯

題子胥祠壁

吳相祠前起棫吟支天霜樹百年心臨風鳥雀門長夜欲雨
龍蛇壁自陰劍影浮江空白首簫聲淺巷託清音招魂不返

家何處漢水蘆荻恨轉深

陳雨臺武科進士錄先大人門下昔甲申予白先朕
於金陵同謁武部不達留別秦淮酒樓經亂久別
今已丑再遇吳市出酒共醉因有此詩

同首清淮碧酒尊躊躇同候羽林恩獻書不稱中興旨帶劍
空過司馬門君臥吳樓高百尺我歸秦海只孤村重逢月冷
秋江夕互洗壺觴照客魂

慈谿孤山忠烈祠次吳駿公先生韻

舉公大義足千秋尊俎空林俯夕流歸鳥泉聲嘹落日斷雲
峰影度高樓西泠風雨悲江左南渡衣冠憶汴州清議尚存
荊棘裏遂令一死重山丘

野壑爭鳴萬木秋登臨此日淚空流園陵宿莽迷千里俎豆
風塵共一樓怒馬乘潮浮海國愁鵑啼血下江州歸魂不辨
湖山路蓊草連天沒古丘

盡日東風夢隴秋湖橋春漲接村流祠憐孝子芝當戶山託
通翁鶴返樓白簡何心還故土黃冠無意去神州相看地下
聊相傍寢廟淪亡況一丘

大陘煙月已先秋坐聽長江嶺外流飲馬風輕臨野渡吹笳
雲散近城樓繇開部黨冤千古漸釀狂氛覆九州登望不堪
人事異中原白骨偏成丘

晴湖千頃白蘋秋獨立無人影自流月色秋同平樂堡鐘聲
疑是景陽樓空傳若水成孤節亦有睢江殉一州更慕關西

楊伯起夕陽殘骨委林丘
雨蟄龍蛇四壁秋此山從古弔清流忠宣祠外鶯驕樹武穆墳前月滿樓心事略同扶大義中原重見屬幽州舊游車馬驅塵盡薇蕨蘩蘩獨此丘
亭空鶴去幾春秋獨有梅花照碧流吳地山川新戰壘宋家宮闕舊歌樓渡河重下千年淚斷舌徒爭百二州大鳥青蠅多散盡拂衣從此慕浮丘
烈帝憂危十七秋辜恩率土似崩流昭陵夜月移吳沼內苑春風入塞樓起舞曾無劉越石放歌多有賈逋州披鱗攀馭同游處江北江南芳草丘
憶昔濺濺河水秋招魂千里下黃流身依父骨東齊道夢繞鐙火雜烽煙雲飛大澤追秦鹿月到空山照蜀龍滿目波濤無遠近不知何處野鷗眠

但愛朝霞興夕曛北山無事更移文彎弧海外爭斜日把酒峰前對落雲一望昭陵迷故國十年遼水泣波臣愁心欲託孤舟去是處風煙跡隱淪

喜右吉閻伯歸自閩中

雙劍南飛隔歲華漫憑長鋏唱無家煙雲入坐依修竹鳥雀迎門對落花且喜張騫歸八月不教司馬滯三巴無勞問訊征途事蓬鬢星霜信可嗟

陸冰修兄弟見訪屢不值以詩報謝

海南征鴈惜離羣況復秋聲不可聞百里盤餐慚巨伯一時詞賦賴機雲全身正擬龍無首避地還愁豹有文乘興緤來垂簾講易時羣從過庭皆過耒貝朋入座亦莊施閒來其倚紹橋立天外青山對賦詩
三十藏名身已閒更扶長策向青山鳴琴夜月能傳志斗酒春風足駐顏舊事家聲留頊闕早聞辭賦滿江關門高史學兼傳女十志雄文未可刪
故友多成華子魚蕭條人外獨離居秋風白帝悲殘壘芳草王孫返舊廬顛倒衣裳餘短髮消亡經術爲焚書魯連沒後無同調不敢臨文怨棄予
吳宮花草自堪憐綠水猶聞唱采蓮海市樓臺連壁壘江城鐙火雜烽煙雲飛大澤追秦鹿月到空山照蜀龍滿目波濤無遠近不知何處野鷗眠

五言絕

雜事

鐙火夜離離桑枝滿筐碧長宵伴再眠婦爨如絲白
女爲悅己容士爲知己死功成潔且白立槁深山裏

七言絕

初夏浴鶴亭卽事

桐花初吐燕歸巢卷幔荷亭草樹交裕罷清池一雙鶴而餘
斜照滿林梢

附錄

吳東發續湖浦詩話二則

家孝節先生諱蕃昌字仲木貞肅仲子司寇嗣孫貞肅殉明甲申之難先生出入江淮戎旅閒逆喪以歸遂棄諸生業撰貞肅年譜自敘其後以見志著有祇欠庵集若干卷中有哀大樹詩曰我愛東家樹風霜萬古含暮霞喧鳥雀晴月滿江潭故國今誰在愁人何以堪長天空度影揮涕過城南飢物與哀流連不盡先生嘗師念臺先生楊園及從弟志仁講求程朱正學務見諸躬行作日月歲三儀以自範又爲閫職三儀使家人遵守焉墓銘所謂惟日孳孳德義時懋命賦有恆志業朱究者蓋語其實也銘爲楊園先生之亦有豪强丈夫因閒爲據建鼓標幟以要歸人奴子皆閒劃出其戲下泣告以故多發符羽旗志之屬馳送數十里或自督啟閘交閘而止以次復然避難隨之者皆得出所謂解盜賊旌者以此又有泰者包君感泣請爲貞肅塗槨自負器轉側兵刃中求泰數被創幾殆事竣亦投窘井以死孝節爲撰傳嗚呼忠義之感人也如此而人性之無不善亦可見矣

年譜序包君傳俱見集中而哀大樹詩及自序十章未載何耶殆編錄時值禁網密以涉忌諱去之侃叔世其家學必猶及原藁謹志以竢攷

有婦亦擁兵屯河濱各送所轄五十里濟寧故總戎李君者發五十騎關河道導行五十里南陽書生吳君某聚義師送五十里是也又云當是時中原州郡數百所皆歷寇騎燔沒箭戟如林骸骼撐拒行人聞走竄伏脫死毫釐間耳經過故壘文武舊吏擁轄俟命類相保聚自名一軍望見舟懸素旆書死節位氏者傾數里許爲算食供具緣岸再拜啜泣而送之亦有豪强丈夫因閒爲據建鼓標幟以要歸人奴子皆閒劃出其戲下泣告以故多發符羽旗志之屬馳送數十里或自督啟閘交閘而止以次復然避難隨之者皆得出所謂解盜賊旌者以此又有泰者包君感泣請爲貞肅塗槨自負器轉側兵刃中求泰數被創幾殆事竣亦投窘井以死孝節爲撰傳嗚呼忠義之感人也如此而人性之無不善亦可見矣

年譜序包君傳俱見集中而哀大樹詩及自序十章未載何耶殆編錄時值禁網密以涉忌諱去之侃叔世其家學必猶及原藁謹志以竢攷

祇欠廼集六卷吳蕃昌撰蕃昌字仲木海鹽人父麟徵明太
常卿殉國難謚貞肅仲木出入江淮戎馬間扶匱而還事嗣
母甚孝敬盡禮及居其喪水漿不入口四日既殯食粥不茹
菜果寢苫居廬不脫衰絰比葬嘔血數升哀毀不怠故多病
至是彌困比及小祥卒於喪次師事山陰劉念臺癸巳後與
張先生楊園及從弟志仁講求程朱正學務見諸躬行作日
月歲三儀以自範又爲閭職三儀使家人遵守焉巖額前一
庵集八卷楊園先生爲之
銘有曰惟日孳孳德義時懋命賦有恆志業未究者蓋語其
實也吳侃叔續滄浦詩話中有仲木哀大樹詩五律自敘十
章之一爲今集所無恐遺佚亦不少今與月隱先生遺集並
刊以爲孝義之準則云歲在柔兆執徐相月吳興張鈞衡跋

中洲草堂遺集

中洲草堂遺集目錄
卷首
序傳
卷之一
賦
卷之二
四言詩
卷之三
樂府
卷之四
五言古
卷之五
五言古
卷之六
七言古
卷之七
七言古
卷之八
五言律
卷之九
五言律
卷之十
五言律
卷十一
七言律
卷十二
七言律
卷十三
七言律
卷十四
七言律
卷十五
五七言排律
卷十六
五言絕
卷十七

七言絕
卷十八
蒞經體附
卷十九
詞
卷二十
曲名嶺欸
卷二十一
琴操
卷二十二
禊著文
卷二十三
硯書
卷二十四
疏草焚餘 嗣刻
卷二十五
四子義 易義 嗣刻
卷二十六

中洲說詩 嗣刻
卷末
采摭羣言附錄
集外撰述 俟刻
識名廣編

風雅之道至今日發明無遺蘊矣返觀明代前輩優孟漢唐之衣冠而性情不屬關吾粵之巨擘者人皆知功在羅季作鄭湛若陳中洲王說作諸公實則哲匠經營固已搜剔元微森羅衆妙也滋味親嘗方識甜瓜微蒂口性情溫厚音節和平雖然才不可不奇調不可不高也有時空諸所有有時實諸所無有時高唱入雲有時舟迴蕩漾有時天然頹放有時簇錦攢花閒或嗜險驅奇畢竟雅人深致總於溫厚和平意旨不爽毫芒是之謂中洲先生之詩云爾古今奇書莫尚於史記柳子厚以潔之一字蔽之嗚呼盡之矣予嘗萃中洲草堂賦詠若干卷循誦迴環信其行遠而傳後蓋言之極其文也文之嘉評移贈他賢不合舉之以況先生似乎確切先生長予一十五歲忘

年交好今往矣披閱遺集追思故人不勝山陽之感
先生聰明絕倫才思斐麗尤善疊妙解聲律擅名詩歌聞其
少與黎板橋投膠壯與薛剛生同研自丙午丁未以
後多半與予及陳元孝往還唱酬題詠其躊躇滿志
之作怡然自得其間有羣心未愜者卽碎其稿再四
更易必求遺貌取神令元孝與予激賞而後已請述
其大略則生平與遊與借以虛受人無矜倨狀概可
知已故其詩前後已刻未刻體格屢變悉皆工妙也
集中十數字句或日久蟲蠹所傷或當時敲推未定

宰聽其殘缺不完不宜以臆見妄補

同里梁佩蘭蕘亭氏編集并識

詞林資序班列先後隔越余於南海文忠公禮先一飯
握手傾肺腑若兄弟然喬生則南海之弟余以爲南海
弟猶吾弟也山河遷謝日月逾邁南海藏血化碧墓木
已拱余與喬生周餘夏肄參辰阻絕寥落於江雲嶺樹
之間年家子黃與可念我八十耋老度嶺相存攜喬生
手書及詩集見眎展念吟諷涔淫漬紙不能收嗟乎銅
馬競馳金虎橫噬九嶷暴起十日竝出心窮填海力盡
移山原軫之歸元如生霽雲之斷指猶動千秋而下裹
革遺骨驚肉飛髮植毛豎而況於同官爲僚邪許佽助
大廈竝壓橫流胥溺者乎又況於一死一生冥冥明長
慕恨不得抗詞同日舐面視含者乎讀喬生之詩而想
見其已事慟哭誓師創殘飲血既已怒爲轟雷笑爲閃
電矣炎風朔雪唐天儼然傳芭伐鼓楚祀未艾陳庭之
矢集隼而終楛周府之玉化蜮而能射自悼之章七哀
之什長懷思陵永言金鑑魯陽之落日重揮耿恭之飛
泉立涌豈猶夫函書智井但懺庚申慟哭荒臺徒傳乙
丙而已哉若其學殖富有才筆日新以風雅爲第

舊序

詩三百篇皆可歌可誦可舞可弦古者太師世其業以

教國子成童以上肄往學焉誦則習其文歌則識其聲舞則見其容弦則寓其意所教樂無非詩者故詩學素明夫人而能爲詩後世教哦雜學多鹵莽卽以詩取士僅乃掇靑紫爲媚世之資已乖采風遺意況乎羣守專經稍出緒餘浮聲游響一入仕宦塵務縈心偶有興會不脫轉換套襲之語宜乎退讓未遑若且闇然自負曰得岸舍筏矣曰登峯造極矣浸淫於今一鬧之市羣逐之鹿舉國若狂胡顏之厚一至此哉弟喬生氏少通制擧義卽以詩問予未有以應也不數年而善調詞曲若賦不宜爲顯達所賤亦豈屑爲時尙所貴吾且以喬生之集爲玉律金科可乎亦嘿然未有應也

崇禎戊寅上元日兄子壯撰

中洲草堂詩刻原序

爸崇禎壬午陳子喬生與余締社於僊湖同社諸子方銳意舉子業余竊睨喬生翩翩然有建安芙蓉園之想制義之暇輒復稱詩其伯氏文忠公修復南園五先生故事喬生則已舊袂登壇名流且避席矣方是時喬生不識者未嘗不驚怖其江漢焉安用爲兄者之私言乎多不逮又生多患以爲吁嗟命也先君以幼弟遺予予多不逮又生多患以爲弟憂凡予磔格不能慰之口者而弟往往寓而爲詩故自他人所見之爲宋豔班香者而自予讀之皆有蓼莪鶺鴒之深意夫鶴鳴徹天鐘動山應物誠有之況微辭相感動哉揚子雲雅慕司馬之賦爲甘泉羽獵以擬之後悔其少作乃云雕蟲小技壯夫不爲彼所謂壯夫之技法言太元君子尤訾其僭經孰與文似相如之爲本色者以弟年力充而有餘俱不可量使有進者安知無後悔雖然凡物之情之貴之賤不可以恆例也蒲葵六角一操王謝之手而時價暴踊陳顯達之誡休尙曰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卽取於前燒之若詩若賦不宜爲顯達所賤亦豈屑爲時尙所貴吾且以喬生之集爲玉律金科可乎亦嘿然未有應也

蓋喬生才與遇俱無足憾適阨者時耳於是喬生乃益
大肆其力於詩上凌漢魏下軼三唐擷六代之菁藻何
李猶倡叶正始之元音鍾譚如鬼顧熹與余晨夕商推
近刻成又屬余曰爲我序之余於俗人有荒唐之目久
已杜口一切茲何容喙焉閒嘗縱觀洪永成宏以迄于
今天下之詩凡數變矣獨吾粵猶奉先正典型自孫典
籍而降代有哲匠若黃文裕門下蘭汀瑤石崙山諸公
暨李青霞區海目背項相望其他未易枚舉彬彬乎曲
江流風於斯爲盛蓋其人雖具雄才絕力而不敢顚倒

衣裳孰與公安竟陵輩狎主齊盟則蛇豕躁躅矣斯亾
國音哉夫溫厚和平之訓衰而後露才揚己之風作必
也正大而可則敷榮而麗質湛深而副情發響而若奮
諸陽斂奏而若抑諸陰庶幾哉才術化爲性情無媿作
者矣喬生之才惟能坐進乎此也余何足以序之亦聊
述吾粵之未嘗變者請質之海內云爾丁酉初秋同學
弟薛始亨序

陳喬生傳

羅浮道士薛始亨

予既作鄺湛若傳以示陳子喬生喬生讀之曰子更宜
傳我子笑曰君年與志業俱未艾何亟焉喬生曰以子
人善哉喬生曰以子善於知人心而尤知子心也嗟乎
喬生知名於世久矣其進也不可謂不遇而獨以予爲
知其心何哉始喬生嘗公與先子同年於予爲年家喬
生年十五以制義應童子試郡司李樵李顏公俊彥行
太守事賞其文典古拔之冠一郡目曰十六邑之奇童
遂爲郡弟子員每督學試士輒雋餼於二十人中十餘

年省試文過高不售聖安登極詔薦士以明經舉第一
明年隆武改元於閩因赴閩拜中書科中書舍人使粵
而閩陷奔謁行在於邕州拜吏科給事中遷兵科右給
事中緜此觀之遇耶不遇耶其先公以名進士起家官
都諫喬生繼之兩世青瑣亦粵之美談也孰爲不知喬
生者或謂喬生少一第嘗自遜夫恭謹固萬石流風也
然世之第進士者不少才孰與喬生即喬生家世自其
曾大父大司空洛南及從祖京兆天遊先公都諫伯氏
文忠其第進士者尤不少顧獨以一第爲喬生少耶嗟
乎世之訾息賢才類若此矣寒門而才則輕其閥閱閥

閱而才則矜以科第若夫閱閱科第而又才也則汚以曖昧之內行而已矣以喬生之負材雄睨而免於汚亦已幸矣一第之少田舍翁之談無足怪黎美周曰喬生天人也其幼時從其先公宦遊自浙而京師未幾使冊楚藩緜齊魯而南踰江漢而北喬生未嘗不侍所經水陸萬餘里過古名賢遺跡必低回詢考夜則以語太夫人嘗過孟嘗君養士處慨然太息於是見者咸異之尊公亦許其志操時六歲童子耳平湖劉尚書有人倫之稱一見嘆曰使吾得子是人足矣及讀書一覽輒誦雖

世貴而力學刻苦被服操履尙雅素卓睨諸統袴必反其所爲初操觚爲文覃思湛深憤悱不自得一夕夢自睨其胸前有一孔洞開徹背驚寤而文遂大進嘗有大志伯氏文忠弱冠及第爲翰林編修閒於都諫邸試教以詩占對應聲而就於是伯氏曰阿季且勝我卽人亦以爲季方難弟也夫依乎學問者人也遁於魂夢者天也駟乎年長者人也啓於童蒙者天也非天人而何學士方公以智曰喬生才子也粵人鮮解音律而喬生能發情止禮言之者無罪喬生有焉嗚呼喬生以孑爲知其心殆謂此耶殆謂此耶喬生非不遇主而不遇時所

吳歛世所後九宮十三調曲盡其妙又善鼓琴詩娥顏

謂能者天而不能者人耶崦嵫未迫汗漫期遊使文而有歌後之體也吾以傳喬生可矣

為陳黃門六十序

前監察御史掌河南道印吳郡李模

僕始令東官南海陳文忠公偕其尊人都諫方以直節里居僕以通家子脩刺門下時喬生先生尚幼而才名噪於一郡予未得見也其後見黎美周於京師持先生所為詩文相示而張天如黎博菴復數稱道先生為人之深及執手相勞欲言滿臆尚不能出諸口況能言之一時賢俊引領願交書郵車轍踰嶺而南無不問先生

敷千里外哉然念予始知先生先生幼而予已屹然巨人矣為民上今先生且六十矣鬚髮皤然予之摧頹益可想見今昔之感橫於中又若不能已於言也天道六十年一周三十年而一變而古者以百二十歲為上壽先生自視前此三十年與今三十年相去何如也先生數游多見異人讀異書即不得仙於百二十應得之年當不至有所減損吾又烏知先生後此六十年復將何如也先生有子甚慧能讀父書會為予道之試令誦予文於側先生當為擊節引滿

陳中洲先生全集序

智山道人予以文忠與先子同年成進士見先生執禮卑先生則謂美周其骨肉至交而出予門下亦執禮甚相與一笑謂與先生相期數十年乃不獲彈冠吐氣相見於鳳池青瑣而曳竹杖躡芒屩鳴鳴緒語於東吳菰蘆之中殊可歎也因追論往事屈指故人相樂也已而相泣距今三年先生之年六十矣粵中同人寓書吳門命予一言為先生祝嗟乎予與先生相期之久相慕之深及執手相勞欲言滿臆尚不能出諸口況能言之

余幼喜聞父老談南海陳氏節烈之事骨鯁之概華國之文恨生年大晚不得親爲執鞭以誌欣慕之意髫年偶遇一人於途中高額廣顙淸揚美髯氣度雍容饒有晉人風致目送久之同行友人曰子亦有異於彼乎此陳中洲先生杲巷先生季子秋濤先生介弟也余既聞所聞而慕又見所見而欽然時藝業未成聲氣之所弗及無因緣相見弱冠始知爲詩有傳誦余文君典琴二律於先生之側此二題先生開社曾拈因大見稱許絲是親承教誨得讀全稿大都製雅言文沖融有度淸發

中間以鏤金錯彩先生長世家值國運昇平之會父兄炎盛之時既攻經義以舉明經中拜官黃門則又進思補袞乃復攻諸體襍文細及彈琴度曲蟲篆渲染非其才分過人學力精敏何以致此夫詩以言志先生之志亦可覩矣前爲烏衣子弟洎爲蘆中逸民欲語不能欲默不得窳憂沈鬱益努力於文章宜其囊函填積令人目不周賞矣辛亥度嶺浮江變爲淸虛超脫洗盡鉛華波瀾獨老今其存者殺靑繅寫日就剝蝕令嗣臣張能世其學而家累酷貧不能盡梓檢齎集中如劒公大鵬藥亭翁山諸公各有評本臣張偕余更加較訂審擇從來攻文之家雖靡體不兼然往往各踞偏勝近日辭流其於長篇四韻兼長已寡而於騷賦則茫不知其涯岸矣蓋賦盛於漢昶於魏晉靡於齊梁至唐而絕傳矣先生諸賦獨擅魏晉風格不墮唐人止十逸其二三古體詩今體詩各逸其半審嚴毋濫擇其通首精神氣味完貫以取古人者取之至若詞曲雖屬緒餘然其匠心慧舌久矣擅名吳下附綴卷末見善戲謔者之不失爲有斐君子也夫集之傳於世也令人讀而惜其少嘗觀往古名人全集多有不堪吟誦之作消穢簡篇此豈古人意哉無亦其名既盛後人旁搜集之累也今先生之集異是重光大荒落之歲春仲望日古岡後學黃河澂謹書

中洲草堂遺集卷首

賦

紙匣賦

吳大帝觀於閭閻之城得美玉焉思所以藏之將謀爲匣未審其良迺召圖門布衣而問焉布衣對曰臣之爲匣也非雕非綵似木似漆初柔後剛外文內質疊之層層渾成爲一叩之角角輕清而實主上得無意乎帝曰善爲我致之對曰主上必欲致之則取紙膠東徽錦西蜀綾挑九寘之絲素製梁王之竹椒死羽陵之蠹香榮日本之幅絹漬鴛溪戔浮鴨綠於是縹楮護角緗油脂腹裏貴達表骨堅稱肉然必按以魯般之尺裁以并州之刀碾以須水之璞刷以中山之毫磨以沙魚之皮光以霜蟹之螯其匣乃久而不敝也臣先期一月必齋必戒始勤其手以集厥塊繼苦其心以觀利害察於神鬼而左右不礙通乎造物而青黃胥配故臣之匣精微敦厚不攖於物使物長壽窮綺返素知新尚舊伯鸞不憍西施自陋苟非其人業不輕授帝大喜乃匣美玉號布

衣爲韞玉先生以爲藏器之善惟布衣獨也

四面石章賦

印章之便者莫如四面矣六則妨持兩則罕變酌於行藏四始盡善若夫青田壽山美石勝玉淨比茶心潤同桌熟磨之方正角八而六隨手皆安平心各足罔事蜷蟠奚容斗覆或方孔橫通或混沌不竅貫組何傷待銘亦妙小匠既治名公始制遊訪甘寅東氏何雪漁氏邇推陳元水魏石牀氏祖述秦漢旁挍書契龍信蠖屈鳳儀虎勢或蟲籀以閒斯冰或齋堂以參名氏或陰文而配陽字或衢號而隆私記油硃璀璨鐵筆神麗緩用勤拭披文游藝故足貴也彼夫刻意龜鼉彈精綰鈕不解六書徒作矯輮玩物喪志亦孔之醜吾無取焉

猘賦

忍屃强梁原於啖食有物維猘食猴有術羣猴遇猘惴惴其慄頻睨而跪欲走不得猘隨舉手捫猴肥否相肥拾石識諸猴首瘦者麾去肥不敢走再三選擇取一肥好使向溪河飲水滌腸猴受猘命自亨自湘猘徐啖之如鷹圖方客狀斯事撫類成章其辭曰虎欲嚙人不避

賢豪巴蛇噉象鯨魚吞舟彼狄食猴何其不勞苛政之
行甚於猛虎卽且甘帶鴟鴞嗜鼠彼猴飢狄何其太苦
慄不敢走一何威也拾石識肥何喪回也選而取一抑
何廉也滌之而啖又何忺也騰躍跳敖嗟爾王孫獸心
人狀胡不相存人搏獸兮獸相賊獸食人兮人相食彼
食猴兮爲狄德疇食狄兮天是職

鴈賦

可敬哉其不亂羣可思哉其感乎風人可異哉其應時
而來賓可憐哉其棲棲之客身斯踏沙而泛水迺負天

而亂雲雖鳳凰其稱瑞吾獨最憐乎君

士不遇賦

己卯之歲陳子下第客曰董公仲舒士不遇賦委約悲
愁維予之故乃賦焉曰欸士亦何嘗不遇哉維北有斗
南殷其雷吾行卻曲我馬虺隤本四三之珠乘兮千十
百之金臺金旣委而入甒珠亦賤而同埃甯奚因而向
達亦果洛疇盈右河圖溢左列錦合綦雕龍炙輶熟嘉
實於靈苗班韓蓼於梭朶字出入兮千金句葳蕤於珠
顆伯樂相駿鍾期知音白雪高和凌雲上林奏新語兮
呼萬歲窺石梁兮抗千尋增國寶於中祕曜席珍兮璆

琳啟菁華而名世揚羽儀而盍簪駭夫瓦釜雷鳴魚目
相簸海畔逐臭門下之毳晉如鼷鼠小狐汔濟竊神珠
於睡龍貪癡骨之一蛻魑魅魍魎兮輒逢人盜亦有道
兮穿窬勢吁嗟乎止水疇鑑稱巽焉衡黑白在目雅淫
從聲惟古樂之宜臥然婦燈而極明徒使人磨晨功於
淡日礪夕試於嚴更務鎔金而鍊石用編貝而連瓊胡
周人之貿璞詎招虞之以旌於是揚嘲沓至古弔徒爲
擔簦乘馬彼雄此雌無誰甲而誰乙靡大兒與小兒腹
便便而若此志囂囂而何之苟依依其可得亦亹亹兮

過時僕生海濱匪曰操舟柏梁堪上虎觀能遊華語先
春清籟遺穉骨凝幹會鳳噦鸞啾不狎天以驚人胡上
怨而下尤誠哉毋令憐於愛我兮不使快於所讐重曰
肝膽可同辨鬚髮荆人獻璞夫何刖富貴難求從吾好
胡嗟方枘與圓鑿薄寒中人志不平逍遙神佳命所成
委囘婉約不可撐龍驤千里無留行坎坎伐鼓鐘長鳴
嘐嘐其志成吾生

小硯賦

片石如掌出自端谿溫佩崑璧潤勝澄泥水巖紫雲硯

兮敦讓節而寡存挈賢書而登弁兮嬙雨而光國亟
墨綬於當湖兮挹清泉以安酌民毋伉夫愛僑兮甘雨
興其頌東旋報政而庸艮兮聳青瑣而就列鎒筆笏於
七諍兮喻繩木惟言賚薦國寶而興立兮似嬰繹夫越
石秉天垣而贊庶兮鼓采疇於兵食外籌師以靖垶兮
內誠蠻焉參巢瑞播惡而螯忠兮繁虎倀而教猱曰不
直而奮義兮將長禍乎誰咎叶爰書皋以入謨兮懼不
測其安聊厥毀德以蟲退兮計刈毒初未怡遯山連於
箕舍兮丁睿輦之乘時憫微生方三五兮悄莫究其所

謂侯主孝於遙京兮倚慈氏而中眯輟禮觀而惕訓兮
敦文籍而强志念徽劭以若焚兮震峻谷其如墜繄五
朝而暨躬兮容地木以定名德積小以高大兮章七祀
而覩生卯憤繹而孤夢兮曾自察其洞明昕寤異而游
想兮藝循循而有登躡里舉以執經兮超郡策以徵聲
亮同人之无咎兮載中車乎遠朋嗟慮已以揆勢兮峙
淵閎焉其蔑貢卞獻璞而輒刖兮宋資甫而無用蓋余
齡月計其初遊兮弗孟明之悔也既結裝以訊駕兮瞻
廉德而邁也窮與達其倚伏兮時與命其誰何季徹貂

而戚侮兮犬濯轡於輿閣壹重歎於哀命兮鴻瞻京而
噫歌滑肘俄而生柳兮惠舌吐而據梧驊騮不可以執
鼠兮螣蛇厄於蝍蛆期弗獲於呂暴兮乃栖岫以自娛
蠢嗣慮而寤事兮秦師赫夫虢胥般殫工而木羽兮罔
攸得夫元珠固無爲而自致兮亦底精而成圖墨阿旅
遊其榮威兮嬰紛舟溫其賓客劉敷痛於交讐兮翟楊
誓於羅雀張感雪而廣愁兮賈臨湘而輟泣茂彪薾而
介貞兮展竊都夫謙栖嘻方柄易圜鑿兮慨鳧短而鶴
長善哉敷爲瞿所兮喇不佯於寄桑詎執中以效莫兮
毶纚余襞積兮固褓錫其已然元鳥鳴於九皐兮長離
戲於丹山鳳青珊與素威兮躡明月及琅玕遡端曲於
律呂兮鏗清飈而宣絃師叟墟以藻繪兮拂峻洌以翩
翾夫皇極之是誡兮象一本爲終慕雖爻畫之參差兮
追矢砥而無斁叶藥勿勿而含英兮厥藏知惟垂露樂
肝輳以遐諏兮濬交源而疏流喜風悅夫博犬兮稗飾
苾乎南州黯長揖而藐戩兮雲善笑而謁舟融始直彼
鼓往兮瑗則妃夫史鰌荀懌顏而區膈兮卬雖對而被

警使牛哀之化虎兮逢搏殞其安尤嗟青蠅之玷素兮
蜮又含沙而射我蠢孟門於拆闥兮漸騷騷其蹴火狸
獾踞而正坐兮謂仁麛之不可恫鬱邑其罔飛兮不歡
物而屢忤謂羣淑爲非情兮欲施扃又加以不豫抗重
猷斯充耳兮宗倗嫸而憎岐曩輸肫以同患兮曾不急
而相攜小誚誹而大詈兮恆甚恥於事倪固睼運將誰
懟兮盍逍遙於我鄉肅具茨之清軼兮登三籟之玉堂
靈告予以勿眩兮寶永貞而自康鏡明哲於艮連兮涸
芬穆於聆莊誠通塞之莫專兮聿保思爲巨進膠與漆
其必合兮金土銷而必鑽厲報德而不貳兮睢粹修於
叢蓁面非醴而時赧兮亦不刷而勁鬣率考志以卜涉
兮庶符膂乎同心靚時坌於元契兮掖華要而紱吟亂
曰三才易六孳則乘兮信德自古旁匪增兮昭琴石斲
何營慮兮準厥剛柔順吐茹兮眈一不失曷百媚兮大
澤梗絧中有豹兮班征著訓允輔信兮有翔輗軏酣通
人兮

夢禺山賦

此予在潮州夢遊禺山作也夫禺山厥名伊古

予世居於斯矣今且人市雜爲培塿其安足遊
乃近日鄉紳新創書院凡鄉事聚議歲時燕
餞咸於焉定子弟得與焉因斯夢也據地撫時
揚風致戒命曰夢禺山賦彼子雲執戟作九州
箴安仁西征嘆三才道長猶是爾
遡南中之端理兮龐番山而名禺隗五羊之神躅兮萃
八桂之芳叢北連朝漢之鬱葱兮南直跨乎珠江睨佗
嘉之踞跳兮瞬鋹蘘之起伏歷世變而稠室廬兮煙芸
芸而少木於是乎雙門擊鼓而測漏兮巍樹塞乎方牧
事郡靈以協祇兮又艘轀軒之肅肅爰集厥議兮縉紳
先生相爲公館兮高栖大楹冠裳偉碩兮是履是視凡
民利害兮敬告當事嗟子行之不逮兮恧忝德于先世
追篤實以尚賢兮循家食于子弟倣清風緊諫議兮自
大王父惟大司空修鴈序而超領兮皇新眷夫侍郎子
以璧盥而放於潮州兮懷近鄉而屢顧結雅夢以綴情
兮瞻同心而異路步清渚兮瞻天南越平流兮創巖巖
歷家世兮睇衆林鋪周道兮獻信箴箴曰隆隆禺山神
聽卑兮視履其旋好惡齊兮孟門太行徒嶮巇兮考父

循牆莫敢侮兮誰則靡先亦待後兮微朗告慙思正古兮

壺盧再醉賦

賦至於唐厥體掃地矣因再過博羅俱被强醉漫效數語非同酒誥之作也

若夫壺盧名山滑稽在腹突已若黔巾不及漉彼沈酗于有邦若併澼之聚族髡既醉於二參軻宵遲於三宿二豪催侍側三閭强啜酳頓令纓絕於楚國更甚水阨於吳兒吏部盜甘招偏罰鄰家之釀鴻門死將避還來乎

厮養卒奇服賦

彼夫名隸霍家身奉梁公亦有御依晏蓋孤藉皐春守門之狗嗾葉之蟲日忘其陋自躡之崇於是沐猴而冠丁子有尾輝彼文繡相奪朱紫綴玉於首趿雲於履粲翰音之登天飾土偶而泛水店賤蜚龍之骨僅盛愛馬之矢實繁其媒有加重臺拾瓦礫而金兀起噓酒幟而銀瓶開亦可愛也伊可怪也

避賦

側乎嶪嶪風遷海鳥色巢山雌夫人皆是所遇或歧故有辭爵仲連（仲連避爵）逝山介子（介推避祿）段生踰垣（干木避魏侯）漆園不仕（莊周避楚王）伯鸞息炊（梁鴻避人熱）於陵汲水（仲子避衆汲）烏喙徙鑄其金形（范蠡避越）青儲莫報夫黃綺（四皓避漢）客伺竹林（安道避客）童潛海市（徐福避秦）皆彼有雕檻之榮此懷一枝之喜至若車中（范雎避須賈）橋下（豫讓避趙子）霪塞（李陵避漢）桃源（漁人避秦）僧虛（漁人也）憤薄（李陵也）待讐（豫讓也）感恩（范雎也）尙矣乎衮衣居東（周公避于東）射鉤奔魯（管仲避于魯）馬十乘之忽違（陳文子避崔子）田

一成而甘苦（夏少康避羿亂）鬧裏學鷄鳴（孟嘗避秦關）蘆中謝漁父（伍員避漁）鮑軒渺兮王孫（張良避秦）璧乘休兮大夫（百里奚避虞）猗與嗟莒太史（齊滑王避於莒）魯朱家（季布避朱家）愛玉於璞滋梅在葩仰寒雲兮色黯望飛鴈兮羣斜苟頓拂其羽翼願長佩夫兎罝

西江歎逝賦

卬幼矜以求侶兮膠投漆曰黎卿（謂黎美周名逢球也）迨年長而遙懷兮方倚躕其來并（謂藥地禪師本姓方名以智字密之）猗方高而黎遠兮允虎步而鳳鳴黎甘於九死兮黎殉節而死方歸於無

生俾予孑然其孤而莫扶兮若鼎足之兩傾吁嗟嗟
八桂之山兮板橋之鄉（蔡所生皖伯之國）兮浮渡之陽（方所生之處）二子生此兮尋之茫茫緬曩紀之丙戌兮奉皇
華於東路遵章貢之江澨兮聞旌旗之顛仆嗟美人之
奮厲兮憺成人其必赴越五五之變遷兮（五五謂自丙十五年也）曁闔士於青原（山名原叶虞雲切）吾將叩丈室於祖庭兮
證十喻於法身遡洞從其遠在兮羌失之乎萬安（縣名安叶伊眞切）夫何二子之委蛻兮後先而棄予吾既躡之以騏
驥兮又望之乎浮圖援拏閃爍乘比獅象兮咄呻滅沒

挾此龍魚寒風颼颼振於林木兮皎月濯濯臨於天湖
方皇磅礴瞋以充塞兮瓏瓏衒洞虛以空諸鬱悒憤懣
號以欷歔兮冰激炯定息寂而如如許曰吉兮灪兮（二郡名交卜其鄰德可以不孤兮獨吾慙桑戶之返眞）

匏冠賦

匏形本圓冠以象天匏中先虛冠以如愚匏有苦葉冠
以甘節匏發清音冠以行吟況匏瓜繫乎星辰吾冠之
可以切雲也哉

雲賦

壹之矣若世俗之人詎無見乎公對曰夫世俗所見塊然有物揚砂勇士壘墟冥虛陰陽龤齬煙火爓爓汚塗淤濾若戀而留又競不駐散合同虧展轉相遇招之則來送之弗去故世俗之人往往見之必旁皇眩惑睚隔朝夕溝洫蓼寐相索螻蟻慕羶蠛蠓嗜粕楚楚蚜蜚終身爲客此所謂俗人之走雲也

放鯉賦

汎珠江之混濬値漁人之下罟獲赬鱗之巨鯉方春孳育其已苦漁人載喜予心惻然先令放鯉後償以錢信留猶小口慢隨資身家何渺風水之搖或入其中明月徵光若出其表意水仙飛舄以謁東王馮夷祝杖而返西

園以洋洋期朝江而暮海予於汝乎何思汝於彼乎何罪嗟數罟之莫漏慎過河以无悔遺口腹以心生衷眸江湘君覓其魚珮龍女拾其明璫故應有此妙物以相將而相羊也歟

柑賦

僕遊江左思歸嶺南何物朶頤鄉園之柑觀夫萍非渡楚橘已踰淮荔憑踵美蕉讓全佳買蟻巡根聽鸝傳色括囊函胎分房藏核石蜜勻膚水晶凝液壯則紋麤甜須帶凸緊四會之擅名連沙埠以滋植產炎土而宜寒沃文心而已疾奚必殼剖陰陽綳載辛香調羹合散充店資商始識柑德之良哉當其團團綴樹顆顆連陰晨

霜作幄夕照浮金風搖稍動水映如沈思園叟之所務
幽人之所尋也愼全碩果言返中林

四言詩

雜詩

綃幃高廓華燄煇煌眷連嘉友據于中庭興仰天文炳
月迴星流聯神簡抗東仙靈盈操芳實壺挹蘭醪忘情
宿鳥觀理飛螢納氣揚歌笙簫間聲麗襟約帶疏髮紆
纓矩從心欲雅繇志成樂以境遇大善無名

自悼詩

有虞之裔曰我邦家世有令德爲羽爲儀逮我曾祖於
大司空贊我聖朝如嶽斯崇祖宰于湘謙謙君子德言
其盛政曷維久亦越我考宰登夕郎隆隆瑣闥嶷嶷封
章封章伊何擊彼瑁逆仡昌雷霆匪休放斥威聖乃思
乃復厥猶家門仰恩逝命不留嗟我總角哀禮莫符伯
滯京師仲先蚜蜷母也是戒汝季而孤念汝所生汝修
汝圖執經就業兢兢不已爰秀一鄉漸名四海我之奮
懷如葩斯敢徒掇菁英不數粒米冉冉三十始冠明經
串以親何人高臥阜臨東津孔公乙夜與斗斜鄰
錯幽情乃如八閩八閩有穆弟邇絲綸曷遥鼎玉銜命
趣餉披荆度榛使循東路寇逼西濱章貢二水胡越萬
里我生險阻曰維茲始甫解歸驂狂氛載南園廬易主
咫尺巖巖維伯念止天地崩頹豈無苟生中心弗能成
敗利鈍非逆所裁風雲冥漠肝腦蒿萊嗟我處諸誰爲
之受嗟我竄諸誰傷我母有甚漆身胡顏之厚人亦有
謠變于子丑豫章風駛端水雲從倏倏乖羽掩垣是登
山甫補袞曷蹶前蹤析薪負荷克以繩彼蒼者天莫
知其極城復于隍否終又來嗟嗟同生餘此一身昔恥

梁肥今憔孤貧何以甘母斯苦斯辛何以爲人且天且
髣宗族閭閻敦于母黨昔也同堂各謀所往西河卜于
爰喪厥明我其奈何母心之傷萬乘蘁難匹夫焉據自
國徂家職此之故既平匪欣弗陂用愍承我壽嘏無諼
我慮

離合　先生官姓名隱語效孔北海爲之
蓋兵科右給事中陳以口口之云也

一邱若共稻解方均矧敢多又餉口乖綸吏首化爭當
串以親何人高臥阜臨東津孔公乙夜與斗斜鄰

樂府

大牆上蒿行

飄風無不怒號草昧雷雨自我天造衰替一何梦梦中心獨苦鬱以陶角春颸爾商秋今我憫默復何謀人生居天壤間欻如隙駒葉乘奔流我今憫默復何謀擇君肌膚所適遲不探君性命所存冬讌曲房温密夏當臨遠水清淪牛馬作走我將復何謀不及君美哲風雲雞人紅交交好禽枝間好音胡不如鳥人各有心鶯嬌始簧

唱鶴蓋詣門上有九重不測之蒼天今我安往謁夫帝下有九州環流之瀛海今我安往濟所屆遐不汎覽流觀遵君所邁淬我玉研今爾何爲自摧藏功德安可量溪飛鶩鴒峽走羚羊神龍四顧睛注中央聖賢所務變化無方辟凶殃醇雅致福祥帝鴻之篆嫣后之章太公之匱宣尼之堂瑠璃之匣紫雲之房傳稱往昔咸自謂要且玅曾不知君研良雅無當佩長劍之陸離犀渠爲衣冠以雄雞載驅載馳敵萬人揮斥安邊陲班生投筆終童棄繻蘇卿之節伯也之殁亦自要玅胡寧舍諸考

黃鐘闢璣衡東儲甲觀西蜀元亭操彤管播金聲詠歌王風辭若蘭馨知彼通塞不出戶庭釣巨魚如大鵬與眞人遊息蓬瀛奉觴北斗有酒如渑今日樂誠可稱樂未央爲樂當自强富與貴如朝霜何爲自悞使爾心傷

短歌行

有酒盈樽嘉賓在門直須延坐庭光已昏悲當用歎唇亡齒寒魯酒伊何圍彼邯鄲瓶之罄矣惟罍之恥人生何爲憂來不已蕭蕭暮風吹我櫚欞悲滿君懷醉顏不紅交交好禽枝間好音胡不如鳥人各有心鶯嬌始簧

燕狂以盼斷鶴續鳧云胡短長琴則可歌笙則可吹惠而好我與子同衣

猛虎行

露不擇狹斜室疲不策果下駒果下豈難驅下流每見推指遠躋北地厲駕肅輿臺耳亂幽崖風目驚腐草埃昆疑搏猛虎子動棄黃能儻流聚漁罟詭野多獵媒援涕不勝言去去陟崔嵬高步應龍俱長嘯鳴鳳諧吾生既自惜不樂覩所哀如彼千仞桐何爲才不才

燕歌行　同區啟圖區汝永徐木之歐壺公師黎美周秋濤家兄智海上人社題

朔風瀏瀏天漢橫歲聿云莫鴈流聲明月皎潔霜雪盈
遠道萬里隔關城念君翩翩獨遠征中夜不寐仰列星
君懷意氣大帝京賤妾無言不敢情不得爲塵逐君行
憂來短歌引泰箏哀絃亂柱不能成梅花發枝吐鮮榮
芳草因時藉百英南金西土各有情妾獨無端轉璣衡
所慕小言艮足歎

擬青青河畔草

疎疎原上竹悠悠想空谷空谷不可想夢寐接形象形
接翠帳中忽忽在遙峯遙峯且隔岫踧踖阻婚媾輕舟
知長川松柏知山嵫上堂各自坐誰肯相爲期客從西

方來遺我雙白鷹呼童臂白鷹翼有細篆綾長跪讀篆
綾綾中竟何稱上言各努力下言利得朋

長歌行

離離牆下桑枝弱根何强春風鼓萌蘖列樹爭輝光恆
懼時雨歇蘊隆嘉穀傷秋水喜河伯如何猶望洋少小
不好學大荃嗟面牆

梁甫吟

驅馬齊西鄙縱觀聊攝城城中有暮燐云是燕將靈念
既與燕隙終不就齊廷風爲增慨歎日爲照幽誠一矢
激兩端三軍帥自傾誰能出此策高士魯先生

精列

精列一何細音響越區藩虎嘯與龍吟雲興而風旋虞
帝解民慍穆穆撫五絃鄒生吹陽律陰谷以弗寒吉甫
吐清風周公悲東山仲尼寶絃歌有德者有言德音我
所慕小言艮足歎

游絃

抽園荅之絲鳴君堂上琴今我要列子泠然而御風居
世何爲自齷齪勞生以鞠躬君有酒食且飲食我樂伊

何任

薤露丁亥十一月

皇祖卜世久所遺誰最忠先帝昇鼎湖數子攀厥龍殉
死乃無穴號呼而且從鼎鼐於磨室京畿置南邦多見
以不怪棄之如轉蓬家衮奮海隅樹幟思得朋力盡驅
以捐憤怨塞蒼穹嗚呼復嗚呼豈惟漢義公

行路難

君不見上蘭門前特棲鳥一歌一囀千門曉南飛越鳥
北征鴻有雛自遠翩來同相調蟬谷千竿竹教上龍門

百尺桐承露盤前弄明月萬年枝上舞春風遙遙鳧鴈
昆明水細細條柯駐娑宮曾陪儲后承華側每見皇帝
鳳樓中朝朝夕夕不相依昔託字尾
願爲妃一朝兩意隔房幃自言多姿茂翠羽不念比翼
朝朱暉霍家池上鴛鴦散梁冀門前鶴蓋稀獨憐抗志
矢金石毛羽摧藏俄見譏
我奏瀟湘二妃之寶瑟西母白雲之仙謠易京君明之
龍笛秦臺弄玉之鳳簫君家堂中既浩侈洞房複帳暨
相調中有一人字白雪鳴蟬兩鬢鳳皇翹未許千金韓

挾彈徒逢十八賈登朝寶帳三千萬阿那使君五馬躍
蹀驕珊瑚懸鉤出海底自言寠向上宮要妙聲絲竹迭
無閒羅帳忽已從風飄翡翠窗疎眉語度蓮花帶弱精
魂搖繁郎區區復叩叩荊王暮暮復朝朝金卮滿飲稱
既醉思君此事非松喬人生壽命當有盡焉如靈匹望

河橋

妾薄命

靡靡復厭厭新歌昔昔鹽花外鄒尼嚥月樹鐙前喜子
挂春檐京雒三千萬寶帳廬江六七十箱簾不逢荀奉

倩芳年徒自淹鮑照京雒篇云寶帳三千所玉臺新詠作三千萬

樂府新題附

雙鏡辭

照鏡欲照雙雙鏡莫當窗窗前花復柳鏡影殊難偶一
鏡見妾容雙鏡見妾背鏡尚見妾背妾面郎安在雙鏡
亦徒然破鏡飛上天

傷歌四首

山有高原樹有叢人情不倫何緩緩我欲出門誰可同
樹有叢林山有原人情不倫何翻翻我欲同人愁出門
無多結交少年雀不因人熱童子鴻
皎皎素絲在所染營營青蠅止于樊
青蠅青蠅白璧玷投畀豺虎非所厭入門各媚三婦豔
迷陽迷陽傷吾行渡河渡河爲公念
若有人兮非世情願欲矯翼吹雲笙天不可階仙難名
漁父濯之滄浪水美人贈以瓊瑤英

祀何仙姑樂章

飄羅兮練浮靈紛葩兮遷絳趺請阿嬰兮招鮑姑桂饌
兮蜂醴煮白石兮清水故宮兮歸來源源兮不可以期

靈不可兮棲遲丹鴞湛兮雲以霧無瓊食兮珍果君不可兮奉毋鵝筵兮鼉鼓渺縕縕兮獨不下

右送神

射鳥曲

射鳥射鳥何射射燕射中燕姐燕妹得見燕能內視我身趫健班班捕獵狸飯鴨得療饑有不射射必中細驍宮中歌赤鳳

李將軍

李將軍霸陵尉我方飲歸爾大醉爾蒙虎皮我猱臂猱臂能射山中虎況發北平大黃弩霸陵尉莫怒呵李將軍

軍爾奈何

佛山曲

莫打佛山鐵且看佛山月看月見天心打鐵徒苦熱人言佛山近我言佛山遠西水阻重重勝於腸九轉佛山那見佛神山那有神東望高臺在誰爲魋結民佛山大墟口西水浸上田裏飯張魚笱

飛蛾篇

飛蛾勿飛飛我言汝可通高者羣月蟾下者銜燭龍蚌能吐珠輝瑩能照飛蓬彼皆愛光輝不知汝慒慒爾投燈來頃刻罹厥凶汝智自不周汝力自不從汝今勿復飛勸汝愼先幾飛蛾慒不服飛飛復促促促促汚金鐙草草笑蚊蠅

楚吟行

南越之能詩者莫若廣州廣州多詩而人人能以詩按聲而歌則莫若五羊城城中歌詩淒淒婉婉甚清以長號曰楚吟蓋音之動人以悲而委約悲愁極於騷些南越故楚地延迤而南所

自來矣其音出於十七八歲麗姬及繁華子以簫和之尤綿邈可思也予故作楚吟行被諸管絃

越王臺下水泠泠白雲山高高且清昌華苑中飛涇螢當年美人字素馨虞園古樹搖孤亭六榕虛塔風簷鈴鷺槎杳矣海上星茄醬雖微聞漢廷簫韶南播森球鈒微辭能賦騷可經十七八歲女妖姬繁華之子色晶熒承顏悅目效體形轉喉送齒從心銘幽深翕闢行復停宛轉綿邈似不寧洞簫相和鏘玎玎指間密語通玲玲

石泉濺濺飄蜻蜓蒼龍向月吟滄溟羣鶯飛飛亂柳汀
孤猿立木愁山屏仙羊刻刻來揚靈陸郎乘騅排芳扃
越人楚吟君試聽澧蘭沅芷非獨醒勸君犀觥斟酴醾
舒神導氣延百齡

況操

況操不知所指或曰弟遠懷其兄之作也
晞予長望森何寥莽無蘿子之況也猗

韓山操

陳季子不得志東遊潮陽登韓山感韓公之遺

蹟乃援琴汎徽而作是操
厥山惟韓兮夫地惟人風昔矯此志兮何遂巡乎

五言古一

古意

撄撄園中樹上有最枯枝不惜枝葉落但傷筋骨衰編籬引豆根豆生籬已摧人生不乘時奄忽欲因誰

張樂會嘉友四座列嬌婉盈盈揮玉箏嫋嫋歙青管微妙溢清暢飛觴激素觀此曲何所來毋乃絲駒撰曲終不可得聽者宜見篤

續成語四首

片玉可以琦矣必待盈尺匹夫可以豪矣必待正席深山一羽衣衡門一逢裾高風薄叢林清歌散泉石相者皆舉肥我心痛如刺

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施施樂其間飄風觀彼粲厥中靡所蘊卒與犧牲參寄言少年客毋令居所慢

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遊衆人皆疾足羌余獨淹留蟋蟀入我牀鴻鴈何哀愁友生日以遠將在東山頭亮哉宋大夫四序獨悲秋

平流鼓怒浪靜樹振驚飆渺哉風動人美惡殊相搖樞機在言行天地遐不遙子綦隱南郭三籟日蕭條

閨意

桃水手擲盧衫襟短欲涼翠芝填後結都是可憐粧鏡影殊難已裹回顧四旁

合江樓祓日蘭亭體二首

白鶴高峙青牛獨馴假言居止懷哉暮春將離匪謔忘愛是珍棲實難老桂酒陶眞

山眉修婉黛波穀漾輕縹邂逅虛異人翱翔望珍鳥曾

史猶弊弊松喬詎悄悄欲從褒嘗涉聊向江樓眺

五逝嘆有序

五逝者皆崇品雅懷而於我乎知而歡焉者也以宦來粵者則方姚李其人也書問莫逆者則張同里少習者則黎其人也義有師事比肩之次情無命駕一室之別憶兩年所後先化殞寻茲覲囷裴回緩急淒其壹鬱故有此作焉

方巡撫孩未　震孺

方公實忠鯁偉業四朝顯驄使烏避熊車向鯨鼢厲

辭過疏軍緩帶安疑冤赤鳥虛几几匪躬終蹇蹇蒼梧
魄遂昇八公雲且緬載歌方叔詩淚滿羊公峴

張庶常天如 溥

天如今大儒讀書究根實汎愛引中上綜時相文質世
史闡天官肇階僅庶吉腹駟董相猶家續延陵繻王惻
珍遺文沒哀綿築室湛湛江上楓秋風自蕭瑟

姚侍御奇允 僕

姚公激秋爽托契亦春藹風流暢西陵雨澤酣南海植
善樂非疲鋤奸疾無待玉几問殊勤輶軒風欲采神振
鮮翡翠嬉鶋眸屢以運龍駕自躒跼蜘蛛光細網靈蔡
舞神著風環音若語雲步意彌卑天老終來教曼倩始

霜旄動氣增雲堞倍可憐山雨秋狐穴窺金鎧

李給事喬之 毓新

給事始郡理執法標潮州風噓走馬埒霜肅揚陽樓稍
臺昂筆札等谷怖兜鍪多士推辨施迅諾赴勇縣駕言
夕瑣振澆已朝露浮側身望於越摧心惟膠投

黎兵部美周 遂球

同衣我黎友蔚爲天下士精義侔易京賦心櫟文似芳
佩總南園彪命專東里勉茲彤簡授謝彼青蠅邇茆咽
落梅弄魂衝九牛水琴德斯云亡號鐘吾已矣

代山人春夜閒情

霽月窺鴻寶春宵勞羽人蘭舒綃帳額粟凍玉杯脣仙
女元名玉仙樓況是銀誰能徒服鍊今夕慕橫陳橫陳
自不難勞情何絲殫花香三島路春動七星壇東桑八
繭稱西桃百子園南林正蓊蔚北斗未闌干峯前神女
戲海上仙今歡彩女淮南鼎仙童魏帝九似覿蓮華井
如逢積玉巒山花胡蝶藥徑竹鳳凰竿竿舉鳳凰儀茗
鮮翡翠嬉鶋眸屢以運龍駕自躒跼蜘蛛光細網靈蔡
舞神著風環音若語雲步意彌卑天老終來教曼倩始

甘飴詎愁烏免駛寧遵牛女期七寶方諸液雙鸞蘇合
脂飛遞多煩惑君來時見治

五子詠

僕交於天下賢豪亦夥矣今乃鬱鬱音問相絕
逼窘之間忽思五千抗辭密論於是作五子之
詠

朱王孫仲韶 統緖

王孫耽歷學要妙豈汝泄一遊忽思歸得微合明哲索
我先輩書高廬用編綴寶君梅花筆至今香不滅

徐徵君巨源 世溥

尺素書頻至南州徐子情書中論風雅古樂揚咸詠行年及四十出處定平生草堂今安否青天空月明

方簡討密之 以智

簡討慷慨人采芳自芬馥得時騰賈傅失志托張祿醉擷漁陽鼓悲寫清商曲月明懷皖城天地渺一粟

陳處士元水 上善

元水偉虬髯誰薄歌魚客篆隸研秦漢昆吾切玉石好作五言詩直分王孟席醉臥越姬懷吳音戲相惜

劉兵部及叔 鼐

西蜀辭賦地劉生實清矯儒冠執使節抱璧能誇趙及我同在廷爾亦輝旗旐歸家誰負弩天闊蜀山小白允戲窮桑吳生搴宵桂嗟非二哲魂弛張感天帝旭日遵始旦明星加有嘒楊野不獨躔鮑瓜豈吾繫徒唏大梁影久望長河澹方欣素節來恆懼奔龍逝伐鼓甲服箱君其保神麗

依古

曠士想鯤遊大聖循穀食鴻歸皋氏春布就朱家匿平生失汎愛而我忽相得元豹韜南山紫駝犇北狄安得千日酒醉彼二心客

答込可上人

瀟湘殊不遠遠思在夫君靈洲少佳氣蒼梧空碧雲碧雲日復暮朱夏悠悠度何用持報君秋風吹瓊樹

感遇十八首

冬夜寒且慄孤燈爆環堵中坐一小儒咕嗶良自苦咽咽蒼蠅聲思爲鴻鵠舉問君何所如蘇秦學王詡頂踵行濟世盍先刺其股七雄因以爭大野紛羊虎黑雲蔽太空白骨相撐拄獨向人主前揖讓搖珪組方復笑窮簞食奔竇人金珠競王公羶蟻還相慕小大胡雌雄竊

鉤干國禁三晉爲周容得失如循環君看塞上翁方悟
老氏貴栖心在虛沖
陸生居吳中鬱爲當世師吐言如洪鐘奮翼比長離聲
華紹父祖出處關興衰戴淵投劍日周處刺蛟時自非
君子者斯人焉取斯
歲星爲方朔爰侍漢廷中詼諧非謬理諷諫懷至忠西
遊見金母東涉逢木公歸獻天子壽身與道相從恥爲
入海客蕩漾無所終
僕本炎嶠士疇昔遊幽燕儼神都宮闕與天連青
望岐路潛然中自傷焉知有雲術大鳥何翱翔非逢羨
門子塵土空摧藏君今從我遊一舉橫八荒

來絕世技寧寂中自揮至竗待孤賞甘爲庸俗譏
家本漢臺邊且談盧城事晉代昔陵夷循寇飄風至黑
雲壓城堞白刃走官吏赤流溢通衢陰雨出魑魅龍驤
雖云廉不鎭兵戈氣雖有高墉登射隼曾何利遂使江
干客年年枚愁淚我欲歌此曲此曲辭未旣
昔我思遲方詰曲赴羊腸猛虎嘷我前山魈窺我旁風
沙亂耳目荆棘牽衣裳一行復九息中道正彷徨積歲
望岐路潛然中自傷焉知有雲術大鳥何翱翔非逢羨
門子塵土空摧藏君今從我遊一舉橫八荒

瑣復金馬簪紱何蟬聯策駿上金臺抗手懷高賢行行
歷黍谷慷慨將談天南歸三十載此路空悠然豈伊道
里隔苦寒不敢前
百年能幾時何不逍遙遊欲絕塵土跡且居明月樓高
情屬遙漠延睇舒層邱待我凌雲翔與子談九州
信陵能折節四體詎無骨樂與毛薛遊中誠爲之竭天
道直如弦相逢且自前昔爲貴公子今爲被褐賢天爵
固恒在龍性非爾便
墨翟造木鳶三年乃能飛梓慶齊七日削鐻侔精微從
有候而冠亦見虎而翼正道自悠然多營轉促逼積邱
畏蟻穴朽廈蝨蝕邇矣襲龍儔天運良不測

趙璧羞燕石宋人嘲卞和兩兩不相下塗人如之何一
眞必一僞較若千里多時無哲后鑒溟涬且同科
元蟬抱木鳴帝江審音聲清響殊口給至聰非耳成百
足蚿不躓無形風常征況乃含萬象元機不可名卷不
盈一拘舒之彌六紘斯唯達士信庸夫鮮不驚
西方金仙化寂滅性長存維摩有家室乃入不二門聖
賢在憂濟於此未暇論嗟彼猥鄙儒譏駁徒囂喧操舟
苦風浪如何笑輪轅儒術不自盡如何詬世尊
東家桃李顏日日登牆笑西第讌歌鐘往來皆權要北

里習化居青蛈走相召誰識南山南窠風答長嘯
炎漢昔中圮傷哉巨滔天浸淫及縉紳冠履紛倒顛詩
書附眇目與隸高比肩逐臭滄海畔攫金都市前何意
鵷與鷁化爲鷹與鸛平生九鼎重蛻棄如蛇蟬遂滿搶
攘氣寧餘仁義田空令獨行士愁望盈荒煙濯濯嚴光
瀨垂竿方灑然

思舊詩

思舊者思黎太僕也太僕名遂球字美周以樞
曹殉難于虔州得贈太僕

丹山串文羽華井駢高葉膠漆疇與期幸邇乃終浹顯
允北正裔曩臻南園業偶席推儒珍偕佩蹇童韘同心
肇有言齊策得所挾
挾策貴能共誦讀相與研崇情排末流蘊志慕古先揣
摩愼雙爵亦已絕韋編賦心合綦組麗則儔揚班氣越

千畝根思漂百丈泉
泉流惟源濬疊疊克聲聞靈鏞警逖峯含珠納飛暈詎
知榆枋搶願恣天地運所與四海賢濫鄙復祛吝惠而
能好我不絕瑤華問
瑤華誰不耽芳浦嬉以遨奇服自廉潔寵從出蘭皋新
聲不定方雅琴中自操東日矢明睞朝雲諒乖髩誰云
聲色悞聲色方陶陶
陶陶未及已連崎迭遘患卑洼漏蟻穴驚浸底懷山公
言屬黃口變態興綺紈日暮登臺望風沙千里寒上京
紛已遐驅馬遊近關
關路前致辭勞勞子何之凌秋進鑒凶慷慨趨危陣新
組行就列舊恩良不訾三命等浮埃取義終若飴招魂
魂兮歸將麗太常旗

旗常子有亟紳服我徒點神宮邈莫僝豈復儲琬玟肝
雲悵霧霽睇岫怵嶇嶮知我宛昨日嵩薙歊已斂一輟
流波彈凝潛激西滃

贈朱光夜

弱齡學六書欽君契斯籀雖云糟粕去亦取芳潤漱鸝
昔十數公一一馳文囿夾轂問君家飛蓋相先後聞見
遡淵源師資證紕繆削堊安鄒容中微專翌殼丹青珬
莫展刀筆枝聊奏世運淪荆榛晨星鮮耆舊雷鳴皆瓦
釜相類成竊祝吁嗟君遵雅途抱璞匪云售攀霞雕裴

案覽月吟圭竇慨歎念曩蹤慇懃重今邁玉塵清言揮
霜鐘大音叩共闡名山祕振衣躋峋嶁

二鳥詩

嘗閱唐宋雜記得鸚鵡白鷴二事爰賦二鳥詩

人情易亡故相背成久寒唐宮有鸚鵡遥問上皇安感
恩金殿裏甘息隴山翰勿謂斯言細樴音長不刊

唐宮鸚鵡

宋室收死士何來一白鷴龍舟屬慘淡烏號悲莫攀負
天迺無翼蹈海不知還忠魂附丞相感此淚潺湲

宋舟白鷴

題李太白像

詞林鳥歸鳳千載想斯人恩向汾陽重情連雲夢親少
陵非匹敵小謝契精神甚矣吾衰也時無賀季眞空然
對遺像文采映千春

五言古二

七哀

鬱鬱燕趙間荒墳遠相屬武靈非故宮尉佗自南矚翁仲款魋結石馬閟□服上有黃鳥鳴飛飛睨幽谷既避巨君猶復恥羣莽禿忽怪夷吾祚亦傷微管牧兩畿繼蕪穢陽父嗟在六禹鼎何芒芒衆司誠覆餗魍魎見白日荊榛蔽元玉道聞木偶言歟哉亂心曲

燕趙不可遊言遵大海南海南多風濤水濁高雲陰方舟靡所屆湯湯迷山岑蜃氣爲樓臺帝閽遐且深下怒吞舟魚上驚乖雲禽陽侯仰天嘯淵客中夜吟我欲叩洪鐘蒲牢增哀音素女曳霓旌爲我拂劒鐔悅惚不復見悲風吹遠林輕世世何極魯連難爲心

詠尾生

浮雲無特操瞰日中自持尾生赴梁下誓從女子期敢謂斷金謬鸛立竣音儀不惜久延佇所嗟子不來水盈何漫漫身復安所之人生不失信之死甘若飴梁柱有

詩雪軒校刊本　二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龍築室信陵誰守家及德詎能朽生遯苦不羣霜露淒以零歲時罕一踵松柏摧爲薪荊榛何翳翳封堂憫今儉飛土欽古勇方灑黃壚泣疇將昊蒼棒

白髮三首

安仁美姿容掌珠寧忍墮優游散騎省渥丹照青瑣命駕出郊坰流輝生夭嚲婦人連手縈投我以珍果四八欻二毛霜莖日已夥無復昔遨遊況乃多轗軻道逢鄭瓦石何獨張與左

我聞夜交藤能使人首烏我髮從渠白但願一愁無此

藤不足寶不若樹諼草

妾有盤龍鏡爲君照白髮照髮復照鬚鬃繁霜不可遏染之不盡黔拔去還復發天運既如此惡之殊非達妾髮長至地甘爲老奴悅願君崇明德毋事此微屑囊鬚在船中士龍笑欲沒

贈薛劍公

東城倦昔壘西山憔今霧揚鏕非爽術戢翼有恆處與子兩世籍爰得平生遇挾策悶亾羊析薪從所務妍思茂春華貞心燗秋霧神理掇隋卞太音鍾咸護方執黃牛革言終射雉譽聲微羣喙張浸廣頹波赴佳惡雖自知方圓匪獨顧申章對妙匠蘭言在無斁

贈友詩

高墓迅風發吹我出嚴城崎嶇偶干祿棲遲遂逃名廣居趨此隘巢枝謝彼營詎傷浮華歇恆懼無友生嘆川靚明月吟澤攬芳蘅願君懷妙善崇此千秋情

詠貧士

茂樹有來憩寒枝鮮見蓁思爲千畝陰咄嗟空本根土膏不獨異嘗與桃李鄰隕葉隨狂飆已冬復望春處約苦心志造草非小仁天地有傾缺君子安憂貧

止酒

酒泉嘗戾止不止石與斗夜飲不止卯朝飲不止酉清不止堯舜濁不止桀紂墟不止胡姬琵不止趙婦自從止一邱十事止八九所止嗟因人敢不自止酒時時欲止之既止還復否雖云止勿亂不止孔之醜止水有明鑑皇王止敬口梭琴歌止息遷鶯止高柳

適吳詩送黃羽可

章甫將有資適從南越適問子適何方泰伯古所歷與

廢矣足云賢哲議今昔文心言子祕樂意延陵析被裘無妄睨棲廡有嘉覿彼觀隆四姓我想馳三益矧我夢寐勞匪伊朝且夕送送超庾關望望彌震澤海氣肅襟袂秋風迅帆席流霞爛雞陂寒月皓虎石允與素心人抗論通雲霓邂逅情或對應求理不隻無挾瑣瑣姿取笑飯與蔬（霓宜戟切音迤）

增葺居室

唐帝勤茅茨原生樂桑樞寧殊貴與賤咸以約故優曰予仰先世廉潔崇厥脩開宅及晏子乖貂踰秭侯詎悟

板蕩時邁彼康莊衢固志天山箠柞情箕潁遊扃林遂
創關盧阜靡資樓棲遲亦三稔補葺仍一邱苟完師衛
荆不貸希蒙叟循今有逸軌撫往無嘉猷恆恧丈夫懷
永與智者儔

哭容舍人

潛穎趨陵苕春秋欻崇朝英年遵鳳池鳳池悽洊寥環
宵已冥魂兮爲誰招重闈黯不處天路空遙遙何以致
子哀涕泗霏寒潮

隴西客

客從隴西來慷慨言城朔軍行踰迅飆陣立齊崇嶽將
軍始建牙雜種謀崩角誰堪夜已中棲雞自咿喔

贈元孝

翩翩兩巢鳳巢破鳳各孤羽儀一不作雲海空提扶同
聲復同氣我爾有是夫身從太邱衍名可竹林俱誰能
道往事淚下凝爲珠每感風人旨傷哉大雅徂後死文
未喪先民有遺模願言振高響金石同不渝

贈梁芝五

南園憶舊社西園見新作之子寤鮮榮芳菲倚蘅若心
輕進士舉歸以騷人託結客多鴻冥招予方雀躍於此
諧素心匪徒麗金玦君家昔比部七子名輝灼今日西
園遊中原但寥廓當杯申此章相厚不爲薄

尋居客館主人養白鷳又有持山雞至竝置籠中

山雞鬬擊白鷳損其毛羽予憐之勸主人斥去

山雞因爲白鷳作感激之辭

佳哉雙白鷳能養君軒墀雄者能知白黑者能守雌自
違林藪願戢羽感恩私不爭雞鶩食仍惜鳳凰枝殊族
逞嘴距欲來將我欺非賴有心人安能脫羈危三謝主
賓意永懷雲嶠期

咏西洋顯微鏡以鏡視小物皆成大形蠡蟻眉目皮毛靡不畢見

大道棄中天奇淫出窮海茲鏡西洋來微顯義兼在雕
棘具候體穿楊貫蝨會何如造茲鏡微妙生其中蚊睫
焦螟巢蝸角觸蠻戰以茲當少怪況乃多多見芥子納
須彌毛間盈海水微今顯鏡中顯卻在微裏我目有神
鏡我心超離斐拂鏡歸玉匣反觀將内求

失題

虎之逐人噬得物怒則專妄人甚於虎所怒恆屢遷薄
憨忽逢彼三反竟得悛後知音既不存孤我伯牙絃彼哉
復彼哉獨爲優游仙
我心本無爭嗟爾胡爲競啄腐門慕羶從趙孟沾
沾拾錙銖言色殊巧令徒勞魍魎姿人我方諸鏡不能
畀豺虎今日誰爲政我將棄君去去存龍性
一世爲隸胥三生尚魑魅如何紳裾列而有隸胥氣霸
陵訶李廣猶幸逢醉尉虛舟觸褊心不如御相避
陽虎善爲富多金致賢聲諸侯敦幣聘都人望弓旌遂
使里中兒效尤轉相傾俄聞懷璧夫無罪干國刑乃知
金躍躍於人無定形不爲廟中犧必爲糞上英寄言素
封子努力崇虛名
客有千金方藏之不肯衒自言服食功能令鬢不變解
將白石煮以奉紅雲殿一身裂地封龜手從水戰
平生山水趣兼之雲物情有客貌魯儒規予毋外營文
質不相宣茫昧求至誠詎知撥秋實所植從春英玉洞
有神龍蜿蜒無留行
淹留忽白首慷慨思平生年紀方秀發天衢一何亨黃

鵠羽初齊衰回欲飛鳴致身何所期偉蹟光汗青追念
古先業揚鑣抗羣英得志必濟世拂衣始辭榮奈何抱
此願時過竟無成鳳衰逢接輿卻曲傷吾行功德屬已
往立言吾奚徵端居發浩歌空有金石聲

別詩

六合爲廣廈各自開房居往來廊徑間焉得免行途我
非無敝室之子靜且都幃帳容我寢飲食令我腴三暮
斂心神凌晨拜前除辭畢不我拒勸戒成芳模寄言同
堂子聊復充此閭

居者思有行行者思所止不知誰主客對彼乃稱已轂
轆天地間何由見眞宰盆中環游魚磨上旋轉蟻我欲
窮八荒拔山倒海水不就天人師安皇莫爲理安得無
住舍招爾同居此

訓韓叔夜

行子極秋氣盤旋竹房清邑宰來相存促膝非世情告
我一高賢名家自鄢陵永嘉行罷秩貧勝南陽耕肝膽
傾四海曠若雲山晴旅寺鄰咫尺冥容隔平生相見歡
稱詩高譚金石聲我觀靡靡者俗尙紛營營非君激新

論誰能聞興型媿我客臨卬如君誠長卿傳音歸故林
千里皆和鳴

贈趙雙白

海底雙明珠月暈含天色安能久淪沒當爲海人得一
人得此珠懷之未敢出一人得此珠照乘行列國自然
成剖符神彩暗相射願言各珍重崇此雙珠德

元墓山探梅

寒浦入輕舟春山引孤策煙開見飛鳥雪澹無行跡次
徑援山轉高根逗泉脈旁臨鄧尉卑迴望闔門窄日照
圜方百辟分茅土子其從我遊高名錄天府

寺微紺湖涵梅盡白諸天盛花供大地成香席石壁張
丹青茶山啜雲液悠然遂終日歸路思彌繹

客中詠二高士　有序

僕度嶺訪友於青原不遇遂如吳門還至南州
乃哭之於萬安因作二高士詠以見意焉

踰嶺去桑梓吳門花發時出門仰天笑聊以當吾噫逸
妻豈不戀求友興深思一過伯通橋夫君洵我師

吳門梁伯鸞

南州走冠蓋高士居亭亭吾宗不見君懸榻甘塵冥千

里爲有道生芻致惟馨我亦悅此風瞻懷翻涕零

南州徐孺子

贈趙雙白

海底雙明珠月暈含天色安能久淪沒當爲海人得一
人得此珠照乘行列國自然
成剖符神彩暗相射願言各珍重崇此雙珠德

元墓山探梅

寒浦入輕舟春山引孤策煙開見飛鳥雪澹無行跡次
徑援山轉高根逗泉脈旁臨鄧尉卑迴望闔門窄日照
圜方百辟分茅土子其從我遊高名錄天府　右龍大夫贈橋上人

三子贈答詩

龍大夫名興惠字宛黃東方生名木字木公上
人橋如弗本姓第五氏三人以詩贈答各八韻
我昔遊五嶽登高仰寰宇附孔上泰山攀葛吟梁甫封
禪七十二其事在太古繼此徒荒唐秦皇與漢武綿邈
予有懷飛龍居九五嬋炳以輝煌聖作而物覩一人嚮
圜方百辟分茅土子其從我遊高名錄天府　右龍大夫贈橋上人

述夜篇送郭泉旭還平湖

君家在平湖相識松江上風雪古招提羈離兩相向我
謝孟嘗舍君將茂陵返攜我歸湖居解衣勸加飯平湖
先子澤故舊情懽然繾綣相問遺郭生先禮賢寒夜風
颼颼高齋四座稠膾擬吳門過春期粤海遊滁滁大江
還遲遲玉山度我老子非少焉能任長路雪鬢滿頭白
荔枝千樹紅歸人迎客子重爲說南中八月高涼道山
車碾秋草不嫌逆旅惡惟覺詩篇好折盡庾關梅還同
北鴈來未尋蓬華地孤負菊花杯我昨過廬山白衣受

僧戒君從胎已齋旅食忘鮭菜我違五嶽願千里歸訓
子君今納粤妾有子從此始王門一曳裾贈橐知何如
千金何足貴所貴眞南珠澗水白迢迢應通南海潮寄
語湖中舊音書肯寂寥

答曠圓大師羅浮見寄次韻

悠悠濁世內屹屹青山上夜半觀日出空中聽雞唱緇
衣弄大蝶朱鳳羣相向獨有水鄉人煙波坐惆悵

四臣詠

邱文莊濬

開一門澄鮮豁雙眼層阿蔓綠蘿陰石滋斑蘚坎流知
所止井汲當自選懷金泉靡堙不易心彌顯詎以朵頤
龜取笑飲河鼴亮爲江海人獨契蘧生卷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五

七言古一

聽歌篇

柔風迴上座明月鑒中庭主客辭方畢惟知歌可聽珠
江渡口名家子引商刻羽兼流徵合綦列錦賦家心流
水高山琴士指江淹夢筆筆無窮周顧曲曲全美提
綱清管與紫紐領袖朱脣復皓齒皓齒朱脣初出聲何
來芳氣似蘭蘅遶想丹山鳴彩鳳近疑綠樹流嬌鶯雙

眉靜悄相生月小口吹噓自食櫻低處看隨香水泛高
時僅及畫梁平畫梁香水自高低欲等歌影自淒迷空
飛柳絮沾芳陌不語桃花爛繡閨莫愁本蕩石城槳夷
光原住若耶谿綠鬢春風隨處所白頭溝水莫東西白
頭綠鬢須及早當筵一曲今宵好下蔡會因處予迷鄖
鄖但惜才人老共戲田畢唱采蓮人生纂纂聞歌裏千
金一刻實相當尺玉寸陰爲君寶歌臺舞榭且年年歌
聲舞態值多錢遏雲響遠合歡結凌波步引雙行纏雙
躡雙結攜雙手一斟一酌傾一斗門前梧子見梧桐塘

上蓮花隱蓮藕客多齊士薄吹竽家本秦聲同撫缶自
是嬌嬈御枕衾莫言臣妾親箕帚甘心事所歡裹
裹歌罷一何歎可憐錦字秦中織可惜琵琶塞外彈主
人有酒盈金盌願眼低聲送寒暖彩扇輕藏尚自羞金
錢慼亂無人算鼓瑟珠宮帝女悲吹笙碧落天鵝管楚
庭滅燭笑纓紛秦帝卷衣憐帶緩卷衣君更歌緩帶奈
君何共惜知音少歌時苦思多二六之車三五城聽歌
車曜復城傾絕代佳人休獨戲勸君須識蘭臺英

懷芳篇寄徐子能　并序

百草將奮姊規爰嗥羣女言遊倉庚嘒應彼物
也既欣欣於榮況人斯能忽忽無覩乎故猗蘭
以思賢者靈荃以盼其君惟草之芳使人有會
子能徐子姑蘇芳杰也爲芳草吟凡三十首其
處名儒博彥悉知而稱子居嶺南以視徐子亦
猶沅芷澧蘭之感蘭秀菊芳之懷也爰推古情
缺焉後和一出一入義涉駢枝含瓊含珉文如
蟲葉惟各脩吾佩爰思無斁之音共學夫詩庶
幾多識之旨云爾

東吳繁綺會南越貝珍叢霜雪無論異英華且復同阡
阡垂柳綠塢塢發花紅共識王孫路俱翻少女風王孫
少女若相望知是君家難可忘時聞招客山中桂每見
停驂陌上桑江南曲羨田田葉卷耳詩勞采采筐尊常
遊玩木蘭檝特地棲居文杏梁姑蘇臺上眺朝漢海珠
石望虎邱畔夫差勾踐幾興亡趙尉呂嘉誰治亂素馨
曾已化西子魂今斷雲煙響屧心風雨花田汗花田古
渡對羊城無復劉王歌吹聲皎藥空施雲髻重清葩徒
結彩燈明金屋調音歌鸚鵡雕盤止妒罷鷁鵁紅雲終

宴帷空樹赤帝司方日發英已知前蹟成銷燼今日才
華應屢進宋玉微辭或學師馬卿工賦非徒藺當今鄭
僑是茂先閣西孔子添楊震咸從鬱水照衣冠況有羅
浮聳顏鬢羅浮海上山珍禽相往還百花恣棲啄五色
自斑斕能歌同氣鳥知止類緜蠻鷓鴣稱莫智山侶定
非頑葛稚安期等不得丹砂紫尤元虛色荷鋤漫爾掘
黃精執笏眞須朝紫極地靈風度曲江相天花香水曹
溪釋綺思將分鮫女機元情每貪雲母液佳氣何氤氳
家山傍白雲移華時共照蘭室更相薰不慕灌園節惟
追遲甓勤接輿無用避植杖可同耘閉居商榷平生志
問姓通名更何事欲學承蜩向丈人詎輕求馬從唐肆
自信家鄉僻更僻莫道人間易還易一心閉戶將著書
何慮出疆難載質四方顧盼多佳遊同心不少向蘇州
最憶知人有皋氏從來文學記言游千金帶墓劒五月
取薪裘季鷹步兵號元歎遂鄉侯酒城石城隨興矚皋
橋楓橋水平綠六月涼風銷夏灣百花晴日歌春曲楊
柳芳實信云美蓴菜鱸魚我所欲赤松采藥已昇靈林
屋取書殊不俗清江淡遠天蕩漾采蓮船雙雙悲鳳管

麗影飄飄宛著地凌波不信水中移響屧休驚廊上戲
芳草輕騰一似難花枝巧折仍何易公子王孫俱在菊
佳人駿馬兩相當攜手舒眉相對樂將鬚脫帽眾皆狂
不誇公子金珠飾不羨王孫錦繡裝只看裹裹吹紅汗
只愛纖纖控紫韁須臾下馬顏微赭芳氣嬌情滿春野
公子執之語王孫我有佳人爾駿馬羊城一笑胡爲乎
燕市千金何故者多君騏驥借人棄應倩丹青爲君寫
人生嬌貴建功難記得當年女木蘭今夜織機啼絡緯
明朝跨馬淚闌干裝刀買箭錢敎盡委線拋針衣不單

未會嬾婉從夫婿已見勛名制可汗驥不稱力稱其德
末見好德如好色借問嬌妻奉倩情何如醜婦南陽識
嬌姬至死在同牀老驥長思懸伏櫪請將所有易所無
此意非癡亦非激王孫聽罷久無言手向雕鞍不忍捫
知音祇爲逢鍾子舉鼎應還有孟賁粉粧西泣羞新主
銀勒東嘶結舊恩急將馬去子攜妾無令長驅感儒魂

答張公亮楊陽慰予下第

丈夫身作楚人弓照乘泣刖珠玉同咄嗟小兒怨秋風
迷陽不生大道中三年一賦靈光殿蜃市銀雲看成變

祇因錯認萬言書安得齊名三語掾琴張先生勸莫嗟
陳孔赭白驕誰家逢心待扶惟直麻行行采采幽蘭花

懷蘭引

予在潮州與客夜談罷遂取白樂天歌行讀之
有是哉其爲是聲也明日申紙戲倣其意感漢
武之言故命曰懷蘭引字偶如琵琶行數

越羅纖得吳蠶死裁向青樓懸近水旁人勸道休洗紅
請解樓西收向東東樓初日西棲夜夜月照人人在下
樓前月明常入人樓後燈懸春自嫁中有一人字秀蘭

變雲起浪多齟齬可憐柔脂受擊楚朝朝暮暮太相煎
驅去覓錢換米煮此何窓窄彼何濃狂且獨擁嬌芙蓉
籠中鸚鵡不得脫戲作猢猻强挑撻悉心向人人盡哀
客子將金欲娶同徒將此苦易彼樂虛言高價無力媒
人家流蘇玳瑁牀幽窗圍結龍涎香隱迴淸淚背淸炬
知心問心一夜語三十年前張四名人人欲死村村爭
於今子長孫善走相代擎茶上戲棚馮細從良初不久
仍歌舊曲勸人酒忽然削髮變爲尼住向南郊菜塘口
爲尼不久還作唱雙纏緊繫羅包首世上紛紜顚倒多

參禪大將從軍婦諸姬轉徙天運然獨有秀蘭人不憐
日嗟日歎無休息歎到將軍聽不得一朝侍坐衆賓筵
縛出優來面如墨情甘輸婦贖得生乞孃一言高座側
鵲容罵盡還自羞從此人間不相識秋深有客來長河
河上靑沙濕白波車塵馬跡凝秋水知是軍旌歸路過
上船武妓遮魚貫中有湘帟露寸半欲行不行怯路難
須臾衆步相凌亂我聞客言方有懷暗缸朦月儘安排
白日揚聲響高屋緩聲卻轉疑絲竹謝然飛鴈鳴一聲
客舍門虛見山木

紅衲歌

我昔登山臨水高潔而光輝君看紅綾曇錦千鍼之衲
衣凜秋嚴冬與之侶春寒采采皆芳菲南中四時花不
絕披此但少雪花飛客謂以此遠遊更足以瓌瑋與子
期乎報眉鴈蕩蘆洲與釣磯可憐此後觸世機出門栖
栖資斧微就官隨班强者緋歸來天地交旌徽今日蕭
條尚餘此靑雲絕迹窮山裏狐白千金徒侈耳人間愛
馬筐盛矢何爲長戚自令鄙君不見浮邱袖闊麾煙霞

越王臺

君不見越臺百尺雄城闕輦路傳遊百花發黃屋晴連
漠塞雲靑山曉挂秦時月龍川霸氣日蒼凉橫海樓船
更渺茫北風吹散南枝鳥惟見平沙牧馬場

彈琴箕山秋月歌

張琴須張太古弦七弦直遡五弦前太和不遠陰明代
飛遯長流洗耳泉南河未遊虞鰐晦箕山明月斯人在
當年帝德總如春獨有秋光澹相對琴音微微世莫聞
罷琴惆悵月紛紛琴中不見箕山月羞向他山麋鹿羣

丹青引爲朱二文暉題眞

芙蓉側理瑩鵝毛翡翠囘波潑兎毫畫成加玉應名玠
不覩甄妃訝姓曹拂石有聲聆泗磬種蘭將采問湘皐
名士何妨矜獨立畫師惟肖羨同袍同袍袍色華春草
同心心結嬌文褓待聘逢君席上珍迷邦笑我懷其寶
懷寶席珍從屈伸光儀物色總傳神扇中鸞影秦王女
閣上麐圖漢代臣臣是素絲還繡像女貽彤管用書紳
奇字近耽揚子宅微辭迴動宋家鄰宋鄰揚宅才情出
花嚥薤林保昭質誰復羅胸有眾星誰能睎髮踈初日

養德會如紀消雞植根肯變淮南橘風流將爾樂衡門
年少何從秦宣室宣室蘭臺意不忘琅玕遶屋坐江鄉
千秋必向青雲附什襲還看寶軸裝

竹下走筆簡薛二

三年種得兩叢竹疎疎映我池邊屋安得涼生十里陰
與君來往無三伏君家易知復難忘春自羅浮歸帥堂
羅浮竹大堪爲屋屋上干雲從更長辟居兩兩辭城邑
地闊天長莫羞濕時見醯雞甕裏遊幾何高士林中入
我今懷君復畏人欲向竹林藏此身君來尋我乃相見

同話三山海上塵

詠鏡

漢皇露掌分青銅蒲萄神鏡凝粧紅照顏還照月憐水
復憐空

張山歌

偶問山名識山姓張山君箇張君命未見晉侯松子遊
今看仲蔚蓬蒿盛蓬蒿蕭蕭秋滿山長松之下水潺潺
願君姓名皆不著杖屨因君忘往還

稚子弄促織放書齋中秋夜增懷便成長句

湘簾不捲知秋色中夜蕭蕭聞促織開籠稚子戲
閉戶先生聽不得僕本雕蟲應律鳴誰家嬾婦及秋驚
同旋奏錦敎成字搖落幽風別有名此日銀河看渡鵲
此時芳酎失聽鶯爽籟遙吹蠐螬塞寒砧不搗鳳凰城
狹室青燈隔虛曠滿牀紈帙猶無恙歌舞人矜卻月樓
詩書婢笑扶風帳鄰客追遊息崔聲劉郎起舞懸雞唱
那堪啷啷近寒頭那遣迢迢翻枕上壽鳥秋蟲歲歲聽
每憐蟋蟀冤中庭何事芸香辟仙壺漫將紈扇撲流螢

爲高生壽母

高恢善爭母宛在霸陵山圭峯作瑤臺松際梳雪鬢賢
母教令子謀道不敢閼米從仲由負衣待伯瑜斑四十
猶懸于祿身豈徒筆墨養慈親只今未老居東海還傷
麻姑理釣綸

秋水軒行爲吳僧六虛作

君不見吳門文啓美愛逸僧居濯秋水與畫小幅皴細
起素楮淡墨如蠅絹吳僧自有秋水軒我嗜此畫僧乞
言君不見昔時盧鴻草堂能滌煩手筆落落磯翻翻

錦石山懷陸生

漢祖當日誅狂秦尉佗本
閩疆人陸生儒者持
白娛黃屋遂稱臣庭粵遒遒天咫尺佗爲東道使西席
會同魋結汎蘭舟爲禱山靈禱錦石使能不辱佗不疑
天心人事皆有時君看錦石成千古請向山花折一枝

璞蛄行

開君蒲萄之甕醅捧君鸚鵡之螺杯高堂促席方就飲
美味忽自江中來借問嘉名名璞蛄腹蟹從來景純說
水經注就賦還成豈漏熬波與積雪季鷹歌裏想鱸魚
謝監詩中錄海月豐不必采薇蕨欲食肥膿清不必采薇蕨欲食

飛魚不可期飲啖青麟海難越君今璞蛄且須嘗佐以
三杯亦與發憤昔朋從鄱水洲食如填壑次如流比物
時時可以致盛妃女唇甘且柔左倚靈妃左浮邱景純
遊仙從我遊試將璞蛄薦羽流蓬萊清淺湘灘秋天地
微茫何不有有鶴九頭龜六眸二蟲一體相爲命璞蛄
登庖蠏自愁啄腐吞腥累仙道甘此未失爲聃周進君
酒君下箸君不見何曾萬錢不稱心江水悠悠向東去

七言古

送一雲上人出塞尋祖心禪師

磬溪學者楚臣裔貝葉蓮花卷荃蕙經行忽感遠遊韋
飛錫將窮沙漠際極北霜多芳草無彌天路斷月明孤
蕭寺何方來白馬秦關空見落黃楡十載飄零祖和尚
玉門投老非爲將化鶴歸巢表前牧羝更在天山上
爾尋先覺歲方秋鴻鴈下

梅花贈遠憶羅浮邊沙住　一銷金鎧布衲一肩神
到時好向故人言知我愁心滿滄海

高麗紙行

古之朝鮮今高麗流風猶是箕子遺範疇逺矣彝倫斁
天下車書空爾爲我聞先輩會出使品服黃門有殊賜
鴨綠江浮使客船鳳皇街出天書字東君稽顙獻丹誠
國相稱詩揚盛事我曾見此詩聯綿紛可異詩法初唐
體字得顏公意勿言彼地遂無人所學堪爲中國臣石
渠虎觀誠深密河北膠東那等倫此紙爲牋空五色此

紙賣方能幾緡裁愧當年青瑣客滄洲閒灑墨花春

遊海目山醉後懷區海目先生

西江匯流南海潴我家海曲甘樵漁四月五月蕩輕槳
言遊海目嘗鰣魚海目雙峯臨丙穴江心萬族歸圓折
漫投餌餌釣吞舟且奏鸞刀沃飛雪君不見浮山來與
羅山同中有鐵橋仙路通茲山亦足睎華髮行當駐顏
卻老明方瞳君不見九子山加九華號青蓮居士心所
好海目區公擅此山豈有才士香名人不道勸君高歌
快意遊眼前富貴水東流忽來白髮三千丈醉上

十二樓

崇禎皇帝御琴歌有序

道人屈大均自山東回言濟南李攀龍之後其
家藏百琴中一琴名翔鳳乃烈皇帝所常彈者
甲申三月七絃無故自斷遂兆國變中官私攜
此琴流遷於此又朱秀才彝尊曾言有楊正經
者善琴烈皇帝召見官以太常賜以一琴自國
變後結廬與琴偕隱作西方風木二操懷思先
帝其人今尚存云壬寅中秋二三同志集于西

郊聞道人之言幷述楊太常之事咸欷歔感慨
謂宜作歌以識之臣陳子升含毫稽首長歌先
成

夏后嶧陽桐不貢周王岐山久無鳳鳳去桐枯未足愁
哀絃萬古堪悲慟悲慟兮如何先皇琴兮小臣歌小臣
生在南邊鄙身比爨桐心不死莫提長劒定三關聊抱
孤琴遊萬里瞻孝陵兮聆高廟之景鐘望煤山兮泣烈
皇之遺弓弔金戈於漢北繙碧簡於山東山東濟南李
家名家藏百琴傾百城百琴一一囊且匣出匣開

琴使人驚鍾山玉暉九寡珥古來稀有此光晶腹中一
文翔鳳名龍脣鳳沼文相生會經烈皇親手撫眞龍手
中翔鳳舞甲申三月便殿中七絃自斷琴心苦八音過
密兆此時四海傷心情明主嗚呼烈皇御極十七載祖
宗全盛金甌在外圖政教務嚴明內覽詩書備文采上
有君兮下無臣官絃張兮商絃改聞有能琴楊太常烈
皇禮之如師襄承恩別有一琴賜得與翔鳳相迴翔一
自烈皇登遐去太常抱琴山澤藏終身感恩成樂章恭
貯賜琴居草堂虞帝薰風寂蒲阪皇英瑤瑟怨瀟湘天
下臣民如寡鵠長卿莫奏鳳求凰神京既不守寶器將
何依絃歌鄒魯近毋乃鳳皇飛將軍披鐵鎧文士拂金
徽共苦兵戈際誰知律呂微烈皇安兮琴肅肅臣不及
鈞天侍宴調絲竹烈皇怒兮琴轟轟臣願得揮雲撥霧
揚天聲但願見舞階格苗之干羽不羨彼登樓下鳳之
瑤笙臣拜御琴長加額歸告當年碎琴客安得普天知
此音中和樂奏無兵革

答俗人

天蒼地莽飄然一客虎變龍文鴻荒自闢南郭天籟東
方星謫魚可釣兮爲任雀可羅兮似翟碎京市之胡琴
語寒山之片石抗往古兮論生平君不可兮知姓名四
百峯頭春色在荷鋤獨往種瑤英

贈池陽陳君

莫求冀北馬當采江南蘋客來就我赤花浦舉杯先道
池陽人池陽人客珠江久與我同爲太邱後十年故國
滿干戈四海移家擇林藪南武臺邊願卜居昭明樓遠
頻回首丈夫慷慨辭里閭斗大黃金當繫肘輕裘每憶
鎭襄陽劍氣還看起豫章鸞吾近抱蒿臺月擊楫遙衝

瀚海霜世間烏白馬生角書劍平生果誰學五十歸來
藝未皤飲醇御婦聊行樂排難惟思魯仲連詼諧頗效
東方朔唾壺擊碎金屬揮堪笑時人皆齷齪我昔輕肥
好浪遊黃金滿腰花滿頭曾中不染似皎月調笑往往
酣青樓夫君此時便相識坎壈只今同失職嗔目語難
非我心高山流水和雕琴騏驥絷足鸞鳳竄北禽日日
欵南翁相期惟有幽蘭谷嫋嫋輕風吹素襟

贈表兄馮茂

與君爲兄弟異姓復連枝君是大馮君生於吾有嬀虞
帝南巡下韶石南天家世斯輝赫言陪八伯共饗歌向
爾商瞿先學易學易精思還草元賦成吾欲獻甘泉甘
泉烽火來萬里俄看荊棘上參天曉漏滴殘鳩鵲觀悲
風吹斷鶴鴿篇鶺鴒歌急孤鸞竄可憐親友皆星散伍
胥祇合避蘆中甯戚惟知愁夜半故舊淪亡有幾存中
表行中君最尊甘爲貧士終逃祿會列諸生亦受恩傷
心思過烏衣巷遯跡難營白板門君年七十榮期似猶
待華封祝男子自言御婦比容成莫是安儲有圖綺憶
昔風流廊舍人雕龍繡虎夐無倫世人妒才皆欲殺君

與相歡兒女親廣陵遺散成絕調山陽聞笛重沾巾端
陽怨切靈均賦酌酒同吟舍人句君持竹杖且須停雪
過西山雨加注

屈道人歌

雲中龍變化隱隱見其鱗支公與林師髣髴云一人方
袍白足采蘭蕙僧伽未必非靈均屈上人天下士雜佩
芳菲吾與爾遠遊高舉今在此只今吾見化鶴歸來之
蘇耽誰解昨日出關猶龍之老子

二子歌

皖城方子樓廬山番陽屈子遼東還裁書寄去客復到
道氣往來天地間此時天地煙茫茫一鶴低迷雙鶴翔
會須共集三珠樹莫惜參差道路長

五羊門　辛卯改五羊門爲五仙門感舊而賦

船維五羊驛車發五羊門曾建雙龍闕何來萬馬屯五
羊原是仙來處自從羊去仙亦去仙人遨遊朝玉京幾
時重到五羊城

沈香浦送澹歸上人兼寄元孝金吾

舸艤載孤客一灣復一灣沿洄欲指沈香浦輕橈聲入

水潺湲短蓑破笠伴枯槁山鬼相顧明煙鬢長風萬里
成凫往鷗飛鳧浴洲渚間依稀三見東海淺巖辭忽對
蓬萊山秦王此境何曾至騶衍能知九州事虞舜原爲
天下君至今偏有神仙意蒼梧雲影明復微瀟湘竹淚
沾人衣九成臺圮狐狸臥瑤瑟龍吟水中破禹陽二子
笛聲殘朱明梅花吹古寒南武銷沈南漢絕蒼苔滿道
誰呼鸞君不見秦聲田近城西社秦聲花氣薰遊冶秦
聲墓上牛羊來當日人前面空藉僕本豪華澹蕩人奇
情逸思超無垠鯤魚本化北溟水那知蹭蹬桃源津十
年九遷無定止一生萬事隨流水海畔還逢逐臭夫汚
壁何處堪湔洗曹溪分流香且甘故人往結松間庵此
水直待夷齊飲從他取盡石門貪扁舟笑彼陶朱富攜
童入海期老壽我不能同五百人一死從田橫會當直
入四百峯師事安期生向人貸粟不得飽餐芝自可呼
龍耕五岳遙遙未遽蹝行行請避西山獵同心不見當
奈何今夜相思浮一葉

四詠其一曰循東陵

循東陵兮懷故侯國秋瓜兮農之儔我今安知嬴與劉

夫君資我端章甫文身斷髮將焉取不如蟬蛻珪與組
身齊逸民此終古

其二曰望西山

望西山兮欽義士采薇食兮餓而死我向巓濱猶洗耳
夫君貽我辟穀丹吞腥啄腐登仙難不如觀化棲巖巒
強持一杯且爲歡

其三曰瞻南郭

瞻南郭兮希達人圃三籬兮聞天眞我昔此居稱里仁
夫君助我雲連宅燕泥忽混狐狸迹不如甕牖門懸席
天地蘧廬況爲客

其四曰吟北門

吟北門兮傷賢者室人謫兮不我假我有憂心不能寫
夫君贈我飛蛈錢金珠奈此糟糠賢不如敝屣卻牀前
商歌高入滄浪天

羅浮胡蝶歌送屈翁山之金陵同梁芝五陳元孝

席上賦

胡蝶來從胡蝶洞南園先集羅浮鳳鳳衰久作接輿歌
昨夜蝶酣莊叟夢東家西家胡蝶飛蝶黃蝶白爭春暉

羅浮大蛙眞鳳子暫憩華堂還翌微屈生卻自翌微出
欲走名都懷道術小居未忍便沈湘修辭莫是身會漆
藻思如餐婀娜花翔翔遠食琅玕實神仙之侶不可羈
還待憐才重惜之文章被服人尙愛況乃吐納生神奇
送君鳳皇臺畔去去逍遙君自知

醉中吟寄內

江城飛雨梅濛濛主人勸我杯酒濃綠槐雨滴白鷳飲
蜜酒藤牀醉卽寢山妻生日身在城白頭相重千金輕
醉中笑看侏儒飽猶有東方割炙情

飛奴行 以鴿寄書號曰飛奴相傳張曲江事

青天迷白雁滄海潛鯉魚魚雁不堪使使鴿飛飛行作
奴飛奴何事事寄書山盤水曲雲路長相思不見愁參
商吾不能如比翼共翱翔飛奴飛奴使爾騰空覓路衝
蒼茫征雲片片晴景光鳥墜高枝影入塘鵝鸂屏迹鷹
鸛藏繫鈴播遠聲如璜千里不聚三月糧爲君緘情致
八行豈免陰霾昏復黑金眸獨辨遙林色高愁鷙搏低
愁弋得歸始見幸勤力飛奴飛奴鳳則爾之主何必能
言似鸚鵡且歌作書與魴鱮周公鴟鴞迫未陰雨曲江

海燕謝彼林甫詣閙飛奴之名曲江收去國難忘求友
生山川間絕離情苦今同一時千里如一家封書達
庾嶺折贈空梅花飛奴飛奴吾將使爾行不由徑目不
視邪然後寄聲東父遊紫霞

以詩代書呈諸公

我生澹蕩本無憂生產蕭然無所求楚楚攡書獨南阮
栖栖環轍或東邱牀無阿堵何勞撤路有明珠怯暗投
同異僅存黃馬論縱橫倣盡黑貂裘幾回變態飜雲鳥
只自忘機對海鷗豈知世事爭排擊水靜偏逢亂石激

當年傾意盡江河誰是銜恩見涓滴一飯今惟感漂母
百金可怪謀游辟蠹賊傷苗越陌阡射工伺影含砂礫
莫是豪強歸闇葬奈何貧賤招仇敵士龍父祖人所知
司馬文章空爾爲意氣必須天下士風波翻自里中兒
願同知己談深淺不厭旁人說盛衰儻逢晏子鞭堪執
欲繡平原難買絲休言伏櫪年將暮翦拂長鳴是此時

青霞子歌爲郭生賦兼簡劉煥之阿字濬歸二上人

青霞子昔住丹霞山壯歲從師客南越家鄉回首古秦

閑自言十六十七時脩眞鍊氣尋希夷靜中虛室能生白坐使元陽舍早暉參同契中頗細繹未叩義文窮大易丹霞踞請郁先生三絕章編觀未盡要玅全窺太極圖緒言發揮二篇策侍立匡牀師返眞彷徨濁世求三益舊友黃門久出家亦持錫杖開丹竈霞光照仙還現佛竝玉珠江煙水涯我向珠江得居止主人意氣雲霄似出身戎馬心大儒鞅掌勤勞歸性理閒邀禪客恣高談排闥忽見青霞子座中復有阿首座舌長放出雷聲大一時四子三教同惟我贅疣添一箇青霞子丹霞僧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十三　詩雪軒校刊本

多謝主人能得朋未可輕傳講德論恐令聞者如蒼蠅

南海神祠古木棉花歌

祝融煮海不得乾燭龍騰波金蠟寒紅旗捲日鏖水戰向天欲插珊瑚竿海若森森坐鱗屋天池一勺蘚靈米青帝行春輦且停望洋卻倚扶桑旭岧峨艓舶千萬檣赤文羽葆邀團光請搥銅鼓勸花發吾神飲酒吾人悅

贈沈耕巖徵君（原字眉生）

前者淵明後者潛眉生老矣稱耕巖今人追古如一轍高名應向陵陽鏡陵陽之峯連敬亭即今文脊棲瞿硎

宣城縱有元暉守那得微君出戶庭我從廬岳趨黃山避暑吳淞秋始還江樓遠望不及往宛然斯人蒼翠間共是山林江海士寄書合倩琴高鯉告君舊事君應喜乞君書滿涇縣紙

露筋廟

蚊爲海水人爲魚人沈蚊海喙團膚嗚呼高郵蚊毒麤露筋女子誠丈夫毒物殺人無賢愚烈女豈爲高郵有此毒未必天下無蚊何易生人易枯古今幾多露筋徒

艤松江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七

五言律一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鶴舒臺

安期千楚罷跨鶴棄人間賣藥已前代遺祠空此山枯枝蟬自蛻晴海客偕還不向金丹學勞勞元鬢斑

曲江懷張文獻

金鑑丹誠盡玉堂風度開南天相初入西蜀眷空來獨預防口計無傷詠燕才誰憐桑梓芃吟破嶺頭梅南人作相

曲江公始

西江春事

桃花水上新況復滿山春歷亂聞啼鳥清明爛醉人相思阻天末相慰且比鄰借問求桑女如何大路遵

翫月山池

雨露山池晚悠然逢月明山中如此色天上有無情露碎安期石風微子晉笙猶聞小橋畔農父話春耕

蒼梧訪緣珠太眞遺跡

湘波流媚遠魚腹正愁人金谷何年入華清幾處春環爲天上寶珠是掌中珍聊持隋樓思併起馬鬼塵

昌華苑五羊城西

南漢風流地芳湖曲帶潮芙蓉依殿脚楊柳近宮腰一往多疑塚千年不復朝空餘化螢草羣麗彩虹橋

遊峽山

軒轅二帝子弄笛開禺陽江岸扁舟客聞鐘到上方仙靈今閟寂雲水空青蒼欲遣愁心去猿聲嶺外長

西樵大科峯

樵峯七十二秀出一峯尊策杖觀朝日浮瀾動海門孤

松生鳥外片雨落山根吾欲驂鸞去憑虛望帝閽

碧玉洞作

我有碧玉調匣琴無處彈登山見流水高調和皆難壁立一片雪風含白雲端羽人不可見環佩日珊珊

秋江夜泛

秋光楓葉動星轉客帆孤況復秋水至安知秋夜徂牛渚袁宏月鴟夷范蠡湖褒裒無所似空作水中鳧

江上懷所欽

六月三江水扁舟獨客思何勞遠天色不共小窓時一

枕清波聽誰家玉笛吹心藏山木詠搖漾與君知

詠陳思王

大雅黃初見詞林此鳳麟遊園鄴城客入夢雒川神竹扇思垂績旗章漫寵親相知零落早論定屬何人

伏波祠

遙遙漢交阯初識漢將軍偶爾明珠詡緜來銅柱勳業江激怪石夏木棲寒雲世鮮爰生笛勞歌如可聞

寄陳仲固

秋氣忽不解起歌還側身遠思西湖水高映胥山人飛

雀少年劒釣魚公子綸湖潮今正好急送梅花春

秋懷

山山木葉脫一爲洞庭波今年春草碧今日傷如何四愁看雪早七發屬濤多宋玉元生楚秋如爵旅過殺氣到金天狼星見幾年賢良詔騎射經史傍貂蟬檢莢連關暗花名渡海偏仍聞來陸賈應有逐居延碧泚渺秋思騷鬢淡霧姿明璫一以獻玉佩解要之子夜芙蓉曲秋風繭菊辭卻看銀漢側牛女別經時

望孔林奉和瞿稼軒先生

嘗遊先聖地嘉木鬱成林今日宗周老遙同望黍心麟來青草合鳳去碧梧陰想見宮牆邵誰聆絲竹音

東皋觀刈稻同諸從兄

出刈東皋稻來同南阮人香吹三伏日歡洽八家鄰野徂推蔬甲深杯注粟唇清風萬石在獨恤詔方新

薄醉入山

尚有一樽酒山樓復數杯暝風送酣影明月正裴回七不堪都釋一相思輒來迴豁值清淺觀海必瀾哉

流杯池贈陸岫青明府

砂應作竈通澗亦鳴琴笑我留茲土何須白石吟

送曹彝伯還太倉

綵艇餐紅荔明樓宿白雲如何方繾綣天際忽離羣用帳長途匝牙香夾被熏會吹吳地月佳氣一氤氳吾粵出馬吳人多知之者

贈歌客

誰能爲此曲毋乃古縣駒今夜尉城月攢風江笛紆宋人有章甫越地亦吳歈知爾丹山鳳高歌聞衆雛

七夕珠江汎舟同豫章黎左嚴陳元者同里黃逢永黃季恆黎美周席上有贈

珠江指銀漢相見復相親往歲悲秋客都爲乞巧人南流豫章水或有縋川神深夜星前酌依依涘上蘋

吳楚行楊用修作腳嗣響焉

神女驚臨楚西施粲入吳朝雲蒙澤芷秋露墜宮梧孤嫣疑詹策龍文失屬鏤年年興楚些日日變吳歈

何印尼太常招同劉安世司馬陳泰生宮諭雨集分得來字

江樓散涼雨溶滴入深杯坐久月光動歌停花氣來動名驚下瀨詞賦笑陽臺辛苦天南事長安道更催

走筆詢家兄山中潛水復滿幾尺

不厭山中水冬寒更幾深激流康樂詠魏闕子牟心牛馬虛遙涘鴛鴦下衆禽乘車堪借問漁父有拏音

夜度大艦口

水涘還牛馬悠然已望洋味鹽眞澤國窮海詎荒唐夢減五更鼓行餘三月糧羅浮看浴日無樹卽扶桑戈船止四更

何仙姑祠

雲母凝淸甃仙姑渺碧空珮聲遺鳳穴綃影借鮫宮紛若神絃曲泠然少女風守睢長若此無處問鴻濛

寓潮戲集海味成律

海靑窺瓦屋沙白露爲霜玉贅長鬚國珠聯牡蠣房月姑能不字螺女亦名香何必遵伊洛方知貴鯉魴長鬚龍蝦也月姑卽瓏蚌

客遊懷黎美周梁漸子

漫遊消失意諸子復如何閉戶壁書滿傷時文選多長楸走馬引白石飯牛歌近世臨川劇寒煙弔尉佗

賦得鳴琴贈張公亮明府

朗朗琴張子鳴琴揭嶺間南徐下流水北固舊高山聽訟依桐繹懷仙與鶴閑惟憐一綠綺掩抑獨無顏

月夜遲朱王孫不至

臨風孤玉樹明月七星臺淸夜一何永碧雲殊未來虛空忘障閣圖畫人莓苔一室皆如水將子漫溯洄

梅花

彼美矜寒夜菲菲睨月痕邃中吹有色關外寄何言抗

手期瑤草高情命綠尊方知傾蓋地已見白頭恩

牛

呼名原一我占夢卽三公紫氣伯陽至黃姑七夕中有

入會化虎見月異屏風刺促囚鞦韆長謠閣道東

有感

時事紛迴薄悲秋且禦寒顯顯看客印岌岌愛予冠國

是談何易韓非說實難躊躇中夜起不耐斗闌干

南侍御謫瀟幕至粵賦贈

參軍天子命謫官越王城幕下皆言屈朝端有直聲霏

微劉苑月寥落楚江蘅早入陳時事南中未息兵

筵中存張天如吉士所遺詩扇次韻哭之

道術期經世文章眞史官君斯已矣揮扇涕闌干

詔王心惻遺言友道看朝華披可恨誰起楚臣餐崇禎中有

旨盡刻天如所著書行世

憶銀尖有序

子有馬名銀尖因並東遊上水難乘以贈里中人忽覩驛官所騎色同骨異悵然憶此遂識以詩

夜度梅林

卽不疲行役何方作逸民風林搖入暮沙水咽迷津遠
竈翻芻狗低篷仰杞人江邊如禿節可共鴈來賓

題朱子潔小舫

五湖何處去一葉且經營猶可汎溪月將子同濯纓蘭
幽期絶迹豆落帳歸耕倚棹或堪近桃花雞犬聲

賦得雲中辨江樹

已極扶桑影微依委杖林因波聞脫葉儻別卽傷心牛
馬虛秋水猿猴隔楚吟安知如薺外不是八公尋

述哀

心摧媧后石淚盡蜀山鵑自恨無容地誰還共戴天飛
塵金齒路沈日點蒼煙願挽烏號射欃槍會應弦

黃竹歌殘雪蒼梧泣斷雲三年會克鬼諸口乃無口逐
日還何及呼天竟不聞定知圖籙祕哀痛爲斯文

居人殊鬱鬱送爾客何方白露將秋色靑蓮愁夜郎沙
分口鴈小天合楚雲長爲問粧奩水樓船何泌茫

贈景公峻兼訊陸參軍駿如

風月羈離際論交二十年吹簫還入市取醉不憂天鹿
閟蘇臺迹羊孤海嶠仙芙蓉峯四百持照幕中蓮

招舊遊

游情向春鳥鳥語在庭柯我罷歸歟歎誰爲勞者歌靑
春將進酒白日倩揮戈何不還攜手高高藏綠蘿

巫山之陽香溪之陰明妃神女舊跡存焉追和唐人

村社餉子酒肉

碧峯連枕席青塚隔煙蘿漢道寢微矣荆王如夢何遙
知雲色冥夕想雨容多歡怨皆無沒迴腸發浩歌江淹恨賦
代雲
寡色
關氏嘗漢月芳草藉巫雲清怨獨和口徵辭因奉君溪
縈香縹緲臺駐夢氛氳不躡風流跡荒山空舊聞
楚漢風流事千年跡茲稀巫雲象神女塞月照明妃余
欲登高賦征人怨不歸清秋如有夢應遂朔鴻飛塞一作漢

豔詩

南林蘇合彈回堰木蘭舟藻動文魚戲花飛豔婦愁遙

開輕薄子新拜富平侯樹背無護草飛蓬兩鬢秋

雨中即事簡在城親舊

細雨滋何限浮生澹不營碧苞防露筍紅吐柜霜英鶴
髮來扶杖漁歌迴濯纓軒車任流水書此報寒城

石門吳刺史祠

石門之水清刺史昔年情日照龍驤節風高鴈翅城江
河遮員闕俎豆出芹羹極浦香沈盡西山薇欲生

展觀朱仲韶所畫梅花作詩寄懷朱兼精愚數

梅花開柴窠嶺路未曾知偏是南州士孤芳勞我思青

山無半畝白眼亦多時君解軒轅歷崆峒何處期

寄徐巨海

南州徐孺子高臥有青山往日蒲輪弊窮年桂樹攀溟
魚不得運霧豹迴無斑郤望羅浮色知子亦閉關

寄陳元水

吳王苑邊客頗領豫章江伊昔宰百里躊躇之一邦新
篇寄金錯舊恨萦蘭釭赭白吾將爾騶時各自降

寄蔣南陔先生

南海神明宰歸吳賦五噫內廷雖一召末路歎多歧小

子亦鴻漸終焉同鳳衰因聲寄丹穴雛羽日威儀

寄徐子能

美人家何處百尺姑蘇臺麋鹿遊今日龍威書幾開迷
離天末客放浪湖上杯遙知二毛落秋興倍從來

遊中宿望西樵懷家園所欽

出戶辭容鄰征途重久要吟空峽猿夜夢變楚雲朝中
宿將三宿西樵非兩樵沿江新柳色回首見攀條

灌園

磬折君勿嗤為園勤注茲民生不匱事艸木向榮時子

月餘清淺仙源動碧滋淮南洵汲井鍊藥更何爲

雨中彈琴作

飛雨灑簷輕輕絃逗雨鳴器泠因得法心語欲無聲水云器泠絃調

泛中郎弄風將列子行徐收琱匣還見嶧峯晴嵇康琴賦

歲暮過海幢寺謁空隱禪師寄辭二

渡江尋淨域了自不關人息影入中歲生煙開早春啓扉無一語跋踏愁書紳歸對同門友溪風萌綠蘋

寄一靈上人

俗尙吾何羨鄉情君莫嘲魚花千里舸雞菜萬家庖競渡黃頭出柔桑皓腕交惟餘讀書客高臥靜衡茅魚苗鄉人呼魚花亦稱莽菜爲雞菜

山寺聽蟬

偶同高士出一路聽蟬嘶雅尙宜秋露何心憐夏畦晚風清梵外茂樹翠微西復此令人遠依依飛鳥棲

奉題歐先生南圃

南圃人安節東籬菊吐英蒼涼開畫色閑暇讀書聲遠水浮秦樹斜陽滻漢城所欣吟月下一傍古松行

中洲千嶂月何處一龕燈獨坐曠無侶高吟遙對僧別來雲共水空外谷爲陵待發秋江櫂松門最上層

卜築

九江邨色明三徑欲經營最喜池塘遍圓波連月生此中有桑竹無以異蓬瀛誰信扶搖翼而甘擇木情

江邨

昔遊九江郡今寄九江邨禹蹟復何處佗城非故園鄉關生死淚親舊歲時論那得深山入西風吹暮猿

題鄉事寄靜者

驕馬幾時迎桃根豔柳營半生重入夢兩度總傾城日澹青樓色茄悲子夜聲蓁蓁何可道山上若爲情

大慼琴并序

予蓄古琴十年不知斲自唐代近遇故人蘇國弟家見有題刻大慼四年兆爲予言此琴向於郭家

四字今庋池旁惟新漆一方蓋舊漆剝去字無存矣遂欣然知琴之歲投蘇以詩

端居珍所尚三歎少知音不遇丁年友那稱大感琴徽明千古月匣向萬山岑最是同盟止商歌入舊林

家無長物琴硯特佳聊為之詠

紫雲鸚鵡硯綠綺鳳凰琴靜者亦何有茲焉朋盍簪詩書敦宿好山水有清音欲解無絃趣惟操匪石心

城中寄懷某郎

想子中洲夜月斜春帳深新蛙亂欹枕起坐空橫琴予有所思已下十二首用樂府題作高體

賤妾對流螢良人備北庭金閨淹日月沙磧動風霆去寬同棲鳥飛翔惟近林春潮日來往因信平生心

英石硯山

英州小小石宛似文君眉一抹不加畫千峯何處移白雲侵半牖清海或環之紫硯瓈匣緣情贈汝詩

朱子勳贈子墨揚痤鶴銘喜賦

何代華陽逸遺音痤鶴銘胎禽漠然化腕冤若為靈勢挾雲螭駕圖分山海經羽仙將墨客無不棁天庭

賠陶大

君家原五柳知不重千金結客非遊宦移居為入林天

寥蒙蛛網歸書暗鴈翎君恩治第否天未不遑寧

關山月

邊月散邊霜長城月正長狼煙虛遠色驛火斷寒光北照惟依斗南臨一望鄉營門鉦鼓靜昨夜遁賢王

紫騮馬

國事勤元塞將軍躍紫騮都門一發跡千里去悠悠大漠風多逆長城水不流功成何用賞骨立視封侯

劉生

卿家赤帝後走馬黃雲間獨入咸陽市報讎時度關愁

將邊月遠臥對酒壚閒傲盡王公席青春撫綠鬢

折楊柳

離情相送送大道夾垂楊千里從茲遠一枝空折將結
爲腰帶緩吹與鬢絲長何必聞羌篴方知斷客腸

梅花落

隴石五歧路梅花寒竝飄春風上冰雪人迹澹溪橋白
破口天曉香分庾嶺遙誰知金屋裏坐使玉容銷

從軍樂

南征忘苦辛百萬出咸秦破竹看崩角分茅掩弗脣箭
穿無石虎車載有金人遂使光天下皆稱率土臣

明妃怨

物色歸驕口蛾眉鎮獨羣遷延上馬地決絶貫魚人嚴
箑風相切琵琶語不眞君王有飛將妾是玉關塵

古意

玉匣鳴琴出緜來是爨桐中含太古意側想先生風撫
罷不成操知音人已空淫淫流水去悽絶對仙宮

離忘曲

花徑入檀郎君家不可忘交精飛過水反舌喚登牆南
國明珠佩東家白玉牀微軀何所託端在婉清揚

關隴吟

秦地雙峭阻周王八駿雄水流巴子國山壓隗囂宮榆
細森關月梅春裊笛風寄言被褐者相助守山東

長安道

古樹咸原色繁華大道春長風與流水翠粲復龍鱗狐
白逢公子鴉黃見美人蕭條道旁客歎息此情親

五言律二

上巳海目山禊飲

羽觴何處流飛渡羽人邱斗酒黃鶯語山枝青翰舟春叢煙霧氣波蕩古今愁楚水長相接言歸芳杜洲海月更長望珠江雲水連因仍京洛事飄泊楚人船細雨滋平仲春風愁杜鵑當杯酬上巳何必問丁年

種柳

池水如明鏡楊枝是細腰宅邊宜有此花外不堪飄昔在長楊苑因風拂灞橋橋西幾攀折今日撫柔條

無題

桃李自成蹊盤姍竝上隄秦宮花底活周史月邊迷樂府能傳鳳天河恨報雞因君逢嫁娶端是不須啼不矜交甫佩不羨莫愁堂死認羅浮樹生憐西國香老來將藥卻憂至倩萱忘定有龜臺使餘桃泥漢皇

紙帳

素絲縫側理茲帳息深深一榻何高臥洞房非此心雲封虛白室月住梅花林箇裏雕龍思天孫無自尋

春日與薛剛生期於崔千上江館崔子穀在焉因并留贈

門前楊柳色日日向通津一水過春雨三杯逢故人墟頭賣漿至座右勒銘新無使窮途淚闌干纓上塵

鄉中有井出泉甘冽好事者浚而識之邀予爲詠

玉醴浮雙井金瓶滬六公會當行汲去不是後園中改邑君莫問枕流誰可同泠然飲仙液雲水思無窮

過朱未央

風流當日事矍鑠老翁心薄俗不相厚古歡遑問今乖簾障野馬出郭聽春禽始信朱公叔門稀鶴蓋陰

送元孝之楚

遠遊安可極壹鬱念平生背雒獨愁坐懷沙空此行疑山低晚黛夢澤轉寒旌今日黃鐘毀休高白雪聲

楚雲臺

昔賢期友地風義一何深雲豈浮車蓋臺非市駿金惟將素心合不作白頭吟吾與二三子欣然共入林

蔡扇

素絲縫側理茲帳息深深一榻何高臥洞房非此心

岡州翦玉葵習習涼風吹自以白茅藉何煩朱粉施哉
山逢逸少堦草問班姬亦有傾陽意秋來空爾爲

口號贈故人

萬里來又去如君忠信稀將離一以贈楊柳重依依余
欲蹈東海西山猶采薇應知六月息風力使鵬飛

江漲雨甚浩然興歎

白馬濤方怒蒼梧雲正流臨淵歎今雨向若況先秋獨
閟江上閣誰歸天際舟若爲藏羽翼深樹拂鳴鳩

賦得江海寄情人

平生寥廓意持此結情親明月隔千里滄洲同幾人依
依寒鴈渚淼淼落花津我獨乘桴去思君愁白蘋

何仙姑祠

纔近仙靈宅羣山翠黛浮欲餐雲母去君與鮑姑遊奏
以湘江瑟觴之蓬島流空祠隔環珮明到玉峯頭羅浮有玉女峯

寄無可大師

平生皖城友當世白蓮師金策梅何處碧雲愁莫時月
臨無盡界鳥擇最高枝同病還同老浮沈愧所知

迷途問牧童虛谷見愚公百舌梅花裏二毛蓬戶中簷
風清響鐵廚水遠邀筒別後千山外依依一畝宮

訪盧逸人御寄

倩人寄吳越書

隔歲成書札春催鴈卽飛八行緘字密千里訪人稀河
艸通清夢關梅帶掩扉憑君計然策吳越見同衣

成客吟

長城萬里遠久戍不知勞聽角單于小占星太白高何
辭逐行幕不惜敝征袍爲報紅樓婦新粧認節旄

贈屈貢士儀部

憐爾高陽裔含愁向楚天八龍秋色遠一鶴下荒煙陋
室且相聚悲歌誰爲傳范蠡江海畔閒卻祖生鞭

寄黎左嚴

登臺問梅信君有故人心老作南州臥愁連東海深好
風通語默皦日愼飛沈相約關前路匡山且入林

喜偉公姪過

詠懷思對爾煙渚過秋鴻蔓草是今日竹林還古風但
令奇字滿莫恨故園空舉酒復相勉黃金嵇繫桐

三間廟

汨羅沈自昔安問後人憐古廟臨湘水秋蘭薰楚天巫
歌祁鼓客至洞庭船慚愧生斯世長沙淚灑然

黃金臺

此臺猶可上此意莫能酬駿足輕千里當年側席求朔
風高鴈度燕闕暮雲愁行子非干進長歌別薊邱

嚴陵釣臺寄關西故人

我來釣臺上懷古復沾巾不有中興主那爲高尙人春
波飜白鳥落日轉青蘋漫似狂奴態遙遙寄渭濱

入劍中懷賀監

乍入劍中路先令客望勞湖將一曲遠山有四明高賀
監今何在謫仙寧獨豪荷花空滿浦惆悵發輕舠

寄林信卿廣文

增江仙館下君寄一罈寒欲飽青精飯非耽昔荷盤鳥吟山戶曉蟲篆竹書乾我有懷仙操橫經試一看余嘗遊增江禮何仙姑祠有詩似居從前作者之上

趙國子書至賦答

恍然開尺素之子抱遲情城江海還逢柂風塵誤上卿豫章俄獨老桑落念同傾此意難持報蕭蕭楚澤衡國子書云每一吟斯未嘗不思老手

春溪獨往率爾遣懷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七　詩雪軒校刊本

林香迴杖發一路落橙花復被鳥聲引溪南人幾家暄風吹日動細水向田斜即事可深悔平生白鼻騧

贈張崑城曾青藜

故園吾作客蹭旅子投誰杯酒執無地相逢空復辭月連徐孺宅花笑陸郎騅雲海春還暮賓鴻方去茲

春暮

自徙江村過誰令春色深泊如過屢空墾爾奏長吟花落穿書蠹風驚下案禽柚中三歲字空見故交心

赤花洲寄朱生

中洲未歸客佇立赤花洲日動綠槐影聞君騎紫騮絳紗傳鄭子黃石待張侯肯以青雲器隨余汗漫遊

秋霞效駱丞

人驚洛川上秋在赤城隈散處皆成綺流時定作杯桑江楓失葉燭野燒無灰五雲雖稍隔終是挹天才

寄林潛頼

往歲龍山曲尋君穿菊叢今朝漁浦上憶別對江楓四海懷知已千秋恠伏戎一從裘馬做棲息幾人同

感秋四十首　城中客舍作　逸十四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八　詩雪軒校刊本

秋至三城裏羈愁不可言香須薰宋玉絲欲繡平原座逼千金壽家懸一飯恩長裾經歲典誰道曳朱門

輕風吹禦寇步欲洽然那使扶搖翼而飛莽蒼天平沙多鴈陣瀕海絕人煙揮手復歸去高齋疊嶂前

素交長逝矣心事與誰論望去虹蜺氣招來胡蝶魂浮名孤竝駕清淚切啼猿攜手一相失吁嗟甘閉門

昔別重城出官營三徑幽結茅恆苦雨種樹總宜秋去北山外盈盈南渡頭何當歸此地垂釣一銷憂

世態狂瀾倒何人結古歡心將日晶晶行怯露溥溥荊

棘生毫末干戈起舌端惟應萬峯隱差可一身安
失我烏衣巷登君白玉除人疑趺珠履或亦候簪裾
嶺秋偏黃松窓月正虛茂陵家不遠何事倦相如
平生矯俗慮不樂聞徵輸負郭田方棄未能歸舊廬中
林行命酒歌案坐觀書仰止桐江客垂綸不羨魚
晚世輕黃髮秋風凋白楊鶴歸千歲老雞唱二更荒大
翼風難舉方舟壑暫藏睠迴清出涕賢哲幾淪亡
名流今特盛覽古覺才難請以市琴碎爲君杯酒歡道
存不下帶心折一相看百尺琅玕實惟應彩鳳餐

中洲草堂遺集卷之九　十　詩雪軒校刊本

彩鳳舞炎方朝陽更夕陽蒼梧不可宿韶石但相望本
與麏龍竝如何羽翼傷長歌潔心志芝艸秀簷房
昔我居環堵江邨遠甲兵池風魚沫出林雨竹根萌天
閽看無盡牕虛夢不驚今全無近市宅唯此故園情
未能拋故態毋乃是狂奴本自襟期一翻成今昔殊接
輿解衰鳳伏櫪想名駒老我湘江外陳詞問有虞
青瑣先君職金臺屹古燕艱難依丙舍諫諍憶丁年自
上元成隕空歸范蠡舩海天迷阜帽何處擬遼田
閬道凌雲構錙銖均衆材鳧飛葛令下雖羽陸郎來地

古興懷地應高作賦才北風吹且緩目極秋雲開
昔日王孫路而今草已黃還家對鄉里拂面有繁霜磊
落生高興蕭條免慢藏浮家皆信美回首暮川長
舉世知名蚤中年學道遲識途傷老馬戢翼愧長離與
客吟風竹尋僧供露葵曠懷人境內何歎路多歧
南城起涼月今夜好長歌車馬喧漸息客心淸奈何中
天下風露前月過星河有酒且沈醉安能憂思多

喜翁山道人歸自遼陽作

芙蓉南浦開士玉關回萬里遼城鶴仍棲朝漢臺久

遊生古貌相對出新裁處處蘭荃意楚魂吟自哀

郊居答梁翮若陳元孝見訪之作

我憩西郊外入山殊未深不堪徵賦及幸有故人尋金
磬答雙院木瓜寒一林還期同靜坐乘月在長吟

銅雀妓

驚烏將顧兔夜夜起西陵玉筯隱然墮銅臺空復登歌
塵愁易積舞袖倦難勝寒絕當年寵漳河有斷冰

經漂母墓

淮陰成往蹟客子渡淮來旅食若爲進王孫還此哀春
流縈落絮古墓藝新苔向晚空相見城陰罷釣回

偉公姪至宿

寒宵共阿咸陋巷本居南雨氣侵殘夢雞聲發緒談家
風懷萬石春興待雙柑莫道天難問高高是蔚藍

禮誦後作寄道侶

十年傷白髮萬慮息金經春鳥鳴魚梵天花落艸亭高
堂嗟見背大塊實勞形爲寄潮音去宗風滿塔鈴

佛日東遊答歐奏孚陳皖公

西方傳佛日東去訪仙山五十未聞道江湖稀閉關蒼

煙奔急翼露響景媚衰顏君問逢迎意方將乞大還

度龍川

佗城遊不得孤棹上龍川豈挾千金橐而衝五嶺煙江
風吹苦竹津樹咽新蟬又策斑騅去無諸海國邊

五日龍川舟中時文暉先歸

百里仍秦縣千秋憶楚臣符開銀艾小粽裹綠荷新鄉
土能無戀愁思鬱未伸那堪觀霸氣臨水送歸人

因酒入訶林留宿自公房

祇園甘露滴使我宿醒消獨自留方丈諸天不寂寥行

蹤泥芳草吟與寫芭蕉已作逃禪客無煩折簡招

海幢寺阿字首座屢約相過未果作此簡之

隔江曾自度長約渡江人絕跡淹殘雨浮生閱仲春鐘

吟清水泛門迴白鷗鄰不到眞空地梨花月漫新

贈歸大師自丹霞山至海幢寺有贈

多君駐白足結宇向丹霞依樹珠林矗緣藤石徑斜閑

搖下山策方值泛源花可念江城客飄零似出家

移居

攜家似行脚重卜佛山居避寇圖中策呼童載舊書春

風開甕牖夏屋謝權輿莫謂皆稠雜蕭蕭竹影疎

悵別仙湖里何期住佛山烏衣離亂後青瑣市塵間花

鳥欺容膝親朋勸破顏來逢脩禊日觴詠且宜閑

與家明敬

後於君學道寶是愧稱兄巖岫有同適江湖嗟各行殊

勳閒料易俗事偶談清何故疎蹤跡騎牛獨到城

寄尹右民

蟬鳴江稻熟鷺食渚荷香送客東官去懷人夏晝長高

歌求伐木不遠得維桑門內論公道山公是弟行

高方解嘯鶴在更知還望以羅浮月寥寥天地間

雨中過離公房

禪房高柳色晴雨共依依我到不知屢所聞惟覺稀堂邀雲板食爐烘水田衣坐對煙郊晚噌噌沙雁飛

送人遊西嶽

山色淡無盡片雲飛向西身將落日上背指秋昊低我獨未得往三峯空有倪因君寄清夢寥絕問高棲

送吳熙中之潮州兼訊故將軍吳葛如家子時有

孫章之行

江南芳草氣蒸作嶺南雲更客江南久相逢對夕曛北風隨落鴈西第憶將軍我亦東林去山鐘使爾聞

將之吳越留別親友

童年隨宦勝地祇諳名記得山川遍重爲老大行乖楊榮越岸嬌鳥入吳聲誰謂家鄉遠逢人識父兄赭顏當別酒不飲且先傾衣食堪生我妻孥暫托人迴腸千水曲迎面衆山新肯厭一茅屋端居養性眞

發舟言懷

叢花三月重百戲一邨喧靜者那同俗茲焉遂出門路紆思逐鳥吟斷待呼猿已得無窮意當爲別後言

獨自裝瓢笠還誰寵遠行人人嬉上已物物得由庚話就官亭短詩將客貨輕江風與山瀑初作枕間聲

過飛來寺

忽見飛來寺去心還欲飛前山青不已孤鳥白初微檣杪雜千樹帆陰封半扉泠然於此過風笛在漁磯

舟中示從姪孫寂珠上人

儒業痛非時沙門早願歸爲君持一杖猶未著三衣船臥宵中密齋炊午後稀遠峯靈鷲色只待興如飛

泊樟樹訪屠夢破

岸上話將續櫓聲難久停欲攀彭澤柳一繫楚江萍寵隱硃砂暗門開樟葉青不嫌霜鬢老秋晚許重經

宿棲賢寺

聽得萬松聲如傳五老迎到門云舊識釋子晚經行怪石雲衣覆虛寮夜瀑明終期此禪寂安用昔賢名

遊萬杉寺

杜著茶枝杖龍鍾入萬杉石欹泉自咽山午日敧衙竹筋挑中飯棲鞍下半巖老師渾坦率眼見葛藤芟

寓南康東觀贈章松樵道人

東觀同爲客南陽老鍊師玉京遺艸券廬岳借茅茨泣鬼多將字饒人半在棋連朝瀝酒出鶴髮僅如絲

五言律三

逢鄧子敬訊郭天門先生家居有寄

中丞歸老處一片洞庭秋客至鄱湖上湖光遠近浮天

風吹鶴警海國憶龍舟若有離騷作知予賦遠遊南海端陽

競渡特盛先生曾紀以詩

與彭海翼夜話

旅夜衆囂息與君談便長看詩雙眼大閱世二毛蒼簾

洞垂深影爐峯裏靜香我行思隱遯休取賤名揚

過彭蠡湖

禹蹟停終古湖光盪至今涵雲四天影注瀑一山心亟

白浮孤棹飛烏背遠林所思猶未見漁唱夕烟深

望九華

江南蓮乍動帆背一孤開水氣偏浮上山光忽照來地

增人峭絕雲谷路紆迴明到池陽郡思君且上臺

石埭訪姚六康明府

白笥陂前路長吟問玉人琴堂時一望雨霽九峯新野

寺弛官禁江樓納客身還憑仙鳥力能使入山頻

同畢牧生蕭湘隱遊萬松菴

城喧時得避松爲鄉飇颼復與行吟接因令旅思罥維

新香火故結夏石堂秋看展華嚴禮殊無一字酬

逢沈從弱

憶打漁陽鼓風流自皖江忽然清夢斷消息寶鐘撞夫

子復解此難將宿習降相期鸞嘯處江閣對虛窗

石埭昭明太子廟

只在刪詩後斯文入選初能收百家作非但一朝書山

出菁華外江流綺靡餘何期向蕭寺野服拜仙儲

灣泜

江南山縣裏不省是江南野鳥啄亭木猙龍膠石潭照

魚松火猛驅魅紙旗慙今夜投灣泜心惟江月涵

灣泜宣州地水鄉連衆山蟬嘶溪木上虹飲嶽湖間帶

夢依亟釣囊詩應權關偏宜遠遊興浩蕩大江還

過句容作

微涼初貼地稍稍上行蹤遠樹漏人語斜陽明句容排

門詢葛令宿店倚茅峯明又催僮起馬頭聞曙鐘

蘭陵賠莊書采進士
蘭陵荀祭酒絳帳馬扶風豈敢一日長惟應千里同吞
沙龍嘴現射日鳳毛紅不忘行吟叟絃歌或向東
贈呂半隱常博
巴江隱隱流豈是浙江秋君住湖山曲我嵋天際頭雲
松巢獨鶴沙嶼過羣鷗千里論膠漆眞堪此處投
長興大雄寺聽吳仲徵彈琴
古寺過從密秋心不待言鳴琴匣裏出歌鳳指端翻獨
作高閣嘯猶嫌鄰磬喧當攜畫溪上彈向老梅根

同朱五瑞吉人兄弟遊畫溪
君家兄弟好邀我畫溪遊一幅展松雪幾迴來隱侯停
橈訪高閣過樹俯清流已得忘筌理持竿何所求
客長興時京口李司直自卞山買舟相尋
浮萍各自飄忻簡不煩招知有五千字來從丁卯橋埋
名已東郭訪古尚南朝想借天人供禪房慰寂寥
金陵
鐵如意
新得鐵如意渾如來一朋斜根芝貼石聳脰鶴陪燈只
許頻更僕何須叩默僧深冬還一捉心解冷如冰
張友鴻司李招飲竹深書屋王衡之工部適自白
下至
華堂屏歌舞深館特邀余饌倚商周鼎杯參甲乙書論
心歡有素賞句訝無初更喜同聲至休令促膝疎
旅館折蠟梅花貽王衡之
敬致王工部孤心在蠟梅雖然經折了猶有未曾開東
莞牙香片西洋蜜珀杯不堪鄉物奉客思爲君裁
遊穹窿山上眞觀聞施亮生尊師有嶺南之行留
此爲贈

眞師請於帝應世住穹窿鎖院憑雷掣飛樓惹鶴翎神
形符字古鬼血劍花紅見說南行久多應遇葛洪
京口金山寺
歸逐顚船行金山下且停閒身無北顧道味在中泠雉
堞分城出鯨鐘帶浪聽家鄉海珠寺髣髴似寧馨
金陵
六朝君莫問千古併生愁宮似咸陽翔江勝雒水流鵾
鷺何日散廬墓颯然秋獨有秦淮月時時照客舟
往日南京事閒時共爾論江來千萬派城啓十三門劍

佩留勢府戎衣在寢園興亡看六代何必遠傷魂

辛亥秋過沈從弱於石埭遂往白門相期歸路訪其安慶家居兼取藥地和尚近耗明年歸舟經過乘風不及登岸爲之悵然

去歲曾相約春江草閣中擬聞清嘯足兼與老禪通破浪浮楊子看山失皖公無由登彼岸人世易西東

歸宗寺戒後與記汝閣黎夜話

與師談娓娓渥不著綿藤戒後身知貴窮來願解宏春將柘樹美瀑似石崖崩纔覺拋兒戲歸鞍倚大乘

跡分明在新松髮鬢齊老僧如久定期宿此招提

往還嶺上皆值佛日

佛日出梅關踰年佛日還有懷惟野老如願卽鄉山衣逐緇流破鞭垂白馬閒如何盧行者歸路髮先斑

初發連州

歲晏窮千里心知戀本州山川交楚粵文藻憶韓劉對雁方懷岳看雲卻背樓疎林晴可數寒鳥不妨投

中宿峽

舟過罕攀躋幽奇事可稽笛傳黃帝子環繫白猿妻古跡分明在新松髮鬢齊老僧如久定期宿此招提

江上

水程天易晚客思此逶迤斜日鋪江面遙帆卸樹身休燈窺岸燒息語會船鄰此去猶懸絕離憂近楚人

湟水舟中

臘近客都歸吾遊尙未幾楚萍催發跡江雪濺行衣山僻僧孤往潭明鳥對飛陶潛偶然出毋乃爲愁儀

送遠齋上人北遊

了得南宗義因人漫北行衣藏珠自現錫指雁新橫舌底將蓮種稍牽關雪生遙知直署客休沐出都迎

壽曾旅菴

敲枇過滄浪看君正釣璜參差分老少一半共行藏百意含空寂壽春風滿豫章請歌新樂府惟採舊芝房

寄潘子

南園舊詩社潘子此翱翔城樹標吟出渠花引步香縱橫輕白璧謔浪倚紅粧儻問離居者蟲聲滿草堂

夜潮

維舟偶終日不約肯重來雁趨城邊月虎頭門外雷岸高漁火上沙暗轂紋迴可是期神女非關行雨臺

贈胎落上人住景泰寺 上人吾茨孫

常時住山意獨與老夫論眷屬恆相外雲峯覺衡尊向人求著笠竝鳥過松門度得中餐飽疏泉注茗根

景泰繇來久訶林別一林無忘出家地終遂入山心金界何煩施白雲元自深城頭隱孤月後夜上方尋

廖昆湖太守見示胡沂巷太守邀過賞菊兼贈黃菊一盆賦謝之作有和

黃堂返初服色尚映東籬相贈長生藥相輝絶妙辭登盆珍水土入醆謝糟醨欲併幽蘭采佳人倍可思

西疇早春

落落向春城欣欣出郭行生烟林薄色細水石橋聲菜畦塘邊摘秧船草際撐閒心亦何望歸去學躬耕

贈杜光生

對爾城南近來從路幾千一尊銅柱蹟罷飲錫山泉帶甲歸環堵家丁盡下田心肝緣若箇長泛左江船

送陳明敬遊西湖

西湖清徹底觀海眼猶懸二月千花浪三吳一葉船紅顏開藕際白業在鷗邊去去隨名得鴟夷未足賢

阮伯髦見過有贈

能言常不倦老益見精神篆必師秦相醫何讓越人疎杯偏熱耳選杖不扶身復此閒相對溶溶竹巖春

寄葉許山

水門山郭裏舊種菔垣梧示客書多祕隨僧禮半儒池浮蘇子舫家造葛仙廬莫更尋閒事如花鑷白鬚

送區公式同何景常之任溧陽

臨行資館穀贖得做裘回微雪飄長蕩閒雲到大坏尋幽知獨往望遠倩君催鑄劒前嶽在羞稱筆札才吳王使歐冶子鑄劒於石屋山區與歐同

唐勒遊何事東尋宋大夫披雲看揭嶺乘月過豐湖生

計愁鵬徙歸期約鯉趨丈人何足賴入口向人傷

江上

人間不得意江上往還來雨至潮初長帆歸烟未開荆吳占利涉南北滿雲雷惟有殘僧苦茫茫渡一杯 占一作聞

滿一作詫

綠茉莉友人朱意剡爲崖州廣文見之

茉莉白可摘崖州殊不然鴨江來細雨蕉葉漏諸天蜀客綺相對石家珠可憐誰曾眷雪鬢傳到素馨田

與郝載匡夜話

落落千秋賞此生殊可憐閒雲過白眼流水切朱絃物態久相軋文心終自宣可能如脈望食字得神仙

訪丹淑先生

屏居不肯出便老卽迷邦漁艇獨知漢鹿門原甦龐白雲侵隱几雕虎過吟窗問我從何至一樽浮越江

賦得秋水寄懷友人

無限秋天色偏於秋水多風高太液雁月滿洞庭波最徹莊生理堪邀孺子歌自從南浦別春去卻如何

詠蕭何

桂國超諸將收圖不取金無雙識韓信書一付曹參名

山年百餘歲宣宗召問之對曰徹聲色薄滋味哀樂不過德刑無偏嗜堯舜禹湯皆登上壽者用此道也善飲酒百升不醉夜則垂髮盤中酒漉而出著太霞玉書習神仙事

荒塗紆逸軌抗手問軒轅獨有玉書要空留金闕恩韜精竹葉酒散髮扶桑暾客自羅浮至應知羽士魂

居崇樸素危坐對檀欒唯有湘江上三閭時一彈

落落

落落千秋賞此生殊可憐閒雲過白眼流水切朱絃物態久相軋文心終自宣可能如脈望食字得神仙

益圖麟著功將汗馬深如何滅秦佐偏結故侯心

寄楊六筒

昔有吳都督英豪動海陬贈人揮萬鎰教妓舞純鉤小隊臨花塢高朋對畫樓邀予未曾往書此報楊侯

送體瑩上人之雲門

祖庭將重闢師命敢辭勞鶴過蓬窗疾猿窺箸笠高一林寒獨往衆壑水相遭未覺暌言笑松風與海濤

呈宗和尙

頭白優婆塞隨堂近事初枯爲秋院葉醒及夜池魚厭後曾何得於人總不如邪分一燈影歸徹小窗虛

水仙花

一一孤根發蔟蔟翠葉新清琴彈此曲白露謂伊人蓬島何年別蘭堂幸可親安知芳草氣不是徙川神

詠畫竹贈劍公

何人操不律種就此林於不異琅玕色猶然篆隸書紙光依本質壁影蔭吾廬總覺非時尙高賢來伴余

自東安將之新州阻雨先寄潘葱石

千山身偶入十日雨淫淫狹室伏泉涌前途芳草深郵

烟遮騁望簷瀋眄知音疲極津梁者新州去印心

新州國恩寺是六祖故居

無生向師學師是此中生樹覺菩提長山經獦獠行歸鵁臨寺黑激水叩鐘淸我自虞園至維桑空復情

鼻天子墓

鼻祖何年帝荒唐得此名垂衣想韶石左纛弔佗城落月妖狐拜空山杜宇聲興亡都莫問榛草細烟生

示美斯姪

蕭然無舊業亦可賦新詩燕筑座間擊奚囊杖後隨雲霄勞夢想湖海引心期不見寒梅樹繁花雪滿枝

上巳蒲澗偕諸子

異地蘭亭會春郊蒲澗遊杖隨淸瀑引觴帶白雲流旅食忽三月狂歌仍一邱何煩脩禊事靈境卽編憂

宿城西與麥盛際

杜門新一出驢陌話汾州遠夢斷山驛冷烟生海樓得童吳語變開篋漢碑留莫恨田方老還應敎魏侯

寓華林寺颸風欲歸不果與天藏上人

風塘菱荇散魚鳥自相親天怒驅神物途危息老身所

烏木爲珠子黃山去日持得之云象罔智者見摩尼箇箇成圓果聲聲繞串絲君看白玉閒多半是從細

寶象林訪在惨和尙

院隱一溪深無人不到等食來船運米坐致地鋪金廓落全開面莊嚴總現心最堪增我戀房樹有巢禽

遊麻奢寶象林還至岡頭邨遇雨

復此泥塗跡眞憐昨日晴彌天皆月色破地忽雷聲雨點紅魚吸風輪白鳥征惟留法雲在烟樹失江城

同曠圓大師龐若雲諸子遊家牧止深邨別業

深邨好林沼兄乃屬深春最是閉門者偏宜搖艇頻花繁初露子竹密竟遮人覓得靑蓮種從來不染塵

水瓜架

庭淺怕天炎栽瓜欲接檐葉看新綠布花又嫩黃添漸水知含喜和蔓足養廉此間方偃仰李下爲誰嫌時有瓜李之疑

寄梁藥亭芙蓉邨居

夫君泥不滓避地入芙蓉況復乘一葉迴環江上峯充餐園擷菊覆屋曳枝松見說沙汀畔分明好臥龍

賦得明月照積雪

凝陰宵忽豁高下總晶晶冷氣能相盪空光只自盈梅疑無地落鶴見有身驚頭白繩牀上安禪故一行

聞天和尙自廬山歸雷峯喜賦

日照金輪峯遙瞻方丈容風生錫杖歸撥海門松忽慰二年別初爲兩地逢願教蠶鼓息齊叩法堂鐘

素馨鸚鵡

里中以素馨花串爲鸚鵡作燈以供大士

香國生毛羽飛來震旦遲分明鸚鵡鳥莫道素馨花被

贈華林監院電公

來城常作客向寺卽如家佛子住纔去閒房飛供花江秋欣見葦野暮厭聞笳憶得前相送雲山各靡涯

答陸導甫

陸郎金散盡蕭索對斑騅踏遍重關草空餘兩鬢絲春芳一以歇陰雨況淒其世故還相見披襟似舊時

念珠

雪心偏熱含煇影故舜迦陵音自足凡鳥愼無譁

花鳥恆相得今看一體渾粧成矜獨立慧極恥能言與

月星諸相因香託六根然燈紅一抹衙得覺皇恩

春山

一卧經殘雪新年忽改觀地將青草上天與綠雲盤深

洞花應合高林鳥益歡化工如可肖安敢惜毫端

春帆

颺颺復幢幢吳江與楚江心存平水路樹閃側船窗馬

走蹤無一鴉飛翅自雙指南車在此春極海南邦

春岸

高深何所極春在小河濱水映融和地舟偕蕩漾人遊

魚聽黃鳥亟柳拂青蘋佇立忘言久君休疑問津

春草

綠草蔓平原風吹日復溫遠鋪惟有色促立似無根藉

此添花事多君護鞏門試從樵者去尋跡入西郊

春泉

千山渾一氣撥著卽淋漓靜到極深處聞來行汲時僧

寶猶待漉後性始能窺別有眞香意崖邊花自垂

春衣

染成茶色布裁作水田衣香草堪充佩垂楊近帶圍逢

人問宜稱見佛合皈依卻語諸童冠都從點也歸

春晨

天晴亦著屐休笑嶺南人於道猶行古□□□□春杖

聲聞得得石齒漱鄰鄰不礙尊瞻視端然鄂泰巾

春寒

得非寒士態春到怯邀增陋室風翦壁虛窗雨單燈擁

鶯尋不見懶僕喚無應戲論調元事陽春一曲能

春燈

分光從一點點點是春光二曜懸中夜百花開此堂因

心呈絕麗隔簾覺微涼照盡寒齋客君家不可忘

遠如期

經年彈一調道是遠如期未審邀歡地都爲佇立時加

衣防玉體對鏡寫山眉萬事歸專一何當慰所思

湘管

不知將寸管何以問重華江岸斑斑竹千竿似著花野

雲籠雜樹苔石點畤沙讀罷靈均賦含毫日又斜

萬古雲凝處淵深不可知文心正如此山骨自多奇滴
水波無極浮星影欲垂行吟皆屬汝憶得過溪時

吹簫

玉琴渾碎盡閒把洞簫吹紫鳳吟乾竹清商繞白髭行
過吳市日賦動漢宮時總是洪鈞氣聲聲詎自知

相逢行

相逢君不見疎柳對黃昏水畔鴉頭破壚間憤鼻禪與
雲兼送目爲草亦亥魂未得通媒妁微私曷敢言

觀鬬蟋蟀

蟋蟀盆中養無端敵勢成何殊鄒魯鬬信有觸蠻爭骨
細楸枰子威張草木兵頗供閒者看物類幾時平

七言律一

追賦西苑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北極星辰敞太空宸遊輦路玉河通芻蕘雉兔歸文囿
封禪麟龍足漢宮點點塵皆經御蹕條條草亦仰皇風
當年犬子非園令曾識朝端諫獵忠
聽百舌鳥

景陽鐘動曙光開丹鳳城中春色來遂有登牆能急喚

多因出谷重相催臨風幾處生芳草度曲紛然倚落梅
一入深林聊自語漢廷原有碧雞才
偶書所見

春星隱隱匹匏瓜日止青衣轉絳霞拾翠誤連書帶草
避人偷折射干花鴛鴦也解棲胸錦蜥蜴何勞養臂砂
枉渚欲遵鳧藻遠幾重帷帳倚秦嘉
戊寅小歲和黎美周

聲華街鼓急相聞燭跋西園至夜分作賦不曾逢武帝
彈琴猶復看文君常時歌對吳閶月奇服香連楚澤雲
何處新知最楫樂頭旗狂燕隔簾紋
三皇廟

三皇遺廟對荒邱靈氣蒼蒼至道留此日漸傳天地意
儒生將訴古今愁圖書遠影連清渚耒耜春風滿綠疇
憶昨騎驢過涿鹿正聞兵法破蚩尤
感諷

南越稱臣漢趙佗于今南海甚風波高臺尚在堪朝漢
逝水如斯無渡河幾度孤駒聞國誦誰邊雁兒答城歌
涉川濟世元多術寄語樓船漫戢戈

書生無計取封侯羣盜紛紛欲效尤遂使陳琳無罪狀
何論關羽有春秋風來巢鵲會思起鼎沸江魚故自遊
誰復輕身能報國麒麟圖畫日悠悠
江上彈琴得女道士韓玉靈書卻寄

海上依稀望五城葦花飛處放船輕焦桐一引青鸞信
秋水皆添白雪聲竹淚盡斑原鼓瑟鶴毛如絮未吹笙
四百芙蓉青可攬只應知我已移情
中秋海上對月

三山長待鼇龜九點蒼煙汎白波秋水極天臨海若

夜帆殊域見婦娥光生鷁翼垂雲小暈入珠胎映島多
聽罷龍吟轉寥濶露華應墜故池荷

贈王季重先生

芝榮劉曲久懸車秋憲高文重石渠棋隱獨嚴司馬法
扇題人竇右軍書長將宦興花邊過欲倚童顏海外居
三十年來欽姓字朗然揮麈就蓬廬 先生嘗著弈律

邀瀑亭探得西字

一踏春郊信杖藜吾兒邀瀑有高栖招同桂樹山虛左
漏滿蓮花日隱西射客御風驚履石琴歌流水憂迴辮
若爲池草成佳句高會連枝日未暵

欲窮康樂全山勝已羨開門第一題

贈吳魯岡恤部吳持張天如庶常書至

青蘋風起柳花垂漸下吳江落葉時遠札忽傳金馬署
使君原重爽鳩司偶憐義士驂能脫長愛閒園席屢移
爲報虎邱明月道石門天盡水漣漪

二月二十二日

羅浮二月春如煙江花酣春人眼鮮句漏就丹未免俗
陸郎懷裝殊自妍素絲皎皎在所染黃雀飛飛謝少年
五湖四海青眼幾與爾剖符知英賢

擬高常侍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都亭風拂柳絲長握手憐君謫兩鄉三峽建瓴奔灩澦
九疑如黛望瀟湘清江鴈落裁巴字絶巘猿啼涇楚裳
聖主恩深霄漢上忍令雙鵠久摧藏

家兄雲淙落成 雲淙別墅在白雲山有寶象林朋泉無畏巖海曙樓邊瀑亭餘籟閣

之勝

北闕遙遙荷聖君東山還欲謝人羣仙家可住勝黃閣
鄉月流輝照白雲蒲澗瀑飛煙翠逕桂林秋爽露華芬
若爲池草成佳句高會連枝日未曛

杖履寧尋楚澤芳出郊高處邐林篁人看謝傅營棋墅
自擬盧鴻臥草堂金界別成開士舍白雲元是列仙鄉
華陽弟子知無數誰領松風過瀑長

歸善王明府招同曹舜伯葉必泰姚瞻子遊豐湖
即席賦

鵝城西畔入龍渠茂宰閒邀出郭車畫裏雲山偏過鳥
鏡中菱荇不潛魚斜陽隔岸通樵唱明月當空照客裾
到處風流問湖水郎官今夜醉何如

漁艇鷓鴣

過河魚泛未忘筌比目宵爲比翼憐小似垂雲浮積水
眞看銜石出重淵嘉名何事傳烏鬼賤質依人羨羽仙
嫋嫋竹竿頻應接白頭相慰報青錢
烹鯉休驚尺素書論功恰似賦芋狙桃花源口同爲業
蓮葉江南識所如拂舞白鳩長祝噎鐃歌朱鷺亦稱魚
扁舟卻笑鴟夷子遠聽濤聲避伍胥

豐湖

橫橋微向合江分流水淙淙出淺濱直接鵝城排雉堞
斜飛白鶴迴青雲香風著草搖書帶明月生波濯練裙

絕類錢塘歌舞地羅浮仙露別氤氳

一望山圍倣舊樓通江文物易傳郵抱關近接丹砂令
渚水微開赤縣州漁父滄浪時鼓枻王孫桂樹莫離憂
輕風冉冉吹菱芡隨意觀魚更狎鷗
長堤猶憶直如弦學士蒙恩剩賜錢窺月似分橋廿四
鄉國簫部帝樂長燕子自銜宜白羽鴿書相問蕩炎方
徙淚誰擊水三千淸塵漠漠銀魚影碧草深深石馬煙
已覺春風懸荔顆攀枝全借燭龍然

桃李年年解笑顏朝雲小字托巫山只緣勝地西湖似
生擒老上搗龍庭綵綸遠大承皇祖爵祿分明點客星
不使佳人南國還簫鼓鴛鴦青螺皈淨土魂招黃鵠下前灣
長城血戰窟曾腥百二雄關不在扃安得將軍奮猿臂
借問東南多竹箭君王親發爲淸寧

冬心

山北山南應鷓鴣舟來舟去似飛鳧上林盧橘熟何晚
子夜梧桐歌有無青瑣玉堂垂北極翠翹金粉豔南都
瞻天目共高帆上夜半橫過海鶴孤
尉佗城對素馨田日日香風度畫船十月梅花盈島嶼
二樵雲氣護神仙堪窺載籍蘭臺裏不惜酣歌錦瑟邊
報主實多梁閣老風流遊豫武宗年

詔擬初唐應制 兩戍閩中行在祕省作

萬里堯龍正御天四方歸馬詔安邊鐃歌昔奏之同曲
鎬燕新書卜雒年衮色旦披臨玉帛爐香風靜肅貂蟬
臣稱聖壽霑三爵還向明堂級五篇

梁非馨歸至行在因贈

一片南雲對轉蓬五噫歌歌見梁鴻氣凌燕筑高秋外
悲滿秦淮細雨中廿載風流羞結客幾時天下罷從戎
鄉關信爾遊蹤近桂樹南山有小叢

贈羅文止祠部

過君花縣上君堂杯引清泉汎稻香不學驊騮牢歷塊
同爲蔡葛好傾陽春壇巨麗來三品宵鼓緘阿倚七襄
近聽軍書頗恢廓即推文氣更飛揚

戲簡艾千子侍御

花點朝衣憩郭西輕風一引夏蟬嘶時名且狂呼牛也
君姓猶煩問鳳今今日好爲眞御史前籌何以慰蒸黎
漢家邊事廷臣重恥對侏儒作滑稽

度虔州

虔州四達康莊路數月艱難忍戍邊日落黃雲高野燒
塵飛青草亂江煙一身瑣尾金門外中夜迴腸畫戟前
最憶士行修戰具九牛無恙嶺南船 九牛驛也

凌江中秋

舟緣清淺發重灣八月潮生客好還世亂隨時忘涕淚
月明今夜尚關山卽飛白羽催軍令自拂黃塵定壯顏
四海轉輸勞尺澤菰蘆何處釣竿閒

代贈效李義山體

自覺粧鬟太省拖不因君意卻因何車中果亦同心少
座上香須見面多大子于今還綠綺牛郎無夕不銀河
此心醉久公然說冷淡朱顏更易酡

越王臺

南天草昧越都開南越風光武帝臺萬里樓船元漲漫

百年君相自遲回晴雲白日空陽鳥畫角清歌出嶺梅
獨有海濱漁父嘯郊原騎馬半成隤

舟中瓶梅

顧影中流棹竝斜寒姿清切望天涯綠珠價重曾名井
碧玉生來自小家亂卻遊蜂過別苑添將立鷁寫晴沙
卽看瑣碎明璫色何處揚帆采石華
清川臨鏡認毬趐骨象亭亭本應圖楚客微辭懷白雪
江妃彈淚謝珍珠欲離塵網遊三島量著仙衣點五銖
一樣芳蘿山下水鷗夷生計決歸湖

木蘭花老覺新香橫笛風迴水一方南雪崢嶸不到地
中庭搖蕩早經霜催來兩槳湖煙冷配得孤山鶴夢長
情在隴頭愁隔谷且看漁父濯滄浪
山人衣白到扃舟昨夜朝天露綴旒世上波瀾疑沐鵠
壺中形影不驚鷗囊翳笑分前席內手知寒映倣裘
二十三絲叢水調一時一撫記箜篌

春日東皐席上卽事

東皐風日靜堪依結伴憑高步翠微王氣自居丹鳳闕
徵書嘗下釣魚磯長楊賦就才應貴子夜歌成調亦稀
莫向五陵思杜若可愁清夢與雲飛

花燭詩

何年洛水獻明璫此夕天河有報章鳳吹月連青鏁闥
鳳銜春度碧金堂香陰嚮曙催鴻鴈畫閣輕寒擁鸕鷀
聞說莫愁新度曲儂家夫壻勝王昌

白鷗

方塘萍荇蕩紛紛曲曲朱欄泛泛紋似任風吹成獨往
偏能日浴向同羣花邊被服眞浮月水際彈冠妄切雲
今日呼名在鄰里義之何必不憐君

用齊梁體作唐律

白雪紅桃養莫愁明珠翠羽粲登樓風斜乙鳥搖窗格
露滿丁香上帳鉤昨夜蘭缸金蛺蝶今晨楊陌玉驊騮
卻呼左右扃重戶莫使東西怨御溝

少年

冠玉簪貂結束新鳴弦攬轡薄家臣鴛鴦是馬能千里

繁弱名弓巳百鈞近壘煙花撲睥睨斜陽金鼓急清塵
獨將脫兔三千騎可信驕騰處女身

無題

戸轉闌干花自生鈴華終日洗來清單衫半臂雙條脫
白紵紅牙子夜聲沈水裊煙穿瑟瑟守宮囘印點猩猩
鴛鴦鵁鶄徒相比記得棄鸞吹玉笙 子夜一作絳樹

步搖

步搖粧近趙王筵名列琵琶最小絃覺者井頭羞上客
卯兮城裏願求仙偷來香麝薰周史戴起金貂學董賢

猶笑卓家新寡女遠山猶黛畫屏邊

既作前詩因閱袁公安即事起語云箇是春江舊
舞榭海棠花下小梁州愛其尖麗復演前意效
而小變焉題曰箇箇是

箇是春江絕豔船芙蓉塘外小遊仙偶看竹淚迴雙袖
全譜楓香入四絃細馬馱來羞號國流鶯驚起隔韓嫣
東南亦有秦家女白日高樓只愛眠

自感

夸父深林杖杖根巫咸渺渺自天閽空江落日雙懸淚
衰草秋山九逝魂何處歸耕无妄邑有人搔首莫愁邨
孤清得學於陵子李下寒漿足灌園

莫瞢饑鷹莫釣鼇泰山遮莫等鴻毛日光肯照馮生鋏
霜色先凋范叔袍迴出樓臺何歲月相依籬落此蓬蒿
因風漫謝廬中父海島俄奔白馬濤

贈暮岡內兄弟

上池之水玉山禾散佩今如負讌何地主或兼憐宅相
暮岡全不比朝歌即傷饑渴牛羊下不數于鬳犀兕多
自惜流離眞琐尾入林端倚碩人蘿

雨

榕樹垂垂雨欲沈短扉斜竇晝陰陰蒼閒鳥雀寒相向
浪裏魚龍迴自深身世虛舟還木偶江河大地有蹄涔
輕塵只信陽關唱今日洧沱別更禁 偶音遇謂以木爲偶類於人者出之

孟嘗君傳

四愁

我所思兮在駿臺行行當日陟崔嵬眞輕伯玉胡琴價
自負相如漢苑才待漏琪闥深鳳籞防秋金甲盛龍堆
北風不那吹華髮荒徑南園藹碧苔 一思京華之美先君在諫垣而子升

得親其盛也

我所思兮在鵝湖西陵歌舞未荒蕪此時問裕眞黃口

憶昔循陔有絳趺兩穴秋風餘霸氣耶溪春色上姑蘇

庭奉訓也

遙遙牛女同消息水國青煙散舳艫二思先君嘗爲當湖令子升稚齒趨

我所思兮在鴈峯高高晴雪記前蹤皇華戒路賢勞獨

子升從以遊也

赤帝名區紫翠重投賦汨羅曾痛哭專經繁露實儒宗

梅花絶塞兮牢落雪壓寒香對偃松三思先君以冊封就荆襄踰衡岳而

故人相見仁疑非海外精神座上稀休傍八宮鄰國號

新特賜扇曲江歸銀花屈戍窺輕翦玉匣芳諸對卷衣

縱是銜泥身不污自捐塵網得飛飛

哭雲淙兄

取義先申報國勞師行將克絶號咷一生心事蓋宏碧

百粵經營伍子濤嘗裂旄頭清露泣身騎箕尾玉堂高

平生雁序曾師友今日招魂尚讀騷

蒼梧寓目東魯孺發巡撫

西江過雨水盈盈薄暮荒山片月明舊俗虛傳分界樹

新功應號受降城雕牀貢馬春齊舞畫角啼烏夜莫驚

翹首五雲豐鎬地六龍先問亞夫營雨粵之交有分界樹東者高茂西者

之次

和鄺湛若蒼梧訪太眞綠珠遺跡

宛轉斜陽草徑陰遺鈿香襪杳難尋山虛舊井鴛鴦甃

水澹孤邨翡翠林錦步障前花漠漠紫雲回後夜沈沈

牽牛織女人間世黯絶明君遠嫁心

詩題

白燕和袁景文韻

白鷺低飛遶漢旗烏鑾灘上伏波祠雲臺極望懸天闕

天際歸舟元暉詩句江中孤嶼康樂

銅柱經營出地維古相來風呼罔象叢茅搖火獵委蛇
金戞下粵空談笑薏苡明珠豈免疑
至行在拜吏垣感賦 戊子端州
五嶺光華復旦初六龍停蹕詔新除不堪海島從王事
遂向天垣讀父書南國風輕岡上鳳西江波動轍中魚
天顏咫尺青蒲地采得芣憂寄倚閭
贈金道隱
西湖濃柳上林花天下風流在子家采采芙蓉俱木末
飛飛鴻鵠復天涯越臺春韻虞廷石楚水秋高漢使槎
酬職方涵員外霜鶴

最是伏蒲伸白簡忽看行殿絢丹霞
青春湖海挾飛仙白馬朱明綵錦韉日下心期比鳴鶴
秋來職事託輕蟬通侯解珮酬新賦侍女添香媚晚筵
欲學盧諶守從事翻飛仍在聖人前
寄方密之學士
桂林西去雪霏霏皖國殘山轉鬱雲偃息自憐徵鄭宦
激卬人識相張君玉堂春別蘗龍侶石室天空麋鹿羣
還倚松風辭好爵九皋鳴鶴動相聞 方前遊粵會娶姓名
臘興 同六
征西仗劍倚霞開獻歲新謠獨酒杯明月半簾虛入燕
白雲層嶠遠舒梅箏調靜女鮫綃卷陣破愁□羯鼓催
兵甲尚懸春帳夢盈盈碧水隔高臺
贈馬五郎大金吾
煌煌京雒想君家十載淹留桂海涯新執金吾何所戀
久虛蘭室莫長嗟鵾絃度曲繁三調虎帳談經屈五車
對酒欲期歸隱事碧山何地邵平瓜 馬久擊莊缶
遙訊萬勝部寓處

南浦經年澹綠波美人東路思如何滕王閣上風流遠
陸賈城邊荊棘多桂水月寒淹擊楫蘭臺春暗失鳴珂
思君宗悫占危日一曲箜篌怨渡河 宗悫謂萬公元石
與少司寇黃公感述
古桂煙空石室寒扶桑低拂海門寬屯田日月愁充國
賭墅風流泥謝安漢苑望迷承露掌楚天彈破七雲冠
巨魚出沒無消息猶自期年守釣竿
後白燕
春風翻覺冶遊非公子西園遇亦稀桃渡僅隨團扇影

瑤池初勝婉羅歸寒分玉塞難傳語月下銀塘早振衣正是江南花草雜將軍重幕慎教飛

寫意

芳草出門花在闈小屏無影遠山低流黃已亂迴文錦尺素還將隱起珪官渡晚瀾虛鸛立女牆斜月冷烏棲不堪衫袖淚重疊誰唱竹枝湘水西

新秋

平昔問天天不應新秋開坐覺峻嶒銅龍滴水情何竭烏鵲填橋力自勝宮樣漸收蟬翼鬢客懷須重鵠文綾

洞房靡曼揚州俗何事觀濤必廣陵

七夕

九天香露下眞珠誰望銀河意不輸侍婢皆思代烏鵲男兒爭得似黃姑月中鍼孔眞穿未雲裏機絲定卷無安得丹青拔天手年年茲夕繪新圖

可思

柳色如煙罥綺塵月光何必掩香茵顫將金雀如無股翦下銀刀似有神

甜八瓠犀不見脣司馬長卿還病渴乘鸞簫史正宜春

桂開鸚武從渠罵啄碎桃花未足嗔

試撚

試撚花房露盡垂心星相照夜何其戲魚大抵因蓮葉嫋燕從來是柳枝趙后凝粧招赤鳳陸鄭分寢促斑騅安知爲雨爲雲意十二巫山不可窺

寄鄺湛若

庾郭灰心念故廬西園飛蓋結交初觀魚樂去逢莊叟歌鳳狂來是接輿日色有時榮木槿海風無象避爰居年年脈望着仙化空老雕蟲舊祕書

贈某將

一令銜枚晝不譁一聲傳箭滿風沙帳中辯士秦犀首門下材官漢虎牙繫肘詎嫌金印重開顏新拧玉樓斜勸君須惜河山誓不滅□□不作家

上定興侯相公

袞鉞遠離行在所威聲雷動九天加帳中辯士梁鼈首戟下將軍漢虎牙雁值飛書曾落羽霜迎舞劍已成花夜分指顧高臺上已自心過北斗斜

昔昔鹽 已下五首皆唐體也以樂府題爲之

鴛鴦樓下烏欲棲玳瑁梁間燕吐泥月暈圓隨漢東蚌

天河傾向汝南雞萬方儀態事鎗出一笑橫陳翠帳低
愁見曉鴻征塞北不知天將定遼西

朱鷺

將軍不事漁陽摻伐鼓揚歌朱鷺飛白馬濤邊亂如雪
朱鳶城下捷書歸天聲併作蒼山響日色中懸素
旗領佩辭驅鴈塞玉顏春思在金微
碎葉城秋起陣鵝圓花牀輭動靈鼉白魚本是周王瑞
朱鷺新成漢武歌韝鶻褭流征馬汗燕支山照美人酡
黃龍顯見麒麟至陛下乘衣協太和

詩雪軒校刊本

將進酒

明月三五二八夜春風絲竹管絃時若復不飲獨歸去
空留可憐持與誰雞黍寒家崇漢臘虹梁暖昨日巵如
人間烏白馬生角一醉君前渾不知

秋思

佳人蘭室寤青陽朱鳥窗臨墮馬粧一夜秋風□絲
幾家明月照流黃琵琶聲斷羞和□錦字書回并護羌
猶自酌情顧華寢豈知牛女限河梁

七言律二

南中塞上曲

膠葉竹箭猶揚越笛散梅花已漢關小月陣前雲
骨都營外火連山江邊玉帳樓船度馬上金錢御府頒
百尺朝臺兩銅柱漢家何日拓南蠻

漢上篇

漢家宮闕入邊塵白帢黃榆問遠垣南越荒墳嘶石馬
北庭清露泣金人山河不改千秋色衛霍原輕百戰身
莫忘秦公驂駕路柏梁冠履應星辰
蒼梧懷古戊子

水綠三湘下几疑海隅風動帝巡時五絃惟託南薰奏
二女何孤北渚思軒后衣冠同委蛻楚臣椒桂獨陳詞
誰將百粵文身衆會向簫韶學鳳儀

厓門弔古

南渡何因斷好音兩厓松柏晝陰陰魚鱗屋裏君臣會
羊角風前社稷心重譯海遙天上下九州金散鼎浮沈
萬山深入且登樓蕭散看春不斷愁朝雨疎煙搖大壑
夕陽空影納神州七哀詩思無劉表十賚文心有敬游
今日風光仍漢臘白雲多處任淹留

早春夢遊羅浮

葛令安期幾歲年夢魂春上曜眞天白雲影入飛泉碎
滄海波涵赤日圓竹葉成符丹自轉梧花棲鳳色相鮮
如何識路歸來遠身在齊州九點煙

始安尋顏延年故跡

延年錯彩歸風雅體降元嘉自爾時曲水屢承三月詔

竹林惟綴五君詩懷人定向滄陽醉從宦那因汨渚悲
緩唱椅梧高鳳句桂林秋淨月離離

之清遠

負郭田空客已逋登舟袁虎漫傭租門前小試雙文履
江上輕浮五石瓠帆挂三江涼雨急寺殘中宿遠煙孤
潮聲到枕聞吹笛爲譜清愁寄二禺

宮人八道

長信堦前草露晞碧桃花發紫鸞飛裁眉月上眉雙遠
羣玉春深玉一圍九籥時駐顏銷楚夢八瓊乖手落秦衣

君王萬壽山川闊環珮何年妾獨歸

八音二首有序

弭節相逢目馳鳧藻空牀獨守夢遠龍堆遂微
好色之辭兼妙銷魂之墨八音偶爾六義存焉

金母防閑貯絳宮石城煙水戲魚通絲抽園客心還亂
竹寫湘娥淚亦工匏葉春舒迷鷓雉土甕秋啓怯雄風
革言尚未聞三就木落寒宵倚斷鴻

金隍歸騎杳無蹤石闕銜將玉筯重絲履遠遊慈雅女
竹枝清唱懊吳儂匏星妾讓牽牛匹土塊誰頒汗馬封
革緒風時初景在木蘭秋晚罷芙蓉謝靈運詩初景革緒風

春夜聞角

尉佗城上春吹角月暗千門夜可憐幾處驚烏棲未暖
往時詞客淚應懸江山一爲迷孤枕笳鼓何勞媚遠天
無限微吟向明發曉風吹斷越臺煙

光孝寺鐵塔

霸國禪閎問大淮南朝鐘梵蘗遺風曾然劫火藏沙界
似立金莖表漢宮獅座何人高說法貂璫皈佛漫論功
檐鈴不動諸天寂薄暮愁看海日紅

秦時東方先生

珠江與嚴伯玉話舊

鳴鳥難聞羽翼稀身餘萍梗涕沾扉故山在客雲松老
初服從誰畫錦歸世棄君平方賣卜年高蘧瑗早知非
南中無絕乘雖路目盡吳閶匹練微

春初答曾鴈卿去年見贈之作

顚頡江潭賦卜居半生蒭馬憔樵漁同株已恨三荊別
環堵空歪五柳疎梁甫吟成孤管樂建安才老減應徐
春風把臂光人勝懷袖猶珍隔歲書

八日寄曹秋岳方伯

漁磯獨坐酒微曛人日高歌想使君一字國門空戰壘
三城煙火挹春雲青山不隔金龜侶籃輿堪隨竹馬羣
顚頡江潭孤獻歲茂林芳樹太氤氳

曹方伯閭予談西樵之勝有作賦答

十載移家曇嶂前心期五嶽尙悠然白雲樓倚松間月
德輝未覽同增感遮莫狂歌笑鳳衰

寄黃季恆

秋江楓落鴈聲繁去歲同君深夜論醉倚蟾蠁浮北極
夢驚胡蝶化南園臨文每歎風雲事作賦能忘筆札恩
不見柴桑故人久幾回煙水限桃源

奉答業師歐先生見懷之作次韻

策杖何從出世氛避人深識海鷗羣明珠暗道皆叢怨
磐石虛名誰復聞藺晚不供騷客佩松風時播隱居文
從遊獨近朱明路已小羅浮四百君

幾載談天辯五車浮雲城闕望彌遷洲中有橘千頭實
月冷吳江楓葉聲尊鱸遙慰十年情舊游半倚生公石
新語重攜陸賈城麟閣驚心仍草莽雞壇回首識肥輕

牆下無桑八口家金石古文封小草丹青明誓託繁華
每從南郭欣聞籟終負東陵嬾種瓜

寄懷祖心禪師師故大宗伯韓文恪公子時戍瀋陽

獨天覺路竟孤攀滿月毫光想別顏舍利不緘金口偈
架裟投老玉門關清齋碩果懸春暑故國梅花指雪山
寄語遼城千歲鶴祇園無恙待師還

寄滄歸上人上人嘗與子同官時在羅浮

諫草重荻入紺園曇花初發掩黃門何能容易談天下
祇學阿難白世尊南海潮音通瀑布西泠花雨接風旛

二樵青翠堪相問明月依依九逝魂

答匾叔永見懷之作

風吹城樹散羣鴉萬事摧藏感鬢華舊國自傳燕市筑
輕舟寧阻越溪花西園鄴下難重集東嶽平原憶共誇
誰倚蘄洲怨春晚碧雲新對一江霞

鴈來紅

上林繒繳亞枝低下國煙花晚更迷女草逢人應絕豔
賓鴻背日不聞嘶候殘星火虛墟鳥書度燕支恨牧抵
最是鵜鳴芳易歇朱顏終覺負春閨

聽百舌鳥

新葉新花淑氣融芳郊芳陌幾多叢豈無鳴律噓寒谷
自有微辭悅後宮春思盡傳朱戶外曙煙初滿綠楊中
平生輕薄絃歌者爲爾移情曲未終

宮鶯詩

難齊雙闕鳳皇飛易引重門燕子歸駘蕩春晴酣豔曲
林光花落卷金衣幾回綠樹停宸蹕一抹黃粧透夕暉
空見人間紛羽翼托身無出省郎闈

端午別萬履安嚴伯玉朱錫圭還山卻寄

楚水遙遙浸釣磯江樓歸興傍鳧飛辟兵是處逢端午
望氣何人識少微花壓長林麋鹿遍泉深曲沼鯉魚肥
風流瓢泊同湖海期爾名山一掩扉

憶鄭祕書

潔身曾比向陽翹祕閣終存桂樹招鸚鵡賦成人欲殺
鸕鷀裘與令空朝彩毫飛檄邊霜起玉貌圍城薤露消
淚落丹臺尋故宅仙羊無跡雨瀟瀟

訪黃儀部

紅蕉花發碧山陲雞黍邀人鶴氅披我祖豈知王氏服

叔孫曾定漢官儀當窗遠樹烏棲盡翦燭寒宵月上遲
舊府白齡丞相在祇應留得白雲怡

春日山居即事

籬落春風自滿堂蓽門煙火近傳觴忽驚水面千文皺
亦覺山眉半額長草綠遠郊閒赭白花叢深樹隱鸝黃
九州未縱凌雲步醉後行歌拾禹糧

七夕雨集彈琴同朱子茂子柏子習

悲秋一惜陽臺雨卻怪明河此夕陰翦燭試窺牛女渡
落梅先入鳳凰琴情隨天上乘槎客響切城南擣素碪
笑問泉明歸去後還堪如此折腰不

同首珠江花艇夜玉人歌罷淚痕沈沈

四失詩和徐文長韻

失書

五車書備隱囊提一自東遊鎖舍西踏踏官街飜積葉
編編私印絕緘泥都無關尹逢牛駕自合莊生惜馬蹄
安得結繩歸混沌便便鼓腹樹陰低

失畫

摩詰無端認畫師禪心眞在輞川時自餘平遠轉相襲
何代推遷能久乖盤礴人應歌薤露名山僧每蛻茶毗
只今飄泊蕭然矣禁得狂風四壁吹

失貂

潦倒風塵鬢髮黃生涯歸問五仙羊秖侯七葉還西漢
季子千金散洛陽火鼠不灰憑造化青蚨無種信空囊
美人幾有襜褕贈大醉吟詩雪到牀

失鼜

硜硜鄙質久相暫燕石周人漫應酬一足或當夔夏擊
酒濱空記玉方流浮圖鉢應三更早碧落鐘虛五嶽遊
笑問泉明歸去後還堪如此折腰不

憶昔歌效崔郎

故園嘗競海珠遊海氣金銀十二樓霸主臺邊調叱撥
女郎花裏出簪侯鳳凰樓老邀琴摯鴻鵠飛回對弈秋
此處寂寥空悵望乾坤原是一沙鷗

元夜與友人話舊

翦燭燒殘白鳳膏舊時人擅五陵豪笙歌夜出如琴轡
蘭麝春歸似草袍越地比年空茹醬漢宮何處醉蒲萄
然藜閉戶知誰共紙帳吟看璧月高

山枝

去年今日詠山枝風細金塘月滿池竹尾雖遥應有實
藕心頻折不勝絲畫圖想像軒皇態歌調殷勤帝子嬉
何幸丈人峯頂坐碧笙吹罷對彈棋

客贈昭明文選玉臺新詠二書山中循覽率爾成
詩

甲觀鴻都安在哉壁經猶怯祖龍灰椎輪有事驅銅輦
寶軸何人擅玉臺明月珠分隋掌玩結風衣稱楚腰裁
六朝芳草皆銷歇空隱西園游上才

新製丹砂之冠发賦

飛遞何妨服好奇儒冠只自信天時嵯峨合上朱明洞
酣醉渾空白接羅日下朝元寶戴勝澤中逢霸笑委蛇
胎禽未老原丹頂紫鳳青鸞是羽儀

竝蒂蓮

青天雙華削初成芳沼移根翠蓋傾碓浦微波交皓腕
漢宮繁露擢金莖飄香一比文禽翼倚擢全翻絳樹聲
同夢綠房深子夜見君誰道不分明

鄴臺懷古

鄴城斜日散陂陀銅雀荒涼蔓艸多蓬露一爲稱漢世
墓田空自對漳河中原孤寡窺符璽甲帳嬋娟泣綺羅
詞客幾迴羈旅恨月明烏鵲迴飛過

寄吳門故人

吳門千里故人歡每折疎麻意莫殫茂苑初鶯啼雜樹
太湖春水溢微瀾馬飛匹練清塵遠魚隱雙鉤白日寒
十載長謠滯桑梓賃春何地待梁鸞

謝伯子戶部自香山見過

曾趨建禮共鳴珂一落丹霞髮已皤月滿千山惟獨寤
花藏三徑忽相過池邊命酒觀王鮪石上題詩拂女蘿
歸去登臨空海嶠君家還有幾羊何

讀區太史集因贈區二延之

虎變龍文有化工新詞還屬舊家風西園駕軼中郎將
南國書藏太史公蓬轉秋山歸旅鬢花飛春澗度詩筒
明堂鐘磬音如纘誰謂江河日向東

寄陳子明家本高涼今居蘇州

荆蠻逃去見仁風久客逢人問粵東水國有蘆遮伍相
閶門何處寄梁鴻雪晴書繫□天鴈江冷魂銷楚客楓
歌作吳趨君試聽白頭寥廓素心同

病起

病起柴門春已深遲遲日影向前林楊花落盡會生肘
萱葉齊來好樹襟渡海月經聞五石壺堂炯戒謬千金
何曾行樂城東去顧領空知作楚吟

中園坐月

獨坐中園欲二更棲烏寥絕樹無聲六時蓮水風微動
五色瓜田月倍明狹室自娛眞已幸離居相望不堪情
朝來雨過林林綠悶夜誰敎白髮生

薛二過宿歸後卻寄

翩然來對艸堂閉又愛元亭自閉關浴岸棹隨黃犢去
向汀人共白鷗還蟬追高唱傳深柳雨漱微酣到暝山
後日相思尋步屧隱囊依舊緣苔環

懷一靈上人塞上

方袍經歲曳邊塵一鴈橫秋鵙送春碎葉不飛窮海路
征蓬那顧住家人煙開山院臨關月雪映龕燈弔野燐
白馬經尊驢背字只今詩思幾由旬

薄遊方歸過某生館

長松一路接柴荊昨日言歸軫友聲翠鳥斜飛荷沼漾
玉人端坐竹風清舟維壇下歌漁父琴取閩中撫馬卿
羽翼無多君自愛秋高鴻鵠謝廬城

贈楊明府

飄泊何堪寄一廛鄉心淮海片帆懸卜居攬盡中洲莽
嗜酒烹餘大邑鮮矯制益知長孺直著鞭終擬祖生先
看君一鶚橫秋在雲散昏鴉落野田

秋野獨行因寄茅鍊師

秋做松關對泬寥悠然散步引長謠冠當岫色沾雲葉
杖應泉聲響石橋遠樹亭亭孤鶴起荒原漠漠萬蓬飄

故人獨在朱明頂白鹿新騶學子喬

答歐秦孚訂遊吳門之作

春深吟過赤花洲酒半思爲汗漫遊江渚幾聞袁虎詠
秋風一振馬卿裘黃雲極目尋知已芳草何心問塞侯
此去龍威書可識玉函先爲報羅浮赤花洲歐楨伯先生所居近焉秦孚其從孫也

道逢周木天有贈

柳拂銅章早折腰還聞星使影搖搖宦途倦海愁鴻漸
旅食逢秋作葉飄羽獵尚勞千里駿鐃歌新動九江潮

風塵夢想披雲得何惜珽剉定久要

嵓臺有沈宋故跡秋日過之賦此

古碑無字綠苔封猶有初唐詞客蹤海燕惹香貽補闕夜珠流月鑒昭容明河京國空翹首寒食驩州詫貫胸今日笑看垂拱世楚裳秋淨宋芙蓉

野閣

野闊蒼梧雲向西灘江東下楚天低清秋牧馬羚羊峽落日跕鳶鸛鵜鴂炎嶠從來尊赤帝寒煙幾處哭黔黎可憐舊種桃花客重問武陵津已迷

己亥秋日有寄

秋鴻翼陣起滇池上相初隆劒履時身奉至尊爲手足心惟不二有熊羆長江北振靈鼉鼓馳道西揚翠鳳旗會見收京求鼎實嶠梅辛苦一南枝

荔支

側生炎夏綠陰陰答遲曾同獻上林巴蜀錦封頻送騎羅浮丹就亦來禽香披絳袖窺如玉宴醉紅雲勝賜金

只今諸弟絃歌宰越豔吳趨遠莫聞說渡江萍實赤朶頤休負日邊心龍眼一名答遲

思君顏色比瓊枝豈是炎天雨露私山帶赬霞初起處日翔朱鳳尙饑時摘來偏倚三珠樹捧出宜堆五色絲爛向卿雲瞻火藻楚臣猶自薦江蘺

五月黎梅蓼刺史齋中納涼

細雨頹簷酒半醺商聲一弄嶺猿聞南車指去空滄海

一水何煩遠溯洞荔支灣上柳塘隈大夫舊栩迎風館
中聖新持避暑杯疎雨灑松棊子落暗潮飜荇櫂歌來
濠梁陳迹湘纍恕玉塵揮發賦莫裁

寄遠

若爲樽俎滯衙杯衰草荒煙積漢臺關內好將屠狗入
郭西何患斬蛟回河山遠送音書喜風雨寒生鼓角哀
我獨羊裘披歲暮一竿慙爾濟川才

己亥書懷

雞鳴拂旦羽書開元武湖前太乙軍檣似鄧林開楚望
晴隨吳練躡燕雲野晴他日游安石濤起從來怒伍員
獨有子牟憐魏闕月船煙島思紛紛

寄方密之時爲沙門

綵毫長挹袖中書秋色寥寥寄淨居金粟後身仍怖鴿
碧山回首漫焚魚潮生白下開仙梵葉墜樅陽見舊廬
誰遣湯師吟怨別暮雲江上倍躊躇

寄毛子霞武昌幕中

楚吟高徹鴈來聲詞客飄零尙甲兵一訊懷沙淹賈傅
三爲祭酒識荀卿迷陽草長歌先斷夢雨山沈賦不成
他日江南采蘋地瀟湘多少故人情

寄陶仲調

九畹蘭邊五柳家沅湘歸去阻瑤華名山太史傳青簡
瀕海諸生想絳紗懷古獨尊洲畔樹悲秋還聽月中笳
上林搖筆空雲夢肯向遊畋逐後車

寄懷江夏隱士艾本田

賦裏懷人楚澤賒漢陽秋色淨君家菟田偶種徂公芋
丈室時飛天女花門對遠峯先落鴈枕欹鳴葉過棲鴉
聞風不得便相訪千里月明江上沙

己亥歲暮仲冬金吾姬邸

尙平遊嶽定何年飲蜡羣中戲拍肩雙鬢欲霑梅嶠雪
孤懷悽斷竹林煙衡門細雨淹三徑欹案隆寒對一編
吟傍槁梧看臘盡此心潛發在花前

庚子元日

煙霞深處捧春王漫就農人較雨暘一日又看添馬齒
十年曾是入鴛行嫣紅欲醉桃開戶微綠含滋柳向塘
薦罷辛盤願何事太階平後慰高堂

江城旅興

旅思搖搖揮旆旌百憂如草蔓江城重關不鎖浮雲態
孤枕空淹夜雨聲浦外漁燈窺燕壘津頭人語應雞鳴
四民一業都無據誰任飄零困地征

止酒示內

接離空與酒人偕煎酒身依楚水涯典却鵝裘司馬渴
夢回鴛柰太常齋花間綺席年今老柳外旗亭雨更霾
猶為細君時割炙陸沈何處進如淮

圭峯戲呈友人

滄波西望與天平檣手留連紫水行明月車迴歧路夕
莫是雲潭犯龍性故人何敢賜茅生

陸參軍貽書招飲不赴戲答以詩

金門索米謝侏儒駑馬羣兒笑酒徒連幕塵生高士榻
蕪蓼寒徹大官廚青樓夢重城開綠樹鶯歌故苑蕪
鄉落不知巒府事參軍何用說嫗隅

城西七夕

倦客當檐步列星銀河天半落飄萍安貧恰與秋皆素
怨別那能歲久青城樹暝煙籠鳥水軒新月蕩飛螢

誰堪故里成羈旅歌枕殘更酒不醒

避寇

氛起潢池接野煙秋生阜帽失遵田婆娑忍別枌榆地
豁達惟看鴻雁天畏道迴車疑九折芳鄉將母尚三遷
腐儒書劒期無恙愁展蒙莊胠篋篇

入光孝寺宿自先上人蘭若

三城秋動白雲層舊地重遊獨拊膺感葉聲中纔避寇
菩提樹下且尋僧危巢鵲顧香臺飯暗路人歸古殿燈
君問窮愁不堪說虞園書破剡溪藤

送董無休還會稽兼寄陸惠迪子占兄弟

嚴城風物倍蕭森斜日河橋去客心三策漫勞趨闕獻
五噫還為出關吟芦蘿黛色歸裝入茗雪煙波倚櫂尋
且欲從君稱二陸雲間髣髴似山陰

陳郵

皇皇避地此重過喬木鄉園在伐柯水遠郵城宜短棹
松陰石路好長歌名流莫負前脩在氏族其如故國何
閑步赤花洲畔望綠筠清沼隔煙蘿

過石帆一株蘭若

虛沼長洲鐘磬音菴羅秋色引相尋天荒金界疑蕭帝
人倣朱門似道林法雨定霑獅座近霜風不到雁堂深
平居詩思偏憐汝還爲晴窗一朗吟

寄錢牧翁

虞山遠見紫芝榮鶴髮人間有老成眉宇欲開枚叔賦
齒牙曾泰謝公情標緗字化千編靈絲竹歌殘百囀鶯
誰共容堂高與醴釣天回首醉咸英宏光時牧齋大宗伯先兄同官掌詹事府

宿從大堂憶表兄朱子潔

庭院風飄夜合香舊遊人事閱星霜朱絃欲撫無鍾子
白日終迴惜魯陽卿月宵懸楹府冷□□□□□□□
良朋歡罷鴈頻汶楔隔風前鴈兩行

陶鉅標行人見訊卻寄兼有舊歡故調之

會稽何處學逃名若雪煙波一葉輕行李舊恩銜帝闕
落梅新唱動江城十年星散楊朱路半枕雲愁宋玉情
莫是南中酉桂樹皇華歸客贈生平

東過鬱洲與空和尚飛錫相近不及往訊歸後作

寄普雨滄歸二上座

病軀漫擬維摩詰神駿那投支遁林道路近來稀會面
津梁疲絕好棲心身歸獨閟松蘿跡書去難酬鐘磬音
爲倩閒黎報方丈淒迷門外見恩深

九日江樓雨中

樓居髣髴問仙人亦插茱萸桂水濱秋雨一江沈落照
海波千里暗揚塵蟻浮素影辜黃菊雁歇清聲在白蘋
言送將歸歸未得羊裘衝雪去垂綸

弔南越王佗

霸圖曾與海天賒眞定南來號帝家未得攀龍空左纛
何須逐鹿向中華笙鏞報本推任尉劒履專權笑呂嘉
自高臺稀漢使樓船幾度咽金笳

七言律三

舟泊平步懷孫典籍賁

榕陰江岸起炊煙忽憶詞人草奏年使節不須來陸賈
臺關空說鎮梅開至今舉眼思堯日終古招魂隔楚天
吟向南園此時節蝶殘花盡草芊芊
經南園書院廢址有懷葛無奇侍御

周家柱史漢廷威繡服風流天下稀湖上鴛鴦香閣鎖

會去鴻門與漢高三輔依然環帝里二崤不動表神皇
少年卻在遠林下閒管角應新放條

咸陽

羸馬垂鞭氣亦豪關門勝蹟券相遭錫來鶏首霸秦繆

幽蘭采罷佩繽紛憶得微辭善諷君清怨瑟堪彈夜月
細腰宮亦夢朝雲天低洒口來魚勝帆轉湘南出鴈羣
會見長沙尊傅禮汨羅沈盡賈生文　先子會奉冊封南

咸陽

羸馬垂鞭氣亦豪關門勝蹟券相遭錫來鶏首霸秦繆
會去鴻門與漢高三輔依然環帝里二崤不動表神皇
少年卻在遠林下閒管角應新放條

沛中

秦關西作漢家基草色無窮鐵馬馳雲氣居通高拱處
竹皮冠卸遠遊時遙林鳥盡秋方淨大澤龍歸雨更滋
何物至今傳得在山河不及大風辭

雒陽

周王定鼎初營邑及至東遷近孟津往事併流滄雒水
舊京終化素衣塵銅駝荊棘愁看汝笙鶴雲煙笑謝人
自是書生徒解咏五詩無復授西賓

蜀中

南人北去路茫茫吹面風高續易霜望斷冥鴻飛碣石
白驅駑馬拜昭王臺經駐蒼山空翠客待捐金日欲黃

山木森森閒杜鵑路難眞擬上青天當關一士可勝萬
分鼎中原翻在邊劍閣舊蹤雲棧暗錦城新雨海棠鮮
文心對此幾能寫綠綺淒清蜀國絃

鄴中

漳河流盡故宮塵霸氣如從馬首新東漢綴旒因有國
西園飛蓋若無人風悲古塚啼山鳥日射寒塘散渚蘋
孤客吟邊不知暝建安年後有良辰

金陵

秦淮新月浸微波曾咽當年玉樹歌雙闕荒涼山鳥至
臨風長見玉雙枝藏書曝日恩猶在裹革終天淚總垂
國士只今慙馬隊凌江不用奮長離

六朝煙霧鎖寺僧多桃迎渡口春無限蘋采江南晚奈何
莫把鬚眉倚紅粉酒樓高絕客顏酡

隋宮

浪結同心嗣太平一朝閒夢決東征紅顏泣盡宮誰守
白骨流多殿自行仙李根深搖柳色後庭花謝到無城
橫波君久留人住還望江南無限情

江樓歸興

將歸更上尉佗樓樓外煙江惹客愁白髮影同汀鷺晚
黃花香在井梧秋平蕪迥絕千林鳥獨樹閒邀一葉舟
惟望故山今夜月清輝前路慰同游

重移邨居既北復南未返吾廬慨然興歎

桑梓依依歷草茅故園應爲長蠕蛸望窮北渚湘蘭種
棟盡南枝越鳥巢淮海豈同公路浦輞川新有孟城坳
柴門幾處秋蕭瑟後夜行吟月下敲

寄板橋黎方回務光美周二嗣也

板橋霜色帶芳籬四海才名悵昔時流水竟孤琴一曲
臨風長見玉雙枝藏書曝日恩猶在裹革終天淚總垂
國士只今慙馬隊凌江不用奮長離

送談蓮懷遊潮陽便還京江

滿天寒雨問將歸滄海東流碣石微鄉思已馳京口去
賓鴻猶欲嶺南飛春生石蛙嘗鮮饌雲起金焦見羽衣
還望臺關轉寥落折梅書信莫教稀

示族中諸兄弟

秀氣環洲雲浸磯枌榆時見舊恩輝丁年盛事族人說
丙舍殘春江燕飛竹長龍孫留勁節松彫馬鬣幾成圍
先廬獨遠北堂老一賦南陔愁廣微

循州車世之來江邨度歲而還比以詩見寄答此

兼訊葉婉諸子

愁寂孤村閟九春二樵煙靄若爲鄰素馨田外苦吟客
紅翠聲中肥遯人一昨梅香薰水部祇今蓬戶笑山賓
采薇便擬行歌遠東就鴻濛問曜眞

寄葉猶龍金吾

鶴峯高臥羽林郎聞道將雛舞鳳皇頓遜杯新擎到酒
博山爐舊賜來香門前月冷彫弓影宅內湖涵寶鏡光
早晚靈洲見佳氣可能無意共翱翔

走筆因東止言澹歸二上人

朱菱風急暮天浮一枕聽潮泝上流每向親朋稱旅客
獨迷煙雨見江鷗頹垣護果丹乖樹小艇穿苗綠滿疇
知爾一鄉棲息好白雲何處伴人遊

赤花洲七夕同李樵懷家皖公

龍目離離坐暗津漁家燈影共星陳名香竟日熏荀令
繡被深宵覆越人斜漢欲將雲樹合閨年貪向月華新
桑田滄海君休問結襪閒生雒浦塵

和薛秀才舊識邯鄲歌姬後入靖江藩府藩國遭亂姬便流落偶於逆旅逢故宦者述姬寄語之作

名士傾城兩不慙叢臺歌舞繫征驂綠珠終合藏金谷
碧玉曾聞嫁汝南綆斷銀牀飛桂瘴紘更瑤瑟怨湘潭
西風短鬢勞相問惆悵當年玳瑁簪

寄覺度上人

青龍臺壁輞川遊最憶移花拂寺樓千梵放生深院午
一枝扶老故山秋堦苔轉日搖平仲窗竹鳴風過蘚侯
十載支離有尊足不妨尊我白蘋洲

歲除答梁羲倩敦五兩甥

莫疑棠蔭餘霜雪今日南巖生紫芝

過白石邨訪唐明黎聲其從兄明犀久遊未歸因

并懷之

荆扉閒掩碧江邊十載愁如水上煙溪樹半含鶯語澀
朔雲中斷鴈行偏知音幾處逢歌雪問字何人識草元
倣宅屢遷無足相驅零還見汝家賢
當年竹馬外家遊共看初生似阿侯山豆種來楊氏盛
楚蘭滋遍女媧愁春深豹霧薰書幌水接鵬溟動釣舟
千古運期更姓字盧名知爾世情留

壬寅元日

漫拂裁冠向曙煙頹簷猶得拜高天鯤溟見擊三千里
鴈塞聞歸十九年米汁從今齋繡佛露盤依舊棒銅仙
閒吟欲製將雛曲且奏邨燈社鼓前

挽何司寇

漢署星沈紫水濱岡州難問老成人萬錢憶會鳴鐘里
五袴俄悲相杵鄰棗下歌傳眞厭世橘中棋散竟藏身
承家更有元成嗣喬木他年念世臣

春日言懷

寂寞於陵獨滌園秦人雞犬共桃源烏皮几在客誰對
龍眼花繁蜂自喧澈灩春波平草閣槎枒老樹夾柴門
河清可俟還愁暮試上高臺禮日暾

八九吟八九者蓋云十有八九也本百一之旨以名篇焉

劍氣方寒南斗墟河清難俟亂離餘泊天卻訝幘如屋
韜雪猶看旆遠廬但有金牛通棧道可無騶馬出莎車
干戈滿目風雲晚深入薛蘿還讀書

秋日西郊讌集時屈道人歸自遠陽

寥落王風蔓草生荒郊何意會羣英十年喪亂同王粲
萬里歸來獨子卿林際遠煙鴉噪晚雨餘新月鴈窺晴
故園秋色攜琴在吟斷西樓畫角聲

癸卯早春口占呈友人

今年豈謂去年非漠漠慈顏認舊闈眷屬不離居士室
勞生元息丈人機邨傭警夜當風語汀鴈嫌泥帶雪飛
三陟自知吟更苦早春憐爾遠遊歸

得錢牧齋宗伯書為柳集作序

吳江飛雪上梅枝海曲人歸積雨時雙淚正緣烏哺盡
尺書還為鴈行悲生身金粟能深信博物張華謬見知
遠目不堪迷匹練夢周今已覺吾衰

首夏東遊江上作

高帆挂月轉江濱回首孤邨在水雲賒酒願逢顏特進

運租期有謝將軍女牆獨樹搖烏影官渡千艘載馬羣
前路草長勞未歇況從先哲挹清芬 謂潮有韓昌黎惠有蘇眉山也

送鴈和元孝

雪後長途在遠天榆關風細客心懸跡留南浦因成別
啼過西樓忽渺然新影欲低青海月故羣仍破黑山煙
稻粱不免重來食多恐驚沙沒水田

四會訪朱子敬表兄學署

潮平江影見秋山桑梓程遙恭蒼間亂後插莫中表共
鑿齒非徒對道安物論已齊莊馬喻經文重把魯魚看
庭前收橘廣文問曲池船月恆相鑒高第浮雲未可攀
他年儻授菩提記妙法懸知得者難

笑我出門多內顧片帆西上昨東還

程周量梁芝五二子同過二子會試鄉試各第一

嚴城旅食笑孤身結駟同來第一人近市久知齊晏子
登壇何有漢韓信官街鼓響迎秋急卜肆簾垂過雨新
歌罷無車終不出媿君風雅爲扶輪

酒酣贈汪漢翀工部曾爲番禺令

杖藜無賴到東城話到懸河酒遂傾桂樹小山成吏隱
桃花深水見交情欲持元賦還西鄂卻選青錢憶水衡
四座相歡重問我十年憂患感生平

贖琴

蕭條深負嶧陽材裘敝經時笑古臺白雪調高人和寡
青蛉飛去爾歸來秦庭璧在相如脫漢日笳清蔡琰回
重拂細塵摩玉軫一彈還欲進千杯 爾一作鳳

聽在慘禪師講法華經兼較金剛經異同師曰陳

喬生意者其憍陳如乎因紀一律

火宅蓮華露特寒比來禪味憺忘餐淨名復有稱摩詰
藥齒非徒對道安物論已齊莊馬喻經文重把魯魚看
他年儻授菩提記妙法懸知得者難

送某還義烏營母太夫人葬

何事登堂慰伯俞空閨一拜舊羅襦白楊風急吹薤草
鴻鴈天寒泣孝烏玉帳班貂身暫遠瑤臺遺蛻手親扶
祥芝定發金華嶺雪遍梅花隱絳趺

寒江

寒江兵氣兩無窮海國漁家沸鼎中羅網法張迴獻鵠
鼓鼙聲急散哀鴻且鄰空舍爲孤客難挾殘書命一僮
奔走至今何計是杳然虛谷待愚公

生日

植根長似九秋楚戢翼徒看萬里鴻晚節可稱詩聖得
生年眞與覺皇同佛生於周昭王二十四年之甲寅累朝紫誥歸逢被
兩鬢清霜點次工從此亦知陶寫去缺瓶沽酒挍枯桐

冬夜贈曹自悅司馬

圖爐曲宴燭燈花客話平生益自嗟六國印銷愁委佩
五湖舟泛不歸家隨身祕笈諸郎負寄跡蔆山萬樹遮
頭白逢人工定拙好從方朔學龍蛇

拱北樓望仙湖里故居

樓下雙門車馬塵樓頭五夜唱鷄人十年清夢里閭改
迴翔卻問烏衣燕此處雕梁誰舊鄰

甲辰小除夕作

零落黃門欵白頭幾年萍梗泛滄洲結交悔作四公子
學佛思隨五比邱穹室煙深歸祀竈金銀雲起去登樓
明春未得避喧計空負曉林黃栗留

將歸九江邨舊居先寄親舊

浮家今擬動歸橈家在中洲宛轉橋菊落秋英頻掃逕
池平春水漸通潮妻兒已解安容膝親友難忘是久要

斑鬢經冬拌白盡青山如畫待歸樵

送梁甥敦五德慶廣文

越江西上近湘灘薄祿還同酒一卮舅宅昔聞成此相
聖門今見作人師猗童語雜城邊市龍母神歸樹裏祠
莫謂山陬限文教看君前去權皐比

七夕前梁皐已宅逢王震生初歸自豫章

庭邀皎月樹含風歸客吟孤舊友同老醜自看詩益好
賢豪相待命猶窮白藤穿枕眠徐孺龍眼推筐鄭左冲
勸種宜男家計得小星言在此城東

寄潮州宋上木太守

二十年來名甲科雲間華望郢中歌騷壇到郡聲逾籍
詩思爲官政自和揮翰珠光凌夜出搴帷山翠面南多
因風黃鵠東飛去爲說朝臺有薛蘿

哭朱遠公

絶枝翻如不愛身奄然朝露墜蕭晨臞形自合騎高鶴
生態空歸畫美人世上名從蓮社記扇頭書作蔡山珍
平生拌得稱文弱遺嗣如何遣負薪

城中答王東郡家元孝送歸中洲草堂之作兼示

歸心一發尉佗樓一點晴煙見渡頭三徑尚堪攜客入
中洲曾是爲誰留青含浦樹喧黃鳥綠遍江苗過白鷗
七十二峯無恙在更於城郭念同游

初返故園

昨上歸舟等水雲故園閒曠使情欣無窮月色望皆見
不斷花香行即聞五畝宅邊敦素業三層閣上蓄奇文
梁間燕子似相識飛下小塘銜婉芹

王阮亭客部枉評子詩作此寄贈兼懷令兄西樵

吏部二首

十年不擬北書通閒聽歸人話北風黃葉小窗尋句在
玉人清署寄聲同霜凋桂樹香猶烈海浸珊瑚氣亦紅
長是微名自珍惜汝南評卻重山東

南雲長望北雲飄詩思相親不覺遙欲挽頹波誰獨峙
解承仙露是雙標肯邀舊友藏深署應爲宮人賦洞簫
朝夕看山已相識琅邪遵海有西樵

答沈甸華見贈

風流歷歷泝西冷皦日偏高處士星遠訪遂過梅嶠路
出尋閒傍李官廳龍蛇歲去身猶屈鸚鵡洲回眼盡青
來就稔合詢草木欣然攜手折芳馨

丙午臘月羊城對雪

怪得年來事事殊嶺南飛雪舊時無雲凝不見三山黛
天漏爭盛合浦珠野寺一僧燒榾柮官街羣馬從驢駘
衝寒便欲還山問糝到溪梅第幾株

暮春三宿鄺無傲齋中遲高望公不至同許式微
許二咳賦

邱壑身存鬢任頹柴扉深掩草堂開三春燕語幾人問

昨日漁舟特地來僮煮碎香凝白室鳥翻屋葉墮青梅
離心轉劇留連地延佇高高只古臺

將泝端水而上貽二三知己

邨居無計隱煙蘿強走江關無奈何舉案婦愁儲粟盡
牽衣兒競念書多行同老馬猶知路食有嘉魚且放歌
寄語離居數君子道心隨處恐消磨

初至瀧洲訪從姪山莊遇故里杜子

諸峯叢翠復叢煙縣境聞開未百年山鳥獨啼宮保廟
土人多種客家田林交虎跡詰樵入石閟星文厭俗錢

誰謂龍鍾行不得來巢飛燕共翩翩官保家龍崖公諱璘初闢此州

荆棘

草色如煙偶出尋參天荆棘晚森森未曾說劍逢嗔目乍可虛舟觸褊心石竇蝙飛遺土氣柳塘蛙怒象雷音知君捷徑南山度乞放騷人澤畔吟

西遊歸貽王大雁姪元孝兼懷梁阜己

重城郭外野溪濱講德誰能似此親暫別卻無嵩臥處薄遊還有未歸人心如蠹柳常經折字泣鮫珠不救貧萬里聲名千古業只應相愛寂寥身

答贈葉虎竹

少年何事被愁侵玉樹蕭蕭憶故林萬卷幼依慈母讀七言閒對野鷗吟若教視草知能手便擁如花不稱心

贈覓交親道情素山中蘿月約秋陰

送譚天水遊燕赴周舍人之約

南武城頭吹海螺秋聲不覺入離歌一尊酒盡闔人別中祕書藏國士過向晚脫貂眠火炕當風嘶馬踏冰河

內家宋錦裝潢巧戲寫蛾眉價必多

題詹明府碧紗書廚

明府緗書興不窮一編編貯碧廚中未開屈戌牙籤見雖隔交疏腹笥通曬盡最宜高閣日披來都是古人風

與誰汎覽流觀意遠屋扶疎樹一叢

客館秋夕

每日無慘此客居吟過晚市息喧呼溼煙滿竈隨僮懶高月黏牆怕影孤秋色當空看去淡道心於物損來無曲肱便作家林寢羞向城西伴夜烏

萬事

萬事推移萬慮輕此身卑賤此心平舊牙笏寫雕龍句殘玉珮敲風馬聲泉布不私尋葛井石田祈孰問端阬

室中多半僧家具長擬空空學淨名（風一作舊）

貽離患上人

市邊爲客忽經時愁極偏能自放眉催換夏衣彈吉貝待炊朝飯數蹲鴟人情冷暖逢方覺物價低昂聽不知欲訪西郊舊禪侶共看圓月浸秋池

陶苦子邨居築樓同元孝姪閉關秋日過之賦此

少小辛勤壯欲休著書幷得是窮愁懷人屢閱經年札借地新成對月樓煙渚棹過妨宿鷺晚畬鋤遍學歸牛

竹林聚會時當記此處陶家菊正秋

齡兒學字詩以勉之

花下看兒學字初本來文業肯生疎拈將斑竹枝常畫
摘得口口葉亦書記誦料無廷碩並呼名奢望曲江如
山妻笑指同堂老他日飛騰莫學渠

喜梁阜已初歸同王大鷹何皇圖吳儀漢陶苦子

離患上人分賦得乾字

風塵一拂慰心肝君別春卿已歲寒過嶺葉飛聲總脆
負霜鴻下跡微乾京粧說與持家婦野服歸逢到邑官

那肯揣摩聊曲就高絃應得任君彈

同梁顯君歸西山草堂留題二首

都市行歌徑有苔遊人方共主人回山連堺峴松遮斷
池映闕干花倒開數卷細編留載筆一庭明月照持杯
懷人欲攬重重翠余又西樵歸去來

通津深入小橋斜城裏青山即到家善讀父書藏舊草
閒攜兒戲翫晴花水松雨後全生韻石壁亭西不厭遮

仲叔自知無累邑勞君樽酒對桑麻

寄陳伯璣兼懷藥地禪師

灌嬰城內想吾宗遠水將冰樹近冬廬嶽瀑飄常過雪
豫章風起忽無榕文期不朽身堪困詩讀平生面盡逢
待訪青原老開士約君聯榻道心胸

寄曹秋岳

別來猶見興飛揚雅事曾歸布政堂親人水巖尋子硯
自開山簍揀生香湖梅夢破多多藥代雁書稀一一行
詩體更知無敵甚戟門看試挽弓强子硯一作眼硯生香一作牙香

聞鐘

鐘叩三回三十六正當七十二峯前聲如步步漸出寺

我向僧僧同人禪數里秋林皆滴露一江寒月欲浮煙
此時響歇更何聽佛以一音醒大千第四句一作報與山山齊坐禪

破寺

瀑水交流山路斷蕭蕭孤寺半峯藏瓦邊紅葉墜蓮座
窗畔昏鴉投竹房饑虎習聞持戒語螢分點坐禪香
幾人到此圍圖久爲憐寒爐上石牀

以詩索何旦兼竹杖何曾許覓一僮并及之

五十閒身老待扶孤生節竹笑人孤驚心自覺顛危極
囘首相憐待從俱便取一枝攀桂樹還添九節採菖蒲

因君步步尋高嶺嶺上仙童遇得無

少年行

一身出沒總如龍曾御通侯大邑封鷲毳疊飛金抹額
貓睛嵌滿鐵芙蓉旌心雪片能消淚走地星芒要憚烽
猶自不忘兒女輩毋城闢入鬧歌鐘

美人

人間眞見藐姑神月狀雲容見敢眞尙以半身憑保母
不知全態寤文人行宜處所朝朱鳳嫁必年時佩玉麟
川上採珠何足算生成的是掌中珍

古劍

無端寶氣燭幽沈掘得稜稜赤堇金土裏開花原帶血
石頭磨水要明心奸邪必斬昭生色王霸經提倚獨吟
出匣未能藏可惜幷教飛去有人尋

水樓曉起寄鄭無傲

樓頭高臥此勞生春倦渾如罷力耕百舌叫乾朝兩至
蝦蟆跳出野塘清紗巾拂拭何曾戴竹杖摩挲卻少行
有約西江先聽取販魚船踏水車聲

羅旁山中

路人崎嶇地可憐土風人事總紛然穴中蛇死山猺手
擔上魚行水客肩漆樹筒添侵露取鐵山爐熱併人煎
誰知宿在茅櫚者學得殘僧暫坐禪

寄許清漳

詩心不滓骨尤清小許公呼作小名繁弱挽將才更健
駑驢騎著句還成酬歌要得姬人賞朗咏常教俗客驚
暫返僻邨誰可語遠園思進豆花生

與藥亭夜話

與君相得似嬰兒頭白來城且共嬉紅玉印章鈐後玩
石楠書榻臥前移山衣日曬裁蓮葉井水宵寒浸荔支
長此閉門書卽著轉憐會對俗人時

寄牧止弟

成名不逐衆登天學得元門又學禪細巷引僧離水寺
澗彩隨鶴過秋田樓尊大士騎獅相經夾先皇篆鳳篋
城裏不逢那足恨諸郎新近把詩傳

西來巷放生

來尋初地便如歸石蘚蒼蒼著野暉向晩信心人早集
出籠桃翼鳥齊飛錢財少亦通慈念功德多煩捨戒衣

法事正完吟思發微風生樹月微微

七夕戲贈小男

稚子聽人談七夕舉頭眞欲尾星行催孃案上排生果
替姊簪頭鉢乳名亂唱仙歌敲竹簡私斟聖水貯瓷甖
雖然時節爲兒戲不覺能添老大情

贈陳美公

吾兄歷宦兼中外不肯悠悠負甲科詔擬漢唐閎體別
詩臨吳楚處風多宮袍更繡猙獰象酒新斟翡翠螺
家寄揚州書卻寄一秋秋思入綾羅

讌王氏宅

趙瑟秦箏未肯陳閒歌視聽一齊新切看日本魚腸劍
跟酒選羅象背人袖領暗薰沈水片朱頭高擲出山銀
欲從文士誇餘巧書帶盤旋訝舞身

送離公遊羅浮

羅浮未得置茅廬深羨吾師願有餘欲往便辭監院事
臨行猶接拾山書鐵橋立已觀空了啞虎逢當答話初
獨笑離家在城客眼看雲影但踟躕

江上吹笛

日夜龍吟人不知因之截竹江間吹風呼一葉應高鳥
雲裂四天敲凍渤誰復咿嚘塞蟻穴直當演漾浮天池
悄然終曲入懷袖不見其人千古悲

寄慧公上人用前寄在鬱禪師韻

裘裘西出雪峯寒舍衛曾分一鉢餐白馬經惟童壽譯
黃梅心自祖師安春江欲引迴腸去濁世宜將慧眼看
居士辯才今善病君來酬對未應難

七言律　四

盂蘭盤日西來菴禮舍利

金作浮圖藏舍利師僧請出衆人觀生天直用時時切

消業迴思世世難驚眼威神燈外轉徹心悲滌水中寒

病身禮罷空行院爲指芭蕉在藥欄

寄羅浮古鍊師

飛鸞當頴綠煙蒙玉勅眞師住此中濯髮尚存兒日黑

還悲七尺丈夫身青官伴久書因熟紅本批多字愛勻

閒向教門隨禮拜白巾偏稱倘衣人事一作賜

羈雌啼過定山春零落先朝一內臣長憶九重天子事

照顏偏向子時紅靈蛇腦後揮奔電元牝門邊奮響風

我獨遨遊在人世從師還欲究參同

自贈

好處都非外物成自看不解自心情談詩舞著忘垂老

聽梵悲來感宿生半日尚沽曾戒酒終身拌別舊居城

人家積穀壟皆滿獨掃明窗花裏明

贈祀秀卿金吾太師

流落身曾冠羽林殊方那識秺侯心從他屋破迷動府

不爲囊空恨賜金柳絮參腰牀上暖蒲葵遮頂路旁陰

官家舊事閒閒說說與江干病客吟

過沈郎舟中題贈

平生禁裏金吾衛近住梧江木馬船絕跡幾時隨浪尾

看山一路在牀前烹蔬笑引抽關吏載鶴閒分糶穀錢

手把內家香一片玉皇宮闕望燒煙

贈馬太監先世回人

羈雌啼過定山春零落先朝一內臣長憶九重天子事

還悲七尺丈夫身青官伴久書因熟紅本批多字愛勻

閒向教門隨禮拜白巾偏稱倘衣人事一作賜

秋夜同王說作梁器圖梁藥亭作

危葉脫枝孤鳥出兩三人鎖在虛堂霜天透徹中開卷

月地鋪排處及牀靜極慣修陪鶴禮吟成新得補心方

不行行便尋溪寺寒磬聲西白藕香

中秋夜集詹竹殿宅

不知秋骨漸稜稜月白聞招帶病承浸地一庭清上酒

涼天四角白垂燈衣單怕倚禁霜樹坐鈍思添住嶽僧

重把閒心看童子累花爲塔細分屑

贈詹竹殿明府

南面居非舊縣庭西旁穿石竹常扃留貧客住分官俸
奉老親歡誦佛經花下心開將自採研頭功大待誰銘
參差年紀同生日往往叨承倒玉瓶

秋釣

行至幽溪清見底閒閒愛下一條絲湍中白小遊無恙
石上紅衫坐獨危鷺立併將人影照葉浮空有水紋知
悠然網罟前時世久厭董腥伴老師

汪鏞石生子詩以東之 汪曾宰番禺

鶴攢丹頂雛方得松結虬枝子正生鼎畔金銀鑄福字

房中父母協官名預知冬月初勤讀便返南陽晚足耕
未曉紅顏歡幾許東門飛鶴報西城

聽葉山人彈琴

兒時操弄到于今今日寥寥太古音彈到無聲方得手
聽來如語只呈心瓶花上蟻兼香墮研水涵龍逗海吟
近淨耳根惟梵唄即當攜此就禪林

人日

舊官閒叟及愚民此日從人喚甚人刻就玉章行別號
洗青桐樹倚吟身妻兒過計多因穀鬢髮推尊畧似銀

獨往獨留還復值空園一片鳥聲春

和陶苦子見示遊濂泉之作 苦子前身濂泉寺僧也

生世前身誰復認多君本是住山僧無生法忍終應得
不朽詩篇久已能雲閣外拋高樹果水簾中徹壞菴燈
秋遊新句還相示願證眞空益有憑

寄贈泰和蕭子

名家最是蕭居士往往名山衲子稱壓卷愛摹螭鈕璽
包經多剪鵲文綾千致收橘供徭役五老登峯作近朋
世好不曾逢道貌自來文體識廬陵

謁南海神廟

從來祀典尊南瀆古廟森森肅海濱波影貼旗皆翠羽
日光浮瓦是魚鱗廊趨銅鼓雌雄應船指針盤子午親
身著短蓑來一拜讀碑猶識奉差人

夢兄文忠

堪悲堪仰事無窮三十年來舊夢中見老豈因埋血久
呼兄不省易名同棠花寂寞開當夜潛鴈衡衡叫向風
他日衆看惟廟貌壁燈猶閃半窗紅

屈翁山歸自鴈門有贈

詩名重譯處應聞四十休嗟未策勳邊草亦沾蘭芷氣
隴禽皆學鳳凰文座擎七首看豪客車挂流蘇載細君
歸到陸生祠畔歇開裝飛出華山雲

訪李生池館

桃榔里外薜蘿陰隔一溪居便自深書屋總拋蔬地置
詩人多過板橋尋閒書野事收山葉偶喚家僮聚水禽
多少名流空眼底得無迂拙屬知音

贈吳僧

時人一見訝多能老僧爭聞得未曾千手眼堪懸筆寫

萬由旬只振衣升移來天界千花滿推出湖頭片月澄
話到同門吾世好欲因親近作欽承

嶺南牡丹

昔年花引人看去今日人閒花卻來鄰澤乍從新雨長
茅堂仍作故家開翻呈脂粉於圖肖擬掘珍珠當土栽
安得窮陬皆有此普天無地著蒿萊

爲屈翁山悼妻華姜王氏

朱絃彈罷鳳凰飛金縷空銷蛺蝶衣芳佩一臨湘水岸
仙魂終傍華山畿長懸戟府將軍愛卻逐瑤臺阿母歸
徒使交通對團扇畫成秦女是還非

送李喬令北遊兼寄程周量

八千里遠誰堪客第五名高爾過人竹戶閉曾因學道
金臺到便不憂貧陣尋涿鹿棋無敵店倚蘧龍藥有神
知向嘈嘈絃管裏細吟佳句屬鄉親

種梅

古梅一株偃荒圃移種高齋得所欽帶土任他苔色上
當空仍此月光臨人方傲氣眞能傲詩要忘言正好吟
憶得騎驢深雪裏只知香極不知尋

之青原訪藥地禪師留別諸子

敢將孤寂動行塵每念交游訪夙因求性浪過知命歲
出門羞說在家人深燈閉院空山曉寒樹移舟遠岸春
獨領衆心前禮足一時緇白勸行頻

一嶺分江亂石欹半空飛霰下流漸名山元元看僧在
心地懸懸不自知手札到如經字讀頭巾行卽戒香披
舟程一發欣相見雲際松寮月上時

彈子磯寄離公

爾緣白鶴峯留住不及雲門逐本師輪掌未收迎供地

幞頭空報獨行時船衝晩潦多逢雨鳥置春巢不露枝
壁立已令諸念削向東猶是一相思

雄州贈陸孝山太守

當關劇郡是南雄太守心將靜者同黃綬上頭紆相度
朱幡前面引宗風樓吞煙雨層陰積嶺吐梅花五處通
獨策疲驢向山寺乘騅郊路思無窮太守家當湖有煙雨樓五代時建

贈蕭孟昉

心過虔江汩汩流一峯晴處且夷猶名家彭蠡湖西著
姓氏梁皇寺裏舊園列郵莊皆歇馬池分沙澈各眠鷗

藏書自祕誰看得聞說高僧共一樓

過豐城簡陳元水

雨過江城赤日寒此中知有草堂寬虬鬚似雪吟時撚
鳥迹和雲篆處看亂後畏居賓客列悲深難語弟兄歡
陶公歸去非常傲故對閒人道下官

望廬山鐵壁崖寄阿衍大師

父是法王身嗣法無煩定省近堂頭銅餅久許腰將出
鐵壁還應面不休松子敲菴嚇蝙蝠藤梢黏果摘猵猴
可令瀑布三千丈下引鄱湖一小舟

自南安至南康晤廖昆湖太守

江頭江尾極行行一片心如江水橫老樹臨流無積葉
夜魚停月倍開睛休牽世態遮山色任改鄉音和櫓聲
一見鄱陽賢太守臺關今接石頭城

豆葉屏

廬山歷訪諸精舍豆葉屏前啟半扉牖眼放雲先篋貯
盆頭替米後僧歸鬼神未得專奇事狼虎何曾有殺機
遊罷殷勤爲君說此中泉石好相依

湖口書懷寄輔星上人

自憐頭白遠棲棲訪舊沿洞楚水西憶別正看楊柳長
愛行那聽鷓鴣啼心從章貢諸灘下手待匡廬五老攜
誰似輔公年未艾高高茅屋絶攀躋

入黃山謁檗菴和尙

茲山如海亦如天心有歸依足倍前藜杖擲來猿忽引
松關開著虎常眼客裝僅似頭佗卸鄉貫多煩上座傳
信宿却看無所得衣環初捧玉隆然和尙見贈漢玉衣環
四千里許恭參謁一兩日來那便辭欲去重看人世佛
本來教得自家師石松拱立如相送澗竹扶行勝自持

別後或蒙方丈念古壇疎葉鎖風吹

姚六康石埭署中醮會同張芑山秦又宛沈天士

盧弗疑曹扶三張師仲堵雪懷分賦

子明壇上衆香焚法鼓仙音四境聞喧處會來皆靜理

異鄉名下卽同羣薄書樂得交情助匕筯能將道味分

陡見滿堂浮動極江南煙水嶺南雲

陵陽江館送韋寅東訪漆夫郇居

安樂窩中惟自得逍遙公後解相尋偶逢已是難忘處

獨往方諸莫逆心僧過落機思暫坐蟬堆隔水益長吟

空餘倦倚江樓客數盡晴峯日又陰

池陽道中寄懷梁藥亭

高梧窗遠尙聞吟不隔秋空迥隔林樓古試搜文選體

寺涼堪禮太悲心定因客住頻修館可賴官遺得贖琴

恆說齊雲山窈窕峯峯輸爾盡情吟

毘陵重遇宋鴻生次韻

客身渾欲托禪門且莫爭僧度曉昏古道不孤山月鑒

笑出高齋罷念離不詢行止只言奇鳳衰終絕泥塗跡

松老始多霜雪姿搜匣且張臨得晝借錢教刷梓成詩

滿瓶苦茗道情故若問沈酣非所宜

宿朱吉人蓮花莊是趙松雪故居

荻橫楓落見蓮花謝絕時流此故家通水恰宜官路斷

當山不任女牆遮疎籬次序編叢卉小榧分張試洞茶

見說高齋松雪是可憐臺柏剩霜華

吳興舟過盛舍鄉懷凌忠淸

遂有芳名異代傳瑣閨懷慘烈皇年致身只向龍髯上

埋血還爭驥尾先絕筆可曾通紫極評文猶見點丹鉛

誰知滄海閒遊客灑淚雙流霅水邊

罨畫溪寄愼旃副憲

門當水郭隱湖灣秋憲家林自愛閒偶出總經騷客地

端居能鎭道場山座參奇石聆深語酒對禪僧發靜顏

頓使嶺南歸思緩刺船仍約罨溪還

旅中同吳仲徵周彬野集龐君燕寓舍韓叔夜病

不至次吳韻

客身渾欲托禪門且莫爭僧度曉昏古道不孤山月鑒

淸歌仍共院鐘言資盤白剖霜梨大石檻陰層露荏繁

況值枚生才健甚相如何事病梁園

客中自慰

松長陰崖只動梢鶴凌秋漢不知巢無涯好境非難歷
有數賢人定得交疎放肯拘詩裏格推移休卜易中爻
隨他問字殷勤應欲採方言著解嘲

留別慎旃

更盡烏程酒一觴贈言書取續篇章重華問去天俱遠
三箸爭來派共長憲府開時偏脫略宗門悟後好商量
相期爲覓書郵便海客江帆集半塘子與慎旃源于三箸

訪曹秋岳侍郎

鴛鴦湖口櫓聲催已見名園徑盡開對月客心長水滿

觀濤詩興廣陵回會於牧伯承清蔭自作樵夫信不才
絲竹東山樽北海豈期簪笠一趨陪

婁縣贈孟傳是明府

芳菲成佩自青春海內名高獻賦身五色羊邊行橐舊
九皐禽際綰符新多將雅論延諸士一話尚書憶丈人
三十餘年交誼在鴛壇重見豈無因

贈徐安士

最是君家人盡識雲間西問採花涇鵲當浴處心全白
松長寒時歲正青褰底肯餘新熟酒案頭皆置舊橫經

□□□□□□□□□□□□□□

雲間遇皐旭有贈

皐旭平湖人先君曾宰平湖

鱸魚江冷卻歸遲客裏陳山有所思萬里心旌元爲友
百年尸祝會看兒頻來鴈鄙沙中跡半折梅交嶺北枝
世故黃金難可必此情聊與郭生知

夜集曹秋岳嗇齋同俞右吉項帽雪次韻

寒客未應無暖席深齋燭影斂空豸衣邊水氣來三泖
園裏山心憶二樵鳥倦預依營壘燕草芳頻接上盤椒
勸酬總是平生侶大隱偏能賦小招

贈張友聲會人振侯受知于先子早逝

白頭重訪鵝湖來見爾那禁喜復哀尸祝後人尊畏壘
絃歌當日有澹臺松筠節在終難折桃李根深不厭培
咫尺鯉趨成往事周旋多謝出蘭陔

訪李灌谿先生

牆來情愫滿江舫宿昔平生欲併將纔以屬民過里閈
久因良友附門牆叢蘭砌暎宜閒日列柏臺寒有舊霜
聞說閉關渾謝客狎鷗還喜步山塘

甘露菴訪姚文初

晶晶甘露滴祇樹君向此中長樂飢紙帳日高眠起後
茶鐺火絕客尊時先人交籍惟增感近日科名總不知
我亦禪門辦歸宿虎邱雲極嶺南陲

索王勤中畫菊 守溪先生之後

共僧搖策入閶門借問先臣七葉孫道在卽堪忘祿位
宅枌猶得住閒園簾前養鳥能通語筆底爲花覺有魂
便欲恭求寫秋菊好移霜質傲籬根

過虞山憶錢牧齋先生

日淡寒皐雪樹枯若爲千里進生芻絳雲樓筆求難再

一石尙看能點頭斷簡故開眥井匪寒梅新照面山樓
木人獨入叢花國誇盡王孫春草遊

呈靈巖繼起和尙 和南示偈有總持翰墨管領煙霞之語

總持翰墨與堪闌管領煙霞肯便安千地匡廬方築址
半天黃海已乖竿誰將西子廊閒跡都作南宗位下看
今日靈巖前立雪怡然身竝老梅寒

頓修上人與子相聚吳門有詩見贈子從雲閒橋
李往返度歲而上人又入池陽未回因留此屬
和

贈梅子初

先生有絳雲樓故友黎美周於揚州曾爲子序詩集黃牡丹詩賞遂孤鄭超宗匪同四方名士賦黃牡丹詩十首棚名易書他日藏山司馬在而今請先生鑑閱取黎詩爲狀頭 詩序云南海之弟猶吾弟也

述古老彭無眷令原外悲鳴遠那答先生以弟呼

虎邱寄吳梅邨學士

虎邱深雪閉樓時一讀東學士詩吟苦秪成江客事
名高翻畧世人知湖船代楊看還岸園樹增橋臥及池
幾度有懷猶未訪臘寒鄰壁響參差

贈梅子初

吳苑秋風飄桂花殘僧聯客敘生涯投人詩博雲間布
養母錢資廟後茶野寺寄泉飛尺牘湖船攤被護袈裟
隔年那覓團圞處獨撥松灰坐九華 岭茶所產以廟後者爲佳

泊舟白門寄贈胡星卿

大江飄泊見閒雲知屬金陵舊世勳蹤跡田間差可覓
姓名城內總無聞尋常身被麻衣色方寸心鐫鐵券文
莫怪盤桓無所適孝陵旁擬表孤墳

歸宗寺呈天然和尚

四十年前恨不同高山忽仰客途中面當眞處纔云識
心待歸時更叩空墨碣字彫池水淨雪房爐射殿燈紅
欣從兩世師承地況自曇摩海岸東

重入廬山歸宗寺受天和尚戒答西堂角公見贈之作用韻

鉢飯餘香著一身竹房宜貯客囊貧詩篇或許超名輩
道行多慚讓別人石竇納風泉響細金輪承日塔光新
歸宗舊地歸心屬一見同門卽甚親

南州訪黎博菴

師表身將高士同異時猶著起衰功五羊交臂惟餘我
兩浙文心總屬公春色生於微雨外遠情歸自大江東
滕王閣畔非貪住不那頻年夢寐通

哭藥地和尚

青原山色皖江湄不道來等是別時世出世間雙淚盡
吾師吾友一心悲難趨覺路呼元伯謬以音聲見子期
從此無生的須學淨名仍要藥王醫

鶴

無窮山澤鍊臞形幾許行藏見性靈明月四乖天宇闊
秋鐘初扣石堂扃閒於竹下愁何事白徹心中夢自醒
只合超然絕雲影任人遙指一星星

懶

少著經營便不禁頹然諸念總無心閒堦日影黏人駐
高樹蟬聲到耳沈强讀只隨風展卷醒眠猶對鼠行琴
有時早起緣齋沐散髮當頭瀑水斟

井

清涼消卻幾家煙亦向飛流嶽頂懸導得江河原伏地
貯來涓滴盡通天藻垂四面簪瓶滿月下中心疊鏡圓
且就桐陰默然坐已勝雲液注丹田

燈

休燒華燭列銅盤小竹檠新剔起看偶結紅花如自笑
但留青燄益人寒油邊鼠跡時三過卷裏螢尸近半乾
願托光明通般若夜深惟見戒僧壇

錢

藕心榆莢不知秋初把銅山一一搜共出紅爐添火熱
散行塵世學泉流金邊界得天應裂寶字排成鬼亦愁
莫訝遠方金鑄面貴人偏肯破顏求

塵

惟向外家留一宅幾株殘菊弄秋姿

任公祀名宦祠

異朝猶仰大夫賢往昔曾聞父老傳風憲直能戡日本
外臺偏肯挫中涓開藩預有三槐兆帶印兼爲五穗仙
今日孫曾修俎豆海南新薦大魚鮮

山子禪師還寶峯經佛山爲衆說法作詩紀事

龍象高高幸得攀法筵開在水雲閒好教大衆爲禪侶
方許茲鄉號佛山一馬自天無不踏五羊餘石亦非頑
誰能洗發摩尼色供與吾師繫衲還

春日登粵王臺

飄零回望故園空縱入芳菲似夢中草接塵沙青不得
雲離煙火白無窮豈因萬馬驚歸燕愁向千家數廢宮
寂寂古臺南武迹肯容山禍振春風

偶成書壁

拱手仙城謝故廬挨身來下佛山居開門或有新朋至
編戶還將舊秩書雜遝商船分水路轟騰神火走雷車
儻然現出毘耶室何似烏衣灑掃初

送曠圓大師結夏羅浮次見贈韻

此去無煩遇葛洪欲移靈鷲峙南中藏身自會神龍變
開口當令啞虎通泉喜獨探過夏伏衲留人補待秋風
飛雲絕頂勞相寄昏黑孳將曉日紅
喜天然和尙自廬山歸雷峯

四十年中泥望雲三年前謁又萍分何期耶舍寺中語
還向雷峯鐘後聞滿地豺狼難塞路一天龍象肯離羣
鄉園幸附匡山侶羞號靑蓮與右軍

效杜樊川體

南金收盡九州餘魍魎逢人鼎象虛自有掘屍從楚望
可無翹足待商於羊頭乍爛稱開國馬角頻生命副車
未必蒼蒼非正色綠沈紅豔竟如何

懷遠

秋風入戶一蕭騷隔歲離羣夢倍勞江閣臥看楓葉盡
露蟲風葉聽沈盡大塊于今正怒號

秦家督責田橫在未必韓彭獨策勳
凌海將軍陳奇策

滿城人看將軍死絳履寬衣慷慨行戈折肯辜迴日志
印囿堪對伏波名壇裘近血甘當濺魑魅逢魂必盡驚
一木不支誠足恨凌煙高閣後人成

閣夜

寸土不汗星宿在四天如夢戶庭高飛騰鸞鳳皆雲氣
變幻魚龍自海濤世亂微軀珍晚節塵空老眼極秋毫

至日

至日不寒晴更好豈惟茅屋坐欣欣風紆翠帶纖離馬
日炙紅旗太乙軍待旦獨眠愁輾轉將除人事笑紛紜
烽煙已覺臨三歲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詠懷古跡乙卯

蒼梧

憶昔光天共帝臣翠華西狩復南巡百蠻奔走千秋事
五嶺蹉跎萬死身兵甲漸加成戰地鄉關纔出尚比鄰
從來發軔騷人興野曠雲流望轉新

臺嶺

辛壬癸甲出關同行路雖難歌莫哀敝舍亦勞千里望
中原只透一門開傷心逆旅通行李屈指將軍有姓梅
風度樓前融朔雪大唐今數曲江才

銅柱

分茅嶺下鎔銅柱薄海人思漢伏波列陣不難招象馬
爲梁眞欲架鼇鼈山川據險將無敵金石銘功在不磨
莫道南征猶紱計凌煙他日看巍峩

桂陽

廣郡延袤古桂陽郡人不省是維桑換鹽忽漫逢賓客
食藕因思製楚裳天下幾州眞刺史我來一度舊劉郎
而今不作看花恨消息王孫草盡芳 俗人以藕至連州易貨

藍關

韓公謫宦嘆崎嶇我亦曾遊恨有餘催老祇緣千嶂雪
罷朝非爲一封書晚年好佛心方切中路逢仙事也虛
能使世間魑魅息不煩空徙惡溪魚

附

集唐

一生自是悠悠者遽落丹霄起愛憎嶺樹重遮千里目
雪山愁送五溪僧窗臨絕澗聞流水葉盡孤村見夜燈
不爲困窮寧有此曲欄愁絕每長凭

此心期與故人同獨把一杯山館中古往今來只如此
議言巧佞儻無窮孤雲獨鳥川光暮九點秋煙黛色空
欲弔靈均能賦否楚魂吟去月朦朧

送遠集古

艱危須仗濟時才儒術於我何有哉萬里只携孤劍去
羣心能捧口口來忽蒙漢詔還冠冕更取峰霞入酒杯

期向金陵醉江樹東山朝日翠屏開

五言排律

立春日社集學小庾體限韻

覽歲璣衡政陳書鐘鼎文囊錐休踢躅杯酒且殷勤金門牛馬走丹穴鳳鸞羣海觀卑測蠡雷聲辨聚蟲山形迷七聖濤氣溢三軍柳枝低豔曲桃花入舞裙文豹藏深霧斑雛疏白雲花風殊繡綣燈月又紛紜蒸民思帝力詹尹遡皇墳立春觀笑語行年務見聞不教荆璞朋誰令奮盤焚此時同越祝今日便逢君

西閣書壁二十六韻

嘉名占地木曾覺豫章生楊自淮南種桐猶爨下聲精神少微曲生小廣州城問業金閨口隨官竹馬行東湖聞吏事西苑覽神京江夏無雙譽何郎第五名少年羅雀謝公子釣魚成白鵠非常浴丹雛詎泛盟立談知倜儻爲說近縱橫自有雌雄劒非因黑白杯得鳥甘注瓦促柱忌彈箏竹實全棲鳳蒲牢易振鯨黃鐘無瑣碎墨翟遠咸歌氣與穹蒼近善爲堅白鳴射稽推築板騶衍說環瀛器有瓠樽用工非荆棘程相如綦組祕季子揣摩明躍馬秦中相驅車甘上卿不難同朔薦方欲請終纓拾芥徒云易懷芳奈不呈一朝花掃地三刖玉埋荆宋藥金相失燕臺駿自更固窮休鬱鬱負下莫惸惸適意從懷禍消愁且酌觥高歌陵白石幽曲啟朱櫻錦裏分驕騫香隘會品評臂留叙股印眼注燭心藥愛客殊無劒飛仙自有笙澤蘭香朱玉臺柳繫韓翃激沼憐魚寵爲園重女貞有時開後閤未事已先庚秋幹心能結春城笑肯傾衛生師七發學道斬三彭且盡夔蚿說寧隨鼠璞爭白華垂粲粲芳草對怦怦畫上龍還在應憐花滿移新縣源高發遠流風開山起伏泉濯土剛柔境丙馴胎鶴庭前過目牛招來近者悅出仕學而優練武兵搏兇斑文杖祝鳩歲寒重相結一掖點狐裘

下篷辣灘望陰那山

梅州行李出雁渚釣魚過偃蹇一身小裹徊九面多灘聲迅篷辣山色暗陰那篙打魚蝦國松搖猿狖窩滄浪促柱忌彈箏竹實全棲鳳蒲牢易振鯨黃鐘無瑣碎墨翟遠咸歌氣與穹蒼近善爲堅白鳴射稽推築板騶衍

看逝者曰石唱來羅是處僧熾芋前溪驚食荷市稀櫂
少宿風健酒虛酡歲暮遊還遠將如杖履何古樂府鷺
下茄鄲　何食食茄
荷字

倡婦思

日照鳳城鴉暖妾是倡家單衣八蠶繭雙帶四蓮花青
樓盛垂柳玉井蔓甘瓜杜鴈移絲足門獸啟銅牙東平
紫騮馬西陵油壁車願君長似玉令妾亦無瑕

和惱公　名元亨

長吉惱公本言閨豔亦有名士足以傾城魚媵

愁予雄飛燕爾貞有適也僕因感山木之心用
備繁華之義和斯篇焉

卓女眉方斂何郎粉乍紅春生清潤曲家在紫煙叢桂
魄無非滿桃蹊總是穠魚書新約素象簟舊韜筒閉戶
看天棘開窗對水蓂芳齡推寶鳳短羽拂華蟲五味調
雞舌雙鬟進鹿茸夜依蘭爐靜春向柳絲融莫指王孫
草聊分少女風門楣葦苻菜殿脚近芙蓉虛牀秋傳籟
羈雌月作籠魂縈因餌繭意涸爲巢蜂素綆雙鉼挈朱
河鼓繁霜警曙籥蠟光形管祕翻訝玉臺空

手錄新詩因成十四韻寄呈業師歐先生

瑞禎帳棠春城扶海卯霧穀借巴賓驗訣親飛燕披圖

伊昔操柔翰何期逐轉蓬克家辜舊德報國竟無功不
朽高前訓所思維古風愁增青瑣秩賦在明光官幾度
哀時命微吟守固窮幸生慚散木不覺復雕蟲祕想開
丹枕幽思放八鴻青山嘗獨寤白社向誰同夫子步趨
遠煙郤花木中吟邊貧是樂靜外氣驕充今日前聞在
一言千古衷俗情不厭拙文字若為工何以循三省新
篇寄一通高秋吟望盡搔首更書空

中洲草堂新成

去國徒為爾為家今在茲門庭環牝蠣花竹閒蹲鴟皓
月旁前汎青山牖內窺五株彭澤柳四海習家池雲物
非懷土乾坤有立錐祇應與親串晨夕重心期

維山月夜聞王子晉吹笙　和席人

此夜山中月當年鶴上人衆清無不總吹斷洛城塵問
子遊何遠而今曲尚新秋光皆過漢簫韻異調秦世隔
鈞天樂雲移放浪身願追餘響去杭手揖羣眞

秋夜書懷呈知已

生平難重說良夜感摧頹老與時艱至貧從世賤來千
人虛郢曲一飯愧韓才偶貸河俟粟時傾地主杯秋空
天水合腸轉女牛迴不是君心鑒沈憂那自開

次韻寄答某

有懷秋色裏西望極鄉關人遠三湘水天開獨秀山圖
書森憲府牙戟擁仙班儒行惟尊宋詩名恰類顏虞章
披豸合漢員勞師頒揮斥風雲際紱穿楚粵間轅門邀
七萃牀閣待雙鬟子月陽方進臣年鬢未斑建陵飛檄
出臨武凱歌還招隱承相念衰遲敢浪攀掖天雄筆麗
照日大旗殷秋覺西江注能浮釣艇開

長興陳高祖陵下作

陳祖奮南朝長與此豐沛清谿派綿邈聖井源汪濊雲
氣鎬黃屋樹陰園翠蓋公鄉漢匪慙側陋虞亦大九五
既登庸子弟闢歸會革命行虎變涉艱起返龍蛻歷世
荊榛鄰寺森松檜徒聆故老譚遂發王孫喟微生信迪
賤遠系詎茫昧緬從韶石至一取椒漿酹

七言排律

奉送方孩未先生巡撫粵西十二韻

當今注意新開府天下能言舊直臣日影虎符明遠色
海波龍戶灑先塵八公山氣充函夏五嶺花香供壽春

已引祥鸞鳴足足全視猛犬吠信信深觀南極張形勢
急訊天潢慎齒脣山海轉輸須有力陰陽調護詎非神
抑奸量使西門豹移檄懸奔東郭翳座極長風通淳滴
旗盈高角動嶙峋躔星欲借三台近捷羽因推百粵頻
揮手蜃煙銷旦夕披心蠻部固尊親獨揚周代歌元老
已靖唐邊信大人銅柱直堪依日月玉堂應創畫麒麟

五言絕

四時詩

子春振琴響卜夏抱詩家還邀奕秋戲一路款冬花

柳波曲 并序

客有以煙鎖池塘柳五字具五行屬子爲對句因成柳波曲二首與好事者正之

煙鎖池塘柳燈垂錦檻波回波初試舞折柳卽聞歌 垂

燈垂錦檻波煙鎖池塘柳妾夢五湖湄耶家大堤口

作填

續作鎖柳銷鴻之曲

煙鎖池塘柳烽銷極塞鴻東枝罷春水南翼怨秋風

又續鎖柳沈燈引

煙鎖池塘柳鐘沈墨栩燈燈心紅纓密柳眼綠波澄

元夜咏燈影

珠映千門月花生四壁春還因相見處得倚可憐人

懷歐大之康州

君向西江去西江春水深回看升斗水猶苦涸魚心

上元夜不得傳二同席

春燈合形影却被春燈隔今夜燭光殘絕纓何處客

歌者文鸞曾爲岑公子使免於難岑心感之與子別二十年江村重遇索子書扇因援筆以慰之

曾排公子難會是美人恩偏餘歌舞意滿灑叩柴門

口號訊黃公

宮閥崔鬼盡閒關漏掃多嗟君追駿足西去近如何

翟製方羅雀任公倘釣魚行藏吾若此君意定焉如

家僮答

世才無八斗君豪少千金欲審低昂處空傷去住心

明君怨

單于出何所燕支山上獵當日此山名誰知便呼妾

長門怨

騶毯鋪淡色屈戌動虛聲不是君恩重誰堪問長卿

飛燕詠

射鳥還來鳳君王總不知承恩看合德玉面發赬時

玉階草

斂袖出屏香掃基歷階草三十六宮中自守青苔老

楊白花

可憐楊白花飛似海青鳥銜花不來空見他花嬾

客居五咏

竹

屋後藏深竹情知欲避人釣魚向東海難折一竿春

梧桐

斲琴小白足棲鳳對相求今年逢葉落又似去年秋

梨

茅牆數間屋梨樹一園枝欲問春風早其如客思遲

枯梅

急憶家園裏梅花滿東畝等閒看便過不得詩一首

菜

荒畦老婦鋤數日菜根舒懸思三千客只望孟嘗魚

屟簪

屟簪長可憐有如美人髮細直隱襞紋眞心應在骨

題畫爲汪伊莚

煙樹半郛墟青山日將暮看山尙不歸期爾孤舟渡

馬蹄清夜月 有序

南唐李後主作玉樓春詞有待放馬蹄清夜月之句其臣馮延已有詞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後主云吹皺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咎云未若陛下細雨夢回雞塞遠小樓吹徹玉笙寒也予因其意作短曲比諸玉樹後庭花暨紫雲回以

風焉

馬蹄清夜月人影玉樓春朝來池水皺定有賦風臣

古結交行

識盡四方人身經萬里道今日歸山中傾心與君好

峽山早秋

天上河如帶盈盈落翠微可憐中宿月空照白猿歸

古別離

紫燕去君飛君今竟何之妾返紅閨中從今夜夜思

菩提樹

人見菩提樹亦有菩提想此樹無人時颼颼千葉響

三堂詩

文章經濟之堂

迴異凌雲構惟銜昔日恩文章與經濟何以副王言

文章聊復爾經濟亦何爲誰識小堂上高高天語垂

中洲草堂

夷猶君莫問樓息草堂深自有盧鴻業非同澤畔心

羣山環四面獨立江中嶼天際有歸舟遙遙日延佇

五老山堂

阿五皤然老嘗遊五老峯歸來環堵內高臥對雪松

五老攢一峯五峯擘一老矣必商山翁窮巖拾芝草

爲孝廉弟牧正咏心性堂名梁文康公爲乃薳侍御公所題

欲以居心性當從心性居伐柯則不遠堂構想規模

先臣命堂額質朴有深意莫漫說經綸君看心性字

草有鴈來紅者又名老來紅戲題

咄咄欲書空低徊視草叢白頭吟莫苦當是老來紅

鳧鶴吟 并序

天啟癸亥予時十歲隨先君諫議先兄編修京

以示汝則云三杯棣萼酬蓋今昔殊絕斯然

語未或忘也舉筆墮淚足。凡四句。俾後生問焉

雙鶴栖根啄三杯棣萼酬參差人事異李憶帝京遊

水詩首句謝靈運次句貧約

濯波激浮湍湛泛清淨瀉瀦溯鴻渚沉湘波淚深

集王輞川句 附

之子去何之愚公谷正愚遙知遠林際青靄入看無

七言絶

漆暗雕琴象古人彈琴誰者葛天民正襟忽見山頭月
涼露微風下角巾

奎圭峰

圭峯歷歷樹燈殘回首岡州落照寒欲上峯頭散愁思
屋門東下水漫漫

韓公橋歌

鵲巢連環石雨頭一頭鹽飴接官郵一頭刺史登臨處
清鏡寒潭映北流

霸馬

紫燕桃花舞並旋高臺輕骨響連錢人間不少關山恨
絶冢依風也可憐

白五羊玉河源得二十絶句六首

帳借江風盖借雲離愁倚劍帖龍文樓船更倩戈船護
初學秉持聖君

行李參差兩路塵行人行矣送歸人風前盡醉林婆酒
白鶴晴峯無那春蘇子瞻寓惠常飲林婆酒

木棉臨水爛紅霞蹴蹀何之白鼻騧傍岸每嗔童子上
插秧渠爲采山茶

抹額成羣錦纜牽分明旗號亦喧闐帶牛佩犢非兒戲
待闢吾皇九有田

帶馬春沙暫牧場今朝春水沒中央水接房星天上廄
分明匹匹肖鴛鴦

煙起山坳有竹廬蓬窗一半對風虛青衣急走奚奴馬
紅嘴深窺翡翠魚

閩山周匝倚高墩多少經營近水邨世亂深居尋不得
那知山頂是桃源

瓶梅

不見人家冷却春青松山上立如人招來試語神仙事
背指桑田拂袖塵

何郎徙倚不成詩卻月凌風折一枝好比禪心共清淨
澹然冰雪供軍持

自先上人偶以訶林綠瓦作枕子亦教之

曾從浩劫憶蕭梁領顱休誇漢未央試爲閻黎留一枕
迦陵身倚綠鴛鴦

潘岳伯善彈琵琶比且廢置聊此戲之

迴窗無語墮風花玉匣纖塵閉月華已識琵琶流怨久
何須今日怨琵琶

山中七夕

不知天闕復山庭欲近銀河鵲駕停幾處離憂逢七夕
孤臣不寐看雙星

七夕寄容舍人

青山秋澹月初明羽服臨風望玉京烏鵲橋前今夕酒
鳳皇池上故人情

泰淮曲

十二樓臺千舸醪夢中和語撥檀槽秦淮一夕秋風起
百尺帆檣海氣高

素馨花

素馨花本名那悉茗陸大夫得種於西域因說
尉佗移至南中南漢劉鋹美人素馨喜簪此花
故名今美人墓旁特盛號曰花田

宴罷紅雲擁素馨紫宮回夢酒初醒香風皎月橫陳處
不許諸嬪出後屏 鋹每於荔支熟時大宴羣臣名紅雲宴

題自公房

尙白只今成白法披緇從不染緇塵何須四百八十寺
始作東西南北人

聞鴈

鴈翅城南南鴈聲朔風無盡夜淒淸懸知萬里關河黑
欲下方塘一片明

送人

莊嶠滇南路不迷相如擁傳漢宮西而今帝業驅銅馬
莫遣儒生辨碧雞

寄無可上人

疎煙不斷遠鐘鳴楓葉殷紅江水淸試望江南秋色裏
一僧揮麈石頭城

題故園龍眼樹

故園龍眼實初垂三徑荒蕪鳥雀欺借問交親情幾許
風前消息荔奴知

送屈修古遊閩中

八閩一半海侯城萬里波濤一葉輕邊塞中原今莫問
鷓鴣聲裏送君行

寄周四

闊越煙波未阻修春宮歌舞倚鉤輈遙知高宴鵷山上
笑問仙城舊遊早將詞賦答雄風貴戚元推第一功遍操南音新顧曲
周郎何必在吳中

送譚說劍

也爲無車出每遲蒯緱何處合雄雌闔中公子深相憶
不識往來何處禪

珠履行行躡武夷

客館呈主人

五畝方塘一畝宮滿林花葉笑飄蓬何當歸作瀟陵隱
感激裁書報伯通

王粲當年托景升登樓猶自意難勝莫教鄴下留清讌
月照秦川一水澄

題中洲水樓

高樓聽盡起方塘跨作飛橋宛轉長雖有荊州樓可賦
秦川元是仲宣鄉
舍姪買驢困戲之
猶子移家策蹇驢定穿山逕入街衢懸知日日逢京兆
可得詩如賈島無

曉題樓上

年來蹤跡太東西歸臥高樓思轉悽睡醒五更聞百舌
朝朝都在一枝啼

戲畫并題

碧澗深深一線天薜蘿空冷石根懸老僧獨在澗中過
不識往來何處禪

讀白沙先生詩

蟲垂虛室一條絲爐上孤煙四壁知歇下苦吟抽卷看呼兒抄出白沙詩

遊題藥地禪師青原新得瀑泉 施愚山自目爲小三疊

遠公卻住青原寺三疊泉流七祖山纔向虎狼邊振錫晴虹飛下翠微間

混混誰知水有源青原一派號山門不見大師傳祖意三條水在一盆尊

官長樵蘇盡歡喜舊山忽見新泉水師將一口吸西江

誰共解者愚山子

不肯常升講法堂只應隨意把山開爲憐舊友相如渴片札將泉過嶺來

拜水詞

炎風吹日焚秋禾拜水呼天咽濁河無計可令溝洫滿千人迸淚作滂沱

丹陽道士澆花歌

丹陽丹室壯丹臺臺下雞冠花獨鬨未到明年春爛漫可知丹在道人胎

謠俗

行樂鄉中羨佛山肯將螺髻換雲鬟優場亦擺香花供唱出清詞菩薩蠻

玉漏無聲寶鏡開笙簫細細度雲來如何競賞中秋月打鼓鳴鉦響似雷

山子和尚索水巖研贈之繫以詩

文字因緣未脫離參禪欲轉實峯機雖然不解東坡帶也爲山門贈研歸

法曲

翻歌換舞逐千春求舊方能變得新不見漢宮傳髻樣白頭梳教及笄人

葩經體

此種體裁古詩之前以篇什關略體格天籟而吉光片羽吐雅含風補載於此

川流

川流悼也

川流浮浮我今斯居不遑朝餔吁嗟乎權輿

川流滔滔我今斯息不遑朝食吁嗟乎宿昔

園中何有新有蔬吁嗟權輿胡食而魚不遑朝餔曰

詩雪軒校刊本

猶徐矣薪蔬惟棘莫之敷矣

園中何有有藿吁嗟宿昔胡食而鰈不遑朝食曰

猶繹矣茶藿騷騷莫之藉矣

川流四章二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詞

菩薩蠻

雨柳

冰絲綠帶當空織西風淚掩斜陽色慘淡不成眠更添千縷牽　離津空遠指似繫天河水堤畔想同心無情春水深

憶秦娥

潮州作

鐘聲寂寒鯨隱動江波碧江波碧鱷魚溪口鳳皇山色蘆中夜起誰吹笛川深疑有神仙謫神仙謫子牟身在海潮江逆

客思

江邊樓遥峯極目懸清秋懸清秋青牛關上白馬潮頭風前吹笛悲啾啾試將檀板調新謳調新謳百家村外九曲江流

小秦王

題妓

不分明珠轉七盤爭教淡霧隱雙鸞高唐洛浦知眞假玉樹銀缸生夜闌未二句少時詩

愁

擊汰楊舲桂水隈西風颯颯上高臺芳魂娥魄空勞望日暮碧雲殊未來

浣溪紗

江上作

郭賦潘才枉自豪江河萬穴總勞勞煙波何處寄漁舠

女曰觀乎溱洧水神而非者廣陵濤銀雲東起屋樓高

長相思

感秋

瑟瑟秋泯泯流老樹寒雲暝色晉渥風吹小舟　鴈啾啾葉颼颼獨立蒼茫起百憂仲宣何處樓

燭影搖紅

與友人感舊

與子同衣紫騮嘶入花叢裏每因索酒並楊鞭翻惹胡

姬指幾度花船燈市探衮中嫣紅姹紫興來作賦滿袖春風長天秋水　不惜絲絲兩邊華髮微霜起可憐心事苔拏雲今日滄桑矣請看山雄水駛青眼中高歌望子歲寒松柏共寶南金休同淮枳

荷葉杯

惱花

繡戶忽來紅雨如舞開戶不看他惹得頻嘶白鼻騧花麼花花麼花

花盟

一聽春風管領花影扯你對花盟只恐盟花花不應卿麼卿卿麼卿

小鬟

小小春花風裏春曉記曲向鶯調纔弄聲婆檀六么嬌麼嬌嬌麼嬌

望江南

初秋夜坐

炎夏過夜坐對淒清个个竹風搖草閣團團桂魄浸桃笙多少玉關情

閨雪

驚玉砌深護寶爐香墨被也會窺燕姐添衣遮莫喚鸚娘生怕朔風長

戲改李景浣溪紗句

春事欲秋氣忽悲哉無可奈何花落去不勝清怨鴈飛來何處著安排

望江南顧曲五疊

初顧曲不那浣春紗勸汝玉巵醽醁酒聽奴金井水紅花今日死君家

連顧曲無故拂琵琶贈汝同心文錦帶聽奴減字木蘭花奴未有人家

中顧曲心與蠟煙斜君欲有情須盡飲妾歌無處不飛花不逐五侯家

頻顧曲拈動守宮砂妾愛瑤臺今夜月君憐玉樹後庭花妾是莫愁家

癡顧曲室邇似人遐未就蘭房連玉枕還歌桃葉映紅花春色在兒家

蝶戀花

因編詩韻作示學者

沈韻平聲三十四兼製三聲大苦詩人思雖是蠻觜干萬字君看一鉢降龍易　押得來時全不異押未來時天地森元氣莫怪便便無腹笥珍珠船到君須避

南柯子

贈妓

羽曲清三叠鴂絃碎六么綠珠絳樹總魂銷何必鳳皇臺上憶吹簫　鬢影騰蟬翼釵光轉翠翹歌殘眉語把人撩莫負可憐人度可憐宵

如夢令

詠指環

親向玉人纖指換得紫金鐶子肉好最相宜圓了又圓如此心裏心裏百鍊一圈金水

生查子

秋怨

一行鴻鴈飛一樹青楓老總是故園秋衰颯王孫草

南山豆已稀北海樽誰倒君若問春心花落家僮掃

鷓鴣天

集李長吉句

紅壁闌珊懸佩璫柳花偏打內家香三千宮女列金屋十二門前融冷光　裁半袖據胡牀楚腰衛鬢四時芳鯉魚風起芙蓉老但見池臺暮春草長

嶺欸題詞

予弱冠時嗜聲歌作傳奇數種因經患難刻本散失僅存清曲數闋名曰嶺欸今從枯槁寂寞中舉此綺語不堪再覽矣況令傳諸玉兒按以紅豆乎亦以志吾過也嘗作絕句四首并錄而存之其一曰九節琅玕作洞簫九宮腔板阿儂調千人石上聽秋月萬斛愁心也總銷其二曰蘇州字眼唱崑腔任是他州總要降含蓄幽蘭辭未吐不知香豔發珠江其三曰青藤玉茗浪填詞餘子紛紛俚且卑我愛吳儂號荀鴨異香偷出送歌兒其

四曰游戲當年拜老郎水磨清曲厭排場而今總付東流去剩取潮音滿懺堂南越中洲居士書於桄榔樹西之缽地

舊刻雜劇弁言　附

訂刻茲集於遺篇中殘編斷簡一一挍勘期期以為不可生及後十餘年得之故人黃純則述示者也純則為父友羽可先生哲嗣其人長於記誦晤對之頃信筆疾書持以付我謂不善隻字云借序則雨存篇多散失因音律一竅不知竅故子家經患難流離遇世交舊好述與不述無以小子所聞先生傳奇之一斑金粟冢之名黛博雅君子家有藏本乞惠借之錄續授鋟梓為子孫者生生世世其曷敢

曲名備攷

題別

桂枝香　他宮

綠楊三月春風傷別、可憎龍馬銀鞍堪惱鷁舟蘭檝聽一聲去也聽一聲去也陽關三疊柔腸千結你是豪傑怎灑著臨歧淚全無一句說

不是路

一望無遮孤鳥飛飛殆幾絕重城堞蒼然平楚杳林樾亂山疊登山臨水此去何方歇怎得箇長房縮地訣這裏聽山鷓你那邊廂若是憐鵑血快歸茅舍快歸茅舍

長拍

虎豹長關虎豹長關鴛鴦春社你心狠我卻心怯勤勤千萬一一珍重書紳不厭重疊穩踹阜羅靴邪野花閑蔓閃得人跌莫學齊王求大欲遵海去放琊琊越寬褪我楚腰衣褶總此情抵住石爛波竭

短拍

妾總憐君妾總憐君君還念妾守盟言莫誤文牒你朱玉忒歪邪慣把那雨雲來沾惹沒亂煞風姨月姐浪做箇牆外戲花蝶

尾聲

君行徑休胡劣我魂夢兒隨君去也剩得寂滅在空閨向佛爺

閨望

四季花　羽調

花下綠茵鋪認胭脂溼芭蕉破做愁帳流蘇模糊輕烟

遠先窺綺疏暗絲裊空牽繡裾一枝花移絳趺錦屏深處鶯鶯有無金塘自飛雙小裊或者那亭隅悄與那人兒相遇儘鶯語燕語花語月語眉語

集賢賓　以下俱商調

秦樓此時日照初不輕採蘼蕪那些乳燕雛鶯相爾汝全不知鳳隻鸞孤風衣自舉累沾惹落花飛絮絲繡取諧綠綺馬卿卓女

簇林鶯

簇御林川詮洛雲豔巫這搭兒泥了奴春風著處情堪

走（黃鶯兒者同心甚書一兜相思甚符一般兒花發鶯啼
處怎不如河洲匹鳥沙暖一雙魚

琥珀貓兒墜

碧烟紅雨香風到肌膚採了明珠又拾翠羽問他施粉
定施朱春服（柱自做）顛倒花前一捻身軀

水紅花

畫帘招飐酒家胡惹香車時來時去隔牆聞喚小奚奴
策龍駒不顧不醋我有箇簫前鸚鵡可會把十郎呼不
如歸鎖阿甄鋪也曜

尾聲

幾多魂傷南浦幾多香夢繡房孤生的剔起蘭缸清夜徂

客居閒十一月和方密之

玉芙蓉正宮

初交小半添三盡平分欠信行藏不必向易求占竹因
棲鳥低成點柳似穿魚拖到尖雞聲店盼來僮人淹亂
山風引將人眼故衡簾

尾犯序（換頭）中呂

懊儂有序

清曲曰懊儂者亦閨情之流也清曲為閨情大
率自言嬿婉且敘別思而已此作自嘆其不丈
夫若有所懊恨於已者亦有聞而寫之也故因
夫古樂府之稱焉

瓦盆兒中呂

宮砂小印茶蘼鏤漢月書秦漫急就拜封新早琢成連
環小鈕象回文總則是一索爻八箇字氤氳怎輸了渡
銀河黃姑不女身自稱做女郎閨隱那些箇賣風流弄

書法蘭亭本他還去學那衛夫人

櫻花泣

石櫻花總玉麟彩鳳附得起髻書雲些兒不信忒乾坤既然鳥飛魚入妒羣分怎巫雲是髻湘水又拖裙泣顏同張良婦人就陳平冠玉雖兒近體飛鳧燕燕鶯鶯面桃花葉葉根根

喜漁燈

那人把我琴心問似絃共軫白頭怨兀自尚青春怎能句變身變身若帶嫖姚嫩塵雖隊曳雪牽雲清塵明脂

現粉獵陽臺八九已吞

尾聲

芙蓉語隱自云根舞鶴飛龍骨象分自覷情天有一痕

贈歡

櫻花泣中呂

石櫻花心窩一幅圖畫著你俊龐兒烟生美玉氣通犀深深湘管染千同中央錦字特地款銀題泣顏同桃花雪水轉轆轤照出鴛鴦對愛親親失我燕支惜惺惺醉倒酴醾

喜漁燈

莫非自做羊欣婢被交甫珮托孥尾得與你爲妃自從你卯兮卯兮我便相思你花印信玉作文移花媒卿卿喚壻你看玉山兒因卿久頹

攤破地錦花

俏魂飛三十三天裏四百四疾只害得箇如醉如癡又難禁見又生疑燕差池莫使我憐朝日伴鶯啼

麻婆子

馬嘶馬嘶芳草地櫻中玉一圍魚尾魚尾郎須食甘昏妾似飴好翻將一百首比紅兒正撞著五百年會眞記

錢股錢股檀郎僧深護遠山眉

尾聲

桃葉我桃根你共梅花二十五絃知再莫勸我鴆鵝入酒杯

定情

粉孩兒中呂

巴巴的盼君家捱子夜隱芙蓉霧露日生石闕銀牀後園梧樹遮金彈兒打向林樾想繡幃中罷了盤蛇問雪

衣娘囝甚眠麝

紅芍藥

眠著麝夢著蝴蝶啼著血罵著鵓鴿我算你紅鸞照庚帖臂痕兒守宮休借春 紀白燕乳若耶枉擔閣錦鴛春社 爲鸕鷀裘大千能獵我敢做赤鳳來鳥兒曾射

耍孩兒

赤鳳休歌傷姐妲不學黃姑怯花馮婦莫笑重疊乜那央 依打幾萬 個丁香結早則是心坎上沈香爇怕的是梅香泄

會河陽

就倩梅香半癡半呆王家小婦字桃葉做帖 搭一箇銀鉤在練裙細褶白團扇應多謝快些二十四番花節慢些二十五絃彈月

越恁好

五絃彈月七絃彈雪雁柱十三列胡笳十八霓裳譜 識侍第三憂一聲終樹曲自別雙聲合也訴得來一字字琵琶說記得來一點點相思訣

紅繡鞋

相思柳瓣花斜花斜懷人玉也烟耶烟耶風動了女青葉花到了西魚穴涎寶馬膩香車

尾聲

香車寶馬春雲熱爲 你囀鶯鶯一閧傳與那鴛鴦顛倒篤

喜遇

香遍滿南呂

香風吹至羞花閉月 你舊尤物兒不遠 在東鄰來到此出牆花一枝催花風幾時臨風樹萬絲鉤搭這壽春是

懶畫眉

一見教人喜孜孜看久翻然似夢思相看相對欲何之面面低低視只得要席地遮天著意私

梧桐樹犯 商調

梧桐樹親親合口脂隱隱粘懷字築起情壇發箇紅心矢一團玉體卿休恃百感瓊漿 這般教我焉敢辭五更轉鳳求凰不是輕嘗試我叫 你你倒叫 相如犬子

浣溪紗 南宮

欺帳紗瞞窗紙鎖銅鋪掩過衆愚幽來不必專褒姒騷

極居然勝楚辭潛舉趾管甚麼被鴛鴦水鸂鶒厮混著不辨雄雌

劉潑帽

皇娥沐浴歌文梓甚青溪獨宿專祠人間做了天仙事這首詩總出落相思字

秋夜月

織女絲端的是牽牛使益帶芙蓉真相似鵝鵝請自今為始矣楊家大嫂惱周家小史

東甌令

金落索起一字至萬字

金梧桐一堆濫漬愁二女瀟湘瘦罵盡二春四杜琵琶扣輕移試五絲東歐令罷鸂鶒裘怡惹得細欹玲瓏六面骰七襄暗記得年前有針線庇八字將無命不猶解三醒眠清晝懶畫眉捱得過春光九九千急切又怕悲秋寄生子我為你百歲綢繆把千葉紅櫑壘出箇萬遍桃花咒

前腔 起萬字至一字

花封萬戶侯枌罥千金廢百輛于歸十指年光潑仙丹費九還遺病根由怕不為八斗多才湊上了七國憂六朝人去花如舊指望得五馬君來日照樓春還幼蒼茫四海不必太遊遊待訴與三寶風流將二水中洲現放出一座巫雲岫

賀眉雪子

二賢賓商調

二郎神

春深也倒青樽對醉醺醺醉醺君是我高歌青眼者風流意氣升沈莫問龍蛇集賢賓天荒地闊只隱約同心一結歌按節賺一箇小字兒好藏衣褶

閨思

你常是憐小生身獨自把詩經展過記乎而須信道浪子風流忒三思

啄木鸝 黃鐘

啄木兒 便數著雲間月山上雪的的冰絃傳白雪看人兒玉樹臨風題詩句柳絮飄雪繁華卻對梁園雪孤清獨自袁郎雪兒 羨子 俄 峭山頂雪 黃鶯兒 端合字 詹雪

水紅花 商調

記得梅花月影透窗斜是君邪相思昨夜置書懷袖沒多些殘重遮十年不滅看盡了翻雲覆雨人事儘堪嗟高山流水自洁切也囉

梧桐花

拉星扯月問天天縱神仙他還不免推時算日怕年年正嬋娟奴怎不怨眞箇是月明珠淚日暖玉生烟風花雪月總埋冤也囉

水紅花

梅花絃一絲一片藕心錢一絲一絲一串織秦機抽絲幾回裂齊紈製就絲絲扇絲可牽相思不可言些些素粳弔得銀牀轉簸簸龍鬚枕痕一線花箋心寫幾篇香烟香魂靠一邊

這裏 妾相思君不見自守著君心見不得面今朝喜子爭窗遮倒不及吳籃儘著三眠更休問月冷梨花那一院算同心何物是烟花翦

尾聲

鶴毛輕絮春心選屈戍銅鋪鎖半邊且悶過了春三二月天

贈繁華子 楚江情

香羅帶 雙飛未必甘專房也堪越裳授車原指南龍輮

一掾台瓊函也繁華特館屠蘇小巷巫山舊夢青出藍
一江風絮絮朝霞翻覺秦樓暗絲絲馬與蠶絲絲馬與
蠶卿卿曾是男進退箇觴非濫
總使人愁

憶昔 嘆拓唐人詩句

集賢賓 商調

清歌午夜月滿樓想昔日曾遊露滴桃花濃到酒繡檻
琅玉枕雕鏤珍珠在手當筵有千金為壽如倣帝全襯
得舞兒長袖

大勝樂 商呂

怪陰陽柳生於肘試問那素聲田呼鸞道白雲山南園
社最增僝僽今人烟橘柚蕭條素秋看汀洲江南江北
總使人愁

前腔

怕不教江州淚流更誰禁沈侯腰瘦謝交情名呼馬牛
悵詩書字迷蝌蚪只落得笑秦皇悲楚霸弔屈原懷阮
籍一場虛謬

尾聲

林猿為我啼清晝羨殺桃花洞口天入滄浪一釣舟

銀箏二八輕撥甲第歌鍾樂五侯聽賞策馬嬉春晝芳
草路衣簡舟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此事
今如夢也剔娟娟戲蝶片片輕鷗

不是路

漢水東流晉代衣冠成古邱山依舊閉雲潭影日悠悠
莫登樓舟人漁子歌同首獨上高城萬里愁雲連岫斯
歸不歸憶君淚落東流水爾不是居帷帳焉施
照華燭何為

離思 集句

榴花泣 張九齡 李商隱 羅隱
王筍王維李頎秦嘉
石榴花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洞房簾箔至今垂小
園花暖蝶初飛春蠶方曳緒新蘂正銜泥 泣顏同 王孫
歸不歸憶君淚落東流水爾不是居帷帳焉施 調不是
照華燭何為

喜漁燈 李商隱詩經魏文帝古樂府佑容
樂王僧孺陶卓文君木蘭辭蓋嘉運
此情可待成追憶我心匪石願為雙黃鵠比翼戲清池
君家誠易知易知一去無消息 愁來
嘆東陵瓜邱故侯悶西風夜遊田竇為干戈雪應滿頭
不理鬢春至更攢

掉角兒序 仙呂

眉淒淒唧唧復唧唧忻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

撲燈蛾劉孝綽費昶則天后

王昌齡無名氏李白

徒勞紅粉粧不見青絲騎回袖掩芳春簡取石榴裙淚

也看朱成碧爲憶君憔悴支離覓封侯悔教夫壻戒之

愼勿忘盧江小吏仲卿妻

尾聲李白蕭子顯溫庭筠

相思相見知何日思君昔去柳依依門外蕭郎白馬嘶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琴操

水東遊 徵意

陳子升憫世道微沿水東遊遂援琴流徵爲水東遊之操

一段

艹艼雝市篙藋勉匀鴒 角上九又

艹人 雝田勿 暴雝鴒 虛

艼匋 田六 五艹 虛

比六 庚下八 艹蒀汦 飞下九 暴雝帅 上十

上八合七 艹人 匋 五 虛

田勿 篙比勉篙鴒 角上九又

艼人 艹艼汦勉匀鴒 角上九又

比六 庚下八 蒀汦 飞下九 暴雝帅 上十

上九合七 比人 艼艼汦勉匀鴒 角上九又

比六篙比篙崙篙 田六

比 篙艼 田六 六艹 虛

艹匋 田六 一六篙 并

汦六匋 上卒

篙艹 角上十又上九合七

二段

初人 昷

三段

比五飞下七荷篔芃五侚篔。笁鴻田勿上七易。勻三立勿芍勻。楚皿勻田勿上六半芍勻芻楚皿佐勻楚垦立勿晶。

比匈虛篓苟篔菊芻篔潟篓楚皿佐勻楚垦。勻匈虛篓苟篔菊芻篔潟芻

七。六。飞下七半 品 句。六。飞下七半 品 句。五。品 句。六。品 易。品 比。品

苟雋。艼六。飞下七半 品 苟雋六七 品 苟雋三 品 句五 田 易。品 比。品

句 双 苟 易 艼 苟 艼 苟 艼 苟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稧著文

序

書說贊銘檄

譚公子南征詩序

曾稽譚子至南越訪陳子於越王樓畔未覿面而先贈以詩若平生然陳子既見譚子復以詩答之遂定終身交焉譚子之言詩曰蚤歲時人人以文爲應世羔雁病於爲詩遲年無人不詩又苦不知文是以既無眞文復無眞詩陳子之言詩曰唐人作自己詩有三唐之分今唐人不肯賢人以附無論已其有欲賄者有陽許而實佹者矣有今日許而明日背者矣有少施以惠卽矜其功

而此人不盡被其利者矣戴有一於是乎且世之所謂賢豪士大夫者裹取清高竊附文事以邀結客之名而使其客撚鬚以吟磨精於墨加以強飲伐性肉食與謀日不暇給其究也內顧之憂莫解室人之謫屢聞嘻彼結客非好名者歟何其使客至於此極也常情贈遺不於其親則於其暱旣欲使人聞之又若爲其受者私之何則慮尊且貴者效之而請卑且劣者望之而怨也能如戴之昭然而與衆見之乎戴之待棠若此其待他客諮風雅遨遊大都自言欣然而往唫然而返今乃得於南越之陳子陳子之琴無乃爲譚子所碎乎此可以窺

游說之士恒得之棠雖未能驟受之於戴而計其往返道途棠家宜州戴官大同由恤家之時推發念之日猶夫再見立談之不久也遣使而潛往其迹類詭欲堅棠之心也會賓而出書其義至公欲揚棠之名也或曰戴之不待請而遂施其於義則厚矣而必於會賓之時以揚己之德其視人也近於輕子曰棠則自輕戴烏能輕棠夫士有大不得已而後求於人又有大不幸而後依於人棠澤戴而往謁詩酒云乎其意有所屬矣假令棠戴如尋常之交隱而終不請請而或不給旅處則辱於歡命酒登山汎舟留連繾綣而後別往往而是然皆非

眾賓歸家則益於妻子棠之自輕無以告人戴雖輕棠若不任其咎者然君子於是責棠而恕戴也戴則反是可不謂之賢乎雖然戴終爲好名之人也故曰三代以下之士惟恐不好名

送沈甸華歸澥序

予先君令於澥之常湖先兄又典試於全澥故澥之文人子家孩與交遊十之八九自燕吳齊魯秦晉楚蜀以及於七閩豫章弗如也予從先君宦游歸朗淹伏諸生中不踰嶺者十餘年然而聲應氣求於燕吳齊魯秦晉楚蜀以及於七閩豫章與澥之文人度嶺而南者也其歸杭也文以送之水流山峙登臨在人書此以

問全澍并以問燕吳齊魯秦晉楚蜀以及於七閩豫章之來與不來者

與南海明府書

南海爲廣州首邑所治鄉落佛山九江並稱繁盛所以治之則異佛山地接省會向來二三巨族爲愚民率其貨利惟鑄鐵而已邇來流寓叢雜商賈充塞土著射利併室而居以取賃值客勝於主里巷駢闐比於城市佛山之人以爲非官不可治也而不然九江爲南海盡境與新會接壤盜賊往來難以跧跡池塘相錯養魚逐末

田寂寞於他鄉至於言語服用僭彊自別九江之人以爲當官思遏壞也而不然夫治佛山不必置官即以省會之官治之治九江雖省會之官召而日撻之無庸也則當以九江之官治之其故何也佛山之人習於城邑而九江自外於城邑也九江之人別爲鄉落而佛山不屑爲鄉落也今佛山駐防已罷而復置九江防守雖置將官未有定署愚慮兩鄉之人徇一時之便而昧久安之計也惟加之意焉

俞兒子字臣張說

汝孩提時吾以慕唐相曲江張公而名汝曰齡之及汝就塾字汝曰元張蓋字所以表名之義也忽憶我高皇帝御諱慄然思曰字異音同矣以初弗覺也乃更元以與韶吾家於公爲同鄉讀其書想其人千載如見也夫公居相之忠誠也詩文之粹精也風度之雅令也獎薦之多英也近古以來罕其匹矣公所應科曰道佯伊呂維公實佯伊呂又誰能佯公乎凡人對君則自稱臣朋友致辭無以臣呼人者而載記所述在朝在野均可繫

其臣汝當知所以爲臣則當思所以爲張矣得其一爲其得其全爲大顧名思義汝其勉之哉

熬鷹說

凡物相持而求勝彼欲罷而此必制者俗謂之熬猶以柔火而煎炙之也熬鷹之說吾聞於西北之人有持鷹獻其主者主曰熬未答曰未也主曰熬未謂熬曰不熬則不戀人必颺去是以熬之吾視此鳥殆鷂屬非眞鷹也然概呼之爲鷹熬鷹亦概辭也其法熬

鷹之足每夜設人以熬之鷹夜思睡人則拊其背撩其翼呼其名與之語使不得睡以是爲熬初夜一人司一更熬一更而止如是五更熬二更而止次夜二人司二更熬二更而止如是五夜五人熬至五更曰鷹熟矣縶人矣搏鳥而飽不飢去耳初不知畫者何從注目何從捉筆也用此鏡耶不用此鏡耶畫者九十餘歲然耶否耶皆未可知也又以鏡視蚤則蠕蠕蠢蠢大過蒼蠅尖頭如錐兩目如漆背文錦旋閒有毛起臟腑映徹伸縮流動數足肥滿脈絡貫通亦可怪也又覩少年美好男女肌膚皆覺麤皺如獸皮狀爲之爽然然則棘刺雕獘矢鋒貫蟲蟭螟巢於蚊睫蠅觸戰於蝸角其信然矣況乎方寸之內無端無倪記諭萬卷包羅尽妙其微也莫知其所以顯也無乎不宜安在其鏡照而後可見目見而後可信哉淨名經稱方丈室中容三萬二千師子之座無所妨礙又云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嬈魚鼈黿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水本相如故諸龍鬼神阿修羅等不覺不知己之所入於此衆生亦無所嬈若此者顯耶微耶小耶大耶眞耶幻耶有耶無耶吾將問諸空王矣爰爲贊曰瓜仁可畫以象牙刻爲瓜仁之形如其小以彩色畫唐學士十八人於一面揮毫者彈琴者展畫者對奕者眉目疎朗冠服殊色坐立異態几案甁爐位置有次而餘一面則書七言八句詩米云某道人畫并題時年九十又幾如此者誰能爲之爲之矣又誰能視之有器於此製自西洋

之以空何顯何徵

莊子五憐贊

蘐憐蚿

多多益善嘆荷韓信吾慕魯連排難解紛信叶申

蚿憐蛇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于以用之無用之用

蛇憐風

空諸所有實諸所無請君自擇其孰得乎

風憐日

礮石引針方諸取水孰主張是在此非彼

目憐心

萬法歸一一歸何處信手拈來青州之布

爲兒銘研

不雕不琢如磨如錯

研銘此研蘇作

羚羊峽中之石鱘諸老人之琢于以用之倉頡字始作

邪伏羲卦未畫邪

又銘研

超於筆墨文之神離於文字性之眞能解此者與爾親

爲阮伯髦作鐵研銘

鑄劍者疑歐冶好鍛者非叔夜濡毫者嗣宗也

杖銘

扶我於匡廬黃山之中君之功

討陘人民機

有陘人氏者生本牛哀惡同陽貨濫叨繡衣之多口口

白額之駒蛟並列於三橫鑿反吞夫六駁機似李斯之

鼠酷如郅都之鷹遂子傷恩謬稱一豹在兄居長俗號

大蟲負嵎而視者罔市之心渡河而來者居官之蹟北

阮欺南阮人知雁序之分行蹤徒陵舜徒獨伺雖鳴而

早起飛則加之以翼行必先之以倀鬼哭東皐豈舒鬱

嘯口口西嶋猶作狐威某居恒避其咆哮家難遭其辛

螯苛政安能喻其猛不共戴天譖人尚不食於豺投畀

有北

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

硯書

一論質

端州有羚羊峽東西江之水西越諸山奇巒綿延滙流而下勢趨於峽硯溪在峽旁萃諸山之氣其石至純粹温潤可以爲硯李賀詩曰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此非謂佳硯出於高處也水則潤下石爲雲根故採於深溪乃得佳硯溪中出硯之處其名不一惟水巖爲上下此者朝天巖宣德巖梅花坑最下則屏風背其他名號尚多不足數也水巖中石故事有禁非權貴莫能開採巖口頗狹中暗甚水冬春常滿欲採硯必用膏燃炬俾煙不觸人乃率人尾炬入巖次第斛水出巖外水盡石乃可鑿工既艱繁而選石之尤百僅一二故得一佳硯勝於拱璧水巖石色有鴝鵒眼有蕉葉白有火熨紋有雀斑以此可辨宣德巖開於宣德年間亦有眼石色古老差可備用耳梅花坑最多眼有徑寸而數眼者殊不足貴至於屏風背之石頑而無文端州硯工恣取於

氣彎環如貫色微焦澀在硯旁可存在硯心則爲病若夫紫雲一片深靜細潔不可多得大抵水巖石色如美人取紅花白雪醜面天然肉質自作光悅也朝天巖在水巖上層亦有鴝鵒眼蕉白火紋易與水巖石相混獨無雀斑以此可辨宣德巖開於宣德年間亦有眼石色古老差可備用耳梅花坑最多眼有徑寸而數眼者殊不足貴至於屏風背之石頑而無文端州硯工恣取於山流布四方世罕知有水巖之超羣絶倫也

二論琢

琢硯須倣古製前賢各有雅式好事者已譜之然廣狹厚薄參以己意未必今不勝古惟狀欲拙而工務精斯爲要矣世徒慕古硯不辨石質卽宋代御府及名家所藏端硯今已罕存至明成宏間先輩所遺端硯有老坑之名卽宣德巖朝天巖諸石出於端溪已足甲於天下無痕起處宜不礙開面宜相質階眼宜得位池濶則底須空邊大則池須狹務置之几案終不厭傳之久遠而無弊其式不可槩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三論用

人有贊端硯者曰硯之佳者呵氣卽溼可研墨所以爲貴有戲應之曰吾有水盂可以貯水研墨卽不足從江申汲水灌之安用呵氣爲斯言似近於達而殊不察於筆墨之理也蓋端硯惟水巖最發墨以其性温潤與墨相入試取一水巖硯與他硯并研他硯研數十次墨色始濃水巖數研卽濃突他硯研數十次墨愈暗腐水巖數研墨色鮮潔以之作字則安詳生態以之作畫則濃淡應手非徒呵氣卽溼之爲異也硯石細潤則濡毫圓滿作字有神粗枯則蘸筆艱澀興思蕭索又非偏愛於墨卽膠故也水巖石磨之愈細其色愈深而浮動他石磨多每見鐵光封於石面研墨不發終損筆毫此亦辨石之明徵也端州偶硯多雕龍魚花草之文以掩其瑕其稍純淨者則方正不鑿池如磚形卽售之雖佳者亦然猶未雕之璞也硯無池猶人之無目既琢而復歸於璞斯爲完器惟琢成之式方角宜鈍圓體宜渾刳處宜無痕起處宜不礙開面宜相質階眼宜得位池濶則底須空邊大則池須狹務置之几案終不厭傳之久遠而無弊其式不可槩舉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巖下品往往不免若其最佳者雖彌久而不變洗法當用活水以浮炭磨去硯心墨垢或多蓄蓮房擦之然浮炭亦時當一用至於硯旁則用手盥濯可也每洗宜俟水乾盡乃滴新水以墨研勿借洗餘水溼卽研墨不鮮潔矣硯不厭洗洗必潔淨日久微帶手澤暗存古色尤堪賞玩世徒取破爛及積墨者爲古硯甚而用意敲損塗墨生垢以效古狀以至滑膩不堪老墨是豈翰林之雅事墨士之風流也哉

四論藏

硯有匣所以愛護善藏不使塵蒙柜墨傷筆不可少也匣用漆素爲上次用紫檀爲稚漆勝於檀者不滲水氣故也匣容硯而稍寬庶用綾錦藉硯毋傷硯質置之几案開闔得宜誠爲快事或有遠遊攜帶則除匣用綿絮囊貯之尤覺輕便凡置硯處不宜爲日色所射墨旣速乾石亦易燥北方人每於隆寒氷結必須炭炙硯熱水磨墨但寒天筆墨頗簡臨池稍輟宜藏端硯暫取常硯代之若南土相宜終歲力此硯田當不倦也至于刻銘慎之慎之必使硯與人竝傳文義與字法兼絶加以刻工椅妙斯可以銘若强作解事蹈襲庸腐混題姓氏乖恃古法殊汚此端友也請爲好事者之戒

梁老人

文社小約三首示升兒

綵筆如龙別有神澈除塵冗出清新後生若剖鴻濛寨
跋扈飛揚不怕人

若耶溪上逢仙子脂粉俱無只稱身自教歌舞吳宮去
珠翠粧成失了眞

漢主連營七百里本誇雄大反支離而今只用三千甲
雪夜衙枚人不知

陳喬生制義稿序 爲名庶化

時文以我輩古文詞手爲之不難於才而難於窈窕
難於理而難於趣不難於學而難於出之深遠時文幅
弁於古文譬之舟居初則坐臥覺其狹小久既相安而
後研牀瓶卷楚楚俱有餘致故才放者須得曲折窈窕
非久爲之不能也凡爲文者一題一理也而時文則分
八股故必雜不則必複此如奕然生死連斷比目映帶
嘗得之有意無意之間爲文而嗷嗷說理能無支乎複
乎以奕之散者爲整則八股可爲一股故恒得趣時文

聲知有予即知有喬生無煩更敘爾

崇禎壬午祓日年逼家社盟弟黎遂球題

附見

與歐嘉可

兄子壯

以吾嘉可而尚淹鄉書無乃不及格之病抑過殉法之
病歟文體一解不如一解曩之爲怪僻汎濫者今改而
尚卑淺庸腐此法必不能久然此時與嘉可論文何異
對夷吾三戰三北之日而或與談兵法有掩耳而走耳
廣州輕薄成羣不知何地可置嘉可若游大人以成名

索朱儒之一飽賢者不有以自處耶即畫地穿研亦有以大拙爲巧者其誰能代靈氛之告哉歲云暮矣念清齊者宇風景可知謹割俸一金遠致此意舍弟少年高才能文章犯昔賢三不幸之慮以師友代父兄舍嘉可誰望焉

與陳會斌

部中磨勘各省解牘天下之稱才者咸得廣目焉可謂愈下愈甚已而吾鄉之不得會斌猶南宮之不得陳彥升也彥升才性學殖與會斌同少從其尊人遊關塞間

形勢扼塞兵馬出入之數與夫古今利害歷歷能道之其有志天下而不以經生自局也亦宜爲會斌所許可乃今又同落落而無以徵僕之成言僕交遊之得二陳生也亦云奇於彼而偶於此矣會斌則又盛稱舍弟之文試以彥升示之當亦共爲心折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又將奚居焉

書卷子與陳喬生

智山居士卽陳喬生尋四十年前聲氣友也予與黎子美周少年時爲莫逆交美周又與喬生爲莫逆交出世

來形跡隔絕而心中常有其人後聞皈依先師法名今住字草菴而心中之人較切離亂之後去住難覓予前六年自雷峯徙丹霞入歸宗春日晴暖偶與西堂首禪寂坐丈室有投刺索見者則心中之人忽在目前握手歡甚覩云歸去旣恨相失之日長而又嗟相遘之日短三界旅泊韶光難駐謂我輩相期安得更有第二事耶智山臨歧乞作優婆塞爲之陞座并畀以偈偈曰三界無安猶如火宅兒嬉不知出入馳突梁棟傾圮朝不謀夕長者徬惶諸子豫懌惟有一門道路

孔窖捨此別無當愼決擇古今聖賢斯道是適道以戒先性戒自律勿隨順流與世汨沒囑我陳子惠迪厥吉寄喬生

山中一日風味儘公受用葢欲公還而思之家食知足不爲將來裹足之由則坐進於此矣大江吟讀至過虞山一首直追古作者近時詩多新聲唐韻寥寥別其尤耶公但舉道持戒一如其詩斯老僧所爲加額也再會何時願毋忘昰

與陳喬生居士書

人莫不欲壽至問其已往之年曾有事利益身心世界則又啞然無以置對誠不解之惑也居士文章志節已自命一時是行復以志老乘爲歸願聞出世間法鳥倦知還所求漸近裏良不虛但願願名思義曉了自家來處俾一切煩惱山轉爲智山雖在百由旬外無異同堂矣別後一日有貴遊自皖來頗問彼中梗概今得令親所錄示益洞然此老故開人何獨處衆後或姓字偶同未可知也

復陳喬生

蔣棻

一從分袂物換時移離索惆悵難邂逅平生知已僅可於夢寐中求之即夢亦不數也不肖才慵性拙衰齡待盡值此時艱適遂初服顧以門下之雄文偉畧而亦與世浮沈不得大抒經濟爲可惜耳十餘年來憂患杜門枯禪守寂昌黎所云衆不益進行不加修顧爲未死也遠慚黎閭鄉近愧罷職留守鮮民之生何足道哉夏間貴省文宗抵里動輿居幅苦手爲加額茲羽可兄持來尊翰如覩芝宇盈誦大集及扇頭新句珠璣觸目不啻饑渴十日而享大牢惠教修矣世變以來風雅道喪粵中聲氣久濶得此鼓吹詞壇同人之快也閱度歿翁伯病豚兒悠忽無成尚逐隊赴省試寥落之感皆不堪爲故人述者幼兒伊字謂公今廿三歲遊庠數年稍有著作爲時所稱差强阿兄耳無近自登樞要久不聞問當託駿公轉道高雅年來詩文抽藝頗又成帙然多傷時之論未敢付梓又一時不能繕書請教容覓便鴻附寄也率動布復不盡臨紙

寄喬生

釋宏智

去年得札捧咏詩章明月被帷雞鳴不已弟泌數行付劉叔導轉寄煥老處新年數日又接懷古之什郎此遣放即此薪火正須以無古無今一覩視之濟世超世自是兩端然大人致一用兩未嘗不代明錯行也十年來爲他人評莊乃合古今而炮之讚謗並列隨人自觸安於所傷乎業緣難避乎竿木泥洹亦何暇更作計較耶因寄炮莊一部別刻數種請正有高興爲批數語見示爲望

又

青原得一湯布愚山目爲小三疊又起一歸雲閣今志

已成喬生元孝二公何可少此一句適有鄭水景黃學遊皆劉晉卿先生之孫也幸揮毫付之

致陳中老　釋行崙

自入羊城于劉燉之留石堂得讀南雪集至今照顏還照月憐水復憐空之句猶作話頭看尚思拌老以乞指迷

致陳喬生先生　譚宗

細讀諸作古詩五言靜理高氣不踵蹈漢魏而實追漢魏七言奇逸不可名近體開闔無此幽別大歷無此刻

陋元和而後無此高閒方且兼三唐之長至寄內返故園兩篇則尤稱傑出不能不使人心折面北數日前弟亦適有一寄內詩讀大作始知不及也弟舊刻竣於丁酉樂府五古而外舉無足觀十年來作亦頗有然不能繼舉茲擬以南遊別成一小集稍爾災木皆仲春出門以後詩鄙性從不取弁於敝篋敢求吾先生隨長短賜以數言歸惟閒謀之鄭曰麗京一二子耳稿本呈上正求縱筆可否也儻不靳尚有所教乞以尺幅箋直書數首使歸張之齋壁何幸如之弟二十內必行尚圖晤別餘不具　釋行崙

又

千里相慕不失所期卽未得暢晤言然生人聚散原是如是鱗羽自在惟不忘所要雖萬里一室也讀大序有品格無習氣高出時人百等矣謝謝佳刻領到容細讀奉教弟行決不能出月尚當留字尊館不既

舊刻東皋雲淙賦序　崇禎庚辰　區懷瑞

陳子東皋雲淙二賦成以示區子區子曰斯道也將絕響矣海嶠之間其有興乎相如拓屈宋而起聞知於子

雲雨都接軫見知於平子左思潘陸而下局量淺狹古意寖漓夫眞誼東方朔得其質者也曹植王粲得其華者也極昭明之採掇瑰瑋琦燁皆華之屬也李唐宏詞試士躁括數韻爲羔鴈遂無賦矣況南北宋射策譚經務爲帛敍棄求聲光而不可得者乎今吾子復聞知於千數百載後其神峻其局寬其旨舒以遠其義淵以密其勢鵬鶱鶴舉其采鏤金而礪玉其變化日新若應龍戲海昭爍雲霧而攫拏元間將明興以還北地之骨幹次楩之腴藻弁州之廣大靡不賅

也靡不合也吾子嬰以裁昭代之兩都乎奏牘掌故者
稽慮二十家走於髯酋之年輒欲伸紙倣之媿於優孟
衣冠詩騷貊狗既苦標題法象襲宋板腐又洪纖委瑣
因革繁蕪多未勘究兵戈搶攘朝野恥譚文弱灰此熱
心今主上惕膺貞治氛消沸止而走髮短心長徒以抱
悵焉唐子方丁歲操此發硎且夕泚筆承明廬變化板
腐以歸日新幸竟走未竟之志青眼高歌望吾子杜陵
長句今以相酬矣

舊刻城南集自序

予自丙戌歲別城南故居丁亥歲奔走流離幾不自全
伏處江郎中猶手錄近體詩一通寄業師歐壺公先生
蓋憂夫泯泯而託諸皦皦者也迄今庚子十有四年八
遷所居復以避寇口口師家師歿已久仲子奏孚氏出
尋所錄謂予曰吾先君爲子存此囑令勿失嗟乎文字
之相成尚如此況其上焉者乎予舊刻有三益堂集仙
千巖萬壑分則各具一觀合之乃成博大不復以字句
見奇夫四時感人唯秋爲甚先生枕曠世之懷發彌高
之調對搖落之秋興壹鬱之感悠然之韻觸緒紛來聲
生情耶情生聲耶不可得而繹矣夫感人以理者淺而

舊刻感秋詩序

風雅漢魏之詩其情濃濃則醇醇則簡有一唱三嘆之
遺音四唐之律選聲鍊辭如律呂和鳴金石交作其玅
常在言意之外故漢魏以上聲生乎情者也唐人之指事也或避實而擊虛或舍直
而募曲言境也或取神而遺形或舉小而畧大皆所以
致其聲也故事同也言同也一字易而情乖四聲同也
五色同也清濁殊而味減近世以來言其法則甚詳得
其門者或寡矣吾家拾遺喬生先生早富才藻齊名哲
兄中歲閉居益肆力於著作其所爲詩固已翼飛雲霄
蹴走海內五律高玅靜遠逍遥規矩之中最其自得者
也近所賦感秋四十首於本色中更就古質如入崇岳
之調對搖落之秋興壹鬱之感悠然之韻觸緒紛來聲
見奇夫四時感人唯秋爲甚先生枕曠世之懷發彌高
也存此錄而刻之亦曰無忘丙戌以前之業云爾故名
曰城南詩集凡三十三首

感人以情者深感人以言者有涯而感人以聲者無方詩之道所以後六經而獨存也讀詩者因聲而得其情遡情而得其人則是編也雖復威鳳一毛而文采已備矣

感秋詩評　毛會建

能書家行草中有篆籀能畫家丹青中有書法正以錯綜變見三昧此四十章體格屬律姿調全是古風蹀躞文通明遠之間而自出杼軸此謂不彈久矣安得起袁孝尼問之

詩評

讀中洲先生詩落落詞高颺颺致遠洵海內之冠冕篇章之極則也　王士正

撫軍粵西題別美周喬生兩門人　方震孺

擁旄持節粵西行去關離家一葉輕猶折五羊門外柳一枝持贈兩儒生

得喬生初集兼讀見寄之作賦答　何吾騶

絕盛難爲繼何因見二難雲中雙華出天外一峯寒向月衫猶短飛空翮共寬乍聞流水調按節待君彈

依韻答懷五弟　兄子壯

海烟來不近三月意長懸送喜燈花際忘憂背樹邊小數語以志景仰之私

舊刻大江吟後跋　過銘簠

無山川之壯觀以豁靈府則詩不雄無江湖之滌塵襟則詩不雋是以少陵彌工於劍閣子瞻臻妙於嶺表也喬翁陳季公沿忠孝之家學久標赤幟於詩壇邇自東粵歷遊斗牛之墟益攬勝槩以成葩采情中景景中情典麗沈鬱宕逸新警且令老杜大蘇合爲一人兩窗快吟數過鸚鵡湖頭飛入萬點晴霞矣

人思擊缶中嫌解安絃江夏無雙譽何郎第五賢玉觿
傳信蚤金粟法生前拍浪擷銅鼓飛花戲玉鞭與拖雲
外瀑幽動竹間蟬往恨消聽鴈時名等逐羶縱橫遲六
印感慨繫終篇艷說東西廢平居日月泉有人閉伐桂

張　溥

無土不舒蓮若論紅顏在脩琴賣藥年

寄懷陳喬生

遠訪傾言語新評出上官花深千尺水吝滿大江干同
氣山川合孤心日月看遙聞蓬閣口夕秀待君餐

贈陳喬生

張明弼

我來羊城八十日綵衣紛紜上月窟獨歎秋風有一人
仙湖陳子坐論基秋桂不及秋蘭枝五霸只如五嬰兒
廷尉獄吏汗鞭繫玉環潘妃穢硯池世間萬事牢一理
竹林大醉非無以往來或飲東海乾我恐涸殺神鯢子

懷陳五喬生時在虎邱

黎遂球

歎息王風蔓草殘憐君弱冠早登壇六朝閥閱歸江左
一代文章擬建安當日填車看衛玠有時傳粉口邯鄲
只今試口奚奴口半是長歌行路難

十載曾輸祖逖鞭班荊重對沈家天烏衣舊巷迷芳草
青鎖名章化紫烟一室苔侵高士榻三秋瓜熟故侯田

新年喜喬生見過

薛始亨

風雨新年茗氣和瓶花深護侍人過樓隨柳色看鄰遠

平陵松柏歌聲歎悲聽荒鷄夜似年

贈中洲素寄菴閘生　朱彝尊

明璫詩人初謁起高楊張徐推正始是時嶺表五先生

不讓閩中十才子南園清夜飛盞游華月金樽對江水

文采風流洵足師閩若翁翌徒爲爾後來繼之誰最雄

香山學士多古風蘭汀石洞亦高格瑤石遽園思不窮

端溪先生擅五言時人妙絶難爲工百餘年間大雅喪

後有陳子起羣公倒如新詩寫懷抱芙蓉初日爭言好

金荃珠玉遠續遺場玉茗綺麗繇來少如從清廟撫朱絃

似向齋房食芝草君家門第自清華勝事南園跡未賒

坐中子弟烏衣客門外風塵白鼻騧石竇雲深探未徧

吳歌越吹日將斜相逢或傳何郎粉調笑曾分碧玉瓜

自從天地成傾覆賢兄殉國甘誅戮鶺鴒急難忽飜飛

騏驥道傍徒躑躅可憐隴上棄蹯騅誰向平陵賣黃犢

腸斷牢傳隔谷歌心摧敢作同聲哭艱難焦飯裹陳遺

日夕懷羹同顏叔巨見彈冠紫禁邊旋焚諫草滄洲曲

塲來避世九江村生涯搖落從乾坤下榻陳蕃塵滿室

刺船孺子席爲門炎方草木秭合狀荒徑蓬蒿仲蔚園

三徑東籬長獨醉百城南面自言尊我亦年來事農圃

風雨漂搖守環堵無端作客今遠遊長使窮途淚如雨

與君相見即相憐與君楚歌復楚舞抱膝同爲梁父吟

贏身便學漁陽鼓逢人大冠杜子夏開口小兒楊德祖

君今歸去臥山阿薜荔青青帶女蘿石上援琴遲月出

林間鍛屐避人過羅浮道士如相見爲問丹砂近若何

寄懷陳喬生居士　釋今無

十年不相見隨處見君詩食蘗心常苦看山眼獨疲片

雲清竹院驟雨漲魚池每想同居士談禪及此時

答喬生居士　釋今釋

會遇仙城客聞君近益貧有家旅食穩無稅筆耕勻自

覺塵中幻題詩物外親丹霞山水好莫負武陵春

乙巳春會有此作丙午春復與喬生晤言光陰過電

丹霞之約未有後期念之惘惘十八年前同舍何如

十八年後同參此來每年爲紀歲月弟今釋再識

酬陳喬生見寄依元韻　黎元寬

嶺路如難續梅花自有心石腸同雪白世路與雲深南

海波猶濶西山日欲沈誰家饒大力爲我負長林

送蔡鶴舫遊粵兼致喬生先生　陳上善

仁晤還成別歲寒天一涯隄身惟布帽度嶺正梅花瓊島遠尊約江城聊寄家時家川暫居鄭江若逢陳給事爲道鬢全華

寄陳黃門　屈大均

美人遊四海滔滔傷不歸龍媒皆饑瓦徬徨淚滿衣駕言欲拔劍去路長無揮貧人馬指陽高岡朔風呼所思吾子白衣冠嗚咽前致辭丈夫懷心膽報德當乘時毋以天年終蕞政今何依衆人鳥獸羣

散義我忽如遊逝將祇金革與子同驅馳但視滄浪天

莫顧黃口兒

送陳中洲

問子遊何之長嘯而不言民生悲局促輕舉思浮天寄軀於飛逢陽風振翮然夜光無自燿明膏不自煎服丹身無影所至如雲烟贈子寂寞牀元虛爲廣旃行行至

青冥華夕可安

白髮稀光儀華事亦已暮如彼蘭蕙芳離披向霜露子才逸鄉黨復有高龍度慷慨泣明珠光輝誰不顧吳越多知音而今重詞賦閒子父兄名新知盡成故行矣路方長時時望邱墓莫即學蘇耽仙成上煙霧

會稽春暮訓南海陳五給諫懷寧塞上之作兼寄西樵道士薛二

我家扶桑下日日見東君遺我紫瓊花風吹落白雲白雲泱漭起南海蓬萊宮闕須臾改往日三千玉女羣秩秩今惟有席姑在與君攜手入羅浮瑤琴一曲難消愛綺季終當共漢室張良未得報韓仇君家相國奮長劍曾撾軒轅出金殿鳴鳴吹角爲龍聲大呼元女來助戰蚩尤未滅妖氣多可憐碧血歸天河君棲廬中凡幾日悲風吹斷鴻鵠歌神虬久蟄無人識黃鵠高飛奈我何高飛忽向天山月月照天山皎如雪丁零爭獻葡萄杯蘇武共持青海節鴻鴈南從大庾回口含尺素落龍堆開緘未讀淚沾臆城上吹笳漫且哀處處牛羊銜白草紛紛雨雪下輪臺問君塞上胡□來當時敕賜有龍媒投筆曾無班子志吹簫能護伍胥才新詩字字頃仟重何時草就西樵洞西樵道士劍俠流寇共悲歌擊銀甕春風三月梨花雨我遊禹穴方思歸黃鶯閒關啼碧柳萬

里鄉心遠雲微誰憐寂寞耶溪上淚酒西施金縷衣

送陳五萟門訪藥地禪師

白頭陳給事五嶽去何遲君父眞無所神仙亦後時折梅過大庾炊黍憶東萊此日宜高臥浮山與爾期

丈夫殊未遇努力食嗟來況有青琴在那憂白髮催吳

山朝步馬越水暮流杯不有三禪客誰憐一代才

寄陳中洲拾遺

李恕

水星軍散後回首楚天秋雲暗芙蓉闕風飛鸚鵡洲故

人多諫諍何處泛漁舟無限南朝事長歌付水流

寄陳中洲給諫

王鳴雷

相見年華却共悲少年曾見柳絲絲浮生有何事

花落花開能幾時一任諫書雲易過獨留詩卷石難移

鬢毛焦盡青銅改白口無情說與誰

又寄

九江江口釣魚灣江上柴門盡掩關下幾年休疏去

城中十日賣文還天寒燕子巢深屋春暖桃花開淺山

今日工詩陳給事題詩應記七巖間

宿白鷴寄陳中洲給諫

梁佩蘭

江鄉深處看魚標風駕船頭幾尺潮蜀國罷絃誰爲解

楚人能些自應招有時佳句書牙簟多勞無故禪心指藥瓢

我亦嶽雲留上宿滿山壇鶴亂秋霄

同陳中洲夜話

罷琴收奚卸茶巾籐簟鋪開蘚地新懶散不堪常入俗

聰明生恐太高人口心口撿著提子仰面口扶竹杖身

棄月到樓斜未下穴蟲聲切在南鄰

訪陳喬生先生不值書懷

未到珠江耳已喧元亭隔在白沙村連旬藥餌難移蹇

昨日蓮帷空叩門遨海艷陽嘗寂歷高秋明月許溫存

來朝便欲空懷返願得人間最妙言

答家中洲先生

陳恭尹

鳩鳥出草飛毛羽何脩脩昔爲鷃上鷹今者居無巢豈

若綵鳳皇高舉乘迴飈小音谷笙管大音中咸韶覽德

一來下至今空寂寥蕭蕭虞人羅千仞安可招倚伏本

無門變化誰能料何時戾天翰從君鳴九霄

每中翁於鴈水莊先寄以詩

十載無雙鯉三秋在五羊客居閒傍柳詩夢每臨塘舉

世推能手終身泣厲行不知違侍從元暫幾經霜

送中洲先生歸草堂

移家歸及九江春舊館初開事事新圖史暫拋中酒日
桔槔閒作灌畦人花兼細雨泥深巷柳帶高鶯出近鄰
即戀芳菲難便捨詩篇先許寄交親

送中洲先生之青原訪藥地禪師

老依江徼謁名禪門徑蒼苔日漸增遠與忽生黃菊節
舊心期對白頭僧吟過曉岸風千樹舟泊寒山夜一燈
想到吉州携手地石橋新瀑半為氷

蓉家中翁西還兒寄兼懷梁藥亭

西還北去各經春暫別俱為久客身江客寂寥同賦地
水邊朝暮閉門人蛙求怒敵行階草鳥引饑雛踏餘塵
報與窮途狂大阮陳平家巷古來貧

老廢枯坐破寺遠辱陳喬生尊輩自嶺南來枉顧注存
爰贈二律用敘平生

姚宗典

易世重論孔李交官來驚座海天遙瘡痍口口口口色
詩賦先腾百輔標啼鴂秋深口口口口臥龍雲散夢魂消
何當惠顧存梗概欲續班荊遡久要

憶昔龍門王謝高金蘭玉友並人豪崑岡餘燼鄰侯架
梁甫行吟美里操閉踏虎谿爭道侶戲招漁父補離騷
應憐澗鮹途窮況茗椀無能乞井蟲

題水墨牡丹為陳中洲先生

王武

名種翩翩本洛陽不隨桃李競芬芳姚黃魏紫都消歇
剩有天然淺淡粧

贈陳喬生先生

韓則愈

秋氣集山郭蹔然意已悲病肺臥匡牀寧有好懷時有
客嶺南來白髮映東籬懷刺忽見投神采固多奇長揖

無寒溫貽我懷古詩高韻激林樾世人那得知獨漉伊
可懷青原緊足師吾生秉幽尚對之頗自怡嗟哉容臺
叟垂名無盡期

題畫答贈陳中洲

呂潛

口口照庭戶溪東倦起遲不來高士駕誰枉草堂詩塵
滿孤笻瘦吟多鬢絲為圖雲樹去領外共心期

陳喬生自海南遠訪有詩見贈賦此奉答

曹溶

歲晏扣門驚野老慣吹清管落珠盤不辭藜藿兼宵坐

尚憶旌旄萬里寒聽鴈冷催人代去折花閒語海天寬
謫仙空有沈淪感孰解金龜向爸看
喬生同峭雪右吉夜過嘗齋分賦
吳山粵海夢迢迢命駕時看慰寂寥永夜城闉驚鼓角
暮年身世託漁樵禦寒那厭新開榼解膩常懷舊賜椒
攜手入林無事日淮南蕖桂不須招
贈智山禪士 釋迂儲
總持廟壓雉堞老管領煙霞未放閒相見風標儘清絶
梅花寒嘗雪容顏

海山仙館叢書 詩集卷末

贈中洲先生 葉中英
卿却華簪白髮初牢騷只自鍾園蔬時爭故老論遺事
夜對寒燈泣諫書半世負才傾漢苑一身如鴈口汀蘆
安知有容閎墻下來候先生午夢餘
挽黃門陳中洲先生 黃河澈
紿誄危時拜中原已曰甘年衢涕淚幾月見口口黃
髮新口少鳥衣舊掌長孔融殊未遇誰表鄭公鄉
維摩圖歌 并序 子元基
家藏陳從諳所畫維摩圖像與先黃門相似九月四
日黃門諱日展奉堂上瞻拜作歌恭紀
維摩妙相無人識寫作吾翁神似極是誰意匠善描摹
賢至情中非爾力才人末後多入禪佛土稱有婆羅門
吾翁於佛有夙契根株所植匪偶然少小夢胸開一孔
智慧鉅駭衆且衆平湖先輩劉尚書試以讀書覽輒誦
鎔鑄六籍兼百家莊騷言腐紛拈拏神鶚羽翮備珍綵
鄉雲爛漫生光華激賞最有顏司李當日攝行郡守事
校曰十六邑奇重古調今文歎觀止豈識何郎賢第五
絲來江夏無雙伯氏才名推阿季山東李白相翱翔
先是鍾譚詩格出何異禪家落鬼窟後來五岳主風雅
似有空王爲解脫藍衫著自烈皇朝海內英豪引領交
故鄉白雲望不遠射策多年暮復朝宏光改元獲恩薦
簽官中祕趨閶殿爲勑王事使粵還奔復闕中鴞已晏
徘徊邕蹕向端州忍令日月不重照維世黃門宜鎖闥
雨遷兵吏直螭頭著論辨姦何煊赫疏上封事多感激
忠誠深荷聖人知國步艱虞心慘惻欲迴柱軸還乾坤
可憐勍敵難其人邊軍勢下如電擒烏烏之聲不可聞
烽火搖搖天欲墜美人候爾傷遲暮南巡豈合正乖裘

蕊宴留連歷十洲英雄到此共風流
熱腸化作寒灰冷行吟獨采故山薇
歌罷山青水深綠十載何如王老師其中音響非絲竹
盼盼俳地百花洲爭勝擊楫水東遊援琴流徵爲南操
舊恨沿週了未休世間智能皆結習迦葉作舞仍故物
情知好事不如無至此恍然如有失不將行脚惜衰顏
曾空鹿苑禮黃中天然非垢繫奔志得戒安名過復還
此後住門無鎖鑰高山流水傳居士法吾翁大笑語向兒
者裏還將信不及我時聞此宛跳呼焉知者裏胡爲乎

循牆學步開黃口字句之外寶庸愚轉盼吾翁離四大
淚盡血枯身欲代孤兒差可慰諸懷欲命終時無罣礙
人生歡樂能幾何鄉下承顏事已過搥碎虛空翻北斗
始知緣我匪緣他天地萬物一指馬遇著知音瓶倒瀉
惜哉不及親在時團圞共說無生話昔時我友陳從諸
身長臼暫微龍鍾袖盡能畫佛相畫出維摩意自如
觀者讚歎咸證足諦當歸與陳王屋維摩老似中洲老
王屋曾得黃楊木從諸還我十五年遺時膽月今秋天
我不任受從諸德此情說與後人憐此圖設挂漳峯上

看我橫眉柳葉枝兩宗末法有何人只合維摩默相向
二大居士本無形是一是二莫交爭兒曹四恩兼總報
彈指毘耶離大城

右中洲草堂遺集二十六卷明南海陳子升喬生著先生文忠介弟鼎革後目視滄桑寄跡菰蘆以寓其麥秀黍離之感其人品自不可及王阮亭謂先生頗用楊用修格調朱竹垞謂古詩愛仿玉臺金樓五律規摹太白浩然然心慕手追者區海目也似未足以盡先生所長先生詩無所不仿亦無所不合閒有效范致能楊廷秀陸務觀者未免自蹈窠臼且亦微嫌太盡少含蓄之致而要能於屈鄺陳梁湟溱九谷諸子而外另樹一幟伍鐵山梁南樵王蒲衣吳山帶一輩恐未如也各通志府縣志俱無傳阮通志僅著錄藝文畧中新脩南海縣志列傳亦據集中附錄薛剛生所撰傳爲之雅善鼓琴尤工詞曲故第二十卷第二十一卷嶽歟琴操附焉然張孟奇西園存稿有先生所撰白玉樓記序而記已不存矣第一卷有狨賦鈕玉樓賦續編謂陳元孝賦狨特假以寄慨然獨漚堂文集賦序客有示余狨賦者推其意而和之則客殆先生矣第二十四卷疏草焚餘第二十五卷四子義易義第二十六卷中洲說詩均註嗣刻然已刻者亦幾湮沒不傳良可慨矣是書爲黃石溪昉

經影鈔本云假自先生後人者因轉與其同里梁重梓之庚子浴佛日後學伍元薇謹跋

說文解字敘
段玉裁注
十四篇
一

共三卷

雲南圖書館藏
雲南省立圖書館藏板

序

高澹生詩文鈔二卷昆明高鷹雷諸鷹雷亹澹生雲
昆明人前明諸生舉萬歷丁酉鄉貢授中書舍人初流
賊孫可望入滇滅沙定洲遁附末帝而實持兩端召舍
人舍人不就裹糧游三迤窮山川阨塞思得一當以報
國會李定國奉末帝至滇舍人鷹隼援官從軍趨黔楚
已而聞帝於昆州獨身跳免逼處於故浦窩大理舒氏
後徙白崖垂二十餘年終不知所終或傳卒於滄浦舍人
少潁悟後與兄弟以讀書論客自喜爲文敘
不自知也而退謂澹生之爲詩余則知之雖然余忝一
高澹生詩文鈔　序

日之長窃知澹生之爲人則亦不得概謂不知澹生之
爲詩澹生少頎美敏而强記家饒於貲以讀書結客自
喜爲文章贍捷有聲庠序間崇禎庚辰余遊昆明澹生
館之松華別墅復移寶珠寺僧寮朝夕譚藝與處凡三
年澹生心益虛氣益斂枕葄益勤而有得沙賊亂定歸
正者方秉權飾弓旌以餌士澹生不苟就裹糧出遊足
跡遍三迤嘗一再至洱海省故提學何遮菴先生又視
余於向湖村舍留楸圃者七月澹生閱歷既久頗窮山
川阨塞慨時勢之日非憤思得一當以報國已遂舉永
曆丁酉鄉貢會試才之授中書舍人從軍趨黔楚已亥

師瀕於辰州獨身跳免隱溆浦授徒以自給困躓饑疲
渝十數寒暑而不悔嗟乎自余涉世不乏酬接所見交
遊中於學問出處之道君父師友之閒具纏綿惻悱之
情有高明伉爽之識而又貞之以堅確不拔之操如吾
瀋生者殆指不多屈也有瀋生之人固宜有瀋生之詩
而或乃求之授受之末是不知詩也且不得謂之知瀋
生與知余者也且其知不知亦何足恨余與瀋生平昔
相期雅不欲以詩求知於人亦不欲人之僅知以詩然
而余且垂垂老矣滄海橫流餘生待盡卽瀋生意氣消
索可知志節所存固蔕於戔戔是寄矣其或幸而爲心
史之留或不幸而終付兵火之劫與拇又烏乎知之
則且互序之而各藏之已耳瀋生或亦不能無慨於余
吉王子秋日楸園老人書

高舍人傳

高舍人名應雷字瀋生雲南昆明人前明諸生舉永曆
丁酉鄉貢授中書舍人鼎革後隱湖南溆浦鳳大潭舒
氏授徒自給垂十餘年後不知所終或傳卒於溆浦莫
能詳也舍人少頎美敏而强記家饒於貲以讀書結客
自喜爲文章瞻捷嘗從雲南提學黃岡何公閎中戶部
員外郎劍川趙公炳龍遊學大進流賊孫可望入滇滅
沙定洲遥附末帝而實持兩端飾弓旌以餌士舍人不
苟就裹糧出遊足跡徧三迤頗窮山川扼塞慨時勢之
日非憤思得一當以報國李定國奉末帝至滇舍人應

讀文與詩其人品學問俱高深難及不知已列淑浦邑乘流寓內否如未列則他日脩縣志者當急補入以發幽光至詩文有關潋地潋人者皆可入藝文而哀義陵一篇尤可想見當日情事但正意本言悍帥賊兵之害末忽說入猺蠻前後頗不相蒙似乎可商鄙見如此未識高明家以爲何如潋浦舒雲槎識

末段言猺山尚可避敵蠻洞尚容亡命甚言兵賊之禍烈於猺蠻也前後似非不相蒙雲槎未深思耳趙藩識

四言

東林七章寄勉林長人

東林之山仰之則高維其高只草木毛只　東林之流俯之則深維其深只　有鶚伊人乃在山麓爰永其謀巢鶴卧麋芝蔚以秀　其質則樸其神載全霖之驟之于萬斯年　偃佺結廬倚于其麓瑤池之姝贈丹辟穀　我瞻其蔭山光若晨于胥樂兮同大造春

蕭蕭者竹五章飲舒在之書館

蕭蕭者竹五章飲舒在之書館兮飲子之酒　有酒既醇有酒伊芬子則鼓琴以寫我心　牲牲山鹿鱗鱗川鯉其聚其散物則如此　今日不樂樂兮幾何子琴我歌落雲孔多　亦既只薄言歸只懷爾威儀貽我嘉

慎汝適河三章而申送文蔚

慎汝適河河中送文蔚　雨來其勤雨去惟盤知我惟汝念我惟汝寒雨去雨　雨與汝云云　云如之何別工孔多慎爾過河

有所思五章寄閻先生

有所思劍湖之渚玉室則遥其人伊阻　劍湖之渚金華之邱春山巃嵸水潨潨　計地萬里瞻天一方　于嗟盧兮匪余就經　乃如之盧倡伶以宿乃如之盧于嗟盧兮匪余就經　乃如之盧倡伶以宿乃如之盧牛羊以牧　其宿其牧將如之何悠悠我心涕泗滂沱　彼其之子云胡不矜子亦有盧于嗟盧兮匪余就經　乃如之盧倡伶以宿乃如之盧

南山五章壽舒九摇

南山有木如龍如虬歲寒後彫植蟠孔周　飲天之和爰永其壽巢鶴卧麋芝蔚以秀　其質則樸其神載全霖之驟之于萬斯年　偃佺結廬倚于其麓瑤池之姝贈丹辟穀　我瞻其蔭山光若晨于胥樂兮同大造春

蕭蕭者竹五章飲舒在之書館

蕭蕭者竹五章飲舒在之書館兮飲子之酒　有酒既醇有酒伊芬子則鼓琴以寫我心　牲牲山鹿鱗鱗川鯉其聚其散物則如此　今日不樂樂兮幾何子琴我歌落雲孔多　亦既只薄言歸只懷爾威儀貽我嘉

慎汝適河三章而申送文蔚

慎汝適河河中送文蔚　雨來其勤雨去惟盤知我惟汝念我惟汝寒雨去雨　雨與汝云云　云如之何別工孔多慎爾過河

有所思五章寄閻先生

有所思劍湖之渚玉室則遥其人伊阻　劍湖之渚金華之邱春山巃嵸水潨潨　計地萬里瞻天一方

御天無風行地無糧　悠悠我思如水之曲其深其潔
去而愈續　唐棣可逸采葛不刪我思古人携手同還

故園秋色十二章　故園秋色明太華兮竹煙松鶴翠交加兮誰朋鹿豕隱
春霞兮依依風景天一涯兮　太華　濱省海上名山有升
高左卿玉案山也　故園秋色渺昆明兮菱紅荻白沙鳥沉兮誰
操桂櫂泛天津兮依依風景遠無垠兮　昆明池卽濱
池周四百里故　園秋色蔫松華兮澄雲繡樹護僧衙兮誰題江賦夜飛
花兮依依風景道阻迢兮　松華　嶺濱省東山勝地有僧
數畝手築園亭以爲休政之餘十餘處高氏之先人買田
之所余成人後嘗棲業其中焉故園秋色浥蓮然兮溫

泉碧玉滌塵煩兮誰携蘭佩濯清漣兮依依風景雲之
端兮　連然卽安寧州去昆明六十里其地有溫泉聖潮
人浴其中堂徹如玉楊升菴先生題曰天下第一
湯故園秋色皐瞿陽兮霜梨雪稻蔫芬芳兮誰稱朋酒
烹羔爭兮依依風景天一方兮　瞿陽昆明池對岸相間
之故城註高氏田莊也　故園秋色秀高巘兮臨深枕險老漁樵兮
誰醢網蟹試香醪兮依依風景中心潦兮　高巘西山下
市名潮西泊舟之所其上卽碧雞關　故園秋色爽螺灣兮羊裘赶醵唱村蠻兮
誰逸野俗醉拔鞍兮依依風景雲之間兮　螺灣在南園外三里許皆
美人所居其春社秋社士女賽神觀樂遊人集而糧
洛鴈影斜陽兮誰賦高巘兮依依風景水蒼蒼

錦西民物熙以滋嘗引拜天帝笑問天子離都欲何計勞之百珍歌舞陳鈞天罷節仍馳逝逝無際金閶開出沆瀣臨崔嵬道接飛瓊獻以王母瑤精玉液之霞流超馬下臺竟酣宴眼中時見碧桃沉綠苔春情孟浪酒方勸願令蛾眉賦春願輟舞迴簫跪進扈願侍宸遊壽盈萬當中夕樂未央飛狻煙亂偃王造父御之翩翩出扶桑天子當鑾氣昂昂赫然一怒揮欃槍但見瑤池之西飛來雙鳳凰

春宮怨

東風不放柳眉舒緘就翠煙鸞抱宿年年強力舞宮門

耐與宮娥伴田獨帶雨飛來金殿花粉亞香融徑落霞承恩宴上無心入潛泊御溝尋曉槎花愁柳恨三春暮閉閉宮門蝶無數一枕巫山夢未甜鷓鴣叫斷陽臺路生嫌薄命負君王情思悠悠消水長暮雨殘花春不管碧綃無緒繡鴛鴦

秋閨怨

銖樓望斷寒生臂玉鴨銀釭秋影碎梧葉搖風漏箭清人懷遠道難孤睡展下流蘇淚欲盈塞鴈幾度失雄聲惱他薄倖山山隔羞我紅顏歲歲更君不見牽牛渡河苦無楫秋波不許郎私涉又不見織女機梭萬札愁眉

山長鎖隔波秋天上相思憤如此況復閨閣秋風裡

臨高臺寄楸園先生

平陵一帶傷心碧高臺望盡吳江隔回首白雲天渺茫不知身是南洲客覇業王圖淚多柏梁銅雀空嵯峨何如歸釣江頭石秋雨瀟瀟衣綠簑君不見秦之陵趙之邯芳草滿阡青復黃又不見范大夫嚴先生一帆一笠留莫名

妾搗衣

妾搗衣郎在邊城霜雪霏霏霜雪霏郎胡不騎遄馬歸中原訓養未敢悖十年壯志雙顱肥可憐負弓磬冷鐵淪

春暉愁者在閨閣征夫方采薇孤眠共遠食相望徒依依猗猗衣寄情淚難寄夢去夢還勞雁飛

大署如此

白頭舊日紅顏子花開花謝春風裏秦家宮闕漢家陵陳人口實隨人齒一夢邯鄲一局碁古今大畧都如此

貧者歎夜

杵頭得米牀頭蒸茅檐濕重炊煙凝霜籬雪笋如飴冰飽後索陶無夜鐙竹雨打堦門一層裡包涵寒不禁一年易盡歸苦仍雨鬢愁秃擬於何事問天長捫膺

江上翁

君不見江上翁朝帆轉西暮望東日販江雲貰江水兒
不讀書婦不紅讀書絕糧孰如隱女紅辛苦無完粉得
魚糴米塞換綿笑看世事猶朝槿噫吁兮江上翁樂何
窮披羊裘溝怒風名姓已入雲煙空室家老與天地同
一竿春雨半帆月況醉水盤山色中

送郎歸

楊柳青青花發芽春風春雨燕還家妾心無際長江水
郎在白河天一涯

紅蓼花開藕葉黃女兒亭上望瀟湘湘山湘水望不盡

風捲暮潮妾斷腸

采茶曲二首

玉笋纖纖籠綠紗花亞羅帕著撥不須問妾家何在
隨妾上山同摘茶

穀雨雨中郎莫來茶山過雨杜鵑開天晴等妾半山上
妾早上山先掃苔

瀍人曲

瀍中人胡爲不醉高皦與雲津瀍中人殿下臣昔獻珍
今負薪少年不事齊與秦舊家不積金與銀秋風短劍
天涯出招屈亭中哭慘神赤脚跟蹌讀亭字山鬼來暗
形鼠厲古木寒鴉天沈慘傷心最是孤忠地問壁懷沙
調已殘至今澤畔水猶寒瀍翁獨笑三閭醒豈識醉深
行路難

華山行

去年有人來自金碧間道曾遊我青青之華山華山下
頭絡酒店賣酒盡是如花顏今年有人道自華山還華
山亭上之門無僧關但見怨猿與哀鶴縣崖萬仞憑飛
攀嗟哉華山不復古華山之下之人匪于虎獨有頑頑
播放民短鋏長衫入湘浦鞭月清隨玉燕嘶簾花秀拂
青蠅舞好因命薄致身貧豈羨金多學媚嫵菊徑松庭

景若何今年歸計復蹉跎江楓任霜凋行色笑對白鷗
心事多中聖人請儕子不聞踢踏紆朱紫梨花白白珍
珠紅相攜盡醉花之叢憐余亦有青州癖未必心開如
兩公十五年貧奢意好盤鞭上趁五華風

五言古

賦得楚江有游客

賦得楚江有游客得首

楚江有游客採竹爲山居隨身三尺琴一僕供樵蘇和
蔬數碗粥不歎食無魚隔林聞春[illegible]衣不惜書彈琴
復浩歌過門無鹿車楊裏藏雲香苔逕義皇初
楚江有游客手閱懷賢亭靜對江上峯晴雨雙青青下

楠參城馬單門對對生庵階草秀色侵簷櫩夜發
子雲宇曉補三間經興擬詩仙豪自酌選自醒裘衣戚
寒中不知積雪零

楚江有游客過者不如名斗室掛雙鋏風雷龍自聲時
坐菊籬前放鶴怡其情長歌發金石林鳥爲之嚶短鬢
吐微雪童心曾未更天地一考槃容耶遑外營

楚江有游客四十消鴻心著書一家言筆墨濃春陰禿
鬢若癩痾縕袍風雪深鹿豕與之偕狉然入深林有時
出貨酒或坐松邊琴苒苒忘歸歟戲婦殊無金

懷滇寄楸園先生

海去不向東是以名滇海水性宜善下滇獨在天壘操
舟水一方昔與今猶乃恨邂逅望銀漢長牽牛送光彩

同在之棊飲

輸君一着棋飲我三斗酒酒盡我輸君反覆由君手經
花照眼紅玉漏敲霜久醉送殘月中寒鴉入高柳

岑居寄楸園先生

岑居謝賓故豈以舊跡偏迎門雜金品菜蔬適長年野
花對詩瘦素月愁中圓曠望華山巔翛翛雲樹遷

心感

有心只自悲難復對人說說之人轉疑笑我癡以拙銀

漢天迢迢秋波畫如雪如何一葉槎漂流且傷別

余別桃源凡八載其煙霞山水之勝鄉亦草草得
之而今恍惚不復記矣頃門人舒生文伯買舟
歸問所遊歷因不禁今昔之感臨去貽之以詩

武陵有奇蹟過者問桃源豈意逃秦客局終長閉門石
花繡春磵斧柯餘蠹腐門前大江流帆檣如雲奔無船
曉其麓仙霞千樹存捫蘿瞰深壑中疑雞犬村隱隱一
穴盡泉流春氣溫往者陟留宿即今榮夢魂快子去來
遊朋友操壺殤言之非兒之賞心非俗論俯仰古今事
胸次生乾坤明年同泝洄重結桃花昆

入溪訪隱

前溪有新竹後溪竹如簇出入溪竹中幽香發蘭菊曦
巖一片嵐架石擴天屋上接九閽雲下揖千尋瀑猿鶴
守秋睦半栽蔬與菽樵者濃忘歸牛羊不敢牧珍彼屋
內修身閒性且樸軸有碩人摩劒運仗入行日月許深
晦天地成古獨姓名安在哉復詩寄心景仰之
攀緣願偕宿其如石隱者可卿不可留

露冷庭內

挑鐙誦古思從中來得秋風有感銀蟾之詠
秋風滿銀蟾素月淪清輝舍情讀章句怯情生羅衣庭

梧颯還聞蟋蟀何依藁嬌淺不然夜涼鐘漏稀遠道
遠難記飛鴻飛復歸功罪古人筆江山無是非掩書出
庭除晨雞聲已微

寄別向元素

客久皆貧老況煩行役憂披髮遯大荒而匪頑民傷吹
篪與擊筑烈士各有謀凜凜十年氣愁看湘水流去路
渾不記歸思正悠悠絨辭謝故人嚶鳴何所求

自勵寄楸園先生

豈以出游遠而爲同俗深同者適有時丈夫無媚心苒
苒惜流歲依依懷故林困窮勵貞操先民垂德音

雨夜念文荇

疎君一夜雨雨將君夢愁我適夢君來聽雨芙蓉樓虛
屏下黃鼠燭螢當檻流石蕉馨不移茶竈風颼颼兩心
負形累兩形山阻脩硯筆與秋悴何堪吟遠遊

討鼠

盜藥身無丹竅書腹無墨或醉酒罌中時拱青蔡側駛
走夜壁搖寶劍汚顏色肚篋與穿窗白晝不可得烏合
盡一姓首鼠成深賊當驅貔虎師燃犀燭宵墩默

是歲謀歸昆明方有此賦兼柬向元素明經

明河夜迢遞南鵲河邊飛有懷忽不寐人君詩月幃橘

江靈右持節歸來賦大招蒼茫環兒盟心路成敗悲歡事不齊夕陽洗水自東西春銷鴛鴦檻花亂月黯麒麟壁草萋萋戶香納蝴蝶夢石林華衰鷓鴣啼塚邊掛劍難逢主桑下投金自喪妻此日風光更堪淚玉關鼙發金門閭霜刀披竹下三秦血詔移鑾終二帝直指朝衫已廢機東山黃髮皆詮楊幾咏烹魚適大軍幾人採蕨秋山際獨我顛連楚水濱煙波泛泛一漁身青錢敢傲黃金更綵服終違白首親千里星霜閱筆硯數年愁病達鴻鱗看殘稗史鑒花淚避盡鵜媒杵粒貧屈平幽憤湘江岸君山縹緲雲飛鬷似有湘靈石上啼山鬼乘貍

夜招魂羈旅之愁天不聞名節之坊我何憚長嘯還登翠遠樓煙起蘆灘日將旦

哀義陵

義陵星老三十四老老能言里中事兵荒剝掠至今每食嗟無餘天地之厄古所異夷齊餓死箕子死董狐信筆深山存遍數往來諸大鎮盡稱王伯朱其門春王紀歷延丁亥萬騎潮來義陵殆鳥道銜枚作翼飛旗風靜捲雲光戮朝渡煙給入城上北下川皆落箭安不奉列劍像來奉招安賡作兵可憐三十四里甲無一牽牛理鋤鎒庸庸忘邦邱陵憤慨我天涯苦辱臣耳聞目見增酸辛活有萱椿淚遊子白雲望斷傷心神欲飛不需月鴉相食無生法大家二姓鄧與舒

未報簡書汗流滿思公子兮杳何之江風愁人號中野
君不見義陵四面皆高山山猶巨砮叢其間鄉人畏猛如畏敵避敵猛山乃生還又不見辰州蠻性巨測貪我金珠奪我食籠旅不敢窺其驅鬻兒亡命反相德故知事變如蕭墻揖盜開門盡女瑙未病不珍七年艾艮詩何以已心狂方今赤日昇扶桑天子宵衣求治康龍湫將軍登殺場義陵人家多屯壁勿然厭厭就醉舞霓裳

濮生詩鈔 元

謫仙歌寄李素元

謫仙潛吟義陵西霜花徧籬雲滿溪南州播客來輸酒別去不作鮫人啼江天景色渾如昨白雲冘冘下黃鶴杖履苔深燕不巢壁花冷碧春星閣岡岸青山笑榮居空宵晬晬生躊躇豺狼道上羞分食蘿薜林中僭著書何能枕拔望西陵秀花香回酒凍霜管新臨白帝秋梧桐綫習淵明弄君不見書生賈誼出長沙過弔屈原淚如麻又不見太白詩仙謫采石磯頭苦月傷心碧同調如非白與鍾高山流水生悲風

何蓮巷先生輞歌

點蒼流雲十九峯洱海涸潤千萬重中有黃岡一竿竹酸齕秀骨扁如龍秋聲解脫晴川上飄然化作仙人杖

聶羽鸞音夜寂寥忙有西山月相向山下寒砧夾恨飛

鄉關夢杳不須歸誰澆金粟堆前酒試展牛眠枕畔衣漆燈炯炯標靈焰玉玦銀魚落雙劍土木難忘國士知蓬蒿儘結蒼生念文寶名山德譽馨松柏常青蒿

別文蔚之湘城

義陵之山巉嵯峨義陵之水洄清波南遊放臣寓臨眺有時水際時山阿三秋柊定楊雄宇歲月忘貧手忘勤燈帷夜雨竹牕雞剔盡焚芸殫心智聖脉賢精氣類通豈獨函丈揚休風能文妙歲君奇發慨我踪跡猶飄蓬煙溪去路渾難識湘水湘山望何極自此相思入樹雲

夢懷想見君顏色君家文兄樸且勤假館育兒書念殷餘師整在求歸處城郭少年何可羣

花朝歌

滇中風高土煖每花朝節則百花齊發稍後者惟杜鵑牡丹城西郭外爲黔國西花園名卉繽紛窮宇內之奇麗北門出郭二十里至馬村其金汁河銀汁清二水委折而赴阡連遂引左右皆桃林或間以櫻桃海棠錦燦霞鋪蒼漢俱紅東南郭二十里間皆士大夫所搆園亭圃業素

國中罷市紅翠出遊舞妓歌童絲管迭韻碧雞
金馬之勝固不遜曲江錦城也余十載天涯動
懷故園但恐故園戎馬風景未必長妍情隨事
遷感慨係之矣空亭把酒勉賦一歌

東風吹醒花神睡園十五日魂猶醉昆明池上春融融
亂鶯啼盡枝頭喜山聽碧雞人賣花玉娥朝起立屏紗
招呼子弟濃粧束十里香塵閙寶車紛紛出郭花低笑
笑揑羞簾認年少欲問不問佯看花炯炯春波意深照
公子翠袍青玉驄障泥簇簇搖春風碧桃樹下張油幔
兩隊舞衣花映紅須臾紫陌爭來往絲管入雲風遞響

舞者唱者醉者譁花鳥之閒樂淵廣此情長記少年豪
風景忽復生牢騷芳草連陂綠不見碧山千樹桃
羈魂昨夜歸南國愛欲花前花萬色杜宇乍啼風曉寒
醒後一身歸不得欲踏平蕪何處春酒甌開挂碧苔新
山亭耐痩頻題竹羞見紫花先醉人

清明節

是日風柔雨細人集山原我獨無家躬違拜掃
雖白雲總目而青塚銷魂境緒迷留神情搖奪
賴此心不改以祈
皇天后土祖宗父母上下之知至於慘怛凋肌顛狂
得病風前骨立燈下紅垂寫八之悲卒難自已
愚無地激而成歌

西西風雨春鳴咽亂影村村溷花血楊柳插門人掛錢
心知又是清明節花落清江草滿洲野田無主墓猿愁

幾人扶醉騎餘祭何處携壺問牧牛故園鼓角千山哭
帝寢王陵生苦竹石虎岡頭御史塋空懸蚪碣縈苔肉
松柏森森銀頂山大夫處士廬其間兒孫無祿不成列
惟仲與季私往還吁嗟十載瞻雲處雁列翛翛飛不去
瘴癘林中風木哀關山夢斷天難曙岸岸橋橋燕子風
紅蓼綠暈水尋東歸心鬱盡王孫草消息長懸暮雨中

何時得遇西歸匹溉釜烹魚豈周日重向邱陵試縞衣

掃苔告罪兒垂膝

夢髮生

白雲冉冉黃鶴飛秋風屬屬秋月微亭中酒寢夜無鑰
彷彿讀書人到幃忽忽落木驚殘蝶清霜地上吹黃葉
獨擁紗廚半榻寒川水滿波不可涉茅山道士何時來
反死之藥誰售哉徒高白玉樓中賦永悵黃泉地下才
往余死友天漚氏每來魂夢情相似天涯故國皆可悲
化鬼化人復誰是潛焉紅淚濕秋羅松鶴亭空慨歎多
名利百年都是夢落花其奈曉風何

詩亭月白秋如晝月中吹笛詩翁瘦豪客醉扶江月來
開尊對簿喧紅繡坐下月華銀露寒箭收銅注水將乾
麗君三萬六千酒應笑百年如指彈君不見秤中劫須
臾成敗英雄業又不見壺上籌千戈滿地風颼颼爭名
角利身空老何如夜夜呼盧好

自壽

蒲月念五先父母劬勞日也雖年登强仕而風
塵孟浪鬢短身癯回憶故國繁華奄焉如夢頼
友生情篤進履稠觴然而感自中來不無孤踪

瀋生詩鈔

曠歲之慘因託之吟焉

石榴含笑蒲掀髮人影夜扶星影醉海鶴欲來雲路長
謫仙辭飲露華墜天耶歲人生此塵悠悠老我四十春
萍踪浪蕩湖南水劍氣蕭條塞上身身知富貴若漚影
幾遷神仙歷眞境但欲長聞樂聖精蔡山武夷夢其館
夜光遥射亭花紅亭前酒客豪天風吹起切脩進雙僊
顧視容髮年年童童時爛影若昨日竹陰五葩吐江筆
獨有蓼莪不忍吟棘人欒欒未歸室客欲我喜復浩歌
白雲縹緲山之阿醉中忽過黃髮者似昔安期披石蘿
以之忘形得酣夕東方漸漸其迹浪說蟠桃五百春

仙蛾贈情核如璧君不見江上松嵓峭氣節凌深冬又
不見山中鶴修明卧雲塵味薄人生不必驕金錢文章
事業期可傳伯陽出關道五千長源白衣終遐年

題小影

少年明玉生雙靨今日顦毛堪二鑷一點血心無改移
春風滿衣身似葉吁嗟乎毛晝嬌周夢蝶是非成敗爭
毫髮子分影兮何曄曄賴者丈夫不爲邊地妾

枯竹行

野人插籬不栽竹砍竹前岡青遨遊以之編葺爲秋蔬
黃蝶綠莎煙雨熟秋霜下葉竹不枝蕭條氣節禁操持

瀋生詩鈔

鸞聲鳳影隔霄漢笛裏梅花何處思淇園十載綠如簀
湘水班紋耀今昔悵此數竿戕斧斤凜然立對寒山石
寒山主人竹爲家籬落蔬石不種瓜飢來剝笋嚼香飯
醉後持竿弄水花海畔識者不恆遇坎坷乃入蓼花潔
蓼惟邀蘿月清寒修短許昏雅聚我性疎直宜此竹
顧念菱悴心如醮安能訪藥神仙幄吁嗟紅顏誰不老風裏落花霜後草
竹兮竹兮實壽考秋風雖落固窮時若子之貞善自寶

鶴思歸吟寄秋閨先生

筠篁萬綠閒秋塢有鶴南來息雙羽巢結一枝雲自怡

不以稻粱役塵土選地爲槃夜讀書山人伴鶴興遁如
如何歲宴霜千樹物色經難識予虛頭顱欲白生形役
人去鶴留筠塢夕閉絲絳煙閣古琴卧殘明月沉仙迹
空認湘天是故鄉飛鴈猶恐驛雲長年不失閨門愛
獨笑枕邊雙鳳凰

聽琴

高山瀑玉飛簷角座上風聲調曉鶴雲光忽住遊魚驚
七柱轉換宮商明指端時有神靈訴伯牙至今未曾死

雨樹

門前雨樹青娑娑千縷萬縷吹絛波聲蓄地石聲起

砌花渠草煙如織中亭客靜茶甌熾鳥語繞簾人冷未
自以樹光澄巨神神澄于樹忘區寰須臾領息花草香
宛然春綠染瀟湘丹青縱許王維妙此景當年何得嘗

惜巧節歌

牛女渡河自古所云巧節又謂之穿鍼會余滇
鄉俗是夕子婦童女各以瓜果漿醴羣聚於屋
月下酌而祝之爲穿鍼乞巧之樂朋輩則招携
兩邑憑眺於江干酒樓擊鼓吹簫追歡天際永
夜忘寐洵有情也慨讓陵夫珍此節頓使嫻娟
清冷兩星笑人兼值旱魃爲災徒諠之成列者

各以水穀告去瘡頭僅二三童子喁讀燈下而
余秋心憔悴形影自憐强病推牖但見銀漢無
聲四天垂碧凄其千里月黯關山慘然念之有
不覺其腸迴淚墮者固不以人間苦緒妄擬天
上幽歡也挑燈賦詩爲時惜分并以自惜其辭曰
惜巧節兮歡如何密密天上銀漢波一望碧千里
隔岸客星潛處多此時鵲雀皆聯脊幻閣懸橋駕天尺
雨道笙簫會者誰織女停梭牛下轭風流邂逅情宛然
去年今夜猶今年今年明夜難如此情盡應須悲往還
舍悲下覷癡兒女瓜果紛紛祝壁土僭裏銀河水露香

錯怪仙房落雲雨情癡無定古今同盡笑天人在蓑中
我老關河歸婷處病顏寂寞撑秋風無心乞巧奪天錦
何地飯牛得高枕月落山櫻雀未眠白露濺濺不成飲
惜巧節思悠悠春鬢看花旋白頭良夜幽歡河上漚須
臾塵世已千秋彼美西方無路求南歸未遂徒淹留安
得閒爲博望遊西看織女就牽牛

江干曉望

東山日出西山明白波黃磧秋風聲風森木落遠天靜
漁父張帆江上輕晨江踏路來賒釣煙中水鳥迎人叫
幾啼芙蓉呼露紅波心漁婦容如照歲歲秋江作主人

不嫌罣苦不憂貧凡俗通鄉味有雁投書慰客春
幾回臨望淹情思碩果霜枯衣上字瞬影忽高雲樹蒼
釣竿起處帆先避

苦雨呈懷端木

江林一夜稀黃葉漿湖灣口波難涉風雨徜徨淹晨宵
小牕韻冷閒書帖五日門前山不容閉杉靜掩菩堇重
禪枯怯訪山僧錫羅紹驚聞憐婦春緼袍昔卧瀾滄雪
瀾滄酒僝來不絕今獨苦雨楓梧中草蟲冷抱莎房咽
三宿聞情曉去難白衣何處菊花殘枰樽劇點清貧況
咽鈴燒芸衙蒸寒箔聲煙舫荻綸客醉向磯頭鈞奇石

瀋生詩鈔

我欲馮何覓酒來望望君家不盈尺

五言排律

旅興

往事花前蝶隨春結未人去來天地影飢渴水雲身萬
羽連烽壘雙龍慰劍塵鬢銷名半晦愁接蔓來頻古道
尋黃石交情斷白銀德輝無地覽江叟誚知津

送別蕭判官歸姚安

烽火故園急遊人瞻白雲與君分艇別從此寄書勤去
路饒千里含情盡一醺飢鴉紅樹影衰草白羊羣岸斷
孤帆出天高遠笛聞客身愁雨雪羈想入桑枌自合員

甘苦行行莫更云

滇警

名世未當局戰爭年復年鶴喧金馬岫鷹擊石羊天死
力空防緬疑兵悞撤川羽書移貴筑猩血湧溫泉北上
雲千騎西流水萬鞬塵迷江堡樹茄咽野林鵑巷陌炊
煙斷桑麻鬼火聯吹紅無晚牧望客總青年羽翰難相
借歸程癘嶺懸

蟋蟀

落葉寒更起秋蟲百念生月明空戀影風靜不廻聲閣
續諸商羽凄涼入性情隔撻征婦石遶搗故人檠夜夜

瀋生詩鈔 三

添碓恨霜茄幾處橫

雨坐

閉閣爲誰曉秋聲灑樹來雲光搖不定暝色入還開石
浪低迷鷰牆薇下綠苔淵回詩案漆涼沁酒爐煤芷水
孤身劍華山萬里臺屋狼跚掩盡梁苑賦難裁

寄答同社諸友

歲月易遷轉人情難共違詩愁多得連學淺未知非燮
燭愁西雨行糧道左稀入湘千竹淚懷越一鴻歸從訪
雞豚社慚君閉石扉

積雪

積雪高原滿孤踪出入雖石皴苔掩翠巢沍鳥禁寒玉
瀲空中畫氷簾竹上看樹披雲母甲樓揖水晶瀾笛口
梅方落簷牙筍盡攢隔山聞杵碓開牖笑溪潛鶴立亭
無影人來展有癡枝書魚蛀縮掃徑芷蘅殘酒椀濃春
凍爐香熠麝團暮光常自朗邀取玉堂歡

辛亥立春卽事

四海孤身客春宮又入年戲鞭朋野俗蠭竹倩鄰煙過
雪茶添粉窺晴鳥試絃兒童謹拜覩鶯處見周旋彩換
仙桃木羅裁燕子細風箔鄉土似物自太平然暫飽東
入席猶書得幾錢

瀟生詩鈔

何遽庵先生行紀

先生諱閎中號遽庵湖廣黃州人登進士第質樸性儉廓乎有容不立厓岸不節邊幅善書能飲妙於詼諷工于談接僚友恭教士子直而温居官治民廉而有禮滇鴻之德造者亹亹出其門焉辛巳春以苑馬寺卿陞授雲南糧儲兵備副振旅有大司馬風乙酉冬逆酋沙定洲屠滇黔國公沐天波遁入葉榆郡先生督兵佐之時故閣部楊公畏知守道洱海趨先生會議大奇其策

遂敗沙逆追至楚雄復七邑已而逆兵大益圍攻百二十三日檄衛垂盡外無守援先生鼓憤臨師守願益力會八賊餘黨以川西兵擊自靖沙逆知力不敵且懼夾攻因劃殺首師閣部王公錫袞於滇省南城樓同士官酋婦高氏退保阿迷老寨而楚雄之圍遂解以年日稽之則丁亥四月十九日也是月二十三日川西兵襲奪演省殺督撫院朱公燮鑌及巡按御史羅公國巘黔國公沐啟閣部楊公因議大事嗣黨怒殺之又密令親軍指揮鄭國謀殺行在閣部臺省程道宗臣二十六人於安隆先生聞而泣曰辱及大臣矣仕而獲罪不如勿仕遂乞休焉卜居於洱海東城洱海即葉榆所瞰雲南縣也先生手闢檠莽捐貲

庇材竹翳於前溪澄於後修廊委榭半隱半現遠遊者
慼其中固不知先生之爲主人先生則幅巾道袍憑之
酒貪若既去而覺覺而來謝必責言者徙蒼山石一片
於堦側以是人諱其實無貴賤遠近來往皆相忘每五
十日棄邑之子衿訂詩酒社任人之長於書繪謳吟者
各錄所能以獻先生笑而裁之以酒籌爲賞罰焉白題
其跡曰遠巷書院人因有風流御史塗廠酒酒經先生
不閉門之諺云庚寅十月門人高生應錫蔣生昱蕭傅
生承緒谷挾琴篋遊學蒼洱謁余於訪鶚足由賓川
便道趨洱海謁先生先生各醉以酒命昱讌操弦應雷
佐歌承緒分香試若時洱地隆寒三生寒苻分袂臨訣
誡之曰余少負不羈跡放蕩形骸之外然凜凜名節不
敢喪廉恥負君國三生皆可教愼勿碌碌學余之
爲文不如學其爲人也各感謝而別越辛卯應雷東遊
瀲江臨安昆峨曲靖諸郡邑歲杪返嘗明壬辰仲春復
詔蔣生昱壽傅生承緒更約張生于潤任生化鳳往就
先生教三月十七日抵洱越洱海之濱三孝生秉
燭不苦約仲書翌猿鶴遶樹水環山拱左吟而右嘯如
從先生其旋中遊焉莫肯文揆有詩若干首歌恨不克
呼天不欲遣就諸士歟何奪之速也詔生昱而哭之倀
倀乎窮人無歸耶川原而不能去固就先生臨終情狀
李生秉俊曰先生自去春徂秋興日豪飲益豁然或旂
病三兩日神氣不無稍減尋於九月九日筮舉社登西
山酒酣指一穴示曰余近體少康倘不測嘗瘞於此雖
無槨余無憂也人以爲先生慣爲悲喜談殊不閡意盡
醉而返越旬日而先生染步謝客又旬日分命僮僕治
喪縕紳大夫省安者槩不應接惟遠近名士許臨楊然
殊厭談答但云魂夢飄飄雲霧中爾十月十有七夜集
其妾婢嗚曰余死後聽汝輩自擇嫁金帛任分給喪不
必奔從門人卜西山塋晉院圖吾像於中寢以所置義
田之半充常住招一衲以誦晨昏仍令同社者詩酒往
來勿致冷落僕輩有老幼之在室者去平歸故鄉輾轉
三歎而發訃聞之曰諸王如失慈怙民之戴其德化者
俱爲之不啻不歌募僧丐奴無不哀毀於林號擗於市
門人輩遵其遺命迎厝西山就先生指示之處開而瘞
之果得一穴如石槨然適羣訝先生之靈必當僊去於
是雷緒等束芻典酹同匍伏漣洏於先生之墓墓不棘
碣不苔約仲書翌猿鶴遶樹水環山拱左吟而右嘯如
從先生其旋中遊焉莫肯文揆有詩若干首歌恨不克
築室居其旁論禮於泰山樂木之側然心喪與骨不朽非
但三年之悽愴已也是歲高生應雷復遊雞山渡瀾滄

江入北勝緣燕子崖出順府抵鶴慶息簷於川樾園
謁雲升師居七月偕友人遊生敦培洛浪穹溫泉遂沿
葉榆而西歷遊蒙化景東順寧永昌四大郡出外凡十
有四月趍歸昆明甲午議舉春闈未奉題允雷赧不應
命復隱於榆再過洱海拜先生墓偕萬生曰聖李生秉
俊飲先生書院中索其遺筆僅於關聖廟得一額一聯
及院記田記亭壁快語錄而寶之閱丁酉歲闈試門人
領薦者十一人應雷允懷秉俊與焉明年雷奉命辰州
三月兵陷庚子客義陵偶於句佚署中晤黃州胡君茂
讓者先生故交也翦燭梧窗備談良苦酒間述先生生

死相對而泣山魈亦啼然始焉則悲既復深幸其悲者
以先生之學之名之壽而殯於異鄉妻子家人未詳其
生死其表者以先生之生死高生能言之胡君胡必歸
報其家家之人知舉一日之哀而先生之靈慰且胡言
先生有子其家道不衰雷復樂其後有傳人將歸而告
之及門亦庶幾可以無遺憾矣嗟夫士君子沐天子之
知出身加民樹功於國及垂老林泉之後彌高彌卻師
表一時以視世之安飽於家名節不彰與草木同朽腐
者賢不肖相去何如也其如先生之不可復見也悠悠
我心何日忘之

再遊樹橘園記

戊戌春予偕仲弟一生遊樹橘園主人向君飲焉時予
未瀕於厄雖行橐洗如意致固自豪也庚子亂後偶托
足於白竹溪溪之居人傳橘園西去僅十里興勃勃欲
往會向君招以赫蹏意寖賂也不赧狼狽輒造飲經信
宿焉古人云情隨事遷感慨係之夫予聯橘園僅兩閱
歲耳滄桑之變易幾何陵闕之廢替幾何戰士殍於原
民牧淪於野虎狼食人珠桂落皖者又幾何而園之中
盆山拳石無恙也雲屏風幙無恙也菊之籬竹之楹蓊
龍而參差者則焉然前日也蔦牆蘿衣徜徉乎北牖之

下者則居然向之主人也物不貴多地不貴廣以成敗
論之則天下隘而橘園舒坦矣王者之重器無足恃而
橘園之樂可長久矣夫主人有樂顧不自私其樂使予
得游而復游其通於古人偕樂之意乎竹林蘭亭殆於
是爲不孤雖然昔之頌橘園者曰金多浪得貧人喜彈
客偏令過鳥愁予文貧於才官貧於過栖栖皇皇不啻
失林之鳥以視橘園主人能不却步而返

游碧潭記

去義陵東十里爲溫湖上溫湖三里爲潭坡坡之嶺余
館焉一潭在下清窅蒼澈雖隨雨潮爲深淺而澤屢挹

不竭疑其穴有潛龍焉自予假館以來足不躡城市名
斥於顯貴惟日與同社諸君子鑄詩枝字暇則放舟流
峙間時炎蒸困人酒肺枯竭因偕仲弟一生拉鄧生舟
仙向生贊輦呼門童兆璜際苞挾一老僕挈酒饌爲潭
中遊至則晴漣習風寒煙幕石披蓱之餘暑燥漸次滅
去童丱解衣就浴余亦壯興勃發學爲魚泳其中身之
所之如在水晶廣寒如飲甘泉金莖涼冷之致沁浹心
骨因顧謂諸子曰世之熱中者蓋比比矣設以此境灌
之胸次當復何似舟僝曰達人心靜自涼彼熱中者眉
睫風波要不識炎涼態耳皆大笑童子隙苞進曰古人

杭流激石信有然乎曰聞之矣今試之于焉潔其身而
風篇蕭也子焉礪其齒而玉璘璘也遂出潭口流觴於
雙流蠡灘之間其左折而入者水煖其右折而出者水
冷予歎曰嗟乎水亦有炎涼乎舟仙曰先生冷眼澹懷
造物以溫燠相贈耳又大笑周匝列坐一鼓一觴皷絶
則得觴者飲或連奪數觴者或一觴不值者不值則罰
之歌夫右軍之會蘭亭也今古無異獨是羣

山峻嶺此境不敢會諸然而斜坡小徑茂竹疎松境物
亦稱回適暢叙之樂庶乎近之已而振衣歸來遙聞牧
歌樵笛先後相答予老僕稍解柳枝曲瀝瀝如聲妓歌

之俱弗之信及萱義酸書載天啟七年大旱士人集
亦軍數十輛將沒見潭之水以灌田開一晝夜四周之
水皆盡偶潭心一岩洞出如屋之窩篷者然再視之又
如物之倒懸而伏者然頂高雪電交馳風雨驟至其
淒愁慘怒之象推崩霜折之響不啻蛟龍之戰於大楚
鬼神之號於中野雨數十里而潭之水復平曉晴是若
有所謂物怪者存乎其中云然余終不深信乘獨愛潭
之上白雲如帶青山似
每一遊翫雲閒水流信
之所淡慮而漠然忘情者有一時之流覽而油然有得
得七才子也其纂合而載存什一於千百者則有若矗

者非存乎境物之異殆其心之所感或殊焉夫天地非
廣吾心非隘誠不爲境累不以情役得其所以爲樂則
雖一拳之石一勺之水以之宵鈞臺鑑湖可也卽以之
當泰華溟渤亦無不可也至於鬼物之有無則存乎造
化之迹闕以俟知怪者何必深辨於其間哉鄉人
周鎭楚諳風土博誌書者爲余記以登得官閒是筆
之潭游

靚止亭記 東林

亭之前有山一屏有泉半圭有石數本有老桂樹五
叢又百餘楠而小如江南之枳高不滿五尺而森聳乎

基子慎之韻而醇也夫有山則能留雲有池則能涵風
岡以媚其春桂以妍其秋橘宜於酒竹宜於詩草之不
雕花之不萎以歲寒松柏當之可也取書之典而碩者
以醬醋廉而劭者以徹貧逸而韻者以蠲困讀其文想
見其爲人謂與古人歌哭於一堂可也取物之音響者
以代歌有賓罰者以佾飲有可以忘倦有可以出游者
載寢載興惟意所適可也取人之壽者以當仙文者以
印古蒙養者以留混沌不鑿之眞聚於亭而志於亭謂
賓主而故舊師生而骨肉可也噫一亭也而眾美畢具
如此其足樂乎哉雖謂天地小而亭大吾心有萬物同
體之適奚不可作如是觀噫觀止矣余既慶亭有賢主
人又樂其壯我以如是之觀遂名之而記之

同醉記

始余過梅城東坪凡三飲於其湄湄之主人告
以沿溪而南有所謂林家冲者水融而山潤土墳而木
蔚其中蓋多隱君子云造而訪之果得飲於其廬廬之
主人則林生何南也性豪宕濯蹈於俗有古逸士風遯
迹可與共千古者與若其叔長
人陸長人游高長沙未
遂顏面乙巳冬葬又泊舟飲其
處會長人琴索返顧知
疎遇薄歎溢於悲因而推慮授

贄卑情下榻雖余之遊與鬱勃青萍結緣慚以近地而
售然矣涯獲訂知已心神若榮正如驚鴻斷猿息影於
葭汀蘿壁之間戀戀不忍去越午歲春爨仞南造齋頭
曰先生曩日來賓誰則爲惜道主者今長人隸東道而
我悵閣虛無人焉主人負窮乎賓負主人乎館有酒欵
願一灌薄客并灌我客而主之者遂造飲長人俱喬飲
聞之樂滅供使閣絲竹座不旋奕指不列壺矢左右不
新聲而曼舞惟以博簙一具爲戲勝者賞負者罰賞者
大斗則罰者小斗罰者大斗則賞者小斗以是無勝負
皆得飲又計其年之先後相間而歌歌而工者賞不工
者罰罰一如傳簙之數以是歌無工不工皆得飲飲
竟醉既醉而散既散而獲返於室蘧然長笑蓋一飲也而
力兩三人酣無知爲詰旦思之輾然長笑蓋一飲也而
戲同而樂同而醉同形想所化造物順之雖蘭亭及時
竹林忘年千古之所豪而余與林今日過之矣惜乎滑
之主人導余源倒之鄉而竟不得與之同醉也

與強子任同年書

記與足下別在貢慶閣後無他語但期異日報國之事
臨上馬又飲僕三爵誓生死無相忘其夜宿羊林酒醒
思之汗淚俱下以是知所感激至今心動莫言已亥聞

滇變訪足下生死不得恐家爲亂兵所沒無有識者又恐已隨蹕去庆子聞足下在大幸大幸及壬寅聞緬變周麓山歸白威楚道足下新授廣文鴈呼足下疇昔之言已矣陶淵明不爲五斗米折腰事鄉里小兒廣文之俸其薄於五斗可知也而足下甘心焉報國者顧如是乎若欲僕冀足下之罪則富棵而縛之尊大人之墓表重襫其悖教然後令兒女子之善唾罵者坐而誦之感破面攻僕猶以爲聖門之薄罰耳僕與足下同年共筮其所期許者至詞說居突知足下不罪雖然國家之事至無如何之時此身生死無益抑豈不賴有此身哉文

信國孤忠被拔何難殺身成仁猶望黃冠出遊者意有在也足下誠欲愛身以俟異日與其隱於吏孰若隱於塵隱於塵孰若隱於野乎隱於野孰若隱於山林煙水之間乎衛之考槃秦之秋水陳之衡門讀詩而見古人皆可倣而學也且夫秦政雖暴不人棣源客星在天鈞竿難覓兩大寥廓何地不可容者願必拘拘焉借口於居貧居卑若晨門封人之所爲乎願足下亟去官挈妻孥歸於陸山之麓與老農圃爲婚友寒通顯之路讀忠孝之書寧沒世而名不稱其榮於廣文有間矣僕近來病頗厭粱肉地方鼯鼠無可寫憂亦無餘財問醫藥

日訓童子章句楚音聒耳心甚煩然舍是無以治生復益勞碌每四時佳節則鄉思沉痛兄弟經夕不寐泣下沾襟雖鄉人饋以酒脯愈篤悼歎誠所謂一日而腸九迴者耳今盡與衣囊約得銀十六七兩暫還舍弟歸侍老母僕行踪尚未可知丁彦充任說修傅介石皆有書不識可在故處念足下詩六首草舍前頭蕭颯秋聲不禁長讀三舍弟在省知荷提携非詞謝能盡雷再拜

寄同社書

近有人自鄉中來云昆明池及西山皆無恙惟自南薰門以至出郭五礫鱗集衢巷蕭然出郭二三十里間盡爲草場以牧騾馬牛羊人不畊插舊勢戚墳寢多被犁掘士大夫圃築之附郭者則以集倡伶鳴呼果如斯言僕之田廬知不可復問矣夜郎烽火川原阻修回首故園膂肉俱顫僕聞之尚爾如此則凡當日之親履其變者傷心慘目爲苦當何如哉僕少年讀書不能窮理是以居官狠狽碌碌無所建明且負簡書而逐山林閒於人臣致身之義欲歸養老母則又以宦罪於國者不敢倖福於家客寄他鄉遭俗厭忌力單舌短無可謀生爲僧則犯逃罪之誡爲賈則乏販人之術一弟兩僕耿掌無何更遂成寇盜靡常鄉民惶擾山藪垢壁間虎狼蛇

遣矣

春遊啟

桃李合情蜂蝶盡醉二十四番花信半欲闌珊三百六
十光陰行將在再隔隣春蠶除來信有餘香過剪煙莎
踏去痕多趁興金友能喚酒何須選列妓之音明月已
當頭不必議長宵之燭好聽綠楊啼杜宇莫教紅雨恨
蒼苔

春宴社友會文啟

落紅亭靜社鵑聲聲歸餘愠風來芳草池頭夢醒金
谷之游已悄梧桐梁之賦堪裁開几榻於鈎魄君子以文
會友以多少一觴一詠

會友錦詩書於錦海才人有筆生花金斷商音朗朗風
滿四座鎔心繡口琅琅氣厭千羣毋貪蓮社之禪休託
文園之病

元旦酺召啟

前衣拜旦謂宴延貧鴛一歲之復新恢二毛之堪鑠駿
盤綠色舞春竹馬兒童競貼歡羅悚近花鞭巷陌春風
疑是夢說竹翰故國之紅草閑悄無言若薛放曉讀之
綠槐蔭九昧漫招適客吟香招莫予春願親東君盡醉

元旦酺友遊往城前觀鏡啟

十年狂客頻驚羽檄之傳千里棘人永切風霜之恨咏
鏡花於唐苑詩情已入浮雲觀風日於廣陵人影半留
長漢浪翦金蓮對酒慵聽玉女吹簫閣閉春星宜我夢
翔虹路城馳夜柝任君醉踏花街

花朝招客啟

陽春有腳芳草無塵撲蝶圍中笑認官身是蝶賞花樓
上心憐女貌如花須成出郭之遊暫息下帷之業掛酒
簷於香樹相將醉金谷歸來灑詩怨於天涯不必問王
孫何處

清明辭召啟

看花陌上少年樂事雖高插柳門前異園春風可渙傾
城玉女步一步一步

清生交鈔

問牧童之酒愁聞帝子之魂畫閣春煙伴我綵鯨朝蝶
睡野田暮雨任他芳草落花深

遊山小啟

鶯來僊洞春餘澗谷皆香花滿翠屏雨過松蘿並秀不
作登高之念將孤覽勝之情鄰架風清權放半窗青蚓
睡東山酒煖待携雙屐綠雲歸

午日雨中集客啟

薰風薦爽家家領蒲艾之香浦水奔騰處處奪龍龍之
錦採蘭芽於晚曲樹鳴林鳩垂桑穫於江干波飛石燕
兒甲已塗蘭湖閣草之遊藥笋新紅龍綠過門之醉笑

賞讀梅時節爭迎楸子經花

七夕邀友啟

天上幽歡人間冷節秋聲數葉好風先上梧桐鵲架一聯明月正高銀漢疏簾開午夜動蛛絲絡巧之紋斗酒醉雙星巽織女過河之影漏永好憑錢閣興狂同泛天槎

中秋集同社携酒望月啟

木樨香滿風清玉斝之蟾兎杵霜霏影動水壺之曉有詩當堪吹雲姊閒簾無酒爲媒孰引姮娥近榻故願倣撥鐙之遺事相將賞朗鏡於岑樓永夜偕歡此夕無

辜月魄若尊滿注他年定折花枝

送友南塍避暑啟

槐陰作蓆草岸爲茵揖惠風之遠來對青山之斜倚南塘勝地正宜岸幘披瀾北海高人雅足移樽醉月潭碧盈罇年其有兆簣玉鐫之宜春此夕須來長燭漫銷陪筒面送恨將吟冰雪之詩按縴帙以乘閒行訪池塘之夢

九日招友小啟

籬花可愛白衣破紅萸堪泛寒節之心枕上青天自徑爲荒野色幾人言雨賽香蒲爽秋風何處登臺戲馬試對菊英之酒姑停漉之香盛盛藏閣應有佳兒戲

彩家家爆竹不須遠客添籌

鑿鐘引

大丈夫乘時佐命手創非常生畫麟圖死膺時論鴻猷正氣凜凜烈烈於天地之間曠代以來未有逾於馬新息者新息之廟祀盈赫宇內而茅坪僻壤窮庇鴻庥覩鐘簴之充懸幸聲教之有主禮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以新息之功德不鼓舞而歌思之豈崇禮膺聲之意乎況緑鼓於廟猶狗木鐸於國所以提觸斯人之旦氣而使夢者醒聾者覺也鑿而成之是所望諸同志焉

濟生交鈔　卷三

自慧大師塔銘

人猶物然胡然而生也胡然而死也皆不可得而知不可知而必欲強名之曰空強名之曰寂夫空與寂猶有名之說者存也天下之所謂無者將并其名而捐之生死非名耶柰何以空寂當之而又益以名也然則謂之無生不可謂之無死不可其所以生生死死者亦猶夫物之候而揣閱候而鐘脫已爾此釋氏所以有夢幻泡影之喻可以破人世之大迷者也然吾觀緇素之流藉聲譚妙其不能膠於空寂而以生死爲適然者百不得一焉若自慧師可謂得其解矣師出自楊氏生蜀之夔州從沙彌出家受愍然大師剃度生平志行濟無所營自以爲了生死緣便切眞如祕義外此而能仁功德弘教宗風聽有力者之經濟師且得以方外遊傲之於是問偈雲巖受泰拙本苦心實行歸薄淨交已而卓錫潭州飄然自遠雖當道顯達之士殷勤設供懷慨傭身而師內無所攖外無所拒履道坦坦不恔去留歲壬子與其徒照澄遊溆川柳溪澄溆人遂止於溆期奉師以終身焉居一年而師且長逝矣師臨終謂澄曰余生爲男子戴覆載愚不十年今得全體而歸幾若無罪於天地然僧亦猶夫人也茶毘所爲似屬幻妄況生前面目尚不可知死後骸骨復期奚恤至若蓬蒿千古同卧賢愚子孫不識高會狐兎豈憐形魄得一抔土掩之足矣安用彼碌碌者爲遂殮應雷聞而壯之且慨然興感曰達哉師乎其有道者之言歟嘗見當世之人役生平之智力以圖安適其求而獲遂也則喜其弗遂也則憂憂喜相乘忽焉垂老以至神沮氣喪死而難釋爲其身後計者不啻數世之詳然未十年二十年而其家落爲已甚矣可深悼哉乃若臣子惜身兄弟解體夫婦朋友一旦乖張類皆爲生死所蔽不能蚤自決裁遂使名湮沒世腐草同悲復有假鵠道術之徒以神仙爲口實以佛

語爲語補稱玄道空故應眾苟爲賢人君子之所攻擊至行蹤所咎身迹不測之禍哀如匹夫畎畝依祖宗葬鄉里不可得彼又安知夫生死之故哉故吾慨然有感於師之言而謂其爲達道者也既葬遂將勒銘請諸當爾因筆其說以應所請且爲偈終之偈曰

天地一頑石大發從何剖佛性一狗子有無論瑣瑣閒雲與妙月此中有眞我陋彼椿鳴者唇枯肘欲覆無垢亦無欲乃能智慧矢如泡復如電覿得因緣破世間幸免漢皮裂漢皮裂維師白雲回大皆安安哉南山虎殪北山獅跋白牛脫芷花象

離鎖石頭向誰說天花不成衆師乎師亭潮音水月幻光中我相人相無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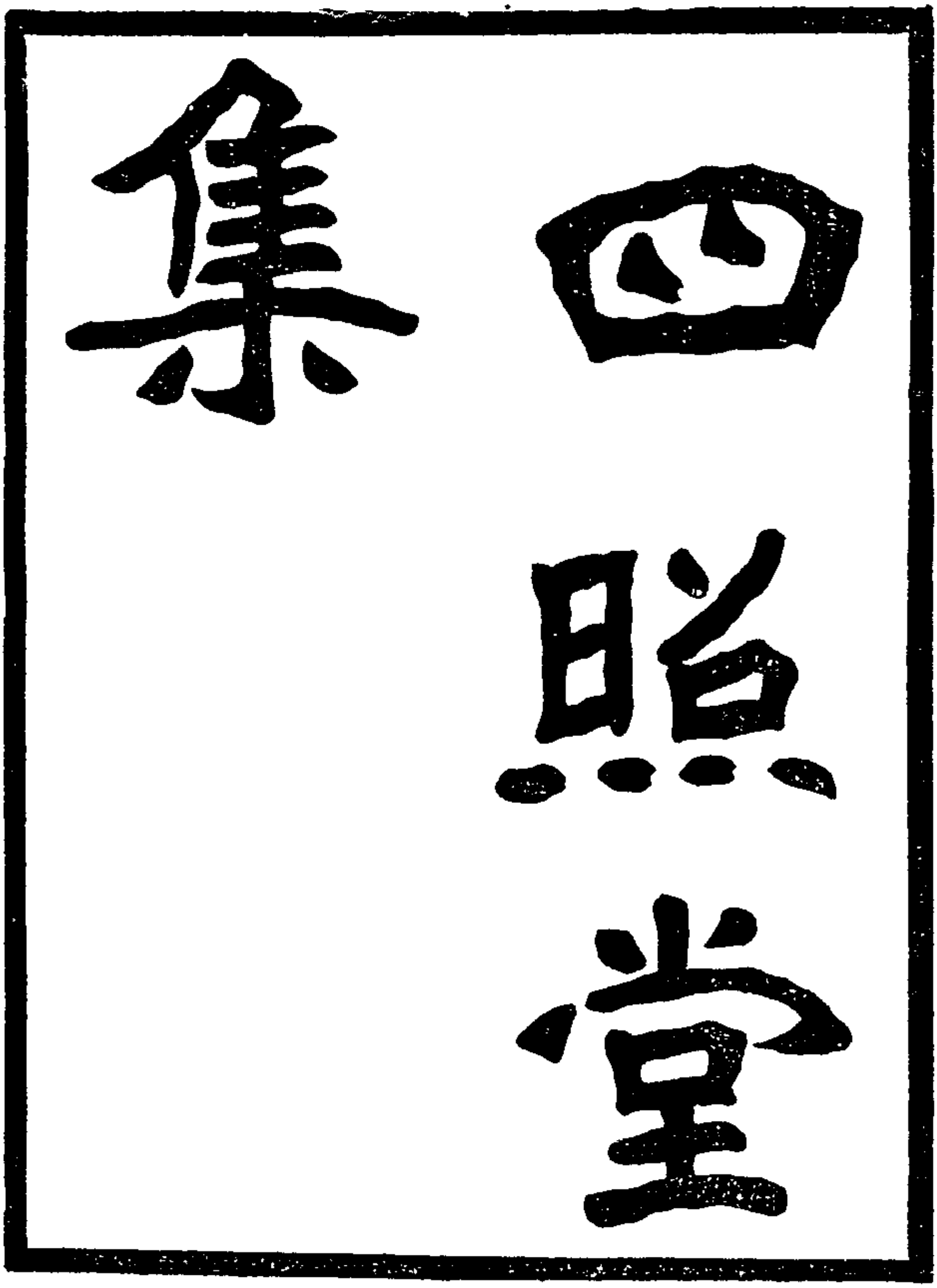
書趙雲升高濟生兩先生遺集合鈔後

吾宗白厓明經貢元居大潭鄉去吾邨四里餘白厓讀書過目不忘於宗派次濟一輩而齒與吾家各前輩埒時以道義相砥礪詩文相商確月必再四往來來則濟兄弟行侍立各前輩側聽其援引古今斟酌名理去必數日稽攷然後得其旨趣一日過笈雲樓袖一帙首尾霉爛中間蠹損者各十數番出以語吾叔雲樓公曰此勝國遼老滇中高濟生先生遺集也先生之出處今不甚詳當鼎革時避亂來淑援徒於大潭及潭頭坡兩鄉以自存活聞竟終老客中每求其墓而不得幸其集流傳語鄉而無副本倘或失之可惜也異日重修邑乘其有關於淑者當錄入藝文而誌先生於流寓傳中雲樓公遂命兄弟抄錄一通而自藏其原本久之諸兒賭成立知守世業且闕梓華精舍多藏古書過舉十餘傳歷百劫先人手澤殘簡遺編及此集俱法當精舍中以俟傳人今已四十餘年矣光緒戊子濟起居鄂生中丞之召索筆來滇因編訪高氏之族於昆明紳先生迄無知其人者比與劍川趙君介伯交偶談及之介伯驚曰遼生與吾家前人寔有世好我前人農部公并公居易軒遺集因經兵燹失其全稿其與濟生贈答之作

尙留傳數篇是年冬介伯省親歸乃屬其弟荃錄副本來攜以示濬濬細讀之乃知高公詩文高古雅澹淵源有自而其至激顚末尙具於趙公所撰濬生詩文鈔序中不禁狂喜曰文字因緣相結於二百年前誠非偶也竊歎激邑於明季遭流寇牛金星之黨牛萬才鼠據之亂我十三世祖海防簽事履初公方自浙江解組歸率附近數十村築寨於郡北二十餘里之龜山以自保我十四祖明明經完白公昆弟三人暨從子弟與寇血戰七年而村落廬舍悉燬於寇履初公竟卒於山時順治七年也又數年完白公昆弟始偕族返故居其中

又百吳逆之憂十三省土崩瓦解而山東盜陽分股上侵之擾蓋雖耳舊廬仍修戰事而資念舊君有雖與世人語者亦雲升濬生兩先生之志也屬經大變遂致國初以前數傳手蹟片紙無存然其時兵火餘生鄉中父老尙肯延師課子授戈講禮風俗之厚趨向之端從可知矣

世交鶴嶠公叔父雲槎公搜集竹垞舒氏一家集僅能得自康熙中年始每以爲恨今讀介伯所搨雁先生居易軒詩文遺集敬誠有同慨焉夫吾輩生不及先生既抵之於生前使不獲展其抱負又抵之於身後使不獲傳其緒餘亦既生之何忌之甚也已丑春濬自昌潤專足走取


集
四
聯
堂

比年以來歲非龍蛇而一時文人傑士如溫陵黃東崖先生以及中州賈靜子豫章徐巨源白門陳涉江顧與治朱遠公張大風皆相繼厭世而吾亡友王子一則尤可歎惜不置也方于一之遊於越也渡江過京口慼吳門達於武林以彼其才交遊半天下所至宜無不合乃栖遲湖上落落者兩載卒以客死死之日橐無一錢至不辦棺殮賴陸麗京嚴子問毛馳黃諸君子經紀其喪廣陵諸君子復醵金俾其子往迎其柩扶歸江右又收合其生平之文哀然一集俾予授之梓余因得而論列之子一其先南州人世其尊

人太僕公止敬先生家學少有聲于時自止敬先生歿喪亂薦臻始遊廣陵遂家焉余時在廣陵知于一深且悉于一好讀書爲詩尤工古文詞偶有所得激轡經綿瀏灕渾脫取抒已意而止未嘗輕爲人屬筆人有所求間應之不可迫以時日俟其意興興會胥爲而後兎起鶻落一決而就故意之所至滔滔汩汩雖揮洒累日夕不見其竭意所不至不復强爲甚有經歲不成一字者閒友人蓄集卽席賦詩于一頹然子一庚寅授余俾入文選中者盡付之剞劂自是以後天下讀于一之文者亦必有爲之點首擊節撫掌

之者固不足怪也嗟乎于一之人若此可以知其文矣顧于一性豪侈不事家人産雖數困緡遇有所遺贈不能如筐篋自守狀見名籍法書圖畫鼎彝諸玩弄物不吝數十百金購之雖廢朝餐缺冬襦不之恤也以是貲盡散畧無餘蓄不能盡刻其生平之文間有授梓者終以不繼未覩厥成今于一死矣尚不及其時爲之謀不朽而使其奇文淹落不傳于世顧非爲之友者之過耶于是合武林廣陵諸君所寄黎以子一庚寅授余俾入文選中者盡付之剞劂自是以後天下讀于一之文者亦必有爲之點首擊節撫掌如此及成出以示人必先布其大意所在而後許人

大笑哭失聲而淚縱橫下如于一之所爲者而不必
于一之自爲之也嗚呼于一可以死矣惜于一之詩
不多見輯而傳之不無望于二三同志者或曰于一
自刻其文爲之評隲而別以丹鉛則傳于一之文宜
加評點使于一之性情見焉于一之志也余曰否否
點而評之非古也文之佳美讀者自得之于一之文
有目者所共覩也且夫古人之書評隲而丹鉛之者
有矣章疏節釋字櫛句比而使古人之意遂止于此
焉何其視古人之甚小也以鹿門八家之評有識者
尙不能無遺議焉後之人其亦不可以已乎康熙元

年歲次壬寅陽月豫儀同學周亮工題于賴古堂

卷一
書
與顧亭林書
答毛馳黃書
與友論文書
卷二
序
榕厓序
客紀詩序
元日冒雨尋詩序
留松閣詩序
東湖二仲詩序
閔賓連菊花詩序
許菊谿詩集序
姜張二家五言近體序
晴嶼山詩序
喬簡襄詩序
姜西銘詩序
朱寧文邢上草序
潘江如穆溪詩序
安雅堂詩序
宋遺民廣錄序
又代
表烈集序
印章續古序
大方便報恩經序
外孫袁子制義序
澹臺講疏序
邛百集序
彭彥伯藏書序
卷三
序
賀李石臺攷績序
賀王錫予令郎入學序
補堂老人生子序
贈鴛林梁公序
贈喬簡襄歸晉序
贈紫峯道人序
送鹿谷崔君歸晉序
陳蔣公詩序
卷四
序
宋榮公胡傳纂要序
昌谷集註序代
贈張侍元序代
送孫無言歸歙序
贈三原梁君序
送魏雪竇序
馬制臺予告還朝序代
卷五
壽序
壽司理武公序代
李太虛七十壽序
包禔修七十壽序
孫廷評新齋六十壽序代
羅震初六十序代
羅太母龔太恭人八十序
李母王太夫人八十序
賀鄭水部士介公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黃母顧夫人七十序
吳母胡孺人六十序
賀王錫予壽序

卷六
壽序
侍御姜公壽序
壽少司馬李公序 代
少司馬李公元配羅夫人六十序 代
太學士王公六十序
李母陳太夫人壽序
壽喜崇素四十序
壽盧樂居表兄六十序
侍御姜公壽序
壽武城方君六十序
卷七
傳
太傅新樂侯劉傳
熊孺人列傳
張仲明先生傳
梁烈婦傳
孝烈張公傳
兵科給事中張公傳
李一足傳
卷八
傳
孝廉張公傳
許氏七義烈傳
杜昌之先生傳
洪母汪孺人傳
孝賊傳
卷九
記
滁游記
閻情閣記
得樹庭記
石圃記
寒碧琴記
義虎記
桓鬯記
卷十
碑
重修漢壽亭侯廟碑
重修五司徒廟碑
改葬宋金將軍墓碑 又 代
卷十一
重建文選樓碑 又 代
祭文
祭侍御李少文文
祭萬年少文
祭尚寶丞劉公文
祭梁君仲木文
祭姚亦方文
祭高母張太夫人文
祭李觀生文
募疏
揚州募建許眞君行宮疏
黃山慈光寺募疏 代
笑隱菴募疏
湯琵琶傳

募修興教寺藏經閣疏
卷十二
雜著
錢烈女墓誌銘
書袁山先生四山樓藏卷補入溥陽手蹟事
書陶巷集後　表貞遺墨弁言
觀道說　餘中說
古月頭陀書經紀事　德全禪師師紀
聽琴詩引　介壽編小引
蔡德卿結巷小引　題明宣宗畫册
跋馬忠節公壽劉母序　文敏公書
題馮大將軍像贊　明老儒孫聯所像贊
柳敬亭爲左寧南寫照而自圖其像于旁識不忘也子爲之贊
戲論紅拂伎奔李靖　萩園賦

書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與顧亭林書

日從冗隙中快聆緒論受教良多僕自慙老馬不堪鞭策而世之謬愛者復欲強之歷九折之坂而不已自當達變不然天下之忠魂貞魄幽薇泉壤而姓名不著于後世于後死奚賴焉若曰誌銘行狀亦足傳矣誌銘行狀一家之私言也其爲人子孫者求顯其祖父吾始得援其實而志之苟其子孫之無求于吾止當作傳不當作誌狀若無子孫無墓又無生平履歷之可紀其大節不過數事此可以爲志狀乎故愚

與之上下今古言文章得失之故乎足下學殖既富勤且敏矣更心析秋毫遇一事一物如赴大敵必以全力注之此古人之所難也但中有一二則願共商榷未必有當願足下教之書云不當爲人作傳僕向與錢牧齋先生言之亦如足下云云也退而思之殊不盡然古人輔軒所採每據家乘以爲國史故太史公以司馬家傳纂入史記范史以鄧禹傳稿列于漢書他如麗娥傳爲皇甫之私筆高士傳屬中散之野編推而至一家言若華嶠漢典張勃吳錄魏澹魏書北朝之諸君唐末之十國不妨分注年號以明列土相敵莫爲君臣乃若三國魏吳晉之十六國宋之遼車頻秦書王隱何法盛十八家晉史中間皆有列傳

金自當統于所屬尊無二上又烏得紛紜雜出漫無紀綱乎至天鳳地皇諸號茲特新莽篡漢海內無君不得不姑以大號歸之亦從實以書無礙正論也據云非三公不得稱公然楚葉公白公皆大夫也而稱公此而爲僭則齊亦有棠公矣齊未嘗稱王而其臣得稱公何與如以爲楚之邑邊吳而特重其號則吳亦邊楚何以不重其號耶此說之不能相通者漢高祖爲亭長時送徒驪山中道多遁散謂衆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此以卑稱公也呂公欲以女妻高祖其媼曰公常欲奇此女與貴人是以夫稱公也鼂

錯議削六國錯父謂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議多怨公此以子稱公也毛遂指其十九人曰公等碌碌陸賈謂其子曰無久溷公古樂府題有公無渡河非必皆三公然後稱公也若所云沙門稱公如深公遠公類者必以其名冠之是矣然公既定爲三公之稱公侯釋徒迥不相及以王公之號加之緇素之列豈謂得其例乎至云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不復稱公則杜甫之稱明公贊公又何以說耶諸如此類難以悉數僕嘗薄古之文士好爲攻擊者多矣雖孟堅蔚宗皆所不免若歐陽之與子固論氏族書以無文考究不能周悉爲恨而晦菴之與象山東萊折衷理學往反至以十數此皆意圖相盡非有所排笮也知足下不以爲罪

答毛馳黃書

猷定頓首頓首僕自遭亂飄泊廣陵南北舟車之會多所接遇得以周知四方之賢者聞西陵諸子有足下善爲詩古文辭式閭願見宜辱埽門竟以川途遼絕不得時時望見顏色城闕之嘆曷日無懷昨介夫至承足下書謬爲推譽及惠所著譔僕覽之穿綜百家佃漁六學駸駸乎古之作者矣僕何能復爲足下

言昔歐陽公送徐無黨序云班固藝文志所載及唐四庫書目其存者百不一二悲其言之工而不得一傳後世無異飄風好鳥之過耳僕爲悚然自懼且年老矣又復善病不敢爲文亦不敢論文乃足下當今作者而又虛懷若谷商于僕無所短長之人敢不書所見以暢足下之旨來書云理可明則文傳理事可述則文傳事文章之道盡于此矣然文傳理莫過于經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岡巒也浮滄海而知江河之豬沱也陽明子曰聖人憂後世而述六經猶富貴者之父祖慮其產藏之積或至敗散而記籍其所有以

道之使子孫世守而受用焉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毒人者相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六經爲吾心記籍而級詞之家反欲廢焉此陽明子所以傷也若文傳事莫過于史昔者馬喜馳騁班尙裁制子長胸多憤激自爲文章故馳騁而易工孟堅一代史臣故言必簡練各有短長未可優劣晉宋齊梁靡冗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焉唐宋遼金僻濫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歐未之盛也陳壽不學而能自成一家之言然爲父貶孔明沈約魏收爲斷夫六經明道之書也道者所由適于事之路而見其理之端者也聖人之道如坦途諸子之道如斜徑坦途無不之也斜徑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樂津

梁適斜徑者苦荆棘人將爲其樂者乎人將爲其苦者乎是以騏驥雖良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千將雖利非有人力不能自斷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經以聞道烏能斷古人之是非以文章垂世哉僕非有知因足下之明問而畧言如此而足下固無俟僕之言也所遑萱蘇書不盡意

與友論文書

頃辱足下書示僕以今之爲文者如漢淮南云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胥以綺繡尸祝均祓大夫端冕以迎送之及其已成之後則壞土剡草而已矣始

信文以氣爲主古人豈欺我哉嗚呼子可謂知文者矣然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阿房之高且厥也魯靈光之巍且煥也臨春結綺之侈且麗也楊子之亭葛氏之廬之幽且閒也亦甚不同乃其爲之也楹桷則無不同也故耳目四肢皆具始可以爲人根荄枝葉皆備始可以爲木也然則辭固有體而氣乃行于體之中者也古人之爲是言也有所兼而言之後人泥其言而不察亦已過矣故明徵定保如金如石謨訓之垂也正大煒煌如綍如綸詔誥之頒也簡質嚴厲觸目警心箴銘之誡也羅列理亂確證古今

陳事之忠忠按剔謬戾顯彰奸慝緬糾之直也聲義致討墨墨梅梅軍旅之歌也揚德敷功明明弼弼廟堂之頌也以至感懷而造端則畢然四望皇然遠慮之無窮也贈答而抒思則融然怡懌鬱然纏綿之靡盡也慷慨而賦物則辰經星緯嶽峙川流艦軺陵闕園囿殿臺之必蔚贍也游覽而寓意則島阜陂渚麟植羽毛寒輿陬祠杳冥變怪之必流連也若夫張皇撼動發必穿的則爲說士捭闔之術擷葩摛英詞必衒巧則爲騷人文士之習嗟咄棘喉索隱窮異則爲曲士支離之說此體之大畧也夫劍之下型未能斷蔬及加之砥礪可以刺犀甲鏡之下型不能見日影及粉以元錫摩以白旃可以鑑鬚眉然則體亦爲文之砥錫也夫體何自出理而已矣張文潛曰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媿者巧爲塗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于子貢問字于楊元其何益之有故氣之充充于立體而體之所急急于明理仁義中正之旨理亂得失之林灼然見其本末而後靜虛以澄之精明以致之優柔以畜之廣博而可畏究而不可測隱然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而灕瀕龍門時時激發奇壯曠然大行九坂造父飛轡越之而行空也而其大旨光明如陶冶未耦不可一日而闕如黼黻丹黃可以一望而曉豈非體具而氣足哉不然何以上古聖人有辭中古聖人又起而續之而後先連綴如出一人哉至于豐玉荒穀不能相兼春華秋實不能相揜杜預有武庫之名君子謂其錮疾韋昭窮周禮之義君子謂其疵曠房輝遠稱爲五經庫無益于時殷踐猷號爲五總龜無補于世是固

其得于天者各有長而資于人者必不足也拜手裁答足下試寓目焉其以予言爲然否

四照堂集卷一終

序

榕屃序

人之才傑者能傳其身止耳孰能傳人傳人止耳孰能傳地傳地止耳孰能傳草木至于傳草木而其人詩人文人也抑非第詩人文人也元亮先生寄予榕屃近什余讀之異焉先生著書等身不汲汲自爲壽惟收拾網羅其鄉先達暨四方天枉舊交之遺文殺青恐後日傳萬紙是非所謂傳人乎先生所至所居輒問曰小闕無恙乎曰羅先生吟詩自若也再客廣陵歲饑人來輒問曰小闕無恙乎曰羅先生吟詩自若也至是余始知有客意焉辛卯八月先生來邗上而余不知其爲客也及余客秦郵水寇數百里人來客天長之小闕然則客迹之長且久未有如余者也客紀詩余鄉羅訒巷先生遭時抑鬱之所爲作也王子讀而嘆曰予于先生非所謂居則同里而遭亦同時者耶丙戌余先先生別里門渡淮循山以東過齊魯之墟慨幽州復返居陽平者三年而後乃知先生客紀詩序

余訪之西寺先生顧余驚曰異哉吾昨夢與子吟詩詩曰亂後逢君瘦如予更白頭噫兩人六載不相見而面皺髮宣若此豈非客之驗耶于是續夢中詩成使余和已乃索其小闕所吟者歌之使人忽而越南洽忽而遊巨海忽而行麥光宮黍之間忽而墮空坑厓山之畔忽而見故鄉戰壘焉忽而見父母坵墓焉忽乎恤乎何其感人一至于此則甚矣客之有功于詩而余之無功子客也客亦何負于人哉顧有幸不幸耳杜甫陷賊中脫身西走而受拾遺幸矣及出爲

華州掾則似不幸入蜀後依嚴武幸矣蜀亂逃梓州次雲安移夔州以至下峽走荆南而卒老劍外則似不幸夫時與地第較量子世所可少之人甫窺其身于四十年中僅收俄頃拾遺之涕究其所傳者安在而幸不幸非所論也先生行之類于甫也以拾遺而詩之類于甫也以客今天下之爲客者衆矣而工於爲客者不槩見何哉蓋以客于一時者多而客于天下萬世者寡也客子天下萬世矣則何悲之足云先生其可以夷然遊于世矣

元日胃雨尋詩序

趙子孟遷有詩癖每酒酣不平遇山水友朋必叱咤跳擲不吟詩不已歲除天朦則例有紀自以爲詩歷不求工也壬辰上日欵予扉甫見不交一語投以除夕詩即反走予曰何爲趙子曰趁此日尋吾詩所在予曰安在曰吾詩在梅嶺蜀岡一帶十五年委棄于此幸今遇之他日名山物無失也去出北門之梅華嶺嶺旁爲史相國瘞衣冠處拜而去會天雨倉皇走斷烟荒草間左右四顧執樵者問曰若知隋皇一片土耶樵者曰客何爲者告之故樵者笑趙子亦笑于是具告以寶城迷樓瑩苑平山諸勝且爲指點前代

戰壘及興亡之事趙子且悲且喜仰天大叫顧其僮曰安所逃雨乎雨左則祿鄣以右卒一至其地次第憑弔而歸行市水從頂下口哦哦不休塗之人咸目之莫測其故也次日示子草備述其蹈躋尋詩狀王子曰詩之于人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凡人所爲必其不可已者而後傳趙子可已而不已其中必有獨得者存而工者顧失焉趙子傳矣作歌以贈之

留松閣詩序

往余與盧龍韓子新言古今興亡之事甲申後草木告哀天下之所留者寡矣韓子曰有一物焉垂五千年不亡吾圖畫其形今以贈子賑之則大驍山軒轅老松也懸之茆堂靈光汹穆如見古帝爲歌以紀之後之京師弔故宮及公卿邸第見報國古寺雙松裴回不能去則又託之詩歌嗟乎以一物之微而繫余思若是毋亦有甚不能忘者存于其中耶歙之孫子桴葬情深于余十年客廣陵欲歸不得無以攄其憤懣不平之氣寫之于詩至饑渴困乏不自知見處士之爲詩者不計工拙棄百事而求之吾知其志之悲也桴葬告余曰吾家雷溪之側有松如蒼虬荅蓋偃

覆夜現赤光衆鳥不敢窺颱發則數里外如聞波濤甲馬聲宋元豐間物也吾閣峙焉十年詩將藉此以傳故以名噫桴葬思深哉世之變也志風雅者當紀亡今不紀亡而紀存蓋言其僅存者有深于紀亡者也思老成者紀人思中原者紀地至老成中原付之涕淚不可問而紀草木亦能傳詩哉今夏揚州閭江上兵至傾城奔竄桴葬堅處委巷中吟詩不輟嗟乎視世之巧于避禍而自爲工于詩者何如也今而後有慨于興亡之故者讀留松閣詩又不徒言甲申之事矣

東湖二仲詩序

西昌有兩耆碩仲暘予婁兄宣仲則執友也兩公皆明德之後有聲名于時卜築東湖人謂之東湖二仲云仲暘負才高放後學道子棨柏老人閒爲詩不欲以詩名王子見之京師予方童子也宣仲性元曠不喜見賓客見亦未嘗言詩惟焚香燕坐而已予居湖上兩公年皆六十餘徐亭蘇園間輒共晨夕所聞皆嘉隆先輩長者言甚懽也迨國變而兩公死子浮家江淮南浦人來言戊子後東湖蓬蒿十里白晝多鬼哭又十年而兩公之于孫竟無存者獨予與伯璣從兵火遺篋中搜其殘詩刻之以傳嗚乎能不悲哉旅人王猷定題

閔賓連菊花詩序

年來畏詩如赴敵裹甲不敢窺城下故筆墨甚寡而世士出疆之贊在焉匪是則士不祝陀其矣以免甚則走四韻于篋斷燈間賈焉乞焉已矣嗚乎風氣日下吾不紀存而紀亡屈宋以降感哀樂而亡雅正魏晉以還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感物色而亡興會今之所亡者何等也予子此輒閔默無言私與一二同志曰此道易近而難犯易近者狂夫孺子所不

禁難犯者耆儒宿學所不逭而世何偏欲犯之以自取桎梏爲亦有以輕重大小之律告之者乎其說近于爰書暴人之情昭于黑白海非不廣也至于弱水則不能汎羽自非通人難與解此閔子賓連余夙欽其才始而棄杜子見而賞之曰此非閔子之詩而固閔子之詩也已被其全詩示余久而未有以報蓋余知閔子之才可以無所不有猶欲進之以無所不無凡人之情始而喜既而厭厭斯離離斯畏畏斯人矣菊花三十咏是其離有入無時也吾聞閔子居三阿吾雲半畝不妄爲人所破閉戶日讀離騷斯其人豈

輕爲詩以干公卿者哉閔子毋憂貧餐秋菊之落英
吾與子歲歲澤畔吟焉可矣

許菊谿先生詩集序

中鄉乃有許氏之學以澹靜爲宗菊溪先生承其家
學以風雅聞于天下一時慕其風者爭進惟恐後余
嘗聞臨城有菊水漢司空王暢太傅袁隗皆飲此水
以自綏養是以君子留心甘其臭倘先生實家臨之
厥有自矣先生自登仕版遠罹冠亂挑刀走戟塞滿
南陽乃溯襄水歷彭蠡崎嶇九折而意氣自如逮千
戈甫定秉節秦嶺秦固有商塞即沛公攻武關繞嶢

關踰賈山擊秦軍最險要處而上洛黃川亦春秋寇
盜之藪匿矣塢壁弗靖先生處魚鼈蟲尾間朝携壯
士暮接詞人以盾鼻磨墨吟嘯于白雲之堂噫非得
力於淡靜而能然與莊生之言曰苟能無解五性擢
聰明則萬物炊累而其居淵靜先生無喜怒無哀樂
無慮嘆變慄一詣乎詩是以會心而出六集臻焉其
何能以不工詩之道吾能言之其發也若千鈞之弩
一舉透革縱之則文漪落霞一入促節則怪雨盲風
窈窕變幻而苟一收之則橐聲一擊萬騎忽斂斯物
也道攝之矣而世強以有累之神合之不亦悲乎昔

先生家休文流岩以來津塗四塞三江五湖盡爲敵
庭休文經歷東甌閩越之國絕糧茹草漂薄風波而
後得成英奇偉士張融廣越嶂險史稱其行關入浪
宿渚經波獠賊將執之而融方作洛生咏鳴乎其天
定哉抑有江山助歟然後知先生之學之深非旦夕
也金陵古帝王州觀察奉三尺糾吏民其柄方視中
執法等先生經濟之餘翳然林木中觴咏陶然豈世
所得而及者哉予別先生十餘年習知其家學因以
識其所學之本而復述其境遇使學詩者先明其所
宗無漫言風雅可也

姜張二家五言近體序

去夏余渡京口訪姜張兩先生于北顧適兩先生刻
七言近體成余序而傳之一時海內之言詩者翕然
嚮風既一年干蹲躅長干極涕淚悱惻嚢淩詬辱之
事而未敢一見之詩今夏有客言兩先生來廣陵溯
流往從及見而兩先生五言近體又復裒然成集其
間山川觴咏友朋贈答之情無一不見之詩余屏慮
讀之高響可以至于天而中有希微寥泬之音則人
未之聞也蓋兩先生得古人之神以淺得深以眞得
幻以樸拙瘦硬得變化雄動所謂月明冰化無之而

有者也嗟乎江河日下山鬼行吟予之緘口此道久矣兩先生挺然特立以古人之心行之山川觴咏友朋贈答之間而余以涕淚排惻囂凌詬辱之況謬托知音得無不類乎哉昔人謂詩必窮愁而後工以今觀之事殊相反乃一見之詩一不見之詩其故謂何也

嘯嶰山詩序

盟津王藉茅先生以太史藩屏江左既二年入覲于朝將梓其詩行世問序于王子王子讀之作而嘆曰詩之關于世運豈不然哉古者採詩之官屬之太史以觀民風嘗讀詩三百篇其間征人思婦戍士農官之詞不過里巷歌謠而已何以叶宮商被絃管使于載而下詠嘆淫佚而不能已雖極後世之才人無以過竊疑陳詩者有以文飾之此其人非通于政與樂之微者不能故嘗恨不一見古太史之詩也自採風貢俗之典廢里巷歌謠不達于天子而民間之詩亡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史氏所以紀王政之得失者也王政不存于詩而存于史今先生以史氏出爲採詩之官則王政既存于史而又存于詩先生蓋合詩史而一之者也所以然者先生之于詩根槃三百篇不爲一切浮靡之音力追雅正詩與政通也爲其近于樂也天地之元聲世運之升降于是乎在吾不見古太史之詩今得先生之詩而讀之不可以想見之歟夫江左在春秋時不與會盟陳詩觀樂皆非其地至六朝而後庾玉樹之音作去古益遠先生倡明風雅江左之風俗悉形之咏歌以獻當宁繼採風之盛則是役也不獨政治之得失可攷而知而民間之詩因之以不忘其所關于世運爲何如也先生之意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先生曰然詩固吾家事也先生家世太史能詩者其尊人文安公也

喬簡襄詩序

今年秋余辟亂于高郵之盧堡饑驅至淮寓閶子再彭嘉樹軒時烽火達淮泗韓侯臺前馬矢塞斷又時傳湖水稽天將穿屋老穉棲浪頭旅魂數驚忽疽發賴友朋周旋得强餔而喬子簡襄尤朝夕餽問不少閒私念丈夫不能學韓侯提兵百萬以與項籍戰而第感王孫之一飯亦可羞也士亦惟知已爲足重耳一日晨起喬于扣扉執贄北面長跽以請余眙瞷謝不受既不獲辭久之喬子錄其近詩以質余曰吾知子之詩矣人倫相與以情而莫眞于患難之際三百

篇情之祖也北風雨雪携手同行者彼何人與邢衛之不恤旄葛諒焉然讀其詩雖至瑣尾流離不忍遽絶而其旨仍歸于和平此古人之厚也世俗偷薄至今日極矣余與喬子處戎馬崩騰之日驚心濺淚俄刻萬狀有骨月不能自保宗黨至相隱辟而喬子乃勤勤懇懇未嘗一日暫離乎前其孰使之此其中有必不可已者存焉不可已者山川所不能阻劍戟所不能奪謠諑排擊所不能撓亂何者水涇火燥天地之經雖沸鼎浴淵而性終不變也聲詩之盛至今日抑又極矣間有鏤心刳腎詞雖工而余望之若譬者

誠惡其中之薄可已而不已者也喬子深情內蘊輪囷盤鬱發而爲言如人之歌哭情至而莫能自喻余是以未讀其詩而知其工也語云事變之來未知所移喬子益展其才將必有大過人者余序喬子之詩特有感于一時患難知已之情而亦以使天下之讀喬子詩者明作詩之有本也

姜西銘詩序

姜子能詩余初不知姜子之能詩徵之于其志也厥志維何曰事關忠孝者吾爲之然姜子儒生也而善貧不得志于時曷行其志余少聞之長老云萬歷初

十年所號爲高爵厚祿之家子孫漂淪滅不知凡幾而北山闕湖之間有窮居隱約而歌咏不衰者此何人之裔也噫忠孝之食報于天詎必其身親見之哉此余所謂不知姜子之能詩而徵之子其志也姜子勉之今世之言詩者多矣吾懼其或亡也子力持其作詩之本有旨哉惟無惑子邪說吾將執是編以攷其後焉

朱寧文邦上草序

朱子寧文刻邦上草成問敘于王子王子曰夫作詩者必知其地之山川人物與世代盛衰之故其性情

乃可得而言也廣陵爲古重鎭南北戰爭往往于此一禍于吳濞再禍于魏太武孫孺之徒弔古者豈獨一鮑參軍哉夫以廣陵重鎭處四戰之地畧稽往代以富强甲天下者有唐三百年耳青巾以後屠殺更慘不忍道而從來歌咏之士過其地者僅傷心于南部煙花以寄大業之一嘅何歟嗚呼吾于盛衰之際竊有感也魏文當全盛之日以傾國之兵向廣陵而不能一窺江左宋之衰也韓蘄王以一軍振江上逮國亡矣而李丞相猶能以一郡綴敵人之師使二王得建國于海隅由今思之廣陵之所關于東南者豈

其微哉朱子客此其間山川人物與世代盛衰之故應有獨觀其深者吾未知朱子何如也讀其詩質而靚婉而多風居然得性情之正焉夫朱子方年少何以遽能若是蓋有其本矣其師姜眞源先生挾緯世之畧朱子朝夕講究必有洞然于古今之際者況臨安宋之舊都山川之所磅礴人物之所結聚數倍廣陵朱子歸而過故鄉窮其性情之所至而益老其才所得當不止此噫江山流覽之際蓋可忽乎哉

潘江如穆溪詩序

穆溪在鴛脰湖之濱其地多隱君子江如尊人木公先生世居于此厥後徙潤之北願山下余昔往來經過疎籬野水廬井蕭然大江橫流于山之外每尋孫劉當日談兵狼石處而不可得因嘆英雄寂寞唯留勝地以待後之隱君子幾欲造訪而先生歿矣江如承家學以詩名海內余交二十年未嘗一言詩丁酉夏遇于北願問其居健兒繫塞馬踐庭戶糞與睫齊而其家又徙于城西求所謂疎籬野水者無有也相與嘆息別去今年秋余辟亂適淮江如從漣水至淮時南北鼎沸岷江數百里山飛水立禽鳥之過者翔而不敢下余與江如登韓信城望戰雲城下羽檄颺

馳問左幽障之兵鞭淮戍卒挽舟以就鋒鏑老弱號哭于道江如淒然泣下曰吾家城西不當如是耶當是時余雖勉慰之而中懷慷慨恒與振腕終宵以至酒悲歌怨病囈夢魔狂走西東而不自知而世所號爲明哲者目語心笑江如掉頭不顧方欲涉下邳歷齊魯之墟以自堅其志以此思君子生當斯世有終老他鄉而不悔者其爲感憤可勝道哉比少安其子鍾渡江省親抱頭相慰言潤州事輒嗚咽城中十萬戶蕩爲冷灰獨妻孥屹無恙嗚呼豈非先世之德然歟而欲求城西之居則又不可得矣凡此皆江如之

詩之所爲作也秋盡余南還執手河干謂之曰霜露既降天意沈寥九州之大蹙蹙而未可騁也子盍歸江如曰諾穆溪先人之遺業在焉吾十年來間關道路由烏石至于延津弔雙龍之逝其所爲詩皆先人之志而不敢忘也吾不敢忘先人敢棄其遺業耶然則江如之于詩深矣題曰穆溪夫江如豈終以穆溪老者哉

安雅堂詩序

庚子秋子客武林宋公荔裳分守越東攜其近詩使爲之序予既老寡言辭且見天下之言詩者多退而學道夫已不言詩而爲人序詩不可及東渡越之人士喜公至欲刻其詩者爭恐後予居怪山垂六十日未有以報會大雪公載酒邀同人詠詩千峯閣予栩栩覺曩習不自禁狂歌忽作乃爲序曰嗟乎吾與公不獲論詩者十五年矣其間山川人物合散悲愉遞遷凡幾而公一身徧歷之則其託諸歌詠者豈當問之悠悠之衆乎古者士大夫讌燮聘問贈答感懷之什將以紀盛衰明正變風俗人心予是乎在自予遭亂見公京師公方竄身炎越歸見里社邱墟滄桑乾相與悲歌燕市曾幾何時一旦奮庸復先人之舊業視予潦倒無用于世豈不稱大丈夫哉俄驚謠諑罪詈斯興至今讀北寺之詩使人潸淚楚激不能已而公意氣自如逮遷隴西予躑躅江淮不復見公每思少壯欲一至秦關達成紀觀太皞所生之地問馬伏波提兵破隗囂諸葛武侯攻祁山遺制尚有存焉否也因而歷長城走盧龍塞弔田疇之墓旣阻于兵戈欲往不得或庶幾如公其人者資其力以肆遊覽復憚子道路而又不得乃公一一備見之詩則予向所夢寐欲至其地者皆得于公詩見之嗚乎山川人物之變亦可知已今公以東海之大夫仕于越越東海之裔郡也禹朝諸侯于此勾踐因之以霸覩其遺烈足以經理中原予幸無兵戈道路之虞得因公上會稽詢越甲楯五千所棲以審知興亡之故顧衰老不足用惟得從公歌詠之餘所不能親得之燕秦者而得之予越豈非幸歟然則吾之序公詩有見于山川人物之變而不在區區聲詩之末也若夫公詩之傳當其盛年業已嚌鳴海內海內家傳而戶誦者無以異于越之人士于也復何言哉復何言哉

宋遺民廣錄序

李小有氏廣遺民錄成南州王孺定讀而嘆曰悲哉

吾友之志也古帝王相傳之天下至宋而亡存宋者遺民也知宋之所以存則當知宋之所以亡知遺民之所以存宋則當知宋之所以存遺民者安在也嗚乎難言哉夫一代創業之君其得天下與夫享國之久長非徒恃其威力其深仁厚澤有以收忠臣義士之報一再傳而英武之君殘忍寡恩以簒奪之故推刃懿親屠毒忠良使國家之元氣中更推折雖其子孫培養綿延數百年而怨毒之氣終乘時而發至於廟社邱墟本支凋落然簡義之在天壤不獨殺戮之所不能禁而璽書徵辟或至再三不能回八山蹈海之心則開國之德澤入于人心者深也當藝祖之得天下也人無兵革之患其誓碑不殺柴氏子孫而全李煜之門諸降王來朝者歸之韓通拒命畢殺之者而贈通以官仁厚爲已至矣太宗則不然德昭之自殺德芳廷美之幽死視李唐喋血禁門何異焉至青城之稠纍奪之報見矣公卿士大夫爭以媚敵爲得計而都人萬億然頂煉臂號哭踣泥淖間以冀二帝之還僵死杭藉于道嗚乎豈非藝祖德澤之所留也敷南渡而後棄中原于敵國其間遺民既不爲薛方之委蛇復不同翟義之輕試堅忍幽墨竄身于盲風

怪雨之中甚則瘕憂抑鬱以至于死欲考其行事而不可得及孟珙破蔡滅金稍攄遺民之氣未幾崖山一潰遂使古帝王之天下忽然淪喪豈不痛哉嗚乎宋之所以存與其所以亡者亦可知矣且天之生此遺民也殺戮之所不能及璽書徵辟之所不能移何爲也哉冲主既沈孤忠盡隕仰觀天意俯譬人情天下事其無可望也明矣而遺民獨甘老死干饑寒流離慘獨無告之地則天能亡宋于溺海之君相而不能亡宋于天下之人心蓋至終元之世高隱不仕之風未嘗少絕則是古帝王相傳至宋之天下迄元末之殘忍則統緒三百二十年與夫忠烈殉國之報皆非其所宜有也而況于遺民乎然後知藝祖之仁厚有以豫培于三百年之先而始食報于三百年之後如此也此謂宋之所以存遺民者也我故曰悲哉吾友之志也

宋遺民廣錄序　代

程篁墩輯謝皐羽鄭所南十一人詩文傳于世題曰宋遺民錄李子讀而廣之爲之序曰嗟乎此皆南渡

傷心之士也夫自建炎迄於祥興中原血戰其間一百五十三年興亡之故不具論歷數將相以及仗節死義之士其行事俱載之史而遺民不少槩見何歟蓋一代之史成之易世其史官皆尊崇本朝有所飾於彼則有所漏于此而宋史爲甚延祐天歷間朝士不知義例屢詔而不成至正二年使脫脫鐵木兒嗒識輩爲之裁定他人不足道也歐陽元呂思誠之徒豈不知尊宋爲正統而乃以三史比于晉南北諸朝之例致使崖山同溟之孤忠不盡詳于正史而一二稗官野乘猶能傳之嗟乎彼遼金之臣不知宋之君

父而況于遺民乎甚矣望墩之有功于宋也雖然遺民數子當國家顛覆之時雖未享高爵厚祿猶是宋之民也望墩身非遺民之列而又時當太平無麥秀黍離之感胡至毛髮上指涕泗交頤徬徨嗚咽不休豈非忠義之在人固不隨世運爲存亡者耶吾嘆望墩之有功于天下又不獨宋也余不幸不當望墩太平之年又不能效宋諸君子傾貲赴難瘞骨納饅之義竊自愧焉因思少而讀書有志纂修宋史以繼先文定之志迄于今白首荒邱仰視蒼天寒噤不敢一語而老病復作徒以區區之心附諸

自督師史公而下其最烈者莫如太守任公當其廣印坐堂上自以鐵穿兩手誓不屈支解時罵不絕口而無人以傳之至交衢荒州枕屍八十餘萬越數年猶有人見鬼夜行市上牽人語嗚咽不休豈非忠義之氣抑鬱無以自明而有待子人歟蓋天下之事不傳者有三先朝殉節國變後多所忌諱緘不讀史不知表章忠義自古有天下者所不禁其次或小民之家無以自託于文章之士或有託于文章之士不幸而非其人文采不足見于後世皆可悲也余聞錢氏之先世當正統萬歷時其女于多以節著而國變之

際與烈女同死則有錢公君羽錢公肖林之妻何及
外家女卞皆有待于世之君子獨卞女得附見于吾
弟平格傳中而餘皆掩蔽無聞抑又悲矣述古爲予
言吾家潤州欲立祠以祀錢氏諸死節者予爲我記
諸石顧余老不復言文章事惟不識忌諱見舉世以
此爲不急之務窮愁中藉以少遣歲月俾諸死者庶
幾于不泯則予志也夫

印章續古序

余嘗執人而問古字而世鮮識字者以是慮古學之
將亡也結繩而後龍穗雲鸞蝌斗龜螺之書皆無聞

史倉烏篆變龍穗史籀大篆復變蝌斗而斯邈之徒
又從而變焉君子謂篆經五變而至漢古文之所存
者或寡矣漢許愼之序六書周保氏之變也唐李陽
冰自謂斯後一人而後浸以衰印章不明于六書而
能善者我未之前聞故其藝莫精于秦漢何者其去
古未遠頡籀之法未至訛謬譬之測陰陽者必先圭
影圭影既差雖保章氏無以施其能矣予往見顧氏
印藪一編因嘆古之作者其伎巧無不生于古法文
彭何震庶幾近之而論者猶不免離合之譏矧下此
者乎吾友吳子大令遊心古學不爲時代所壓恒語

予曰此雖末技心術形焉近世多纖詭之習吾欲力
追秦漢而世未有知者嗟乎人心之不樂于古匪獨
于此子何患乎漢孝武時得孔壁古文時人不能曉
孝宣召通倉頡讀者以授張敞敞復傳之杜林古道
之不亡存乎人耳且惡知世之不秦漢也哉因取其
手鐫印譜名曰續古以俟知者鑒賞焉

大方便報恩經序

有恩不報爲無慚愧人然而知恩者少矣何謂恩菩
薩無我相以深心奉塵剎而又無衆生相以塵剎爲
深心以無恩故大恩生何謂報恩生身父毋昊天罔

極然吾有身即爲大患而諸佛方便提獎出諸重寘
故有身爲患而無身爲恩故無身爲報恩而無衆生
身爲報大恩故有受償爲負恩而平冤親爲報大恩
故曰知恩者少也嗟乎諸佛以願力爲本是經發明
如來甚深微妙方便一切衆生能令如來滿足本願
則衆生于佛爲大恩人知佛于衆生有大恩而不知
一切衆生于佛有大恩故曰知恩者少也菩薩以發
心名因亦名華極之鐵輪上行圓明不失是名發阿
耨多羅心衆生欲報佛恩無踰于發阿耨多羅心矣
發阿耨多羅心而後無恩無受者而後無身無衆生

亦無佛是名大方便報恩經

外孫袁子制義序

乙酉金陵不守總督袁公督師下九江遭變被執京師余以納館收骨故間道北行已而公死節三忠祠公子一藻聞變奔赴道死亂兵蓋予壻也先是癸未公罷江督挈家之金陵余自廣陵省公吾女抱外孫甫二歲隨別去余飄泊江淮十餘年回首里門欲歸不得思吾女而不見輒嗚咽不已因念外孫昔在襁褓欲想像其笑啼面目不復記憶亦可悲矣丁酉秋老友張爾公忽綴其文寄余乃知垂髫兩鬟已能自

立余持之不知爲制義也蓋如聞王裒蓼莪之慟焉益又深余桑梓之感也雖然亦可以見公父子之有後而忠孝之食報于子孫不衰也書言堂構詩稱燕詒余老矣尚幸于公父子見之軫石老人題于金陵劍臺之寓齋

澹臺講疏序

澹臺祠爲吾豫章講學地也今天下方亂四方暴骨而士大夫方且登堂而講堯舜周孔之學豈其所謂俎豆不問軍旅者耶余懵不知學然聞之學必有術其大者在于拯世撫化亂則戢之解糾紛應卒易如

承蜩是謂學術武城禮樂豈其緣飾吏治屬有疆埸之事國人受甲絃歌之人若手足之捍故稱易使也其所亟于子羽者不過彷彿其大畧砥直履方示我周行如斯耳乃若褒衣緩步矜莊一屣儻然一室之外裹足不入則安所稱得士而綏急之儒者謂子不語亂而論語首亟犯亂而歸子爲仁夫仁者小儒以爲鑷性卷知且以爲慈煦而有子以爲偃革之畧何也古大儒之效無論即如前時有以艮知爲介胄講崛傳箭而推叛藩夷山賊機畧鋒出豈不學無術者所知國家以制藝取士罷老謳談不知堯舜周孔之

學爲何事而一躋膺仕舉國家安危治亂之事絕不復問人間世金革一振捐甲棄綬相望予道如羣羊蹲伏坐待虎飼其有匹夫之決者不過仰藥絕吭以是爲急策耳夫孰非服寵高議之人歟而一學宮視爲贅行餘食近且有衙壁泥首甘作中行說者乃出于青青之子學之徵也一至子此印可先生少有孝友稱士林浩然歸重其訓吾邑也與郡士當事大夫及縉紳先生課治一祠所著論務明夫堯舜周孔之道及一切當世之務故豫章之學以先生爲宗今先生八而

授兩雍席矜式弟子必響若振玉出則康濟以其所講明于澹臺者於以愛人使民則沈猶氏不飲其羊矣

卬否集序

大哉人外而作卬語我友乎雖然殆甚或曰何殆曰子繹虢之詩乎卑靡朝歌之故墟鶉奔矣鵲疆矣雌狐其梁矣水幽而不可涉也君子攘詢而奮曰此涇渭之淆也卬與人宜辨也曰我則淵涇之獨抱者也流胖而合必並赴于深曰我友深之至也今何時哉羣而遊人耶非耶有辨其爲卬者耶卬知我否耶無

人無我矣抑有友焉否耶嗚呼悲矣我友之言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嗚呼我心也誰則知之不知則非我也非友也併非人也故曰殆也或曰古人有言曰事變之來未知所移智愚者禍福之門也若然涉者智乎否者智乎冀蜚有鳥焉其巢一烏獨號其母羣鳥曰何侄也徙而去之明日則羅者得之矣智者獨而不故不殆雖然亦有辨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畏者涉耶否耶否者畏耶大哉卬乎是大不然卽采山飲河豈所須之志哉所須奈何曰蹈海者東北異方不涉釣也一則薇山抗首而無悔一則鼓刀涼武而不疑詎惟不友抑且相讐何歟非也釣涉也水與水不可食也琴瑟之專一不可聽也友與友讐與讐者有以涉爲否以否爲涉者故檻車不辱槌秦不危胥靡代食不苦同人之卦利涉大川夫豈一航之濟長年之智哉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是則我友也夫是則我友也故曰大也知其解者旦暮俟之

彭彦伯藏書序

彭公彦伯守通州嫻于政治閒以事道廣陵輒持俸錢購書越四年書得如干卷藏之署齋問序王子王子躍然而起爲之言曰嗚呼載籍之存亡關乎氣運然其存之故豈不以人哉自秦火熾而天下亂漢興除挾書之律石渠虎觀諸儒脩明典章聖人道隆則戎馬不生于郊迨世變頻仍而典章不墜隋嘉則殿三十七萬卷唐麗正殿二十萬餘卷宋崇文書院八萬卷皆有人焉訪求而護惜之故韋編竹簡猶得存于世而不廢世之亂也一失于莽卓之篡奪而緘帛散爲帷囊再失于周師之入鄢而江陵盡于焚燒三失于爾朱之倡亂而洛陽之經史散四失于砥柱之

覆溺而東都之卷帙亡然後世之存者猶賴魏徵虞世南顔師古元載諸人修集借錄以千錢購書一卷至五季而四庫盡至靖康以迄金元而三館亦盡明初稍稍采輯自流寇發難蕩析無遺先生崛起鼎革之後慨然興復古業搜括遺書而藏之厥功偉哉而吾更嘆其購書之難也往代書籍或掌于秘書監或校于上衮或繕寫于五品之子弟或懸官爵金帛廣募于民間今蘭臺石室之名空存所購者不過一二洞殘而廣陵商賈輻輳無緗帙之氣其地又屢經戰伐先生既簿書委積且時時負弩郊迎上官或執橐鞬驅馳行閒斯已難矣而又能以其餘力博覽羣書上自墳典周秦以下經史秘籙醫卜圖讖之書靡不備斯豈易得者哉先生之言曰吾束髮讀書豫章游覽鵝湖鹿洞歷縴嶺麻姑及張眞人昇仙處足跡所經必皆紀載不忘然則先生之嗜書匪徒獵虛名誇南面百城之雄良繇靈山遠壑澡滌胸中如子長歷盡名山大川而讀老氏壯下之藏故三千餘年掌故七十萬言之書赫奕今古非偶然也今朝廷崇右文之典將倣漢唐故事先生行且登承明著作之庭追蹤扶風中壘諸賢其所得當不止此夫天地氣運相

爲循環者也苟周孔之道不熄則斯文之寄必有英絕起而領袖之然則公之是舉其有關于世道爲何如哉于故喜而爲之序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序二

賀督學李公石臺攷績序

兵甲起文事衰寇亂數十里士之貽厥邦國可勝道哉救之者歸咎制科欲效古鄉舉里選之法世未有不識文字而可以涖官行政者也曷若究明制科之初意以正告天下而寓選舉之法乎制科之設將以正人心使爲士者通經學古明先王之道以達于治自帖括之毒蠹壞人心父師之教子弟率以是爲弋取功名之具而古學廢盲吏銓官盲官銓士宰相以迄百執事問以禮樂刑獄軍旅錢穀庫藏大政懵若聚漆天下事尙可爲哉我豫章倡興古學盡去一切浮靡之習天下翕然從風亡何僞學起而竊之忠孝襲以取名而實則悖兵氣戰霾兆于文章識者不待星蝕日赤河竭嶽崩久知斯文弊鬱之氣必有所歸操觚之士救之而無其權今運際休明天子取士十五年一仍舊制而意加嗟在憲令遣使視學必察之三天下之人心其功大天子方憫念瘡痍不久將大用公行且入爲卿相使治禮樂刑獄軍旅筦庫諸大政官官守問天官文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今進而調燮陰陽其經畫當不止此庶幾使天下之爲銓吏者又從而攷其制義甚周愼也李公石臺以豫

章大儒上膺特簡一時牘走四方家傳而戶誦之猗歟盛哉然往歲江南督學用御史臺勢不得旁撓今畿列省會秋與兩司參等奉天子之法而位居御史下故今之爲學政者獨難耳公分校上游八郡受命之日朝夕飲冰懼失眞才以負朝廷而士亦爭自濯磨盡去一切浮靡之習期于通經學古不三年而士風爲之丕變所以然者公當爲諸生時灼見章句之不足以有爲毅然以匡濟爲念及得行其志所以正人心黜僞學者甚堅而有力此謂救之而有其權者也如是則選舉之法何嘗不行豈非制科之初意也歟夫江以西于春秋不在五服之內吳越不與中國會盟士欲觀周樂而聞六代之音者未數見也況秉鐸其地而進退人才乎自秦以廬陵屬九江郡漢以揚州刺史領豫章始爲南服要地迨歐陽修知貢舉稱得士而文章甲于天下然景祐寧間時當太平歐陽公開于方盛之時公救于已衰之後抑又難矣則是役也公有造于八郡之人才其功小而有關于天下之人心其功大天子方憫念瘡痍不久將大用公行且入爲卿相使治禮樂刑獄軍旅筦庫諸大政官官守問天官文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今進而調燮陰陽其經畫當不止此庶幾使天下之爲銓吏者又從而攷其制義甚周愼也李公石臺以豫

士者知豫章之學大而有本制科之法雖百世無弊可也

賀王錫予令郎入學序

王氏之族甲天下其系出太原爲最盛古今以來自王侯將相以迄卿士大夫勳名道德之隆學術才藝之美萃忠孝于一家歷數朝如一日未有如王氏者也蓋嘗言之周靈王子晉而後王陵定諸呂之亂世分茅土王霸建南陽之策賜雲臺南漢勳名之所重也翁孺子陽輩相繼以道德顯于時逮典午中微隋唐易祚故家大族流離變姓者不知凡幾而諸王之子孫赫奕江左間右軍才藝河汾學術其最著者未易更僕也乃挾佐命之才以安晉者非猛乎北伐以定中原繼猛而封萬戶侯者非鎭惡乎至于宋而文正立朝帝書老臣之碑沂公作相志絶溫飽之念一家之盛數朝之久未有如王氏者也錫予先生以太原世閥其讀書取青紫如拾芥棄而不爲而教其子朝夕詩書之業今乃入學爲諸生矣其戚友相率賀余言爲賀因告之曰古者十五入大學升于司徒司馬而爵命焉其人才之效見于勳名道德之隆學術才藝之美者史籍可攷也子其爲陵霸之定諸呂之

子孫赫奕江左間右軍才藝河汾學術其最著者未易更僕也乃挾佐命之才以安晉者非猛乎北伐以定中原繼猛而封萬戶侯者非鎭惡乎至于宋而文正立朝帝書老臣之碑沂公作相志絶溫飽之念一家之盛數朝之久未有如王氏者也錫予先生以太原世閥其讀書取青紫如拾芥棄而不爲而教其子朝夕詩書之業今乃入學爲諸生矣其戚友相率賀余言爲賀因告之曰古者十五入大學升于司徒司馬而爵命焉其人才之效見于勳名道德之隆學術才藝之美者史籍可攷也子其爲陵霸之定諸呂之

補堂老人生子序

補堂老人者王子猷定友也王子辟亂三阿之水濱在今日知必從太原始矣吾聞錫予客歲寓廣陵復聞老人生子將往賀時老人年六十有六其子娠于丁酉正月居母腹三年以己亥七月十八日誕于湖湖老人辟亂地也湖之人賀曰此三十六湖鬱久而發也反于揚揚之戚友賀曰老人居吾揚活人無算此揚之老稱禱祀而得者也聞于潤城潤之宗族賀

曰吾錢氏世德至老人益厚此祖宗之靈也王子曰未也不知老人之德惡知天夫老人年六十有六矣天與以子不于少壯而于衰暮時則已奇生子至鳥履武怪突而彌月則生今三年中日珥星妖山鬬河徒男化女陵寢老樹人言波斯莊鵲巢麥田門列戟慝變頻數而腹子自若也則奇老人曰其母疑不祥也手擊之不動以爲瘧藥攻不動既乃使衆捍之別本作乃使老嫗捍之則益堅不可撼也則又奇六月兵興江上驛騷城夜開吏民竄男女塞于塗奔馬劍矢衝欲前人穿馬腹下傾仆則人馬踐蹈傷而殞者枕藉或擁之入濠而老人攜其家擠叢衆中腹子竟無恙及湖猝然生不坼不副纔出腹則轉轉草間三日忽起立噫此曷故哉吾以是知老人之格天者異而天所以報之者亦殊也余寓居去祠堂數武與老人日相往來見其爲善如嗜欲問缺乏志不即遂則中夜徬徨達旦鬻產假貸必濟乃已凡宗族而外無親疎遠近婚姻待以配者不絕于庭狹骯掩骼者不絕于路嫠兒所失者不絕于哺雖流離播遷而急病讓夷不移其念如是而天不竭其力以報之豈可得哉天官家言亥于數爲究夫十二子窮于亥即生于子則乘氣而生者必有非常之人余所謂天不其然歟或曰烈女淑賢之殉節也通于上帝以一女子備極慘痛以從天下忠臣義士之後其志豈須臾忘人間世哉且當日念祖宗之不血食惓惓爲父計嗣則老人幽墨十五年而今破涕于誕生之一日安知非烈女欲有所用其未足而重來以慰其父母耶此固事理之常儒者所不道余第言感應之異以見天道之即在人且以爲常人勸也

贈鶴林梁公序

余友上谷鶴林梁公隱于寶應之免遊村學道既十年丁酉夏來廣陵約余遊攝山六月癸未爲公五十生辰先一日齋戒嚴潔昧爽肅衣冠陟中峯之巔望拜孝陵拜且哭余亦哭拜畢風大作泉瀲瀲若悲鳴公旁皇遶山行已出其中原遺紀及獄中上先皇帝書其經理山東河北中原諸紀則甲申三月十九日後公從賊中結義士以圖恢復所上閣部史公而不見用之書也余撫卷太息者久之流涕言曰嗟乎士君子不幸而躬丁末造家國之係可勝歎哉崇禎之季寇禍莫熾于中州當是時總督畏賊不敢擊借招撫以欺朝廷大將領禁兵歲糜餉數十萬中原千里

無敢一當賊鋒守令則或降或竄以致膠庠胥隸皆
賊爪牙公以三日縣令介馬行古戰場部署勦撫練
土兵伺賊所出入設伏掩襲大小百十餘戰境以內
賊凡三十六窟不半載而殲除殆盡督撫上之天子
調商邱未幾闖賊壓境孤城血戰援絕妻孥數十口
自焚公嬰賊刃仆亂屍中商民救之三日乃甦嗟乎
豈非天哉甲申春賊蹂躪秦晉京師之危岌岌矣上
繫天下郡縣官以失城抵罪公方歸命司敗溯血請
太子撫軍南畿繫屬天下人心擇宗室賢才分建要
地而招徠山東河北河南諸處保砦自固之兵重督

撫之權倣方鎮遺意執政尼不行逮神京淪陷南郡
諸臣棄中原于草莽公間行出都召義旅倡中興議
以山東河北爲江南藩蔽其言曰若無河北山東是
無中原江北無中原江北區區江南豈足自保今當
于山東設一大鎮經理山東及北直之河間天津等
于河南設一大鎮經理河南倣唐節度使宋經制招
討使之制以大臣文武兼材者爲之而武臣爲總鎮
一切便宜行事于江南漕糧中爲各鎮厚業兵餉以
蘇息北方殘黎于濟寧歸德爲行在以備巡幸示天
下一刻不忘中原之意議上閣部不報又言曰四鎮

伸之際一因乎時時既去而留之與未至而逆之其
心適足以自累苟視一切勳名皆古今尋常之事即
時至事起出而應之功成身退而已不與今吾與公
繇此山登降循覽京口鶴河以達石頭龍蟠諸勝思
古帝王戰爭之地攷其故壘杳不可得有足悲者況
當太祖功業之所在開平中山遺烈迄于今不衰而
頻仰江山盛衰之故亦可知矣公曰旨哉子之言深
于天也相與各賦詩飲酒旬日溯潮而歸

贈喬簡襄歸晉序

簡襄晉人也居于淮淮古楚地余客淮者三月簡襄

輒從將歸與之別簡裏曰先生去吾亦歸平陽之坂矣余曰子胡爲者簡裏曰吾縱目江海之上慘阻而不獲吾志平陽之阪昔之同心在焉夙夜以思安能鬱鬱久居此也余曰若然子殆有見于天下之故之微者矣夫夫差倭則伍嚭寄知伯貪則輔果行韋鼎世而能懲楚者惟晉耳悼公三駕而臨鄭之東門虎牢之南楚軍墝跡而不敢問也故析公雍子苗賁皇鬻江東之宅馬援棄天水而歸洛陽古之人何爲是汲汲者哉外度諸勢內斷諸心夫固棄目前之安而圖將來于無窮也今于晉人也而居于楚楚之城郭皆楚產也而猶北托于晉彼誠熟視夫當日之勢而人民非其舊矣以子之晉阻四郡十一州之間斬龍又察盛衰順逆之端故斷然去之而不疑子從此北門大陸而東西封之首揖秦隴肘壓燕薊倚蜚狐而渡黃河過大梁之墟入壺關之口踰羊腸絕井陘最扈而登太行之巔遠瞻江淮近顧景霍追霸王之雄圖將來于無窮也今于晉人也而居于楚楚之城郭又察盛衰順逆之端故斷然去之而不疑子從此北

窺滎陽成皐之險鹽池之利桑麻之饒旃裘羊馬之富甲于天下古帝王嘗用以安內攘外所以總職貢而張撻伐于邊陲者皆有其故當周之衰蠻夷之毒方熾也重耳一亡公子崛起太原仗欒狐原趙之力遂能西抑強秦東招齊魯南服荊楚豈非得山川之勢士馬車甲之雄易立強于中原也哉吾讀詩至蟋蟀之章知其憂深思遠可與圖治也讀椒聊之章嘆其有隕果之氣而待人之作之也讀揚之水之三章曰素衣朱襮從于沃知其可親上而從長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知其可與安患樂難且可與徵言百世而下猶可取而用之也今子輕去其鄉而來子楚楊越之間下土鬱蒸其民囂雜昔人之所哀也魯頌曰蠻荊來威荊夫楚起荊山薦及吳越徐僪之南遂皆爲楚蠻夷君豈其類也哉又曰荊舒是懲當春秋之世而能懲楚者惟晉耳悼公三駕而臨鄭之東門虎牢之南楚軍墝跡而不敢問也故析公雍子苗賁皇皆楚產也而猶北托于晉彼誠熟視夫當日之勢而又察盛衰順逆之端故斷然去之而不疑子從此北渡黃河過大梁之墟入壺關之口踰羊腸絕井陘最扈而登太行之巔遠瞻江淮近顧景霍追霸王之雄圖悼生民之多難其有慨然思起荀罃趙武諸公而從游者乎于老矣雖不獲從三晉豪傑飲酒上汾陽之橋說劍入槐次之市然而于子之歸北望河山心焉往矣子其勉之

贈紫峯道人序

高子憑于紫峯故自號紫峯道人云或曰高子嘗菽園以養其母曷爲乎歸紫峯也且高子儒者也紫峯在播山猶西竺之猢猴江也覺浪大師于此演浮屠氏法高子學孔子之道將無有不合歟子曰是不知道又烏知高子哉孔子之聖也道本孝經而惟勇于

行者稱焉人知敬所生爲孝不知學無生之爲孝而以無生奉生我者之爲至孝也孔氏以舉關郤棘之勇任斯文釋氏亦以射鼓禦象之力名文佛覺璀伊眞三世奉母奭然不與曾子異道也高子孝而勇于行生平介然不欺其志身可麾而丹不渝色余廿年學道對之輒赧然未嘗習浮屠法也一日謂予曰尺人喜遷延淪愛有不可與丈夫事子矍然曰子幾于道矣識投崖斷脛之爲守身識父母未生之身以報生我之身此眞丈夫事也高子聽予言目瞬神動吾知其心已在攝之兩峯間矣詎意攜手一豁利刀

隨順世諦曲狥機宜以拯于人之耳目而高子將居是山品外鹿泉涼涼綰佩又若寶峯山幢見大身小身蹲踞翹足乃于彼中出作師首由其一念宏毅以爲量列缺光舒九土膏墳經有云丈夫食少金剛終竟不消要出于外以金剛不與形軀雜穢同止也紫峯所植德本亦復若是欲出一切諸行煩惱過于無爲究竟智處以善根不與有爲諸行同住也孝思維則是之謂與吾將持此以告世之儒者曰道在紫峯無專言菽園也

送鹿谷崔君歸晉序

將爲豪傑之士則必勤苦以求天下之財勤苦以求天下之財則必趨人急振人危結天下之豪雄以成其名天下之名未可以驟成也則必始于孝悌姻睦之事世道壞而此事殆難爲言故天下之爲豪傑者寡崔氏爲三晉甲族代有聞人鹿谷少穎異讀書不屑爲章句能孝其父父奇愛之兄弟八人友愛于于如也以是見重里中生平好施與凡鄉黨宗族婚嫁殯葬以至窮乏者悉倚之日給數千百緡無驕吝色四方賓客至其庭者殷然禮樂之歡已中落告予父光靈夢斯覺耳大師貫綜于苦縣栢阜從六十七衆日衆蛇不可以守一淵請得分棄治裝遠爲積儲計

昔猗頓用鹽筴起家吾鄉遂與王公埒富誠能審知貴賤徵反之理權衡度量而出之寧憂匱乏哉于是涉汾晉踐涇原邁九河過鴻溝以東芒碭以北西至洮隴踰張掖燉煌轉而浮荆湘沿江淮以至廣陵往來炎蒸霜雪中十餘年婁金頡偕得與官府議輕重爭低昂而家業以是益倍今且蘭玉充于庭圖書列于庋使忌者無譏議挨枕之事而喜者相率而加手則其所謂困心衡慮又且畢智而增益之豈非世之所謂豪傑者哉夫桑宏羊一賈人子耳爲治粟都尉筦天下鹽鐵當漢疲耗之後而經營灌輸置平準于

京師劉晏幹吏也以區區十五國之賦而供度支不乏使天下誠得君才一二輩用之何宏羊劉晏之足云國有奇羨亦何至于此也今海內公卿及五陵諸游俠皆雅慕君爭欲揖之車騎接轂君盛具供帳置酒高座抵掌而談兵農錢穀之務歷歷有所建明余見天下人士多矣未有若君者彼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著聲當代然時扞世之文罔而君外能慷慨結客內奉其父母婆娑邱園之下以樂其天年曾無危疑變患以憂其心世烏得而及之

陳蕺公詩序

上谷負三關之勢居畿輔以衛京師其人勁果而多雄槩其士大夫之賢者又往往被先王之澤五土之氣不得雜糅故遇事輒慷慨其爲聲亦然余曩昔至燕道滹沱渡易水弔古帝王俠士問其單壘衣冠舊地數百里寒風朔雪野水悲鳴此中激盪恍惚當年劍筑溷瀡溷洞于胸吻間因念古今興亡陳史何與野人而感傷若是況乎居其地而被先王之澤之深者哉陳子蕺公上谷產也余乍覩其雄槩竊心儀之已數從酒酣時見其慷慨悲歌私謂陳子少年安往而不得志于時又竊疑焉一日陳子手一編擘涕而

變也至于幽昏無聲之中崩轟訇匒豈世所得而聞者哉吾是以悲陳子之詩而心服其難也以彼具康濟之才而抶慷慨之氣騁名驥于修途且有施黃棘之巧者矣而陳子愈益沈練處變而不失其正其爲聲誹惻而旨一歸于和平嗚呼若陳子者豈非被先王之澤而克自振拔于流俗者歟余交陳子久且敬今其歸將必有所樹立其郡士大夫之賢者與其京師之人必來請于陳子陳子毋雜五土之氣以操南音語曰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異日者吾將過滹沱易水而問之其相視又不在區區聲詩之末矣陳子勉乎哉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序三

宋榮公胡傳纂要序

己亥夏江上用兵秋罷歸余自揚之通造宋子榮公之廬墉穿釜見扃戶而哦問曰何書也宋子曰余少習舉子業治春秋今老矣將以課子閱之則所纂胡文定公傳將以備制義之用也余蹙然爲之序而告之曰嘻乎以孔子二百四十二年治天下萬世之書而爲士進取之具乎國家之興廢已可知矣士至今

日既不明孔子治天下萬世之故又不白文皇帝尊胡傳取士之心始則駢覆牽合繼則顚倒避諱大義亦乖爲士者奈何奉一時之功令而不審諸此乎故今日而欲知治天下萬世之故莫大于治人心欲治人心雖萬世不刊可也文定當宋紹興南渡之時天何以明之文公十有六年庸人率麇百濮以伐楚金人之禍方熾高宗不能討賊棄中原之地退避一楚人謀徙阪高蔿賈不可伐庸庸滅文定壯之將以隅文定憤而作傳其扶强宋室之意尤見于楚滅庸張宋也當是時韓岳諸人豈智不若蔿賈效臨品之一事是以誅篡弒之楚虔斷斷責成人事而不歸之矣召陵之來楚城濮之主晉以桓文二霸主而不少假借焉至虢之書必先趙武而夫差不敢挾周室之長于黃池此曷故哉其次治臣子忘君父之仇春秋時亦未數數見也趙盾不討賊歸生畜老憚殺皆比于弒君至忘父大仇者獨魯莊耳主王姬狩子瑕君子誅之及戰乾時師敗傳曰丙不言敗此其言敗爲與仇敵雖敗亦榮若詐而勝長勺之戰豈非春秋之所深惡與又其次治亂賊誅其黨人不知君父謂之賊賊以黨而自忘其爲賊黨州吁黨華督黨崔杼其徒實繁繁則肆而勢易成故東門之圍鄧鼎之納隰鉏之請成是也一列于盟會則不致討罄宣曹負羈之悖豈自以爲賊哉噫久而忘之矣凡此三者皆孔子之義而文定著之以

治人心雖萬世不刊可也文定當宋紹興南渡之時金人之禍方熾高宗不能討賊棄中原之地退避一隅文定憤而作傳其扶强宋室之意尤見于楚滅庸一事是以誅篡弒之楚虔斷斷責成人事而不歸之天何以明之文公十有六年庸人率麇百濮以伐楚楚人謀徙阪高蔿賈不可伐庸庸滅文定壯之將以張宋也當是時韓岳諸人豈智不若蔿賈效臨品之一戰而庸君奸相偷安目前曰彼之禍吾國者天耳楚虔執徐子圍朱方滅陳滅蔡諸侯畏不敢救而以興亡委之天道至使窮凶極惡師潰于訾梁竄棘里

縊申亥人不討而天討之豈不愧恥而可恨哉嗚呼
文定斯言可以厲天下萬世忠義之氣匹夫匹婦之
有心者皆當奮發以有爲寧獨張宋也昔唐開元
初吐蕃金城公主請經籍子休烈獨請去春秋無資
其智宋之君智能尊其書而卒以亡國其故又何也
宋子稽首再拜謝曰子之言固文定之功臣而孔子
之刑書益凜矣命子焚其制義不復用

昌谷集註序 代

嘗讀韓愈三上宰相書爲之感憤流連士何不幸而
生元和之時哉李賀阨于讒不得舉進士愈作諱辯
可悲乎故余以爲屈子之讒在一時而賀之讒在終
古何者世不盡愛賀也卽有能傳其詩如杜牧者可
謂愛賀矣然猶以爲理所未及雖愛亦讒也賀死無
註賀詩者元李孝光張昱輩迄明初李長史競工其
體而不明其心山陰徐渭曾益雖註多所未備龍眠
姚文燮曰世多以詩註詩而不知本于騷又以騷註
詩而不知本于史斯註傳可以教天下之言詩者矣
豈獨有功于賀也哉蓋姚子爲穿札古今之學攷證
務求精覈不爲影響鑿空之論故賀詩雖最密如參
元壖值應有莫知其解者而姚子一一傳之如燈取
影不失累黍嗚呼是眞能愛賀者今而後賀其免于
逮後爲彰義行軍司馬用其文而已而賀適以是年

讓乎卽以之繼愈辯可也

贈張侍元先生序 代

嘗觀古豪傑之生必於天下氣勢之處關中省會長安自周都鎬京以至秦漢隋唐皆都於此其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古稱下兵於諸侯猶高屋之上建瓴水而肴野沃壤千里古今形勢之勝無以過自漢迄唐漕河渭以實關中而帝王之業定焉予幼嘗涉大河望函關慨然思古名臣傑士之所聚欲一見而不可得明興太祖嘗幸汴欲都關中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良臣之亂戎馬蹂躪所過皆空城而建業

廟祏遂定及文皇北遷而帝業傳于永久然及其後世亦以此而失之若夫關中之地棄不爲天子之所都則其氣當孕爲才傑然其卓然有以自立者顧不多見何哉逮李自成發難起于秦其禍及于天下繼復據關中爲窟而明祚遂傾其地被兵二十年野無青草焚屠淫掠之餘所在邱墟十年以來而後生聚漸繁稼穡漸殖物產漸富至于今而都會之盛乃可以漸復也山川之氣久積而孕爲才傑其卓然自立者非爭自濯磨以奮於功名則高隱終身優游自放于畝畝之中而已矣予蓋亟欲一見之而未可得也

一日張子穉恭謂予曰余伯父侍元先生今之隱君子也慷慨而有經世之畧予爲我識之予觀今之人其無志于國家之務亦已久矣苟其有志乎此者猶將述而稱之而況忠孝之大出乎其性者哉先生生平以義俠著喜周人之急衣食婚嫁殯葬之資多賴之焚券之義賑饑之仁然諾之信族黨咸被其德也而又深維乎國家安危之故鰓鰓然以風俗人心爲患然則公之爲人其殆地氣之所發蓋將有在于是乎予所欲見其人者以公當之庶其可歟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被京師億萬戶口而杜祐言大歷初所溉田已減三之一以有唐全盛之世原田沃美人民繁庶而祐言已如此況今承流賊殘滅之餘欲圖生聚則必修復舊業以通渭實關中爲經理中原之首而曉習地利者必在其土之豪傑則當推擇而用其才畧今公優游山野中意其於地方之利弊將有所見誠濟世之一資也推擇而用之殆在此乎夫以關中百二之險漢唐河渭輓輸之利皆在于此使能修渠通漕以復周秦漢唐之舊嗟乎豈不盛哉予山中之人也懷故都而不見則見故都之豪傑而說之詩曰彼都人士蓋不能無望於今矣

送孫無言歸歙序

詩不云乎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人而不念其所生之鄉乎哉燕雀之過故都也猶有啁嘵躑躅之意焉而況人乎余嘗論之命世王霸皆有情之人而審時則爲英雄天下既定何地非家威加海內而猶思故鄉者隆準之眞也天下未定何者是家甫衣錦衣而遽返故鄉者重瞳之陋也霍驃騎一匹夫耳喻烏盭討遨濮涉狐奴歷五國王輜重人衆攝讐者弗取而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壯哉斯言所謂善有其家者非耶若夫處士而思歸者有之其心同其跡不必同也

四照堂集四 七

陶潛之歸栗里李愿之歸盤谷一自爲詞一昌黎爲之序若二子者可以歸矣栗里盤谷山川之勝固也悅親戚之情話樂居民之鮮少二子者抗志高潔豈以歸不歸累其心哉余友孫子無言歙之隱君子也淹于廣陵四方賢士多與之游而于余交更篤一日歸別余邸舍余見孫子車馬之色自念十年不歸故鄉墟墓之思傷心戰慄問遭時若此噫可哀也雖然丈夫不得志而歸與不得志而不歸跡異心同而離別之際蓋亦有難言者焉孫子謂我曰吾鄉自隋末汪華用兵據五郡復歸于唐而其後兵革之憂稍殺漢洞吾鄉辟兵處也吾將老焉嗚呼若孫子者眞可以歸矣陶潛李愿又何羨乎

贈三原梁君序

揚州爲南北都會居其地者多四方之人而鹽筴居其半余客居十年每求可與言之人欲一見而不可得而權奇嬴逐錐刀者往往遇焉然陰察之未嘗無傑士三原梁君少讀書以儒術著既游京師爲國子生見里中諸儒習章句困不足以謀身慨然曰儒者之效果如是乎彼抱道而貧者吾無論已若占畢之儒幾倖富貴詘詘冲冲至于窮老笑治生者之鄙賤

四照堂集四 八

彼豈志誠不屑歟無擊鐘聯騎之才而甘席門藁食之辱固素封遊俠之所羞爲也于是奮身走江淮理鹽筴不十年而富倍諸族以復先世之業嗚呼豈易得者哉蓋嘗論之方齊煮鹽于渠展燕煮鹽于遼東鹽利自此興也漢苦用兵賑官財匱乃始立鹽官然東南惟會稽一郡廣陵無之唐倍于漢秦中以及河中藩鎮擅鹽池之富爭衡中原而不敢較爲賦淮南者亦惟鹽瀆海陵二郡而已未若後世之治鹽法網益密也故漢唐之時秦人與齊晉咸能盡富媲操其要會而後惟箘重淮南以奔走天下亦可以觀世變

矣君知其然輒居南北之衝隨俗爲用悉心于貨殖平準之書舉利害興廢灼知其[illegible]而不亂于以見君之才可以有爲而世不能用爲可惜也方今天下多故豪傑之士斂才以俟時君當蓄其財而審處之計然霸越之策朱公所資余雖老矣倘冀君之有用毋徒以家爲也

送魏雪竇序

魏子至越閱兩月負笈欲歸客告予曰魏子將行矣嗚呼魏子濟世之器也來越越之人合舍業厚遇之霍月擊鮮引滿舉白張具日爲酣飲于其行也亦宜

出千金爲囊中裝乃僅與子等落莫者稱相知食糠覈啗蔬菜伸楮染翰倡和以紓於抑鳴呼魏子濟世之器也而所遇窮愁如此得無有搖其中而降其志乎予曰魏生以舟歸乎請以舟喻方其浮大江亂巨區洪濤橫厲上與天際風雨變怪杳冥不測亦天下之至險矣乃登揚侯之激湍崇朝百舍無遠不屆者何也唯其舟之足憑也舟于水則漚也曷足恃也夫材猶吾質也取諸陽木縝理而堅以其可施剞劂平精神學術貫通于天地民物之間不隨氣運爲升降沉必均也帆猶吾氣也取諸宏以完藉風必強橫詘不墜也檣吾心也取諸正而直正而直雖危懸重繫

馬制臺予告還朝序 代

古之大臣負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無不被之澤其精神學術貫通于天地民物之間不隨氣運爲升降故進退間生民之命繫焉留侯鄴侯社稷臣也功成而名不居郭汾陽藩屏唐室入相出將數十年天下

有安危而一身無出處之數公者苟以功名槩其心
烏能高視千古垂竹帛于無疆哉乃今於我督府馬
公實再見之公天賦瑰異資之以淵博誦讀尙友凡
小雅之材輒擯棄弗錄蚤年獨步三韓雅有隆中之
望曩以督庶兼圄府簡貳度支造福南服予不佞實
佐下風服公制理紛劇迎刃立解于時江南草創案
牘山積十行一目手無停批諸司郎吏心懾英爽皆
惴惴于職之難稱夙夜冰兢事以大集書曰正己率
物公之謂矣歲甲午上以海疆多事計非公罔任彈
壓自晉移節正位中樞兼中丞如故開幕府于金陵

兩省隸焉至則簡軍實蒐戎伍激厲戰士人人思得
一當聞警卽躬介焉面馳兼程至吳會集撫軍諸帥
面授機宜先聲所及迄無敢踰狼福西一步以公慈
飭最密無隙可乘也大江以西若吉若袁若信贛叢
箐幽阻奸宄所伏從來羽書弗絕於告自公坐鎭不
聞有逆顏行者蓋公暇整之氣有以奪之江南夙習
俗稱華大逐末者多滋茲土者遂以祇應供帳爲恆
事民用不支公至卽下嚴檄有取寸絲粒粟不以橐
而煩吾民者白簡隨之毋輕試吾法用是諸屬吏咸
斤斤秉約束公則誘掖惟勤期月間大法小廉風俗

翕然丕變會城滿漢錯集勢易譁公剸之謐如事無
鉅細立裁不以假胥吏千里之外剖若目前緜公精
神學術貫徹人天非尋常之才所得而企也然公大
政壹意以愛養元元爲先寃者申暴者戢情罪可矜
不妨有所縱舍于三尺法外其至誠惻怛深山窮谷
之民皆足以知之而圖扉幾爲茂草尤加意作人以
情控者未嘗不改容而禮兩士在市窘於兵庇兵者
將罪士士益危公則奮袂起爭直士乃已他爲士聞
之無不感泣者匪直士凡四民之在宇下者有一人
不怙恃公者哉當公督庾實用威望懋厥績新命旣

下無不屏息以需旣至而熙熙然登于春臺則又大
喜過望治亂國用重典猛濟以寬公蓋精于學古而
善用之非今昔殊也公王父瑞軒公以經明行修通
守姑孰有惠政至今耆秋走祠下不衰屢新其宇塑
膏幽阻奸宄所伏從來羽書弗絕於告自公坐鎭不
漸失眞今年公肅拜像下追憶笑貌低回久之父老
知公意歸而各捧小塑以來皆其家所私俎豆者儼
若平生公悲喜不自勝觀者如堵歡聲雷動皆嘖嘖
嘆曰朱邑桐鄉不聞後有顯達羊叔子遺愛峴山莫
傳先世若公子孫後先光映蓋于古無兩也今江南

人又爭塑公矣新朝令甲毋得生立祠則相與謀野

曰公緣本經術爲政稽古之效見矣吾儕小人惟力是視其爲公建書院集公所培士講肄其中而祀公於堂以永公澤余竊以爲公既厚施吾民他日子孫必有繼公來涖者相與拜于堂下我父老予弟感動狂喜又將奚若狥歟休哉旦暮跂之耳公澤旣周兩暘時若歲以大豐穀賤如土民皆以爲此太平之象五十年來所無不圖今日復覩實惟我公之貽公則不自爲功而曰此皆吾皇休養所致臣何功之與有且上封事于朝曰以臣盡瘁疆埸膂力中竭懼獲戾以滋君父憂願返初服上亦念公勞欲前公宣室于是內召公以去兩省之重若叟若奪嬰于慈母之懷予謬忝佐政秉銓弗克代父老請留寇公恩甚旣而私自念曰此天子異數也愛公深矣朝廷珍惜不肯輕畀者不在名位而在恩禮公名在御屏忠貞之畧簡在已久暫釋鞅掌正將坐進論思公以留鄴自居造物者實以汾陽相待兩省之人以公去爲悵而不知將與薄海同被其澤我江南人徒知臥公轍下惜公有未竟施而不知其難進易退之風于以立懦廉頑風百寮而師百世功不爲小況乎公出處旣一致而天下安危無殊情興朝之長治不遠邁漢唐也哉

予不佞昔忝寅恭辱公知最深家世秦鄶濡公恩波最渥故於藩臬諸大夫之請樂爲桑梓頌其私且以志望焉公其以予爲知言否

四照堂文集卷四終

壽序一

壽司理武公序代

今天下之治何其不逮古歟其道莫先于刑刑者所以厲人心風俗之具而天道神明之所在也古今論刑漠備于易其繫之象曰折獄致刑曰明愼用刑雖有金矢之文而不及棘刑之敗法焉聖人不欲以貪黷之行逆後世之官士也至呂刑而滋詳矣曰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者皆棘刑之徵也

而貨爲之崇彼其不務令德而惟賄是聞故威勢可撼女謁可移報復之私可行干請之言可入故終章申之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罪狀獨歸之貨而官反丙來不及焉功之云者卽後代考功法而又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豈非天道所在哲人惟刑則被以無疆之辭者哉司理統哲武公理揚州五載士民歌之先是予官京師聞公治狀頗悉其除巨慝大猾如疾風之掃葉一時遠近懼公之威屨以風波中之公屹古也古之君子欲揚其人必求其本而稱之而後其言不近于誣今天下之爲理官者衆矣所讀者虞夏之書所治者申韓之法子惠之意不存刑不已而將至于兵夫兵刑者事之相因者也況在今日烽烟疊告獄訟繁興司刑者其何術之操使公持其本而益大其所爲將其治益不止于是至公所自爲壽天道具在士民歌之予復何言哉

李太虛先生七十壽序

神廟戊午春王余識李太虛先生是歲撫順陷勝朝始失封疆諸臣狃承平故事不之怪先生與予方爲

諸生究理學或談經世之務聞之喟然嘆息今何時哉屈指三十九年廟墟社屋其間天地山川人物之變皆不可得而言而先生以七十老臣竄身于荒江野水與白頭窮餓之儒相共形影噫可悲也已先是先生客西湖吳越之士于其誕日交禮而舞于堂先生蹙額舉王琚于宋齊禪代之際以壽爲戚及返邗上邗之人士亦如吳越之所以壽先生者先生泫然流涕復謝去而獨惓惓于知己之一言則定何敢辭記曰七十老而傳使人僅以老傳則必推彭鑵矣鑵當殷季歲踰七百其生也當在孔甲帝皋之年有夏制政洎商九世亂不聞史臣載其一言一事周師之入以三姓八百歲耆老而讓孤竹二公子采薇之一日何歟先生則不然其所傳者乃在人才邪正國勢存亡之間與夫履危蹈險百折而不失其正者也夫逆璫之禍吾不罪小人而罪君子天下不得已而有事君子樂之以立名國之大痛也彼媚璫者以要典亂天下先生不欲爭是非于一書毀則順用存則逆用兩言而一時之邪正卒賴以定亡何先生傷于讒去國十年巨寇突畿輔蕩若飄絮天子寒心獨立思先生一日三召及見痛哭陳遷都事而宵旰修鉤

可卽而先生以三十九年之知豐功偉績當傳史冊今乃各以羈人嘯歌侘傺于風雨晨夕中豈易得者哉若夫日月常新經綸不易精神之極上通天命子與先生修身以俟之而已矣

包爾修先生七十壽序

神宗皇帝乙卯歲大比崇川包爾修先生射策舉京師是歲稱天子能得士猷定時應童子試見先生之臚走四方咸家傳而戶誦之曰包先生包先生云方天下之平也人無兵革之擾故能肆志并力于學而先生以三十年讀書明道之儒雄長其間確然見國

家元氣盛壞之端章句之不足以有爲使其得志爲
公卿何難力排黨錮以弭後來兵戎之禍而乃竭精
耗志老其身于道路使天下徒習其文斯已悲矣又
不幸不盡其用于朝廷而文章之遇亦窮先生曰吾
游于藝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苟可以盡其巧智使天
喪其功地亡其貨人失其巧迄今一物之微懸五都
之市三尺童子能指而名之曰此學于包先生者也
嗟乎使天下習其藝吾乃不知朝廷之所爲當流寇
發難四海之勢已岌岌不可支矣國家盛時既不能
使爲唐之房杜逮其晚而用之又不能如宋之龍川

乃僅僅博一第于天地崩裂之日而先生年將六十
矣或曰此天之所以報儒者也又十年儒者之道不
明于世而先生益游心于山川草木鳥獸蟲魚之間
以爲儒者之在今日合於周禮其道可以爲畫繪爲
邁豆爲幟氏草人之職日修郭橐駝之業而人莫知
其所以然也故去歲土人之獻頗足以危先生先生
冒風雪走數百里挺身於刀鋸之場卒也無所于患
而人心定予慕先生四十年今先生春秋七十而予
亦老矣莫春相晤於維揚先生謂予曰秋府屆期知
我者莫子若也子烏可以無言予曰唯唯居嘗慕白

狼之山思陟其巔以望雲物大海之中日月之所隱
避魚龍之所窟宅窮其所至其地必有可觀者焉又
其東爲軍山宋室顛覆文丞相以一旅夜渡入海幾
欲憑弔而不可得今先生不越戶庭而得之天之厚
先生如此先生第不言惟高坐兩峯之上忘年味道
聽海濤以觀天地之氣豈有量哉

孫廷評新齋先生六十序 代

余讀宋史至孫明復先生輒廢書三嘆觀其在慶歷
間講學泰山天下師之丞相紹京藉以見稱于時及
在太學爲太理評事天子召拜崇政殿說書賜緋魚以爲榮嗟乎

士君子當有道之世言行而身化之其君與卿士大
夫遇之如此其重也吾鄉孫莘老繼之爲經社稱龍
圖學士當是時兩先生以經術顯于宋天下號孫氏
之學迄今七百餘年此學廢而國家官人之典不復
見吾鄉老成碩德之人矣乃今而有吾廷評新齋先
生廷評余貧賤交也知廷評無余若者其讀書恥爲
章句不爲巉刻過高之行躬行孝弟以式于鄉余每
至其地人安耕鑿有淳古風行其庭門以內肅雝如
也余先廷評仕十年而廷評乃成進士此十年中國
家多故戎馬婦寺之禍內嬖外訌自慚崎嶇瑣吏空

皇粲黍無稗于世而廷評學益進人材國論儲峙胸中一時賢士負笈而從之游不遜明復泰山莘老經社時已佐廷尉而斷獄得其平典蜀試而取士得其眞由此道也自是聲名日起太宰欲爲吏部得人擬廷評廷評聞而辭曰銓衡朝廷治亂之所關也吾有不可者三色柔一也情熟二也言語不能詐三也于是當事者始罷鳴乎若廷評者乃眞可爲吏部者也余不才濫操斯柄嘗凜凜持廷評當日之語以求天下之材百不得什一而廷評以經術明道之儒無能竟其所學而坐老山中豈不惜哉今丙申上元之前

一日廷評春秋且登六十齒進而神明不衰五湖浩淼之鄉昔賢之所憑而遊也廷評與其昆弟戚友銜杯賦詩二子時來扶策讀書顧而樂之吾視其虛止蕭閒舉天地間一切欣厭之事不得以撓其心豈世之所得而及者耶余少廷評兩歲俯仰數十年人事合散憾曩者攜手而看湖光如昨日事而不意廷評遂已六十則余亦老矣彼明復爲魯人之所重孔李莘老與子瞻少游友諸賢重明復魯人因而重孔李莘老與子瞻少游友吾鄉重莘老紀其游必推而及于子瞻少游然則余之得交廷評顧不榮哉不腆爲文未敢夸侈以當爵

酬之辭庶覽者有以識吾兩人盛衰之感而亦以明孫氏之學蓋有其本也

羅君震初六十壽序 代

古之王者以仁孝治天下立大宗小宗而合氏族故周禮太宰九兩之法宗以族得民次于師儒之後而宗伯所掌食邑者有都宗人食采者有家宗人門子正室下及游倅皆得春秋學射以備王國之用何其盛歟後世井田壞而世祿絕宗子之制不可復子是天下有族而無宗宗廢則不得不重族族亂則不得不重譜魏晉而下官人以族九品中正之選素門平

進者特不便也乃一時人地自高者率記其苗裔以寵後輩至唐立譜學明譜之士輒以爲博聞然自元魏都雒驟更華姓氏族之亂已久家譜之設固不可少也而大宗小宗則既荒矣吾家震初欲起而復之慨然以合族爲重歲時伏臘子弟勝冠以下誡其孝弟嫻睦有學不帥教者用祖宗法讓之以故族內多禮讓君子庶幾先王立宗之意歟方吾祖以祝融之後封國于羅附庸江漢之間屢與楚戰後雖不競于楚而內史公當漢高之世出守九江與灌嬰築城而居其地內史傳十三世而徙于柏林者予與君所宗

也柏林傳三十三世而徙于呈坎者君所宗也余因感古昔盛時建侯而井天下之田士之生于其時者比閭族黨相親相睦以和其心緻之同姓而立爲宗子冠婚燕饗登大宗之廟而進退揖讓于其間其爲播遷轉徙而輕棄故鄉者固已鮮矣逮及末世干戈紛亂寄孥帑于異國自爲別子之祖以傳諸後問其所本而有不能自言者是可嘆也當呈坎之未分吾族實大且久同在里閭熙熙往來正月以至歲終無不相親屬者洎唐末避亂東西并峙而君能不忘所祖立身行己無愧大家斯豈易得者哉族之長老更爲予述君生平愛弟且教其弟之子猶己子也至族之嫠婦孤兒窮阨而無告者迎養于家嗟乎天下無故而有甚貧甚富之人無故而有甚貧甚富之族惟宗子法廢故至此也由君之道上承祖禰下治子孫推而廣之以復五宗使王道之興見于今日必自吾族始矣記曰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財用足百志成禮俗刑然後樂以此而壽君誠可樂也

賀內翰羅公太母龔太恭人八十序

古者士大夫之仕皆不出封內自起家鄉里而官于朝遠者不過畿甸千里之內其于養親至便也故其時仕于朝者未嘗以王事而奪其將父將母之懷惟衙使命于四方于是始越境而行然亦不踰時而復若夫以驅馳王事不得見其父母而北山岵屺之詩作蓋亦無幾矣且先王之恤其臣也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如此其至也又曰將母來諗然則雖出使于外而上之所以恤下終遂其歸養之思下之所以事上亦得以歸養之思而告于其上未嘗以王事而奪其懷也以王事而奪其懷其起于後世歟自秦漢以來幅員既廣仕而離其父母宦遊所至往往極四方之遠遠于是有欲乞鄉郡以便養而不可得者夫士以身許國而不得遂其私非人情也此非先王之制之所有也至于今所得自盡其私者惟于告歸省之典不廢而世之功名之士藉口君命而忍于絕裾者豈少也哉龔太恭人內翰羅公之母也以名族之女歸太翁事舅姑克孝姑嘗遘危疾扶持不離左右藥必親嘗繼姑性嚴毅太恭人事之婉順惟謹太翁好學有文數躓秋闈每讀書至夜分太恭人執女工相對佐其勤苦者數十年下至臧獲待之一以寬和生平無疾言遽色及于既貴不改其寒素時可謂賢矣

今春壽八十初內翰官禁近奉太恭人就養京師至金陵不果行冏卜居焉內翰念太恭人乞假歸省奉母爲壽余因感昔之士大夫驅馳王事欲歸養而不可得今內翰能得之內翰孝養之思于是有以自慰矣夫江以西于三代不在五服之內春秋時吳楚不與中國會盟計其時士之得觀周樂而聞六代之音者未數數見也況仕于王朝而以祿養歸榮父母乎自秦始爲郡縣以廬陵屬九江郡而漢以揚州刺史領豫章遂爲天子內地文章節義號爲最盛士生其間出而從王入而將母猶東西州也而金陵于豫章不越千數百里其在金陵猶鄉邑也夫以六代鐘鼓之區士大夫生長其地誦北山之詩而隕涕者不知凡幾而內翰以他鄉而得之噫幸不幸之間非天其孰使之故予于太恭人之壽諸士大夫之與內翰交者將乞言以介觴而予深嘉內翰之得遂其孝養也故序之如此

李母王太夫人八十壽序

誥封李母王太夫人于戊戌九月十六日爲八十設悅之辰太夫人方伯見衡公之子婦大中丞順衡公之夫人而文學天行君之母文學浩源君之王母農

人人危公公日太夫人無憂色既而公巡撫遼東每上封事可否輒問之太夫人閱白沒倭棄釜山遁公請留東征之師復古遼陽力爭馬市木市之議朝臣益忌公公盡发发矣初大帥有龍子孫僮僕持斧鉞領方鎮備宿衛者十輩公劾帥部曲侵冗軍實又糾瑞權遼稅殘暴狀帥與瑞合而噪公太夫人勉公曰時事方危公毋以家爲念也當是時公以一身處邊廷內外交讒之際使太夫人稍計禍福憂形顏色公雖毅然大丈夫能無以內顧累其心哉今國史所載父老所傳第稱公慷慨多大節耳孰知太夫人之剛

勁不回無一言撓公寧惟無一言撓公且從中羽翼也今中丞公下世若而年天地易位陵谷貿遷其間君相之所更者凡幾朝大璫大帥之貽禍廟社者幾何人縉紳之故家大族寬處子窮荒僻壤者幾何家太夫人白髮皤然撫六世子若孫錦衣翟珈登堂而話當年其可羨也夫其可感也夫古今稱備福者推唐苗太夫人然世際雍熙無憂危艱大之任其父子夫壻皆位躋太師而所以佐忠者無聞焉以視太夫人何如也今言中丞公之忠者則必舉忠臣之夫人言方伯公世篤忠貞之臣者則必舉世篤忠貞之臣之子婦至子文學諸君之才能世其家學農部公之廉能有聲太學父子之徇齊克濟其美風聲所播莫不歸之太夫人則太夫人之藉藉人口者傳之百世豈有艾與故子之觴太夫人必本其大者且以風示天下亦太夫人之志也

賀鄭水部士介公暨汪夫人五十雙壽序

己亥冬十一月水部鄭公士介齒登五十其配汪夫人季夏生先公五月如公壽余與公稱執友所歷天下盛衰骨月友朋合散凡幾變以迄今日能無一言初公爲諸生與其仲兄職方公超宗並有名于時時

袁公臨侯以御史出爲揚州副史忤閹人遠嫌罕有至者公獨偕職方公往侃侃言地方事子利弊罔不中袁公重之數爲余言余之知公自袁公始也崇禎十四年袁公治郎以襄事被逮道揚州至者益罕公獨操舟以迎左右見緹騎目攝公曰前袁公執公于曰苟不死當相見公歸語夫人夫人曰袁公曷懼哉具酒食俾公送之子以是知棡德之賢不以死生禍福怵其中者不獨公矣十六年天下苦賊余竄江淮間見與職方公慷慨論列年方壯也明年春職方公舉進士歸國變隨罹禍朝廷破格用人詔以六曹

之嫻習者授京秩如國初例當事疏薦公公傷兄不
欲仕時東南新立國門戶角立中原漸成瓦解乙酉
黃澍越左師東下與晉陽之甲劫總督袁公當是時
阮大鋮督兵備江上舉朝議總督不宜從左公獨毅
然爭之曰安有不明春秋之義如袁公者乎已而袁
公抗節死燕市人乃服公先是公授工部守鐘阜門
築城繕甲凡麗譙敵堡蘭石渠答之屬不旬日而具
告夫人曰吾官卑不忠罪等今日與城存亡爾去毋
亂吾方寸夫人曰諸孀其子去宛陵山中暑雨饑渴
經百罹無愁嘆聲噫難矣然則公之不以死生禍福

恤其中非夫人孰贊之歟居數月金陵又變大臣競
鑽營戀戀不能去公獨辭主者不可固請泣血乃許
當是時方帥領兵肆掠州郡夫人復攜子徙新安既
聞公辭官喜相從以歸丁亥余赴袁公難自燕反與
公握手廣陵俯仰悲歌忽忽十有三年而公齒五十
則余衰可知矣今秋與公各避亂于湖之東西比反
余做廬蕩析而公門閭既完且新囚嘆人生盛衰合
散雖百年須臾事然自余知公以來及見公壯年慷
慨論列時天下之變骨月之所存友朋之相見有幾
而公與夫人轉徙兵戈中若而年迄今春秋方艾見

子之榮雖余衰且老流離患難之餘猶獲從公歌詠
以再覩其盛豈其幸哉子是相與酌酒畧陳往事以
紀歲時

黃母顧夫人七十壽序

吾師少參黃寓庸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一時學者翕
然宗之其後乃以節義著稱備德焉子少受知先生
則自先生而下凡其壺教與其子孫之賢皆可得而
知也先生長子東生有才早世其元配顧夫人以未
亡人撫兩孤者三十年辛丑夏六月春秋七十其子
燦煒暨孫敬修屬余言以介觴余惟夫人才節備矣

其稱婦也而兼子道稱母與祖母也而兼師道余之
祝夫人何以加于諸君子哉雖然夫人所易知者跡
而難知者心何以知之徵之于其訓二子之言也蓋
安不忘危與困而能亨兩者君子不能以自全夫人
生當太平公卿士大夫處燕雀之堂覆巢破卵棄故
主如遺而茹荼泣血爲祖宗守法至風波震盪百變
而猶存者乃在孤兒寡婦吾讀析箸篇如聞姬旦鴟
鴞之詩焉非閨閣而聖賢者耶古之王者以仁孝治
天下立宗以合氏族後世井田廢而世祿絕宗子之
制遂不可復于是天下有族而無宗宗廢則不得不

重族族亂則不得不重譜逮及末世干戈紛亂華胄之家有問其所本而有不能自言者甚且棄其祖父之墳墓而不知顧夫人既創立宗譜而又多方經畫以置祭田示二子曰孝莫大于報本爾其世世守之無乏祀吾慕范希文義倉之舉而無其力嗟乎此仁人孝子之心王化所關孰大于是至于訓女則表章聖學讀史則憑弔英雄誌婦德則舉民屯之當興憶征戍則恨封侯之不早凡此者丈夫見不及此是豈尋常縫笋所可及也哉余嘗嘆世之無才者輒藉口無非無儀之說以自飾其短至失業蕭條上無以饗

祖考下無以支門戶儀不著而非實叢之其謂之何夫婦人不欲有名歸美于夫不得已而以才節見蓋所遭之不幸也夫人曰吾之拮据卒瘏以僅免漂搖之患者未易一二爲人數也其德既昭彤管而其心仍欲盟幽獨此則所謂無儀者耳今少參公下世若而年文章節義備德于前而夫人如其才節繼之于後善乎吳公之言曰不朽先生者不在趨庭之鯉而在祖述之伋不在僅存之羊舌氏而在未亡之共姜是矣未盡也世變以來黍離詠而王化微異端興而世道熄由夫人之教以變今之俗豈獨黃氏一家之

幸歟蘇子曰言有大而非夸達者信之衆人疑焉余奉教于師門不敢同世俗之譽謹述其大者若此夫人其以余爲知言而進一觴也

吳母胡孺人六十壽序

胡孺人吳公天明之配嗣君延支母也父伯高公暨舅嗣宗公里人稱長者母姑皆賢而家得孺人益聲著溪南云孺人事父母十有七年事夫僅七年稱未亡人撫藐孤事舅若姑者三十八年于是年六十矣今秋八月之望爲孺人生辰先是余友孫默偕延支顧余乞言爲壽夫壽言非古也余素不樂爲惟喜事

闢綱常者間從婦人女子見之然每嗤世之爲文者遇婦人必取列女傳所載貞順賢明諸事備歸之于其人語節則必極之捐軀決眥以自飾其文至庸行而爲丈夫所難者反置而不道苟知立言之旨必從而笑之矣且夫古之貞婦烈女未必盡皆習義理之書其初無異村童牧豎及臨事會慷慨猝行其志一合諸聖賢夫豈知有名亦其天性固然行所當爲而已孺人事父母十七年父母初艱嗣則盡子道事夫七年強半寢疾則盡婦道夫人而能之矣至不幸而夫歿譬之國破君亡匹夫慕義尚能自勉彼委質

爲臣者何如哉此其說人人之所當爲而人人不能爲獨人斯時苟無遺孤不亦甘從地下而無悔幸吳宗不殄天以其祖宗數百祀寄之腹子免身之一日豈非有似乎爲臣者當廟墟社屋苟其君之血亂猶存視吾身有一刻非天地鬼神所鑒臨之身乎當時使獨人一殉小節則無以存藐孤使無以存藐孤則天明公之祀斬使天明公之祀斬則無以存舅若姑而闢宗公七十二年之身不獲延又使無以存藐孤祀斬矣舅若姑之不保矣則伯高公偕其夫人寧不怨恫于九泉也耶以是知獨人明大義非捐軀決厄

者可同日語也余嘗嘆今之丈夫不若婦人者姑舍其大節謀生瑣業儒者蓋言之一旦貧不自振衣敝屨穿乞憐于世之公卿爲妻孥營一飽而不可得獨人值家中落又當戎馬間關之日自堂上以迄襁褓所以佐饔飧及一切吉凶婚葬之事出其心計區畫裕如也教子讀書國變後絕仕進令治生業不十數年而家道日隆嗟乎此豈非人人所當爲而人人不能爲者哉立秋之夕余將渡江延支告余曰廣陵五方雜處之地不可以久小子行將奉母以歸黃山白嶽間誅茅飲水以是老焉是母誌也噫有子如是豈

世之公卿所得而貴者歟延支一子甫六歲頭角嶷嶷見余揖如成人禮則天明公不獨有子且有孫孺人傳矣然則天亦何負于節義哉余故樂爲之言俾采風者攷信焉

賀王錫予壽序

王荷可以淑躬而濟物使孝友睦婣之化成于閭黨而達諸朝廷翕然興感于一時非世所稱賢豪間者耶吾友平陽王錫予先生卓犖不羣少讀書輒勤苦有聲庠序不肯碌碌以爲功名可立致既見天下多故諸儒狃于章句聲偶之文無異見遽取組綬夸耀

于鄉里以忘其國恤其占畢之徒幾倖富貴詘詘沖沖至于窮老而乃笑治生者之鄙賤彼其志誠不屑與無擊鐘連騎之才而甘席門藿食之辱又素封遊俠之所羞也兩者君竊笑之于是奮身走江淮綜鹽筴以世其先業斯豈易得者哉子慨天下財賦竭于西北而江楚又時時見告一二事財小已之夫日夜痛心疾首憂之至于毀形瘠骨爲之減車從廢飲食遇友朋故舊倘其綏急先引匿避去謝不敢通者比比是也君生平恂恂孝謹及遇族黨婚嫁殯葬以至

心者無所不至而復不矜其名太史公謂朱家郭解之流宰相得之隱若一敵國以君當之可無愧矣今年爲君懸弧之辰君之戚友丐余爲文以壽之余讀管子之書見其上請于公使行賈於齊魯者立匏菽五養之等以示獎勵及崢邱之役表君子之假貸于鄉者式璧以聘之是以布衣之雄皆得以表見于時君雖不樂于邀上之榮而振人不給以待聖天子子惠元元之治必將有表其閭而聘者矣

四照堂文集卷五終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壽序二

侍御姜公壽序

國家開創以來兵餉之所仰給鹺賦爲重而兩淮甲于天下與關西茶馬相權衡法久弊生而其後不得不變遂停鹺使者歲額之入司會以稅課上之朝廷而商之疾苦無聞焉夫東南元氣乃在禺筴商無所牟利其貧乏不在閭閻天子東顧方殷欲剔釐而重新其政詔公復理鹽漕一時兩淮商民聞公至而後

喜可知也先是公受命河西秦涼一帶爲爪牙外境自遭寇亂若茶若馬山林原麓彌望凋殘公至商旅如歸神泉六曹井井比至廣陵其積蠹巨猾長安已廉得其實下車第稍示懲創而霜威已稜稜碣鹵間一切姦物無所穿竄蓋鹺政之在今日較曩昔難數倍始憂在商繼憂寇復憂兵而國受之矣以明其然也揚州南北都會洄頳汝亳豫楚荆襄千里待命于商商負其重貨出沒于風濤危險之地重以烽火望若畏途矣其難在招徠北淮億千萬戶聚漉波之利列肆駢坒遞來伏莽擾亂食戶半凋而賦額猶故其難在補葺律嚴私販兵民不得與商爭利所以重國賦也今南水所經潛波躑躅物梗頗中巨商舳艫紛出而莫可稽其難在明禁公當此三難之時而馭以六轡之手不數月商不招而雲集寇不戢而烟騰民歌于路商出于途視當年劉晏勞勩不大徑庭乎哉雖然此公之所以爲國者而公之才不止此其揮斥八極吐納風雲走四海之名人傑士如在凡席衣帶間不知其寥廓也蓋自吐握風微山林藪澤之士不獨烏臺驄馬如虎豹九關之不可通即阜瑣下吏稍得氣其視寒畯一介奚啻霄漢之于淵泥彼固曰

吾以絕請託也而實陰借之以自利使天下豪傑解體遇國家需才燕昭黃金之臺有志之士裹足而不前然後知公之爲鹺使異夫人之爲鹺使也經營在商而四民歸心眞有合于古大臣之風異日者進而阿衡以人事君不必闕門以求四方第上下左右眉睫間而雲蒸鵲起其儲之者素耳今仲冬之吉爲公獄降之辰揚屬諸邑侯謀所以奉觴者而乞言于余余何以壽公哉今夫海之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廣大而能受也公官海而有其量浩浩乎蕩雲沃日栖納百靈閱世之所收而無其所未名俯視專才猶之溪

澗耳介茲景福豈有量哉況乎受事以來馮夷效順
刁斗無驚公能無怡然紓籌畫而酌大斗也耶世有
知者或不以余言爲佞

壽少司馬李公序 代

昔憲汝爲諸生時蓋知吉州有梅翁李師云今上甲
午冬仲師舉六十壽維時師之子弟越千里交禮而
舞于堂四方之賓客儷詞稱慶者趾相錯于道憲汝
屬在門牆雖不文其焉辭已念古人感恩知己一言
其敢以浮夸之辭進頌箴仰歌詠而言曰有以也夫
天道之屈伸人事之合散其可知于六十年中者豈

其微哉自吉州鄒忠介先生倡明正學會忤于時師
少而事之當是時天下非有事也而人心爲之一變
未幾而元祐黨碑之禍始矣師成進士可以有爲之
時也而限于官閥不得展瑞禍亦遂以烈雖然使師
而居高位寧有幸哉及其爲吏部也以冢宰之權不
能庇其私人而黜陟一歸于朝廷天下之人咸服而
嘆曰若是吏部之不阿權勢也吏部之識之足以辨
賢奸也吏部之輕爵位也皆如此汝也不才未嘗謀
師之面而已心擬其人在李文正韓魏公之間無何
而黨人方欲快其私讐遂遷師楚幕噫天人之際已

可知已逮旋起光祿寇賊內訌海宇風景何如耶以
是知世之篤生豪傑也不偶不慼世之艱危百折不
足以撓氣運之變故至于陵谷貿遷師用其所學終
不負其生平謂非天之有意不可姑無論其他汝事
師十年而知師之學世之所賴以綏安者有二一者
有感于和平一者共歸其正直古之大臣以其身爲
天下不爲矯激過高之行以求名于後世審人情之
所安故不危又不屑爲唯阿柔媚之習以求容于當
時處人情之所難故退易師爲司馬浮沉于宦海風
波之中三黜而不驚其神豈無故歟乃師之德量殆

不盡于此居嘗見專財小已之人視祿位爲可私之
器不以援引後進及得志又從而嫉之比比然也汝
自癸未上春官相從燕市以迄于今其間困棘備嘗
師左提而右挈者不知凡幾每有佗餐相與悲歌中
夜留連而不能已去歲汝乞假省母而師亦罷官徜
徉于涇水白田之畔晤言邗上其神定其氣益以平
彼固齊得喪忘順逆視一切軒冕等諸浮雲而一歸
之于道即再出而爲蒼生祛以竟其所學豈增毫末
于胸中者哉然則天之厚師蓋未有艾也汝何以徵
之惟歌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而已又歌詩曰神

之聽之好是正直而已

少司馬李公元配羅夫人六十序代

自昔聖人垂婦訓而著之經傳曰德言容功此序列之也稱德而三者並焉毋偏廢也又統括之也德在而三者該焉非兩事也而後之儒者往往鑿其指以爲婦人貴德而已他皆所畧也甚至舉古今最嫩之貧曰才者而胥置之而爲之說曰婦道有德無才何其謬哉夫周才十人皆有聖賢之德者也吾夫子特著之曰有婦人焉彼非大雅所詠德之至備者乎而顧以才稱何耶蓋德之所運卽才才之所成卽德大

抵有德而後謂之才未聞有德無才之說也且夫婦人之所謂德者可得而數也謂孝能奉其舅姑順能相其夫慎能淑其身儉勤而中饋以辦和睦而六親以悅處常不忘其綱繆處變不失其整暇此之爲德固矣然向使無才將舉此數端而怯不能勝窒不能達徒抱其區區之意而無一長之可論則又將何者而指其爲德哉于是見古之賢媛才德爲一而聖人稱之或曰德或曰才交舉而互發其說爲不易而後世曲儒之所謂德蓋失于偏而未之思也如其所謂

也夫婆志之難繼者失之而豐者亦未必得先意之難做者違之而謹者亦未必合何者才不能以中節故也乃夫人則膳飲維時克佐其舅之德乎則孰非其才失曲諧其繼姑之嚴肅也是孝之德乎則孰非其才以成其孝乎如曰從夫此不易言也蓋婦猶相也竭誠盡信而或難于以人事君智有所短矣惟夫人則旁求名德譬蕭規曹守也身奉庭闈譬種內蠭外也而且謀斷如流不減房杜俾司馬得寬內顧爲時名臣而滕下英英夫人愛之猶雙璧也是順之德乎則孰非其才以成其順乎若夫禮重慎終記曰勿之有

悔焉爾矣顧人子親其事勿悔易人婦荷其事俾人子勿悔難也乃司馬方官大行時懷靡盬夫人實克襄其事至今談者咸以爲至文也是其德之極又孰非其才之極哉彼欲離乎其才以爲德古何嘗有是人歟蓋嘗聞之衆所視聽曰望今海內望族若煌下之羅穀村之李視唐之清河京兆無多讓也以此才德風天下有餘而況夫人固念蒞先生之同譜也理學淵源於以範世而立教無間然矣抑不佞因夫人窺有嘅也夫大汇以西非所稱一都會耶而廿年以來毗于百戰廬舍爲墟蒿萊可隱存者不能自植流

者不能復歸一望蕭然餘烽殘焰飛鳥爲之裹回矣問其所以致此則惟乏才之故耳藉使當時男子中有若夫人其人勤事如家而才又克濟則亦何至于此極哉故嘗讀東漢書而歎其識焉夫龍門薑臺稱古良史然不知傳列女范史獨傳之庶幾吾夫子嘆才難之意乎顧頗怪其所傳捃括一代寥寥十餘人耳何其少也今以夫人觀之固何能多也味其言曰區明風烈昭我彤管是足以壽夫人矣爲之序

大學士王公六十壽序 代

天子御極十五年冬十一月某日爲大學士王公之誕辰一時京師及四方公卿士大夫咸致賀謂公國之元老天下安危所倚任皆有以致其頌禱之辭宏安忝居後進且辱公之知弟自新又與公嗣君亮士爲婚姻則安能已于一言即言安可同于導諛游詞而不明公之歷官所以爲世道者良苦而與天下共見其心乎蓋自古大臣遭危履變必先明其心術而後可以論事功心術之形誠與不誠而已矣苟有恫瘝一世之心則凡職之尊卑大小事之利害禍福與人之是非毀譽皆所不計傾其身以爲天下審所甚重者而圖之使天下受其福而已不居其名不然縱

聲靈赫濯經綸滿天下未見其可也公爲大理寺卿時當鼎革吏治若救火揚沸公按獄務爲平反圜扉多頌聲嗣晉少司農國家新造帑藏空虛又軍興驛騷往時冗費貪冒科索逋欠之弊相仍則度支益不給勢必加賦以困民公疏請釐剔一切諸糇政著爲令甲亡何樞府乏人以公代公不獲辭坐司馬堂勅邊帥絕苞苴徵調問朝廷外日討軍實而訓之戎事益振薦陞都察院掌院事公整飭風紀糾欒隆邑令不法狀用警官邪條奏差官京詳會審新招叛黨五事未幾特簡拜內院大學士畀以幃幄之任已復兼

吏部尚書掌銓事拜命之日天子錫秬鬯脫御冠加公首申之天語曰欽哉汝其克勤乃事無忘朕命公稽首再拜當是時天子之寵眷可謂隆矣使公稍有矜氣態色數奏不甚中機宜不惟上負聖明如蒼生何哉公益加悲愼夙夜勤瘁至于瀝血髯枯謂吏治之本必先于廉乃躬行節儉衣麤食糲以勵百官上銓事甘疏上多所嘉納衆乃始曉然知公傾身以爲天下能審所甚重者而圖之公若曰吾所自盡者此心必如是而後可告無罪于天下云爾名非所敢邀也今寰宇多故公雖暫歎庶務然鼎鉉之業終有待于他日公之心諒不以尊卑大小而溺其職也明矣豈復有利害禍福是非毀譽之入其胸也歟何者惟其誠也噫公眞不愧大臣矣抑余聞公生平孝友好拯人急少會父母病兩剜肉以啗國變航海歸溺者數百人賴公以活歲饑爲粥賑活鄉民數千人公多善行其膺天福未有量也余不具載而第述其有關于國家者如此

李母陳太夫人壽序

夷門多恢奇博達之士自國僑子罕季和元禮外代不乏賢載在左氏史漢傳吾先子爲函谷長凡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字敬長上秀才異等出入不悖所聞者輒以名聞又陳登有言曰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太邱遺風在人者不獨子孫賢女德尤良先子往往稱道不絕太夫人陳氏族也史有之齊毋則氏族洵所重已且諺曰行于涂父可知此言教成家駟鈞立齊則復爲呂后家薄氏謹良子以孝聞然干外耳顧教有內兼外者同爲嚴君夫人母而父父而師乎椎斧斷織裁髮畫荻大都儗艱羸頓之秋能勉其子以取通顯至貴而誠何有也貴而能誠若朝攷書講之言如文伯母者亦足稱矣然至勉其子進

退人材濟拔幽隱何有也今似公賢不具論論其乘驄馬理鹽鐵巡東南之間若列肆駢坒聚漉波利爲賈區牢盆聲與江潮答公居膏不染處盈思朓矚卓家德之畏壘庚桑楹比而有何其潔也悼道之鬱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崇化厲賢以風四方自一璽得憲而三賢儼象斌斌文學比子鄒魯又何惠也公少而頼慧知三世事若餌菖陽意傳說房箕流降人間且往往呼吸枸觸參通龍角自魁而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上星男下星女文則精所聚昌則揚天紀輔拂並居成天象也公揣模帖括題于告斗之期

三卜皆食卒以是命中踐爲文昌豈非作天喉舌玉衡正泰階平歟河東柳公昔傳太夫人盧氏備德咸以爲九族宗師漆園纂眞人內篇曰大宗師陰教之與陽教皆有是名得毋繇其道以爲表式大宗師者女宗師所自淑與某忝在通家靜言欽嘆敢不躬步天池傾聽鐘鼓隨旅禁之下交襜而舞進罍神屬于勺神屬于爵以爲太夫人壽夫三觴者三代之尊也三王之神所屬以虞其親孝之則也其並以爲先生孝思則

壽喜崇素四十序

仁壽之說儒者以爲常談而頌禱者例竊之以爲獻亦何誣天道之甚耶備是二者莫過于黃帝莫先于神農而一二方伎之家或不足于術或不足于心詭于其名而爲之抑誣聖人甚矣夫古者神聖類知天地神祇之太明陰陽吉凶之數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匪獨仁能愛物其智足師也今人不然父兄之教子弟授以孔孟之書不能則羣而指之曰此不肖者也去徙而學黃帝神農之業曰吾姑令其學此其效捷于謀身朝讀藥性賦而暮思奪人于司命之手詰以五色五氣五聲百脈之所在懵如也其最不肖者令

余嘗讀太倉公傳意傳黃帝之脈診病知人死生而或不爲人治病病家多怨之錄此觀之其不仁而得禍與仁而得福所謂天道非耶而史遷謂美好者不祥之器其禍不歸于心而歸于術豈理也哉且公之學精而能變如秦越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則爲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愛老人則爲耳目痹醫聞秦人愛小兒入咸陽即爲小兒醫吾嘗渡大江所至聲名藉甚其在廣陵是其入咸陽時也今孟冬之月公覽揆四十余旅人也不能具觴以介禮四十曰強壽之非古也第質言其所自致者以明仁壽之端他日存吾

說而微之使人知心術之所在天道不遠而世之爲頌禱之詞者必求學公而無愧或庶幾焉

壽盧樂居表兄六十序

歲甲寅先太僕官御史時忤黨人歸里道秦郵過舅氏盧家長舅體泉公相見道故舊爲笑樂飲酒極懽久之別去自是不復相見歷于今乙未蓋四十年四十年來先太僕既已見棄舅氏亦即世世變多故南北道阻兩家聲問杳然余兄弟避亂遷徙衣食于四方客廣陵今春過秦郵始得與樂居相見與余稱外家兄弟握手道故悲喜兼至余追惟四十年前天下以道阻且長不得歲時相見甲寅以後天下漸多故矣軍旅一興靡然騷動四十年間普天之下無一非戎馬踩踐之區而國步遂傾至使流離在道親戚睽阻經數十年而先太僕先太恭人及舅氏皆已逝乃今于遷徙奔竄之餘驚悸之暇兩家兄弟始得相見嗟乎合離之難易如此誰實爲之豈非天哉於是君年六十矣君居于湖之東余兄弟過訪見湖水環匝兼葭樲柳蒼鬱如畫君行阡陌間操短艇舉網取魚

四照堂集六

太平民物安阜親戚雖遠在異地往來問遺猶東西州也況仕宦于朝而足跡在天下如先太僕者尚或以道阻且長不得歲時相見甲寅以後天下漸多故矣軍旅一興靡然騷動四十年間普天之下無一非戎馬踩踐之區而國步遂傾至使流離在道親戚睽阻經數十年而先太僕先太恭人及舅氏皆已逝乃今于遷徙奔竄之餘驚悸之暇兩家兄弟始得相見嗟乎合離之難易如此誰實爲之豈非天哉於是君年六十矣君居于湖之東余兄弟過訪見湖水環匝兼葭樲柳蒼鬱如畫君行阡陌間操短艇舉網取魚

嫂氏習浮圖家修淨業爲子兄弟親執烹飪與予酌酒而言曰吾郵頻苦旱澇歲入之秫釀酒不過十數石盡此而歸毋笑田家鄙陋也余爲之流連累日既念君孝弟醇謹生平不知官府事輸官稅外足不一至公庭又何幸也余少有四方之志及遭世多故自放于江湖而流離客處恒願得蚤返故里先太僕門第既更變亂離門草舍歷落數椽親知故舊歲時伏臘候問往來談說生平里社飲酒歌呼笑樂放懷天地之外兄弟姻戚白首追隨口不及戶外事如昔人高話羲皇兒孫更抱者之樂而不可得即君家與余亦豈能忘今昔之感哉

侍御姜公壽序

天子御極十二年詔復天下御史命我姜公出巡兩淮鹽務重國賦也先是商困甚繁費日興如漢初罷鹽鐵官文學大夫之議爭衡不決三年而後復之夫朝廷命吏以爲商商困則議省重困則議復勢固然也國家理財用人非有兩端貨殖平準之書籍其道可以程材天下鹽筴之法自黃帝夙沙氏始而管夷

吾用之以其君霸于齊漢武置鹽官二十八郡國用
富饒而兵甲雄微外逮唐宋五代之季立宮障立蠶
鹽裴劉甄王之徒雖綜核不足道乃呂夷簡范仲淹
則宋之社稷臣也其監泰州西溪鹽倉皆以經綸天
下之法行之若此者何歟蓋宋之巡院鹽倉往往以
名賢出守以此知國家理財本于用人如是其不誣
也朝廷鑒往事之徵銳然與天下更始以公當之可
謂得人矣公挾緯世之畧當誦讀古人時深知天地
民物兵農食貨之事朝廷知公才史館之不足以盡
出而巡茶馬茶馬又不足以盡攷而巡鹽漕夫斥鹵

之鄉秦越河東長蘆以及閩粵未若兩淮之地廣而
商勞也不恤其隱以究其利弊之所在則商窮于莫
可告中原耗乏豈獨商受之乎公知其然以爲蠲政
無所爲利弊去卽利與私煎有禁私市有禁鬻窩賈
窩有禁猾商違禁者法無赦而又于申飭諸禁外杜
姦竇以待莫可誰何之人其苦心若此如是乃可以
言利矣昔胡安國之言曰祖宗時鹽法行于西者與
商賈共其利行于北者與編戶共其利行于東南者
與漕司共其利今之日利安歸乎不在于國不在于
商徒令有心者蒿目而憂而後知公當時勢之艱籌

畫不勞公私兩利非經綸天下之才而能然與他年
鼎鉉之業視呂范何多讓焉今仲春之月公懸弧佳
辰郡士大夫以公明德屬不佞一言以介觴夫壽言
非古也余聞之在官言官公有功于鹺政姑無論其
生平而第述其爲國者如此

壽武城方君六十序

士苟可以淑躬而濟物使孝友嫺睦之化成于閭黨
而達諸朝廷翕然興感于一時固當忘其身之賤而
爲之也然舉天下之大未數數見也而方君以服賈
之士獨能質行醇謹聞于郡國者六十年非世所稱

賢豪間者耶君之少年修其先世侍御之業讀書勤
苦思以振其家聲既而見朝廷多事士大夫之拘守
文藝者居官以私奉養不能自毀其家以紓本朝之
急是以發憤廢書去而爲賈人咸以此惜君而予以
爲君之才何患不顯舍而不爲夫故欲得當以報國
也自漢初興去古稍遠禁閭閻出入之徒不得仕宦
而膺一命之榮者倉氏庾氏子孫以爲姓而世其家
一有經費則國視而莫恤是時四方雖稱太平而北
困于邊烽火達于甘泉及建元以後欲雪平城之恥
知儒緩之不足用遂興鹽鐵算緡錢除賈人爲吏之

禁自此以來果有輸其家半以助縣官者而申國之勢遂以大振商賈之無負國家以君之賢其講之詳矣流俗不察徒見天下之弊起于國用不足因欲病商以富國卒之商病則國益困故北周重斂而君子以爲張司之法誰其弛之至括錢稅屋之事起貨幣充牣而不能阻奉天之不酉也然則龜貝錢刀之制帝王以此散天下之人而士之以財自衞者則聚貧困之黎民給其衣食轉粟流輸以應上之所求而無憾焉是以文官俗吏遇天下之匱乏持籌以算頭會箕斂而不可得者素封之家以談笑而釋之國之仰

賴于商其重如此況能周閭黨之急任俠自喜如君所爲豈易得者哉觀君生平恂恂孝謹外而姻族婚嫁殯葬以及一切窮厄之士輒傾已應之所以尉薦其心者甚至而不自矜其名其天性然也邇來天下財賦竭于西北而江楚又時時見告一二專財之夫日夜痛心疾首憂之至于毀形瘠骨爲之滅車從廢飲食遇友朋故舊伺其緩急先隱匿避去謝不敢通者比比是也夫同體不能相恤而欲望其慷慨以赴公義得乎然則公之樂善不倦以享子若孫之報非偶然也今秋之季爲君攬揆之辰諸與君交者謀所以壽之而丐言于予予嘗讀管子之書見其上請于公使行賈于齊魯者立牙若伍養之等以獎厲焉及崢邱之役表君子之假貸于鄉者式廢以聘之是以布衣之雄不惜其微賤之身以資世用而後日興利之臣嘗竊其術以鼓動流俗今君之行雖不樂于邀上之榮而振人不贍以助天子惠元元之意必將有表其閭而聘者矣若乃壽君于醬酣巵酒之間是又何足道哉予蓋觀于國家食貨之事而重于君有感也故舉其大者以爲壽云

四照堂文集卷六終

傳一

太傅新樂侯劉公傳

太傅新樂侯劉公名文炳字淇筠順天府人父效祖以孝純皇太后恩封新樂侯母杜太夫人妻王夫人弟左都督文燿右都督文炤女弟二長歸武清侯子李國瑞以子存善嗣進太夫人季歸恭順侯子吳希彬叔父少保繼祖叔母左夫人崇禎甲申三月十八日闖賊李自成圍京師侯奉命守崇文門上召侯與

都尉聾公永固中左門語秘不得聞十九日昧爽復召侯議調京營兵侯策馬馳至營營潰還報上問護衛軍侯揖立揖士駭走上遂入有頃城陷賊登城潰卒大呼曰城陷侯躍馬巷戰射輒中賊賊走連射數賊無不中顧謂聾都尉曰吾與公畢命此賊賊數百騎至一賊厲聲曰闖來衆賊辟易侯伯仲嘗愛坐井旁汲水飲之戲曰苟急難當賊入大內急馳歸第道遇賊輒射賊多帶鏃辟易侯拔佩刀手刃數賊然後歸先是召對歸母太夫人度城將陷呼侯及燿炤登樓懸孝純皇太后像皆拜泣拜去時瀛國太夫人年八十匿老友申湛然家母牽炤手曰兒無死善事太夫人瀛國者侯祖母也乃作數十緹積薪樓下隨命老僕鄭平召侯二女弟須臾至握手泣一僕奔告曰賊入內城矣侯妻偕吳侯妻偕吳夫人文炤趨登樓李太夫人次之杜太夫人既登復下以二盆抵戶侯妻偕吳夫人先縊氣絕文炤將縊平推墮樓曰太夫人有命矣杜太夫人見季女縊乃自縊樓瓦忽震陰風颯起緹絕杜太夫人墮地復縊墮者數毋頭裂血涔涔六縊乃死當是時李太夫人就縊亦墮地者數見毋死以頭觸柱號曰毋不我待乎

墜樓臂折齒半落稍甦見一僕在傍曰若非鄭平乎手取縲脫付平曰酬汝掖吾登樓速舉火蓋九縊而後絕焉侯歸見樓焚投井忽顧影曰戎服也不可以見皇帝冠服不得申湛然兒已幘與侯幘小不可冠左右曰曷不裂幘幘裂乃冠投井死初少保公繼祖與侯伯仲嘗愛坐井旁汲水飲之戲曰苟急難當死此城陷少保起井嘆曰吾平日戲言今死是豈非天哉大呼皇帝數聲投井死左夫人先焚死文燿在外城馳百里至渾河內城陷入見閽門焚死撫膺痛哭曰天乎文燿之不死以君與母在也大書一板置

井曾曰左都督劉文燿畢命報國處亦投井死侯年三十一門媵妾僕從死者凡四十二人余詳之文炤云

王猷定曰余至京師欲哭先皇帝求當日死社稷所在老內官邱印指萬歲山海棠樹下望拜哭之是時憑弔故宮徘徊不能去印爲予言劉侯一門死節語與文炤同今文炤流落江淮貧困無以自活予因感昔之故家大族其飄零散處于窮荒僻遠之境如文炤比者不知幾何也嗚乎可勝嘆哉

孺人列傳

熊孺人生有至性讀書通六經尤好孝經列女傳七歲率意口占多警語長歸露宇公時御史公卒太姑于庶太姑祁及翁若姑皆在孺人曲盡孝謹每饌必出其手且進呼婢子還執器細視者數問有減食必長跪以請其後祁卒子亦卒屏羅公又卒孺人持諸喪哭必極哀及姑又病且卒孺人搏顙額神以禱至血出姑委頓日取中帚厠牏親浣滌之姑尋卒發篋得金并手書曰以子孝婦孺人悉以佐喪事先是于且卒篋金珠及券授孺人孺人泣强受及卒乃以上屏羅公其誠孝蓋天性也孺人事露宇公自始歸迄

公亡後恩義備至公好學有文以篤行稱其應癸酉鄉試出闈中牘示孺人孺人注視文氣忽掩卷泣謂先恭人曰吾不忍言矣明年公果病且革孺人日夜籲天公瞑乃絕水漿諸老人更迭泣勸乃强食初公室有座嘗坐之孺人自是不復聞也家有火災孺人冒火入室人曰是且取若藏乎乃奉公木主出置別室以禮哭其守貞大節類如此生平有識鑒先太僕總角時孺人聞歌聲驚曰此誰氏子也若巨鐘召見令屬文乙其半奇一二語曰是子必貴遂許字先恭人先太僕試于鄉孺人夢赤虬蟠

其樓占曰是在倩矣果得舉試春官孺人簽得屯曰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曰當先凶後吉先太僕果病喉危甚而後成進士生平敏慧善書書摹率更令至陰陽占候方技音律之學無不習遠近以爲異既寡不出一閤一日自閤墜傷足却醫治當昏仆中間神語曰耐之必有傳爲汝增壽一紀已而果然生孫名之曰傳孺人未卒時鄉里以貞孝聞于縣侯侯陸某表其門

王定猷曰外王母之始生也父名之曰從貞其後竟以貞孝著異哉外祖有諸弟同居別墅廢故址及外祖亡諸弟構屋故址入居之外王母曰未亡人不宜獨處孤墅亦鬻產構居之其守貞嚴謹如此卒後二十五年舅氏暝三日復甦云見孺人乘輿儀衛甚盛蓋帝命有職矣貞孝之至死而爲神余別有紀詳其事

張仲明先生傳

先生名昌祖字仲明涇陽人也爲人智識明敏遇事慷慨多大節自流賊起陝西初起遂薄涇陽其後蔓延徧天下復攻關中及入關李自成僞行仁義人信之先生曰此詐也其家故在涇陽之永長屯至是奉母遷洪水寨徒步百里隨其母策一驢風雪中居二日賊果大索永長屯脅堡長曰張氏男女少一全堡皆屠然先生已去賊終不可得亦遂去先生始家永長屯既以賊亂遷徙散處或在洪水或在醴泉縣或在乾澤寨先生往來經營有事輒先見遠徙其後一至永長屯有兵突至殺掠是時山寨得自城以守故永長有城如縣于是閉門距守兵攻之城中人眞不能守乃棄而守樓是時山寨保家者多以樓樓堅如城六重高七丈最上六重以少年壯士守禦五重以下居婦女二重及最下一重者居老弱先生率衆守

六重樓上指麾矢石擊傷兵甚多而兵攻之益急矢敺入自樓牕中壯士腦血自六重直注第一重人人惶擾失色而先生意氣自如或勸縋樓走先生曰衆在是可獨逃乎益堅守凡相持三日力盡不能支衆下樓出降兵數百騎持利刃擁衆西行每一騎驅二三人至城西坑之桃園凡數百人先生方雜衆中行道旁忽見板扉先生一躍趨而入兵皆不見以免後乃知板扉者楊氏孤家也已出北門兵又獲先生問何姓先生遽曰馮索金先生曰身無一錢此去二十里乾澤家在焉乾澤先生徙居側室地兵擁至乾澤

先生念曰倘有人呼我姓名奈何及至人皆不知先生言姓馮望見忽共呼曰馮先生安得脫身來乎兵始信先生果姓馮非妄言也寨上醵金贖先生以免人皆曰先生以智免于是聞者莫不多先生之臨事多智也先生慷慨倘義初賊起薄涇陽時路公振飛爲縣人人震恐路公觀兵七里原賊勢甚張先生家在縣北二十里或勸之避不爲動乃與其兄以牛酒犒路公營犒士于原士氣益倍賊遂遁涇陽北當賊衝烟火遼遠賊長驅可立至縣北五十里有古智慤砦遺址縣崖環谷可城以守時總制疏請三輔得自

城堡人各爲守先生乃親操版築率先里人城之其慷慨任事如此其過永長屯之難甫得免念母在醴泉一晝夜徒跣一百二十里奔至醴泉省母是時長號山中及見乃破涕先生之將卒也病且革恐煩母憂隱之醫至倘周旋如平時聽雨端坐而卒初爲縣學弟子食廩五應鄉試不中歲貢當廷試以母老不行子六長恂癸未舉進士當李自成入關時方觀政京師賊授士大夫僞官其大索永長屯時欲得恂授職不獲蹤跡先生先生不少屈語賊使曰兒去京未歸吾家可破兒不可得也賊大掠去使報恂曰倘出

督撫殺賊而督撫及諸將長賊不敢戰倡議招撫莽臣又各持門戶封疆益壞郡縣守令多儒生不習兵

梁烈婦傳

朱文其語

烈婦張氏清苑梁公以樟妻也父爲四川布政國銳母李氏烈婦生有至性識大義庚辰公以進士授太康令明年調商邱時賊犯開封所過糜爛商邱聞賊逼境咸皇懼公按行城堡修守禦拓戍邏凡渠答藺石砲弩之屬無不具數單騎走風雪中拊循士卒烈婦窺公憊輒廢食泣下慰勞兼至當是時朝廷屢詔

事聞風則棄城逃匿甚則奉印綬以降公憤甚語烈婦曰吾爲天子命吏誓必滅賊與城存亡烈婦曰諾第目公佩刀各奮衣而起壬午春三月闖賊李自成合袁賊羅賊衆數十萬攻商邱公乘城距守既夕胄而進拜辭其父中議公主與烈婦訣曰城且陷儻陷我必死知汝亦必死左右皆掩面泣烈婦亦泣指所居樓示公曰尸我於是命老僕楊材積薪環其樓且告曰若城朝以陷則火朝以舉夕以陷則夕以舉毋遲我死公哽而出呼守陴者發砲石頗擊傷城外賊賊稍却烈婦傾橐裴市牛酒以資軍賞垂五日賊攻

益急仰射中人中人頗死鼓音四面不止相驚以賊至人馬蹀蹀遶城走夜過半一城傳呼曰賊入公嬰城以戰賊刃公仆地烈婦聞之驅婢媵登樓曰吾夫死矣若等從我死毋苟活遂衣平時白衣繫纓於梁將自縊呼楊材舉火材哭不忍發烈婦厲聲叱曰汝忘爾主訣別時而背之耶賊至等死少延使我不速死汝罪莫贖矣材伏哭叩頭舉火烈婦死三十餘人從死其慷慨赴義如此一子燮方九歲隨烈婦登樓火燄哀號啟中老嫗急掖之曰主人唯此郎幸得脫歸以後梁氏從樓上推墮兒僕王政負兒逃是夕邑

民求公亂屍中救之越八日甦而烈婦則死矣商邱人相與感歎立烈婦祠春秋祀之至今不絕也

論曰商邱古睢陽地今人過雙廟每欷歔留連不忍去以爲張許猶生云越千年而烈婦出與之比烈異哉其邑人言昏夜嘗見白衣人蓋樓址間則烈婦固不死也子與梁公善恆述烈婦生平孝敬勤儉輒嗚咽茲不具論論其大者

孝烈張公傳

公諱清雅字玉楚世居潛山縣北鄉父純吾公生三子長卽公次清憲次清宋皆業儒公貧而力學累試

輒不售立塾授生徒嘗裁竹爲筒每食必念父乾饌脯餱藏諸筒袖歸以進年三十一清宋死公晝夜哭憤以頭觸柱遂眇左目人咸敬之其家在城北白玉澗之濱距城八里崇禎十年獻賊焚殺北鄉舉家遷頭寨長子超載同清憲居城授經公力勸父避寨上父不可時年八十矣公乃偕幼子超藝侍朝夕外報賊勢急父病將革命公攜超藝去公痛哭掖父起父瞑目曰吾恨不能殺賊同畢此命言未訖氣絕猶視公抱父痛幾隕復甦超藝同僕雲滿從窖中舁棺具衣冠以殮賊將至滿趣公去公擗踊叱曰吾身親身

也肉未寒而舍之去將安歸汝從超藝伺澗中倘焚盧吾以身殉滿日滿年七十餘敢惜死願守棺煮茶待賊公從之于是蹲伏梁隅超藝匿厠舍賊擁人大索不得欲開棺滿捧茶叩頭乞免賊童笑將加刃一賊曰徐之老漢尚知禮一賊拙刀逼其喉曰出汝主貸汝一賊裂布拭唇鑿竿首將舉火滿仰屋睨公公從梁間墮賊大驚斬棺公撫棺哭以兩手覆棺手斷血濺賊手羣賊笑賊怒砍公仆地超藝聞殺公從厠旁躍出泣求代將伏公背賊舉刀碎其首父子死焉超藝死年十六英爽不羣賊悔而憐之相與移棺中

堂以葦覆公父子屍而去有頃後堂火發滿登屋以帶漬水撲之火滅越三日賊盡去滿泣告隣人乞兩棺殮其主屍長號不食死

王猷定曰自獻賊發難天下忠臣孝子之慘史不勝載予每欲徧歷州郡錄其見聞著爲一書而海內方苦兵革慨想久之偶遊通公子超載官司訓爲予述其全家六十口死賊而公父子一時殉難尤足傳者使其出而事君則捐軀報國豈顧問哉子又聞雲滿死隣人焚其骸論晝夜心堅赤不化加方剖然羣鳥飛噪不敢食嗚呼世之罹禍而不顧其主者視滿爲何如也

兵科給事中張公傳

張公名德字仲敬丹徒人父善甫以詩名元季家雄于貲當勝國初定江南仇家訟其僭侈幾坐大辟已波死論永戍公少負忠義建文元年大臣薦公才詔試禮部授右軍都督府斷事公上治安五策曰守祖訓謹用舍安宗藩興教化詰戎兵冬使寧夏歸獻三邊地圖是時諸王盛強朝廷以爲憂大臣建削弱之議公抗疏言古者封建所以藩王室也即地踰古制宜裁之以禮不可以細人告變輒動搖宗室人人自危非社稷之福疏入不報公見兵部尚書齊公泰曰公以諸藩爲憂非謂各府護衛軍乎今遼寧燕谷隴而近邊莫若用蹊更法取精銳以備邊其在國中者都司得掌尺籍伍符如有不軌以法繩之此不戰而醳兵之道也齊公曰事急奈何公曰燕王雄畧頗類太祖其地遼金元常用之今以一軍屯永平一軍屯保定徼燕之護衛戍守遼陽順命則已不則移師蹙之一北平焉能抗天下若待其先發河北震動諸藩應之南北白此裂矣齊公深然之亡何燕師起公復上書言漢吳王濞之禍成于鼂錯後用三十六將軍

竭天下之力以爭之七國雖平漢益重困唐昭宗詔
誅李茂貞杜讓能以天子近臣仇人剚刃而莫禁今
治兵無龍錯之才料事無讓能之智徒使國家蹙漢
唐之禍而諸侯有吳岐之謀此微臣所日夜腐心而
泣血也又遣方公孝孺書曰燕師已迫公宜練兵以
衛京師周公誅管蔡未聞用周官周禮以成破斧之
功不聽及盛庸師出改公戶科使犒師公至東昌勉
將士以忠義士皆感泣效死居數日與北兵遇奮勇
擊殺將數十人會大風沙礫揚起日中青光如翳師
亂北兵乘之公馬蹶被執有識之者曰此張斷事也

見王王曰是言遵祖訓安宗藩者乎趣釋之公瞋目
攘臂言曰殿下以諸侯王稱兵犯闕爲遵祖訓乎天
子應安宗藩宗藩反欲危天子縱令事成異日何以
見高皇帝于宗廟王怒劍斷其臂左右刃交下公至
死不仆軍中咸異之爲排牆覆其尸而去公時年四
十一無子姪孟岳具衣冠葬之建文時詔議贈謚未
行當永樂元年榜齊黃方練等宗族朝堂名逆黨次
第行誅公以陣死不入逆籍族得全家人避禍隱其
事不傳越二百七十年公族孫九徵悉公死事狀俾
余敘次之如此

論曰帝王之興自周秦漢唐宋以來皆不越再世內
釁作古今之變其可知矣公當靖難時徵引七國洞
如觀火當時惜不用及盡節行間以未籍逆黨宗族
諱其事故公一時議論及殉難慷慨史不及詳夫文
皇太祖之子雖非繼世然族類固非他也而死節之
盛亘古莫及焉豈非開國者之所培養也歟

李一足傳

李一足名夔未詳其家世有母及姊與弟貌甚癯方
瞳微髭生平不近婦人好讀書尤精于易旁及星歷
醫卜之術出嘗駕牛車車中置一櫃藏所著諸書逍

遙山水間所至人爭異之天啓丁卯至大梁與鄢陵
韓叔夜智度交自言其父爲諸生貧甚稱貸于里豪
及期無以償致被毆死時一足尚幼其母銜寃十餘
年姊適人一足亦婚母召其兄弟告之一足長號以
頭搶柱大呼母急掩其口不顧奮身而出斷一橑爲
二與弟各持伺仇于市不得往其家又不得走郭外
得之兄弟奮擊碎其首仇眇一目扶其一祭父墓前
歸告其母母曰仇報禍將及乃命弟奉母他徙遂別
去時姊夫爲令于兗往從之會姊夫出姊見之驚曰
聞汝擊仇仇復活今徧跡汝其違避之爲治裝贈以

馬一足益恚恨乃鐫其梃曰沒稜難砍仇人頭遂單
騎走青齊海上見漁舟數百泊市米一足求載以濟
遂捨騎登舟渡海至一島名高家溝其地延袤數十
里五穀勃少居民數百戶皆蛋籍風土淳朴喜文字
無從得師見一足至各率其子弟往學焉其地不立
塾晨令童子持一錢詣師師書一字于掌以教之則
童子揖而退明日復來居數年積錢盈室辭去附舟
還青州走秫邪不數日錢盡散終不及私由遼西過
三關越晉歷甘涼登華岳入子楚抵黔桂復歷閩海
吳越閒各爲詩文紀遊二十載乃反其家仇死所坐

皆赦毋亦沒登其墓大哭數日不休自以足跡徧天
下恨未入蜀會鄢陵劉觀文除夔守招之同下三峽
遊白帝綿梓諸山著依劉集一卷其弟自毋喪不知
所在一日欲寄弟以書屬韓氏兄弟投汴之通衢韓
如其言俄一客衣白袷幅巾草屨貌與一足相似近
前揖曰我張大羹也兄書已得達言訖不見辛巳李
自成陷中州諸郡韓氏兄弟避亂至泗上見一足于
途短褐敝屨鬚眉皆白同至玻璃泉談笑竟日數言
天下事不可爲問所之曰往勞山訪徐元直韓笑之
一足正色曰此山一洞風雨時披髮鼓琴人時見之

四照堂文集卷七終

傳二

孝廉張公傳

余束髮爲制舉藝卽知海鹽有張孝廉者讀其文在馮具區黃寓庸兩先生伯仲之間崇禎季寇亂余棄諸生制義盡焚去今衰老自放空門然結習未嘗忘也春至杭州訪所爲張孝廉者不得遇其子紹諫公惟赤乃知孝廉死二十三年矣黃門爲其父謀所以不朽者屬余爲之傳余愾然曰嗚呼國家設制科三百年當社稷邱墟諸臣割掣馬免而走豈可謂有人哉夫祖宗取士何典舉淫浮之蠹而加諸高才學古者之上一旦有急雖欲不以君父子敵勢將安能以孝廉之文而不得一第以死可嘆也孝廉當萬歷時士相習爲帖括至腐敗不可讀孝廉力詆而救之自太白居選藝出而天下之文始趨于潔故制義之有選自孝廉始也時浙人吳伯霖陶君奭沈無回胡休仲最知名雅服孝廉出其下吳門士大夫爭延至其家率子弟往學焉孝廉貧高志恥事干謁巡撫劉公

建議活鹽人數十萬里人稱之至今孝廉生其祖父先一夕同夢曲江張丞相至以爲貴極人臣乃竟困尼不得一抒所學豈鬼神之說亦有時而不驗耶今紹諫簪筆持橐克振其家聲天道無親嘗與善人其在是歟

許氏七義烈傳

按察許公內鄉人也有弟曰宦曰宋曰官崇禎壬午流賊陷南陽許氏居山寨固守先是河南諸府縣既陷賊輒置官吏許氏先人協守孤城不下者十餘年既歲饑無儲城乃陷置吏時朝命會勦詔諸路山寨

起兵恢復城池按察公聞命乃圖恢勦知鄉寨不可
守欲挈家東下謀聚族再舉宣曰寇敢據城邑以境
無聲援易以虛聲恫愒耳歲無常嶽吾率丁壯且睒
且守與村社相聯爲犄角乘時觀變可也奈何棄墳
墓去將安之公曰時勢至此恐未可卒圖也趣諸弟
盡室行不可公復譬以覆宗宣欲行宗不可公不得
已乃行已而族人承業倡義入鄧州執僞官戮之事
聞烈皇手勅授都司爲諸道勸宣等率義勇夜襲內
鄉招僞知縣主簿以露布送之上功督府道逸去是
時朝廷日嚴旨督大臣勦賊願總督多畏縮不敢擊

朝議往往以朋黨私隙謀報復陽爲推轂實借寇兵
報仇督撫一命如驅羊就虎甚則借招撫與賊通而
諸將益驕蹇不用命以故賊益張至以亡國使盡如
宣等天下事不尙可爲哉僞官既逸賊帥怒驅衆力
攻許氏寨他寨無敢援寨遂破且破宗生母常氏先
墜井死宗繞井悲號隨入井宣妻鍾氏宗妻陳氏自
縊妹許氏嫁布政李公子占籠寡居從母兄亦自縊
賊斷繩墜將脇辱皆厲罵一賊謂許氏曰我孝廉也
汝好順我我不殺汝兄弟爲婚姻許氏大罵曰汝旣
爲孝廉負義辱身甘從賊又欲犯吾名門婦耶時賊

方肆焚火烈甚欲奮身入火賊刃交下折骸死宣官
鍾氏陳氏皆死旣兵科給事李公孝源上其事宏光
時部議贈宣宋官知縣後巡按李公若琛以許氏死
節聞特旌焉按察公名宸號菊溪歷官按察司
王猷定曰余與菊溪先生有世好自尊府君與先太
僕始先生官金陵余獲從遊因念昔從先人遊宦道
大梁時方幼能問昔有宋宮闕陵寢賢士大夫所聚
及李紀种師道用兵之所而獨未至南陽今乃于先
生問之夫自周公相宅澗瀍遷鼎洛邑後遂爲東周
而東漢亦爲都邑不知馬鄧耿賈諸人之遺跡猶有

存焉否耶先生仁明善吏治工詩蓋自尊祖尊君詩
書禮義之傳至今不衰一門男婦皆能赴義甘死如
飴有以也夫

樗叟傳

叟姓袁名芳長洲人善醫所至多活人間爲畫皆不
欲有名自號樗叟云王猷定曰叟蓋有道者也萬歷
季總理內官監李道權湖口稅叟父故與李交因從
父之湖口其地當上流之衝山勢險阻江楚閩粵川
蜀滇黔之人操百貨而來者風檣多不利其游倅四
望一舟至則先抵之巨浪中掠其貨以漏稅報閹商

賈吞聲莫敢辯叟一一白其冤左右咋舌悶爲感激下令捕諸害商者坐以法連疏乞休叟別壽以千金頃之過盜馬當山攫金將加刃岸土忽崩十里許水湧數丈舟覆輦盜駭散叟從波間躍出得不死水平舟復全人咸詫神助云天啟六年魏忠賢亂政御史王心一糾客氏及忠賢罷斥錦衣指揮田爾耕受閹意旨殺天下賢士大夫使其元蔭私賂叟叟陽與元藍交而陰趣御史歸里夜乘一騾送之崇文門外平時賓客無一人至者御史謝曰若歸無累若叟策騾行且慎曰嗟乎袁山人一頭何惜不爲御史殉耶抵

張秋風雨中痛飲泣下別去崇禎十二年來豫章余見之東湖貌壯氣温和粥粥若無能者淮南李盤曰此叟外和而中嚴越二年李盤爲懷集知縣叟往粤復過盜潯陽江口傷刃墮水水赤有物蝡動若敗絮驚視腹穿出腸矣恍惚一人掖之得故舟自納腸于腹緝桑皮紉之而裹帛焉不死圖變後癸巳渡江訪予揚州鬚髮盡白已亥復來聞李盤死往高郵哭之六月江上兵動余偕奔湖中而叟七十矣十月叟歸執手言曰老人去不復出矣與子交將三十年能無一言余唯唯跡叟生平孝友端慤而好義屢有以貨

色動之者必正色拒之事不具載第傳其周人禍患不避權勢者如此其兩罹大難不死有以也一子名鶴齡業醫有父風

杜昌之先生傳

先生諱鶴齡字昌之三原人杜氏之先自劉累豢龍有功食采于杜因賜姓世家京兆其後遷三原城北楊祉里又自城北入城家老西門先生父爲秦王府儀賓母縣君秦愍王入世孫先是王女爲婚率不出長安城適外邑自茲始先生生五歲縣君抱危疾先生泣籲天乞身代躬親醫藥旬日無少懈儀賓晚得痼疾先生侍其傍三年不脫冠帶而寢嘗夢黃衣人授方藥中有海風軸醫人咸不知已而子恒燦忽得之京師人以爲孝感先生有兩弟共季少好遊戲賁于錢千金子錢家索逋甚急日肆窘辱先生割腴產償之先是僕賓沒先生盡以遺金資仲弟治生又丐貸助之仲乃走塞上與少年日椎牛飲酒擁趙女彈琵琶歌舞不休資盡費先生不問又盡出縣君所子服飾錦綺質錢償貸妻王氏亦爲捐衣物曰奈何傷高堂意耶已而兩弟亡先生撫其子若女如子其孝友如此先生喜賓客通四方交造廬往來無虛日客

至必留飲極歡道故舊爲笑樂一日玫瑰盛開子恒
婧采一藤筐令蒼頭馳奉先生饗花滿騅帽以
繡鞍覆馬隨兩僮徧詣親知流連索飲晚歸草堂復
開尊召隣友慷慨話舊淋漓不已既復盡醉大笑曰
人生白駒過隙諸君努力毋忘今日哉衆頗怪之無
何不起矣先生少補諸生好學及天下多故關陝苦
兵饑饉遂絶意宦達棄舉業後從兵憲張公出西塞
縱觀金城天水間慨然久之子恒燦副榜恩貢恒炯
邑諸生季恒焯

論曰古稱世祿之家鮮克由禮先生生長王官身親

綺紈驕貴之習而孝友好士其天性然哉天下變故
禍及宗支過秦州者念京周之遺墟不勝下泉之感
焉而先生之家聯婚帝胄今復振起于功名詩書之
業不墜蓋流風遺澤所從來者遠矣

王瑞虹先生傳

昔孔子論次逸民詩人歌考槃十畝之間豈有慨于
中歟何條刺之足述也君子當俗流失傷謠諑之善
淫鄙握齪之詭遇而恐不免爲世役也乃潔修長往
託物以見志七松五柳之名後人嘆美不容口甚者
涸市廛中操作不少休以故吳越之間人爭道鴟夷
子皮不多其相越功而多其所致富輕散千金稱陶
朱公不衰云余由淮渡江至杭州得交王瑞虹先生
竊高其行古人之流亞也樂得而傳之其傳曰先生
名湛杭州人也生穎異不與羣兒伍及壯容貌魁梧
清瞻密理父肇儀公器焉更字曰澄之敦孝行歲時
伏臘雍雍如也逮事父母承志竭歡人無間言補博

士弟子員潭思銳氣以發其懷抱藉藉有聲士林無
何國變乃慨然曰嗟乎鳥以高山爲卑而爭巢其上
魚以深淵爲淺而蹙足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衞有
釣河而得鯉者子思過而問焉對曰吾始垂一觔之
餌鯉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于思嘆
曰鯉雖難得貪以食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祿亦足悲
夫先生味其言遂絶意舉子業託跡風塵間肆遠服
賈洗腆以慶二人其高致如此生平好施子不侵爲
然諾杭之人四方之人待以舉火者數十百家廬無
德色其天性然也嗟乎闉宄之流無寸長以自表見
脅肩强笑闌說于重客欣欣自以爲榮矣而嗜利之
徒飾其私智見金而攫之如胡貉然夫貉戎狄之畜
狗也多者十有餘少者五六然不相傷害令東雞豚
而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得也嗜利者甚于貉而不

自知而猶號於人曰皇皇求財小人之行吾所不爲
聞先生之風亦可少愧矣嗚呼若先生者固詩人之
所歌而孔子之所取也余老而不敏雖有言徒歎言
耳何足以傳先生哉

洪母汪孺人傳

孺人姓汪氏歙縣洪公諱正宜之妻年十五歸洪氏
時舅沒生事日削姑寡居賴孺人左右操作勤勞間
乏絕則鬻嫁時衣手織紉以供朝夕亡何姑又沒嶽
俗善畜賈饒心計累貲多巨萬公疎朴不治生產窶
益甚見里中富兒輒遠避不貸一錢卒有吉凶不營

而具皆孺人力也亡何公又沒孺人獨持門戶教三
子指公木主曰吾守爾父志不貸人一錢存活在汝
令就外家塾從師束脯皆出十指間及諸子成立令
折節交賢士客至躬親中厨給甘膳有湛母風人號
其堂曰歎逵甲申國變時總兵高傑帥兵掠揚州孺
人心傷時事日夜哭遂眇一目徙居金陵明年金陵
不守朝臣惶亂奔竄或降或逃有死者孺人召三子
趣歸里夜拜辭其先人主忽自縊諸子驚救乃蘇流
血被面及歸嶽州亂稍紳家奴乘釁結黨數千人剽
刃于其主因大掠相誡毋入洪氏門頃之官兵討亂

毋母許孺人傳

余友毛先舒以其母孺人行畧屬歙定作傳歙定謝
不敏居數月復持授女篇見示曰此吾母平昔之言
也歙定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嗟乎言行之關于閫教
豈不重哉余觀經史所載上自王宮后妃夫人下逮
閭閻之家其德昭昭形管者無論不幸大者釁起宮闈
醜亂數世小而失業蕭條子孫陵替觀者太息而莫
知其故而不知無才爲德之說往往足以禍天下其

弊也休其蠶織而習于驕奢子女臧獲姑息隱忍伏
慝藏垢變端芽蘖不可剔治孺人性樸端嚴而有才
少羣婢從之嬉即提不敢犯父業賈利弊纖悉諮之
無不中十六歲適毛公繼齋先生先生蚤歲喪父從
母以居諸姑娣姒比屋鮮次每歲時伏臘莫不盛珞
珮瑤環瑜珥以相煜燿賸媵婢之從者亦皆紈綺行列
扶持左右孺人荊布雜衆中莊敬無報容歸誠諸女
曰婦道故應爾我奉姑型四十年未嘗弛此意姑嘗
居峽石有貴人婦集閨媛張筵召姑不獲辭既椎結
以往或疑其矯姑曰我故取若憎使見疎耳其守姑

訓皆此類先生既早孤孺人奉姑二十年日治麻枲
織紝以供晨夕姑患癰癰決孺人躬撫摩勞瘁未敢
形諸色以是益見重宗族云辛酉火室燬貲盪盡不
數年豐裕較前數倍皆孺人助也孺人督子姓嚴處
妯娌以和而御下以禮臨事果斷然特惡深刻讀書
不甚好嘗言曰女子識字取記名數而已勿以無益
害有益也見諸女觀書者必屏去之又言曰婦道貴
柔順必以剛方濟之故終其身無失色于人其家無
廢事庭前植花卉女有採之者孺人怒責之隨拔去
甲申國變孺人愴然勸繼齋先生弛業命先舒曰與
汝偕隱越明年遂歿余因感孺人生太平之世甫遭
喪亂遂能全其志而此十八年中陵谷變遷人事反
覆興廢不可殫述所見公卿士大夫類多洪溟蒙頭
乞命于銛鋒利刃之下武夫酷吏之手求所謂剛方
者百不得一二而孺人教子強立克步門戶非所謂
笄嬪而丈夫者耶先舒能文章不妄交閉戶西泠以
著述自娛然四方之賢者多造其門樂與之遊自孺
人歿十七年余始得交先舒登其堂肅雍如也日與
儕伍嘗賡予其容嗚乎豈非母教使然歟余故樂得
而傳之孺人姓許仁和人其世次葬表年月詳墓誌
不具載

孝賊傳

賊不詳其姓名相傳爲如皋人貧不能養母遂作賊
久之爲捕者所獲數受笞有司賊號曰小人有母無
食以至此也人且恨且憐之一日母死先三日廉知
隣寺一棺寄廡下是日召黨具酒食邀寺中老閹黎
痛飲伺其醉舁棺中野負其母屍葬焉比反閹黎尚
酣臥也賊大叫叩頭乞免閹黎驚不知所謂起視廡
下物亡矣亡何强釋之厥後不復作賊
彰石子曰於戲民不幸生子亂世不得已而爲盜賊

此上焉者之罪也苟遇良有司爲之給其衣食殯葬之資教之忠義其民可使也至窮而作賊豈不悲哉雖然賊而孝可以儆矣

湯琵琶傳

湯應曾邵州人善彈琵琶故人呼爲湯琵琶云貧無妻事母甚孝居有石楠樹構茆屋奉母朝夕幼好音律聞歌聲輒哭已學歌歌罷又哭其母問曰兒何悲應曾曰兒無所悲也心自悽動耳世廟間李東垣善琵琶江對峯傳之名播京師江死陳州蔣山人獨傳其妙時周藩有女樂數十部咸習其技罔有善者王

以爲恨應曾往學之不期年而成聞于王王召見賜以碧鏤牙撥琵琶令着宮錦衣殿上彈胡笳十八拍哀楚動人王深賞歲給米百斛以養其母應曾徐是著名大梁間所至狹邪爭禀其聲咸狎暱之然頗自矜重不妄爲人奏後征西王將軍招之幕中隨歷嘉峪張掖酒泉諸地每獵及閱士食彈塞上之曲戲下顏骨打者善戰陣其臨敵令爲壯士聲乃上馬殺賊一日至榆關大雪馬上聞觱篥忽思母痛哭遂別將軍去夜宿酒樓不寐彈琵琶作觱篥聲聞者莫不隕涕及旦一隣婦詣樓上曰君豈有所感乎何聲之悲也妾孀居十載依於母母亡欲委身無可適者願執箕帚爲君婦應曾曰若能爲我事母乎婦許諾遂載之歸襄王聞其名使人聘之居楚者三年偶況洞庭秋思稍定風濤大作舟人惶擾失措曾匡坐彈洞庭秋思稍定再泊岸見一老猿鬚眉甚古自譙篴中跳入蓬廬哀號中夜天明忽抱琵琶躍水中不知所在自失故物輒惆悵不復彈已歸省母母倘健而婦已亡惟居旁坯土在焉母告以婦亡之夕有猿啼戶外啟戶不見婦謂我曰吾遲郎不至聞猿啼何也吾殆死惟久不聞郎琵琶聲倘歸爲我一奏於石楠之下應曾聞母言掩抑哀痛不自勝乃取它琵琶夕陳酒漿彈於其墓而祭之自是猖狂自放日荒酒色值寇亂負母聳食兵間耳目龔聾鼻漏人不可遏召之者隔以屏障聽其聲而已所彈古調百十餘曲大而風雨雷霆與夫愁人思婦百蟲之號一草一木之吟靡不于其聲中傳之而尤得意于楚漢一曲當其兩軍決戰時聲動天地屋瓦若飛墜徐而察之有金聲鼓聲劍聲弩聲人馬辟易聲俄而無聲久之有怨而難明者爲楚歌聲淒而壯者爲項王悲歌慷慨之聲別姬聲陷大澤有追騎聲至烏江有項王自刎聲餘騎蹂踐爭項

王聲使聞者始而奮既而恐終而涕淚之無從也其感人如此應曾年六十餘流落淮浦有桃源人見而憐之載其母同至桃源後不知所終

軫石王子曰古今以琵琶著名者多矣未有如湯君者夫人苟非有至性則其情必不深烏能傳于後世乎戊子秋予遇君公路浦已不復見曩者衣宮錦之盛矣明年復訪君君坐上室作食奉母人爭賤之予肅然加敬焉君仰天呼曰已矣世鮮知音吾事老母百年後將投身黃河死矣予淒然許君立傳越五年乃克爲之嗚乎世之淪落不偶而歎息于知音之寡者獨君也乎哉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記

滁游記

歲庚寅叶諸大橫之卜乃中慫慫兮獨居塊處如不可以終日因思離騷賦遠遊遠遊必涉江乃抱食櫚肇麂偕高子從廣陵雨行三十郵鍛抵滁陽滁古南北譙也土荒儉無足觀亦無地道主款交者乃倣禹貢紀山川不紀人物如左

越日上元後八日也出城步西澗飛潮若江上古木十餘載當爾夾日霖雨三軍帝遣崇山侯坐禮祀于爾京帥旱亦禱爾無亦俾爾永護山靈長子孫勿替酒潭上呼龍而告之曰爾龍之血食茲土也二百八

也吾意高皇帝千秋萬歲後魂魄猶應在此而爾處陰霾黑蹟荒風苦雨中沁沁佷佷晦朔不知飯將日甚予代爾慮也于是作呼龍歌投諸潭潭水窅冥陰風颯起山鬼晝嘯羣峯嶺合聽黑雲臺下汩汩微作聲有收豎過而言曰潭北二竅遠通山腹大江之葦嘗達是水昔人之禱于此者或幟紅氈或驚鼉鼓或現壽能異哉茲吾不能測其變化矣是夜宿豐樂之後館風號達曙夢中蕭槭如大海波沸質明高子至登醒心亭再過潭石夜崩數丈

廿五從柏子潭至波羅窪小祇園坐祠石亭觀白鴿

洞洞東銅坑不知所在行西南三里兩峯交峙有亭翼然曰醉翁飛瀉兩峯之中與石爭鳴者爲釀泉過薛老橋數武入歐門問公手植僧導予至梅亭古鐵錚嗹欲竄欲突一株中杪偃臥如飛虬之飲澗可以清人可以壽人可以教人作拜梅詩須臾黃雲四布雪片如掌玉樹千山人鳥影絕予與高子陟崔嵬之巔大叫曰此菊山所夢玉眞峯頂也四百萬劫無人至矣寒梅一樹鴻濛之雪搆爲花骨今天地荒老又四百年乃酌大斗啗梅花數千片夙骸腥滓盪滌悉生香霧至峯迴處汲玻璃泉飲之作醉雪歌謂高子

曰此醉翁後不聞有人醉酒泉一片地散髮溢樽安可言醉醉翁意不在酒故千日可葬腐脇可死談胚渾之道甕可化甃春渠之石釀可王吾與子從茲入于古莽陰陽莫別夢覺無分寒暑昏晝靡辨窮劫羲和沈湎改白日爲元天斯亦人生之至樂也夜宿幰歸閣聽梵唄若潮聲戶外竹甚壯不能負雪裂聲破夢夢中作悼竹詩

廿六畧別梅作別梅詩輿行深谷中雙眸不能敵雪眩時輒障以袂又地氣蒸寒嘗達人面不寒而暑至回馬嶺雪沒蹤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部守向子伋因山爲寨植二門茲其一也東南爲栲栳山山下有熙陽洞皆不能往盤紆二里許津逮而上後屏棧鄣左右兩山逶迤前抱歐公所謂蔚然深秀者瑯也此山作鎮東海從帝子而南擘錫是名遂挾有江海柳河東曰遊之適有二曠如也奧如也瑯瑯之奧以石以樹靈槎糾紛槐檀相攘雲氣擁成宮殿磨崖齒石沈閟繄黑如陰獸銅貌衙環據柱升噴如嶺長江浩浩千里無聲羣山蹌拜多狀其間若賴若槁若千越蓬葆之形怒而憤若太傅之虎臥者不能測其何名居人曰此蔣山也曩昔鹿十萬蹄松萬木仇

督司之今安在哉魈啼夔立燐火夜搏熠燿江外鳴乎子山而在豈能寫哀歟是日臨庶子泉問李陽冰古篆其旁有明月溪白龍池上有華嚴井歸雲洞日觀亭了了堂或存顯屨或振長烟蓋景之所不及留者坻載之址所不及留者意存之可也雖然意亦何存庾亮曰若有意也非賦所盡若無意也復何所賦正在有無間耳今日之遊乃付諸隔江風雨西山哭聲有意耶無意耶

繇石屏歸雪鴻洞旁有吳道子畫須菩提像甚古今繪事多矣惟道子獨著謝燕云立象昭勸莫著乎

圖繪道子攝魂入魄所謂李公佐圖應圖者耶宿馮
公祠作瑯琊寺詩
廿七盻起望朝暾雲霞草木悉颺空際江氣如圓聳
浮百里外與山氣連易曰山澤通氣信然歟別山僧
欲往龍蟠未果聞黃沙窪頗幽勝遂忻然往焉道經
龍泉寺寺旁有馬神廟少憩按是山爲房宿房天駟
也國初設岡寺掌馬政以此名今惟存殘碑斷莆老檜
數株而已至幽棲寺不迨今覩舍玉巒而矜龜睹何
歟
王子曰茲游也不經句而兩三日雪一日吾得洞三

得泉四亭之可停者八臺之可以望雲物者一潭之
鱉鱉可畏者亦一而觀止得古體歌行近體凡二十
首刪其六而詩亦止昔屈原見放彷徨山澤見楚先
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
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而問之以潠憤懣劉夢
得遊連朗州亦效屈子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
倚其聲作竹枝詞十餘首予之呼龍拜梅毋乃類是
歟枯居沈鬱則遊以散之而山川蔽虧道路荒塞周
流而無所極也猶有蹇產而不釋者謂之何哉

閒情閣記

參石予老而僑于情放逐江湖之上跕跕若孤鶩飲
啄一聽乎天或竟日不得食未嘗輟乎情也生平慕
淵明之爲人尤愛閒情一賦欲築小閣名之然且未
能而姑爲之記曰夫人未有無情者也人百其情要
皆止于兩端利福者天之所以私衆人而智福之人
不與焉是兩者交相仇而忙與閒亦隨之以畢世彼
固各有權焉至尊而不爭性情主之即天不能與之
抗至死而各不相悔也今天錫我以貧故吾于世也
如行虛空倜有所觸一往而深雖周孔仙佛不能以
旁撓吾情然其中虛止蕭寂無一切塵垢染着其閒

也至矣閣之中無一物登斯閣者不一二人以是老
焉客有笑之者曰予方求道盡去其情而可乎予石
子曰子欲求道是大妄想謹閉吾閣謝勿入

得樹庭記

梁子巽卿居枚里之北有慕乎古之學道者游飲自
晦不近榮勢居旁有樓樓之外有隙地可數畝有樹
森蔚參錯隅左主人曰此可資吾庭之勝者也累土
雜糞攢以數峯復架广其上以寵吾樹小廊迴折隨
其高下與後楹接簾櫳窈窕几席可私于是乎跬步
之內別有天地已亥八月十七日主人讌客張樂甚

盛殘陽在樹翠行虛壁已而月上影達人面酒半主人具綽楔以屬王子命名王子執醆言曰今何時哉戎馬紛馳中原無安土顧茲河曲猶有昔時絲竹管絃遺音之盛者乎有之而觥籌旅獻不足引重風雅其詞之何今羣彥畢業文雅縱橫抑何盛也何地無樹雖青牛采華撐霄障日其不爲人游息之具者猶之蕞莽無人之地而茲庭得之又何幸與因取少陵老樹空庭得之句與標斯勝古之名庭者不一如盧徵君草堂曰枕烟翠皆本于揚雄爰靜神遊之義遂易舊觀閟閟之中如在空谷然則予雖未見先生今之名亦取諸此一時同集者爲張鞠存先生高漢

思袁青來程婁東張季望閻百詩張雲予諸君而王子猷定爲之記

石圖記

石圖者包稚修先生所搆讀書地也其地在城之西南營其居面城其市罕駟儈囂淩之習宜靜者故先生居焉其所居之前後爲圃昉古二畝半在邑學老圃以明不仕其圃甃以石草木環侍異圃人先生曰洞庭之濱靈壁之下石多奇巧以奔走天下之人南朱而後江南豪右之家領財至于爭鬬吾好朴將以訓子孫故亡國富家之所好不存焉江岸五山石類有道者端峭矩廣俗人例不觀皆以朴故其石取諸琅從所好也先生之語余若此余交先生十餘年恆思一覽山海之勝往至其居而不可得迨今春來而先生下世三載矣其嗣君也魯館予華舫華舫先生種菊地也折而東爲石圃殘石雜襲若有待者問故則先生之所營置已廢不可復識感百鳥聲閒花數叢相與追嘆往事忽傳海警遂別去仲冬復來主人揖而入則突兀五山立吾前曾幾何時而向之廢者遂易舊觀閟閟之中如在空谷然則予雖未見先生之營置若或見之矣由石磴盤折而上有臺臺廣數丈可亭主人請予名題曰朴思取唐人詩主人雖朴其有思也夫天下之俗未有不由于好奇巧之人其好奇巧者皆自以爲不俗一自矜其不俗而天下之俗歸焉故醜不至厭而美嘗取憎往往然也余每見世之愛石者動引米顛輒代爲怳怳自入石圖而吾慚始解何則其所好者朴也舉世不好而先生好之後之人又能世其好以異乎舉世之好是圖也可以傳矣余故樂爲之記以勉其後人之能讀書者

寒碧琴記

余幼嗜琴聞四方有蓄必造觀然佳者往往不多見

余論琴頗與人異審其質以攷聲而知陰陽之所自生察其形以驗氣而知清濁之所由出故琴之有當于余者百不得一二癸巳春漢中楊公木千來廣陵問蓄琴甚善過公求觀啟其函則鏗然石也公曰子識之乎此蘇子由之寒碧也子由有寒碧琴說子爲我記焉昔子瞻爲登州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攜琴遊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視爲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禎間高麗因于兵請援上遣總兵黃某帥師救之高麗戴天子德意而以黃帥之有勞于其國也賚于甚腆瀕行復贈之以琴而

琴遂復還中國其後黃帥道淮上總漕路公聞之易以良馬不可黃帥沒其子辟亂懷琴渡江至金山匣琴繫以鐵絙墜郭公墓下沈諸江者三年黃子有姊甚貧困謂姊曰吾無能爲姊計有先人之所寶者足朝夕矣乃告以琴所在遣人取之其姊謀而售焉王子曰茲琴也失于海沈于江淹子屬國其瀕于危者亦屢矣幸而復返于中國使又不幸而終子擊劍負販之徒無寄其在江海也而今得公而託焉公其毋易視此石之蹙然者也公曰諾吾將歸而藏諸南岐紫陌之山矣琴長三尺四寸闊六寸缺兩足

義虎記

辛丑春余客會稽集宋公荔裳之署齋有客談虎公因言其同鄉明經孫某嘉靖時爲山西孝義知縣見義虎甚奇屬余作記縣郭外高唐孤岐諸山多虎一樵者朝行叢箐中忽失足墮虎穴兩小虎臥穴內如覆釜三面石齒廉利前壁稍夷高丈許蘚落如溜爲虎逕樵踴而躗者數徬徨遠壁泣待死日落風生虎嘯踰壁入口銜生棄分飼兩小虎見樵蹲伏張爪奮搏俄巡視若有思者反以殘肉食樵入抱小虎臥樵私度虎飽朝必及昧爽虎躍而出停午復銜一麂

來飼其子仍投餕與樵樵餕甚取啖渴自飲其溺如是者彌月浸與虎狎一日小虎漸壯虎負之出樵急仰天大號大王救我爾曳虎復入拳雙足俛首就樵樵騎虎騰壁上虎置樵攜子行陰崖灌莽禽鳥聲絕風獵獵從黑林生樵益爭呼大王虎却顧樵踧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終活我導我中衢我死不忘報也虎頷之遂前至中衢反立視樵樵復告曰小人西關窮民也今去將不復見歸當畜一豚候大王西關三里外郵亭之下某日時過饗無忘吾言虎點頭樵泣虎亦泣迨歸家人驚訊樵語故共

喜至期具豚方事宰割虎先期至不見樵竟入西關
居民見之呼獵者閉關柵矛梃銃弩畢業約生擒以
獻邑宰樵奔救告衆曰虎與我有大恩願公等無傷
衆竟擒詣縣樵擊鼓大呼官怒詰樵具告前事不信
樵曰請驗之如誰願受笞官親至虎所樵抱虎痛哭
曰救我者大王耶虎點頭大王以赴約入關耶復點
頭我爲大王請命若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言未訖虎
淚墮地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嘆息官大駭趣釋之
驅至亭下投以豚矯尾大嚼顧樵而去後名其亭曰
義虎亭

桓罍記

王子曰余閱唐時有邑人郊輿者以孝義聞遂以名
其縣今亭復以虎名然則山川之氣固獨鍾于此邑
歟世往往以殺人之事歸獄猛獸聞義虎之說其亦
知所愧哉

桓罍記

盧龍韓子桃平以庚午遭變攜家南下卜浙之上虞
居焉己丑亂虞城復破徙會稽寓若耶之濱庚子冬
予遊會稽韓子坐予最高樓樓柱懸折梅丈許貯小
瓶內花半萎韓子愀然既而憤爲告予曰傷哉吾舅
之不復見也吾外曾大父朱公名錦者宏治間守青
州盜發齊桓公墓獲寶玉刀劍鼎匜事覺藩王及諸
有司分取之外曾大父得銅罍徑二尺高如之土花
繡蝕天將雨現五色雲氣光怪陸離不一狀歲臘貯
梅其中自蘂而花而實三月不衰數傳至吾祖寶之
罔失亂後余置小驢載而南亡何虞城破吾舅殉焉
久之有言土豪陳朝廷者入余家攫去遣人屢求贖
不應夫以吾先世守之物不沒于盜而沒于豪其甘
心乎予曰甚哉子未曩觀于古今之際也且以齊桓
言之當其憤周室之焑于山戎也剗令之斬觚竹縣
草束馬踰太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以朝天子何其

盛歟及其亡也邱墓之不可保雖盜墟皆得而侮之山
戎之于周猶盜賊也以周室之神器周天子不能自
守山戎覬之桓公爲周天予報仇固周鼎四百年使
山戎不敢窺春秋特書曰齊侯伐山戎大之也今以
齊諸侯之墓守之二千餘年一旦見發于盜賊爲齊
之藩王諸有司當必憤然曰此爲周天子伐山戎者
也桓公之仇周天子之仇也抑我仇也藩王諸有司
不能制盜賊又貪盜賊之物且爭取之爭取于數傳
之後歷喪亂而猶不忘是何溺于小而忘其大耶或
曰罍得之盜賊之手非韓取之也今爲韓有矣有而

棄之是忘其先世也曰非也齊之滅紀也紀侯大去其國襄公復九世之仇何有于酅迨頃公九年奪之一戰而以紀酅獻之于晉使桓公有知必痛恨其子孫之不克守其社稷寧紀酅之不忘哉子休矣盜之發塚也山戎之禍也豪之得罍也紀酅之痛也子明于春秋之義其于輕重大小則必有分矣韓子曰然抱器而歸罔予志也若子之言則誠大矣然則世之遭亂而忘其家者毋介介于一物之微而修怨匹夫哉爲之記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碑

重修漢壽亭侯廟碑

漢壽亭侯以佐漢忠義死而威靈昭赫自天子達于庶人薄海內外都邑廟社無貴賤賢愚老稚男女所在無不尊仰崇祀隆以位號至推加大帝歷千百祀不衰嗚呼盛矣昔先主爲平原相以侯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稠人廣坐侍立終日而寢則同牀恩若兄弟君臣之間古未有也當其既斬顏良曹公遣張遼

試之使有禍福死生介于其中則安能決去而侯斷然以爲吾之于主手足之不可離也故其周旋患難備歷艱險死生禍福曾不少動雖以曹公之禮遇靡所不至而封金拜書終不遠千里而從其所事逮蒙難臨沮漢祀亦屢更矣其威爽顯燦護國芘民猶見于疆場戎馬之間此無他誠之至焉爾也盟津王公藉茅事神最謹一日告余曰吾邑有關王莊者廟貌鼎然禮祀隆赫嘗奔走遠近之人歲久漸隳藩拔級夷梁桷赤白殷剝不治今合族人而新之余嘗有疑禱神輒見報夢中兄病篤且死余叩神曰先宗伯公

祭侯文

凡天下之有志于忠孝者皆可自信而不必問諸鬼神矣爰受簡而爲之記

重修五司徒廟碑

揚州神異傳五司徒與蔣子文並傳異甚神茅姓勝其名與許祝蔣吳四姓結爲兄弟忽溪傍見一嫗遂迎歸以母事之不知其非所自出也飢虎食其母五人奮立殺之地無虎患州人思德爲立廟隋封司徒侯爵及宋紹定中驅李全磔新塘明世宗廟三十有五年護郡民匿形襤中着鋟金鎧持斧立橋上島夷顛仆弗卽逞尤異者歲旃蒙作噩寇寇窺城簉諸神斫

牙旗折而賊壓焉人以爲神世德于揚也爭修廟社以崇報云吾謂人僞俗澆肝膽楚越陳思王稱大嚙者咋斷其舌左斧右鉞傷夷一身有五娃而踴躅相承者耶怪鳥九首相啖而不悟其爲腹之一何胞何閟何脇鴟支鵠而厥宗以孽虐之且愛有所移呱呱之聲藏而孰鬨異取箕諺語胡願蒐之腹而忽焉以棄忽焉以麗不斯不離而居然多子人之忍有漸矣越人逞膚避龍秦人借父護而德色岳鄂討産讐子春秋扣人鼻以血祉習有所溺膚可涅父可德色子可嚙人血可祉何有于母兄弟哉人所自出雖異

姓莫不同出一人曾元相禪訖爲路人溯之同出一人又鈞出于天天亦人之高會也五司徒者不失其天居恆五騎同獵拓弓弦作劈礮聲箭類鵝鴈叫平澤中逐麋鹿數肋射之以充庖奉母長者取多焉少者取寡焉流示諸利而無所私遇不平五人但各覩佩刀而去必廼殺盪滌乃已蓋仁孝勇決天性然也司徒旭德也德次于天而敝土成灰三周煉之可以補天英靈之氣聚而爲神必皆受命于上帝可得而而求之什十伍五以至倍蓰舒肘知臂舒臂知尋焉何難之弗濟通之勇戰教陣尊君親上司徒其在于兔罝公侯之耦矣凡古者鄉先生坐里門教子弟效則以配于社是役重興庶幾近古三老率其子弟以護公家仁與孝所自出焉范金劖木其歲歲配食縣社無休歟

改葬宋金將軍墓碑

嘗讀史德祐元年文丞相至北軍議事爲伯顏所執從京口夜遁道眞州李制置疑之走通州渡海時客知凡幾國殤鬼雄弗論即明君哲后有功德于民者之相從者自杜架閣而下凡十有二人而金將軍先

死通州余爲之感憤悲將軍之志欲往求其墓而不可得己亥閏三月余至通包于孕靈語余墓在鹽倉壩立雪窖蓋將軍之葬在德祐丙子閏三月十一日丞相之言曰不敢求備者邊城無主恐貽身後之禍異時當裹骨還葬廬陵而後死者之目可瞑噫良可痛也是月十一日余欲往拜將軍墓時苦潦墓當水衝忽傾洪濤中孕靈奔告予及往觀見大樹浮波上兩骨着樹根不去命居人痊之問其樹居人曰此將軍樹也相傳四百年來人呼爲將軍樹云每風雨之夕如聞雷霆甲馬聲崇禎十七年國變聲遂絶嗚呼

宋室顧覆夢炎諸人不足道獨怪丞相北行僚從星散以至親僕皆逃去獨將軍上下相隨二十年崎嶇險難刀戟水火不渝其志卒也殞身雪窖無以發舒其所欲爲而後之子孫不能負骨以歸者豈其存歿不可知歟悲夫余以其事告之顧子國琬顧子曰先司馬講院遺址在狼山藏將軍骨莫善子此因與其從子楫謀改葬之而告于州守彭公士聖會六月江上兵興趣歸比寧復來乃卜十二月二十六日設儀仗綵棨以帛裹兩骨納石函葬焉葬之日海風大作潮湧數丈余酹酒以祭爲文焚其墓前因嘆唐玉潛

江南黃雲萬里猶征戰橫海流民飢不堪滾滾波濤城下走壩出西門鹽倉口頹岸空遺兩骨存死樹波中立孤鳥一老向我前致辭我生太平猶知之此樹每逢陰雨吼老狐夜夜歔殘碑崇禎國變聲遂絶六州錯鑄將軍鐵我讀殘碑丞相詩字字如聞泣幽咽天留宋室苟不忘將軍留骨在沙場豈知渡海人亦滅柴市雪窖兩茫茫嗚呼此恨結千古英雄白骨本無主今朝移爾向狼山豈爲將軍一抔土冬青陵上近如何杜鵑猶叫舊山河將軍魂魄渡滄海鼙鼓聲銷讀此歌嗚乎將軍樹死將軍不死後代誰爲傳青

史狼山之上青青天狼山之下悠悠水

改葬金將軍墓碑代

古今忠義之士車轍所經者莫不載子誌崇祀于祠以爲疆域重而埋骨之地尤令人想見其生氣而不能已當日或陰負其尸或賜地爲冢甚且結蒲爲身首以分葬誠重之也迨其後第循故事修歲時薦藥未有從數百年後爲之改葬者改葬非得已也苟目擊其變使遺骸之不保則守土者之過矣通州至五代乃顯名賢少所駐足最著者無如宋文丞相渡海當時同行十二人有江南第六鎮將兵馬都監金應

者病死于通之寓丞相葬之排七釘棺上覆以板哭以二詩然後去蓋將軍廬陵人爲丞相同鄉少事丞相甚謹相從甚艱丞相藉之甚深故其死也哭之亦甚慟此景炎丙子閏三月十一日事距今凡四百餘年矣墓在鹽倉壩之南原上名雪窖崇禎戊辰總鎮王揚德表以碣石于是將軍之名益著今年春淫潦洽旬水折而東出將軍之墓首當其衝獨存兩骨挺然著樹根不去余方省觀閘勢有告予者余見之愴動欲收其骨瘞之碑陰將有待也適南昌王公彰石來通亦將軍同鄉覩其事來告予也亦以閏三月十一日相與謀遷狼山時州務方殷繼以海警不遑舉事比寧乃卜顧司馬書院隙地葬焉予因之有感也將軍之于丞相一體也祀丞相不以將軍配于典則缺顧將軍不與丞相同死而先之死不幸也丞相之骨自燕歸與母夫人同日至而將軍迄今寄他鄉且見厄于水不幸也皆天也雖然死于燕與死于通等死耳將軍之死也丞相葬之厄于水也守土者與其鄉人改葬之等葬耳豈非幸哉王季葬渦水之尾欒水衝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殆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其棺三日而後葬將軍之意其類是乎枯骨無

主文王曰寡人爲之主余于將軍猶文志也夫

重建文選樓碑

委宛之山有石匱焉赤珪日碧珪日其文金簡玉字故名其地曰秘圖壺關抱犢石室中素書不辨其字若成紀畫卦之臺無字也雪後見卦痕耳而其地皆傳文選樓能與三者皆不朽與六經非聖人作文也不得已而有文而後世乃以爲鞏帨古今選人尊孔子然能刪詩書不能刪易一縱一橫何可刪也至于翰音車鬼封羊噬矢類詭奇矣而亦不能刪何也象也者非事言所可盡也故存之韓子曰離奇而

法者莫如易無論虬戶銑溪灑體可黜卽跻嬴首贊
部洲方家元擬易矣然有氣無朔紀日紀月成何道
耶孔子序書止百篇刪詩止三百篇亦曰取其可信
可傳筆諸經耳乃穆王作祭牙伯冏三書用人訓刑
稱賢君焉後世信稗史不信聖經謂鈃山黃竹意不
在天下而甘泉羽獵之徒靡不誇瀛洲方丈以爲西
王母欣然上壽也選而可存歟不可歟更其大者鹿
鳴天子所以燕嘉賓也而橫槊僭咏聖君臣子所以
溯皇極也王粲從軍之什尊操而忘漢何耶詩有關
有也其所存止文選三十卷爾存三十而去二萬九

千有奇此二萬九千有奇者弗與矣皖氏溱絲七日
夜不捲桃人鑄金也務竭其氣自黑濁黃白以底純
青綵文註經綵經合道樓之傳所以永歟嘗謂六經
之道閎肆尊顯散列于天下風之靡也綵于知有麗
文不知大文之彌朴太子文行交至啟土而祀之歲
月日時具黍稷進雞斝拜贍更集邦之秀民萃止樓
下想見元首敘哲敦倫樂善不亂于百家不蔽于枝
葉易曰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其在茲乎樓在太平橋
北凡四楹始于庚寅端月成某月日文命聿新爰祀
司命之神于上

廣陵交帶崑崙于州爲最古其介茲千百年不朽者
舍德功與言孰並乃以余攸諸郡乘謝樓董井猶依
依玉勾甲仗問繇竹林繁露之學如其所自爲山川
頌久不崩陁也而鎭西之業亦以圖功百仗獨是人
文化成暉麗日月何遽不及晉漢而文樓湮圮莫傳
豈雅頌寢教化衰歟屈宋以降感哀樂而忘雅正魏
晉以還感聲色而亡風教宋齊以下感物色而亡興
致君子之風盡而王澤熄後將胡底余自安宜達儀
鄉往往問沛侯釣魚處有所謂紫宮營室者歟且子

桓觀兵戈矛元甲耀日成山馬上詩尙在也而彌望
梗莽瓦骼雜戰壘中秦餘空江漢遺茂草無已徒傷
心于抽琴一歌苦辛吞恨焉耳而曲江之濤似神而
非者三間疾作不能一望其氣以澡槩胸中嗚呼吾
不嘗婉變而誦五臣之書耶夫德施元元麥粥欽愴
腰圍減半觀其居貴嬪之喪盡得其所爲人子焉且
引納才臣東宮書三萬晉宋以來莫與之京吾嘗遊
覽山川見文樓多所紀載輒欣然欲往一日高子胎
簪氏揖予旌忠古刹指岳忠武王魏二將軍曰此國
殤戈甲也稍進有樓翼然磅礴太清俯而上仰瞰扶
桑橫觀滄海廓然天地大文舒卷在目慧上人揖而
前曰此樓自大建迄大業以至紹興凡幾易疇昔之
夜余夢有披鎧持寶杵者曰曷不拘袂而退以待仁
者繹曰高子至至則言夢適與帝天之言會綿世伏
匿一朝發皇人賦神歟夫高子履忠蹈信人也先是
與阮子晉林謀與斯樓琢文屢空至是銳然一之日
斤斧之功除二之日污壏之傭息再晨而成嗚乎豈
人力也哉余嘗稽諸天官家言五星聚奎于宋後百
餘年而文之形暗奎壁間猶多黑氣其在于今如夢
斯覺高子以履忠蹈信之人符諸數百年文氣聿新

之日茲夢也迺其所爲覺也賦于是以蒙來求煥若
神明以敬來趨蕭若神明繇文而道成豈第二三逢
披進雞黍俎豆之事已乎且余又念乾坤蕩坼元湖
之水東莽石城之駟夜走無論南部烟花即蕭氏臺
城幾潛狐兔而帝子斯樓柱天不傾指日不蝕其精
神猶孤存天壤豈非仁孝之所留耶天爵馨香人觀
斗氣咸于是乎在吾既愴然有慨于古今之間而樂
高子之有是舉也于是乎記

四照堂文集卷十終

祭文

祭侍御少文李老師文

嗚乎小子猷定別師幾何時耶師遂死痛哉夫人生而死死而弔洪荒一例之辭也死者無知而生者以爲人世不可已之事以此詔視聽而瀆魂魄卽情莫可解不過寓一哀于衆中久之過其廬而或忘焉比比然矣嗚乎小子則安敢且實有深悲于中而悠悠不能已者非人之所與知也定困諸生久不喜干謁

師初埋南昌時法甚峻宰相銓部子弟入見不少寬以禮數獨遇定懽然若家人父子嘗角巾野服抵掌而談當世之務忌者側目定不顧師亦不顧庚午定有母之喪懵然不能須臾師日事鬼薪貫索慰恤靡有間先是學使者舉先太僕鄉賢旋入闈校士會先恭人病且篤小子憂勞窘棘謀襄事格于勢不得達師從風雨中舉體淋漓角巾崩跣請督學得俞旨乃起人以此詫師師曰我爲王生自尋常事嗚乎爲人父母謀而生者得以濟死者得以榮此豈尋常事乎定懷此恩二十五年入祠廟如見師焉過邱墓如見師焉焉庶幾知也所以報萬一何期不才淪喪若此定之負師天歟人歟師抱濟世之畧顧瓦于時定每過金陵造謁師必曲盡讌歎感憤流連念龍沙劒子百戰絃歌十萬戶蕩爲冷灰倖存餘息相與傷往事者小子一人而已仲春簉定郊園足站站遮泥塗推恐別豈意渡江一月而師遂棄子小子作百年永訣耶痛哉師初病痿痺定與師之伯兄小有居廣陵驚聞趣國醫診視卮不用末幾遽疽發不可救噫人事果無憾乎天之殄絕善類兵不已而重以疾乎抑師厭世之不可居寧絕見間鬱鬱以至于死乎皆非小子所能

疴不獲工爲文辭謹齋撋香造君之草堂而哭焉其
言曰嗚乎君死矣夫君死入吾夢者三焉每夢知君
之死涕淚嗚咽不自勝覺而猶依稀幅巾布衲其笑
語有莊者諧者有荒唐而莫解其故者此何莫非疇
昔之情靡境弗造而吾經年不得一展拜榻旁倐乎
人情之眞反不如夢誰實爲之嗚乎忍言哉萬慮之
季予先人與君之先人同舉于鄉復同官御史子多
君五歲先君謂予曰萬氏子才汝識之迨庚午君得
儁予始遇君于淮而兩家之先人已下世君方盛四
方交出入車從甚都是時齊魯方苦寇君慷慨抵掌
談天下事何壯也不謂十年而天之所爲遽若此君
能以無死耶曩者乙酉之役君之爲生亦岌岌當
是時予赴友難竄身燕薊間已挈妻孥涇上顧毛種
種羸憊非人而君亦緼袍敝屨見似不相識久之
乃執手相勞曰子爲故人百苦自是每過韓王臺下
必造君之浦委巷舂泥茅堂秋草不留連不已酒酣
則徜徉于黃河之岸望故鄴聞水聲濺濺雄心激盪
相與走狹邪狂吟大叫世俗之人鮮不詫王子貧而
乞食何乃猖狂若是而不知王子苟非是將不活蓋
舉人世可悲可涕之事藉君以少寬焉及予再遷邗

上求一髣髴君之聲音笑貌而不可得予以是歎友
朋之難也去歲君自吳歸訪予故居止君宿君倉皇
且出關詰朝偕歸子元恭來就朝食維時四月廿日
也子見君脾病頗達于面豈意未幾而君之蒼頭至
忽報君死竟以此日成永訣耶傷哉君學道人也浮
生百年之夢腐而不足道何懼何榮而介介此乎所
可傷者吾儕老人生無井里邱墓之樂而又畏見一
切後來功名之人惟是二三遺老相與談洪荒海外
之事以送餘年而今亦並奪之去使人寂然如日行
陰雪中仰視蒼天謂之何哉至于君有子足以光君
之業君之文章天下後世必有能傳之者矣俟予言
鳴乎尚其饗之

祭尚寶丞劉公文

丁酉冬十二月朔尚寶寺丞劉公西佩以疾終蕪湖
之邸舍其繼配黃孺人相繼逝友弟王猷定聞訃金
陵欲爲招魂之詞每執筆輒嗚咽涕淚不勝越二年
已亥春歸君將奉喪歸里乃勉爲文以告曰嗚乎吾
不復有可與同歸者矣吾不復聞吾過矣吾不復可
咨先朝之典故矣丙戌吾與兄脫身鋒鏑未幾里中
亂親朋相食殆盡兄三至廣陵雖共相慶幸而余陰

察之已覺兄不言而神傷也十年以前兄約身不取一錢余賣文以食窮且殆恆念兩人俱老思一上父母邱墓相與謀歸不得余性太急處世多所激昂動輒得謗兄屢動色相戒余亦自悔及遭詬辱禍性復然每冀朝夕奉拜良規而又不得先君爲御史時以抗疏見嫉黨人後官太僕瑞卿方熾文端公既罷政歸而廟堂一二君子不顧國家傾覆借銓政立門戶先君遂以憂國嘔血卒京師此乙丑三月事也余不獲侍先君易簀不及親見行事之詳而當年國事糾紛邪正消長之故有記載所不及微兄孰知之早夜

傷心思就兄盡詢其本末以成一書豈意兄遽舍我而逝也嗚乎方與兄謀同歸而竟不得矣吾賴兄聞過尚懼不免而今又安得聞定矣先朝典故誰復爲老成人而先君之行事益無從問矣傷哉傷哉兄病噎醫者謂久鬱傷肺人詰其故不答余曰此非藥可治退而涕淚勸勉告以知命之學兄然其言而不能用也嗚乎兄以沈憂而自殞其軀即今人不知後世必有知兄者況當文端公時主少國危宵壬竊柄而兄以英年遠畧密參大政迨國步既移昔日忠孝之裔走富貴如騖能不辱其身如兄者亦可告無愧于先

人矣惟是旅櫬蕭然數日而黃孺人相從以殉仰視穹蒼不知其所照臨者竟何在也予老且死亦于前所稱終不遂者抱無窮之恨于沒世而已矣

祭梁君仲木文

戊戌秋七月廿六日南昌王猷定聞清苑隱君梁仲木之喪往哭之寶應越明年二月朔日乃具酒脯爲文以祭而告于其靈曰嗚乎吾年六十而君死君死前一年李子小有死劉子西佩死吾弟子展死老人飄流江淮十餘年憂危窮蹙賴以朝夕者一載頭盡北望涇河相與揮淚弔數子之魂獨君兄弟耳胡今

一旦而君又死傷哉初丁亥春余自京師來寶應君在越中公狄爲予言君與海內賢豪遊既從其司馬公馳驅王事及佐弟戎行孤城血戰時心竊壯之迨相見言昔年收召中原河北義士事不就酒酣擊柱髯戟張靴頓地起余既悲君之志自念未即衰與君兄弟風雨雞鳴從容抵掌論天下事倘未至潦倒無用于世而余忽忽遂爲六十人天下事已可悲已又孰意君遂從而逝也丁酉六月聚京口登甘露山頂各賦詩是夕君被酒狂呼嘔吐終夜及旦予舉賓筵之詩相勸謂吾輩皆老年宜自愛君起揖曰子古人

哉去越半載聞君困江上明年元日泊舟邗關于往視則瘧發寒噤擁被强謂予此遊良苦爾時吾憂君之病而深悲行路之難也嗟乎士不幸而生斯時以絶世雄畧既潦倒無用于世世遂目爲賤士使可免飢寒蓄妻子不亦甘心老死無悔而勢有不能則不得不妄想昔人上書卿相柔靡其骨冀沾升斗內顧不勝愧恥而世之卿士大夫方輕肆得志以賤士侮亡呼吸之歲月供其優游笑傲奈之何其不窮且死也君已矣生平雄畧徒付有心者之一嘅而余知君之深雖一時慷慨抵掌言天下事然閉戶宴坐讀老

卿相而甘自淪棄至天下之人不知一國之人不知栖栖道路求廣陵片席授生徒而不得亦可矜矣廣陵之人又無知子者子泣向我曰嗟乎吾之隱忍而不死者以有老母在也日登平山之堂而哭焉人相與笑之去明年復來時江上苦兵革士出疆載贄于四方者頗不易豪門貴客非婾嫻善媚與隸且將侮之以子之骯髒不合于時人不得而榮矧得而辱之與則又登平山大哭喉咯咯嘔血盈盂顧余仰天嘆曰吾慕魯連田疇之爲人而不克行其志命也遺囑付汝苟死遺我孤兒余淒然送之江上勉以學道之言留連不能去詎料不數月而凶問至嗚乎向之隱忍而不死者而今竟死矣邗江如昨余欲再聽平山哭聲其可得哉所可慰者紱爲余言高堂尚善飯嫂撫八歲孤兒令就外傅讀書稍不若于訓則對君木主長號家人無不垂涕者今孤頭角嶷嶷成立可待子而有知亦可瞑目地下矣乃作歌曰大江之水滔兮日月奄其下藏緊塵冒夫古天兮視下土之茫茫妖狐夜嘷而晝舞兮宜麟鳳之不祥舉世沈湎而若醉兮動志士之激昂嗟詩書之牆壁兮不得已而以酒脯之儀拜託其仲弟紱歸而奠之曰嗚呼亦方士懷才而生當斯世豈不悲哉以子之才何難立取

祭姚亦方文

丙申冬王猷定聞慈谿隱君姚亦方之喪哭之甚哀不獲往弔其家越五年庚子冬客會稽乃得爲文佐

知子之心兮子亦謬許余以肝腸曰藉政雖有母兮豈忘委蛇乎薛方羌借劍投淵之兩不可兮爰灑涕於蜀岡指嘔血之淋漓兮恨不濺彼沙場三嘆赴玉樓之召兮鰥哀鑿之無光信皇天之忘老而忌少兮譬草茁而蕙亡思漬酒以比于古人兮竟莊蔣兮五霜哀章後死之責兮留遺文于倣囊處大夢而忽覺兮知勞生之可傷返貞魂于寞漠兮乘白雲兮帝鄉瞰片辭以當楚些兮屬介弟之是將荷白髮其無忘兮涕鴟夷于錢塘

祭高母張太夫人文

維庚寅仲冬廿六日高母張太夫人享春秋八十有五溘然正逝其通家某備劍將往焉視含殮哭于寢門之外越祭日乃酬酒靈輛前稽首而言曰嗚乎予視今昔天道人事可勝悼哉母已矣吾事母不逮二載而母竟已矣傷哉母聖善其棺則宗黨暨涂之人能言之無俟予言也癸未予識胎簪于江州時袁山先生令參戎幕胎簪謝曰古人有言曰臣有老母此身未可以許人也已得母信乃强赴亡何軍中報賊以云報是吾又兒女子不如者也聞之萬鍾之家卒鮮黃髮母壽矣令終矣殯之日帷以內帷以外宗老負東牆諸姜女負西牆芻靈茅馬傾鄰涸邑者甫舉

焉不知涕泗之何從也幸哉吾之于二子也兄弟而友者也母以猶子子我亦以猶子之婦婦我吾家在塗去夏大水挈孥居館舍蔭一壁煬一竈母察之給米假撥薪十五捆以來無勿容先是余室病三日前導而往室既葬蜡母亦就木管夷吾云天生鮑叔以爲夷吾也我死鮑叔豈得獨存將無闇內亦有管鮑欣然事母于地下乎嗚乎男兒事事仗人卒無時可以云報是吾又兒女子不如者也聞之萬鍾之家卒鮮黃髮母壽矣令終矣殯之日帷以內帷以外宗老負東牆諸姜女負西牆芻靈茅馬傾鄰涸邑者甫舉胎簪孝有若此乙酉揚城破殺人起髑髏山元長偕母匿壞壁十晝夜胎簪從長干走血肉川谷間負母以出時年八十矣嗚乎母不死于當日天人之際何如耶兒孝而母以生母賢而兒以生此豈庸衆人之所知乎小人無母二子之母吾母也母在而迎鶴以調母寶鼎以奉母緻山求法以覺母吾猶然痛弗若焉者矧倀倀又無依也先賢謂近世禮重拜掃道路間士女皆得上父母邱墓梗莽瓦棺無不受子孫追養喪飢以柰六載寒食推心鋒刀人有父母兮繫我獨無今願母而登堂則無聞焉盼庭柯則無聞

偃聲動地稍定諸各以其職得毋之孝敬睦婣慈鄰明藝者細大垂數十百事其少者質長者而信親者語疎者而信亦可以無負形管矣獨予小子顧影寒河之旁白日宵匿清霜晝粲撫今追昔天道茫茫謂之何哉嗚乎

祭李觀生文

維壬辰冬十月吾友李小有第三子觀生卒予清涼山之邸舍其友人王猷定與小有同客金陵見其慟悼不能往未獲弔懼傷老友之心也越三年甲午仲冬聞歸葬于京口駕跋山之麓乃不腆爲文隔江招

其魂而告之曰以予聞滇陽峽口抱一木以救父于生而仇書聰明永錮君也壽已夫又何悲焉嗚乎

募疏

揚州募建許眞君行宮疏

晉寧康二年八月朔眞君許公得道上帝詔其眷屬四十二人白晝拔宅飛昇以至雞犬皆得仙去迄今年十二而能救父以不死君年三十有一而不能自千四百餘年其丹竈鐵柱諸跡一一具存究其功德保其生天亦烏可恃哉而翁謂我曰吾老而貧矣可之在民者莫大于斬蛟一事昔者聖王御世凡民有以慰朝夕者在子惟涇又曰兒嗜子書法得片紙必菑害天必篤生一人鋤而去之其氣運醇龐天以全珍而藏之有所求厭之可也維時君雜儒輩澹靜之力畀一人故聖人驅除民患竭手足之力而無事乎氣形眉宇間予私度曰此必某某也已而果然寒風神術爲獸偪網罟興蛇龍舞決排作水妖物怪鑄鼎把袖雪子落硯池子爲君呵凍書東晳華黍由庚諸

象神姦以辟不若皆出其心智治之無異術也後世氣運既薄天之力不足無以厚畀一人而民害橫甚不得不資于鬼神之術變化神明使患害無所遁誅用力苦而成功較難此眞君之功所以不在土古聖人之下也嗟乎眞君生司馬晉時其君臣父子兄弟之際禍亂相尋人道或幾乎熄而寗康之時聰曜勤虎鼓僞健垂之梟傑紛紜擾亂天下災異頻仍犬哀馬驚兵器動魚羊食人民生其間日迫子死亡而蛟患乘釁起灌城竄奔楚豫蓋不啻洪水蛇龍魑魅魍魎麵肆行之日也眞君以淨明忠孝奮其神武剪其妖

孽則救民當不專一方而遁以經畧中原之事讓之謝安祖逖劉琨諸人毋亦天禍晉室羣兇得志卽諸君子不能挽氣運於分裂之日而眞君已蚤見及此歟往者戊子之亂我江右劒于百戰當孤城圍困百萬戶號呼殿庭冀以拯救不得豈眞君在帝左右不一哀故土歟抑其時有不可歟廣陵乙酉之慘猶豫章也此地未嘗有特祀眞君者而豫章之人生此地爲緊今鍾子師義傅子美悔彭子僕劉子一山等相率擇地創建行宮以崇祀事可謂不忘本矣然事資衆力謂予當有言以告于人余與鄉人旣邀靈貺得免故鄉鋒鏑于全城焚戮之餘倖也爾廣陵十五年以來所存之人亦猶豫章十二年以來飄流殘息無謂功德之在民者遂分畛域天運宵渺其未可測也凡此下民其可不益勵修省以無蹈厥罰況晉之蛟孽未盡爲禍九州廣陵爲大江南北要害安知不竄偏處此預防其逞而爲之所無徒修崇祀之文務實求忠孝淨明以爲昭事庶乎其可也

黃山慈光寺募疏 代

黃山負勢數百里發靈數千年而慈光寺迺以著鳴乎人與地之興廢固亦有時哉按黃山以黃帝名上

世事不可得而見也然嘗慨然遠想當日人在鴻濛百里之國萬區不聞有西方聖人之教及一切土木之華施諸僧寮塔廟至于今第仰瞻白雲相與憑而弔之曰此飛龍丹鼎之歸然者也越數千年而普門出值萬歷時佛法之隆徧于中外慈聖遣中使齎法寶范金爲四面佛作鎮茲山當是時天下之平久矣四方無兵革之擾水熯災異之見告東南財賦充然而有餘建一剎不必求之境外而用足然而黃山之所爲硃砂峯者猶然萼草弗除一椽一瓦留以待後之人其故何與于楚人也生平慕三十六峯之勝恒

思至其地以庶幾其人之一遇而不可得竊嘗闖恒公之高風矣今春恒公自黃山振錫來邗上顧予草土中具言此地之鎭帥與諸士大夫共謀所以與慈光者而徵言于予予曰諾俄而揚之民飢者有棄其妻子者矣有食野草者矣有抱石而蹈于河者矣甚至望死而不得有羨白骨而枕之藉之者矣當此之時人有施一錢可以緩一刻之死施數緡可以緩數人之死使佛而有知其慘痛必視衆生彌甚今捨其死亡而不知救而又竭人之膏血腦髓以自庇其身無乃非佛意也乎恒公曰不然黃山之事不具論且

以吾佛濟人之旨言之天之刑人甚矣以天下之人之衆不數年而兵其殺之兵不已而歲又殺之夫天豈好爲此不仁之事哉抑人實自昧其致此之因而所以救之者無具也苟持其具以救之則莫若奪其所甚愛而堅其所必信信則有以明天道生死禍福之本所愛去則人我不立而同患之念生今見人之飢者矜之憐之目前逝則念與之俱逝久之日遊于食草蹈河棄妻子枕白骨之場而以爲固然矣且笑歌觸咏于其旁矣人心多變習忍成風吾恐小民盡而君子繼焉可不爲之寒心哉我服恒公

黃山也哉

笑隱菴募疏

贍魯大師嗣法靈隱性孤遠厭山居之囂結茅湖上距學士橋僅數武自署其名曰笑隱時爲詩文自娛不欲人之知也樹幢子慕而見焉曰咨乎喪亂以來

百里湖山軍裝馬簰飛鳥爲之不栖況于人乎師之隱于斯也異哉願聞其旨師曰吾于天地間不知何者爲隱竊嘗笑之夫萬年者沙劫之俄頃也九州者大海之浮漚也以此廣長之世當窄促之時其爲生也微矣而愚者執而有之不亦悲乎此地故宋聚景園也當日爲浮屠之廬者九悉歸禁園高宗率三宮遊宴于此學士輩觀魚花港何其盛歟及其亡也蒙古夷而爲墓田至于今吾居之側爲牛羊之所踐履樵夫牧豎不知有翠華之臨第相與指曰狐冢云此然矣且笑歌觸咏于其旁矣人心多變習忍成風吾恐小民盡而君子繼焉可不爲之寒心哉我服恒公吾之所以笑也余聞之奭然曰師爲浮屠氏說法盡

于此矣古今興廢何嘗然耶宋之君臣忘大仇不討慆心佚志廢梵刹以恣遊觀究之禁園何在佛火長存以此知帝王之家不能與釋氏爭氣運盛衰之故亦可知已庵當草創而堂廡寮扁塼甓之費尙懸而有待不無藉于衆力夫猴江鹿苑實相之昭然者也若借口師言而曰無作一切有相觀以亡國之戒爲謗佛解嘲師又將囅然笑之矣

募修興教寺藏經閣疏

揚州興教寺晉謝康樂宅也康樂始遊東林遠公以其心雜不令入社歸而捨宅爲寺請延跋陀尊者講

華嚴其中肇名興嚴遠宋維則禪師從而新之始更茲名余每過招提未嘗不三致嘆也夫康樂曾家始寓會稽矣其伐山開道求回踵休埠湖爲田以豪侈聞太守事佛且將笑之何獨捨宅一事毅然爲之而不以爲難余是以知一心不雜則天下事何不可爲使其學道尊者豈不高于十八諸賢哉今太初老僧以苦行三十年建茲寺一刹竿講經修懺彷彿尊者當年譯經青龍汲水時不數康樂也歲久殿閣崩陁將有藉于衆力僧來金陵余語之曰爾揚州十萬戶故家大賈列肆駢坒迺智力以營者不過美田宅爲子孫計一旦劒于兵革彌望青燐灌莽而蹔然獨存者乃當日所棄而不以予子孫之居過者嘆曰此謝公宅也由是觀之康樂宅在萬古非古今之善營者哉雖然微遠公之激發不及此今大江南北豈無多智若謝公者君其持此以求善營之人吾授君以陰相之法列三等其一心不雜處贏而能誦者不爲名不爲一時此千古之大貪也無俟激發彼將求君其介于誠于雜之間多昧于福利而不知貪君迎其機而導之或與或求君毋躁其溺于雜而茫然不知返者例居尊處優心馳百貨之場見披緇持戒珠者輒

引避幸彼不吾求乃求彼乎哉哀哉其人志狹而反靡君宜用道力運慈悲心愼勿嗔如是者可以募矣余之告太初如此爾大江南北之人各具菩提種智無謂廣陵功德無與吾事余且操三等法作選佛場顧人自居何等勿作一切有相觀

四照堂文集卷十一終

南昌王猷定于一著

雜著

錢烈女墓誌銘

揚州有死節而火葬於卞忠貞祠南十五步爲鎭江錢烈女之墓烈女死乙酉四月二十七日五日乃火以家于忠貞祠卽其地爲墓當其死告于父無葬此土以尸投火父如其言南昌王猷定客揚州與里人談乙酉事輒爲詩文弔之歲丙申春其父乞余銘痛哭言曰吾老人無兒自吾女死而老人不欲生也城烈女名淑賢父爲鎭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人者衆文死後受兵挺刃數十不死兵縛公欲殺以

破督師史公率兵趨東門女決其必死已持刀欲自刭到余挽其手積薪以焚余又奪去結繯絲絕繯又斷余皇急不知所出不得已乃予以藥曰汝姑視緩急可也猷定爲之感泣時賓客聞者皆流涕又言曰嗚呼吾老人十年以來頭童然禿且盡而視聽茫然而肝肺崩裂如沸如屠然每憶吾女吞藥不得死吾老人不知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兵入以戈刺牀下數刺輒抵其隙乃去不知女反匿牀下藥發喘不絕余與老妻抱之慟强飲以水不死女泣謂余曰兒必死無緩兒爲也兒受生養十六年父母又無男兒不能與父母相養以生相待以老俾至于終身而今使父母收我骨目不瞑矣父老祖宗之不血食家世江南當與母勉圖歸計耳時注水庭中立起以頭投水水淺自頂以上不及頸余力持之起目瞪口瀉水如注是時雨甚門外馬蹄踐血與泥聲濺濺比屋殺人焚廬火四起夜女以紙漬水塞口鼻强余手閉其氣令絕余心慟手不能舉又解衣帶强毋縊之母倉皇走出聞足擊牀閣閣嗚呼死矣猷定聞益悲忍不銘烈女名淑賢父爲鎭江錢公應式母卞氏公善醫活

手格之皆仆地反得免卞時病甚亦受刃久之復甦人以爲女之陰助云銘曰三光絕一炬裂后土爭之土欲裂瘞爾于忠貞之旁麗重離以照四方之鈇

書袁山先生四山樓藏卷補入潯陽手蹟事

嗚乎公燕市一死上帝駭怛雨濕洞三日公尸立勃勃面若生震霆發夏無遠近咸異焉獨乙酉江州首變公郵家筒若詩若書凜揭大義使亂臣賊于匍伏端門聽南史執斷也孰貽之孰白之與次年夏有騎犢男子詣都自稱故太子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未考察遽加以刑當是時人情悲憤思先帝

冀得眞大臣又賕賄不法遂欲殺太子不仁於是左
鎭良玉得間請以兵臨闕下誅首惡且謂公大臣有
重望國故所繫脇與東下公曰晉陽甲不可訓也自
古湓陽發難若桓南郡何嘗不移檄京邑罪狀元顯
耶弗從未幾九江焚左乃使壯士持陌刀留繫單船
公飯陌刀亦飯公弗寢陌刀亦弗寢越日持牛酒江
上邀公誓公佯應曰如是願所過郡縣秋毫無犯軍
中曰諾已公乃從容讓左曰高皇帝負若耶烈皇帝
負若耶奈何欲以鄙夫故劫天子今又暴百姓百姓
皆戴先帝太子者也以太子嗣先帝之故殘百姓安
得賢我段秀實也豈從泚反耶良玉雖暴抗然聞言
背汗下喘發曰我終不可以抗袁公一夕自恚死先
是公知良玉意不返以密章達都下使使橫截江中
奏大礙至則皆糜也故翦髮髦一束馳書上皇帝
錄其副馳白父母曰人臣事君猶父母也今爲君故
而幾危父母以不孝名吾有死耳念受兩朝鉅恩凡
一身皆朝廷賜也顚毛種種則是親所貽全而歸昔
張湊趨顏昕髮於其妻疑之髮若動我髮歸見父母
當如是因慟哭失聲其後書衣帶藏敗笥使牧兒授
定俾蚤達又貽定書曰從此雪窖冰天爲異域鬼矣

寄語家人收我骨南歸幸甚爾時定酸痛愴痛人鬼
共泣豈意今日尙有魂傀哉凡責人以死已難然斷
頭濺血或志士之分至于求死而又不得出九江發
池陽無一日不求死耳不死溺不死七日不食復不
死豈眞如祝宗祈禱一死而竟不能得者耶公之行
與信國文公何異服膮子當死扳橋遇兵伏叢篠中
當死空坑七日不食當死卒之纍囚燕獄從容南面
而後死蓋天留正氣以一死奠乾坤接節候氣咸其
自主水火兵刃弗能致也公處繡幃中闖變出沒氣
息纔屬矣而清曠睥睨獨炯炯如星光電燭常不肯
即隕者心不死故不死也至大兵下秋浦王侯將相
一時奔潰圖籍印符狼籍道上公檻車北道望哭西
山艱難百折乃濩頸血三忠祠下含笑入地嗚乎公
之笑天下萬世之哀鬼神之愁猩鼯猱狖之啼猷定
與其門人高孝先淚盡而繼以血者也孝先平珍公
手蹟多藏維揚城破孝先從長干坼足步歸塗附附
面丐行入市晃蟲蠕蠕然達夤股間人豕被髮羣立
而啼重關複壁絡版甃石卽其家碎矣欲得其八十
老母及公蹟子血勾川谷中不及朽蟬斷者無是決
也及歸搜其母與藏帙依然所不及收者滯陽一編

屬猷定補入宋張毅甫負信公顱骨還葬吉州林惠州亦舁母柩同日俱至人謂忠孝所感定愧不能如惠州之舁而孝先則已成千載高風矣余嘗過四山樓下風雨晝昏星辰夜動如肅衣冠呼之或出精誠之至斷而復連將公灝氣所憑二祖烈宗其呵護之者歟嗚乎昭陵玉匣金粟寒堆其誰知之定與孝先當效鐵函沈狼山古井年年焚香陳酒漿祭酹聽杜宇哭冬青耳公其鑒諸

書陶菴集後

余讀陶菴詩喟然曰嗚乎斯眞靖節也與杜樊川云與之揖讓言笑的的分其狀貌者而幽雄楚激過之吾以是悲黍離弁旻之不幸也義熙可怨而不必怨時也不能如義熙之不必怨則宜于怨宜于怨時可知詩亦可知矣昔人有言曰能爲之工不如不能不爲之工也其不能不爲者非人也時也嘗怪神鼎未臻而九于黨人乙卯先君以御史例轉分巡浙東越二年細十三年不克舉先君至慨然力任請之三臺使者京察復被黜此黨人仇辛亥之察百計以傾東林未快其志而又借丁巳計典以修前隙者也先是忠正公太夫人以旌節請于朝報可郡大夫謀建坊苦費又牽郡縣官各捐俸以助坊乃成先君題之曰宇宙完貞冰霜勁節先生作孤兒行書高麗紙裝潢一卷以貽先君先君受而藏之琅琅數百言悽惻纏綿感動行路尋先君擢太僕瑞禍起矣乙丑以憂憤嘔血卒京師丁卯獻定渡江乃得拜見先生先生執余手

劍斫地幽雄楚激中未嘗不縹若秋雲之遠使人思之耳若夫肝膽先僞語言求工猶夫肝膽誠語言僞皆不然也夫靖節行吟下澤心懷典午天下效其詩者衆矣似之而愈以遠未有能效其心者也陶菴詩不求似靖節實似靖節復過于靖節似靖節可言也過于靖節難言也可言者所同也不可言而可言也難言者所獨也可言而不可言也是故論其時效其心而後可以學陶詩而後可以學陶菴之詩

表貞遺墨弁言

劉忠正公念臺先生與先君辛丑同籍且同志復同京察復被黜此黨人仇辛亥之察百計以傾東林未快其志而又借丁巳計典以修前隙者也先是忠正公太夫人以旌節請于朝報可郡大夫謀建坊苦費細十三年不克舉先君至慨然力任請之三臺使者又牽郡縣官各捐俸以助坊乃成先君題之曰宇宙完貞冰霜勁節先生作孤兒行書高麗紙裝潢一卷以貽先君先君受而藏之琅琅數百言悽惻纏綿感動行路尋先君擢太僕瑞禍起矣乙丑以憂憤嘔血卒京師丁卯獻定渡江乃得拜見先生先生執余手

熟視久之愴然流涕曰嗟乎吾獨不得與尊公同游地下乎維時伯繩年方十四也自是小子遭家不造困躓跬步不敢前忽忽三十四年今冬以鋒鏑餘生再登先生之堂而蘚山片地斟然首陽撫今追昔可勝道哉伯繩自遭喪亂以竹編御史大夫門親朋不得入余計紿門者掩扉出之使不得避然後告以曩者先生執手之語而亟索其遺文伯繩蹙額曰吾先子遺命不得傳布其文刻文類浮夸浮夸者欺罔之漸也故生平所著多軼去第簡其表貞一帙及先君手書見示余持之悲喜交心念故鄉百戰先人手澤

淪喪劫灰而伯繩猶能存兩家翰墨于兵戈慘毒之餘豈非幸歟惜哉孤兒行不復見也畧記數語並書啟詩踐錄授梓人貞婦之節孝子之情友誼之眞世道之變胥盡于此以示後之人如伯繩者乃可謂善繼人志而余之老而飄零爲可愧也庚子臘月三十一日南州王猷定書于東武山之千峯閣

觀道說

余己亥七月十一至淮寓嘉樹軒八十日與閻子百詩言詩言文言山川及古今人物過快意傷心之事或放言或寓言有不能言者歌哭以代之而其旨一歸于學道非世所與知也一日閻子問道于余余獨笑而不言閻子問而疑卽而爽然以解甚矣閻于之可與言也夫人終日言詩言文言山川及古今人物自以爲得矣而不言者竊笑之何則未有能明其故者也以是顚倒聾亂狂逐背馳事之快者譬之傷者快之故我歌而人哭我哭而人歌日月經天而盲者不知方且以人爲顚倒聾亂狂逐背馳而莫知所趨嗚乎不亦悲乎余十餘年來求天下之可與言者百不得一二原其故見閻而不見明見一隅而不見周行也居嘗譬之夫人目之所及不百里而天地之際

合及至百里以迄千萬里未嘗合也其去之乃愈遠使瞑目而觀之而天地之無窮皆得至于目前知此則可以言可以不言十月閻子將徙居居有樓廣可數武樓之外高城湖水烟嵐草木紛錯交峙閻子讀書其中將欲爲詩歌古文窮山川之幽勝上下古今人物提衡子方寸之間得志不以爲快失志不以爲傷內照無形外觀有象吾不知其有合焉否也臨行謂之曰吾向者笑而不言自今以往子將笑我矣子益勉之題曰觀道用宗少文語也作觀道說

餘中說

商餘山一名秦餘自殷人避周以至于秦也夫周且遊之而況子秦此其故人知之不必言矣獨唐玕琦子敘居篇敘商餘爲詳云山旁復有山名少餘山間有谷名餘中余嘗掩卷留連思他年婚嫁債畢攜一心人入此谷中築一室顏曰笑秦以白雲封斷不通世路老是足矣而年來奇蹇所謂一心人者已舍我去余遊于世縹緲虛無似雙足未嘗着地覺此願亦復多事因嘆今世豈但無此人亦何嘗有此山哉適友人程善初問號于余遂舉以贈之善初爲人恬淡簷寸許忽空中結幔如寶網橫施方七尺餘遠近聚觀以爲異其友海門王源美不見者十年一夕夢神

語曰古月頭陀闕供驚覺不知何人明日從酒家飲聞人語古月事乃知爲故人也遠餽以金玉山僧長鏡感神語攜斗粟走大澇中相餉時師以水漲床下坐床不得食賴僧以活其得天人之應如此師嘗遊淮陰市遇一僧貌獰甚忽批師頰死相窘赴水投獄不休師皇急僧曰子誦佛即休日與俱督師精修三年忽辭去曰勉之毋退轉二載後難將及矣問其名居終不告已乃知爲少室得道僧也師契于佛自此

古月頭陀書經紀事

古月頭陀歙人姓胡名明勳字與立嘗官中書舍人既削髮遊方外號古月存其姓也師儒者生平不喜佛丙戌冬居鎮江兩膝忽患瘍初起如石痛入髓屈伸不可得醫者刺以刃刃出肉隨實潰如蜂房日墜筋肉觔許遂成人面眉目口鼻畢具沃以肉汁痛稍定臥榻六年醫計一百三十餘人就木者三辛卯十二月七日痛幾殞如炙鑪火肉騰震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害我于洛陽宮今報子醫何爲者詣佛懺悔可也居有頃復甦即謝醫發願書經書水懺至九卷漸痊杖而起終三十六卷閉關書法華經八十四卷華嚴經八十一卷遂能行又書涅槃經四十二卷金光明經十卷心地觀經八卷報恩經七卷金剛經十二卷凡一千二百日書五百萬字無訛者當書經時異香滿室時于昏夜見光乙未春雨雪去簷寸許忽空中結幔如寶網橫施方七尺餘遠近聚觀以爲異其友海門王源美不見者十年一夕夢神

彰石王子曰余客廣陵晤師于李宗伯園述書經事始

出視雙膝面目宛然坐客皆駭嘆因憶袁盎晁錯事古今類此者多矣豈天之示警歟而愚者不信何也又聞師官中書時魏忠賢矯詔刑比左忠毅公得師飲以溯少緩死瑁怒并杖師師又收其遺骸嗚呼師之爲人何如哉及宏光朝書忠孝經以進江南之人有傳之者

德全禪師紀

德全禪師湖廣人少嘗有家室忽自感動棄家爲僧道逢異人謂曰子有師在峩眉山號張居長者師往果得之相聚數年張化去囑曰汝有師在南海名某須往求師往果得之相聚數年南海師化去囑曰汝有小菴在進賢英山湖金進士廷壁所師往金果住以小菴菴荒蕪不治師奮士築室金爲募盆米以給之偶欲斷菜假富人金某刀富人子見之遂持去是夜師夢神曰刀寃物毋留彼明日師告其子堅弗與既而兄弟小爭忽操刀破兄額血流竟死是夜又夢神曰汝知其兄爲屠者乎前生毳也今相報耳久之里人見菴內有神爲然燈焚香伐鼓趺坐見白毫光高丈許凡遠近吉凶隱微之事皆洞悉愈益崇信一日忽命人具龕端坐而逝時丁酉二月四日也遺

命送至菴前道旁大樹卽瘞其下見根而止右手指間有紙錢將逝身中火發自燒聚觀誦佛者五予餘人及送至樹掘地及根見一方石上有大字三云普光佛師詩不具錄有偈云合眼成小夢打坐勝長年清苦磨人佛冰霜鍊心田已亥正月里人饒幼吉爲予言其事

聽琴詩引

羈淮六十日無事僅得聽楊太常彈琴會家人報絕糧客曰子能無遄歸乎不聽作聽琴詩詩成自歌而自哀焉僕以爲患客又曰聲詩雖樂不急之務也僕若解余意者往應之曰未應是樂吾見之純是愁苦凄乎僕知予哉顧彼所謂愁者安在吾知之矣舟過涇上以語鷓林子鷓林子曰天下事類如此索詩置袖間漏三下狂雨如注徬皇繞室行家人不解所謂詰旦出手評示余余曰無端之愁又及于子不重余僕之惑也耶鷓林子曰然此窮天畢地而無可告者也昔晉師曠鼓清角而飛廊瓦破俎豆天應若此今何時哉吾與子姑懸此愁以俟終古于是命僕理舟楫戒行李鼓枻而去

介壽編小引

古未有以生辰爲壽者間有頌禱之辭不過如詩所謂如岡如陵云耳其事不知起于何代而晚近爲甚其所列屏障裝綴華縟費金錢不貲購市肆傭書者以楮汁染毫繢金以飾其文例不實簡古人嘉言嫩行掇取而用之又必臚列人之生平往往類誌狀其體類于詛而人不知或遺漏其一事求言者必怏怏不慊于中子非是無以奉其親戚朋友舉觴之日賓筵醉飽囂然成一鬨之市聚觀者莫能辨其非而其親及其親戚朋友亦靦然當之而未嘗捫心一問其安不安也過此則芻狗棄之

不復再覩矣余每見之嘆息持此以告世之爲人子者曰子之辱親不當如是也私冀有大人君子起而懲革之維挽風俗莫此爲大則不庶幾一二雅人盡祓一切浮靡之言以相從于古抑猶獵較之意也一日吳子爾世向子乞言壽母余度其可與言也以此告之爾世然吾言力反廣陵之習走求海內之能文者稟集以授之梓余曰如子可謂不辱其親矣余有文畧與其端故復暢言之序不足傳戒勿梓

蔡德卿結菴小引

王方平與麻姑會蔡經家說別後滄桑宛然在目此

眞古董也德卿蔡翁年八十神明不衰好古日篤歎往來江上不識所見滄耶桑耶今耶古耶然余聞翁近日獨坐微塵深入性海十世古今都無着處則此無孔竅無形段古董余且欲翁從此無立錐處轉身願與有志量諸君同留翁少住塵海中談性海事此中國士幸勿作蔡經家觀

題明宣宗畫册

自古帝王以書法傳者多矣工于畫者推宋徽宗一人然青城而後委神器于草莽魂羈雪窖而傳技人間亦足悲矣獨明宣宗章皇帝英武天縱當在青宮

時從文皇北征習知兵畧迨御極十載巡邊閱武者四焉石門遇敵以三千鐵騎躬履成陣何其壯也高煦之亂將帥縮朒涕泣不敢戰乃親率三軍兵不血刃而大難以夷此豈尋常之君也哉繪事其餘技耳而已非專家老畫師所能及此册爲菊溪先生家藏一展閱間山川草木蟲魚飛走腕下直以造化爭氣運非慌氏之業也余嘗怪宣宗時際昇平與宰相諸臣讌飲太液池染翰賦詩爲樂庶幾鹿鳴天保之盛歟至景星晝見于天門麒麟屢獻于海外而壽命不及庸主之半唯是范金摶土一切制器出宣廟者輒

與商周彝鼎爭重此其故何也先生謂余茲册購之荒崖蔓草中倘失而復得之此可以知天意矣當嶽欽時內府書畫悉歸于北而先生此册獨自北而南然則帝王所遺卽一物之微亦有幸不幸歟先生其寶而藏之俟景星見麒麟生出以示人可也

跋紫苔山房帖

法書自晉唐以來墨蹟多不可攷前人辨閣帖中猶多贋書至石刻必如鍾太傅勒石褚何南雙鈎庶幾近之時搨相沿失眞如庸筆寫炤面目雖存神氣亡矣鼎革後每見內府所藏法書流落人間者與俗傳

石本迥絕因嘆良工不易此帖爲新安徐若水從眞蹟摹勒上石鈎盤磔勁黍累無差湮蘿塵土中余購得之公之海內俾後之覽者知古人書法之妙非俗本所能傳而且以知世之傳者不必盡工于書雖能好者而亦傳也

跋董文敏公書

余少學書于董文敏公公曰子知琴乎余釋褐時有琴師諷學琴因請教嚴中舍中舍曰此事極難初下指時一聲不合卽終身無復合理書道亦然然則初大樹將軍之裔戰赤眉討隗囂變服而伏道旁時耶

宮謂吾書右軍無一點俗氣東坡詆子厚謂從門入者不是家珍乃知離合之故理絕言提古人妙悟故自不傳公書初學北海南宮晚學顏平原然皆獨露本色天然秀拔迥出標格之外其合處當從未落筆時參取惟菊溪先生知之耳

跋馬忠節公壽劉母序

右馬忠節公文成于癸未今十年母且登七十矣日月旣遷岡陵永峙讀公文蓋不勝欣慨云其子純學思所以壽母者不可得復取是文命猷定書之繁幃而觀之以侑康爵噫觀公之所爲壽母者卽純學母

子可知矣以此介壽雖百世可也

題馮大將軍像贊

將軍之貌虎視鷹揚將軍之績破斧缺斯人見其衣錦玉歸故鄉而不知其飲者血裹者瘡提三尺劍而經百戰之場其事干掫也如韓淮陰之未見漢王其教背嵬也如岳少保之破賊潁昌逮鎭蒙亳寇逼門牆誰護陵寢誰掃檄槍四鎭自誇宗澤朝廷錯認李綱恨將軍之窮助乃倏忽而滄桑銅柱標金鼇之頂俎豆列龍山之陽超海坐石變化無方噫嘻哉此眞大樹將軍之裔戰赤眉討隗囂變服而伏道旁時耶

百拜請之以清我邦

明老儒孫聯所先生像贊

波流茅靡孰砥隆污松心竹筠保樸全觚而衣袨褐而冠梧梧其有先民之遺風乎胡爲乎生斯爲斯而容服不改乎彼都嗚呼是其自號曰明老儒吾敬之重之欲企而效之而不能不致恨乎猿狙

柳敬亭爲左寧南寫照而自圖其像于旁識不

忘也予爲之贊

辯士舌將軍刀白骨遇之以枯以豪人知辯士之所快者英雄既朽之生氣吾知將軍之所恨者當年未

血之戰袍斯人也其皆有關于氣運而天厄之以所遭者歟噫嘻刀亡兮舌勞

戲論紅拂伎弈李靖

唐杜光庭傳紅拂伎奔李靖事迄今皆豔稱之乃余于是深有感也嗟乎興衰去就之際苟失大勢雖以英雄處此不能保婢妾之心況其他乎嘗讀楊素傳序其英姿猛畧用兵如神蹴功首虜至不可勝紀又善爲詩才思藻富與薛道衡埒素嘗閱師江上艤艫樓櫓麾幢戈甲精采耀日人望之儼若江神此眞英雄也乃棄此而就彼何哉曰尸居餘氣不足畏也此

直棄其衰暮耳安見靖之能出其上乎或曰河南楊柳謝河北李花榮童謠若此國既協讖則家亦同符矧宮中吐餤之詩煬帝亦自知不免大勢已失不可復回素雖人傑乎行且爲亡虜矣能鬱鬱久居乎此耶然非先幾而去必及于難夫天下豪傑蠭起雲擾鹿駭有過人之智者卽在閨房亦懷擇木之思而靖方坎壈失路曳裾侯門落落無所遇也不亦悲乎吾不知立談之間能識王侯將相其所操何術又往往得之婦人女子豈非有大過人者哉欲其與暮年騎貴者淪胥同盡必不能矣然吾聞傖負羈之妻勸其

夫加禮晉文而盤餐寘璧卒以免禍千古偉之彼紅拂者曷不贊素以收拾人才爲救時計而坐令國士之亡與曰尸居餘氣不足與言彼無扶顚持危之心久矣李亦不終爲我留則奔之是而豔傳之也亦宜余獨怪夫興衰去就無婦人女子之知而憒憒焉失其身而莫救何也此又婢妾所羞稱也與附四絕句

皮相逢人白眼輕秋波曼睩轉分明風塵攜手同歸去一拂咸陽王氣清

鴉噪寒林近夕陽飛塵乍染鬢雲黃同車眞有乘龍壻不怕當衢臥虎狼

餘氣邦家逐曉風可憐楊謝李花穠先幾脫得重圍去忍見迷

樓一炬紅此鄉難得老溫柔戎馬疆場直白頭草昧
相逢能幾日空閨依舊鎖深愁

菽園賦

余客蕪城誦鮑參軍賦則佇傺無聊蓋淮海之方
域甚夥而今以江陽與鍾離泗水稱列郡甚隘故
非其舊版且也處在必爭千百年來具可欷歔予
不遑撫隋宋事亦無登高作賦才是以悽惋怔忡
每自抑默所居隣東郭之菽園主人賢客多至其
中水石亭堂嘉樹館榭義各有取檃括之名實在
將毋不穀旅人樂其人與地宜遊飲自晦遂忘旦

莫先是知主人者咸侈其勝或詩或文如琇瑩充
耳顧以賦儼然授簡予惟園之作匪貧攸爲洛陽
之有名園記也固其盛時迺若於陵陳仲南州雲
卿之徒以茲飛遁則志士而數奇于時者之所爲
也且諴之安仁閒居乃賦太夫人之輿則以園爲
養者又有加焉不穀雖不文以主人溯德纘緒于
太保平山公之雅遂及于袁山先生以望于廬陵
弋陽兩古人若曜豫章而聲之則堂翼如是可不
該迺賦之以俟采風者其或郡乘收之亦子忠孝
人倫少有裨益云

江大淵灝邗淝滸沱而支受潮汐厥流虯舒其斥龜
坼昰作曾城隍于左掖亦有重門旁施曲陌碕塙考
宮乘猛載石假百雉以障屏甎羣鱗子窒澤比次參
差比鶴市之閘廛遊舫簫鼓像秦淮平第故曩者
之所同也迨夫睥睨黑雲雍狐赤戟壘翟莫克守崇
垣子高詎得安方展蓋斗牛之墟宇頹塊廬鉤鎒蕞
者青燐者赤倚喬木而歎祉席于是菽園主人締懷
擇處泰卜叶疑臣有老母將以棲遲匪無枳里之窄
寂綿山之厪厥北堂攸芋惟在曲碕水鯉不匱寸草
蕨薇與其或歌來詭或牽衣裾或待嚙指或竢門閭

無寧溫清寒燠滲灑腠膚且以承萱暉而讀父書于
是梁架寒河甃因陂陀緬竟陵之嘉錫集般爾以有
郛以堂以亭以館以閣以莽以室既周城而布翼爲
林爲峯爲臺爲榭爲花爲竹亦審宜以婆娑主人迺
遷辰良理蠡脫孫跼犀婦具帨逭聖善而觀之隙命
名之攸係曰兒無似固且泥竊銘心罔有窴惟桐江
之羊裘垂鈎緡于溶漪緬蘆漪之獻蓑鬆劍客之鼓
枻疇牽船而處陸矢微尚于清厲兒未獲請君糞負
賢米以事吾慈其或敢置古萬蹈非鑑詒憂于介眉
者之耋歲迺征音踈楊殘菓錦樹文石先徵君手澤之

攸存安忍委棄西郊雜蓓莎兮煙際阢攀木蘭之霞
翠嫋佳賓于青荔聊以省侃母之經營殆庶以共表
于纕蕙求鹿蜀而思珮嬉純采之裔裔蒔壽杞以係
茂方瑤藥之滋藝調仙禽以懌顏惟新葩之榮綴卽
未備乎青餧置能饌乎雞蕃鄉嶧泉內則復嘉斛
飯之空諦薄伽梵之宣仁筏羣溺而旣濟期頤則興
懷于蓮邦齋心則味道于聖僞莊莊乎國開香象地
敷文罽可以楯界金繩雲爛寶髻鶩權實之相輪拔
半滿之沈滯贍紫峰之嵯峨越南洽之迢遞羌明氏
兮比肩持祖葉于不替雖匠者無胡寬而委土則師

大慧且鷲鳥惟目之似迎陵處獻而惠子之事母三
飯斯計母也將無謂景升兒乃思與瞿曇契耶西清
云何羣書之藏市增皮幣人薄縹緗于焉宛委庋其
琳琅似考之詁雲仍是强母夫人慶額而言曰老于
暨若鴞之弗忘惟爾之先人踐文昌作帝喉脣祉錫
萬方予溯元魏以及虞唐夫所謂清介忠信受帛百
粟千之賜者惟允也光博學勤篤有護雞漂麥之譽
者惟鳳克翔忼慨激壯齊易水劍筑之名者漸離非
狂宗祏闕里修履影啟蟄之行者子羔維臧矧夫八
元八凱實出于高辛高陽若徒衍于苗裔奚嚴事于

東海可以竊比于敬姜矣若夫園之四表形不一勝
水部官梅之署太傅邵伯之徑廣川正誼之特祠昭
明文選之照乘蕃釐玉蕊教簫月明煬隋宮斜建炎
鑾蹕皆昔人之所豔非有當于不佞爰及豔官袁海
司算觀風故膠高之所隱棠夷吾之所可舟銜尾而
楚吳估轂擊于右左偶取暇于盤遊獲頒酒于果贏
彼夫戶不方陳平之轍迹諸不重季布之于金者也
卽有園亭亦就銷沈而況金谷之豪菲平泉之縱侈
非主人之樂爲詎足以述記于翰墨之林哉于是主
人之母聞斯賦也稱美稱善欣慰進觴比于訓典

四照堂文集卷十二終

四照堂詩集目錄
卷一
五言古三十首
七言古九首
卷二
五言律八十八首
卷三
七言律六十九首
卷四
七言絕句六十一首

五言古

三月晦日集子惕園即贈并以寫懷

太邱何道廣遙情託深素即物會所欣雜焉呈衆婿
人外選幽城于斯理栖步我愛靜者心閒閒共芳樹
晚晚日將暝放門邀竹露清閟落蕭機澹與流烟騖
戶下水香新芳草亦相務隨意酌清言酬折自成趣
人挾萬古情所悲無一遇日月不易處精神嘗生懼
從此掃落花沈冥理已具楊柳何青青扈鳥宿中露

扈鳥一聲啼春風已非故得性遂古歡悠然竹光暮
久雨忽霽喜伯棟至仲木松庭携美人溪上酌

晚霞

天氣結古陰吹雲色惆悵望霽如望友沉默生高仰
空景忽焉開迷情得悠曼盤則鳴桑林桃花逐春漲
芳草碧遙遙光風澹飛颺迴逢尋烟人悠然策几杖
沼涘步空香布席掃花舫四矚無凡情虛明任天放

同志二三子小舟操秣釀盛之老瓦盆受霄無交讓
昭渺挾飛仙清歌答靈貺須臾天帔垂羣目赴霞上
乍起似夷猶情爲烟霞養解馭漸升華高城負奇壯

林外暨林中隱見非一狀我思世間理陰陽各殊相
當其在幽蓬風雨生窮巷一旦揚光靈百情奉豪宕
天道苟有然盈縮自相償感予意氣深冥心尊古尚
日落且啣杯彈琴復高唱文魚時一起樂我中懷暢

此夕夫何如忘情失所向

初夏同友人集士雅齋賦贈

天地飛炎風嘯旅春光去伐木正鶯時芳草碧心路
之子寧芳人稱心易成趣圖史列烟庭見閭靜花樹
結韋思何深茗柯理即寓緑外一樽酒牢神入古宙
四海豈有隣情至泯新故燈下落枯棋清機雜然赴

燕歌妙旨存慷慨住柔吐嶽嶽京峴才風雅相與助
顥黃日以遠崎嶇歷朝暮感君神明强光華自周護
日月有飛英喬松與馳騖聖老信緜然觀化亦可悟
觀化無端倪洽洽一鐘度

宋民部招同陳爾新太史陳元閒侍御集湖舫

即席限五言古得十一眞

碩果留天地方回萬古春草木偃霜雪晦朔無垠
仲冬感微陽寥寥望羣倫偉人表東海巖然天廟珍
獨扛梅子鼎神明炳若輪亦稍驅墨兵崢嶸動三辰
驅車向南紀古道多荆榛商旅競錐刀檣艫候通津

遠慮闕王政細微推至仁區區一綫流仗公濟世身
譬彼泰山雨跡涔膏澤勻賤子亦何愚釣月珠湖濱
擔簦望紫氣　屢迻巡何期公輔度梗棘歸斧薪
吳楚兩太邱風規迭主賓高談輒驚座靜理當書紳
層湖張廣筵老眼暫一伸烟霜沉萬鳧混濊天水隣
渺思入空濛瞬息已失眞景曜匿淵谷雲雷鬱經綸
矯矯神龍姿魚服友波臣撫茲發長嘯幽懷矗高

劉太夫人節壽詩 并序

寶應劉近思余年家兄弟也太夫人韓母而妻練
江先生先生立朝風節天下莫不聞與先君同年

立朝又同風節相愛也余至涇上登堂拜母念四
十九年如昨日事而登堂不見先生欲睹兩人相
與情狀不可復得惟見山峙水流草升木降昔時
之風景具在焉使兩先生尚在不知當何如會近
思徵詩壽母夫定也于母微獨閫德宜詩重以世
好昔人之思與夫一俯仰間小子不述後將何問

因質言侑爵焉

貞松柏之友鳳停鸞乃鶤同類自森標匪舜表伉儷
珈笄象山河嶽柔協琴瑟坤儀溯所司延胡永年配
水流石不泐蓊鬱山有礎維我讀國史家乘旁搜記

時當神廟中蟠木有雙蒂曰子先顯考盤錯皆遠器
同升謁明堂軒冕皆琛琇元黃門戶割清涇矢不二
誰能號東林不避豺虎噬國事漸苞稂中外蠱元氣
梁黍竊空蝗雲臺徒掩滯歸歟講席開吾道存衣帶
飲水註離騷排閶叫忠義丹鉛星斗殷山鬼拜蘿薜
至今深夜吟恍惚雷電出鹿門有做廬寒流抱冲閟
揚來剡溪船枯雪靜言對麥飯共瓦盆箕帚恒坐地
想其湖泊心猶嫌紛綺麗是時海甸寧三綱賴扶揭
乾坤歊野馬梁木正深喟滄乾烽火燃皮骨無地憩
藐姑子小子飄流離賓屬釋簦問韓不聞緯恤有餘氓

登堂覿肅雝母也仍象掃閨咳聞不聞緯恤有餘氓
再拜欲失聲哽咽傾倒際豁達類彭衙亂離呼兄弟
我翁譜而翁而母即子懋振振列聞孫醵酒各相娛
艱難媿深情猶子乏甘霤日月磨銅丸鬢絲終夜織
滴瀝見乳血凜然風化視撫茲念往史典刑勤瘝寐
介母肅不言霜柯壓百歲

寄懷邊城南駕部

朔風吹寒雲牖北星辰舊怡悅念故人三川抱神秀
古貌碩無朋便便孝先胄兩世締深盟不啻若婚媾
昔君宰昭陽子方學雛鼓涉江訪先生鐘鳴大小扣

存惠及車魚旅病亡顚覆及子先子没煢煢子在疚
井凍及牀寒奉母坐冰霜君抱古人心千里辱匍匐
季也爲請恩泣向長安走左右倏忽三十年乾坤易昏晝
遊子日徬皇賴君時拔去艱難時天步艱烽火嚴斥堠
蓬蒿沒層岡騶虞伏古岫關河念阻脩遐阪倘龍鬬
幽魍戒釜鬻痛哭江河漏魂魄暗山燈晦冥不知候
以茲勞夢思援琴發孤奏擔簦挈妻孥源泊無停逗
長淮歷西東如枝掛猿狖拔劍起哀吟茫然視宇宙
咄咄隴西公軒轅適奇遘爲言布芳訊松柏知華茂
阮仙先生居草土以大孝稱五十壽某不敢爲
諛詞里言三章代撫永慕

和韻送周櫟園先生

天道一陳局百齡胡爲然哲人洞元化精心結大年
江河日以下生孝亶不全今川亘宴會徒保壽命堅
誰云扳栢號不可被管弦彭籛曾閔心千載疇獨賢
棘土有輿氣園樹惟啼烏一日謗書起萬里成羈孤
感激破械出浩蕩見江湖春鴻急歸羽風勁更咿嚶

其二

問君出幽薊君言鬼門還豈無一杯水將淚洗塵顏
分明見故舊疑夢歸鄉關夜聞戰馬嘶漠漠在陰山
魚鑰開重扃鋃鐺猶照身環視四壁中劍在恥言貧

其三

裁詩別咎繇儼如別故人昨夕仍秋夢曉乃知爲春
琴瑟一以乖捲卷益深慕道福匪所求元氣自來赴

其四

河水亘長淮橫流大江去瞻彼雙棲烏亭亭在孤樹

牽衣渡黃河泣血曾幾時堂上懸雙旌怪雲如陣旗
生還亦既多復官將何爲誓墓未有辭幽泉心自知

其五

置身冰雪外拂袖怨仇開車下太行阪舟自瞿塘迴
唐阜脫險難衆曰夷吾才還尋侯嬴車忼激登吹臺

其六

後先十餘載君初返邱園遺民半黃土白髮兩三存
晴雨或能習出處非敢論秋菱田水漬春耕燒畬翻
阮仙先生居草土以大孝稱五十壽某不敢爲
諛詞里言三章代撫永慕

天道一陳局百齡胡爲然哲人洞元化精心結大年
江河日以下生孝亶不全今川亘宴會徒保壽命堅
誰云扳栢號不可被管弦彭籛曾閔心千載疇獨賢

其二

六月炎風吹芒燄揚赤土言念北堂中乾螢焰繩戶
旨酒豈不柔顧復邈何所斗柚如枯瓢冰心自寒暑
蓼蕞感所生咄咄涕如雨我來拜先生欒欒河之滸

其三

河水亘長淮橫流大江去瞻彼雙棲烏亭亭在孤樹
琴瑟一以乖捲卷益深慕道福匪所求元氣自來赴

天地厚光華海瀾結烟霧何者爲喬松永念良可悟
介爾無形聲悠然遠鐘度

壽許太翁七十

鬱鬱蜀岡松欒欒邛江水至人秘棲沖穆然範視履
當其事咕嗶詩書薄棟桃焚籍對古人奇勳策良耜
義農嗟何辜而爲簪纓滓卜式椎無文人粟拜夫子
一室有好爵白雲多徵旨黃山高峯裁靈光矚其裏
搢紳紹昔遊高蹤驟駿齒我讀睢陽傳翁世傳青史
時事棘以艱壯懷空撫髀秋風吹鷺雀飛羽白猩猩
大廈迄未成相率圖營壘不見鴻鵠雛心期在萬里

元霜將戒塗日月會龍尾菌桂已零落菊芳雜紅紫
酌醴餐其英爲翁介繁祉海氣射扶桑高堂日方始

清明夕偃招遊狼山

清明天忽霽集侶狼山遊出郭紛車馬晴光滿綠疇
數里見嵯峨山遠心已周未暇辨山外一心趨上頭
須臾臨絕壁十丈峭且幽巨靈何代斧積鐵無寸柔
懸溜滴蒼崖鶺鴒聲啾啾登臨肆遐矚乾坤互綢繆
海水流下天天盡水不休遙望三吳影一抹青黛浮
把酒發長嘯軍劍如孤舟

晚步劍山至朝陽庵復還若公蘭若

策杖倏東往沿江復高阜盤蹄下層崖波濤喧肘後
上有雙人峰積石蒼苔厚窮巖一戶開居然見綱叟
指點渡頭山山山落吾手歸塗穿日脚月出斷山口
下看捕魚人乘潮若飛鳥咫尺寺門深海氣到林藪
默坐觀此心鐘磬亦何有

渡軍山

一洪如弱水輕舟渡須臾積想十年山茲日始投軀
山逕寂無人長松夾路衢東折海天碧微風吹我裾
僧舍三五家冬青編門閭休沐且未暇遂訪老苾蒭
開山五十年事事見古初隔圃種桃花堅壁手自鋤

莽僧呼我飯甘滑異常蔬深羨此山人唐虞亦我疎
一死青濛濛斂魂歸虛無祖龍駐軍地快哉勝腐儒
淼淼空濤外人間豈有書潮來復潮去今古嗟何如

步石門看沿江一帶峭壁

鴻濛氣不收大海落孤嶼滇漲壓天柔峭壁向東補
香亭下石門尋幽仗同侶沙軟亂石鋪左右艱布武
差哉十丈雲倒崩垂一縷何時浪薄天洗濯無寸土
老魅雜宵燐鷹鵰與之處巖黑閟陰泉白日飛天雨
僕夫掖我行蹣跚不得語欻忽凌蒼崖微徑嵌空取
颸迴石窟腥圞圞漁火聚悵彼結茅人痛遭綠林侮

花光蕩海春煙岫誰爲主宰兀見丹臺波濤互吞吐
疇割女媧石天然落方所酒人見之顚魚龍見之舞
不見日月生諸峯粲可數遠影生微白將心息半晷
乃問燕公洞危嶮亦歌麌胡變島夷名愾然念今古
倭夷至此遂自笑老人癖不知筋骨苦審潮正方來
名倭子洞　覩日亦已午忽到斷水崖狂瀾一峯阻

步椒嘴

朝行樸樕灣日暮坐椒嘴寸步萬里濤坤維從此止
氣候異昏旦浚淑即江底乃知山海情詎能測終始
北風捲潮來漸見海雲起舉頭瞰四山層巒疊一指

纔回衆山眸茲山失其趾渺渺一帆懸從天下江水
坦步至前林風吹落松子

登單山頂至西南諸庵訪羅漢不值兩看山茶

花

海氣欲漂山浮空自天幕絕頂日光生衆樹呈微碧
堂堂古殿開萬里在几席北望煙火濃悲哉見城郭
乃有西方人陶陶此中樂山茶逞奇紅作意媚遠客
對此不厭頻重來就花酌所歷山谷窮下見夕陽脚
徘徊萬松下冷冷鐘磬落

看月

日見海天低夜見海風苦海水浴天時星辰皆作雨
惟月下海中百道金光聚波響月可聽波來月可取
試問山中人月來幾寒暑

采蕨辭

東山有薇蕨根荄潛后土天清飽雲霞天寒耐風雨
棄置大道旁莫適誰爲主我同二三子閒來時掇取
蚤莫烹食之可以香肺腑山鷹善攫人往往厲其羽
此物非所欣虛驚罷笑語始知高蹈人寂寞心良苦

雉雊曲

山中聞雉雊起我故山心飲啄一何適顧盼非舊林
北山有張羅幽谷無鳴禽茲山一水隔草木遂能深
山雉知我閒耿介發長音拂彼南山石可以彈素琴
琴心在千里聲落海山岑回頭顧彩翮滅沒不可尋

捕魚歌

我欲捕魚兮海風發發日網夕陽兮夜撈明月一朝
風止兮我欲從之水深泥滑　我欲捕魚兮海水洋洋
洋蛟龍爭鬬兮斷我魚梁重思結網兮誰齎我糧顧
舟楫兮我心傷　大魚飛上天小魚落江底吁嗟捕
魚翁飄泊隨江水　掘江場廟灣口我欲捕魚兮莫
搖手軍山與狼山走聞之童謠兮今驗否吁嗟乎年

少捕魚今白首

酌石上

手提一尊酒南山下復上山上一花飛山下十年想
幾去隔山灣空山木魚響

別軍山從山茶灣登舟渡江遊朝陽洞

五日遊一山所欣當告誰揚帆絕壁下片石有餘思
老僧相送別訂我後來期宿霧寒朝景前峯忽在玆
一墦掛青漢白雲繚繞之白雲有時盡青山無了時
高坐西山石東山知不知

大人峯

黃泥山下一峯俗名朝冠石莊敬肅穆側立道左
僅見其背感而記之

咄咄愼威儀胡爲玆石在見之使我驚蒼然無世態
感君道旁情南山已破碎道旁此何時藤蘿生障礙
欲移大海濱問君撫其背忽思看桃花一往不可再

榮公招遊北山同去

乃聞北山名人力何年鑿累土成自然綠淨行人少
老友招我遊深情詎醉飽來訪子雲居（楊酒生赤文也）頹垣
見叢篠瓦盆盛酒酌爲我剪春韭流水一舟來風吹
何渺渺遂登碧霞宮雲空蕩飛鳥遠樹忽如城周迴

一鳥鳴前林衆鳥相與續林外紛笑語聞喧轉幽獨
俯看池上波羣陰走大壑彷彿上鬢眉漸見斜陽綠
主人肅盤飧兀坐意已足靜密聽無聲高堂闕修竹

閏三月十九日閻衣招集螺舟北園二首

微雨當初夏園林忽似秋感此今何日歎天有閏愁
氣候變寒暄草木不自由朝影撐東檻暮逐水西流
客心能無悲百鳥正啁啾飛鳴豈不樂恥彼稻粱謀
不見池上禽皁棲各有儔

其二

我來楊柳黃今日見飛絮飛絮纔沾衣轉盼流水去

芭蕉抽新條剝落棄其故新條雖可喜故根委何處
念茲白髮生能不謀歡聚王子窮且豪脫衣事酒酺
狎坐四方人飄零無一遇我憂與晝長胸行萬里路
日光颺野馬乘空飄且住日落何所依悲風在孤樹

七言古

溪上見梁叔鸞攜其子牧羊城東戲拈長句爲贈

兀兀城東日將暮城頭唯見鴉圍樹樹外町畦叢草
生數羊升降斜陽路一人攜兒行且止兒持羊尾聲
芊芊旋復置兒別有思布袍岸幘臨溪水正憶當年

北海人突兀眼前叔鸞子吁嗟叔鸞之貧不言貧數
閒茅屋容千春胸中雷電書幾尺豈知天地有新陳
有時大叫哮鸚鵡牀上悲歌擊魚鼓十年喪亂雉媒
啼短日幽幽下荒土試望崇崗巢一鶴歸城郭淒迷神
仙苦君家伯鸞出秦關鴻濛冥必灑陵山百拜已辭
名姓去五噫之聲滿閶闔人生百年埒過客何暇忙
求萬古宅不見金華石室騎羊兒不去鞭羊去鞭石
輿爾寺前聽晚鐘呪朝章羊西復東

南雲篇

我欲一觥醉春春無主陰城密密飛天雨雷風薄地
草離離黑蜈蚣晝見鵾雞舞城東老嫗哭古墳槐羹麥
飯飄泥土望日當心不可知共結花魂棲奧府丈夫
何事日苦饑敏敏囷倉變飛蠭長劍淋漓束縛之不
縱不橫劍光死我家石井緣山下石氣焰人顏色古
此山唯有老猿啼白晝荒荒失寒暑鵝笙響徹鳳皇
來仙的神遊月方午一片精神廣大雲旌旗肅肅卷
溫涼趙牛魏鼠走空青星辰下遠崑嵩柱淮南澇旱
黍菌拮迎貓擊鼓愁秋悪田家詎緩望雲心蝦蟆危
人消息苦我欲招兮望鳥飛遼天水闊絕中野我欲
不招兮化鳥歸叢棘淺棧怨毛羽招不招兮奈鳥何

深山口血濺空釜釜空猶自咽殘薇口血深山亦何
補虛聽無端厭鬼神夢魂只與虛空語胡爲長歌擊
石白雲間自憐自泣傷心腑我勸君酌鸚鵡

壽辟疆四十

我鄉玉山鄭太史閣合曩篇見其紀上訴文皇大典
書序自東林冑公始經龍義虎星列陳已識家尊偕
令子巨源爾公數晨夕日走輕郵與密驛讀得鷓鴣
第一篇王佐才稱遍江磧君過洪崖我遠游翻我東
湖露庫格我歸君去鄧尖山鄭鷓鴣聲遠紛碧十年
願埽舍人門今日何緣降阡陌古人不恒輕拜人亦

不容人輕一拜陳徽庾哀辭未同相逢詎便低冠髮
吳楚東南望見君紛紛麈紵贈縞帶古今白望殊足
愁芥槭嘗橫滄海流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談端緒
曷抽松枝麈尾慢相捉僧虔誰知善自謀今見夷吾
無復憂始信士慕韓荊州便坐樹下與我語不令拜
止詎即休聽雨齒牙樹晞頰王伯哀輕公侯平原
信陵作聲價樓上美人笑蹙者車騎朱門屠狗迎珊
瑚珠履空豪冶易水東流壁羽聲荊卿劍術從來下
君身金粟文人慧爲粥于路待棠袂空筒滌釜倚苴
桐國人望君猶望歲春申孟嘗不數賢何況清芬咏

日月標空石上生仙人鐘鼓靜無聲滄海幾枯柯斧
爛一局棊枰旦復旦徐子居此幾何年況有塵山堙
谷皆名田一朝江南飛戰瓦陵陽山繫將軍馬草堂
從此絶古春荒榛豈有隴耕人夜夜老鴟山鬼叫愁
殺李白同謝朓謝朓青山李白樓到今只聞野水流
似此何能不感傷人生各各懷故鄉懷故鄉君且歌
百年徒爾喚奈何有時頭白蔣陵樹有時聲咽元湖
潮乾坤已老君且少烟鹿可友芳蘭可樵君曷不圖
混沌倒天瓢于以揮八極而游逍遙如我有山歸未
得日走大江望山色古云望遠可當歸不如君言此

山猶依稀噫嘻果如君言此山閒作主我將負君春
賃君廡割君半嶺雲當我家山譜不然送君將歸我
心苦

壽趙太夫人六秩

在昔長沙之烈振南楚截髮斫杜閘陶母陶母千年
陵谷陁乾坤眞氣絶戶牖衡湘乃有峋嶁七十二峯
之崑崙雲車絳節來高門殷中赫奕御史婦有兒孝
廉陬母生東屯煌煌京雒且勿道請除挾瑟奏瓦盆
上言新婦時大父憐婦苦蕭然壁立庵無雙鯉二月
纔蠶絲五月饋南畝行人江潭望不歸井邊里役持

門戶下言十六年來如電掃芙蓉山下天亦老回首山東流血時一官匹馬邯鄲道毋奉板輿何鞅掌而漢而江而濟上豈意龍髯遽拜逸白雲折檻猶能見吾黨勿言往事使毋悲勿言今日使毋喜舊國滄溟去不回日出日入洞庭水麒麟搆杌安在哉眼前突兀丈夫子今日壽爲母歌母日止止無多君無彈琅玕之琭擊昆明之筑發排空之歌侈華存而舞婆娑但憶當年機杼一絲聲可譜此是長沙之烈振南楚噫嘻此是長沙之烈振南楚

買花歌 爲學士李閬翁賦

學士磊砢歷落之畸人一船買盡江南春江南春色年年早二月看花春已老半塘十里種花田賈客賣花如賣稻宋元寫意態更奇五嶺梅橫一尺瓷價值青錢十數萬使人瞥見冷心脾并州兒笑欲死騎馬還看廣陵市廣陵市上塞氍毹裘馬蹄能使春風愁碣鹵廣袤三十六黃金巨艦作販牛嗚呼人生富貴何足數天下學士奔波苦千樹流鶯喚不醒夢牽黃犬猶栩栩夢栩栩亦何有不見歐臺之叟七十餘手鋤荆棘種楊柳柳條不待春半柔引人清興到簷候入門便聽歌聲沸閭戶還貪花樹幽今春陡然雪三尺

學士磊砢歷落之畸人一船買盡江南春江南春色年年早二月看花春已老半塘十里種花田賈客賣花如賣稻宋元寫意態更奇五嶺梅橫一尺瓷價值青錢十數萬使人瞥見冷心脾并州兒笑欲死騎馬還看廣陵市廣陵市上塞氍毹裘馬蹄能使春風愁碣鹵廣袤三十六黃金巨艦作販牛嗚呼人生富貴何足數天下學士奔波苦千樹流鶯喚不醒夢牽黃犬猶栩栩夢栩栩亦何有不見歐臺之叟七十餘手鋤荆棘種楊柳柳條不待春半柔引人清興到簷候入門便聽歌聲沸閭戶還貪花樹幽今春陡然雪三尺

閩海徵兵動阡陌官吏捉船急豆匏有船不裝買花客我未見兵愁已生但聞滿城弓箭盡南征起看一人花裏行

亂石灘看落日 并序

三齊紀畧云始皇欲渡海觀日出有神能驅石下海去不速隨鞭之俗傳狼山即其處也偶遊茲山坐亂石灘看落日故有此作

秦皇渡海觀日出何神能驅下海石海日可似秦皇時此石今猶着鞭迹小石纍纍到海沉大石不動守高岑我愛此石坐石脊以手撫之聽海音海音颯颯從東起浪湧孤光勢不止半天紅紫落千林轉盼扶桑已西徙

軍山看日出

天難叫罷海水黑萬里扶桑絕消息長鯨鼓浪吼天門北斗薇垣辨不得有客通宵坐石林寒風三月吹人心以袖蒙頭臨絕壁樹外倒看天沉沉須臾東際生微白碎剪波光亂天碧丹霞氣聶侚氤氳已有金蛇兼電掣可憐久雨廢眸種萬戶愁雲方入夢頭白書生愁更深眼見陽回心轉動那知聖人出深宮九霄步步光玲瓏橫空作勢屢興沒羲和攬轡何從容

劃然半壁紅輪起砍斷蛟龍四海水三湧飛光上碧
空回看一寺桃花裏

正月三日宋使君荔裳攜酒過干峯閣對雪同
宋院庭唐豫
公張登子

怪山一夜空林吼獅子街頭絕行走老夫朝起開半
扉撲面雪花大如手巖巷俄成白玉階山茶滿樹落
蒨苔呼童花雪莫輕掃掃花厮卒紛喧咿口稱官長
來未絕倒疑坡前車騎列坡舊名東武飛來君故山故
山坐到他山雪古塙盤空何快哉萊雞佐酒隗囂杯
公任秦州士人自隗囂宮掘得之者間看饑烏啄簷瓦鴛瓦墮三人

來高臺極望迷城郭翻身再上干峯閣干峯莽蕩化
白雲大海波濤湧山脚天柱傾折石帆懸渺渺香爐
飄玉烟苦竹城頹何處望攢宮樹死亦淒然須臾日
射山光發纓帶橫斜爭起滅乾坤氣候變鴻濛萬壑
微茫辨禹穴樽前醺黑天模糊使君豪氣凌五湖縮
取山河來几席秉燭更看輞川圖輞川圖寫二十幅
飛走煙雲看不足崔生巧欲奪化工化工染繪較神
速醉罷莫歌黃竹詞羣公騷雅勝南皮草堂載酒嚴
公少訪戴誰傳剡客詩如公韻事今稀有朱門酒肉
笑屠狗狂歌莫待春風來明日春風已白首 丈日立春

五言律

涿鹿道中

風塵傷老大髀骨瘦征衣日落高原迴天青嘹火徼
樓桑弓鼓怯督亢黍苗稀兒虎休長詫相呼白雁飛

白溝河感懷

趙氏三百祀長城只白溝人心恃險阻天意絕優游
東鹿曾憂戰盧龍今罷愁深情惟古水活活向誰流

漫河

祝國疎戎馬今傳五壘城去留難自定疑信卜人行
石埭雲千里冰谿雁數聲愁風吹大陸那復辨陰晴

杜橋語音甫

路春烟候靈風動旅魂碣殘芳草寺橋綴夕陽村
蝸殼勞人意龍磯海客尊空天何所繫花藥在雲門

阜城古沙丘稚叔夜曾彈琴于此

莫問祖龍轡稚琴亦不聞智愚千載事今古一窮雲
寒鴟啼荒井梟狐嘯野墳往來多涕淚幾誦蕪城文

濟陽旅宿

一劍荒城外人家半掩扉梁塵飛破釜馬櫪臥羣豨
何處青春醉空憐擁蠭衣兵聲不聊賴寒雨況霏霏

神頭鎮弔東方先生墓

厭次荆榛裏西風弔歲星殿中尊與訓物外見精靈
幽隧同金馬沙灘叫鵩鴒百年均此幻長嘯古烟青

宿獻縣

滹沱戎蛮色偏與旅心違荒閣儐秋草寒光趁鐵衣
驎盤千夢碎鴻過一星微望望華陽月何嘗別故扉

望溫川家信不至

皓髮拘天地窮山奈斧柯縈人書帶草厭世白麟歌
八口戈鋌內千江鴻雁過如何春又至只說羽書多

窮天

窮天看獨樹百鳥意紛紜茗葦難巢夢兵戈又別羣
心癢嘗裹藥僕智願從單隨處蛟龍劇滕臘幾角雲

移梅覺翁夜坐不去

偶言元化事情性在花房幽幹生新煖天陽動古香
呼春浮蟻綠何夜待龜黃去去猶星盼艱難盡帝鄉

自淮之寶應

既雨兼之晚弱心安所歸鞠塵疎野步澀勒暗春扉
憐我唯孤劍逢人半落暉橫波羣艇亂何者是漁磯

舟泊楊子橋

蘇齡風雨外開心寄沃寥馬嘶黃草岸人急暮江潮
塙影眠寒水貂聲走斷橋夢中敲古缶長憶廣陵簫

坐藍亭有懷昔子展方別余往白門

半世殘書裏相憐白髮存無家愴舊友垂老別諸昆
浩翠明貂路寒鷁下菊門何當木葉盡重聚更傷魂

藍亭觀荷

壑老秋容澹花繁水不貧葭風吹蕩子蕊意想禪人
淨緣時私鳥深香可蹔隣前溪烟月上未忍論疎親

促織

天地冰霜日微生及此辰競心依野草氣候感勞人

望字全非舊爲名變屢新哀音長伴汝星晚到雞晨

和韻訓鷓林贈別三章

貧交惟我友相背復南行古道高雲照荒心野水鳴
詩書眞糲薇草木盛戎兵別後通君意湖山空外聲

其二

季偉高風在窮年憶汝歸茗燈勒雁羽冰雪照牛衣
白髮殊難料素心忍更違海音喧日夜靜聽此中希

其三

獨影殘陽外浮沉涇水鷺蒙戎瞻紫氣韎鞨老華鞬
叢桂勞人夢雕雲望不齊同君詹尹卜莫辨路東西

送仲木之揚州余亦移家高郵仍用前韻

欄累同孤影寒江奈此行獨憐髀肉在相視古刀鳴
乞食窮心路驅愁借酒兵茫茫春氣內不辨鳥禽聲

送香山遊潁州

一年經四別無語萬端中佩渴誰宜老詩書亦禦窮
以讓堅道力有過賴心同他日看雲處蕭蕭各轉蓬

其二

何者爲長策看人老一生鼎湖愁入夢清潁淚無聲
古道黃塵暗炎天白髮行秋風雖有約惜別不勝情

酒諸分得蟹螯同限四韻

萬樹酣霜日懸愁向汝刪酒城摧片甲水國動雙鬟
風雨輸芒疾星河囓石頑老饕持作賦公子幾雲灣

送皀嵇之白門時皀嵇歸葬其母

不見李生久用杜多聞喜漸眞論心臨遠水緘舌戒行
人有淚暉春草將詩娛老親一舟南北路黯黯望風塵

其二

虛舟方見月翻載石城行酒候離人熟琴城朝雨聲
皀嵇家釀初熟招余虛舟舟祥琴在御爲彈渭城之曲雖然餘別恨卽此已深情
秋影飛花亂春懷處處生

誕日口號予家白狐嶺下龍塘則先慈墳墓在焉亂後屢夢先君囑予買田墓側

母難悲今日吾衰憶昔年眼昏雙淚後髮白五更前

狐嶺橫兵甲龍塘買墓田夢回先訓在嗚咽夢哉篇

其二

兄弟團欒日于今六載違儻逢容鬢改況別信音稀

白日看雲亂青春淚鳥歸閉門翻自慰寂寂喜同饑

其三

去歲鑾江至兒牽母拜予一棺今遠寺獨子在荒廬

難畫親娘面越雪江爲亡者圖像兒見不似輒哭誰宣老父書憂深天

寸寸冷月照窗虛

李小有藏彭仙人烝珠金丹二粒是日分其一服予悼往悲今感涕而已

不解忙何事人扶危草行亂山爭日下古洞挾風生

只有空香入翻嫌泰鳥鳴白頭今始到步步覺心驚

北固山

大江東北望半壁下孤城古寺風烟積春濤日月生

人稀同石靜帆遠覺湖平五夜招提夢三山空外行

往焦山望北固一帶

四眺無閒目忘身到渡頭江風恬日末草氣上孤舟

狼石何年坼神山不斷流滔滔今古意端爲一人留

鶴林寺

黃鶴山南路無僧亦可留也知前境宵不禁數峯幽

谷鳥隨風亂滄江何處流花邊春漸老莫上杜鵑樓

招隱寺

處士當年宅蒼然古木存雙泉明落日獨寺望寒村

炊晚僧歸院鐘鳴虎過垣行行吾自適高隱不須論

金山寺

孤峯百里見身到識陰晴滿地江風動如聞廟鼓鳴

蒼雲連海暗駭石接沙平九載登臨後空山草又生

妙高臺無月值于皇初度

東風吹北固雲上妙高臺一點難同炤千山畧舉杯

天懸江海坼夜靜鼓鐘哀纔說無生話春星過水來

縣招隱往白龍洞看梅

十七日同蒼畧赴談十五招集戴公園兼懷于皇同飲妙高堂無月

是日誕生去春

京口晤蒼畧

潤州京峴望山水閒空城晚市看飛鳥閒行得舊盟逢人四韻苦欲坐萬峯明君悟塵沙外江鷗箇箇輕

其二

幾日淮南梅揚州夜渡江何處好歸寺可忘愁百草吹香路三山照碧流春風知我慣無夢謁諸侯

壬辰除夕同三弟笠生五弟五庸聲姪暨舒子固卿守歲隨所憶口占得八首

三弟笠生

屢夢難爲覺眞成此夕歡七年纔頃刻千里共艱難短蠟頫膠薄單衣幽井寒有家傍戰地翻作異鄉看

四弟子展

忽別韓臺下三年淚不乾朋來無一字汝病有千端歲閱干戈盛心傷俎豆歡咫尺余更飄泊長夜路漫漫

五兒茂

失學吾誰咎長貧汝乏師江天風浩浩母櫬草離離

弟妹何時壯袁臨又合圍欲歸那可得白髮任肩垂

固卿

作客情偏重天涯勝似家勞君同黃酒入市且看花瓦鉢存鄉俗塤音雜暮笳莫輕離亂苦細與說彭衙

小有是夕同其弟三石廬曹太夫人墓

老友江南去書來淚幾行兒居原曠野母墓即高堂百歲今宵暇孤燈索句忙哀哉猶有弟灑血在親傍

于皇

久立人能當長思靖郭君汝悲兄事我況與日爲羣殘臘拋貧室雙親隔暮雲丈夫淪落此世事豈堪聞

肯民

一晤卽云別知君豈我疏大都皆慘痛不用更躊躇懸釜空求市衣鶉且賣書晚行江水上雙眼入空虛

紫峯

萬井喧殘夜凄然繫纜人一年皆有累此刻反無貧茅舍三更夢雲臺萬里情當知吾勉學白髮少年生

雞屋新泥燕江天舊馬塵東皇吾不問坐待曉爲春

除夕又示兒茂

憶汝頭平紮全知漢將名龍精又戒旦麟角幾時成

小有別予波江小有喪子兼有遣妾之舉

居然六極外胡乃僭稱貧羸博兒何地陰山草未春
憑虛皆耶舍破浪作風塵抗手無言去知君別愴神

小有若姬善琴丁丑予見之章水辛卯聽彈琴
高沙忽聞他適愴然賦此

三回君不語神領每多疑處仲吾難效成連情蚤移
桃花南浦面流水璧湖絲此意狂夫解牛衣獨臥時

代小有若姬作答

半世同饑渴當年苕水心栢舟羞自怨葛藟痛君深
許邁寧求道韓康未賞音苕天何太酷死誦白頭吟

寱楊太常彈琴詩并序

蜀人楊懷玉先生名正經前太常也善彈琴予耳
熟其名十五年乙未三月子有事淮上先生在焉
或曰僧也問故瞪視口僵而不言予聞之凄然曰
嗟乎吾聽琴矣淮有張子爾常任俠士貧而來四
方之客所居之城爲昔年屯兵地兵去瓦土崩壞
牛羊之糞盈欹屋中過客例不入張子編蘆爲室
偕虞山與居太常主之三人晨夕絃歌不輟雖日
踐蝸蠐之塞恬如也予生平不妄聽人彈琴獨于
先生有神契未易詰其所以然一日擬造張子廬
聽琴中道而返維時三月十九日也退游湖寺越
日見先生先生布衲芒屨揖予坐自叙其先世爲
酉陽宣慰使司代有賊功及白爲將值已巳之變
從思石提兵入衛尅復上谷嬰城諸地劍氣落鬚
眉間予訝曰先生太常也胡然將軍哉先生蹙然
改容有間復言其受知先皇帝之故及召見便殿
寤定郊廟諸樂章律先帝謂過于師襄云日昃客
有請賜琴出觀趣先生奏者先生撫視淚縈睫環
顧四座皆屏息乃端坐援琴而鼓三曲悲風動人
王子曰止無多言遂別與友人程嘉弟寅步子河
北之野憩柳下三嘆而作此詩嗟夫太常

七十僧行脚居然老太常自稱楊業後醉臥幾沙場
百戰防山海三餐侍帝王聞聲不敢讀天語過師襄

其二

昨遊胡不樂慟徹普天時忽漫行東郭哀哉聽苦絲
庭空一鳥下曲罷野風吹寄復籌身世人間何所之

其三

野哭排閭閻終朝祝聖君青霄嘗獨立白眼望高雲
大地聲頻吼幽潭咽不聞此中人少解鴉噪亂斜曛

其四

楚騷終古怨擬議即俱非薤鐵湮埋久黃鐘甲坼微

元宵聽邇漠幾夢到依稀十載鍾期絶相逢有布衣

光岳樓社集訓朱寧文

大雅荆榛日論交得素心千秋名轉僞一日道原深

老樹驚風雨高樓自古今酒酣休感慨刻燭見升沉

酬姜匪翁留別步韻

儒冠滔客日相對幾沉吟光岳千秋氣龍蟠大海音

湖山期後會風雨見前心別夢秋砧下西陵古渡深

九日同方朔集寓齋望于皇不至

目斷孤雲住西風一雁來塵坌心自苦幽獨眼光開

望弟招兄聚思親喚友猜菜黃花何燜漫偏向野人哀

晤緯之得于皇亡姬耗

黃子言方罷看天獨掩扉但增愁侶歎敢道厩貧非

楚客生無賴情人死有威道心難乍用桐月夜微微

同于皇因圖抵足聞歎四首

一歎白人頭肝腸事事休榮愁須有地于世總無謀

夜靜星辰苦霜嚴鼓角遒老夫裝被薄寒重爲君留

其二

死別强生聚余愁羨汝愁奇才甘薄命苦行見風流

亂世黃泉潔歌庭白日幽饑寒從此後厭說是封侯

其四

多難逢今日全生賴一絲子卿非好色奉倩豈終癡

情逼英雄死才傾妻子危相酬誰較苦沙封不能知

于皇亡姬一女尒亡室一兒情顏相類枕上口占

三歲如枯木連宵淚雨傾孤兒思母面嬌女喚爺聲

河上悲同調人間怨豈平遊魂俱悵悵幸爾絶詩萌

于皇將移居成賢街

念子遷流地全家近鼓鼙荒屯惟躍馬野屋不聞雞

只爲雙親暮難經十廟西傷心何處好痛哭是菩提

同于皇觀劇後作

歌哭何多故悲歡爲一人登場紛將相滅燭見星辰

明月空街設隣雞孤枕頻與君幽夢醒何處叫蒼旻

送于皇歸秣陵

北風吹游子難說是歸心日對梅花苦生憎江水深

忍愁歡白髮勉孝重黃金入室誰相媚空齋有默琴

于皇琴名默翁

和韻酬劉遠公廣陵見贈二首

其三

到處頻呼顧聞聲更寂然天心眞善妬世態轉堪憐

保吉全宜拙防愁反畏禪感君終夜歎相別忍孤眠

見爾容初揩傷予久白頭苦從三世好換作一人愁
夜雨憐孤寺重雲黯客舟忍商歸櫬事淒絕是南州

又

舊巷誰經過難爲去住心孤帆江路渺春草寺門深
金盡當衰俗哀多莫苦吟那堪更飛雪與汝各分襟

雨中發舟往通州懷三弟竺生病中

作客何淒楚爲心非一端雨含千樹暗霧去幾家殘
散火莫灣近牽舟蜀道難舉頭看雁序淚落晚風寒

舟行三月朔日

海陵城忽過四望遠濛濛布破經斜雨蒲帆飽大風
驚鷗飛不定初柳意無窮三月今朝是扁舟東復東

又

百里風帆勢遙天逐望非人家樹屢沒春草岸俱飛
斥堠雖頻見弓刀此暫稀前邨今夜泊燈火向人微

舟過如皐懷山松

一月陽光沒饑寒有萬家海隅聞戰鼓鹵地少春花
閱世鶯多感謀生水一涯故人南去杳東郭酒難賒

上巳雨泊丁堰

上巳驚雷雨維舟羨野農剪蔬童子朴赴祉老人恭
水怪殊難祓村醪不易逢花樓炊漸晚雲暗幾山峯

贈翁山上人并序

翁山羅浮僧別號也其先世楚人爲屈大夫之後
丁酉別母偕其弟殘僧越嶺抵燕走盧龍塞上欲
出關訪剌公不得遂南歸爲五嶽遊道經邗上因
數晨夕於其行也贈之以詩

日月生東嶺嶺頭僧忽來乍逢知遠性久客歎奇才
海霧昏難了關邊畫不開看君五嶽上花發首重回

其二

塞上風煙峻親看射虎歸感時貧佛日證道別慈闈
雪窖羝羊瘦炎天孔雀飛所期定何處相願一牽衣

其三　立春日予病翁山見過

僧來方臥病老去復逢春煮藥妨茶竈挑燈問海濱
琉璃能悟性翡翠不謀身刻刺題詩名好還娛白髮人

其四　時翁山欲偕子訪鶴林

十載幽州夢重提倍愴神眼看氍帳雪血漬海棠春
柴市悲屠者園陵哭寺人遲君涇上話此地有孤臣

其五

盧龍飛將地下卽李陵臺落日三關望悲風萬里來
蛤螺何太苦荔子熟應回看盡長城路虛空徧草萊

其六

亂後匡山臨何峯可住君笳聲常入寺戰火欲燒雲
幽夢寒崖到前心耆舊聞詠菲今日晚謝爾意殷勤

其七 翁山往元墓看梅適子有狼山之遊

同行嘗獨坐吾又愛殘僧此去聽江雨連牀共夕燈
鐘聲來客棹花氣動春冰二月狼山望煙波隔幾層

已亥七月移家盧家堡舟中即事

亂離曾幾日兩度出嚴城國難輕妻子時危重甲兵
烏飛赤羽急月照白江明茅舍三更夢茫茫野水聲

返揚城喜晤孫子無言

却訝秋還在蕭條滿目非江山千騎暗城郭一人歸

見子南冠淚猶驚楚客衣庭花何爛漫寂寂伴伊威

射侯談崇邑先賢事甚快晚同慧融夜坐約遊

靈隱

白社開何日青墩見未曾野風穿破壁老樹掛危燈
史信多聞友山深夜語僧西湖明日去贈我一枝藤

呂仲音招集蔭芳園偕若千麗京時石門兵警

白頭偏愛客藉草夕陽深郊外仍吳越樽前說灌尋
水涵城闕影樹逼戰場陰幽巷還通寺時來聽鳥音

又

擊劍雄心在當歌笑鼓鼙酒眞過趙璧果不數張黎
蒼鼠緣衣桁朱藤掛石谿徐行看二子扶杖小橋西

仲音出兩幼子纔數齡頗知禮數

七言律

同安澜坐蕉亭言懷

汎汎溪光照遠心寒塘芳杜此幽尋多情酒涤文章
草不盡花開夾纈林滄海已無明月夢射湖空憶玉
雞音小山詞賦堪招隱鷺渚漁梁自古今
不寐早起彈琴亭子上
似有幽人步曉吟起看鷺語隔橋深長溪小艇潛霜
發彩仙風百尺樓飛音南望古揚州濤聲自壯中郎
句花氣難留季子裘炤夜疎燈催短鬢擂天急鼓下
老禪笑傲物情詩卷在石橋斜月水濺濺

李叔則明府枉詩見訊賦荅

山琴鄰翁靜睨持罍立一曲流泉滄海心
涇上有感兼懷菱園野客樵樵
滄烟寒水遶吾廬採菊何心賦揭車牛背眼光滄海
外鶯啼詩興白田初忘情草木慵觀歷錯認羲皇愼
續書莫道花源春色好弓刀也自備樵漁

其二

雲市霏霏結遠天法華香散舊青蓮玉鷄啼夢猶存
樹流水傳音不在弦半卷陰符投野谷一江明月載
歸船狂夫無那溪光外顛倒星辰看醉烟

坤五先生贈西佩詩索余和韻二首

三洲舊夢皷鐘痞片月孤飛海外禽江上鯉魚纔一
字枕邊珠樹已千林乾坤身老何年歷清濁波澄此
日心淚盡同袍方作客幾株殘木且秋尋

其二

鄧子河邊萬木瘡蒼茫何處繞孤禽江雲黎火犇秋夢蔓井蛛篆黯故林世事只看明鏡髮千戈猶剩古交心鴝茲正有黃柑酒咫尺烟波不可尋

次韻別寤明

廿年擊劍老相如風雨來尋楊子居白眼看人三斗淚黃衫投我幾行書蓮峰雁冷江濤闊螢苑霜殘岸柳疎別後酒醒何處夢高天渺渺獨愁予

重九同道生胎簪元長集平山堂時公狄以病未至

日落高臺俯大荒連天江樹隱微茫雙懸日月存空寺十里烟花墜野棠對酒戰場孤雁叫佩萸秋墅古泉香傷心不待韋郎至黃菊歌殘鬢已霜

杪秋胎簪道生子有登天寧寺後高阜限五韻

望斷新豐萬感生同人野外拾秋蒭一樽樹擁殘陽盡滿地烟流古寺橫掛劍嶺梅星斗暗敲詩壁壘皷鐘鳴君行莫向吹簫市難聽昭關雁幾聲

秋客清江萬年少自徐州至晤集有感

不盡湯湯對濁河隔江猶自見漁蓑幾年馬角悲雄劍半衲浮雲共女蘿滿地霜戈轉國外粘天雪浪石城多鶩飛不定看幽樹把酒寒空問老荷

其二

幽薊神皇四十年芃蘭猶記策先賢弟兄異國看雙鬢聾聵人間學半禪故壘黃河明月夜新詩鴻雁朔風天石鐘沈響山河在紅葉蕭蕭下楚船

其三

南北風烟一海濱家園鞞皷雜聲聞琵琶亭畔空啼鳥芒碭山中幾朵雲樓燼無勞王粲賦戰頻應灑李華文洋洋河水公無渡奮火龍蛇莽不分

其四　淮揚人家雞多白日飛去海水不成鹹奇事也星幽磬已隨蕉夢陰符焚盡寫丹經日月交徵守一是黍苗青

遠古刀猶帶獵風腥荒雞久戍飛殘夜鹹賦難供絶海濱堪痛隕霜黃葉後農官仍望黍苗青

贈王雪蕉先生

言詩今古幾人同撥盡塞鐙午夜風響徹元聲鐘蠡外迸來眞氣鐵棼中江湖衿屨烟嵐厚鞏雒鄉關象緯雄深悟讀書多未破十年遲見浣花翁

其二

黃流厭渡莫驚冰古路隄河細似繩愁過客邊新蜡臘淚多家傍舊園陵夔州以後論工部凝碧歸來識右丞誰說渡江東晉事太原風槩自棱棱

同陳元聞先生客淮關夜集賦贈

冰霜天地黯重重振腕寒宵話舊蹤捫蝨誰曾知景
畧臥樓此日見元龍鷗衣練水何時狎雁影湘雲幾
處封吟詠不須多感遇泠然還聽寺門鐘

贈牛于野郡丞

曾向河姑締舊盟暫來吏隱駐仙旌論交豈必孤雲
外開署惟聞流水聲測海百年誰嘯傲江淮千里客
關情問君河上蹉舟意却道卬須是友生

聞鄉信寄邵州姚賡文

英雄何地可藏名孺子橋邊聽水聲戰火青門瓜蔓
苦荒秋溢渚石鼉鳴鄭虔倘有寒氈在杜甫今無兵
馬行十六州吟俱是淚可堪重下灌嬰城

送秭子震北上

甘羅城外趨移軍千里寒濤悵袂分鐵石關河憑虎
豁東南箕斗錯星文綵毫已倦青苔賦長戟難開碣
石雲故舊儻逢思綰帶滄江幾點白鷗羣

至日偕鶴林香山子震登淮城眺飲已復看月

限五韻

高城落日俯層霄欲抱孤輪送遠潮大氣黃鍾吹海
動荒心白練接天遙牛羊幾上將軍墓唐將程懿金
墓在城東紫霄宮鴻雁高呼太古樵醉後不知何處笛滿城空水
浸寒蕭

其二

百尺游絲裊碧霄一舷鷁吸海門潮糢糊草樹蒼烟
近愁亂乾坤古壘遙暮鼓千年荒舊水釣臺今日上
新樵葭飛又遣靈烏盡殘月孤僧自緯蕭

宿白雲菴

寒燈寂照夢難成但覺蓬僧尚有情闔外客船喧野
岸杭邊官馬踏殘更雨淮風火人初靜千里星霜雁
獨征爲弔漢家辛苦月夜深猶傍釣臺明

客淮雪夜同四弟子展宿天興觀時子展將歸江右

廿年布被擁荒城古寺驚心候二更牀特地冷風窺隙
窻橫天大雪下鐘聲弟兄語少衣多淚老病愁深夜不
明爾去戰場誰作伴康郎山下又移兵

臘月廿四夜同香山泊舟邵伯

舟迴臘盡又逢春飄泊湖天也結隣羃子候門炊竈
冷老夫剪燭祭詩貧百年殘漏驚銅史一路荒雲老
雁臣憐我布袍方臥煖夜深猶有渡江人

黃葉篇紀年七詠

予不穀自壯至老哭妻妾者五胡孺人其殿也曩

有一生盥面嘗餘淚之句斯已苦矣又兩室嬪子
七見星回遂以永畢吁嗟乎修短何常之有乃兩
婦厄于七霜五人不逮百歲司天籥者晷度不愆
誰謂視天寥寥哉最悼痛者氏從予不半載流離
轉徙百罹備經一子甫五齡不能俟其成立棄之
而往泉門潛昧索母無從每號一聲抱枕嚙臂左
右環爲解弗聽喻以老夫吟詩或止因爲紀年七
詠以代黃葉噫以詩止啼欺其無知也十年後將
廢黃葉爲蓼莪矣且年短悲長詩亦何能紀邪
書焚殺遂夜渡章江達鄱口五月舘石頭城抵淮
渡黃河舍舟趨馬陵道上暑雨雜蒸櫟穿鬼谷中

淚舊枕難聽蕤露辭母到墓門勞淑婦天爲祖廟錫
孤兒當年闕下東湖水短草幽燐却照誰
右甲申是年三月予自石城歸九廟殄滅一妻淪
亡病臥一小樓人倫念絕戚友責以宗祊大義趣
予娶九月氏歸予十二月葬先恭人佐予襄事
市地烽烟接舊京北邙何處卜先塋星辰夜照芒鍔
路關市朝開鐵馬營逆將聚兵三日戰亂山懷子一
人行兒今忍問桑弧事苦月荒風聽母聲
右乙酉時事日非正月挈氏歸里改葬先王父二
月改葬先王母及葬先太僕公氏從予處荒谷誄

茅營寄寇始入城七月兵亂子居圍城中得不
死氏　奔竄落星橋土寇發難趨豐城十月亂平
復遷省城
包胥誰爲哭秦庭佗佗崇墉戰血腥白鷺舟前酹古
月黃河馬上乞殘星廿齡弓韔愁邊酒半夜刀環夢
裹萍我去天津橋畔望兵聲都作杜鵑聽
右丙戌三月吉州城陷予家上五湖船至螺子山
尋故人不見城下噬血爲江掘土泉自汲峽江白
晝焚殺遂夜渡章江達鄱口五月舘石頭城抵淮
渡黃河舍舟趨馬陵道上暑雨雜蒸櫟穿鬼谷中

十萹夜耕泥河蹈橇恒輸予步亦踵躃氏病瘍終
日抱兒哭無怨聲古稱行路難未有踰此者七月
朔駐淄川稍憩望日氏初度予貰酒瓦盆相勞五
鼓即單騎北道赴所知難也八月至薊門山東兵
亂環淄川道梗不得歸苦若此
家書初報渡桑乾盼盡殘陽又曉鞍族店候雞成淺
夢窮途減食勸加餐只言薄命同飢渴誰信狂夫有
肺肝風雨一鐙花自落不堪容鬢與君看
右丁亥正月于出都二月返淄川攜家南歸城戒
嚴從兵間十餘日始渡河僑寓寶應四月予往于

湖問故園消息舟迴鑾江不幸效相如反成都事
噫竹竿嫋嫋曝可再誦邪八月返涇上氏病脾憔
悴甚矣

鄉心曲曲陣雲西老慣窮愁咽鼓聲每對黃花羞汗
漫可能白髮有端倪絕衣葬火殘書泥土竈生塵野
鵑啼賸得一棺螢苑冷戚家芳草尙萋萋

右戊子正月江省亂道路荒塞夏秋乞食于淮歸
則行戚家溪草上手一編憶亂城中火三日氏棄
裙布納書于簏艱苦旅烟不起有梟來庭氏攜兒
子采野菜自給殯之日無嫁時衣悲夫

五行同寇此殘身處處聲吹下鬼神八口夜魂棲白
浪半帆孤樹點青燐餘生賸作寒河夢臘火粗同柏
酒貧記得祭詩今祭汝不祥賈島作詩人

右己丑五月遷高郵寄孥走邗上秋大水及其半
扉予驚操短艇屋梁下手持門扇渡亂流至河故
道乃易兩舟泛太湖雙行樹杪止寒河十一月去
淮稍得食祠竈日反氏作食請余祭詩

悔殺看山獨遠行一年送盡百年情蒼天豎子驅巫
卜沈鬼愚人守藥鐺難汝臨危空有累氏逝日屏兒
不顧持珠朗稱佛慚予忍慟說無生從今只愛黃泉
路惟恐黃泉路不明

右庚寅正月予往滁山氏小病三月往攝山復病
七八月病甚十月免身病二十日卒

索母歌此歌題序在前難于
彙分故仍附此篇內

一聲索母出夢中泉門烈烈號悲風初索赤身踢地
遶牀走走向棺前大聲吼將頭觸棺恨木牢無從抱
母更抱兒使兒唇乾舌燥徒周遭翻身再索雪江老
人之丹青胡爲呼嬢不見形吁嗟汝母病久面皮皺
癡兒何得循其舊聲聲喚爺抱兒向壁間將兒血染
丹青換母顏母顏雖換肉已朽能復惺惺抱汝否畢

竟何處索親娘顚狂大叫復登牀謂娘棄兒魂魄當
在牀我執魂魄依母傍須臾哭久聲漸細如見母來
潛隕涕雙手抱母誓不離離母兩月兒常飢我今抜
母頸吮母乳接氣歸喉胡不語癡心猶似在彌留欲
哭不哭望母寥口噤心言遲且久劃然一聲枕在手
當其抱枕當母時星辰山嶽孰推移瞥然母向枕邊
去母在天時兒在地嚢臂長呼血迸流照人今古無
春秋吁嗟乎兒血枯心已灰哀哀汝母安在哉我聽
晨雞未唱鐙無主唧唧如聞訴娘苦酸然天地皆風
雨

清明後一日登文游臺雨眺

目斷長湖三十春千帆暮雨海東塵黎花白髮臺前客麥飯黃冠夢裏人癸亥子往昭陽脅宿此臺道士餉予麥飯猛士歌風長憶沛泰山封石恥言秦湖西沛城有漢高祖廟荒荒白日過天地鐘鼓樓邊照幾巡

秦郵溼興雄邊臺宋時所建

臺矗朱旗閃舊津雄邊臺下幾黃塵花門伏弩長連塞駟驥沈舟已斷秦日蝕可憐喧市鼓雞鳴難喚渡江人何時雲黯蒼梧野猶結家鄉夢裏春

其二 文游臺以東坡少游葬老定國得名

秦臺不見舊人行蔓草碑前識姓名納納五湖元祐客蒼蒼萬樹海東情春潭罷吼菱城立古血風寒藕劍明廟祀從誇南渡後長淮甲馬亦濤聲金人陷揚州宋張華駐鼉潭積炭爲城金人不敢近藕劍亦出州志

其三

三十六湖鉦鼓多鄉人以鉦鼓取魚湖中人唱打魚歌春風禾黍神農郡州有住禾一夜月骷髏城子河異代庄宮傳野史當年丞相幄天戈青山大路今如髮哨馬游頭又幾過宋文丞相行城子河出入亂屍中至嵇庄有今朝哨馬游頭出正是青山大路邊之句嵇公諱紹有義俠丞相頓嵇津送達行在宋史闕焉

百戰關河一劍遊照人無淚是雍州圖書盜賊歸何處財賦兵車莽未休鐵嶺塵飛三輔暗瓦雲風動五陵秋君行莫唱烏烏曲烟盡銅川水不流

癸未予從蕭伯玉舟中識李子緇仲石頭城下

將十年矣辛卯冬暫見潤城恍惚若夢中訊其家無一存者越日予渡江會緇仲游大梁道次邢上偕小有訪予因酌酒而贈以詩

十載同舟古石城南徐風雨舊江聲甲申亂後誰生死丁卯橋邊識姓名頭白幾人遺老在眼橫衰草大梁行故人況有春浮夢對酒如何說此情

雨集同社得肴字

并喜同人得遯爻絳陽吹雨濕春庖只分淺酒堪埋照何處青山可藉茅石鼎香吟蒸蕙草海天遙色夢雲巢元心自寂聲光內不效黃門賦解嘲

遊上方寺得門字

十里江帆到寺門春風何處不傷魂殘碑古字留人代廢井蒼苔照短垣墓下烏耕芳草路酒邊牛散夕陽村蕭條翻愛悲荒壘城郭瘡痍未可論

壽王元倬六十

吳下風流顧陸殘薛蘿山雪滿漁竿江銜落日雙洲鶴衣冠莫言商老芝顏暮勳業還從鏡裏看

其二

甲子周回古夢遙草堂風雨聽江潮十年破帽餘雙鬢半卷殘書見六朝紫氣鈞陳天歷歷白雲廬舍影蕭蕭將詩娛母高人事虞夏商周酒一瓢

邵伯舟中同陳實菴太史八十翁張畫子先生

杜蒼罘夜酌時實菴示悼亡詩因步前韻實菴亡姬喜鼓能爲渾陽三調

轉喜舟遲得比隣東風不厭酒盃頻共看皎皎雲中月遠立珊珊夢裏人撾鼓英雄思婦女高歌虞夏有遺民兵戈又報杉關息且汎湖天一葉春

壽李宗伯太虛先生

唐人詞賦漢文章七十春風鬢未霜元祐黨碑懷涑水西京遺殿想靈光救時忍謝蒼生夢隨處先開綠野堂近日歐蠁多勝事管絃更奏白雲鄉

別李以理司理

春風三月客揚舲樹裏南湖入望青問俗誰堪追漢治平冤先擬奏虞庭海邦久沐隨車雨斗野遙瞻貫索星此別故人勞夢寐幾多心事短長亭

寄許丹綽

春風吹夢到長安欲問飛鴻借羽翰五馬渡頭曾一別十年忍淚向誰彈銀臺還憶吳江冷崎路惟歌蜀道難自笑蘆中人寂寂夕陽殘月老漁竿

其二

百戰場餘兩弟存殘生漂泊向何門自慚白髮悲王粲每望丹陽夢許渾憂世肺腸惟雅什作天喉舌亦騷言相看雲樹三千里莽莽黃河水北奔

送孫無言歸歙

幾盼江雲返故林年年芳草戰場侵久遮黃海千峯

面長繫青天一寸心每喜無田傷麥秀翻然有路望陵陰東南聲鼓杉關急古水雷溪深不深

雨過豹人舫堂

時同急雨過逋齋費爾奚童破草鞋南國史臣傷舊壘西池流水上空堦農林已笑香泥溼將甲猶聞戰血埋爲問射湖垂釣者商霖幾點到幽厓

九日集紫苔山房

九日高談靜撚屏登臺舊夢尚依稀夕陽纔下西堂好疎菊重看片月微幾處東籬人送酒一聲孤雁客淸衣遥憐崔氏莊何在細把茱萸未忍歸

其二

長干車馬踏荒祠古道黃花又一時短髮不嫌烏帽落秋心怕向野風吹劍臺斗逼看虹氣御墨雲生到硯池秉燭莫愁羈旅客百年難共此襟期

餞士衡辱詩見寄次韻和答

從別兵戈十五春雙魚猶帶戰場塵與君同命逢先甲怪我他鄉說苦辛梅嶺可舒青眼望鴒原俱痛白頭人年年江水無情甚何處移家共比隣

夏初送龔太常北上

辛夷花下幾盈觴躡柳重看送遠航禮樂暫因風雅緩管絃偏向別離忙春風紫燕時何促夏日黃河水正長此去樓桑天萬里一聲庭樹是雷塘

訓姜匯思留別步韻

廣陵散後楚聲悲古調泠泠奏此時滿座賓朋依北海臨簷風雨憶南皮六橋舊夢秋雲遠一雁新驚物候移極目滄江無限意莫攀堤柳賦將離

九日雨花臺步許觀察菊翁韻

高人勝事每相關老客悲吟亦强删短髮還傾千日酒夕陽猶照六朝山黃花爛漫長千里秋水悠閒碧落間幾處管絃催夜月籬邊獨伴一僧還

九月望日集秋水堂見墨農遺跡淋漓壁間歸步月中喜而成詠

爲愛佳名坐草堂捲簾幽處細生香黃華小閣臨秋水碧柳空天下夕陽醉石幾年殘蘚在墨莊親見此農荒尋歡十二時難報明月秋光較短長

壽許菊谿觀察

幾年江左舊謳吟此日觀風季子心劍珮三山生遠燄笙簧六代有遺音同鄉我愛丹雞好難老君同菊水深況是天心遲節候秋光九十到于今

西寺步月有懷

石臺樹影幾層層獨望南樓已倦登何處高城來遠
笛三更殘月照孤僧靜嘗頭影朋疑在老覺焚書道
可憑遊徧江湖諸寺廢佛前長見少年鐙

漫興

十里龍溝古岸遥行吟秋水樹蕭蕭到今始信公無
渡來此空嗟王過橋五堰幾回東越馬三城時見夕
陽樵思歸不爲愁衾薄已有寒風咽暮潮

中秋見月

晨起出卜向南市此身躑躅將安之歸逢飢鼠伏古
瓦臥看落日掛游絲索米問僕計何拙典衣寄兒歸
已遲仰天忽見明月上今夕豈非中秋時

苦雨後舟候過談

青苔封路幾多時鳥跡蟲吟總不知作客清宵憎僕
歎讀書異代喜人悲腸中明月偏昏眼夢裏秋花豈
放眉旅況只誇前去好西陵松栢曉風吹

贈宋荔裳參藩浙東二首

吏部文章絶代雄盧龍旌節海門東朔雲秋日行秦
塹玉簡金書謁禹宮關輔久瞻釐保迹山河還遡鑿
疏功會稽亦是先王地趨走羣靈寶蓋中

其二

七言絕句

芭蕉和韻四首

院落狂風冷自披孤懸葉葉報春知蟾光影散予重見好護芳心到曉時

其二

殘心空自恐東風好夢誰教覆鹿中閒殺月明青不了早移孤萼到荒叢

其三

宿漸平聲雲路在蘇臺嫁與春風不用媒寄語沈郎休草信秦樓有照爲誰開

其四

願作綈袍不怕吹凄風錯解絲衣詩淇園綠有予竿竹難寫青青絕妙辭

庚寅孟冬十四日予產一女以蕃薑臺花字之日瓊生四十日母亡又十日瓊亦亡悲哉作此種不復再落人間與一切有情永斷終古耳

百十二字讖之冀此種不復再落人間與一切有情永斷終古耳

母死兒生知不知兒生兒死一人悲悲時不爲尋娘乳乳斷生前母是誰

其二

何曾啼母只啼飢也脫緋衣換孝衣孝得母時剛十日雨衣齊着一棺微

其三

讖汝來生勿再生只今恩怨未分明弟兄但識娘恩重頭血濡濡撞阿窮

此末句疑有誤窮字或作覺字遍考注

其四

百千萬恨無言說想像惟憐肖母形讖得情銷天地外殘生只寫法華經

寒食四首

何事驚心榆火新東風有例送殘春隔年舊雨邦江落斷送今朝寒食人

戊子寒食子夢作祭先文

其二

不倩烏銜紙上墳夢魂久斷祭先文請看金粟剛頭火飴粥雞毬幾片雲

其三

市地烟飛翼獨遲家家繡草酌酴醾誰辭好祿封綿上應笑當年介子推

其四

去冬一百五十日何日春風不可憐最是龍蛇三復
後水雲歌斷甲申年

歐臺卽事

聞君忽到買花船百種名花列檻前臺上莫誇蘇玉
局但能閒坐卽超然

其二

誰云望遠當歸來日在家鄉六一臺便作故園烽火
後滿城花柳一時開

聽柳敬亭說史

一百年來一史臣憑君哀樂轉傷神高宗南渡無消
息惟見流傳說史人

其二

破賊當年事已非猶存遺像說軍威三韓銅柱多戲
下誰念將軍舊鐵衣

其三

百萬軍中託死生孫吳知此笑談兵千金散盡尋常
事不換盱眙市上名

其四 時說水滸一段

英雄頭背向人低長把山河當滑稽一曲景陽岡上
事門前流水夕陽西

安禪自豫章來分惠武夷茶口號

十年夢斷武夷茶今日纔烹倍憶家記得新時開箬
簍家家汲水到龍沙

其二

一磯微香對夕陽幔亭雲氣滿衣裳如何閩海三千
里葉葉春風過故鄉

觀劇

等閒花裏識朱櫻又聽春鶯第一聲欲貌雙瞳清絕
處層層烟水不分明

從來勝事每無端欲待商量興已闌今夜月明風定
後兩家歌舞一齊看

朱櫻口號

莫將定眼對朝山一曲淩風閒外閒便寫洛神誰得
似只留秋水炤人間

市上購得書几故家物也得絕句三首

閒情無計可消磨幾度尋人市上過自笑伯通何處
廡殷勤望汝入烟蘿

其二

南郭先生樂有餘嗒然隱几欲何如看來事事從前錯白髮于今始讀書

其三

會住朱門又華門到頭一著總銷魂老夫無淚談興廢驗取尊前舊拭痕

蛻翁社伯生日至廣陵

歲暮辭家恰誕辰杜陵有子盡風塵長江何事多行客策策寒風待老人

寄剩公

眞雲長覆六銖衣何處空山拾翠微諸法說來無可說天花片片嶺南飛

其二

明月年年炤漢關黑山峯外幾人還春風莫羨江南好十二樓前損玉顏

其三

五千貝葉總灰塵誰向冰天轉法輪會得殿前無聖意渡江悔殺折蘆人

送翁山元墓看梅

未到花開已出家苕溪不着舊袈裟吳山一夜春風發四百峯頭盡是花羅浮有四百峯

赤脚陰山說老年看花又費草鞋錢道人莫說花門盡春到花開亦悄然

送僧惟識歸白狐嶺

從別山中樹幾圍春來春去野棠飛多情寄語袈裟客石莫放雲歸待我歸

訪侗若聽誦經聲書壁間口號翁山舊寓此

香林無地不傳衣忽有經聲出板扉曲巷井欄門逕僻嶺南僧去一燈微

遲方朔不至嘲之

池邊初綠罷清談却愛琉璃住小巷夜坐雨窗聽佛號彌天春思落江南

五月十九日集濟之北園聞海警因憶閏三月十九日同人畢集園中余閒竺生病革倉皇走歸今日重遊一俯仰間悲涼何限同遊者仍杜子方朔王子閻友皆山

池畔傷心一鳥啼暮春此日草萋萋相看仍是飄零客綠樹陰中聽鼓鼙

余寓石圃日看新竹竹外主人種菊輒往視因

憶廣陵種菊者比屋而然種多至數百本誇
繁鬬侈酒人盈塞庭中菊意蕩然故眞知者
寡也惟竹亦然二長好讀書兼此二好定不
類俗于其索詩口占二絕贈之

其二

每逢勁節思高士更愛寒香有韻人兩客凡夫對不
得奇書萬卷一開身

喜石圖主人新移竹石八首

綠到君邊不可知黃金斜日影參差簷前小鳥皆能
說說到高臺已有枝石圖多畜慧鳥能爲百鳥聲

其二

數竿疎處見君能石上青霞看幾層滿目瀟湘何處
畫小船泊岸一孤鐙

其三

手把長鑱兩目瞪朝看荒土夕陰成今宵不獨琴書
韻繞屋齊聽月有聲

其四

紫琅片片碧嶙峋一石欹斜更可親大笑名園多酒
肉青苔石上寂無人

其五

連宵暑氣想空濛北戶披襟受好風我去巖扉應有
伴海棠花下聽秋蟲

其六

日載愁心到薜蘿懸知轉眼雪差峩碧天如海人間
世一寸清涼不在多

其七

羨君事事幾曾無獨有傷心媿老夫閣下有山山下
酒弟兄來往不須呼

樂事須憑興有餘清音晝靜復何如揚州若買幽蘭
到石上涼風一卷書

送高六之九江絕句 用正韻

正值君行息鼓鼙黃花有約豈東籬英雄只是依人
老大笑三聲在虎谿

其二

一路休嗟百戰場蒙塵舊恨是潯陽西臺若弔袁司
馬緘淚君邊寄幾行 司馬謂袁臨侯也

古月頭陀書經後紀事四首

七百餘年宮樣新長門春暗幾黃塵如今鳳髻看圖畫猶是唐朝宮裏人

其二

久別顛毛卻認誰我非君是兩狐疑老夫亦有傷心事七卷蓮華報佛遲余丙子發願書法華經以懺亡者迄今未成輒以爲恨

其三

少林纔去一僧來雲水飄飄任爾猜雲水乱中語腰帶不懸消息斷滿天風雨落江梅

其四

半菴夜半做禪關惹得千年鬼又還大夢覺來諸法開函三尺龍泉水古鐵光寒尚照人

幻空江何處見焦山

仲木出厝東郭挽以絕句

就土英雄血可憐幽泉無路灑蒼天顛狂阮籍何常醉痛哭人間十五年

其二 余三年喪兩弟

嗟余喪弟屢傷魂爾弟悲兄骨僅存兩姓弟兄還見面白頭人哭亂離邨

其三

嫂死兄歸已隔春芝山裝橐不知貧莊生豈是無情漢一笑相逢地下人

青來爲公狄畫鶺令圖口占絕句

一鳥哀鳴訴九州斷雲斜日動荒邱知君能寫飛鳴意難寫無聲地下愁

讀潘木公先生詩漫題

十載幽居憶薛蘿三山詩賦想嵯峨我紫衣童子今還在誰想當年香草河木公先生曾泊舟香草河紫衣童子跡之忽不見說者謂其前身云

其二

烏石關前老雁臣龍髯無夢哭延津開函三尺龍泉水古鐵光寒尚照人

中秋夜坐訥法師朗樓聽吳童歌

菩提樹下聽歌喉却有知音在佛樓聽到月明人散後無聲聲徹寺門秋

具籠上人折贈木犀花余故里有雙桂今亡矣舊稿猶有夢桂詩

故園香銷夢已殘秋香持贈白頭難晦堂舊話休重說劫火焚林正好看

中元前一夕泊石門岸上作浮屠事泫然有感

石門陌巷柳青青舊日鐃聲此夜聽枕上有魂招不得秋風腸斷語兒亭

四照堂詩集卷四終

四照堂集四

文集卷一第二葉末行國上原脫三字　五葉十二行宗下疑脫實字　七葉十六行寓原誤遇　八葉二行粉原作紛　卷二首葉十八行迥疑當作峻　二葉十六行治字疑誤　三葉二行以下據抄本補　至字　十六行他日下疑有脫字　四葉三行市下疑有脫字　五葉八行自下疑有脫字　七葉十六行六集臻焉兩句疑有誤　十二葉十行平下原脫長字　二十葉十三行州原作中　二十四葉六行函疑當作戒　卷三第三葉十二行僕下疑脫數字

七葉六行自焚原誤日焚　十葉二行哀原誤衰　卷四首葉十行矣原作已　卷五第五葉十六行去原誤者　七葉十六行憶原誤億　八葉十七行先王原誤先生　十二葉四行嘗疑當作常　十四葉十一行副史疑當作副使　十六葉二行其疑當作非　十八葉八行孤原誤姑　卷六四葉首行訂原誤訂　卷七第七葉十行砦原誤砦　卷八第七葉十八行握齪疑是齷齪之譌　八葉四行容原誤宵　五行臨原誤盧　末行得字疑當作待　卷九第四葉末行共字疑誤　卷十第十一葉六行圯原誤犯　卷十二第二葉十五行瀕原誤傾　十三葉十三行則不疑倒　二十一葉五行鄒嶧句疑有誤　二十葉十五行舟原誤用

詩集卷一首葉十七行黑壤原作妄字疑誤　十八行讓原誤釀　四葉九行滄疑當作桑　十行姑當作孤　五葉十行宗當作踪　七葉游狼山一首與曾賓谷四家詩選互有異同　十四葉十三行我原誤君　十九葉十三行宮原誤官　卷二第三葉十四行眞原作頊　四葉二行肉原誤內　十一行摧原誤傕　五葉二行憬疑當作憶　六葉五行稀原誤希　十葉十四行太常原誤太嘗　十二葉十五行昱字原闕　十四葉十九行何原作河　十六葉首行桁原作桁　卷三首葉十七行淈疑當作晶　三葉十六行昭原誤招　五葉六行吏原誤淚　十三葉二行陽疑當作陰　十六葉十八行鶉疑當作豁

四照堂集校勘記補

卷一七葉七行兼疑作慊　八葉十四行治誤治

卷二七葉首行毋誤毋十八行革誤草　十三葉二行懺誤讖　十四葉十二行戎誤成　十八葉二行儒誤孺　十七葉十一行入均誤八十六行所失二字倒　六葉十五葉五行徙誤徒十八行資誤實　十一葉七行育誤有九行睍誤睍

卷三首葉五行十當作千　十八行際誤條　十葉六行與疑作興　九葉四行歌當作欹　十八葉十四行雞誤難

卷五十九葉末行誌當作志　二十一葉二行待誤得八行待宜同卷六末篇作助

卷六十五葉十四行與誤與　十七葉十三行慰誤烟當作咽　十六葉九行干誤干

卷七首行揯土疑作揯立

卷八四葉八行李下脫伯字　五葉七行其下脫黨字　八葉十四行侵當作輕　十二葉六行泠誤泠　十五葉七行土誤上

卷九三葉十三行王當作玉十九行暑疑作栗

卷十一十葉九行刀當作刃　十七葉首行嘗當作常

卷一　六葉二行其誤共　八葉七行雄誤元
卷二　二葉十七行邱誤垢　十葉八行亡誤忘
廿四葉三行六行兩亟字均當作稱十四行一下有脫字
卷三　七葉十一行都誤郡　八葉五行大抗敵鋒
李邁堂選本作抗大敵　十一葉五行糜誤麋
卷四　一葉十七行會潛會鄧盟暴盟唐按春秋隱二年春會戎於潛秋及戎盟於唐桓二年秋蔡侯鄭伯會於鄧又及戎盟於唐無盟暴之事疑有誤

二葉二行主王姬狩於禮按春秋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於禚此言主王姬亦疑誤　六葉十行祐當作佑下同　十一葉十二行介焉當作介馬
卷五　六葉十行及在太學爲大理評事天子召拜賜緋魚按召拜下疑有脫文宋史孫復傳言復由布衣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祗候此召拜下當補邇英閣祗候五字大理評事當是直講之譌　十六葉二行豈其當作豈非
卷六　四葉首行旋字疑衍　十葉五行家薄氏上當有代王母三字
卷七　九葉五行主字疑是出字之譌　十二葉十二行爲誤謂
卷八　一葉十八行雅服李選本作推服　三葉一行恢勦當作會勦九行擒誤搶　五葉七行使其下疑脫子字　十一葉三行少下疑脫時字
卷九　二葉二行龍祠祠當作龍神祠　七葉首行翠行疑是翠竹之譌　十一葉二行業字疑是集字之譌　十二葉九行令支誤令孤竹之孤竹誤觚竹十行縣車誤縣草

乙卯七月胡思敬校

于一治古文得名在魏冰叔先同時流輩皆極口推服無異詞頤其集世不多見曩在京師得玉蔬軒本校刻不精前後皆無歲月不知出自何人卷首有周櫟園序當是從周本翻出非原刻也嗣假雷菊農鈔本校之改正四十餘字藏之篋笥歷有年所至乙卯叢書開局始取以付梓據周序于一嘗用丹鉛評騭其文而自刻之所收必不止此後以貲竭未覩厥成而櫟園僅就文選所錄參以武林廣陵諸友所寄彙集成編是于一自評丹鉛本櫟園尚未之見蓋身後

零落久矣近世論古文者譏于一文不脫小說餘習然義虎湯琵琶等作不過偶一爲之而集中與馳黃諸友論文書要以明理爲重偶及異代滄桑輒有無窮悲感奔注筆端匪獨文辭之足貴其胸中素所蘊蓄殆非尋常所能測也乙卯七月胡思敬識

一代名家書畫錄

貴池縣志人物志忠節本傳

曹大鎬字兆京父參芳教以韜略順治二年福王既執明巡撫程世昌薦大鎬於桂王稱其才可大用時江西既不命大鎬往收殘卒軍聲復振所至收郡縣戰輒勝以功授總兵官旋授直浙江閩總督節制三十六營文武賜蟒玉尚方劍兼兵部尚書挂平海大將軍印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封定南侯揭重熙爲挂王江西總督時入張自盛軍約大鎬並進後自盛敗大鎬勢猶張重熙往依之侍郎傅鼎銓亦入其軍自是大鎬常往來廣信邵武間八年四月從閩出數騎至黃村遇伏被執誘降不從下獄閱四月大鎬獄中之熟而守之確豈以區區刀劍自裂生平再言死不烈者氣不正見不明者忠不精鎬之正氣精忠久已磅礴宇內執事三上請死書一言鎬生禮義之鄉於君親臣子生死關頭等閒不正見不明者忠不精鎬之正氣精忠久已磅礴宇內執事試思我國爲何如朝廷公侯爲何如爵位大鎬爲何如人品而肯柔聲下氣爲人奴隸節義綱常至今已矣大鎬不扶執可扶馬三言執事必欲惜其餘生則當聽鎬復至雄關再整旌旄抱憤長驅濟則君之靈也不濟以死繼之不然即黃冠故土抱悶林泉終非血性男子所願又裂血衣作家書別其父母有身先士卒萬死一生百折不回鐵石此心等語又貽其弟晟書曰我輩要作此事會具豪傑大夫胸襟死係分內事有何怨望惟恐老母過傷弟須朝夕勸解云我欲生何難但不死可惜欲千百世後知我念之不差耳遂死於章江門其兄大鑑持書函首以歸葬於東阬嶺下乾隆四十一年載入

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謚忠節道光四年復奉

旨勒碑入忠義祠

曹京山先生化碧錄序

曹公大鎬邑之曹村人京山其字也父參芳爲諸生祭酒人稱爲心易先生云大鎬在桂王時寄籍廣信累官都督府左都督少保兼太子太保節制三十六營文武協理精餉稽覈將吏功過聯絡各路策馬便宜行事總兵官封定南侯當是時江閩間設有四營曰曹大鎬曰張自盛曰洪國玉曰李安民招撫羣盜倡義恢復金聲桓敗張自盛帥衆入閩明遺臣督帥兵部右侍郎揭重熙詹事府詹事傅鼎銓入其軍約大鎬等分路並進庚寅夏四營兵潰於邵武之禾坪大鎬以生辰設宴召諸將會飲爲　大兵所襲被執濾溪山中解至章江門不屈死兄大銓與中表檀達祖相繼殉國難大鎬在獄時裂衣襟幅刺血修家書處分後事既見戮兄大鑑賫書圄首以歸葬曹村東阬嶺下厥後桂孝廉超萬嘗上牋儀部爲大鎬暨馬副將應魁汪副將思誠程參將宗喜請崇祀忠義祠道光乙酉漆明府日榛議修邑乘曹氏裔以大鎬血書並遺詩送志局血色紺碧惜爲蠹魚所蝕文多殘缺讀之凜凜有生氣以視楊椒山預書遺囑無不及焉暑夜挑燈錄成副本顏曰化碧錄取萇宏血化爲碧之義亦先生感憤詩語也爲敘其崖畧於卷首仿史例書名不諱云鉏浦蔣淦生撰

化碧錄目錄
文
初請死書
再請死書
三請死書
上父日贊公書
與長兄彰書
與弟集孔書
與五弟大纖書
與妻方氏蔣長夫人書
與妾徐氏周氏范氏書
與繼男天祐書
與家人書
詩
續夢
弔黃侍中
弔武安將軍文倫三兄有序
章江門口占有序
辭老親
別女兒
感憤
絕命詞二首
補遺從高承旋自靖錄錄
別兄
又

文

初請死書

欽命恢勦浙直江閩總督節制三十六營文武稽覈將吏功過聯絡各路官義兵馬賜蟒玉尚方劍兼理糧餉便宜行事兼兵部尚書挂平海大將軍印總兵官中軍都督府少保兼太子太保定南侯曹大鎬致書於外國執夏先生台下丈夫生而正性得居中國以為君民賴丈夫之幸也如終身異域失望中原丈夫之不幸也至既為中國倚賴而復陷蠻夷是不幸之尤不幸也嗚呼鎬以三朝元老五月居夷其於幸不幸之間為何如哉今執事雖非大明之官亦大明人也雖昧華夷之防亦曾聞華夷之分也耶豈不知綱常大義以胡俗

異族為自幸至此乎若然今日之事執事猶當度之豈幽居隱忍所可了局乎鎬生中原禮義之鄉立累代堂正之朝其行寄春秋志在杜稷於茲有年矣遭時不造變出非常卒為異類羞而君親臣子生死關頭轡之頗熟守之頗確矣寧以區區刀劍遽自喪其生乎哉此萬萬必無之事也今將置之鼎俎加以斧鉞縱傷人臣子之心鎬誠不傷人臣子之形焉不傷人臣子之心鎬誠不可毀者此大鎬之事也加以鼎鑊刀鋸鎬當形影樂蹈矣執事必謂惜其餘生全人父子則當聽鎬復至雄關再整旌旄抱憤長驅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不然黃冠故土抱悶林泉終非血性男子所願也至紛紛無知之說可屢辱忠臣聽乎嗟乎丈夫至此眦裂相承惟此身不二重報先

再請死書

死不烈者氣不正見不明者忠不精大鎬之正氣精忠久已磅礴宇宙故寧冒刀劍請纓闕下誓不反兵者其志誠有在也不幸遠墜泥塗志未得伸則惟有殺身可鳴而執事向不

遂我烈死之心以彰明其志氣哉自此鎬當拔其忠肝噴其熱血上報君父以為大丈夫今日一痛未必非平日之一快也如其不然仍謂反戈相向富貴可圖是豈有血氣者所忍開耶執事胡不反而思之我大明為何如朝廷公侯為何如爵位大鎬為何如人品而肯柔聲下氣為人奴隸哉嗚呼冠履倒置節義綱常至今已矣大鎬不扶哉惟執事諒之鎬再拜

三請死書

今天下大義未成死書屢致誠可為天下慟矣承執事以生死之故教之鎬獨何以不諒哉然天下事有大謬不然者豪傑所及見也而執事烏足以知此鎬幼負忠義長立朝班既承累世厚澤身任長城志在掃滅醜虜上酬聖眷以答蒼生何期一朝失統便墮天涯即攘夷報國貫在中天今復何言

哉然大明之於胡奴寔不共戴天之仇非鹿死誰手也人臣如大鎬在大丈夫之列非無知孺子也夫天下有正毅丈夫當不共戴天之時尚肯隱忍偷生以移易其志氣哉故頭可斷頭可碎山可移而綱常決不可敗者此大鎬之心也華夷有必正之分君父有必報之仇杜稷有必安之勢而冠裳必不可毀者此大鎬之事也加以鼎鑊刀鋸鎬當形影樂蹈矣執事必謂惜其餘生全人父子則當聽鎬復至雄關再整旌旄抱憤長驅濟則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不然黃冠故土抱悶林泉終非血性男子所願也至紛紛無知之說可屢辱忠臣聽乎嗟乎丈夫至此眦裂相承惟此身不二重報先皇矣心頭正氣掃除惡賊口中熱血噴出常山豈雖陽厲鬼獨非此地明臣耶從茲報國不屑多談

上父日贊公書

男鎬不肖兩負君親徒勞七載歷盡艱辛恢疆復閫百戰
城餐霜宿露晝伏夜行身先士卒萬死一生百折不回鐵石
此心寄身虎穴夙夜冰兢練兵選將三十六營猶冀南下復
我金陵豈知數厄淺視胡氛單騎出閫薄慶生辰祝胡叵測
潛匿山林四月念一被執黃村細痕傷跡血濺衣襟醜夷羅
列求死無因三十之日解至章門撫鎮會審婉誘投誠誓死
不屈收禁獄囹晝夜肘鎖屍鬼爲鄰幽囚三月瘦骨伶仃捫
心自問無愧影衾所不足者有負尊親未能終養先累解京
屢世家業蕩爲灰塵次所不足上負君恩寸功罔報徒受世
勳不足者三令人傷情生守忠義及此涕淚沾巾男妻方氏兩
閨屬長兄季弟東西各分言念及此悲痛欲絕作孤魂幼妻少妾空守
贈夫人半生之後勿丧厥身小姪天佑令其繼承持此上疏
便襲替纓男雖不孝贏得芳名一時靖節千載流芳老父老

母善保遐齡聞報之日萬弗哀鳴臨危殉難百拜稟陳
淦生按曹公所書字畫端楷其遺囑十事則用行書書後
注云永曆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定南侯不孝男大鎬書於
江西南昌獄中

靖難之日遺囑十事列後

與長兄彰書

三兄大銓履危涉險奔馳營中已經六年隨征艱苦不能罄
述先任副將續授總兵嗣挂武安將軍印爲弟行營中軍幸
卯仲春叙疏具題更授江西按察司副使三月令其帶兵出
江西會師行間抱瘧初十被執解至章江罵賊不屈四月初
十殉難江西忠魂不散常示形於弟卧側蒙中弟嘗與其議
論國事商酌軍務如若生時兄長須將姪永和爲其承繼受
其廕襲代其祭弔爲其建坊將弟分下所存餘產分一半與

永和存一半與天佑兄事須賴長兄秉公一一簡點不必以
嚮日陳言宿事并希置弟言於牖外也

曰識辛卯仲夏定南侯小弟大鎬臨難拜書

與弟集孔書 按集孔名展見那邑志文苑傳

賢弟未歷事時我已仕矣不料世變時違一至於此致累代
家業荒蕪垂老雙親受累多雖享微名其如錦繡夜行何大
抵我輩要作此事會具豪傑丈夫胸襟死係分內之事有何
所恐望劣所不敢詳陳致累於老父母前者恐老父母聞音
過傷耳賢弟須朝夕勸解以婉言致呈云我欲生何難但不
死可惜耳即當老父母只生得長兄與賢弟兩人不必以我
一身在念我雖死猶生千百世以後纔知我念之不差弟亦
題授總鎮府敕命下三年矣日後自有大榮顯處賢弟孝順
父母尊敬兄長自必多男子姪天祐雖係賢弟長子襲爵亦

必須長房可將其劣處承繼閒報之後令在爾嫂房內居止
家事弟須簡點管顧兄長係忠厚人不能十分擔住凡事宜
儉而在供養老父母則不宜儉老父母之光陰日淺飲食衣
服爲人子者事奉豈可損節爾嫂少年嫻婦冀喁老母宜寬
嚴相濟待之過於寬恕則貽譏千古矣此不可不慎銓兄雖
爲朝廷而死寔爲我死令永和代其承繼事奉其嫂如其嫂
不願守節宜遣其自縱庶不致我忠義門中有不美之名也
此事總聽老父母尊裁唯永和姪將我分下家資田地房舍
分一半代銓兄與其執管一半與天祐此又在弟與兄長二
人也諸事不能詳達賢弟老成小心謹慎和順謙光歷世則
劣九泉之目瞑矣雖弟已代其題叙賢劣弟宜不時簡東好
使飄流爲喁我有殉難詩百首同敕書二道齎刊須送親友

與五弟大鏞書

五弟大鏞至營日久不令爾理事每聞爾言即正言厲色相加我忍薄爾若此耶我有此心天必誅我不過欲賢弟老成諳練為我爭氣為祖宗增光家難時弟不出救我不為之怪獨惜爾不歸恐作他鄉流落耳爾當以先世公為法則可喘我勅書二道歸

自識兄大鏞手書

與妻方氏潘長夫人書

夫人方氏雖乏嗣無後曾受兩朝封誥俱贈一品夫人於思文皇帝時又謬受御書世蔭恩貢區區願待已身不為不隆沐皇恩不為不厚聞報之日萬弟起一點壞心須善事我父母以盡子婦之道和處妯娌婉言勸銓嫂守節撫子天祐成人勤教其讀書使其襲封之後榮顯滿門亦不負爾從前解京

苦楚亦不負我丈夫一世聲名如不敬舅姑不和妯娌不治家事不撫嗣子終朝涕泗稍起邪心我在天之靈當來誅爾爾死在目前矣我生作忠臣死定顯赫爾當謹慎小心諒爾決不負我諄諄是囑也永福已受恩文皇帝優渥熊氏亦贈夫人令天祐為其建坊徐氏出自勳府須善撫邮處之

自識夫主大鏞臨難手書

與妾徐氏周氏范氏書 稍節

妾徐氏周氏范氏獨茂氏娶未旬日即出沙場使爾空守閨房我心寔為不忍屢寄書使爾別室佗人不得回信我行之後爾與爾兄速商之令爾兄擇人另嫁毋誤周氏長自宦門心性極好我寔愛敬爾邦不知以為我有偏意也終日憂傷我心惻惻聞報後須舉歸爾父母使爾父母擇配為上策爾自裁或不肯適人同歸正寔為策之上者萬弟喪名節

貽我沒世之羞推徐氏生於勳府我豈以爾為妾但爾亦曾室人自然宜任妾婦之道且爾年將三旬光陰已虛度矣又豈有再適他室之理須設處盤費帶徐祥隨二爺至我家代我朝夕奉我老父母再令徐祥回浙江接爾子到家以作我之次子安心敬重我妻方氏夫人如爾有異心不聽我言我即取爾之命究罪於陰室中決不爾恕也爾亦係女中丈夫諒不煩我贅囑

自識夫主定南侯遺筆

與繼男天祐書

繼男天祐爾雖非我身所生寔係我之親弟所生所爭一間耳爾生未滿期年我已將爾名奏陳天廷矣爾出世即有造化我一身背親棄家拋妻喪子冒危履險萬死一生至結局時還受許多苦楚殞身於刀下者我有何益不過博得一場

大富貴與爾爾稍長之後尊敬爾祖父母善事爾母且爾母非比爾生母我初娶之時則身歷家事不能刻服後赴任時又遺其在家侍養親侯他方平定出廒聽爾裁行各房兄弟須和姚廒之

自識存諭長男天祐知父定南侯遺筆

與家人書

檀妻弟潘達祖者奔馳至營已經兩載我見其面如見老母待之極厚馬祿任其選擇金銀聽其限使使後不覺亦老成矣初頗補副將任我將廳今四月為我祝壽二十二日亦被執引頸受戮此少年忠烈為人所難及者其幼子少妻須為開

點看頑即舅母亦常照理毋使其怨望
自識定南侯臨難致書
詩
續夢
只緣家國重夜夜哭霜林出世知天遠歸得道深懷親千
里夢報主一生心形影期無愧何勞汾古今
弔黃侍中
正氣空江漢烟波酬主恩何年北風厲吹起夕陽魂人世誰
無死孤忠竟一門江頭兒女子清怨作啼猿
弔武安將軍文倫三兄有序
三兄大銓殉節章江門時辛卯四月初十日
吾兄頸血濺章江白日風飄俠骨香假使喪齊俱喪節空令
薇蕨哭山陽

章江門口占有序
八月二十一日靖難時與兄大鑑攜手同行人皆流
涕稱為二難口占示之
攜手章江仔細看千秋此去是仙班人間自有真忠孝何必
紛紛須二難
辭老親
熱血淋漓貫白虹百年只此是孤忠從今遊子無消息莫向
門前數去鴻
別女兒
風雨含悲自吐吞家山同斷此時魂無須更草曹家疏白髮
蕭蕭望玉門
感憤
文星黯淡照旌旗萬里霜飛玉帳幾滄海未紫新日月洪都

誰念舊衣冠怒看寶劍腸猶熱事到傷心膽亦寒有血不教
終化碧留隨風雨洗長安
絕命辭
百浪千濤可自安又將神理研心觀生成俠烈柔非易道在
從容葬亦難金鐵逢鑪還有焰鬚眉對劍不增寒塗窮事即
蒼穹性白日何妨黑夜看
天命難回數已違貔貅常逐陣雲飛寶刀揮去鋒流血鐵甲
磨穿肉作衣八載雄征空有願一身報國恨無歸忠魂未肯
隨風散夜夜冀光護紫微
補遺
別兄
一望秋高月獨明小樓歌接鵲鴻聲刀頭自有求仙訣何必
勞勞泣死生
又
慷慨酬明主從容別長兄衣冠留節義刀劍助忠貞不比三
千客還過五百人狐鳴與兎鼠安得不忘秦
右詩二首六弟遠陸世瑛從高承埏自靖錄一名崇禎
錄出因補於後縣後生劉世珩謹注

貴池先哲遺書第十九

化碧錄終

曹京山先生遺詩跋

曹京山先生被執黃村抗節不屈羈囚南昌獄者前後凡四月擬諸空阮陷陣柴市餐刀函首章江從容慷慨既其遺書二集孔言有殉難詩百首今其存者蓋寥寥焉然而殘膏賸馥彪炳垓埏抑亦正氣歌之續也此亦無足爲先生恨獨屬以姪天枯爲之嗣逮桂丹盟請崇祀褒幺始令若敖之鬼不歆餒而集孔以文學名義不及此何爲也耶道光戊子冬余以漕事赴池謁九華門祠見鄉先達在明前有三忠後有七烈輝煌祀典並配鄴趙文節公嗚呼爛哉銓浦蔣淦生

我

世祖章皇帝初元東南諸省擁戴故明遺藩所在屯聚唐魯既蹭江西湖廣兩粵咸奉桂王爲幟奮烈天之威以膺顯僞迄於死不悔如吾縣曹京山先生則繼吳忠節而起者也公寄籍廣信當福王敗後由巡撫程世昌薦之桂王用爲總兵官旋授浙閩總督節制三十六營以一軍縱橫贛閩之交與張自盛相爲犄角自盛敗後揭忠烈重熙就公未遇被執公亦潰於遊溪縶下獄累數月就義於章江門兄弟駢首人爲隕涕公在獄三上書請死又預爲書別父裂衣嚙指爲血書與家人處分後事從容甚致不爲毫髮顧念公沒後二百餘年血書猶在唯遺今十存已亡其三又遺詩數首皆就義時作鄉人蔣淦生哀爲化碧錄一卷用公感慎詩語公之詩文中有涉忌諱者多以墨圍規之敬謹付刊爲吾鄉忠義之勸

碧出萇宏之血昔左太沖猶爲蜀人爭之況余以鄉人而爭鄉先生之碧血者乎噫嘻悕矣宣統壬子六月二十六日後生劉世珩謹跋

懷素草堂集

乙未仲夏

刊於退廬

自魏叔子先生歿而文章幾乎熄於戲以文章名天下豈君子之得已哉孔子志反春秋戰國爲唐虞不得已而刪述不得已以空言爲寔用且夫輪人梓人弓人矢人之文美矣至矣聖人將欲其文之臻乎已乎將使天下後世爲輪爲筍簴爲弓矢者盡善以利用乎梁子賢人受業彭庵魏叔子兩先生門兩先生俱負經世學弗獲用而叔子先生則以文章顯賢人樸摯强毅嘗隻身走數萬里欲繼兩先生志而其文則一法魏先生吾嘗以謂文章之道如用兵兵法不可勝窮而禁暴亂衛民社兵之用也苟不知兵

法曷能禁暴亂衛民社而暴亂之莫禁民社之莫衛兵法又奚用也予自幼受知魏先生先生序予文嘗期以鄧仲華周公瑾乃今四十餘年而余與質人俱落拓京師窮且老彫喪已盡行輩存者無二三悵悵然白頭相對俛仰一無可爲世情變益荒奇非復人所料時時握手悲歔泣下爲文章乎捐天地或痛飲酒慷慨笑罵古今相娛樂而質人之文益復沈鬱炫爛如千金之璞出川谷淞肝因出其平生之文使予序予竊以質人閱歷深矣燕趙秦晉吳楚齊魏之墟西盡武威張掖南極滇黔跡之所及者廣矣

友人甯都魏徵君冰叔雖隱居不仕益讀書好觀古治亂之迹以逆揣其成敗得失之所以然所著書以畧見其意者有左傳經世一編康熙戊午年或應詔以博學宏辭薦竟不可起有弟子梁君名份字質人徵君謂可以傳吾學者自徵君沒後數年而梁子來京師出所爲懷葛堂集示余其爲文鉤貫經史包括古今以立言究其旨歸嘗慨然有濟物之意何其一似吾徵君也使梁子而得志則徵君之學行矣然梁子緣師志退守窮約年過四十不求仕故其身愈困而其學愈重於天下者亦著述愈富今徵君沒既久而梁子亦

梁子之力也梁子嘗游西塞著西陲今略未及成書適今安徽按察張公前駐節西安以千金資梁子縱遊塞上梁子以孱書生隨數騎結束出關徧歷河湟四郡以極之朔方上郡覽其山川城郭之險隘退而歷訊之老將戍卒得其可以資守禦習戰攻凡用兵地所至各繪圖圖有說西塞三邊環七千里之地形勢瞭然在目是書余尚未得見以梁子平時著書所當聞於師者觀之則信乎其爲有用之學矣夫智謀之士俛仰規畫乘時抵隙以赴功名之會亦時有所論述及試之有效不效者其爲己之私勝也苟利於己將不難懸節利害冀以速售其說已爾梁子於世無所求於己無不足而又其識足以權變其筆力之馳騁足以達己見而言人之所不能言則其書之成以爲世利益無疑也余滋喜梁子之學之得所傳因牽連及之慈谿姜宸英謹

懷葛堂集目錄
卷一　書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論　記
卷五　傳
卷六　議　說　題跋　書後
卷七　墓表　誌銘
卷八　哀辭　祭文
附錄　詩

送邵敬日
送人
送人之海南
送楊而上還劍江
吳城望湖亭
送梅定九北上
奉贈廉訪薛萬石攝理鎮閩將軍
道山和方伯涵齋石公元韻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書

與李中孚書

爲今日碩果處關中而有譽於天下者舍先生而誰份與世浮湛不欲受知於世惟懼無短長足當先生之知顧立談間許爲異姓骨肉竊幸不敢自外惟懼爲先生玷耳先生知份舉魯仲連爲況不敢當亦不敢不勉份壽魏和公先生亦論列仲連特抒所見先生又別有深意而大旨則要歸一致也戰國之際秦趙諸侯各君國而子民猶可苟安旦夕秦勝則趙敗趙敗則天下且折而入秦爭地爭城百姓肝腦塗地其害未可一二數譬之邑令一舊一新貪均也與民習而欲既厭者其舊也夫既無廉者則孰與舊令之猶賢也天下人不知此而仲連知之其欲解紛排難爲天下非爲趙也趙人不知而以仲連爲已欲縻之好爵則趙人之見仲連固內笑其愚耳古今惟善立言足以動人亦惟善聽言足以定天下事仲連以口舌卻秦軍非新垣衍不能彼秦虎狼之國視一人之從違死生何足輕重苟衍狥私心膠執成見不善於聽言仲連雖率天下之人蹈東海死秦且并六國混一函夏偃然而黃屋左纛帝制自若誰得而禁之古今高人奇士如仲連者不少其無成者爲多則仲連不可謂之非幸然仲連亦豈易及哉若夫無取於人特其小節士之白好者優爲之因先生意更推廣焉不識以爲何如其有不當幸勿惜十反以教

復賀天修書

關中推三李爲世高士雪木先生其一也頃相見稱道足下甚盛又出手字情文繾綣一如重晤書中獎借過盛何敢當以此期勉則拜教多矣足下學問人品份素聞之足下之師劉君體元詳且盡從來高人奇士苛於論人份以是信足下所學所行足傳於世無疑矣古庠序學校皆宜成者碩爲之師今非所論則足下司鐸之任不可謂非違其才而洋州人文蔚起於焉教育謂君子之樂存焉可也然今日之人才謂振興於學校則斷斷乎未之有蓋制科取士三百年來豪傑士亦出其中然所學非所用童而習之以至老死皆無用之空言故不足以得眞才而適售其僞又取之不必公文運日衰士氣日弱學校未廢而廢莫或過之矣又仕路雜居津要者類多不繇庠

序雖以孔子司成顏曾秉鐸七十子爲學正山長諸生必愠見束書掉臂去何也窮經果非以致用也夫窮經而不設矣份則以今無實而存其名無權而有其位如一髮之引千鈞者惟廣文一官耳孔子不爲乘田委吏乎乘田委吏何足煩孔子而孔子不曠官職嚴君平不賣卜乎卜所言何事而君平與人言慈孝今廣文雖無教士之實又無其權而名位則尊於乘田委吏矣與多士言則有加於慈孝矣因名位之存盡教誨之職無簿書之勞有餘廩之奉視世之宰百里束縛於詘獄錢穀苛求於上

官欺蔽於掾吏畏首畏尾而蚤夜不甯者何啻天壤況振興人才非異人任苟有胡瑗何地不可以湖州之教教之哉今居其位者志沮於資格貪得於暮年惟脫脯之是問而不計職之曠廢則雖禮樂修明之世人才盡出於學校之時亦安用此冗散爲而況於斯世斯人乎則今之學校賴以振興端有望於足下非足下才行且殷殷至此份亦不敢妄發其狂言至此也

與熊孝感書

都城數月朝夕左右承教誨頃有秦游之役依戀不能別惆悵至今份至秦與居停張觀察相得甚歡因得徧交達官及諸名下士頃一游榆林縱覽河套地增益所不知因念向客河西亥有記述於四郡山川險阻凡耳目所及既可無疑其他得之傳聞見於方策亦皆可信然身未游歷所知非眞採摭舊聞豈無踵訛增僞緣飾成書之病此份十年中有不能自信者至今益疑更念河西時事邇來變遷向所習見今有不同非今昔參觀不足以知得失擬欲重游如漁父入桃源處處識之篋中多具棓墨左圖右書見聞並記以補向所不逮然雖輕裝策蹇非百金不足用

為六祖制藩服一旦陸沉其為謬妄豈淺小哉夫文獻無徵足跡未及執空文而肆其臆說則書之不可盡信類多如此文莊博綜今古猶且不免他何怪焉凡書可閉戶而著惟地輿必身至其地否雖虛心訪求精詳考核其不為水經之河水經張掖文莊之六衛所惑者幾希黃河自元都實窮源始得其眞七衛則葉進卿所考亦確而水經文莊之書行世已久往往亂眞地形如此況其他哉昔臧晏于西域諸國大小道里遠近人數多少風俗燥濕山川草木鳥獸異物皆口陳而手畫之袁逢默曰班固西域傳何以加於所向則考極相方定二十四山位某位某方某陵臺殿湮而不存於是因山之根河之壖城之趾處處計之某至於某若干跬某陵至某陵若干跬又恐迷足步手書溯成一册左圖右說又懼歲久滄桑變則

孤身必往也夜分趣僕拼擋以俟如約者黃宗夏一人耳乘駏驉出德勝門數徒步者抵昌平州日初昃又賃一傭襆衣被詰朝步陟至長陵拜謁盡禮其十一陵以次謁最後謁烈皇帝攢宮合三日乃旣天壽諸陵凡山川樓殿碑塚寶城周垣之方位深廣目覽

位某方遠近交互參相考是二法並行而明室一代之弓劍百世後不可按圖索者斷乎其未有份每念漢唐以來之山陵其存者且彷彿疑似不可別若湮滅於兎葵燕麥中者又何可紀極生則君臨萬方死乃抔土莫別可不痛哉唐玨之種冬青樹心亦良苦然可百年計非悠遠也份之圖說不敢詡為創始圖用宋人石刻開方法相方用指南鍼山麓水濱取易改邑不改井之義惟計之以跬則出於心裁非有所襲者蓋律度量衡之不同也久矣九州之丈引人人殊至以里計率漫然計之一無可考也份則以人之偕行至期以事不能行者一人越二日又止者二人又踰宿既發止者一人份慨然奮發矢之曰旦明即

短長有不同而跬步則無以異司馬法曰一舉足爲跬再舉足爲步計跬而里可考矣世即有能爲計里鼓者有操度而量者誰與一舉足之不毛髮爽且近而取諸身也是份之獨見也圖說之成勞瘁於徒行忍饑渴五官並用手足俱勤者份得宗夏之助爲多至於近代諸書采摭參考性顧炎武之昌平山水記可謂不刊身歷其地也猶不免於一二出入他如肅松錄燕都遊覽志小草齋集春明夢餘錄溯幢小品北遊紀方帝京景物畧芹城小志無用閒談國朝典彙白頭閒話方輿紀要水東日記大政記治平畧獻徵錄野獲編名山藏否泰錄宙載今言諸書多挂一漏萬且悖謬舛錯書不足盡信不如無書況乎人言哉乃者往還五日人費錢七百車驢飯飲逆旅賃傭皆飢渴況瘁不免愁歎賜守陵皆在焉是役也僕傭策馬五月登頓勞苦髀肉盡消且天西絕塞飲饌大異進食又不以時饑不得食飽則羅列當前夜卧土牀多蚤尤苦盤蝨大於瓜子多至可掬一士牀藏可數升移衾裯卧地上則從屋椽間自墜下如雨雹密灑歷歷有聲一爲所嚙則泡高起半寸搔爬急則痕破血流一二日內身無完膚居人咸露宿或攜妻子避屋上其地率平房覆土代瓦馬糞牛羊矢所薰蒸

之陵寢殯宮留數日繪圖列向開方記跬圖名有說

與入大山人書

謦欬不相聞者辛壬癸甲矣長兒文起來逃近禔甚悉碩果之足以見天心也份年來坎壈無一足爲先生道者惟徂歲同黃宗夏走昌平州謁一禔十二宗

初至嘔吐不能止其人强半西羌次土達次回次西
龑男女飲食卧起盡出人意想外言語不相通展轉
翻譯多非本意間爲畫地作字百十人無一識者塞
上人與之相習無間惟操漠音差强人意耳份不善
騎手足不便捷往往墜馬經河州濠阜川爲山柮林
所觸仰墜馬後衣頓百結而身體幸無傷所經地自
名販皮馬客姓名不使人知甚至爲人叱罵都不與
校其狡黠者詫非賈客從僕夫詰難若議察非常則
遇之益恭常笑語友人曰謝靈運好山水所至人疑
以爲賊身好山水所至人疑以爲官大可笑也走河

湟時賓公韓總戎知而晉接發馳騎前導所至謹烽
堠千百夫長間佩刀屬弓矢盤帶拗韃以迎亟揮之
不爲止出長城塞外則健兒十數騎握弓刀左右銀
塔寺高僧綽爾吉類有功行奭奉爲活佛相與握手
問勞若平生歡語意若能前知者爲設供帳如貴客
至導看金銀佛銀塔諸寶器黃衣僧百數十趨蹌執
事惟謹濒行出氈毯爲別往還報稱使數輩交錯道
中絕不一問休咎河湟間知爲總戎客或厚餽賮則
矢天日卻之於河西受二牝馬則皆十年所締交于
與氏以餽賮爲有辭貪夫往往借口份切恨之友人

笑曰河湟四郡朔方北地山水城郭各繪圖圖各有
說西塞三邊盡入奚囊伏波之聚米臧旻之口陳手
畫裴矩之西域圖記無能過者所得多矣可不爲貪
乎份向在黃定山所寡聞涉見未能成書今觀察魯
巷張公爲成其美以所著可信今傳後召梓人剞劂
以傳然微定山發端不至此此則吾兄所素知也西
行之概詳與孝感熊公書中別錄一通請益秋深風
勁惟節宣自愛

寄劉忠嗣書

辱批問具悉瀟湘別來事書疏之妙顧一至此千萬

里外當大事草片牘語簡事詳能使人通曉無餘義
此忠嗣本色耳上已後十日份買舟夏口比至金陵
茹紫庭已還家方嚴程之任滇南痛談浹日始南北
分行渡江淮逾泗浮漳衛下直沽時已初夏魯巷張
方伯退居一室跫然爲喜留百有六日暑退涼生溯
潞之燕市此七閱月舟行四千里之大畧也北平爲
十五國大都會車馬塵黑臭不可近無一足當意征
衣未解欲即行徒以素所不得讀之書素所不得見
之人素所不得聞之事往往能得於無意然後知土
與之有意於時者不當自錮於山巔水涯矣五方雜處

士皆喜馳逐以無知己爲憂而份以無知己爲幸羣焉衆人中而有所親愛羣焉衆人中而有所投贈者知我也風塵之中受人知困約之地受人惠幸矣而份謂爲不幸者負以受而不報爲辜恩受之而報則喪已斯二者皆士君子持身所不出也與其有德怨以亂吾心誰與餞寒而自遂其志故所交皆貧賤士所流覽皆今人不讀之書所見聞皆今日不言之事若不知僦居爲市朝地所往還非富貴之人其以份爲過情者非也謂忘情而淪於二氏者又大非也世道至今日亦極難言矣譬之河傾海倒狂瀾波靡爭

趨乎下力不能挽惟有置身高岸不爲漂流斯已耳苟隨波逐流而又揚帆鼓枻以先之其不至淪胥以溺而不止而猶自詡爲豪傑誰其信之夫然後知閱歷不久者不易以浮沉於世忠嗣與份浮沉亦既久矣是說也非忠嗣不之知非忠嗣不之信也忠嗣奇貧大年舉一子不能傭乳媪而餓死紫庭閫之心動人爲之傳垂之於世以不負游蹤周海內之志後世或有知者非份所敢望也忠嗣以爲何如遞中患苦難達人便覩縷溢幅主臣

答朱字綠書

枉教尺具悉台指矣貧之一字殫心力不能救令不但不救且以爲性分所固有貧其如我何范少伯功成身退營利以自汙三致千金出緒餘爲之蓋英雄技癢非君子持身之正道也份貧到欲泣欲悲處用以自解輒破涕而笑有笑份才不能救貧者份謝爲

僕始得成進士作一令份負師恩願吾友爲之報之

誠有所不能也今之才智士鮮衣怒馬多僕從日奔走豪貴氣燄家察色之喜怒幾之向背進所言以求所欲得其卑汙萎薾捭闔翕張固其習也平心而傾聽之其言也皆人所不能言心所不忍言言方出口而心已忘之使復於言下亦不能也聽之者非不能得其情而指摘之然美其意矜其情譏已之私甘受其愚而不恤耳夫言甘而美市井則然賈者疾得賣者疾售市井也而以才智稱非所敢知也其甘受之者尤非所敢知也雖然爲是以求富庸亦有得不得者皆歸過於命命不受也才不足以致之也不能致而不求與能致而不求其人之賢不賢何如也貧而不害其賢則貧不貧人人負貧也何如何如

上彭躬庵夫子書

份淺露之病褊隘之心爲吾師札中一一道出譬之國醫已見垣一方矣即錄置座隅爲觸目警心之助朝夕自誦一過如夫差踐立人庭中出入時輒大聲疾呼也然積習既深頑鈍不敏每有發不及覺覺不及持者夫不深沉不足濟天下之事不容忍不能用有用之人不勇決不可改生平之失兼是三者罷伏山林絕人逃世猶懼不免若欲馳驅四方酬酢萬變徒爲市怨貿禍債事殺身之質的耳份常念及自爲寒心然靜能強制動則有乖暫可堅持久則驟發至于接人應事勉爲周旋識者輒謂有意回護不能增益所不長反自露其所短氣質之偏積習所致遂至於是也然天下無不治之病則必有治病之方有國醫則活無國醫則棄捐塡溝壑份于吾師之謂矣吾師其以何爲藥石爲補泄而生份也

復伯兄書

除夕前一日自楚歸得大兄及姪各一函十八年不

相見接手書填空谷之音喜何如之反覆紬繹捐粟拜爵求爲仕宦此意良厚今舉世皆然姪何不可之有然以份能得之則大兄過聽未爲一思之也方今納粟盛開四方之持金以往多爲幹辦所欺且并其物失之未有徒手乞假之理苟以份有高貲則份兩手何爲不前第五倫之有私愛姪之心不先於子也今兩子一爲邑文學一爲博士弟子員皆賴祖宗之靈友朋之助非份有金以捐也份少時念吾宗自占籍南豐歷七八世中間將仕郎三人耳曾未有一爲郡邑諸生者寒門衰祚力學無人心實傷之是以就

外傳時輒妄自許必光大吾宗年十五六則視舉子業良不足學第俯首二三年取巍科如芥拾創位極人臣非異人事不幸罹患難者九年遂困頓其身摧殘其志氣以至於今日然身雖貧賤而志別有在視今人所爲舉無足介意若少年所浮慕世俗豔羨之榮名則土苴之不若矣世方以爲姍笑不顧也此志即不遂則辛勤立門戶以承先而啟後有不得已而爲之者使族屬不甚衰微黨親不甚貧約父執交遊不甚寥落或尺土可階敝廬猶在則份雖讀書行道必有可觀況所志不徒乃爾也今六十之年鬚髮欲

白兩眼欲昏馳逐四方而尚未有息肩弛擔之期者豈好勞哉祖宗墓地未樹貞珉又多非吉壤何以安體魄家廟未立何以妥先靈而聚族姓譜牒未修何以尊祖而收族又負指漸繫俯畜不易無一畝之宮儋石之產是皆極重至急之事尚皆闕然份之載筆行役豈無故哉夫以韋布之士而王公大人相晉接足取重於時者徒以誠樸廉介不貪其非分不義之財而已而十餘年來外腴中枯有貧之實而又不得居其名舊逋未償新貸日廣生齊食眾用疾爲舒大反古道此人所甚憂而份不憂者追遡三十年之先求如是之憂不可得今奈何憂其憂也天假以年承先之志不出七十要必有成若大兄必欲子弟爲官是志又大於份矣份之教子則如農夫以立心積德爲種以好義全信爲耕以力學好問爲薅以推讓爲收藏以廉潔爲倉囷而以仕宦貪吝爲治田之水旱稂莠蟊賊兩子雖不肖而身教固已有日矣人誰不可仕宦即納粟如漢司馬相如張釋之且以起家但今人學行不能如相如釋之而貪殘之心則甚於殺人於貨夫殺人於貨未有不磨牙淬劒而往亦未有不即於法者即於法而歸咎於劒牙劒牙不受也若

張徒手而禦人國門則未能殺人於貨而先即其法矣份故不願兒子之爲之也不然豈不見及大兄所見哉兒子游泮宮殊小事何煩遠涉儻天哀志氣有能繼乃父幼少浮慕志僥倖科名斑斕堵下其時與大兄引滿浮白差足樂耳

與陶甄夫書

事不面語莫如手書凡傳言必不能達意數語耳或後先之倒置或偶增偶減遂大失眞即不失眞其辭氣輕而失重重而失輕則判若天壤而彼此之情通塞於其口將命所以難其人也昨所言者份之意破

戕胎卵靈物不遊而威鳳以難見爲神此居身處世之常經也漆園叟好詼作用達之入於無疵俛仰因人蓋亦勞矣媚於養己之虎卽抉衛毀首之馬二而一也語曰善游者溺蓋不習於水方避之不遑習久則玩玩則意心生意則水不溺人人自溺耳可畏也況乎其能溺人也份之意蓋此也將命者所不能傳也

寄朱修齡書

過發不更告別良有戒乎需之賊事也門人饒抑之同襆被百舍重繭而前比至適當事會所爭呼吸耳

百雉城中卒徒塡欲滿紛攘爬搜居人閉塞門竇竊犬不得有聲戶外皆畏途平日諸人自詡爲才智爲死生不背負至是皆屏息蟄伏避之惟恐不遠人空好大言祇此亦試金石子耳禍患不能傷人人苦畏之過甚防之過周禍患因而乘之古今坐此不少醉人神全虎何足畏之有今事勢已定如兩軍相持但能自守必有可乘之機批郤導窾在乎我矣份每以事當初起莫妙於拚及其既定莫妙於捱今方用捱之時不敢不勉成敗禍福夫亦聽之何如何如王生仰藉其師不容斯須緩份抱甕下農筋力疲而憔悴

序

孝經定本序

書之爲重於天下莫如十三經而人亦有睄然者惟孝經則童而習之人生無不讀四子書者惟孝經則先四子書而讀之豈非人皆愛其子則教皆以孝習於少而讀之最先優游涵泳端蒙養而感發其天良舍是書無以乎然是書也盡人而學習之而經義之精微則未易以盡人而强得之此兩浙中丞可亭朱

公有孝經之刻取吳草廬定本而爲之廣其注也孝經自秦火後與書禮論語並出於孔壁流傳至今則漢諸儒之力居多中間亂於隋末離析竄增小有異同唐開元釐正序且注焉是爲石臺孝經夫以天子之尊而尊聖經教天下以孝人之讀是書有不想見其用意之深且遠者乎朱子以孝經大學皆出於曾子大學已分經傳遂以分大學者分孝經而刪所引詩書及後儒之所附會定爲刊誤一書其有功於夫子曾子駕漢唐而上矣未及註釋深自惜之先是唐

初注孝經者王肅韋昭輩不下百家宋則司馬君實之指解范淳夫之說元儒董鼎朱申有大義有句解其章疏字訓學者皆有取焉吳草廬有云唐注宋疏諸解雖詳義未明暢於是草廬隱布水谷解經特多爲二或合而一且刪其可刪註疏則發所未發雖朱子復生殆無以加之矣世顧未嘗尊信可不謂爲證於一時者哉今中丞公深於經學政事外一編不去手如儀禮禮記大戴記張子全書朱子語錄皆手校鋟本至於孝經以吳文正定本爲定書不標目第自署曰朱某學公大儒也大臣也而謙撝若是其註多從定本間補一二以廣草廬明暢之意使經義得申於百世不在是乎公之出治也以禮齊民而愛人也以孝教之嗟乎孝之道難言已人啼唔於髫年眯經義於白首者皆是也然則於是經也猶夫食稻終身而不知稻之味也非人之所能强之也夫安得可强者而强之也

史學提要箋釋序

史學提要吾江右南城黃成性所著始上古而迄宋元史續之皆四言韻語編貫可誦讀吾師魏叔子序之其嘉惠後學意良

厚也武林楊君天常爲箋釋凡幾卷鋟版行世而問
序於余嗟乎帖括盛史學之不講於天下也久矣自
洪荒以來經史百家書浩繁窮年歲讀不能一過提
要又限於四言學者往往不得其解君官薇省曹喜
著述公餘手一卷人稱爲史癖癖箋釋也箋釋本經
傳以正譌補闕參以史鑑百家考覈加詳焉發提要
所未發而言所難言其文簡其事詳而其意盡其有
功史學雖老生宿儒利賴之豈惟提要之功臣已哉
今之仕學者吾知之矣干祿利達而外高出世俗之
人其陶情撫景闢麗矜奇駕漢魏而陋三唐者此傳

世之詩也揣摩摸擬工詞翰逞才於珠玉行間者此
應世之文也一言之足奠安九有一舉而可進退百
工者此治世之經濟也皆所願學而樂爲之非不聲
施烜赫駭俗震聾也求一言一字足以傳四方垂後
世爲經生童蒙朝夕所誦習觸心目廣見聞有得於
前言往行者其不能也必矣然則箋釋之書不謂之
史學之功之大者惡可哉今之學爲已也無一以及
人而實非所以爲已箋釋之書爲人也非以成已而
成已莫或過之猶之酈道元之註水經非爲已也而
水經適以註道元之註也而箋釋亦猶是也

拾遺雜咏序

拾遺雜咏七截句百首首有小序皆摘取酌中志而
纂錄之其事詳其言簡而寓意深有禪於史學其作
者姓名不著於篇一云諸生秦元方虞性佻達不覊
長於詼諧然無可考而其詩則清新豔麗得唐中晚
之菁華惜與酌中志皆傳寫無版刻以是罕得見
焉嗟乎天下實學之書多傳於不版刻此秦火之不
能燒也酌中志者寺人劉若愚所撰皆神光熹三朝
事自宮闈以及朝政小大隱微靡不載二十三篇雖
文不雅馴而事歷歷可見其憂傷感憤惡奸闇而悲

正直雖未必盡軌於中正然能滌洗染習自外於刑
餘且指斥惡黨其亦巷伯之遺風雖孔子猶有取焉
者乎小人雖奸不欺同類蓋朝夕與居習之久而見
之深雖欲欺而不能欺第同類無巷伯其人或有見
不能言言而失其眞此史氏無徵則傳信者不皆信
也郭崇韜盡剪貂瑞至不乘駟馬不亦過乎雜咏一
書括三朝深宮事凡天子婦寺瑣細媟昵妬寵爭妍
之態皆左右史所不及紀亦唐人小說累策長篇所
不能描寫曲盡者能以二十八字出之雖儇薄之口
未能忠愛於國家而寓規諷於稱揚或亦變風變雅

之外逸於經而載於傳且與王建宮詞李白清平調可埒長而量短耶余雅愛其發明酌中志之概有補史學此余命書史摹之而序之意也酌中志則藏書家多有又帙高寸許心雖甚愛然懼捉筆者之腕之脫也亦以雜咏已纂要而鉤其玄也

代家津園序曾南豐文集

余少時讀經史以餘力流覽古文辭於茅鹿門所訂唐宋大家者有取焉而於曾南豐先生尤深景行以其文也古人能爲文者至衆多矣使呂公著當日所營議有當於先生則雖文何取焉考宋史載生平本末以能爛然天壤而至是哉彭淵才

末甚悉最後讀元豐類藁而後知先生之人躍然於余心而自信景行於先生之文爲不爽已余屢困公車始謁選戊子始採筴得南豐自念年且服官政艱難得一令不足喜喜得宰南豐至先生鄉庶幾一酬宿昔志執笑自顧心怡然也比至居兩月而令不可爲憮然引疾歸父老遮留不顧矣南豐壤接閩土瘠人稠負氣而好爭數十年來士習日偷俗日壞爲人上者不撫綏而朘削之宜乎民之重困不可謂非一邑之不幸也余拂袖亟去官則時命之不猶然得待罪於先生之故里禮先生之祠堂瞻顧先生之學舍

書院讀書巖接見先生之後裔雖不得盡讀先生之文而於元豐類藁隆平集續元豐類藁別集外集諸書而於先生所學皆得益肆力以卒業余之厚幸不在是哉先生所學皆原本聖經上接孔孟之心傳下啟程朱之理學其文有功斯道見文人所不見言文人所不言故其居家也則孝友竭力養光祿孝繼母撫弟妹宦學婚嫁一力爲之直諒多聞雖王介甫亦爲心折其在太平越齊襄洪福明亳滄諸州皆有異政在史館中書屢爲神宗所褒嘉先生之顯當時垂後世者豈非所學正大發爲生平本末以能爛然天壤而至是哉彭淵才

不知詩故不足以知先生猶之公著不知先生之行誼政事又豈知文章也故夫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先生文章至今存焉者寡矣惟元豐類藁邑中今刻本有四懼或失眞後裔國光欲更鐫版可謂能孝而以序屬余余景行於先生不徒以文且如此余所樂得而序之也

平叛記序

讀史者郡國易而一代難修史者郡國難而一代易益一代之史統其全郡國之書核其實也史文勝也核實之難也非承平之難而叛亂擾攘之難且時移

代易方策故老之存者寡爲尤難余讀平叛記而後知郡國之史之無難也萊州崇禎辛未圍於叛亂墨守十有八月乃解與當舉守郡守黔之功烈等而是記則表表焉者編年繫事綱法春秋目倣左氏固矣後讀宿松朱翰林書所爲墓表其言文其理暢其事實以該累生平於筆下而充然有餘四五過不能去手不如是不足爲傳也然猶怪其置出處之正大以爲小而不之錄深爲作者惜之夫甲申之變海內函齒植髮有天地崩坼憂其狗忠義立名節目爲頑民義士所在蠭起有不可得遏抑而爬搜者豈惟山左

豈惟堂邑而已哉先生成丁亥進士七閱月遂有民社又三閱月遂予鐫奪得喪之速爲仕宦所罕有而堂邑適當其變此人情所大不堪而能無所顧惜者先生蓋念之深也當是時邑之人奮乎螳臂扼死扶傷剖刈欲盡其根株所及蜿轉於銀鐺斧鑽間無所控告以求生者不知凡幾千百也人不能生而先生委曲以生之固以死生之在千百人者爲重而一身之仕不仕爲輕棄一官而生千百人舍輕取重毅然歸圖日記及視師紀捃摭成之而綱舉目張義例特正亦既擅三長矣且以萊人而言萊事其見聞親切爲之蓋先生念之深也嗟乎擾攘朱宦名者類殘民以逞固有殺千萬人以庶幾一命之榮爲今日之寶書也信矣一代之史今未成求百二十

是其心爲何如心也視先生之得失有不爽然而自
廢者吾不信也閱七年甲午巡撫甯夏黃國安堂邑
人也感先生肉之於白骨中思所以報不知先生不
以顯榮爲貴當削籍之日已不屑與同官者之求賜
之環也而堂邑之德先生者固可知已先生之初心
不及是也故特表而出之以立士君子進退之大坊
非直以補表墓之所不及也已

劉氏家藏墨苑序

物之質堅凝爲世所珍御則藏而益出失而能得惟
圖與書不然卷帙散亡水火蠹蟲之害紛然雜出其

間世之好事而有力者夏鼎商彝兌之戈和之弓歷
千百年能得而寶之夏商之禮聖如孔子身爲殷人
而難言文不足也自亡而之有則足矣圖書之自亡
而有者幾何哉余友劉繼莊於書無不讀家貧甚而
藏弆金石圖書特富其家先生得墨苑一書愛惜甚
藏于燕久矣丙寅劉子偶客吳門過友人所偶視架
上書偶披視則墨苑也書纔半部劉子偶曰客中閒
請以全帙假友人曰諾居無何以他端不果劉子亦
以他端不復請矣墨苑强半皆畫新安程大約所藏
本大約以墨名天下故工緻絕倫士大夫爭購藏百

年間兵火相尋消亡殆盡不易得矣劉子以友人故
留吳門久一日門人挾書置几上則墨苑全帙亟披
視則前見其半者既盡則固劉子所家藏也一時爭
傳爲異事友人知之乃舉以歸劉子語詳其題跋中
夫劉子之墨苑藏於燕而失於燕已而歸之九州之
外之人又展轉而至數千里外之吳地已而歸之劉
子之友人已而卒歸劉子之旅次若有鬼神默相陰
持之者其失其得有非劉子智計心思所能自主也
余聞劉子方孩提時其家先生嘗手是書提示山水
昆蟲花卉之形凡人物故典尤娓娓詳盡故是書楮

墨之全缺丹鉛之跡一一識于心蓋精神所貫注焉
者三十餘年於茲矣禮曰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
澤存焉夫讀猶不忍況敢失之劉子既得是書寶之
若拱璧世以寶玩爲寶而不知寶手口之澤其與禮
相背而馳則亦劉子之罪人也矣

一硯齋集序

余客金州與劉子體元雅厚善已而出詩文相示久
益交親已而齒鴈行於今四載劉子固知余余亦不
可謂非知劉子者劉子殆天資頴異人也今夫學問
由於人事而美質則得之性生轆轤桔槹以遲水必

有間於雨露之滋土田瘠薄則農夫亞旅操耒耜胼胝之勞灌溉滋培其所生穫猶不得與沃壤較故語曰聰明爲入道之門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余每對劉子未嘗不仰天太息降才之殊如是非學問所能及而劉子則未嘗不勤勤於學問是所以爲劉子也已劉子故世家子爲諸生爲鄉進士需次爲廣文倜儻而皆白修長目光炯炯望之爲美丈夫娓娓善談論工眞草書作詩文爲名下士是皆劉子之郭緒餘人以是重劉子劉子姑受之而不辭是豈劉子之自命與余之所以交劉子者哉劉子之詩文敏

捷如風擣雖酬酢中有時花美女陣馬風檣之致焉是不謂之天之縱之不可也余居鄉所師事者三人所友不下十人相勉以士所當爲而戒以文人詩人自域間作詩文則相與指摘瑕疵謹嚴於一字顧余遲鈍皆無所成就今且馳逐風塵離索久日以放廢劉子未嘗有師友之益乃能如是使生長名邦得切磋漸摩則所造當不可以易量余又悲劉子之不遇也今劉子與余日就衰老又不能超然於形勢之途所謂聰明滅於平日道德負其初心則詩文雖工其足傳者幾何也此劉子與余自知之而未嘗不交勉記載而垂久遠也哉自周秦以來二千年間奏議之存焉者代幾何人人幾何疏此生所以每讀一過未常不感慨淋漓反復流連而不能自已也傅曰與王

古人成迹可流覽而知一時之政事機宜則萬變紛紜而無一定以無定之事勢測以一人之神明凝目屏氣起坐而況吟方以爲竭智殫慮揣摩已至矣言脫於口而事勢已非議論失策古今坐此者何多也況堂陛之嚴持以入告非有深謀遠慮過人之知識足以裨國計而利民生得於心書於幾奏坐言起行無銖黍毛髮之差者則言雖至文章雖報可豈足煩

甘工科奏疏序

工科條奏凡五疏觀察甘公在諫垣時所上也公起家邑宰留意於時務以治行最擢爲司諫正色立朝遇事無所隱其五疏累累名千言指陳時政有關家令賈太傅風下大臣議奏可引爲條令或格於議世亦爭傳之故天下莫不知有甘工科奏疏者友人陳繹思常語余曰生喜讀史尤喜讀歷代名臣奏議蓋

賞諫臣書曰后從諫則聖今天下非臺諫督撫倘不得有疏疏上內廷以議論屬之六卿而六卿以從違謀於胥徒胥徒狥其私意因緣爲奸動引科條以拒言者雖皐陶爲士伯夷典禮夔教樂各陳其事且曰例已有之無費辭也嗟乎皐陶伯夷夔之言顧不足以啟胥徒之聽而胥徒之所尤惟行文書守法令之疏是行文書守法令之疏顧賢於皐陶伯夷夔之言此不待智者而辨之矣然則諫之不從非不從於后而不從於胥徒彼胥徒也而如是焉未必不非六卿之次舍有盈縮遲留伏逆之弊定而且成法有不能因

碩畫名言且不得與古奏議並垂載籍者豈其少哉雖君子忠君愛國各盡其心而已不在奏疏之傳不傳也然孰與讀其疏而想見其人乎此生所以於奏議一書尤感慨淋漓而不能自已也繹思之言如是余深韙之戊寅遊楚南因繹思交甘公公謙和長者晉接以禮若不知其爲方岳大臣且不知其諸公子冠纓結綬接武於天朝其爲人可不謂賢乎公五疏當變起東南軍興之際其救時之務行之二十餘年承平久而無弊何思之深而見之遠也則是疏之傳也固宜先是公官常岳歲戊辰武昌兵譁咸謀以應

公不動聲色以秘計消弭之武昌以平其識時濟變定禍亂大率類此此不具論論其五疏之傳者繹思曰善請因以爲序

乾坤正切序

西陵袁惠子名儒也學律歷新法盡得其傳著書成命曰乾坤正切余披閱之左圖右書兩間七政二十八舍皆了然心目此洛下閎郭守敬以來尤精密者袁子不欲秘爲謀之同人梓以傳之夫天下事理莫不可學惟天官學爲古今所難蓋天道高遠其運行

測量有不能用竭耳目心思而有所不能竭而且分至朔食存於分鈔銖黍間微驗於草木昆蟲之細一不合則無以授時而前民用可不謂難乎易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孟氏曰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由此觀之則又未始爲難者余不知天官學而考西漢至今千八百餘年言歷法者四百七十餘家歷書七十四改而未定測日以精法日以密圖書日浩繁變易紛紜而未嘗脗合於天道昔堯舜作璣衡爲仰觀立萬世法也三代之久書傳所載者羲和畔官局未失閏而已雖夏商之亂湯武興天

下之政皆損益而歷法則須正朔外無閏焉其千百
年間定時成歲者璣衡在而七政齊也然後知後世
之法雖密於中古而衆人之法乃踈於聖人使璣衡
不泯於秦火後世知轉渾天累黍黃鐘管窺表度諸
法不合於天道合亦無所用之則何事若是之紛紛
爲哉近代以來歲差失次歷法往往壞彼術士家無
問矣吾儒又以爲靈臺太史一家言無復講求者夫
羲黃堯舜觀天制律歷欽若敬授聖人之用心如此
今幾爲世之絕學吾甚爲吾儒懼焉歷學若天方泰
西亦各有其法傳曰禮失而求諸野今泰西新法爲

古今所庶見然利瑪竇之崇禎歷書越十六年而亦
改何耶學西法如徐李諸君子著書立說多矣乃爲
吾儒所不欲道者耶昔孔子問官問禮而未嘗師郯
聃之學灼灼明矣余亦嘗欲讀其書求其法而未暇
也雖然九州之大當必有好學深思者求古今法集
其成殫竭心力累歲月以著書而不謬於古聖賢之
意使百世下知今日天官學吾儒中尚有其人也今
袁子精研西學而不師其教其亦有見於此哉天下
後世讀袁子之書亦必有以知袁子矣

坡山朱氏宗譜序

坡山在瑞州西四十里忠靖朱公四世孫茂翁所始
遷地也山環水聚族日以蕃衍人丈蔚起代有簪纓
於焉爲瑞州著姓世欲譜其宗未就也歷年四百歷
世十有六今撫浙中丞可亭公手自修之歷數載而
坡山之譜始告成庚子錢版摹印始授各子姓以譜
手是譜者吾知其珍惜而藏弆也固矣其仁孝油然
而生心也必矣今夫譜自氏族之職廢而家自爲之
大宗之法廢而族各爲之其爲之者謂其無尊祖收
族之心者非也謂其得尊祖收族之實者又非也何
也世祿寒微好高失考之通病皆未之或瘉也夫受

姓命氏千百世皆本於一人而代遠屬繁其非血胤
天親有不能起祖先而定是非者夫豈無之遙遙華
胄何姓所無司馬遷生秦火之後而所自出於三代
之前識者蓋已笑之矣然則善爲譜者必考其所可
知而親其所當親若歐氏之譜九世蘇氏之譜五世
蓋善於闕疑乃善於徵信不然以永叔明允之才之
學豈可知者不百世乎哉坡山望族也奉茂翁爲始
遷祖而以夢炎爲始遷所自出蓋從忠靖而安置筠
州者夢炎也是又始遷瑞州之別子也皆有徵而可
信子子孫孫世世相傳其與歐蘇之斷自可見若合

符節而世代之綿遠則又過之矣吾聞茂翁之先代
後世其烜赫皆震人耳目而坡山之發祥則自茂翁
一人始當其播遷之初以孑然之身艱難締造殆有
非人力所能爲者夫惟盡其心於積累而慶乃流於
百世宜乎生長坡山者追崇俎豆百世而不祧也要
非坡山之子孫考之詳而尊之至烏能此世之功其
功而德其德者與此絜長而量短也得乎哉又聞坡

山蕃盛小宗祠多至十餘區月吉必於大宗祠而聚
族工祝之致告長老之戒辭丁寧提命歷世有然其
禮制修明又如是宜乎科第之聯翩士風之滔雅且
流風被閩幃而暨遐邇世稱收族之有明驗惟坡山
其然矣是譜也中丞公鐫既成份適至越公屬以拔
帝虎因得盡見歷世之璽書名卿之篇什先代之家
乘寓勸勉者亦既諄諄矣今則家有訓譜有例第宅
風俗有說冠婚喪祭有禮其義正其辭嚴皆中丞公

以之治國治天下者以教其宗敷見於譜牒垂於奕
世有如是宜吾所見坡山之人士言規行矩謙退循
循若不自知爲故家大族之子姓非有得於家訓而
如是乎然後知是譜也非徒令以之知昔後以之知
今之類族辨物之書已也

查氏重修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家有譜譜也者所以尊祖而收族也本
源不明則支流無別其尊之也適以卑之收之也適
以散之故不知尊祖者則譜牒不足信今而傳後雖
然難言之矣今人祖免外或有所不知況生千百祀
之後遡千百祀之前歷年益遠播遷離亂益多族益
蕃衍傳聞是非益失實脫漏誤謬牴牾益無徵者不
一而足夫豈惟修者之難重修者尤難之唐祖李聃
魯僖躋閔不可以爲訓而後起者能明其義辨其誣
夷之以禮使百世上下昭穆有序而無紊此天下人

謂始祖者始遷及初封之祖也夫始遷箬蘆源者非柏公乎譜傳所載既班班可考則與禮與朱子所言無不合者其爲一世祖也何疑按星子去箬蘆源纔數十里秦之時星子隸九江夫一郡之中數十里之內非他國亦明矣碑載與公世居九江未載封爵不聞非別于初封而可以爲始祖者師詡公實爲與公之孫大父世仍其居而修脩踳孫爲一世不經孰甚焉故本之於禮揆之以古今之義系柏公爲一世無疑也惜乎舊譜之修無以是告之徒執分遷之說苟同於他譜使始遷之祖惆怨於餒而則修譜者之陷於

不知也起九原而問之必有不安於心者今譜且重修及今不定惡乎定曰然是轍之心也舛錯於今五百年矣以子之言定之雖質鬼神俟百世焉可也曰譜之中疑者可無疑矣其信者何以自信曰始遷九江者爲始祖始祖而上年遠事湮仍舊譜而不列世次畧所不得不畧也始祖而下一支中有疑者釐定之詳所當詳也始祖而下多遷徙則各有其始祖皆分註之如猷州祖偉婺源祖師詣浮梁祖銓鹽官祖伯圭者各親其親也支分則譜異此次爲十世彼次爲一世此第系其數世彼已系十世數十世者同爾

江西帥氏大宗譜序

譜也者尊祖而合族者也祖莫尊於得姓固矣問遼古之賜受皆今可考乎後世變遷或賜或冒或避或更支不分而派不遠乎則譜自保姓受氏以至今求如三代之世國世家有史官系世次於世本信以傳信其可得也能乎夫禮天下之大典孔子千古之聖

人夏殷相去不遠且無文獻可徵世之尊所尊而合所合者吾不知所徵有足有不足何如也今讀帥氏譜可謂能徵其可徵者矣江西之有帥實自宋始按萬姓統譜氏族諸書帥及率姓皆希譜載魏晉間有帥昜避諱詔改帥而帥之姓因以著初師稱出力牧出周太師自是師與帥別婚嫁外皆置於勿論矣夫姓何常之有沈避王審之改尤劉避錢鏐改金子孫世以者比比然矣師昜以百世不易之姓一旦受詔而省畫焉帥其姓者賜也鈞之賜姓於天子古遠而疏晉親而近也則帥為百世不易之姓昜為後世始

遷所自出之祖其苗裔宗之固宜昜子從宦四方西家於太原平原東徙於琊琊南至於金華傳聞無異辭其詳非所知矣二十傳而有逢原其長子正蔭補豫章此江右之始遷所謂自宋始也著籍分甯為今甯州蔓延於奉新靖安武甯新建安義德化建昌都昌高安新淦峽江臨川之十三邑逢原冢嗣如斯也次家河北一本之枝非不欲譜地遠人衆渙散莫稽而江右之血氣天親則已無遺義矣譜能統同辨異限帥之門地以世祿論在宋則有若漢瑗膺五等封若逢原襲江陵統制使若韜保義郎從岳忠武征以科名著則有若汀揚範日宣應和以達皆進士在明則有若用昌性祥機皆名進士若衆左都御史在國朝則有若承發我士元六韜連威遠皆舉於鄉我之子念祖官翰林不可謂皆能起宗而非宗起者乎族於右也何有譜初修於宋進士揚歷五百年屢修未就今斯託振顯先定輩奮起修之江右大宗譜成以告廟辨所從出考所從分徵所可信而一無所附會歷辛壬癸甲以迄於成非善體先賢應旂定瑞昆衆

承發之志不至此讀是而仁孝之心不油然生乎夫仁孝而生心也則姓希者固不希而著者益以著也

杜陵蘇氏家譜序

姓也者天子因生以賜也上古民生質質如禽獸然宓犧正姓氏重人倫之本而民始不瀆後世因之三代之世本漢晉唐之氏族志宋之歐蘇氏譜皆以正姓也而親親尊祖敬宗收族本此矣失其正而能厚親崇恩愛遠於禽獸而別婚姻者無之呂祖謙云姓者統其祀考之所自出百世不變者也世之為人後同宮同財而必同姓然後血氣續而天親一也惟上

所特賜或冒於下者姓於是乎不可正而譜於是乎不可修善夫元景皓之言曰安有忘已祖而從人之姓者夫一本而外雖親異姓也齊於父者母父之女兄弟曰姑親也母之母家姑既嫁皆異姓景皓之所人也武墨欲以武易唐說之者曰未有姪爲天子而奉姑于太廟者則爲甥爲外孫未有可禰其舅可祖其外祖者也蓋異可以同而同姓則不可以異舅外祖而祖禰之將以已祖宗祧骨肉而異姓之忘已祖不可也宗祧骨肉而異姓之則宗亂而婚姻不別大不可也古先聖王所深惡孝子慈孫所不忍見聞者

也份聞之姬良避秦而改姓張人稱其善胥姓朱祿復姓名爲范仲淹人嘉其能正姓若夫當逃隱而匿姓當變姓而能復姓者蘇佐州先生其人也先生爲漢關內侯子卿裔世居杜陵先是祖蘇家公以母楊命主舅後再傳爲先生先生逃難伏平陸遂復姓蘇食貧長子孫矣子孫歸杜陵爲學官弟子爲明經於今六十年仍蒙楊姓未忍卒復者先生曾孫生芝也生芝修譜欲復而疑焉以相質且曰不忍蘇家公之舅之無主後也份曰佐州子孫之歸故鄉也其田里不有收之者乎收之非蘇家公之舅之主後者乎異姓有主後而不忍不爲之主後則將使大父不子於孫孫既不掃楊氏之壟又不復已祖之姓將兩失之爲伊尹之生空桑乎姓氏何以正人倫何以明乎生應曰命之矣此佐州公之心亦先子之志且老泉公譜法之深意也今而後無疑也於譜焉復之疏請復姓則有待焉也

李鶴莊詩序

人生而孩提而成立而壯而老日與居而最久者非兄弟乎天性之親長非盡於兄幼非始於弟乎一父之子體異而氣同一從再從禰不同而祖同也兄弟之賢智有不同而必不能曰非兄弟也猶四海之賢智可曰友者未有友而曰我同姓也有同姓可爲兄弟者未有同姓而曰同祖父也而後知天性之親非可意氣合人力爲也孔子曰兄弟怡怡夫怡怡非妁之和已也同氣日久則庸有所鬱而不能宣而憂傷感慨之聲出亦和也夫惟憂傷感慨而後能洩其至愛之心號終日而不嗄者和之至也小弁之親親舜之怨慕皆是也然則有疾痛疴癢不得於身而不

憂傷感慨以呼號其親舒其積鬱之氣則視其親爲何如人而其天性之和至不至何如也知此者可與之讀李鶴莊之詩鶴莊名家子也往余經毗陵耳食孝友名操奇蹇折節問學日遏於漢江壓市地則恂恂其人讀其感懷詩其爲名家子無忝矣鶴莊舍京口而來從兄也合金粟歸之兄無鉢黍漏貯中愛親也以鶴莊之才何施不可顧久客楚用而不大而中止竊意其必有幽憂鬱勃致憾於規事建議之人是亦人情所必至鶴莊羈孤無聊賴無幾微見辭色其爲詩論志又若不自知其至和者鶴莊其自是遠矣

孔子稱詩可以羣可以怨鶴莊詩其懷親則詩之陟岵也憶兄則棠棣也思家擇交節用述懷憂讒畏譏諸作於三百篇之意脗合爲多其稱兄之賢智庶幾神聽終和者一篇之中數見意焉而憂傷感慨則皆刻責自訟以達其至和極順之情而已所謂可羣可怨者非也鶴莊秘不示人余序以傳之鶴莊善韜晦世不識其人讀其感懷詩而友愛和平之性有不油然生心者乎嗟乎天下之詩安得鶴莊其人而與之爲傳也乎

揭韓然文集序

壬申春余楚遊倦歸道出鄂渚友人揭子韓然遇於旅舍縱談連日夜不能休者六旬日莫或忤於心余與揭子別蓋十有四年矣既而出詩文相視各持所見揭子以爲知己命余論定且序之夫余向非知揭子者哉今猶爲知揭子者哉往余在京冠耳余見其善辨能文章守其家先生學蚤孤事母孝友愛異母兄兄子無間言然性倔彊好忤豪右爲里閭所倚賴寡交遊重然諾敢任難事不自顧其身從父遺命走數百里事吾師躬庵彭夫子甫執贄一日三呵無慍容吾師喜曰是可教者已未余以古文

辭遊四方揭子方壯年亦出爲達官客其餽遺族里故舊無虛歲獨不自治生產吾邑咸高其義而怪余無益於貧也夫余與揭子居之地同學之師同遊且久又同天下之知揭子者豈復有加於余者哉余十年中紆迴數萬里閱人多與物無競而世之譎詐傾危變幻譸張之情僞且雜然日進於吾前夫人之本根不厚則閱歷多見聞日廣易以移易其心志損其天眞求志行之不汙學術之不壞取與之無傷者余且不敢輕以信人人亦不輕以信余余且不能以自信則何以信揭子且爲州郡客則訟獄征徭咸取決於

注指雖至仁慘怛豈無成命之偏事會之中撓而出入輕重類多隱忍委曲以成之如是而必有不可以告人者則其所用心與其所學得失消長何如也使余與揭子十餘年不遇遇不久又惡能信揭子之有本末乎哉揭子徂夏偕從兄攜千金至楚聞友人難輒傾囊救之未嘗存德色或目爲賊揭子大笑弗較也余視揭子客楚且一年金盡典鬻既身外無一長物而米鹽凌雜逋欠日踵門余且顰蹙不自安而揭子手一編吟哦旅次甑幾微怨尤色若不自知其年大家貧婚嫁之未舉又若未嘗久遊客達官厚俸精

囊千金至此者是則揭子之用心豈人所得而窺測哉揭子文學躬庵夫子多有可傳爲詩有深意然操方言四聲多出入昔曾子固文章本六經而不能詩吾南豐人雖好學其不能揖風雅之長也有是哉

有美堂集序

有美堂集筠庵李先生所著也先生刺史金州於今十年間土宇凋殘不可謂不極今觀於州民物安阜熙洽之風嫓美於前代其誰爲之耶杜甫曰得結輩十數公參錯爲邦伯天下少安可待又曰道州憂黎元次山守土之官也天寶間民生不可謂不困獨次山慨然有憂時疾俗保愛元元之心其著於篇章者令人流連觀感而憂民愛國之情悠然而興起非但辭之工才之大與當世諸人挈長而量短也惜其才不儘二千石而官守道州苟得行其志以治一州者治天下則貞觀開元之風未必不可復覩而藻飾天朝清廟明堂之什當不止春陵行諸篇膾炙古今已耳夫詩文之道文士易工仕宦難好天下親民之官莫如令有司之長莫如守而刺史則兼之雖際會昇平原田沃野之邦政繁事劇方日昃不遑能不

爲天下最於金州既循良如是矣嗟乎今天下吏治何如哉天獨付先生以匡濟之才胞與之心豈僅僅施於一州一邑間哉份知先生政事文章之大者方自此始請序焉未有艾也

履閣詩集序

通天下之理在於識妙萬物之用存乎才識以入其中而才以舉於外故才於古今爲尤難張華語陸機曰人之爲文患才少子患才多夫多未易言也才士之文文而已多未易言也友人張子逸峰有才名踰弱冠舉京兆益有聲天下夫人以才見者其神采必

發越飛揚左右旁騖無一足當意而逸峰爲人頗汲穆溫恭有大雅雍容之度蔼然而可親若不自知其有以度越於人者此其爲難能也尊甫方伯公宦秦余嘗從游方披與經流覽河套議傷棄而不復之失會逸峰來省親一見從容語余曰地在河南强名以套則舉黃河以南皆可套名矣余驚歎其言惜當時謀國建議諸君子何見之晚而論之卑又惜逸峰之識之敏而生之今之日也方伯公理郵政於秦廉訪其所過山川古帝王先賢地輒流覽憑弔索紙筆作詩詩多至百十首諸體畢備統曰秦游初余與山陰於吳方岳於入閩逸峰以仲子受命督家政且定省楊可師覽癸酉北闈試錄可師指張子名且曰是年

秦吳越閩閒薄遽驅馳之際以餘力爲詩文日多而益工其下筆若不經意而抽思綴辭若初日芙蓉劍光之出匣是亦逸峰之才而未足以盡其才也天顧不使逸峰出其蘊藉以見於天下姑以吟咏性情小試其才耶將老其才以大其用耶吾益歎以逸峰之人而生之今之日也逸峰方壯歲善用其才以不負天之生才之難者惟逸峰自得之而自勉之逸峰文傳世久序之者衆余草野陳人也才少不知詩而嘗序次仲聲百秦游草今讀履閒詩而益羨逸峰之才請序焉以附茂先之知機雲者

秦游詩序

自燕之秦凡水之有名若桑乾滹沱涞黃河灞滻山大而高若北岳太行霍華地若燕趙韓魏秦路以里計合二千四百以日計二旬有奇行者夜漏下數刻欹枕方黑甜聞車輪馬蹄聲輒驚起就道日晡盼旅舍益遠求俯仰休息不得輒至雖所歷接於耳經於目足以動心思者雜至於前輒屏謝不遑及蓋精力疲志之不足帥氣者多也余友張子聲百覲親來秦其所過山川古帝王先賢地輒流覽憑弔索紙筆作詩詩多至百十首諸體畢備統曰秦游初余與山陰仲子受命督家政且定省楊可師覽癸酉北闈試錄可師指張子名且曰是年

踰弱冠偉然一丈夫而明敏練達好交賢士重意氣有一往莫禦之概蓋有志氣士也余心志之烏知其能詩詩成於櫛沐風雨間輒能工語意輒驚人爲老帥宿儒所莫及者哉張子與余共晨夕已四浹旬張子善自晦不炫以所長然其事尊甫先生之蔣以識見之遠以深處事之當以敏接人之恭以讓然諾之重以信議論之高以恕張子雖謙讓未遑而光華四映有不可得而掩者張子年未及壯乃能如是則他日所造夫何可量余日就衰老精力倦見少年才後有志士輒慷慨息愧根不自安夫惟年力富而有美

閒春容之志氣勃發於胸中若花之發蓓蕾戰士之鼓朝氣於焉發生盛大以造豪傑聖賢之域何施而不可孟氏所謂志至氣次雖老少同然然孰與少壯者之爲途日長也余聞尊甫先生將之關東張子纔十齡許佩弓矢從忽兎起馬前張子一發不中縱馬直馳去塵翳遠不可見於時日下春虎豹豺狼啼號山谷內尊甫先生立馬待久而傍徨張子顧馳六十里許返佩帶閒繫兩兎血淋漓錦韉上從者驚失色而張子神氣安閒自若嗟乎是足以讀張子之詩而想見其爲人也矣

潛修軒詩集序

讀國策至馮驩彈鋏歌竊歎士之負公子惟務富其家而所事又歎當時之公卿大夫貴公子之不知有國皆是也不若是者惟魏之信陵君一人耳夫齊楚趙之封君皆以喜士名然自爲也過多若夫信陵之喜士猶夫人之喜士也而好善忘勢本於忠君愛國之心史册班班不謂之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不可也司馬遷之傳戰國封君也齊趙楚皆君之惟信陵獨稱公子助乎公子者孝於家忠於國常變經權之事異而其心則一不如是不足以稱公子非徒善乎趙王之偏贊信陵也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史氏有見於此而稱引之不以之爲信陵定評不可也信陵之客至多信陵之食報也甚大彼歌食魚歌無車無家者信陵之客無是也區區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特其一端焉耳申之修君今之佳公子也先是十三載劍氣珠光已見一斑於滇之薇省中方是時髫年也今從尊大人中丞公撫吾江右日月之大難爲光江海之盛難爲水而公子之賢聲益藉藉於日耳然人所知者資品才學之卓絕發越於外其

好賢禮士根於忠孝之誠得之天而成於習以庶幾於聖賢豪傑者未必能深知之也漢儒有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詩歌者志之所存也讀潛修軒詩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也份老而貧不能爲馮驩之詩歌又不能如侯嬴之却金而公子之爲長者則過信陵遠矣若夫潛修軒之詩清新俊逸超軼於當代則有薄太史諸君子之序在份何足以知之

滇游詩序

滇於九州處西南極徼塞遠去京師萬里道險隘舟車不通非仕宦使命征戍莫或及其境提封數千里

受羈縻歸版圖數千百年學士大夫無詩文以傳其地夫地極險遠遊人希又無詩文以傳於世則後之人必有足爲滇重度越前人其詩若文又非碧鷄金馬渡蘭津諸作所得較長短而後可以游而後於滇而亦有幸不幸焉者乎然作者之心惟抒其至性傳之歌其性情與黍離諸篇無以異顧不得附商頌周爲無負歲癸未貴池吳子復古游滇其詩集有二自不傳無問焉滇自宋而後風氣漸開又先是四五十燕之滇自滇之遞東西凡古今興廢及山水氣候動年間事變之大極四方萬國千百世所未有者滇皆植之屬身歷目涉皆著爲詩不謂之雄於詩不可也有之今能爲之傳者伊誰也復古具至性感慨淋漓反復咏歌有大過人微復古夫誰爲滇傳之余序復古之詩耳其不屑以詩人名所不具論也

問眞堂詩集序

問眞堂集漢陽狂士交賓門詩也賓門秉異資少讀
書毓恥章句學喜學詩古文辭習右軍書皆不肯頫
首學又不善世俗詩文負才勇喜走馬擊劍走軍前
觀戰陣又無一當意棄去遊燕趙落落寡所合人竊
目爲狂荊門胡學士修于獨重之謂其意氣出於學
問顧好大言益伉壯遇顯貴不苟納交顯貴人亦莫
與之交張中翰日容言其詩於韓宗伯元少元少曰
賓門積學肆志遯世無悶之高人也行序其詩因作
詩贈之海內以是始知其能詩久益困則之秦會秦
大祲七年賑之詔捐粟拜爵增秩海內輦輸數百萬

車馬填道路時賓門客用事家金帛山積告身符牒
盈几上漫不一省覽顧起坐吟哦作甲古詠懷詩或
據上座叫呼嫚罵是時事多不平輒喜出氣力平不
平事畏兀兒族素橫毛髮事帨喜起鬬一日方戲手
罵數十輩爭解衣攘臂躍起進不及近已後先顛仆
負傷踉蹌走長安人時說其事賓門顧嘿不一言
昔唐秦王平東都凱歸繫兩國主於馬前王披黃金
甲齊王元吉及李勣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
士三萬前後鼓吹震動山谷賓門當其時擒捷負神
力爲下將作鐃吹歌而後喜可知也華陰王山史邽

徵聘謝客一日覽賓門華山松樹歌立修刺延賓門
主其家賓門則循循謹謹退然若昔之敬事村于皇
者先是齎產貧行裝至是家中落食指多苦飢僮走
以告出片紙書懷兄詩畢立遣歸而傾囊質衣物潛
人緩急自若客關中十年海內無不稱文賓門其人
也戊子始歸里解其裝充然者問眞堂詩一卷耳學
號嗄者不得見猶竊竊然姍笑之唐荊川曰以大地
爲架所不能載者此煙消草腐之物嗟乎賓門不幸
生今日而以詩見也天下盡煙消草腐而賓門之詩
不爾也賓門之詩若文不幸而與煙消草腐者同也

而賓門之人之狂不爾也

知樂齋詩集序

人之形骸古今有異乎無異也人之心聲古今有同
乎不同也形骸同而聲心異何以見其然也於詩文
焉見之殷盤周誥非先王之文教乎小民莫不知而
後世通儒曾莫得其解何也商周之時賢聖君無間
矣下至征夫怨女人能詩詩著于經後之畢生吟咏
曾莫有篇什可著爲經何也將天之生人靈於古而
蠢於今乎不然則黨庠術序之學廢遂生復性之教
衰功利捭闔之迷甚乎不然則賦予之偏習尚之異

俛仰隨俗相與爲升降莫能奮發自抒其天性之眞而詩與文求幾於古者日以寥寥乎讀知樂齋詩而後知古人可幾也非徒詩可幾古人可幾古之人可幾夫古之天性也箕子過殷墟也欲哭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乃作麥秀歌蓼莪之什王裒讀而悲傷門人因廢是詩裒不以詩名蓼莪且因裒而更傳若裒者謂與古詩人天性不相近不可也友人汪嶠林顏齋居曰知樂因以名詩余屑末於學不知樂其樂者何在而知其根於忠孝又才足以肆應故其詩遠追漢魏近逼三唐比嶠林之土苴猪餘也嶠林雅不以詩見猶

之嶠林有大異於人者而五官百骸則不以異於人見也余聞客以篋書寄嶠林嶠林發而讀讀而大哭披別部哭如前如是者三日下舂不一食涕洟被面嗚咽聲遠出戶外臆奴走起皆大驚莫知所以孔子曰吾惡夫涕之無從也異哉知樂之涕何從也小史檢書則周忠介順昌年譜楊椒山繼盛黃孝子覺經紀程之三書也異哉知樂涕之何從也知樂詩從可見矣

二十四泉草堂詩集序

二十四泉內翰王蓼谷搆草堂誦讀其上數十年詩

名尤著歷下名宿莫與京寓內日思讀其詩未得也丙戌捷南宮朝夕借余飲燕市慷慨談天下事獨未及詩明年余將南歸始出所著草堂詩屬余序蓼谷一字秋史才高性卓舉年十八能詩涉五載不一示人然日爲詩歲爲帙帙積至二十有七富於詩而用力久甯有加於蓼谷者哉詩腴而雅澹而能永格律風調洋洋大雅之音田司農綸霞吳徵君天章相講貫久得之性情爲多其工而可傳也則宜余聞歷下詩李于鱗主風雅不屑屑天寶以下而袁中郎鍾伯敬議其後較北地之非笑西涯爲尤甚文士之習舍本就末紛紛相訾謷者何哉夫詩各適其情已耳天之生才也迥異地之南北聲之清濁固殊彼尚性靈而鄙聲調工體格而薄才情蔽其短而忽人所長未見其能平也且詩不昉於三百篇乎風雅頌辭不同也而本於情宣於口美善而刺惡則作詩之旨也其修辭立言長短高下有一同焉者乎好惡之公有一不同焉者乎蓋善惡別故好惡公好惡公則性情正性情正則是非得失灼然於人心而天下後世勸懲於是乎在此先王之教漸涵浸漬入人心者有甚深非泛然也彼歷下竟陵生皆叔世其詩失之揆擬失

之凄清而不雅馴有目者其知之然其心知好所好惡所惡不可謂之不正則不謂爲得之詩教不可也使爲詩者好不必善惡不必惡則美而無刺頌而不規雖鉥心抳腎流連於河山草樹魚鳥煙雲間其詩工不工無問也工矣其不足興觀羣怨使忠孝生心可知也則舉一世皆詩人而詩皆工也亦安用夫詩爲也而歷下竟陵皆不至是則安用相呶呶爲也夫惟性情異而後好惡偏其伏機也微而爲禍也大惡善而好惡必至於反道敗德倒行逆施以澌滅天理民彝於殆盡且必怙其私智矯誣飾說狙詐譸張以

欺自心者欺天下後世其初心不過寡廉鮮恥失性情之正馴習爲固然而世道人心因之矣嗟乎洪水之患患在一時能治者起而治之告平成於歲月風俗之壞雖聖人起必世百年未已也且懼夫先之以永旱飢饉盜賊兵火虎狼疫癘死喪爲之驅除可畏也不幸而身際其會若相忘而不知且非貶其知者是則重可慨已蓼谷有見於此其詩一本於三百篇且遠出歷下竟陵有憂時嫉俗之思焉又性廉介不諧俗視軒冕擬擬無一足當意往往孤行市中人莫知爲名進士入座掀髯談名理旁若無人行日介貧

日甚而詩日益工所作詩合若干卷手自編次蠅頭書藏弆不授梓視候蟲穴蚓爭琖於一時夷然也後世有有之不三復淋漓感慨太息傷其不遇者吾不信也二十四泉在歷下蓋跡突七十二泉之一蓼谷草堂當其上語詳余二十四泉記中

閻游草序

閻於天下在東南隅其南皆海東南浙北則江西當嶺之陽南幹脈於是焉盡氣之所聚山水人物土風與大江南往往異轍軒往來其水道步道皆陵隘曾子固道山亭記言之詳矣取道於浙有仙霞之阻廣

私計客豸府理案牘意果決而辭色厲雖仁厚之主儒雅之賓有不免所居之位則然也而非所論於童君也僕游閩謁外臺與童君數晨夕讀其文淪深恬雅無幾微峻厲氣讀閩游諸什則秀麗沖融直逼王孟而閩之人物山水土風舉著其中此有心目所共見僕非以爲譽童君固無待於人之譽也

香蕉集序

莊客張侯宰新喻斥地爲書屋公餘日吟哦其間額曰香蕉集所作若干卷因以堂名集非才之大性情之眞烏能工且多一至是新喻爲臨江支邑當楚南

孔道地偏土滿水陸舟車紛來沓至於其拙而期會征徭簿書訟獄塡委無甯晷所從來矣年來西征歲儉民飢積逋多廑無餘粟庫無餘金稽覈日繁空文具而耗實其此寓內千二百邑之通病而新喻或不免焉則邑大夫亦已難爲矣然未可以槩張侯也張侯世祿之家由禮之君子也幼英敏軼倫與母兄定遠少文負軼世才而勤於學問視天下無難事慷慨任俠交四方知名士世所共推賢豪間者已非一日而名未嘗以詩著豈風雅一道掩於今之政事之循天成其與學語小兒夫何以異及讀王介甫集陶疑頎乎夫詩者心之聲也喜樂根於心則懽怦之辭暢

幾何人乎張侯固優爲之不謂之心無不徧才無不全不可也往讀定遠詩才氣縱橫鋒鋩犀利今讀香蕉則渾厚精明各擅其長是兄是弟夫豈易及耶讀至邯刀歌則與明之李先芳還富人精鎒硯無以異刀之志慨豈不大遠於昔賢者耶而皆宰新喻受饋之不苟今豈有遜於昔賢耶而邯

律陶序

往讀傳咸七經詩訝其不自作而綴緝成語雖渾然天成其與學語小兒夫何以異及讀王介甫集陶疑淵明忽自易置其詩於以歎介甫之才不可及夫淵

明詩幾何其可集者又幾何非如三百篇茂林之材不勝收藪澤之泉不勝汲其去其取惟意所欲而莫之靳也夫陶不易集集而能自然以介甫之才且難之介甫而下雖才如葛亞卿輩可以不集況得以近體律之乎余舟次鹿渚因友人熊養及交其學子葉聖詳聖詳好奇計通知時變排解人紛難其頴異出人資疑湛深於學問而几案未嘗置卷帙余瀾然異之已而手律陶若干首聲比句律合乎天然如四十賢人在坐相接歡然無一聱牙駁雜其間者余驚爲聖詳近體非淵明所得有淵明詩集且不易況以近體非淵明詩集且不易況以近體律之耶今人集句類多服叔敖衣冠庶幾其形似夫衣冠一人爲其衣冠者又一人不似也似矣而益知非眞也況爲叔敖之不在乎衣冠也聖詳以已之性情欲發舒焉而淵明之性情與聖詳之性情適相合於無間故聖詳之律陶句皆其意偶皆其駢聖詳之詩也猶之公扈齊之心既易雖其妻若子弗之辨也語曰學焉後知不足聖詳頴異而才美於律陶既見之矣天下事可學者至多今年甲申聖詳年纔四十顧加之學將見頴異而才美甯獨詩而已也

聽猿吟序

四方清切之音無如楚百物哀怨之聲無如猿此皆入耳驚心避之猶懼不遠蓋人情所必至而今昔有之薪也夫陶不易集集而能自然以介甫之才且難同然也醒園先生大中丞滙白公季子也公撫閩越江右軍有過存神化績醒園雖未從宦遊其翩翩聲聞若麟之趾而鳳之毛也居金陵其曠懷高致詩文名垂海內舟車所至其吟咏等身藹吉溫和有古風人致識者爭傳誦擬諸鶴之鳴虬龍之吟鸞鳳之雛雖喈喈也夫著述多聞望隆數十載車塵馬跡所徧及而楚則大父僉憲公之浮家之窀穸外大父外舅之里閈顧生平至止而僅四至焉其亦大有所感焉於心者乎楚聲如屈原之騷倘矣百世而下不同時共國猶將愍其忠而痛其死則其辭皆可命之爲楚辭也僉憲受熊襄愍特達之知吳侍御則襄愍之戚里皆不死國法不死封疆而一死於黨襄愍一死於斷送國君之貂璫奸輔其去沉汨羅以孤忠而死不得其所者何如也宋玉所哀傷師一人耳況乎大父外大父同禍之烈者二人哉宜乎醒園之於楚流覽聞見所驚所喜羣怨興觀一皆觸類傷情無聊不平

於以舒寫其悲哀而託之聽猿吟也其於生平藹吉温和之作不侔者聲之變矣先生以份恨人使評論之份鴞老於詩也無能爲役思得僕靈之幽憤傳侍御未上之三疏讀之未見也僉憲題壁云生逢堯舜死慕夷齊首陽無愧天日鑒知份於是詩也茹讀一過腸斷且寸寸不但淚下三聲也醒園其聽之

暮猿啼詩序

江子石崖振鐸於新淦居尊甫茗陽公憂讀禮哀痛無由達取劉淵三十平韻按次成七律以寫如嬰兒失母聲命曰暮猿啼而屬余以序夫有聲之物觸斯感感斯啼啼之聲清以永人與羽毛皆是也而山空日落凄切三聲不勝其哀痛者惟猿則然夫情不鬱者病不深物之深痛在所生人則莫大於生我其悲哀疾痛發於聲聲不一也吼號之聲非哭泣而甚於哭泣能動聽聞之心脾其痛爲何如痛也石崖仲子也事父孝迎養於冀舍病而扶歸湯藥衣棺亦既盡生事喪葬之禮其哀亦可以少節何悲痛逼切觸事傷心淚血皆枯無間於旦晚如夜猿之嘯不堪聽聞者乎今讀其詩抒其欲言一如嬰兒號其聲楚其音悲其辭悽以愴雖古風人之怨慕何加焉顧托之暮

猿其哀痛較甚讀其詩者自得之而拘迂之儒猶然笑之彼見夫居喪讀禮哀至則哭詩之變矣先生以份恨人使評論託於音朝祥而暮歌皆禮所擯斥今暮猿啼雖歌以告哀然不歌於所當哭乎安在有當於風人之怨慕也余應之曰情本乎性哀樂本乎情情鬱於中發於外散而爲七七者不同其本則一歌咏有聲也詩無聲也詩之爲教有哀有樂非有樂而無哀也猶人聲之有啼有笑不同於啼啼不同於笑不可以其啼而槩之於笑又何疑於告哀之詩也且性情所感大莫大於君國而箕子之麥秀夷齊之采薇皆歌也痛莫痛於喪母而孫綽有表哀之什古今之豁情散哀莫如詩詩非樂而後作也作詩必樂固矣夫苦之論詩也原壤行歌苟發於思親而哀傷罔極孔子將善之不遑夫又何譏焉石崖之暮猿啼永號以告哀以哭泣能動聽聞之心脾其痛爲何如痛也石崖仲子爲無當於風人之怨慕將使深於哭者必毀形滅性唯不對對不言言不文如瘖如痘而後爲守禮則是蓼莪之什亦歌於當哭雖孔子所定者亦無當於風人之怨慕矣

鷗聲集序

詩之道有實學者其才大有至性者其情深不膠於

法而千態萬變之法裕其中不深於其道者不知也詩至三百篇尚矣流而爲漢爲魏晉爲六朝盛而爲唐唐特爲後世所取法顧世之論詩者往往舍才情而言法何哉夫法猶規矩也人之才情猶材木也材木不勝用則規之適可圓矩之適可方而且不可爲圓方如是而徒法何所施今之學唐人者摹倣爲工字權句衡兢兢然懼警欬之不似庸知其能似耶庸知天下之似者之非眞耶惟其似則詩可以不作嗚呼惡得有至性實學者而與之言詩哉豫章陳亭石詩特多才情所著鷗聲集能以近體發胸中所欲言

合於古人法又不屑屑於其法是亭石之詩非夫詩人之詩也亭石爲遠山夫人弟學士醒齋李公之舅氏其人沈靜而明敏廣交而善遊其志氣隱見眉宇間則豈但以能詩表見者耶遠山夫人詩天下莫不傳學士之才天下莫不推重亭石則遨遊南北雖不賦詩以見志天下當無不知亭石者而亭石之才情能言古所未嘗言言今所不能言此鷗聲集所不能已於作也詩率紀遊覽其酬贈則韋布爲多而金陵懷古諸什慨然有黍離麥秀之風焉謂非根於性而能如是乎夫以亭石明敏之才當必益有以發舒其

懷葛堂集卷二終

序

春水堂詩集序

事之成也以志詩之傳也以時之言也余蓋得之余師云夫詩之工拙存乎人何言乎詩以時傳也處窮能堅存乎已詩之去取

用可知也士之學於書院有志於聖學人心世道者視此矣科舉之文雖不廢而其末焉者也宗德勿逸天姿聰頴文藻軼羣書院課藝不問而知其冠曹而學益勤行益謹帥予未及立年磊落英多屹如夙學且秉尊甫備指先生教其成立有未易量周子纔踰弱冠其秀發如鋒氣珠光不可逼視顧循循謹謹音吐不洪退然不勝衣而一覽不遺貫穿今古人則以是忌之今庚子鄉薦書院入穀者八人帥予其一也帥子不自喜且不爲周子遺珠憂周子則未嘗芥蒂見詆巽猶然笑之夫二子人文若連璧雙珠二而一

者其遭遇若此器量若此夫豈易得哉王文成有云書院之設猶軍伍中選精銳者別爲一軍朱子之設教白鹿書院也胡平一謂時文之外別無可相啟發者使二子得人師如朱子則舉一反三其學其行與鹿洞鷰湖之昔賢可絜長而量短豈時文之足云乎哉而時文則亦大遠於人矣二子課試近藝文思之俊偉筆力之渾雄如簡練雄師望其壁壘旌旗有不氣短而披靡者吾不信也文不皆成於豫章書院合課試以問世世雖欲不以豫章稱之夫安得不以豫章稱之

寸知錄序

寸知錄者管子約三所歷試課也曩友人林石友稱其及門之才之大不讓天下士世顧莫之知困頓諸生二十年者約三也因出其擲虛吟及集唐二帙余覽而歎曰何言乎約三不見知於世也約三年未強任負才學嘗以五經廿三藝戰寸晷風簷下使主司知掄擇於多士中升之國士而已耳詩不作唐可不集即作詩必不失意不憤激無聊殆不平之胸臆且不能致多如是世之傳必少而歎息者不深也比余過臨川尊甫因出是錄坐客亟稱其理暢旨深而法

嚴謹修辭則珠圓玉潤宜乎名卿士皆掄擇以冠其軍也余歎曰約三誤矣不見知於主司者此也漢光武小敵怯而大敵勇戰以是勝約三亦用是術焉而大戰獨北焉何哉勇也者弱而禦強寡而敵衆用以決勝也非弱非寡安用勇爲約三誤矣夫小試不過二藝窮一日之心力初非難事約三年既富強加以二十年之績學顧凝神萃精兢兢於筆陳中惟恐方略疎部伍紀律有不肅不克以摧鋒畢畧陳爲沒世不復羞此約三之文必冠其軍用此道也制科則人占一經成七藝而止軟晷度而惜精力由來舊矣今五

經廿三藝非求售之過焉者乎吾意其起草書眞當得二萬言不兼二人而過半乎雖文敏於宿搆得心注手不加思吾懼夫操筆所就之腕不能不脫遑計乎遊羿之彀之中央乎約三偶一爲之吾甚惜夫輕用其鋒與肉薄血戰之一夫何以異顧不用正正堂堂之大勇豈不惜哉歷科雖不出此推是心也豈非不屑以小試之售用之大比則甚矣用勇之過也人誰能勇約三之勇而適也而約三之才則加於人也多矣君家叚吾氏爲天下才薄齊人魯人且知之其自言則曰知我者鮑子蓋鮑子知其所短者短而長不自負而甘以齊魯之人之知知約三也

大觀山七夕詩序

武昌楚都會中峙三山大觀爲最友人郭子善夫僑居焉余來遊儀僧舍相近者往來數晨夕蓋素心離索於茲十年矣明年遊囂漢上與武昌相望而閡隔大江江漲風浪惡雖皇遽重大事縻羈巨艘不敢渡無問小艇而郭子問饋如初也暑退客久歸思動郭子肅客爲七夕會七客分居江東西皆皓首皤然余且逾八十惟郭子富春秋服官政於時名流畢集接坐清談張筵飲滋味美彭祖之調鼓凉扇堯厨之筵陶然秩然醉醒皆適昔人所稱美景良辰賞心樂事今夕兼之矣夫大東之詩咏牽牛織女諸星而淮南子遂有七夕歲一渡漢之說經星在天終古無移徙雲漢非河一無津渡淮南非不知也彼蓋以太上忘情猶不能相忘於聚散日人相見日出皆隱一日夕間而有聚有散一至於斯星且如此人當何如毛詩所謂室遲人遐一日三秋者是矣淮南一歲一會與之胞合後人增爲文飾皆本諸此而推其情之極致至事理之有無在知者能自得之余嘗謂情者天地

之膠漆物之無知者草木而春花秋實松竹之青葱皆情也苟亦無之則日聚於前方芟艾之不暇雖材美莫之留此聚散之本原也是說也惟郭子得之千里之外如一堂其聚也皆有爲而聚也非徒七夕也六客皆有詩不同格不限韻如飲之醉醒各適其適也余不能詩而勉而爲之序

王五柳詩序

王五柳詩裒既成帙合五七言古律絕凡若干首既富而工其述懷贈答郎事咏物之作爲多其選辭徵調步趨少陵爲甚至詩至是非積學甚其何能之今

人之能樹立者莫難於不逮事父母而尤甚於少而孤蓼莪於怙恃失所依以爲命也少而孤且所未能者不知學學焉而莫爲之教則雖百尺之豫章摧折於萌芽之方生圭璋不追琢於玉工適頑然大璞已耳嗚呼是不重可惜哉五柳先人以博士弟子年四十卒祖母朝五柳甫九齡就外傅僅九閱月耳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不抱旣子不抱矣今之抱者誰耶李令伯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然則五柳當日可謂爲失教者耶先王之制禮也孫爲祖齊衰不杖期故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服上殺也然則王

母於孫也雖教之將與屬毛離裏者其亦有間焉者乎以上殺之親撫父母不及教之子以能有樹立詩所稱似續妣祖者余於五柳見之矣五柳於祖母旣孝思而悲歌之亦知其無成而代終者等而上之爲若而人等而下之爲若而人不徒五柳之身一人已也詩之能不能固無問已五柳念之哉若夫詩或病其過奮激庸亦有之然三百篇之相鼠巷伯而責以溫厚和平不可也人之情但有喜樂好而無其他是責天以春溫而無肅殺也可乎五柳可不病其病也已

文陟孚印藪序

君子可爲有令名於世此夫人而知之而人乃不爲君子傳習之有益於學此夫人而知之而人乃不事傳習人固不盡爲君子而學則四民百家皆不廢今之人趨利日以工其業術日以壞率苟然其間奇衺而無一適於用君子生斯世不爲衆人之所爲而學衆人所不學然後爲特立獨行之品雖六藝中可以覘生平之大余於文陟孚印藪有以見其人矣陟孚穎敏好學以餘力學其家三橋學積十餘年始盡其蘊己丑余經由漢口陟孚奉印藪示余因謂

之曰顏魯公書碑因自鐫之以故神采鬱動李陽冰謂摹印者當備神奇工巧四法今陟孚所雕鐫其亦有見於此乎若翁以諸生屢困雅不欲子擅一藝而又樂其勤於學則陟孚學過於勤也固宜印藪本於蒼頡以端其源考於史籀以得其正觀於李斯程邈以通其變詳於許慎以統其宗衷於顧汝脩以窮其法近取三橋何雪漁以博其趣旁參鐘鼎碑文以妙其用夫而後金石之勒各殊也秦漢之篆不雜也章法字法之各當含毫遊刃之適宜也字無間於手無間於心方也而有規圓也而有矩以能臻於是而

不自知是斷至於三橋而已加於三橋矣陟亏嘗語余曰三橋誠家學然以是傳者蔡君又莊也又莊漢陽人甫三十三而棄代於今十年矣嗟乎陟亏今學子挾一長則私爲已有以斷勝乎人其去蓬蒙幾希者皆是也聞陟亏所稱說不內愧於心者吾不信也夫傳者能傳而不强人以習習者不必習而必泯其傳之人推陟亏之心彼有善而不輕千里告者吾不信也雖然陟亏知三橋之父乎名滿天下今之稱眞山者伊何也陟亏乃父乃叔父與余交交且久余老矣自許也涉於輕屬望也過於厚陟亏之學之品不至三橋余無取於乃父乃叔父也加於三橋而不能進益無取於乃父乃叔父也陟亏其念之

碧梧軒琴譜序

斧斤者雕斲之器而有所以雕斲者也規矩者方圓之具而有所以方圓者也物之聽命於人人之化裁乎物者心與手也而非徒心與手也此其間有法焉無其法則物自物人自人與物有相間而不爲用者故曰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也萬物且然而況琴乎琴之法在於譜譜至今亦極多矣奏而不雜於筝聲琵琶聲者亦少矣夫琴聲稚樂也八音中惟絲備五聲善變也柱絃之異物緩急之殊聲也以各異之物諸至殊之聲雖操縵安絃循徽協聲且未易能況乎求木與絲之相合絲與指之相合指與意之相合也豈易能哉此無他掌腕之運爪指之布其法未之能得耳庖丁之解牛奏刀其法也輪扁於輪郢人於鼻用椎運斤其法也嗚呼法豈易言哉琴之法識於心也易以忘傳之人也難於授其彈按轉折吟猱綽注雖手法之迹形而下者固有口不能傳而傳於三不成之字故譜之善未有不秘而藏之也稽康曰衆器之中惟琴最尊尹文子曰爲巧使人不得從此獨巧也爲巧與衆能之此巧之巧者也彼秘而藏焉則何爲也今大雅不作淫靡滋甚而正始元音亦幾乎絕余甚惜之己丑余北征道經漢陽與呂君友桐相厚善一日援琴爲余奏余心賞之因出其碧梧軒譜且使余序余因知友桐之人和平潛雅者本諸性情爲多也昔嵇安道阮千里於琴也各適其性情而皆不失其正吾不知友桐何所取法也而於余已如是則其譜從可知也爰不辭而弁之其首

東籬徵詩序

趙价人慕陶靖節之高致因自號東籬酷好人作東

雒詩中翰王秋史以書介於余曰東雒豪於飲酒濶於世故其況則蕭然自遠其癖則逢人索詩又大山劉太史稱其索詩日纍纍克懷袖行街衢塵市聲囂然常掉舌搖頭津津若有所誦人見其有索詩癖多非笑之東雒爲余言今所徵合古律絕得四百首嗟乎東雒斯世何時燕京何地東雒顧獨非人情乎何好詩一至此夫商周盛世以太史氏之尊采於天下而陳之王詩不甚盛乎孔子所刪合二代諸侯士大夫萬民之衆分爲風雅頌篇纔三百不已少乎今讀其詩頌者嗟歎者褒者貶者誦者刺者寓規於美者莫不具焉未可以爲少也漢以後惟唐以詩取士士以詩進其工固宜即遠不逮商周而後世學者率以之爲敲率明制科取士以八股於是學詩者類多宦成或放棄草野之人務爲名高起而賦詩工不工無問矣庸有工如三唐者然不可槩見今以詩人自命者滋益多是人人皆詩人也夫人人而詩人也而詩始亡於今日東雒不屑屑於勢利高視濶步拓落自喜而雅慕淵明志之度越於人也遠矣淵明詩高出三唐則東雒於詩知之必審矣余竊怪東雒生長燕市凡乞哀昏夜攫金白日者何限詭怪離奇士一旦擁高貲躋膴仕者何限皆東雒所耳而目之顧不好俗所共好而好俗所不習此所不解於東雒也經史百家雜引逸詩皆采風所遺孔子所不取今所徵至四百首則作者當四百人豈其可采者過於二代而數不嫌多於三百十一篇乎此又所不解於東雒也詩至今日率揚而不抑須而不規將多至四百皆能穆如清風者乎此又所不解於東雒也余不能以不解解詩請卒讀所徵詩且請東雒爲余解之

送茹棠庭守景東序

滇池去燕京萬里景東軍民府又南去千三百里天下之極西南也盤江葉榆之深阻山嶺林箐之蒙密蠻獞摩些西南夷之長所世守雕結獷悍寄語言於象胥莊蹻或有所未通唐蒙馬伏波諸葛武侯或有所未至天下之僻陋無以過者夫地極於西南而俗極於僻陋險遠則陰幽壹鬱之氣當必假其人以宣導之理其風俗政教以煥然而維新而其人又必奇傑非常其中有所蘊小試之而莫展者其人其地皆極而必變不可謂爲偶然也吾嫺茹庭茹先生往守景東吾於是益信君爲人陽明而剛中材高而智奇爲之必成策之必中其智力所窮往往有默相陰扶

出尋恆意計之外故志雖未行而道無所枉此余所
耳而目之者多也初令於西而岐治佐郡於南而衡
治皆小試已今且守西南之景東人以是觀君之政
余特因君之行而觀象於易夫易之繫以四維者小
畜小過曰西郊明夷九三曰南狩惟西南則繫至於
三於坤曰得朋於蹇於解皆曰利何也岐山天下之
西也文王之憂患存焉離南方之卦也文王戒以疾
貞矣若夫西南者坤之所宅也君之道秉乾臣之職
效坤坤之爲德柔順含弘舉四方萬國而載焉故萬
物皆致養也且西南者陰方而坤十月之卦也陽極

不生陽而生陰故陰極不生陰而生陽靜不極則不
動柔不極則不剛坤又剝之極也極而不能過其所
生可知也以紫庭之才歷試未竟今益畜極而通履
乎天下之極西南合之易所垂象西南者則其爲政
又可知矣天下安堵無事方數十年而民生窮困甚
於禍亂之日如處坎窞中君子當思有以出之登之
千百世之上而偏重於三百年間如茲關者薄海內
外曠古以來無有也明正德中守關纔百人今省屯
戍用關吏議行旅出入備非常而已民生不驚烽火
休養熙恬相安於用武之區則會際昇平天下統於
一矣先是數十年屯兵且數萬統以宿將大臣往來

送張方伯往山海關序

太行之麓歷居庸連山東走忽轉而南滄海之水自
直沽排空東注忽放而北山南轉若趨而入海者峙
於北海北放若吞吐於山者豬其南山海之會踞其
雄而屹然者爲關若囊之括餅之口以屏京畿而扼
全遼者於是乎在不如是不足以重於天下也羊祜
曰自有天地即有此山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關
之險自明洪武間始設昔之委爲蔓草荒郊者其世

絡繹擾攘無甯日竭天下之金粟輸於關而天下重困關內外虔劉靡遺予關益固而人心益危然後知天下定則山海安山海困而天下舉困相爲安危一至是其重可知也三百年中事變不常時重時輕又可知也而古今視此矣關之得名當全盛之日山若增而高水若浚而深而山海自若也三百年而上牧豎之所躋漁人之所泳而山海無損也時重時輕者人也非山海也此山海之所以重也份常薄遊塞上徘徊山水間顧未常一至山海魯巷張公往往爲份言問讀志地書具知其彷彿公世家山海而生長直乙酉公于登賢書壬辰介弟成進士奕世之譏起聯

翩而公聲名已洋溢子天下矣份則自脩謁以來二十有八載而公登蕊榜琅筆承明爲帝子傅又九載主江西丁酉試閩吾江西作人之盛自太翁以來所僅有而當事縉紳又言之侈矣顧份老而貧賤跼蹐四方一無所成就視公有雲泥隔今公名位尊重杜騶從而式廬舉一世所罕爲而爲之行古人之道則得矣吾懼夫不知者以無私之水鑑若之何而過情也今一榜中份所知識綴二三人而作人之稱藉藉生昆玉之館舍以其暇登慧山望太湖臨源泉世所謂曲水亭也泉出于山石源流瀠洑其靜湛碧空其清燭毛髮其味甘芬亭瀹灌注如澄潭如貫珠如八

江右之僻得神駿九十則盛之極至也等九方歅而上之也猶名園之有松柏杞梓豫章拱把之不齊而夭喬蟠天地無一非名園所培而植之也宜乎其盛莫踰于此矣韓昌黎謂世有伯樂而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文文山之謝江古心有曰受恩非天下所少知已得君子爲難一榜中諸君子知世不常有之伯樂當不負其所顧知難得之君子宜不負其所知爭自投擢以得出于大賢之門是幸而後爲無負于天地之鑑萬物之鏡此則秦園主人翁衣被之盛心也於其送公之行也爲之序而告之

送朱脩齡敍

秦楚之際天下號爲極亂天欲撥亂則生子房蕭曹諸人輔高帝以救之降而東漢而唐而宋代必有撥亂之人雖潰壞如前後五代其間亦有一二出類之豪相與彌縫大者功在天下小者利濟于一方各視其時之所處而竭其才智以從事吾師樹廬彭先生游楚識朱子修齡於二眉山

丞推其賢通者浙人被難子女係累以萬計修齡出力脫之天下聞者莫不引領修齡以濟一方者濟天下而余之願見修齡若不可以一日釋也庚申初夏余在南州侍勺庭夫子疾因得遞迹交修齡數數奸從修齡游而修齡且遽行矣余常疑于房受書黃石其後欲從赤松游類于學神仙有道術者而生平行事皆聖賢豪傑人事所當盡豈吏氏狗辜不肯詳其事以惑天下後世耶然漢高困睢水大風晝晦其天時之偶然抑子房之爲之歟子房與人言多不解亦不詳所言何事然當時所欲與人言者計惟覆秦亡楚二語耳其不可解者豈亦有數往知來驅役鬼神之術乎誠有之則又未可一二與人言也子房與滄海力士擊始皇帝索十日而不得時子房尚肆應又得不傳之道雖武夫悍卒語言所不通者猶能感其心而懾服其暴戾而未嘗用其所謂道術以濟人于險吾不知修齡于子房當日其用意爲何如然子房韓人也爲韓而不止于爲韓則修齡豈亦僅僅爲浙東哉余將從勺庭夫子追及樹廬夫子于浙懼其有以問也故于修齡之行敢以所疑私質之

送張燕克赴武鄉試序

余授徒於鄉未久及門者僅三十人得補弟子員者二人其來學之初質愚鈍常語之事譬以形示以前後左右尙不得其端倪者僅燕克一人余教之學焉而益勤者亦僅燕克一人燕克補武弟子今又得高等將試於鄉騎射論策優則登賢書在此行也余時抱病寢龍當入深山將以遠絕人世世人亦皆絕之燕克獨篤師生誼服勞不倦果何所見耶然則燕克其可與言者歟今之取士其名貴實賤者固無如武諸生諸生所重得科甲科甲所授官僅逾千夫長耳方鎭大帥今科甲罕與之矣所見高牙大纛坐擁傳

呼者非自邊徼家世傳襲者乎否則解甲投戈之渠率或剽竊寇攘負嵎之小醜招之則降降則官之者乎昔韓信封侯歎曰生乃與噲等伍三尺童子不肯拜路人今亡命盜賊之徒倏然居于上人之執弓矢屬槖鞬以執事周旋奔走迎送於其下者其恥與辱爲何如也今科目正不免此是諸生得且爲辱不得爲榮也況今取士或不在騎射論策奈何不自愛而重於得一科名乎豈以世俗之見居鄉亦得稱鄉先生與有司分庭抗禮村傭愚婦亦畏之得行其喜怒而家人婦子以得之爲榮也今燕克有父母有大父母

送王都督之遵義序

中國西南僻而爲蜀去蜀益遠而東南爲遵義是蜀黔之交播州之舊壤也萬山攢簇林箐之茂密土民苗猓所錯雜而居也往天下多故橫被兵革者九州內外皆不免雖巴蜀號稱天險獻賊之禍虔劉靡子遺爲古今所庶見而播自萬歷間將軍劉綎平其亂改遵義至今且百年歷龍虎戰爭之變兵戈盜賊相尋獨安於無事豈盡地利之險而牧民保障之功歟陸賈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余於遵義重有所感矣歲辛未都督王公肇庵實往鎭其地甯都

之薦紳士庶咸德公不忍公去競爲詩文以祖餞余
僑居久聞其歌甚悉曰戈甲藻繢不以服哉曰屹屹
長城原隰以清曰不有所取不靳所與不憂被服之
藍縷薦紳士則頌公之孝友溫和篇什多各言其所
見殊大意皆不能不致私憾於遵義焉甯都地僻而
多盜盜一日過村里亦已成禽而吏議左遷公官公
固累官加崇秩又出征絕漠宜有封侯賞始起家副
總戎一旦赫蹏書下士民咸血涕走數千里外爲大
吏言疏再上乃復官還舊秩時代公者至已四越月
矣公謫而復復而遷遵義天下傳爲盛事甯都又謳

思如是皆數十年中所未有者而公則歉然也夫
民之情貧則貪貪則爭爭則爲亂文墨之吏徒恃其
成福繩以繁文或因循苟且漠然不關於心一夫不
逞亦束手無所措而皆諉之戎臣天下坐此不少求
斯民之安也得乎哉故古之大將必愛民愛民者必
見事於幾先圖功於遠大養士求賢以盡其職守雖
世有盛衰封疆之內民無不遂其生而不及於亂治
道於以挽回天地生物之心於是補救此大將之用
心百年間所少見而今日尤屬望焉者公優爲之則
不忍其去遵義也而又何怪焉公嘗爲余言往偕百

許人出塞北五閱月仰視北斗在南方又少時浮海
歷泰西則未常見北斗今遵義在吾江右西南公固
不以爲遠他日四方于蕃則於吾江右夫何遠哉甯
都之士民其亦可以慰矣

送孫效李歸桐城序

效李省親於楚將歸就學而請益焉余告之曰讀書
者學爲聖爲賢也不爲聖爲賢則畢世而伊吾嗡下
書自書也讀之何爲效李世家子穎敏其資生文物
衣冠地學不猶夫人之學也必矣余少愚失學所讀
多不得其解然於書也雖一字一句必會通一章而

求其大意至一章必會通全書而求其大意蓋聚多
以明少合異而求同雖聖賢之立言微妙有未易窺
而經義之辭了然心目不借筌蹄於變註良以解說
繁而經義晦也此固不可强語學者而愚下之資則
固持之有素矣夫窮經以致用也孔子稱躬行君子
又曰脩辭立其誠經也者言之必可行者也言之必
可行無妄而有用可知也窮經而學聖人之言行善
讀書者也言行皆無妄而有用善學聖人者也王介
甫創制科以取士亦欲讀書者之善學非欲背聖經
以爲學也然人必不能不背聖經以爲學則帖括爲

進取之階驅之也帖括不妄語不工不凌虛不繇故
所學在立誠而行文則作僞所學在實用而所謏則
虛辭揣摩於題面字句之間結搆於繪水鏤風之末
自發端以至簡末豈惟聖學無關且大無補於書疏
小無當於會計朱子所謂無用之空言已一旦弋獲
以一無知識之人任迂疎執滯之性馭左右簒惑之
奸應紛擾咎至之事其不喪生平而敗天下事千百
中不十一車已覆於近代至今未有已極士之自待
者固薄而以之爲賺老英雄者作法於涼流風餘毒
殃及子孫貽禍於天下後世則誤於安石而至此極

也效李命名綱而思所效在唐則有若直言極諫忠
太宗父子之間在宋則有若持危定傾著南北迴天
之力效李善學其所學余又何以益效李矣

告別倡和詩序

周子儀一游燕公卿大夫爭結襪四方士至者爭識
面皆樂與游周子亦樂客於燕歲戊寅周子一旦爲
詩以告別自道南歸志所厚善莫或留諸君子和其
詩者亦莫或留之夫向樂其留今不止其去後先之
情何不一也非不一也從周子志也不如是非知周
子者也周子醇厚恬雅而慷慨其見幾明決軼等夷

樂於游而勇於去豈無所深知而能是易曰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又曰幾者動之微疏廣曰知足不
辱人固有功名成而鮮令終非不足也不自知也嗟
乎知豈易易哉天下之客去就而能知知而能勇決
者余於周子見之不言而喻其意於屬和諸君子見
之游而樂而不樂而不已於游請以是爲反招隱之
詩以喻之

贈顧玉停序

學也者成其行者也古之教人取士行焉而已自帖
括興而世不知有行周禮教以鄉三物而賓興之行
自知之士亦無知士之人滔滔然久矣夫安得超軼
之士學焉而躬行砥狂瀾而力挽以庶幾聖學存於
一二此有識所望慕咨嗟謂難其人也歲丁酉秋杪
太倉玉停顧君訪余於豫章把酒論文相善也君非
學行之優者乎何其末易見而本難知也余聞乙酉
江南榜號稱得人君年尚少而羽儀多士樹德垂聲
者惟君工制藝注於手而誦於人如珠之光璧之潤
者惟君稽古右文聚羣儒於天祿而登首選博綜經

史千言立就者惟君科名也文字也君之緒餘人所
知君舍是無從也世之負知人之名者皆知君宗邵
子學留心律呂音韻象數而得神解所著八矢注字
圖說鐘律陳數皆成書問世矣其尤知君者驚喜其
書奉爲枕中秘然噤口而瞪目者皆是也知之則知
之而於君也何有書曰知人則哲余師魏叔子題水
滸傳奇有云君不求賢相不求士士不求友乃在於
此諺謂死者復生生者不媿嗟乎人豈易知賢豈易
得哉以余所聞寶城嚴太僕癸巳典楚試遂卒楚於
時賓從鳥獸散有孝廉獨執義經紀其喪護以歸留

滯不及與南宮試天下高其尚名義等之古繆形向
雄能不背負人於生死孝廉固帖括中人也寶城何
以得此於孝廉哉夫人與人相接者情而已情所不
篤雖勸以高爵臨以殊刑其能強乎金錫鏈鉛氣不
與磁引磁固無如金錫鏈鉛何也人不求情之所以
篤漫然求人之篤雖勢位之崇高不能得之於一介
比窮禍患害求能收人所棄庶幾一遇也得乎哉且
今之所重在科名科名之極則在成進士計偕之急
雖風雨舟車斯須緩猶惘惘怨於天地夫何有於羣同
別異之交然則窮禍患害之相收死喪之威所不畏

紫硯銘序

江漢間自古多奇士而李惠伯特著於今惠伯名家
于少聰穎人日爲奇童負茂異資而折節問學才益
大人益奇之工書法其含毫運腕鋒藏而力出作奇
字詩擅奇思其奇句酷肖李長吉其爲人奇而不失
於正要之士之奇者也好奇者無所不用其奇宜乎
有紫硯之銘之作也甲申余客漢上見惠伯銘硯僅
入言環列如規循之不得其端竟之不得其末初不
能句審視久而後知其文字之奇也文字非奇人言
而可讀至三萬三千七百九十二字之奇也擬以藝

文類聚所載不倫也擬以蘇蕙蘭迴文詩尤非也拔達摩爽性須二十言耳讀之則詩四十首達摩無語言文字而須有之則以語言文字之正而奇惠伯之銘非知惠伯也惠伯初字無無豈所謂空無所空者其於語言文字不欲有有可知也伏羲畫八卦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無語言文字而語言文字之奇莫或過之惠伯之銘合二篇之策而三之何其欲爭奇於伏羲之所畫也請以惠伯之奇以質之天下之好奇者

贈吳其矩序

吳子其矩學於躬巷彭夫子者也夫子之設科也因材爲教不強所不能而同歸於有用一時門下士英才輩出吾邑子則揭韓然郡人則吳子其選也吳子之學宗程朱韓然喜經術與有所近各行其志世雖未能用而躬巷夫子亟稱爲指可傳其學也余與二子奉一先生教皆不逮二子其吳子與先外舅爲執友長於余七歲其愛余如弟余不敢不事吳子如兄而視韓然如弟余與二子各游固方未嘗匝月聚聚則各述古今事歡然如共事未嘗有離索感二子非

奉師教蚤夜不敢怠安能取重於時而與友相視莫逆能不負所學可不謂爲難及者哉甲戌余重游秦蹇取道枹罕執僉壽吳子蓋徂夏吳子客枹罕年已六十矣夫吾儕憂德業之不成事功之不立而不憂歲月之已晚孔子六十而耳順曰苟有用我期月而可聖學之成已成物者必達四聰四聰達則世道民生入於耳而動於心而後位育之功能以出今夫秦古雍梁地文武成康之所都而河州則黃河入中國之始禹治水先積石厥貢所浮自今觀之古前王所都所疏鑿當非無意其所以致治保邦奠安民物底

680

查小蘇九十序

星子濱彭蠡當廬嶽陽落星石突起湖中邑因以名焉石隱大年往往遯跡韜焉山水環聚標秀而呈奇古石隱大年往往遯跡韜光幽棲於其地一丘一壑恒以人傳歷千百年而名爛然天壤使匡廬一山不爲緇黃輩所託處豈不以代有其人哉小蘇查先生實生長其地先生志士也行年今九十健飲啖視履精明有嬰兒色其取重於人不以壽而久視長生歷期頤而上壽無已極人之重先生者於壽則然聞之華封人於堯也曰多壽相如於梁孝王也曰王之壽大而天之所以賦予與人之能得於天者皆永之及則亦瞽祝之浮詞耳夫壽有壽於老彭者乎受封於帝啟及周而失國雖歷年八百其閱歷變遷憂患不少其妻更四十九其子夠五十四其和氣折傷營衛焦苦則八百年間安居無事享平承暇豫開口而笑者爲日幾何也則古今之享大年爲榮爲辱者其人又幾何也先生少遭亂絕意仕進無得喪榮辱亂其心以能養其身而登於大耋固其所矣周長孺常語余曰身從宋末有先生後講節義同志七人隱髻山與易堂之經濟程山之理學鼎峙江西有聲於天下七隱中小蘇年最少云先是先生以舉子業受知學使者侯廣成爲諸生高等亂則棄去人所重莫如科名乃澹然於中者當弱冠之歲季父天球罹非辜則破產竭智力人皆推餙義聚於一門先生則有痛心而飲泣家貧行藥有韓康風而多所全活有餘貲則以濟人行義俠則交四方豪傑士而五子三孫長貧食其力自若也喜談論慷慨風生晚年重聽則以筆爲口以目爲耳作字不苟簡點畫目不用玻璃障尤好讀參同契用以煉精炁神且健步日行數十里近往黃山採丹藥幼少隨之莫能及髮班白而神特王先生九十之年所著

見有若此而非其志而著見若此非志氣之盛而充之於禮耶抑本之身者厚而得之天者優耶甲子再周百有二十爲上壽古來多有惟多歷變更老而鄉飲大賓盥洗揚觶於聖明之世爲千古有壽之榮無壽之辱者崑山周壽誼一人耳微先生誰能繼之余齒少先生二十許引爲小友於今三十年所耳而目者知其老未知其少知已事而莫知將來先生而百年上壽而憲老乞言余庶幾厠惇史末先生其何以教之

潘東柳八十序

潘氏五丘其先世越產也家燕遭世變繫籍於楚天下之人稱孝友萃一門而高尙爲今最者必曰五丘壬申余客鄂渚與太丘介丘再丘相周旋其季尤莫逆於心時年方中身則燕丘先生自號東柳其人也東柳好學多才能世家子居貧骯髒不求知於世世亦無知之者漢陽鄂渚阻隔於一江水淺深莫測詩所稱江廣漢永不可泳方者也東柳沉江者再及底而出卞常吸湍水人皆以爲神而余五歲溺於河亦與爲無異夫人不克知人之定命而水之明德獨知之東柳篤行之至通於神明其人而不溺也審矣野

史載王十朋不溺以料錢窶士不溺以黃蘆汴之爲水於榮枯一無所軒輊則又何也東柳與余聚散無定而誦不能變心以從俗固將愁苦以終窮之句則無以異余迂拙不偶於時固宜東柳生再歲而國變又二年而基業壞於宿衞又五年而失怙又十九年而伯兄寻告又十七年而仲丘早世其歷世之大故既多則因應之機權必審而旅館旗亭未嘗一以詔余也東柳資敏異其力學擇交遊通知時務而立身操行爲正人君子則得於賢母諸兄之家教爲多東

菽水一門衣食費不苟求贏餘爲鼎食鐘鳴計何自待規模之不弘遠也又性剛戇少可多否實未有城府而人畏其口求無齟齬於世也得乎先是五十年天之顚沛坎坷以鍛煉者已無不至爾來三十年則天倫之樂老成之人天皆籠之以去而世態艱難又什伯於昔日愁苦之窮甯丁我躬矣則東柳雖窮益堅余不知其何以安於貧而存活於今之日且歌我生何幸遇貧賤以自鳴其志也夫以東柳之才少貶損俯仰從時何求不得則加富二等就官一列其利達如司馬相如張釋之且不階貲郎而得者而東柳

誨迹江皐棄人之所取取人之所不收豈眞有得於義命之安重於此而輕於彼者哉以時俗視東柳能爲而不爲愚而愚者也以東柳視求富貴利達得不得其身與家胥失者愚不愚何如也而東柳則不俟計較而安之若素也古之壽人者壽身而必及世余既耋耋而怠荒無能爲役東柳強健之精力於筆牘適燒亦見一斑而天之福東柳不徒精力則八十之責字與八十之屠牛其強其弱將無別也非所以福東柳也

仲昭吳翁八十序

柳顧浮沉閭巷授經博古作詩歌賣文賣字取足供

南昌爲吾江右大府雖僻在吳楚間而山水環衆舟車畢集人文之秀頴有聲於天下其故家聚族居敦禮讓四民安生業無囂淩氣雖好脾睨一切多譏評然親賢友善之誠又出於天性往往有三代風世代或否泰升降而公道常存故能遷居占名數於斯歷數十年三四世而相安非盛德仁厚人人深如仲昭翁者莫之或能也翁先世自歙僑居維揚維揚當甲申乙酉間虔劉俘纍靡遺子翁盡室獨無恙即財賄殫殫亡而養親周人急皆裕如時年甫十四識者稱其才多其孝友而覘其後之必昌而翁計久大卜居長

子孫環視四方則莫如南昌善遷南昌自翁行年四十始南昌城市當滇閩變起烽火達四郊懲前慫後轉徙多有司莫能止翁獨好行義延禮師儒型仁講讓哀鰥寡賙恤貧乏通有無以利濟一方而安集之人以是感德翁惟恐翁一日舍以去翁敦厚藹吉寡言笑喜茗飲園棋論文品畫逸致翩翩而飲人以和食人以德宜乎南昌士庶相朝夕親而厚之至四十年之久引其子孫世世爲郡人也要非翁之盛德仁厚不至此昔管幼安所居人相敬旬日成邑上安其賢民化其德以視夫翁何讓焉且翁先世之遷吳者

非泰伯仲雍乎史記吳世家泰伯弟仲雍荆蠻義之從而歸者千餘家比居吳歷世滋大今翁亦中子南昌又義之翁子若孫從其賢者遊交海內鴻名大德能卓然立有自致青雲之槩則延陵季子之風於今可復覩孔子論逸民於虞仲曰隱居放言而說者謂即仲雍夫仲雍舍其弟而從其兄者也翁之伯兄行素季弟行玉皆同居友恭交盡天倫之樂全矣而循循謹謹言若不能出諸口以視厥祖之中清中權及不及何如也辛卯二月下澣爲翁八十之辰長君上舍之直與伋爲兄弟交屬爲文以侑觴份讀書至七

世之廟可以觀德竊竊以德存乎人者也而耄耋期頤之壽子孫曾玄之多則得於天而非人力所能及今翁之富壽子孫可謂多矣以功以德延長百世又與先世之創業垂裕不相謀而相合則壽公者自此而無疆矣八十云乎哉

吳柳田六十序

上舍吳右尊方謁郡宰遷適與余重逢喜而款留出主席則尊大人柳田也余交羣紀間不稱監郡侯者重其地尊於爵也柳田儀表魁弘吐音洪目光於電見而知爲奇男子酒半論文出贈公蘭谷手澤香浮

寶軸外有倪雲林文衡山之逸品焉早年散落人間
重價購而世寶之次展趨庭圖則九世之祖姚笑語
志意儼然聚一堂不但裁冠象服之威儀而已余笑
指高樓所充斥則經史字畫彝尊惟不蓄方罅補
簫管具嗟乎藏弆富有非宏覽博物之家風惡能是
於時賞心縱飲其喬梓則杯不向口而雄談自若問
其年則十日十二子將周右尊因以壽言屬問其畧
右尊云人之孺慕二親已耳家君孝友性生以百世
爲一世一族爲一身而宅心也仁制事也義此其畧
也余曰是足以稱尊大人慶矣夫句吳稱神明後而

季子特賢左氏史遷於讓國愿聘觀樂將兵皆記載
且詳善論者欲畧之而不能畧也柳田豐南著族而
宗季子以余所聞有姚葬唐咸通訟八年不得直柳
田能直之上祖之姚墓碣埋迷兆域柳田能求得而
豎之族屬負賦稅柳田能輸之婦人年六十遲受賀
柳田能舉之修石梁之圮者葬權厝之攢者完怨曠
之窶者周無告之急者更僕莫數也柳田不家食也
久矣一旦還桑梓而奉先睦族彰彰如是雖天性孝
慈引爲分內然世教衰微之日父子兄弟不無縮恧
菱薾較計秋毫之末況源遠支分求事之集有如是

則詳也而非詳也太史公稱季子仁心慕義無窮夫
神明之後苗裔爲難其志其事有繼之而莫得其精
述之而僅踐其迹且將兵在行年九十則季子之賢
求於詳不得也求於畧不得也然則柳田才六十慶
也稱之夫何以稱也右尊其知之

許尹重六十序

豫章與楚壤相錯而夏口爲尤近夏口四方萬里水
陸津要地居行雜處烟火環百萬家肩摩踵接甲九
州都會其民物好尙風氣足與九州相轉移於斧數
十年矣余足跡徧天下而往來朋從莫多於夏冀共

人自始交至今十餘年如一日而無變者惟友人尹重許君君歙人性倜儻善奬借人排解事輕出財力謹唯諾工詩喜書畫古法物四方名下士至夏口而如歸者惟君好客家中落一無改其初者亦惟君今年癸未君年且六十矣夫今之時爲何時君獨非今人之情乎何所好之篤而持之久也天道三十年一小變百年一中變天運於上則人應乎中運會推行必至之理也前此六十年余與君昆弟髫髮未燥雖是時海內一大變第耳而非目者也中間壯歲所歷亦相與安之獨怪夫甲寅至今纔三十年耳人猶是人

也耳目口鼻四肢猶是也至其情或歲一變或時一變焉迄於今則張翕捭闔怪幻離奇矯詐背謬其變也月不給而日日不給而瞬息突變而失其常變之中不勝其變而瞬息萬變矣以昨律今不得也以未於人少許可其言受寄託不自欺其心者則必曰黃君復菴二子有名於天下人皆知而信之而特與余交相篤余之敬信二子也深於世之人而亦有所不能不信者則以君之子宗夏一言而始定蓋宗夏師劉子而友張子其知之深而所信篤也宜哉余草澤陳人無所短長於世訥不能言遇宗夏晚然每一見之而至此極豈但尋常一變之天道哉奈何人不自知而第使不變者耳之目之既歎悲傷而汪然涕泣

之也易曰窮則變語云獸窮則攫人窮則詐今之人可不謂之窮耶夫窮固有窮之者而變者誰耶孔子厄陳蔡不火食猶曰君子固窮何也韓愈詡國家失太平六十年十日十二子相配數窮六十其將復平將天哀斯人而賜之平耶未見其誠然也夫窮則誠窮而窮能不猶夫人變者自變而能不變其變之人也百年之內舉世之中不易遇之於旦暮者也今余與君年皆踰六十髮皆短且白相見交相戒勉第賦詩飲酒課兒讀經史彼薄世悠悠之變夫何足云

黃復菴六十序

北平劉繼莊處士也好奬借善類所交徧天下士執經門下者以千數其言可屬大事艱難百折而不回者則必曰黃君復菴吳下張采舒義士也傲岸不羈於人少許可其言受寄託不自欺其心者則必曰黃君復菴二子有名於天下人皆知而信之而特與余交相篤余之敬信二子也深於世之人而亦有所不能不信者則以君之子宗夏一言而始定蓋宗夏師劉子而友張子其知之深而所信篤也宜哉余草澤陳人無所短長於世訥不能言遇宗夏晚然每一見之則感慨淋漓上下千古刺刺終日而不休不自知

其言之何以多雖宗夏亦莫得而知也方欲以世事
身事屬之而宗夏以緑衣拜君壽而東歸矣君年方
六十宗夏不能苟富貴以娛親歸之日貧無所操操
名人之文若詩以稱慶而宗夏固欣欣然有喜色也
昔張齊賢之親壽賀者旅幣充庭人不能行親大悅
之夫貨固厚實而言爲浮文宗夏獨非人情乎親雖
不言其何以自解於齊賢也庚午之夏君客余媚茹
紫庭所與余同飲食居處浹旬日君性沉默不苟言
笑於時賓從雜沓而君與人不欵曲然旅中人下逮
臧獲無不目君以躬行君子至今有十四年恍然如

昨日也余聞薄澤以厚庸人而令聞必歸善士其久
暫眞僞惟曠觀者深知之宗夏第歸操所得詩若文
以須若翁且曰處士之言約而富義士之言簡以切
名人之文若詩麗而工皆可以傳一觴者也君雖不
自詡其躬行之德而稱道生平者乃出於師友之至
誠非世俗之浮譽侯人之報祝固樂受之而不辭可
知也余不敢自附於知君庶幾託於知言可知也此
宗夏之所欣然也

揭扶九八十序

不可求而獨得者非幸也所得求其可求也不能得

而皆如所求者尤非幸也所求得其不易得也不可
求者在於天而人不以可求求不能得者由於人而
人不以難得得是則分天人而二之而不合天人自
我而一之然皆未易言也吾於吾豐揭君扶九而有
見於祐之自天申者命之自人立者也君爲蒲子公
之季子家世書香生當入版圖初若隆應違興者質英
敏而好學性孝友而慈和邑程山講程朱學心焉嚮
往志遞加人一等已以上庠試棘闈俛得而失弗恤
也比大耋一編不去手先是君與份同里相朝夕遡
來份僑家百里外音問疎而令嗣國學勤倫次五虛

丙惟江以南爲著姓漢揭陽令迄唐宋若鎭若佑民可班班考然奕世簪纓莫最於文安侯斯以宋鄉進士來成爲父侍郎泓爲子明弘文學士樞爲孫歷事三朝文安親見不親見未可知也而君所見青其衿者十人奮跡未易以量中子斯禮志行端方已膺華袞羣英覩此矣謂爲一身具慶者非也謂非一身有慶者又非也夫何修而若是也從來席豐厚者不修置義曰歐蘇范之尊祖勤學也濟收人子於成立有慨夫劉孝標之廣絕交也買田而歸其人之母蘇子瞻不收陽羨屋値也

不問已屠之豕劉寬之失牛歸牛也訓呵不應富弼謂非詈已呂蒙正不問譏參政也緩急弗乘人急劇孟不以親疎爲解也積而能散眾訝君耗其財君蓄中人產未嘗耗而人人之心皆得也夫何修而若是也身之眉壽也家之賢肖也眾之悅服也華封之祝有其三箕疇之衍兼其五也世庸有各得其一端然未有統會其全美非如今之若周有也以是爲易知易能乎海舍谷虛以行其德者歷年不已八十乎以爲難知難能乎人倫日用之常經初無巧譎豈理出天外事軼寰中乎非予人以不可及而人不求及顧無如人何也語曰德者福之基也書曰有容德乃大夫海長於百川九年之水不加溢七年之旱不能竭善容也江淮河漢且盈也吾願人之慎無易盈也

魏雲舉七十序

義之於命二而一也而往往二之猶易之象數與理三而一也而往往三之人未有不知命在天而義在人乃不行義以造命則義不精而命不立其不交失者幾希矣夫力耕耨而歲不登人無如歲何也歲水旱而力作不輟歲其如人何哉然後知命之不能立者義之不能盡也故君子精義以俟天不任數而違

必矣故守世業而不知變通與能變通而失世業皆不得謂之仁孝余友胡心仲有言周於德審於時時德之遇事之會也爲翁言也翁年十八棄舉業學計然學孝養厥父母備歷艱難際事機之會成人所不成遂人所不遂若有陰扶默相於其間故家隆隆起捐貲而拜爵義方教子素書成名今司永甯鐸諸孫簇起爭復上鄉故物皆所裕如也周禮六行曰孝友睦婣任恤翁之教養諸猶子無異於已子置季弟後均產以成弟婦節分財利以睦族人建宗祠以饗列祖故翁之因也善變而變也善因五十餘年於茲其

宜於時而達於孝者率類是翁妹壻彭子載居相隔水行千里往還數子載述其婦歸清德丘嫂鄧夫人甚飲食服御嫂與姑無纖芥異幣帛則於嫂過之舟車饋遺且稱是姑不易得之嫂者非刑于之善曷至此吾意翁幸際承平則振興家世又未可以易量今之人智巧百出因時變遷以求錐刀利利不得而害隨之又安能善其身且爲善於家於里於鄉翁則優爲之人以天道獨降之祥不知非天能降祥也能獨行善而祥自至此未易以與俗人言也昔李虛中以人之生年月日時謂之命田文曰命受於天平文之生以五月五日兆亦有之同是青昔也段思平以是開其國翁以是承其家古今人不相謀而相合有如是是但謂之命焉不可也不謂之命焉又大不可也若翁者始可謂之不負平生之有異兆也

同學賴牧庵七十序

友也者東西南北之人也於天倫非親也天倫無之則不親於人身無屬也人身無之則不成列於五倫猶信之於五常土之於五行也由親獲上而推之凡所以成身成名者無一而非友也然益友恆少勝已常無則擇之有精有不精交之有至有不至而觀

禹鈞風儉於自奉而豐於待人其刑于之化上下稱賢先生宜室宜家也蓋其秉於性者有獨隆故其見於行者有獨篤一門之內四世流芳矣而先生歛然也會昌在贛郡東而壤連閩粵名宿往來居停館綺園如歸相講究身心性命之眼投贈詩文高起數寸命集曰友聲先生則於歎所當謁者惟恐有不謁情所能盡者惟慚或不盡藩參公偶見爨煙不息咲曰是繼志也猶之以志養志也細至於賑饑周急必滿人意而出其意外此藩參公好行其德之末節先生亦未嘗以善小不爲也甲午遊北雍於吳門則交蔡

九霞於白下則交高康生龔半千吳竹友諸名下士皆四長君滄嶼端人也弟子員高等貢於太學入正學書院取十三郡魁礎才合志同方修兄弟好而齒最長於今七年今歲秋中爲先生懸車又一之辰而龍馬精神國珍人瑞也親朋鄰族賢士大夫咸祝竊計門大堂高是日也滄嶼率三弟斑斕階下而正學諸君子廖庠上舍國士天下士邑宰詞林合應黃鍾律濟濟蹌蹌雁行登堂上稱子姪各進巨觥先生黙領洪飲喜可知也以諸君子之至止舟行輿行或百里或千里不期而畢集敦友誼而及於親其所學以明倫不在是乎與宋四大書院之多士相去何如乎學之正不正乎是非滄嶼之於友能擇且非庭訓之深不至是先生與余均遊易堂門諸君子固屬余揮翰以序敦倫之盛先生其引滿而進一觥

石城黃肇五母周孺人壽序

女子從人不必以才見而才不可無說者謂男以有德爲才女以無才爲德是說也爲安居處室無非儀

者言之不然則陰柔沈黯用非其正不然則萎薾依違徇私恩而亂大倫無才以濟之可也夫女果可無才乎則地道無成有終終豈無才所能代乎苟大難大疑非常之變使無才女子處之焉能保其所難保全其所當全乎余於石城黃母周孺人獨重有感也孺人今年年六十守志者三十有二載令子肇五持敬言走千里留涉旬餘屬序其母之苦節嗟乎孺人不但以節著而節亦猶乎人之節也孺人年十八歸次蓮公孝謹於尊章勤儉勗夫子世之安常處順盡婦道者猶夫孺人也良人豪舉則泣諫失所天則

甘殉欲奪志則相舟自矢撫孤兒播遷則勤操作教之成立世之際變盡妻道母道者猶夫孺人也人誰不死莫痛於非其正且變起門庭凡有血氣可死之時也雖遺三尺孤亂嗣之重有不暇惜而孺人則計之深矣婦人有所哀傷不痛哭則仰藥雉經性果敢則號呼并命眞若有爲其不至決裂身家于倫理天和而敗俱傷不少止而孺人亦計之深矣古今無不愛親之節婦亦無不達變之常經天性之親仁可過義不可過仇怨之深者恩義之所絕也此孺人忍死濟變以潛消默化於其間俾上安而下全和平以至之而變者鮮矣則於宴貞之德也何有又安望其能

今日夫豈匹夫匹婦之所與知與能者哉吾意當戊午間孺人母子豈不私相計死者可如生絕者可復續蕩析離居者可還舊物藏怒宿怨者可相忘而無間藐焉孤可光大門閭毋子莫畢其命可六十四十而未有已極庶幾有其一二亦不辜茹荼盡蓼之苦心至今三十年來無不全備皆如意之所期若有默相陰扶者豈非孺人之宅心仁而制事義因應之才處變而不失其常之大驗乎此惟古大臣受寄託弘濟艱難而利安君國所能爲顧出閨中之女子非女中之才全德備不至此或以孺人設帨之辰爲浴觀

音古佛日故受福如是援釋非儒者所道然福以德致其受之也何疑

郭母陳太君七十序

易之言坤曰資生生也者代天而成物也人之稟於天者氣而始終麗於地者形份常曰母之於子其愛也倍於父其教也什於師其浸而深入也百於海世之母不能教與教非其正者無間矣彼性陰柔而昧大義習陋俗而善因仍貪利祿而忘遠大苟非識量之獨弘志趣之有定其不爲時勢逼之而遷囿約久之而變者鮮矣則於宴貞之德也何有又安望其能

身教以母而兼父師如易所謂生之成之者哉然不敢謂世之無其人也余浮湛於世走四方交才學士類多根柢於忠孝今四十年中零落盡其踣然者於閩有一人曰黃叔威因叔威而交者一人則郭子善夫善夫孝慈人也翩翩儒雅寄居關中而義聲動遠邇不侵然諾廣交遊貧待之舉火遠客名宿至如歸常子伐應而善夫方搖筆作詩文人莫測所以令子景文純以名諸生一日匹馬追余馳三十里致贐金談甚暢亟道其祖母陳太孺人賢余歎息以善夫之才學乃親賢友善如此蓋太孺人之教之也太孺人

以名門嫻內則幼讀有用書則有女博士之稱歸御
老太翁取科第歷龍里西安著治行則有鷄鳴戒旦
之令聞課諸子則熊膽和丸之勞今晚春朔子孫班
斕祝七十則金母瑤池之宴太孺人作成之美如此
蓋坤貞之德致之也昔孟母之教三遷其家陶母之
教截髮延賓高風不可尚矣書曰敷學半予與氏謂
今以昏昏使人昭昭夫聖賢之學不在詩文然六經
之文六經之詩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學者有
至有不至舍是而學非其學矣今之教者已未常學
雖教而不知所以教宜其志不出於利名交不越於

權勢文不踰於帖括則王安石取士之法誤之也吾
聞習優伶者外其身而言人所言動人所動夫違背
其身之言動以彷彿昔人之萬一非不能動人視聽
而希賜予比罷舞則俠然伶人矣然後知蹈襲之非
眞淨言之無當於實用此神明於秦之愚黔首者顧
欠之教師之督皆不出此則舉一世之大惑也求不
惑之惑夫豈易能哉太孺人好學著詩文等身本於
心發於言以是爲身教者子若孫率循數十年於茲
學之而皆成也久矣或疑其榮名遐舉子學是以堂
上之聲容不若場中之謳曲此又甚於大惑之尤者

江母八十壽序

江子約齋將自楚歸通州爲其母鄭太君八十壽介
於王五柳以序屬余余私於五柳曰通州濱東海擅
魚鹽利而約齋嶽產也嶽之俗善心計擁高貲所居
必夏屋被服必紈綺挾趙女燕姬多麗僕張筵設侹
樂出入必乘堅策肥交通必顯達以赫奕其聲勢嗟
乎是亦不謂之盛矣乎而嶽之在通州者其尤盛莫
如理鹽筴雖利源得所歸而商且困然氣燄之盛猶
夫昔也四民之中而理鹽筴其不扼腕延頸豔羨之

者無是也約齋嶽之故家子故家子甯有是耶不如
是亦足以承母氏之歡耶五柳曰約齋不出乎此也
約齋性豪爽識遠大倜儻談名理工詩能眞草書好
交遊喜議論臧否意所不可雖聲勢藉甚不爲屈不
狥俗不以利爲利是約齋之行也是約齋之承歡于
母者也余曰張齊賢母壽百官往賀旅幣克庭人不
能行母大悅年八十餘上常召至宮中撫之曰婆婆
老福嗟乎非此母不生此子也約齋客楚二十餘年
矣其取重於人人倚芘之者亦已多矣約齋能推移
以入世乎能軟美以順人乎能甘言以餂人之利乎

能則游揚聲光譽滿于遠邇而幣帛山積充斥于門庭可知也仕進之途於今特廣能今日捐粟則明日拜爵可知也坐擁傳呼當已十數年歷仕宦階當已不可限量吾不知約齋何以能爲而不爲可仕而不仕二十餘年美鬚髯蒼且白而猶然故吾所以顯揚其親視張齊賢當日何如也將以浮雲視富貴而成母氏之高風乎恐未足以承耄耋之歡心也五柳曰約齋之母不出乎此也約齋甫三十而失怙與其二弟二十餘年間所以成立家所以興六孫所以羅列者其誰爲之不苟於然諾納交于有道者約齋也而

教約齋者誰耶楚詘通州約三于里二十餘年中約齋歲定省可謂能孝人誰無子有于而能孝者誰耶以約齋之才何施不可顧安于時命非惡夫利與祿也惡夫貪之而取非其有得之不以其道有豐而遘以歉榮而祗以辱者此母氏所不願其子之爲之也約齋則從其所願而已也余曰甚矣子爲約齋之解嘲也雖然今之爲其親稱慶所必欲得者冠蓋盈門顯貴之客也簫鼓俳優快心之樂也泥金大書報祝之辭也書其名不必識其人仕籍中之高官大爵足眩時人之耳目也甚至天語褒崇必立綽楔監坊表

金碧煌煌者不爲不多也約齋乞其言以稱慶易耳而何有于草野之陳人陳人之言何足以承母氏之歡心也五柳曰約齋之所以必出于此也約齋無世俗之見而吾子爲世俗之言非爲約齋言爲知約齋者少而不知者多從其多者言中有所激而云也雖然是善言約齋之孝也是善于頌禱其太君之壽也余曰有是哉子之爲余解嘲也雖然問答之言甚暢也請次之以爲卮而歸之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論　記

駁貞女論

三百年間文人之文惟歸熙甫最工持議甚正爲一代宗工其論貞女也則失之謬不可爲世訓熙甫曰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此立言之大謬也夫女子之嫁與許許與未許其不同如黑白初不難知也男女不相知名未許也婚姻之禮通之以媒妁告之於祢

廟主之以父母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主之以終無間於死生者女子之中道人倫之正古今之大義也女子不幸未嫁而夫死者將若何女子未許人者父主之已許夫主之夫死則身無所主無主而可也不然則反道背德之人也若已許爲昏而從一

同卷合既嫁之後而後以身許耶夫以既嫁而後謂之許則將篤夫婦之私輕父母之命而違於禮者必熙甫之言也禮女子許嫁笄而施纓雜記女未許嫁年二十方笄燕則髽首此許未許禮之明文也今夫馬未乘而絡其首不可曰馬非其馬牛未服而穿其鼻不可曰牛非其牛則女雖未嫁而曰身非壻之身者無是也何也許之也禮父母在不許友以死苟息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夫許友以死許君以身許以一言耳許以言不可以貪況六禮行其五而可不爲之死且可以改適乎是必婚禮未制之先而後

且以改適者先王亦無是不近情之禮也不及情而強之則傷生過於情而強之則害義此禮經不著言者先王之意至深遠也孔子有言壻免喪弗取而嫁者疏之者曰嫁也者壻未親迎而父母送以于歸也或曰嫁之爲言改適也夫世未有無故而弗取者無故弗取而後嫁明乎嫁者舉一世不數見也又言女未廟見而死則歸女子之嘗者蓋以廟見重於合卺爲恒情言也非謂女死而其喪可歸以緊乎壻死而其妻可嫁也聖人不若是之黷禮亂倫也且以嫁則嫁喪歸則歸而女氏之貞者有不因俗情苛禮以動搖其勁節貞心則不宜引喻失義求其說不得而爲之辭也熙甫曰未嫁而爲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也非禮也此言未及親迎而壻死非夫婦也是以禮之常經責人之死之變也父母已主之未可謂爲無命也稱之曰夫未可醜爲私奔也是說也所重親迎一禮耳舉其一而盧其五也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如之此爲未親迎者言也成服而弔壻可以來女可以往使非孔子之言則熙甫將議爲導壻之摟處子而教女以私奔矣

又曰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斯言也爲女冠女尼言之可也非可以語於貞女也古有養母而終身不嫁者君子賢之過聖人所不及也孝乎議禮之家文人之文求申其說而不自知其悖謬往往然也熙甫之記貞節既比之奔又比之伯夷夫伯夷至可與私奔並比也其悖謬爲何如也是立言者所當戒也

陸抗論

三代而下信可行於天下不可行於敵人蓋以國家之兵爭地而謀人國其處心積慮惟恐詭道不足勝人非如平日知交不忍相負也不明乎此而徒欲以信濟者非愚則矯矣陸抗與羊祜拒守荆襄間祜餽以藥抗服之而不疑抗之信祜亦至矣夫醫者妄投一劑猶足以殺人敵人非醫也即不我酰猶懼其妄我而速我以死孔子曰丘未達不敢嘗同朝之大夫且然彼羊祜果何人哉且祜嘗陰陳伐吳之策方欲取其國而何愛於抗不愛於抗而抗且信之何也華

元登子反之牀告以情實子反猶俟不勝而後歸孫皓無抗江東久折而入於晉故祜還其所俘反所獵之獸以小信綰吳人之心然後大舉一鼓之而取其國祜豈一日忘抗者哉即使叔子不酖人抗或可以相信安知其使命欲俾功如陳湯傅介子者不易藥而斃之乎是叔子可信而叔子之藥必不可信也然抗卒服之而無酖者何也抗所服者抗之藥非叔子之藥也此抗之智也

阿衡廟碑記

陳留在沛城東五十里古有莘國也邑東有河曰伊

水西郊曰莘野橋曰有莘殿曰先覺臺曰樂道坊曰元聖里曰伊尹並見陳留一邑中班班可考者以伊尹大聖人宜其歷百世而不湮也宋眞宗曰始就於桀以勸人臣之忠後歸於湯以清天下之難柳宗元曰聖人出於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又曰聖人之急生民莫若伊尹是皆善言聖之任者已然其居莘也三聘未及五就未行方躬耕之日天下生民固已不獲爲堯舜之民且皆納於溝中若鼎鑊炮烙有仰首疾呼悲號宛轉請命於大聖人不能以斯須緩此舉一世而皆然也夫大旱流金石土山焦則

苗無不槁固已彼老農者雖不能爲霖雨必不忍不隨力而灌溉之吾意伊尹雖在畎畝中澤可以及一夫則一夫安及十室則十室安當日有莘之國百里千萬夫其潛滋陰庇於堯舜之道也必矣豈負天民先覺之任當天下無道之日而獨善其身一無所補救如孔子所譏果哉末之難者乎夫自任者必任於舉世所不能爲之時而賢知所不及知之事而後可謂任之聖其在於一方與澤被於天下初無二致志之得不得有不同而任無不同也知此而後知伊尹在畎畝而樂堯舜之道非泛然也陳留名郡更易無定而邑於有莘則古今不異故元聖禋祀於茲邑歷代皆然崇禎辛巳邑屠於流寇無人跡者三年求廟貌如初不可得矣歲庚申邑宰鍾定始修之廟址城東北角地低窪日久屋頹基圮環盈盈野水中歲時致祭率掃地遙禮甚非所以妥靈者爾來積二十餘年矣甲申許眞意遇來宰是邑其治也保愛斯民惟恐其或傷者既無不至比謁廟愍焉心傷欲新之顧難於陶甄一日命工鑿井溉樹穿土不及尋有甎埋地下乃下教能掘百者錢若干民踴躍掘獲十萬奇若窳不與焉乃盡以實基砌臺臺高五尺許廣二十

步縱加倍深入地中不與焉前斐甬道達南岸延長倍於縱堦級平城井中甃始告匱乃搆堂三楹前爲虛檐棟奚牆扉丹艧黝堊奉安元聖神主南向聖嗣伊陟西向明鄉賢劉忠東向配享亦既煥然赫然矣湖寬百畝許深一仞東北倚城其高與城埒則樂道臺環臺以甃臺東甃井泉甘無鹹卽淺而得甃處也創始以某年月告成於某月日費若干金皆眞意清俸所捐也董其事太學生某邑庠生某是役也不傷勞民財力而元聖廟貌聿新加於昔眞意其能自任者乎於是役亦庶幾見之論世者從可知矣份於眞

正始書院碑記

鄜於周爲子國提封地特小而中州之壤聯繡錯界以汝潁東洙泗而西伊洛惟鄜則然地氣之所鍾教化之所及宜其人才蔚起聲名文物之盛甲四方今昔有然也三原温君載泥世膺仕學問淵源歲甲申宰鄜凡所以勞來安定化民成俗斬不負國家教養之矣義學東舊有湍祠亦既詔士著業之矣一日慨然曰富而不教有民社者之過也乃卽其基搆書院爲楹三左右廊廡各一前建重門額曰正始門牖欄楯陛級几榻庖湢靡不畢具鳩工於己丑某月

以某月日落成費金以兩計者合若干皆捐已俸二
棟片瓦不以厲民也夫學必本於正正必愼於始始
進以正未有不正君之創書院也蘄諸生講貫誦讀
於斯非徒蘄如鄙之昔賢而已蘄加於昔賢以接於
鄒魯達乎關洛之學也是舉也其亦所施在一方其
仁足以示天下事雖行於一時而法足以傳後世後
之守茲土者蘄引長而勿替則鄙何不古若之有份
與温君昔講學於京師今復兆征經其地覩其事樂
其學之化民而政之成也於是乎記之

重新德勝門關廟記 代石外臺

祀也者天地神祇而外爲祀典所載四海萬民所通
祀都會城市聚落所專祀合祀惟後漢前將軍愍代
册尊爲侯爲公爲王崇極爲帝君者關聖一人而已
自有書契以來莫或與京焉江右於漢爲吳地會城
城北之德勝門古曰望雲宋李綱所改築者新城得
其名矣城闉重門甃脫爲牙城除地立祠貌像堊金
其創始莫可考而城內外之祀惟此爲最古靈爽最
赫奕祈禱最盛乞杯珓最驗無虛日在天之神不以
此爲生平未至地而昭布森列洋洋如在有如斯豈
不盛哉當是時周公瑾揖操爲漢賊孔明謂漢賊不

懷葛堂集卷四

兩立而功名之士各用於其主者不之賊也夫周葛
皆天下士一宣於前一表於後中間申大義而征誅
正名定罪賊魏賊吳尊一綫不絕之漢祚使人人興
起忠義心而正氣常存於天壤若夫漢室之興不興
身之存不存皆非計之所及此漢前將軍之仁至義
盡而萬古常新其與天地神祇並祀誰曰不宜然則
豫章牙城之一廟如地有高下而莫不潤者水如
人慮暗室晝夜而莫不照臨者日月夫何孫吳故疆
之有廟修於明天順成化間歲久將頹庚子夏中丞
白公過而倡修之暨省會諸寮佐合捐資二百金而
廟煥然以新而請記於予其所以抒敬恭明神之意
答福國佑民之靈皆可記也昭示來茲又何能已於
言乎詞曰

戎劉之祚短以曹孫在天忠勇國與俱存豫章城闕
廟貌奐明禋歲久材朽撤舊成新偉捐在位佽助諸紳
并日而作工良吏勤創始夏杪成以秋昱經營愜澹
繄白撫軍摛詞勒石歌以降神

茹公渠記

秦塞之遠出三千里爲河西極西地環毳幕東通隴
一綫者惟肅爲然關則嘉峪通西域貢道順則以賓

來庭逆則以絕交關路用捍全秦而釋西顧憂者亦惟肅焉然肅之爲肅既孤懸天末而又繫中外之安危則爲之計者必地加闢粟加多而民加衆甲河西五郡使之爲樂土以固苞桑而後可余嘗讀禹貢至聲教被流沙西戎即敘歎唐虞治化之遠乃在弱水既西厥土黃壤田上上之後何其本末輕重燦然具舉者固秩然而有序耶今流沙在哈密地而合黎弱水在肅東境上然則肅嘗堯舜之世固已奏成平不自漢武開五郡置酒泉始矣國家撫馭萬方而肅則白哈喇灰之禍雖休養生聚於今六十年迺來增置

大鎮而民生起色猶且遠遜甘涼此其故耳目所及盡人而知之矣今上巳丑以觀察茹公秉節使肅兼理屯田水利秋八月前臨即下教條勸課開墾夫肅當祁連弱水間廣二百七十里袤不及百里山澤有其半地狹民希亦已甚矣而塞雲荒草彌望蕭條者火耕水種擐甲荷戈一民而百役也豈非屯田水利之不講則民物不殷阜之過與宜乎公方蒞止蒿目憂心而首及之也余重遊肅與辛生成用遇途次因問唐虞漢唐之肅何今之不古若生曰祁連雪溶則討來河水可灌廢久跡湮今因故渠而疏鑿之自臨

修復甘泉碑記

雕陰上郡間邑有以甘泉名者歲癸酉余以事之榆林經其地壓居始成市民始眾宿息樹井始備駿駿有勃興之勢余顧而樂之時維隆冬水澤堅冰雪爾

山谷飲水而甘因問泉所在邑耆老曰在城西南五里許伏荆榛沙礫中今涓涓牛涔然矣余悵然太息久之夫泉水原也水潤下作鹹土勝而泉甘品之上焉者品之上者人所貴而名係焉甘泉之在秦或以名山或以名苑或以名宮名城自秦迄唐名宮之地不一而名邑者惟此千餘年莫之或易今若山若苑若宮城問其地鮮知之者則其泉湮沒之故夫泉而湮沒名安係之余甚爲茲泉惜也少選進守土詔之曰邑以泉名邑方興而泉伏榛蕪沙礫間涓涓然若牛涔可乎今既安集其人民矣是泉之修復豈異人

任守土曰敬諾明年秋以修復聞泉之上蕪蔓者芟之淤塞者疏濬之傾者築之贅之汎泉也今出地中矣沃泉也今流沫飛瀑矣其原長其味香洌矣一修舊於茲六十年矣壬寅海寧陳公以刑部尚書郎來守是邦不期年百度一新明年於廳事東卮地搆閣復已耳無加其初也泉前構亭爲棲息之地亭名仍邑非仍邑也仍泉也而名實並存矣是役也農事竣始選材而鳩工不傷財勞力而民勸不崇朝而興復若有加于隋唐之際者余於是深爲甘泉慶也夫民未安居而求古之跡與既安居而蔑古皆不知務者也甘泉小邑在萬山中當延安孔道明季火于寇民

草薙而禽獮今生聚始蕃五六年中西安旱邑爲移

粟移民地恤鄰又如是宜其興之勃然也然邑之泉幾與秦漢隋唐之宮苑同其蕪沒者蓋五十餘年于茲矣茲修復有不容已者余重守土之請樂爲文以記之守土者甘泉令姓田名啟盛者也辭曰甘泉瀝瀝潤斯百里行旅商農不憂以喜民之慶矣泉之長矣昔淪棒蕪今可防矣爾有稻粱釜錡以湘爾有猪雞亭孰羶鄉耆老以壽幼孤以孳夭厲是除式恬且熙飲和食德伊誰之力山高水長濆瀑靡息

清香閣記

初建昌郡治枕鳳凰山麓限城堙壯甕寬弘窠庶司聚處而分廨壬辰叛兵火東遷於西街狹隘近市走起執事吏無棲息所頻修治顧以傳舍視無改其舊於茲六十年矣壬寅海寧陳公以刑部尚書郎來守是邦不期年百度一新明年於廳事東卮地搆閣爲燕居之室閎一區樸素不雕顓而爽塏高明左右列圖書軒楹前滑池成山疏泉爲瀑有臺有坂有渠有亭有徑徑透迤甃以小石亭小覆棕櫚代瓦其側未安居而求古之跡與既安居而蔑古皆不知務者假山其下栽桃李花竹方一畝間有萬壑千谿之致閣後爲方塘深廣視山蓋爲下因高客土成巨矣池不畜魚而種蓮爾雅所謂荷芙蕖也周元公以水陸

草木之花可愛者獨蓮出於淤泥而不染濯於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花中之君子也茲閣之構池之所種夫豈偶然哉旰江之俗士慧而文也以好學民悍而爭也以好訟箕風畢雨民性之不齊固已邦侯古大國之諸侯也不言而化民成俗亦在其性情之正耳學者士之所有事而訟則小人之尤好士之所好而惡小人所不惡一轉移間則已無餘事矣國家子惠元元七十年所休養生息而旰俗日薄民日益貧者其故何耶豈非拂士之性狥小人之情而加甚焉者皆是耶宜其習染於固然莫或易之而之所經齊民行旅負販樵汲百貨灌輸之所出入晨

夕也今其人雖往然是非之公方流傳久存於心宣於口歷歷如昨日事所謂沒世不能忘者非耶公名進士今大宗伯冢嗣而諱吉謹冲爲海內所推下車則席介端方造士愛民用以表率五邑而不大聲色旰人士咸驚異數十年所絶無而僅有而公自若也杜子美謂得結輩十數公參錯天下爲邦伯則萬物吐氣天下少安睦乎予於何言之易易耶一郡愿百年得其一已爲過望故望十數公耶今旰之四民安生樂業者竿牘不行賓客不入境訟庭虛輿臺伍伯求無煩聖明南顧憂客秋旱蒲收念十三郡戶口億萬日食多艱積穀家又因以爲利饑者雖少而誰實

一代眞儒且不屑與經生夙學爭勝於石渠天祿考古欲香之遠而益清也宜乎顓閼曰清香公自此遠矣若夫揄拔眞才語具修府學記中茲不復云

新修廣潤城門記　代王中丞

國家經理天下分布都御史以撫治者十有七行臺所在爲省會府曰大府江西之南昌其一也南昌西枕大江城門有七其臨水者四廣潤其一也舊名橋步以舟羅江湖可上下而得名也是門也四方冠蓋之所經齊民行旅負販樵汲百貨灌輸之所出入晨

饑之因出帑金告糴於楚地泛舟之役薇江而來減價平糴民遂以安今春麥登稻夏熟化凶爲豐山谷中不一聞啼饑聲皆聖天子一人之慶和氣感通福及於江右予亦藉以告無罪而廣潤城門樓於是不敢緩斯須矣古城郭關門修舉以時周禮職在掌固則所任各有所司嚴墻之下不立知命者愼之國門之勝說者謂非孔廟弗克勝此今上壬戌從諸紳士請築宮其上爾來三十餘年一郡五邑中值承明登津要一有不戒雖蝸飛蠭動之有損竄不惻然於予心而況於人乎況今上之寵眷付以保釐之任封疆之大平用是捐俸命日鳩工鼎新發甕門則疊貞石薄巨木以架譙樓廳堂門壁雉堞咸堅而厚煥

然以新望遠壯觀啟閉守固於是乎在且以爲有民社者勸夫地有小大民有多寡事有簡繁而城池關路則尺寸皆朝廷之封疆人臣所有事非徒省會之麗譙之城門宜然也知此而董其工勤其事者有功民社例得紀名矣至若門之石高廣若干尺樓之柱若干楹瓦甓甃堊丹雘粲油堊灰銅鐵竹木甎石之物工匠傭徒之費合若干緡皆出於捐俸營度於某月日迄工於某月日屬賓必有能記者

新修建昌府學記

江右十三郡盱江之人文特盛雖隆替代殊其大槩

則然已郡有廟有學宮創自宋慶曆間一時文章節義士後先繼美有聲當世李泰伯曾子固輩班班載著也國家養士七十餘年才俊迭興遠軼他郡郡故有藩封府大阜矣起元爽而寬衍臨盱水負鳳凰山左右麻姑從姑相拱揖遠山羅列如干官環侍形勢之勝說者謂非孔廟弗克勝此今上壬戌從諸紳士請築宮其上爾來三十餘年一郡五邑中值承明登臨仕有摩而踵接大比則計偕且百人考郡邑志皆昔所未有嗚呼盛矣夫郡猶是郡學猶是學而文明大盛顧至此其亦地靈之祥鍾於學宮乃致是如青

烏家所豔羨乎何士君子罕言之也人未有生而能盡其性者黨庠遂序此二帝三王萃子弟於學也教之陳禮樂歌雅頌於釋菜奠幣之時教之揖遜恭謹於飲射讀法養老治兵之際朝絃夕誦以養其心敬業樂羣以廣其益凡所以開導甄陶者無不周而於道德性命齊治均平之理無不洽此人才所由盛世道所由隆風俗所由厚無一非上所教化培養既深且久之明效也自秦焚棄詩書漢武始立郡國學宋則於州若縣皆建學莫造士尊聖學之至意固垂之千百世而無窮矣已聞之趙汝愚曰榮辱升沉不由

學校士子無進修之志視庠序如傳舍目師儒如路人季考月書盡成文具嗟乎仕途龐雜學校之弊宋亦至於此乎天地生物而不能生聖人設教而不能強人之不好學猶之一父之子有賢有不肖其賢者自賢肖者自肖子也非父爲之也得歡心於遠事之日垂裕於在天之靈者子也非父爲之也而父之生成固樂其賢且肖者好惡之公也聖人之垂教亦猶是也吾郡學宮歷年久傾圮蕪穢甚壬辰冬海寧陳公來守吾郡以風化爲己任覩廟貌觀勝勢愀然久之捐己俸特理而新焉自殿而東廡

懷葛堂集卷四

西廡而櫺星門而大成門以次而齋宮庖湢巍然煥然既堅既固有加於舊自甲午某月庀材鳩工以某月日落成凡木竹甎瓦丹漆灰油匠石諸費合若干金某學某董其事寸椽片瓦錙黍之貲皆公所給直不攸助於長吏士民不病於工役不恡費之多而功存於學校爲大且久吾郡士民惟樂觀其成而歌咏其福吾郡且方興而未艾也公家世貴盛科第矗起以大宗伯貴公子成丙戌名進士起家太寺吾郡伯自魏公諱勳以來以科甲爲邦伯惟飲盱江水訟獄無竿牘童子試諸生進取公且明爲數十年間絕無

說秋齋記

癸未秋仲余將南歸過張子邁峰張子肅客命酒遠近戚若友盈坐中酒半雜起坐歡然相洽也張子曰吾治吾齋未有以名者諸君子集願有以名吾齋者客未及對坐定屬有以秋字爲觴政客俯仰各屬思張子之仲父帆齋先生遽起大呼曰說秋余曰此眞可以名張子之齋已張子學易者也兌說也王弼曰

說違乎剛則諛剛違乎說則暴說之必正而大凡讀易者知之也今吾一人耳竭身之力說日之心有日不足者若夫天下之人紛而至多也心曖而難測也以一人之心說人人之心雖位極於崇高功用侔天地而必有所不能夫不說不可也說之不能也知其道而妙其用其唯望人乎孔子之說卦也曰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四時之令不一而肅殺之氣唯秋之日天高氣清霜露降草枯水葉脫於五行爲金於方位爲西於卦爲否爲觀爲剝陰遞進而極舉一歲之消長殺生於是焉決天道之一變而萬物之方

成方壞舉聽命焉不知者方悲思惴慄之不暇而何說之有然人之情安常處順者難於感憂疑傷感者易爲恩故澤沛於非所望之日隱遁於不能達之時而情孚於必不得之際此古人之膏澤下民事半而功倍滂沛洋溢治乎肌髓者蓋彫傷慘之時也不然春夏冬皆宜說而傳顧不言三時者此聖人之道之所以能成平天下而孔子之聖所以爲聖之時也非讀易者所易知也張子剛中而柔外深於易之兌者也兌之象曰君子以朋友講習以余觀之朋友之道幾乎熄於今矣何講之有張子行古道而敦於朋友合兌之義而交盡其切磋者則以此名其齋知之者必不河漢余言也

趨庭圖記

趨庭圖吳柳田思親所圖也人子之身親之身也而心則子之心心之向慕謂之思思有賢不肖有思有弗思所尊所親不得強焉者孔子曰思事親禮曰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舜之身非堯之身也食而思堯則見於羹坐而思堯則見於牆心乎堯也況屬毛離裏心豈非親之身之心乎然未可與不省而弗思者言也蘭谷諱應建字念

藍袍左手曳書右拇几而崖然道貌者爲贈公其並坐稍右素粧常服而端坐者爲程安人其承色笑左側侍鈑笠朱纓補服韡服官政而有嬰兒色若捧檄而喜者則柳田也童年予姓有長揖携手牽衣者三左右走起者有奚童有女使各二著色畫如此亦工矣親之賢能賢其子子之貴能貴其親而容貌情神恍然尺幅上雖柳田能守身以事親承先啟後有進於聲音笑貌不係於畫不盡然微是何以覩容貌精神一至此則畫之惡能已也右尊亦傳九世神以慰思慕於宦遊自內臺公下受延世賞威儀咸漢自贈

公父而下服色從時制祖德宗功世異榮同也春秋大九世爲卿愿世至九形容一可見如此黃嶽山外雖三恪未之見也夫心而思親雖圖未展耳目所及所未及皆親也無其心則耳目所及如二氏之摶土削木雖百世何有也可爲賢而善思者言也柳田名緒周字繡承斯來名綏周柳日子二長名之璉右之璋次之玠次之瑨右尊之子一名邦本非尺之子一名邦仁皆贈公之繩繩子孫當日之童年子姓也因記及之

懷葛堂集卷四

重新望湖亭記

望湖亭在吳城土山顚名最著於江右與西湖之樓並稱而角勝者游觀之大名勝之奇也世傳吳猛斬蛟處爲吳城南距南昌百有八十里四方商旅所輳集往來舟楫所停泊章貢湖西諸水入彭蠡所經由也舳艫十里煙火萬家北通吳楚南接粵閩宜乎其盛有聲於四方已寧靖武奉之水西來經海昏蘆潭爲後湖而注於江故夾流者二水二水台而崖涘起者山穹窿高聳魁然而峙其上者亭亭南下十五級爲堂堂三楹縱八步廣倍於縱又南五步爲門門南十步爲順濟王廟世謂之小龍王廟東向宋眞宗伐蛟文蘇子瞻順濟廟石碏記皆存此也又南三十二步爲張睢陽廟世稱曰令公又南爲雙忠祠張許二公合祀處令公廟東下三十有三級爲門臨街市市東則江也門有樓爲歌臺優伶登場則觀者塡立三十級西望不見級見人面層纍耳人之出入蠡湖者必乞靈於廟伐鼓鳴鐘刑牲焚香燭楮幣獻俳優無寧晷故登亭以望者蓋肩摩踵接亭創始不可考廣袤不數尋外爲重簷周石檻而虛其南爲階陛游人所陟降也歲久棟朽檻摧當埃恩移游觀率却步爾

來十餘年矣丙戌愼齋王公來守是邦下教重新居人袁貲以應不傷財勞力而煥然新矣登是亭者北眺匡廬五峰列障東望鄱湖萬頃之波水天無際風帆出沒其中小於一葉若浮若湛斯時也爽目決心怡情舒氣歎息山水之奇千態萬變雖黃鶴之大觀岳陽之巨浸殆已過之要非賢太守之重修不至此余因之重有感矣彭蠡一湖大禹以江右之水渚之未常以貢道浮之也後世莫能神明其意於是以潴水之澤爲溺人之淵而莫爲之所四千年於茲矣夫洞庭瀦楚水震澤瀦吳水避其險者何如也今南康

九江間其可疏鑿者具在奈之何俾其必入於險也昔漢武不開西域用其力以徒大河則事簡而功倍且垂於千萬世惜乎於齊人延年所言驚怖爲河漢也漢武且然而況他哉而況他哉

重修建昌城隍廟碑記 代陳郡侯

古之建都置邑經營不一事其先務之急莫城若鑿之築之濬深而巖高以捍外衛內有功德於居人者莫城隍若矣城並隍稱始自昜而禮無明文祭法山林川谷丘陵皆曰神則城隍其百神之一也五祀國門國行門與行無大於城隍也夫大有功德祀典所

懷葛堂集卷四

特重而古今自京師下逮郡邑春秋必祭祀其儀文與社稷山川之爲地祇者同然有不同者不坎壇而立廟則城隍獨隆豈非以其神尤尊且親也宜乎遍上下之居人而禱之乎建昌在鄱湖東上游山高水清七閩相錯繡郡治臨盱水枕鳳山屏從姑固江右名勝之邦也某守官三載樂其人文蔚起百廢方興獨城隍之廟有愀然予心者廟春秋朔望例行禮附郭例趨陪蓋守令一城也廟基爲古太平寺在郡縣兩學中創始在宋紹興重脩在成化二載棟梁朽折上雨旁風神無棲息所蓋不葺治者涉今二百五十餘年其瓦墜甃圮榱桷敞陊石咸去朽易堅期垂之永永始乙未某月不役民之力皆予採諸橐以應庶神人罔所恫怨至成某月合費金若干悉屬某官董其事不賦郡之錢若何文肅廷秀以神爲漢顯陰侯灌嬰或又謂爲九江王吳芮則是人鬼非地祇矣予不暇具論要亦祖配享以勾芒棄之意乎然非予所能知也爰繫以歌使春秋歌以祀神焉歌曰

苞桑百雉寶維盱水河垂大紳山環高壘墉何爲崇敦敢正視池何爲深孰能舉趾眾志所成何憂封豕鞫茂草者有之乎茲郡之高者爲城深者爲池數百年鼇然與姑山盱水並存其保障之功豈安居於內可漠然相與忘之乎然相忘也亦已久矣予葺郡學成乃撤廟而新之殿堂左右廡重門簷殿凡梁柱楹

性靡不善世眯是非惟神彰闡時和年豐雖勞罔怨
仁義漸摩民方競勸默相陰扶惟神幽贊春秋二仲
牲醴告獻明德惟馨斯年於萬

柳溪大宗祠祭田記　代陳臬臺

三代之頒爵祿也卿大夫有公田既足以養廉且有
以奉宗廟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皆能上治祖禰下
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而食蓋取給於祿米而裕如
則制祿分田之制之善也阡陌既開無問矣人亦有
忘其身之所自出或不忘而貧無尺土其春秋薦饗
恫怨無田雖卿大夫世其家曾不如古庶人代耕有
致堂有几案有書有爐有資餅香氣上騰餅貯菡萏
百畝此秦漢以來有若是其可慨爲何如耶吾陳氏
神明之裔至五代長城公昆弟支始分而出於高宗
之一體遷泰和之始遷祖舊新譜牒柳溪南寨有同
無異其道得也予祖秉義公諱廷鉞迄子之身七世
系籍燕京始遷自泰和泰和宗祠莫大於柳溪百支
之一本也禮所謂尊祖敬宗收族不在是乎予幸際
曠典提刑父母之邦興思水木本源追維禮教未能
一日忘今柳溪十三支族眾以燕京六代主禮請入
祠用是鋤俸三百餘金買高壠潤塘二處租田二百
四十七石有奇皆毗連大宗祠祭田有如璧合於以

上供吾祖蒸嘗之祀中冷泰和昭穆之歡當無世祿
之際而享粢盛之豐餕餘之共垂千百年而不匱其
在斯田乎若夫祠屋弘壯邑莫與京然前無屏墻側
無甕門似非規制堵圮地坼因循至今用均創治費
亦不貲皆清俸也若夫踵是增益則在承先啟後之
賢者

馮渭陽畫像記

傳神布景新城萬湘林筆也庭軒廊檻屏几湘簾階
陛蒔芭蕉松蘭蕙砌遶白鶴尺幅中具峻宇窻堂之
致堂有几案有書有爐有資餅香氣上騰餅貯菡萏
有奚童二携琴捧茗椀一少年子衣時服簪笠朱纓
步向堂上手捉蓮回顧二孫二孫蔭遨隨爭看菡萏
堂中一老衣冠據几坐目光炯炯凝視子若孫者爲
渭陽老人老人爲誰上言馮君也君世居撫州之詞
源生年己丑於時鐵馬金戈爭剩水殘山地而撫之
焚擄屠坑幾於無遺子今君享年六十有八翩翩成
立五丈夫子諸孫遶膝下得於天者則可謂厚君積
學好古工書法爲學官弟子四十年書教子家嗣諶
餘於庠次二詠上舍生次三謙癸巳舉於鄉次四
邑諸生其發流祥慶有未易以量余讀漢書毛兄弟

代守河西人歌大小馮君第就野王立而言耳惡知其弟兄譚遂輩各守一經樹功業極一世人才之盛且惡知本於乃父奉世學春秋善兵法家學淵源爲漢代名臣乃至是君非其華胄耶何後先之一轍也夫世道之衰也無人才之亡也不好學有家學而不好也爲尤甚蓋席父師之聞望足以動人而聳視聽苟不學則狥私隨俗侮聖言而踈正士父師之督責卽嚴子弟之敗類益甚其始創於鄉曲一二之人而流俗徧於遐邇嗟乎學之係於世道人心蓋如此吾江右之長者憂之程山之理學易堂髻山之經

濟節義各抒所學傳其人有聲天下爾來六七十年矣昭武才士三十餘人聞風起互相切磨通經學古鄙薄時藝文而科第踵相接於今甚盛君之子詠才士中尤有聲者賢尤而善學名公卿爭結納要非君之善教不致是吾不知詞源之於上黨子明之於君家學有同有不同何如也傳神有像象也韓非子謂人罕見象故謂之想象余彷彿君之家學後人於像亦可深長而想象之矣

江邨負米圖記

江郊沙嶼空遠無涯涘虬松二皮皺如魚龍鱗藤蘿

糾結松下一少年皙白英多目光四矚嶄然露頭角科頭短後衣衣黛色布囊一任右肩上左右手括囊口襞充然有物實其中束帶結鞾韈腰以下舉趾欲前者彭子大采也是爲江邨負米圖古先以孝稱者以天下養莫如舜養志莫如曾參而勞其力以養口體惟子路以負米聞韓愈有言心難強而有智也力易強而有功也窶人之子苦筋力躁趨盡孝思以承菽水歡固宜如是蓋愚之不能勞心猶智之不能勞力也大采貴公子也雖生七月而孤而世父宦成名宿有慈愛風母夫人冰霜苦節善教子不苟衣食大

采又賢智視五鼎萬鍾若固有夫何升斗之求爲且事有不必爲而力所不能勉達孝者之用心有求其大而舍其小者大采其何以自解雖然吾聞子夏言事親曰竭力舜之事親曰盡道惟爲所不必爲勉所不能勉而後爲竭且盡不竭不盡則意與辭可以自諉此賢智者之所用心也夫不必爲而爲不能勉而勉況其心力之所優爲者乎孝百行之原也大采當垂髫事其親已若是古之善養者何多讓乎大采年未四十載筆遊四方非其力不以奉親則謂之自少至今皆負米之日焉其誰曰不然

學院王永齋按部建昌碑記代

朱子之記建昌進士題名也於郡中之山水形勝士之經術論議文章亦既記載簡而詳矣至於取士則謂夫取之之本在教之有方而教之之法在以德行道義而興其賢能是固本之周禮合萬民而教以化之之至意而古先聖王設庠序學校教以人倫者在其中矣自制科盛取之之法益以密而教之之道益以疎求其寓教士之法於取士之內而化民成俗之道存教士之中久矣未之或見也今學院昆明王公眞其人矣公以宿學主雲南書院而東西迪文明始

大盛公入詞林制藝傳四方而四方奉爲標準若泰山北斗吾江西學政七十餘年未有董以太史者今特簡公爲之天下士皆以爲名世而得時居位必有以度越前人者翹首相望不獨江右亦不獨郡中而都中爲尤切也公今臨蒞校文也勤而敏待士也寬而慈接人也恭而敬所簡拔之人士雖婦人稚子莫不以至明至公須蓋郡中固貧瘠在位之賢者處堛而不染亦已足矣公則并塵埃而無之且校士者自明以來百有二十人人之頌於口而醉於心者侯文章取士雖得人亦庸有箕畢好惡之偏議其後公廣成峒曾劉介庵琰二先生而已耳校士之姓字流傳至今百二十人中而僅僅二先生之作人猶不越於以文章而取士則與古先聖王立教之本意有合有不合焉可知也今昔之有識而期望者其意滿不滿亦可知也語曰重名之下其實難副若二先生所謂無遺行者非耶吾郡中之經術論議文章信乎有聲天下矣而孝子有黃覺經者史傳之詩咏之樂府之詞梨園歌舞之四方萬國耳而目之而泮宮俎豆則孝子未之前嘗者五百年不可曠歟公至則首先奉孝子入祀鄉賢建石坊額曰純孝謀置公田遺官祭專祠次第舉行矣夫非高出今昔之人必不能行高出今昔之事五百年來孝子盛傳於天下而曠典乃在學宮是舉也應期名世非公其誰也夫學校之堂不以明倫名乎明王治天下不以孝乎公之校士江右不以五達道作時藝以教導諸生乎其與朱子欲興舉德行道藝之意五百年來不先後同揆乎則斯民須應期之名世其誰曰不宜從來以文章取士雖得人亦庸有箕畢好惡之偏議其後公之教化也與舉純孝雖反道背義不孝其親之人欲不須公也安得而不須乎

何氏宗祠記

古聖王定祖廟之制下逮官司以等次雖士庶皆得立祠程子所謂管攝人心穆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也故小宗皆立祠以祀始遷祖祠既立如宗廟與一世以及世世求其孝子順孫之能立之也固日望之技何氏本叔虞裔代有傳人至何休名盛於漢一世祖遷遷金谿后車爲大宗十三世坦遷南豐二十世立貴遷邑西門外得軍溪之陰平疇流圃款可食十人者居之始名曰何家洲長子文美生子深子澄次子文高生子蓍子張所生實爲蕃盛雖聚處而服

屬易疎分支爲四各置醮田各祀其祖若夫祠宇之立置度外則已歷年多所矣邑西門外聚廬居絨名爲市山窖卑窖卑析爲株山析爲八堡堡皆以族名北揭東彭西北吳西趙南何阡陌交通皆不踰一里鷄犬聲相聞居其中占其勝有美宅人謂之野鷄巷喬木茂林深池蔭草雉多飲啄而棲息繙黃所亟涎甚矣天啟崇禎間孝廉劉一濂設帳聚徒顏以大治堂求售艮頤喜應時以謀于四支應者半不應者半艮頤不能强也合應者二支裒貲竭力而購之完舊觀新綠以周垣固以重門棟樑斗栱瓦甓門壁灰油銅鐵工役之費飲食之需金以兩計者貳百許而後煥然一新始奉主入祠其不應之二支同祖之主咸在不恫於怨詖而非散而能聚權而經之烏能是窖

一世其人之不易遘也先是伯英有志而未逮予艮頤幼小從予遊已欲繼父志艮頤尤濶達英敏曉暢時務康熙五十三年甲午揭紫魚叔侄以大冶堂求售艮頤喜應時以謀于四支應者半不應者半艮頤不能强也合應者二支裒貲竭力而購之完舊觀新綠以周垣固以重門棟樑斗栱瓦甓門壁灰油銅鐵工役之費飲食之需金以兩計者貳百許而後煥然一新始奉主入祠其不應之二支同祖之主咸在不恫於怨詖而非散而能聚權而經之烏能是窖

埠市山人稠而尚義入版圖初山寇出沒邑周遭村

落靡不受其害峯埠市山聚千人效宋危全諷團練保固謂之義勇邑之圍恃以固順治辛丑郡侯高公飭之以平廣昌羊石砦康熙乙卯邑令王君不用而城屠身死勇而仗義勇而能忠率多類是良頤是舉雖本天性而精詳剛決其亦有見於此乎可風也已

祠址廣五尺許袤七丈三尺享祀有堂寢室有院寢室之夾室左右各入報功之主昭穆分列衣冠祭器邊豆几筵咸在焉敦睦堂之別室如夾室之制足供牲殽更衣庖湢之所重門外隙地縱三丈橫至六丈外則清池寬八丈直長三丈五尺祠後隙地三丈五

尺餘載契約中此其大較也良頤以記請應立祠名二支之同心立酬應名創祠出貲助修者皆得附於石遂記之

懷葛堂集卷四終

傳

王承憲楊震裔拱極陳于宸傳

王承憲世襲楚雄衛指揮遂爲楚雄人昻藏有膽畧挽强善左右射初以世襲已而折節讀書中武舉授游擊將軍南渡乙酉秋元謀土司吾必奎叛其黨高科吾定國陷定遠武定祿豐吾世安破楚雄滇中大震會金騰道楊長知以迤西兵討賊承憲將選鋒爲先驅奮其勇力屢戰皆捷斬馘多遂復楚雄畏知以

是知其能甚親愛之功未上土酋沙定洲反沐天波西奔時罷中初恢復城小而卑隘壅樓櫓多頹壞器械朽鈍矢石缺乏饟糧匱人無固志承憲綜理甚備畏知按行埤堄大喜曰壁壘莊旗改色矣天生是人以固吾楚雄耳明年賊至承憲接戰大敗之賊起臨安橫行迤東地挫其鋒自承憲始賊相顧謂勇不可當獨王將軍耳二月賊知楚雄不可拔乃西圍大理

軍書到蒙化麗江武定方謦應賊黨王弄土司王朔蒙自兵頭李日芳已次楚雄罷城圍沸憲揚言於衆曰賊乘兵未集而追上公上公在股掌中矣逃竄之雀叢薄猶能生之大理豈不如叢薄乎智謀勇力固城守捍猓彝郡中人事郡中人豈爲猓彝辱也長吏郡民從其言皆刑牲瀝血盟誓嬰城守二月賊大至攻下關踰點蒼山圍穏城數匝憲日以忠義激勸人而督家人造飾凡守陴者餉之不問爲誰也殊死守九閱月憲未嘗勸懈已而沐天波潰圍出西奔永昌守樂單溝城遂陷憲使盡室登樓梁已垂縋使自經雄城承憲及弟承頊慷慨乘城望長吁曰賊不破楚

憲之妻女媳孫女弟婦姪女凡六人憲曰男兒不能自引決者吾無責焉耳徧視六人氣盡絕乃然薪火熾甚自踐入死樓下薪憲積之經年也

高拱極太和人也積學舉於鄉不求仕進沐天波至罷城未嘗投名紙沙賊圍城拱極奮然曰蠻彝猶夏賢聖所必詠也遂與諸生尹夢旗夢符馮士成晝守樂策傾貲募士守九閱月城陷拱極哭曰我家世忠貞受國家恩厚先人靈不可令土酋汪乃坎地盡瘞祖父木主纏已縱火火屋自投池中死夢旗夢符士成城方破先後皆自裁

懷葛堂集卷五　四

陳子宸字葵若蒙化人萬歷丁未成進士任巴縣令致政歸布衣蔬食如窶人子悟然無營也烈皇帝哀詔至哭臨不能起南都陷大慟曰老臣以壽爲辱子宸之謂矣戊子年夏五月沙賊攻郡城城陷子宸策杖扶賊賊不死死之

耿廷錄張朝綱傳

耿廷錄河西人天啟四年舉於鄉崇禎十五年授糧州知州疏陳時政曰將多不如良兵多不如練餉多不如核又曰羣臣恩怨當忘廉恥當勵報小怨孰與報於國賊之元兇酬私恩何如加於飢寒之赤子縷千餘言切中時病刺史所未嘗有也上優旨答之尋陞山西按察司僉事明年監宣府軍皆著勞績南渡安宗立擢副使分守九江先是朝議以流賊入四川命大學士王應熊督師合四方勁旅往殄流賊入雲南土司沙定洲吾必奎等所部種類不一皆精銳跳足踰山險疾於平地善伏挾鏢鳥鎗佩環刀弩矢傅毒藥器械犀利輕死好殺萬里長征上下無異志屢著戰功請調發別爲一軍渡金沙江取道建昌北攻流賊便上報可以廷錄雲南人乃加南京太僕寺少卿往監定洲等軍廷錄辭卿爵於是授遵義監軍

懷葛堂集卷五　五

陞辭以往崎嶇至滇督師王應熊奏罷四川巡撫馬乾請以廷錄爲僉都御史巡撫四川疏上報可而廷錄未行乾治巡撫事如故會流賊張獻忠死餘黨殺會英陷遵義蜀搶攘益甚雲南則必奎已伏誅定洲已叛據迤東西地朝命不可制道梗咫尺不得達廷錄擁空名里居趦趄無策無何獻忠餘黨張可旺陷黔及滇揚言討定洲定洲逆戰革泥關大敗時丁亥四月也當定洲之叛也破蒙化陷大理圍武定攻楚雄敗李大贊祿永命龍在田軍雲南數千里地無一足當定洲者土司苗羅之强可不謂爲無敵乎至是

鹿勝勢以當流賊決一戰遽敗北走死而後知土司之不能軍也藉令不反雖廷錄監之成師鼓行夫何能爲君子以是歎謀國爲無人耳流賊入滇所過盡屠戮河西小邑城庳不任保聚廷錄曰奉命討賊賊乃亡吾國破吾家吾死已晚矣出循深淵自溺死妻楊氏賊麾至倉卒被執罵曰奸賊我大臣妻也巾幗弱不能爲天子殺賊賊當殺我賊遂殺之

張朝綱廣通人貢于鄉任渾源州同知解組歸皂帽私室泰然無求廣通小邑屬楚雄也丁亥八月流賊下楚雄訪執金騰副使楊畏知前鋒且逼邑邑且望風降朝綱曰余官渾源見燕趙未陷時望賊來如弔伐師已而荼毒爲自古易代所未有燕趙人悔無及我懼夫不死而悔之也況國家恩厚忍受之而不報耶妻馮氏曰君意決未我唯命朝綱曰均死也到不如緩序分東西矣請就西於是夫婦投繯死子耀邑諸生瞪目視一哭而絕已更息忍死殯殮成禮厝窀穸已亦雉經

王士傑張烈傳

王士傑太和丞也有幹濟才邑附郭大理守以下事無大小咸倚任尤得士民心具知民隱其言出嚴於教令丙戌黔國沐天波遁亂至罷中二月沙賊黨王朔遂圍城士傑言於衆曰沙賊皆猓蠻耳長於伏山澤梯高履險耳攻城所短也今亟乘墉有纏頭裹足戴皮盔腰環刀持鏢近牛馬墻者卽下石殺之皆應曰諾會大理兵少外援絕自長吏下逮曹掾各分地守士傑得城南董率諸人昕夕更番轉木石無少休十旬如一日衆共稱之一日蕭時顯步城南怪土傑已離次士傑遽矢捋砲起時顯曰沃焦釜壩下煮漫勿澆賊可耳賊不緩攻如後者跣步不當移也士傑曰謹奉教時顯故永昌同知解組東行道梗僑家太和者十一月食盡援絕城遂破士傑死南城上不踰咫尺府學教授段見錦府經歷楊明盛府司獄魏崇治皆死之官民男婦死者凡七千人屍相枕也時顯周覽大慟冠進賢朝服加紳繐寓廬耶妻馮氏曰君意決未我唯命朝綱曰均死也到不如緩序分東西矣請就西於是夫婦投繯死子耀邑張烈蒙化衛千戶也有神力精於技擊乙酉丙戌沙賊亂擄雲南烈奮激言曰土酋焉敢如是所不能殺賊不與共天日於是鍛甲冑戕弓矢禦亦待徵調時逕撫雲南吳兆元巽懦昏瞶不能討賊刼威勢願與賊興從日往還明年疏請以沙定洲爲將叅代沐氏鎮雲南以是不下各鄙撤兵不得發會金騰道羽書

聲沙賊畀烈捧之歎曰殺賊此其時矣顧漢兵少不
任戰莊丁彝兵已入山刀耕火種未即集五月賊李
日芳偵知蒙化城空虛引猓彝疾攻之烈每出必斬
賊驍將從數十騎歸各解馬上囊纍纍然級也竿諸
城堞指而笑曰賊留旬日城頭皆賊首矣城中人頗
傳其言識者憂爲先兆云是時暑甚盛城小汲道絕
守者怠遂陷衆奔潰烈揮刀巷戰呼聲震屋瓦身孤
受擯矛刺創重日死猶手刃賊也弔之者曰張公眞
丈夫矣名稱其實也

朱壽鏌徐道與羅國瞻宋文旦陳六奇傳

懷葛堂集卷五

七

朱壽鏌魯藩宗室也家充州崇禎十三年授雲南督
捕通判正直有能聲十七年陞副都御史提調楚蜀
雲貴兵馬賚詔雲南啟滇兵於時士酋吾必奎沙定
洲後先亂兵不能集丁亥三月流賊張可旺乘亂窺
滇營曲靖城西北壽鏌知不免盛儀從譽道傳呼金
鼓麾蓋張牙旗啟城門出雜以班劒儀刀譽節骨朶
簸棍卧立瓜金鉞戈鐵扇靡不具導以各旛告止
傳教信大書曰親臣萬里天子一家乘捆輿直入賊
壘賊相顧錯愕見可旺三揖曰吾聞將軍師有名誅
土酋爲黔國復仇代天子行征伐此桓文之功青史

懷葛堂集卷五

八

汝不去則死死則誰收我骨汝罪則甚大僕不得已叩首踉蹌去賊大道興正衣冠堂上大毓引滿賊逼出迎可旺道興怒甚以酒盞擲賊曰死賊我天朝命吏也肯迎賊耶罵不絕口遂過害

會異撰榮昌人也舉於鄉崇禎時授永寧知州州在黔萬山中所領長官司曰頂營頂營當山陬間地偪側城踞山梁不能容十室徑小於綫人馬不得並驅而關嶺峙其東盤江阻其西實爲滇黔驛路州刺史往往涖治之頂營西南八十里有衛曰安南城周三里戶口多亦滇黔孔道尾瀘高峻可以守會時方擾擾異撰以知永寧州領安南事安南土沃風俗淳民

好行其義異撰素善拊循民甚德之時丁亥春正月流賊張可旺等陷貴州巡撫范鑛匡國公皮熊遁去黔中皆惴惴莫能自保集異撰與梁總兵集紳士謀戰守衆慷慨激烈誓與城存亡會滇土司沙定洲據有滇藉口防流賊以裸彝扼關嶺盤江於是種人交錯道路間安南人攖城守置郵往往絕三月大戰鎮盩州流賊佯北掩閭城中人方交相慶流賊已躡敗猱至城遂圍異撰率士民死守攖席勝勢鋒城中人力不支遂陷異撰自焚死城中人多恪鬬畢命無一泥首者後人於城東豎片石紀其名麤惡亡何漫之三日夜賊穴地薄城實火藥藥發城三五丈崩賊乘之遂陷城中人無一降者文旦六奇赴鬬力竭死

濾名與城俱亡矣

夏祖訓字仲有嘉興人也博學有才名崇禎十六年以吏部侍郎王錫袞薦召對平臺稱旨授雲南呈貢知縣會寇氛南北道阻絕祖訓崎嶇馳萬里明年六月始至滇京師不守烈皇帝之變滇始知之祖訓灑涕膺民社殫心力興除利害甚著政聲於時亂丁亥夏流賊入滇祖訓與上官紳士謀聯絡州邑以拒賊六月義旗起晉寧昆陽皆登陴守二十三日賊王尚禮來攻呈貢首當其鋒城陷幷祖訓拘孿見尚禮奮躍起以首觸賊縱皆絕賊羣起縛遂遇害妾金氏抱

幼子赴水死呈貢屠

冷陽春石阡人也知昆陽州流賊犯黔滇所過屠城守雲南行省也怵於威迎降昆陽屬雲南以是按堵他州邑不及也居亡何賊發忍性成殺降如不勝法令煩苛民不知有生樂獞語斬藏器械斬畜馬騾斬竊盜斬賭斬淫斬酤酒斬市二價斬出入城門失腰牌斬張燈火畜犬防緝事斬重至剛磔剝皮實草沒其家婦女入局捜山海屠城邑草菅民命無慮日陽春憂之與旁州屬邑舉義賊黨李定國來攻城陷遂屠陽春死之亦六月二十三日也

千計自趾及跗必滿百剔肉如黍大布赫蹏上數笄之碟一人率辰至酉不及酉死則行刑伏誅竟日血淋漓屍上行者過碧鷄金馬坊咸色變寒慄莫敢盻視上珍忠義受殊刑氣既絕其面顏如生也先是姚安既陷上珍父母妻子十許人率先自溺無一生得者

段伯美晉寧孝廉也丁亥四月與紳士宋光祖諸生余繼善耿希哲等謀守城拒流賊時孫可望竊據已再閱月凡城守者屠之曲靖廣西臨安武定四郡也避匿昆池者殺之昆明昆陽呈貢晉寧諸州邑數萬

人也已納欵置僞官吏且格殺駢首封剔褫皮實以草滇人之死者不勝計也伯美曰是賊也不盡殺滇民不止也初却於咸勢今民不堪命囚而珍之死猶不失爲大明義士也會昆明孔師程謀糾合呈貢諸州邑起義師於是伯美等殺流賊之在晉寧者登陴守會賊黨李定國屠臨安已聞伯美等起義馳一日夜至晉寧伯美等死之惟師程跳身去

李開芳富民人有學術舉明經與邑子王朝賀友愛如兄弟流寇犯滇州邑無堅城闔芳語朝賀曰賊嗜殺天下人知之不自死則男爲戮女爲汙矣朝賀頷

之居無何富民陷開芳妻及二子赴井死開芳同朝賀走松花壩自經朝賀持畚鍤鑿穴封埋已就開芳死所亦自經

王家祥楚雄郡庠生也與弟宗祥不苟言行內外無間里閭器重之丁亥八月賊孫可望使黨王自奇窺楚雄金騰副使楊畏知出精銳逆戰於祿豐失利家祥聞之大驚入語家人曰楊公敗矣前年沙賊叛勢猖獗所過迤東西無堅城楚雄當吾必奎殘破後裹瘡痍禦方張寇者三年墨守八旬日環長圍三匝食盡援絕嬰城守人有固志恃楊公也今楊公敗矣賊

士者亦往往陰持之十三年汀漳兵備副使章自炳
以廷標名特聞召試銓曹署邑丞拂袖歸淮督朱大
典貽書曰當路以賢士戲是以國事戲也君盍不破
涯涘就之塵中轉輪捽上旋馬使知天下有不可戲
之士廷標慨然起謁選得永嘉永嘉浙巖邑素棁逋
比至邑大治爲永嘉所未有三院以廉能特薦十六
年陞永昌通判寬厚靜穆務以德化人明年威宗殉
社稷南都立哀詔下哭臨絕復息解腰絰縗龍亭側
長子謙之救復蘇會永昌守行廷標攝守事不坐堂
皇不讞獄兩造至諭以事理使平去罷人德之踰父

師乙酉丙戌黔國公沐天波奔永昌避沙定洲亂明
年丁亥流賊張可旺寇滇破定屠洲曲靖據雲南分
黨張定國屠迤東張文秀畧迤西下楚雄至於大理
雷動風飄人莫敢抗爭迎降可旺索永昌印且急時
推官王運開攝金騰道與廷標雅厚善二人謀扼蘭
滄江以拒賊滇自大理而西地益高山峭峻壁立道
險阨一里百折藹滄水深怒濤漂木石江干石如削
兩岸樹桓戈鐵絙懸度播蕩搖曳人馬不得相躡踵
可一夫守沐天波說二人解印以講二人正色曰國
家印攝於我二人我二人聽上公解以講是我二人

畏死乎我欲死也久矣立命酒酒至納鴆立舉巵飲
衆惶恐走趨抱持立覆巵地立龜坼衆泣下立散去
入夜治觴延運開飲酒數行起運開大言曰籌之熟
矣惟此路行之爲得也廷標曰敬諾翌人竊聽者私
相慶以二君行亡去一罷可無屠也夜分運開竟縊
死時九月三日也與儻奔以告廷標曰眞男子也我
年大當先今何後耶遂沐浴焚香草疏告先帝疏言
後死罪臣劉廷標從皇帝地下以永昌府印印疏上
又賦絕命詩四絕詩成取素練懸楣梁結爲繯聳身
就縊蹴踢蹬翻廷標體幹素重練未絞絙遽絕仆地

客走持掖之曰天留公也毋自苦莊穆瞪目大叱如雷轟客還走避乃盥澈正衣冠閉戶更帛急紋縊遂死

王運開字子朗夾江人也崇禎十六年以孝廉謁選授永昌推官英果剛介人不敢以私干與同官劉廷標趨舍異尙而以文章氣節相友善流賊入滇運開攝金騰副使顧無兵不能戰守人情渙散咸請以印往運開與廷標約同殉難酒闌歸無一語及他事先廷標自經死

王運閎字子達運開毋弟也登崇禎十五年賢書蜀亂依兄至永昌舍運開以家人走騰越謂閎曰弟未仕義可以不死將婢子而西毋居此亂人心曲也閎從之運開死閎偕劉廷樞還至永昌治兄喪屑涕開九龍坡弔者悲號嗚咽哀傷甚閎曰此我輩布帛菽粟事何痛之深也葬已復走騰越居有頃賊黨至感歎運開廷標死欲官其後或以閎對遽命二生往招閎閎欣然就道至潞江山流手幅紙給僕拊膺大言曰我兄弟可異路耶遽起挺身躍入江沈尋丈許湍激波潔洞澈之起色泰然也衆疾聲呼救舉篙擢板擲洑流中楷柱相觸閎手揮去之竟自沈僕出劄記云得我骸附我兄葬處題曰夾江兄弟之墓越數日得屍沙磧瘴江中顏色如生殯之如遺訓丁酉劉謙之葬父關坡北嶺遷夾江二柩同穴封馬鬣上賜祭曰故永昌通判劉廷標推官王運開舉人王運閎當烽煙孔熾之時矢堅白不同之志賦詩濺血字字皆忠孝之言繼練沈江烈烈動鬼神之泣論兄弟可稱雙節言朋友不媿三忠人因制詞稱三忠墓至今過者泣下云

劉謙之字無咎隨父廷標至永昌廷標死國事有司以聞詔廕謙之官迨至已丑冬補趙州學正積官戶部主事十三年雲南陷被執逼使髡髮謙之曰死即死耳禿頭鬼寧能見先人地下遂遇害

劉廷樞字拱斗廷標弟也性耿介言行不苟寇至廷標以死守土樞自騰越往哭董治兄喪寇逼以官不爲屈撫兄子於騰越若將終焉己亥春二月兵敗玉龍關敵長驅至大理兄子謙之死之樞束髮整冠裳蹀踊大哭曰兄死賊猶子死敵吾敢愛其生乎乃引絕自絕

黃氏劉廷樞妻也聰慧持大義賢聲著內外有殊色己亥閏月車駕自騰越狩緬氏語樞曰十五國所存

尺寸耳今棄去百姓男女死不較甚一紀之先耶銕騎旦晚來妾不能待請先君死樞可之是時年二十有九其子最少者先黃氏繼之死

薛大觀李上林傳

薛大觀字爾望昆明人端嚴耿介寡交重氣節有聲黌序城居宅一區分其半教授自給布衣蔬食澹如也流賊孫可望等犯黔滇所過屠城守昆明爲滇大府人民衆懾其威計無復之然香啟六門迎大觀皇遽遷蒜村不一入城市者十年丙申春正月駕幸滇遠遯蹕歸舊居曰不圖到今得復覩天日也居有頃

朝政紊馬吉翔輩因緣爲奸日嚮爵奸人賈自明行間王公大將帥不爲戰守備大觀閭之竊歎息十三年春聞沐天波議狩緬大觀大駭曰去雲南無尺土一民安依小邦以緩斯須死他日求殉社稷可得哉即日命長子之屏更移家蒜村村距城北二十里與龍泉觀相咫尺觀側有潭潭上樓曰魚樓俯視黑龍潭碧波澄徹深湛不可測大觀昔村居往往遊其上纏綿不能去家再遷聚室而言曰我願爲明室鬼不能爲編髮人我今日得死所也之屏曰父死以義兒盍不當死孝耶曰汝母在其妻應聲曰父死義焉知母不死節也媳睨視之屏曰君父母死節義君死孝我柰何獨以生爲六觀大笑操雲南鄉音答曰得猶言可也皆大笑時侍兒瑣抱幼主立堦下聞哄然一堂曲折旁趨上問曰主等爭死名皆正顧何以處婢子大觀曰汝能殉主亦義也瑣大笑挾幼主出門無一反顧者以次登魚樓大觀捉筆題壁曰一家六口成仁處題已擲筆大笑以次躍入黑龍潭死明日六屍相牽引浮水上手無一脫者侍兒瑣一手抱大觀幼子如生也先是大觀女適鄒避西山及聞髮當薙夫婦燃薪自焚死適大觀死之日云之屏母氏楊妻氏孟之屏亦昆明諸生也

李上林宜良邑庠生也有至性豪邁不羈雅好學已亥滇城不守宜良土沃地平去滇城近羣情方洶湧上林則日治具縱家人晝夜飲人謂獻歲適然或譏爲樂禍上林不輟也居有頃沿鐵馳且至則率家人持盞觴升屋飲盡醉上林善忽雷彈不絕聲見鈸笠朱纓停忽雷躍起罵騎士盡怒欲磔欲叢射欲生捕得爭未決火忽自迸發屋薪盡燃煙熖障天日猶隱隱聞忽雷聲比暮里人去餘燼拾數人骸骼就其地共坎瘞之江頭村惟片土至今不屋也以上皆滇南死節傳

譚從仁字質先初字先之南豐人也南豐著姓喜聚族居出入里閭意氣張甚譚氏自宋占籍城東世科第入明尤盛其故家子被服儀節爲邑中諸族冠而尤恂恂儒雅知不知咸推爲長者則從仁也初名從行崇禎間受知學使者榜諸生名筆誤作仁從行以爲言咸謂所易名佳名也乃已性和厚樂易淡然無所好好廣行善事有關邑利害者毅然任之不少阻豐西偏界撫宜邑山林險僻崇禎戊寅寇起封山民洶洶無所措時東粵林公壽芝爲邑幸從仁力請

招壯士設方略募民出鏹爲援勦守禦費捐數十金爲紳士曾城賴以完邑通濟橋圮當事議創之從仁慨捐數百金爲倡有貧無以爲喪者必助其衾棺親友宗族間救災周急尤皇皇如不及方是時海內承平久貴介子弟豪舉放曠相尚羣飲縱呼呶徵妓按歌度曲以爲樂或鼓吹塗朱粉登場演雜劇笑歌達衢市燈火煌煌達旦不倦從仁獨恬然自斂節雅不喜酒舉杯茗相對酢笑行客酒意興飄然人於羣中占壽徵於時齒最少也雅愛書畫古珍玩名詩文集所善並知名士往還相徵逐評賞把玩從仁口談詩文手摩挲法物竟日夕神采益旺一時名流交口稱其不可及年三十有九當崇禎甲申國變天下大亂而行樂諸人士及談詩嗜古者風流雲散太平極盛之徵不能復覩嗚呼其可慨也已從仁至是無進取意安步里門不問外事惟理學中有聲實者爲子師嘗誠以讀書行善勿愧清白云支祖萬二公樂善好施有令望邑稱三譚長者遠祖青永樂間徵拜工科給事中高祖鯀嘉靖丙申歲進士鯀生泮泮生嘉言嘉言生近義則從仁父也自鯀以來皆富而好行善俗爲之語曰不竟其祿子孫之福從仁仰承先德益

行利濟事焚券賑饑蠲田租爲邑素封最乙卯重九前二日賊攻破邑城屠戮焚俘少壯靡遺孑從仁時年老矣匿危樓中獨免夜昏碟血從水竇間脫去已而享年七十有八視履精明以無疾終故老往往稱述其事謂爲感應之徵驗云

贊曰余經行望煙樓故址想見譚萬二先生高風遐不復遘少時得聞從仁懿行及交仲子持慝證其事又灑然異之從仁一日將之府人定乘簿水漲激湧至橋石柱潭反側汩水底從仁自水底出若有負之者橋石柱則從仁所創也嗟乎謂非爲善之報哉

江灣司李巡撿傳

巡撿姓李名如璋幼名仁在官名始易也字子孚南豐人性敏慧而温厚馴謹壬辰度田令下邑之田地山池有別上中下則壤有分統一邑賦集善算數十人涉旬月積算不能得肯綮仁年穉十五從塾學歸經署廨歷階升問而哂之乃布珠盤左右手撥動如飛聲若流瀉水觀聽咸心駭數日一邑糧立清攝篆崔郡倅名世驚曰何物甯馨雖唐順之算廬州糧無以異巧者所以不過習者之門也遂延之幕內三年其受知有如此已而挾貲客齊豫聞父嘗心中奇禍

重繭歸傾貲脫父難人益以是多之年弱冠念士商不足學欲起家吏事入藩掾江右素淸樸惟十三郡七十餘州邑凡錢穀出入吏緣爲奸盤踞蠹食弊滋多雖典領簿書無從詰如璋乃竭精力旦晚勾校不使邦賦錙銖乘案吏雖奸莫能欺隱江西之賦役簡明皆所手定也嵗除人盡醉如璋則取歲入歲出歲存燃官燭比對稽覈珠盤聲達戶外余方伯廉得之大獎賞藩服大小事多倚辦焉甲辰歲大饑令下發倉粟賑如璋以各郡邑十年來積穀鍰金合萬兩積逋不能塡請以作賑荒除豁用是郡邑追呼以息先是滇南軍興催科亟江浙士紳多逋負詔以名聞坐觀望削籍終身不復江右踵其跡册已繕眞如璋捧册進曰易輸者賦稅難得者功名請以新征抵舊追宿逋以實新糧一轉移而保全士紳無算方伯是其言而止如璋未嘗一宣洩而有德色其見信於方伯蓋以此丙辰注選得嘉定江灣司巡撿其職宋初爲忠翊承信郎今則督率游徼斗食之佐史所行文書可否事自管轄境外一不得有爲而江灣並顧逕分轄各百里接上海崇明壤濱海上寇時時發官斯土亦極難矣巡撿至則目規心計計畫建烽臺築三土城

以居弁兵守戍至欲擴大居民咸爭文武大吏莫可決巡撿曰海邦之地賦重價高人且滿寸土寸金也擴之則輸無田之賦民所爭是守戍不能難而規制以定民田之堺塌於海者侵蠲租巡撿履畝丈量留餘地過多大吏怪之答曰餘地皆潮沙所衝立坍塌沉而後告無及也大吏心服其言猶戒以勿狥民而隱賦嘉定田畝征三斗明初沒入沈萬山田賦僅一斗上官以爲言巡撿曰水無所浚旱無所戽賦宜從輕且由來非一日矣有嫂訟其叔據其田遂自經巡撿判之曰厚葬嫂而歸其田使死者瞑目人皆稱廉

明焉有挾幻術攫人金能脫梏拲而挃者逮捕北上舉巡檢監督乃釋其鋃鐺第遣健卒躡以行盜曰正人不能以左道欺吾術窮矣會江左大吏屬所部各以豪右報一時承望風指爭偵探受金營解巡撿獨曰江濵土瘠民貧勢力均敵豪無所豪強無可強脫誣陷居奇心所鄙上臺所惡也一境帖然其明達法理聽政治劇診視死傷皆重民命掩所部齮齕特多其勤勞王事十載中薄遷支金四千里間日夜慎哉如是且七未嘗有意外患冗散所避忌者運京餉實主持於藩椽知所以避忌而不避忌不謂之獨賢耶且竭心力奉職其效皆彰彰如是宜上官特舉而大用以裨益於國計民生必無先於巡撿者顧昧心盲目猶且劾之此巡撿所以投劾而休脫職事於服官政之年也自是優游家食不一及官常事常捐百金濟友於當厄未常有餘財而如此邑親族如趙公安希階李衡山長祚宰畿邑皆以禮延亦一往非以其習政事知掌故故實莫或過乎且心存於利人所至殫力宣猷著實效尤莫與京乎世之苛於論人以仕非科目不得謂之正途雖功高天下不見稱於士君子籍巡撿微員一雪此言耳休寧三十年居貧目

忽眚然眼見其季子灝氓於庠著四書解行世孫延芳弟子員高等視世之正途於子若孫蔭不蔭必有能辨之者

論

論曰古帝王舉人於側陋而賢才輩出及論門第重科目而實用無由表見天下之治少亂多不以此乎程明道以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李震亭謂士苟精一藝以推及物之仁雖不仕於時猶仕也數學雖本黃帝周公然不過六藝之末巡撿之籍不列搢紳儒林我政中顧世之稱鉅公學博爲世虎臣其姓名爵位赫赫在人耳目者求畢生之政治能如巡撿十年之一二得乎哉而知巡撿者顧出於一藝之長從事之末何人之難知而知之不易乎巡撿不幸求知於世乃不得如一藝之長從事之末猶幸而有知之人也可慨也

王文佐傳

王文佐字君選南豐人南豐當明二百七十年以翰林起家者二人王璽其一文佐則四世孫也世業儒父居易端志行從程山講理學文佐生而英偉神采異凡兒性和順笑啼不苟學語時父口授書能成誦稍長父講學歸舉知能之良在善擴充文佐從旁聳

然聽若有會心者衆皆羨爲可教不但其親色喜也
甲寅滇閩變寇蜂起民竄散山谿險遠聞百物貴且
乏於時年十三饒心計廢誦讀慫遷給家食備甘餅
盡室若不知地之瞬價之昂家之貧者十有二年且
逆知其養不徒口體也父病則延醫購藥日走百十
里喪則哀毀骨立盡斂葬祭禮不減城居而家益落
弗恤也念生殖莫如服賈乃挾貲徧南北審時度勢
變通以中要會人之智竭能索而不得顧獨得之歸
而取復故業家足衣食母厭飫甘旨撫師以教子癸
酉遊秦會設新例捐粟賑饑慫懇捐至學正在事

論其素尚義有季布風今力即不足宜更爲子孫計
乃弗從者豈非以年少而學淺入官爲之計者害之
也識者推爲子孫計善無善於此矣母年行七十憐
愛季兄甚亟往迎歸同斑衣舞母喪一如喪父日且
葬堊室廬三年墓於時歲凶喪次中指揮幹濟糴粟
以賑已而大府郡城各首邑及父母邦咸捐米賑之
之法先期白以五日一給給則先婦女次老幼最後
有救生船而舟子貪殘冒手援之美名行下石之罪
惡請責成都昌星子二縣勒令地鄰汛兵確查其有
人船俱救或船貨獨存分別詳報以定功罪又沿湖
打草船名爲糞田實行夜刼乞令南康府通行各縣

毀舊禁新則郡陽三百里內水陸皆膺拯水火而登
衽席此其五時俗貧民溺女奸邪棄男傷天地好生
之德乞令七十八州縣多設育嬰堂以廣好生德身
願於本郡邑捐涓埃以助仁政此其六臣公覽而大
稱歎謂爲體國經野切中時宜以次採行矣已而口
陳郡邑事曰南豐在郡五邑中田賦人文次首邑而
考取儒童額在三乞疏請廣額於時各當道咸集公
大言曰伏羲執言爲國爲民不謂之賢豪間者不可
也有笑於列者以品題猶未足公曰智能行其德力
足展其才亦已足矣先是文佐攻學優志廣而未能

表見心每傷焉及其身勇於爲義若唯日不足者其
助橋工修會館置義塚應人之急濟人於危固不吝
金錢皆推愛敬所及而各當其可斯能人所難能已
至於修祖塋兆增置墓田篤於敬兄愛猶子則性分
內爲所當爲也其子有七孫林立和順穆穆雍雍守
庭訓一門內無一千進取世路之險側宦海之風波
庶乎免皆作法之所遺已年六十有六以病終正寢
惜哉未滿其志願也已

野史氏曰學必存於心心必見諸事耳目口舌其後
焉者持躬苟不能論世亦不知則學之爲學遂無復

見於天下人莫重者身家亦莫急於衣食安坐端居
無問矣勞心力以殖貨財其候時轉物致遠窮深經
日月出入地所經營日不暇給而處心應事有大過
人者乃以經術經世律之不亦過乎世之名儒守一
經以求榮一命其升沉得喪咸委之命況乎其他吾
不知學之負人人之負學也可慨也

處士陶之典傳

陶之典字五嶽別號憎庵世爲楚長沙甯鄉人父撿
討汝霖與益陽郭都賢交最契各以忠孝傳其家之
典家子也生有異徵天性孝而奇英敏舞勺試冠軍

明年貪饕肆業瀟湘書院材名藉藉於遐邇癸未闖
賊陷楚北南人罕遺矛時撿討宦粵新會之典奉母
避桃源深處兵寇交訌不知也之典之選入國學也
敬業樂羣皆楚北南譽髦士不十年躋九列而位三
公者多矣人爲之典惜之典怡然也丁亥潰兵肆掠
人無所逃命撿討深軫念不憚艱危往撫諭之典媿
恨不身隨援手識者稱孝焉壬辰仇怨鼓貪殘誣成
大獄之典請身代不得則走南北謁知交暨朝列咸
莫能揣雪計無復之有告之曰昔能殺活李東陽者
慕康海海不修謁東陽不得生友道且然子其圖之

之典立往謁初若無意感篤孝爲訟冤釋繫立奉父還山讀書談道樂天倫樂畢生平志願足矣明年洪經畧以之典才能薦力疾固辭辛丑年強仕不出戶庭久祖父孫三世肆力詩文各著等身書撿討雖耆年心耕筆織榮木堂集海內家傳之戊申周中丞奉詔徵山林隱逸舉之典以親篤老莫能應固勸亦固辭安親王視師長沙庚申以書幣聘虛左待講易論史外他不與聞明年班師載後車傳經授業禮數隆客莫與京也明年父八十請假歸癸亥父疾篤侍湯藥廢眠食者七旬日號天請命如先是三十載不得

終天訣痛哭數絕幾滅性其情文備極盧三年窆葬祭哀傷感路人而變邑俗皆郭郭也而當事欲以上聞其亦見之不廣矣初郭都賢員人倫鑒以父執折行輩爲羣紀交老且彌篤之典則退就後進列禮益恭義益重與論以古道於今爲庶見云江右樂勝無素也耳識義聲舉妻子寄食則推宅分田妻死則厚葬孑幼則教督迄成立而施不倦宜仲子煊受江祥劉羽逖寄託語詳張薦人墓序中雖破產而內外無尤怨世德之延綿此其一已一邑稱義一本稱賢三黨稱愛奴隸稱慈其性分之仁心義質有固然者然

非之典體親心烏至是則稱爲孝之純也亦宜野史氏曰度事可成而事其事量力能爲而爲所爲小智倖名非夫也人之際多難臨大節類多險阻艱難危疑坷坎必閱人多而歷年久皆足變其心臨所守臣焉不盡其忠子焉不篤其孝蓋志不能帥氣豈能以感天地而動鬼神古今坐此者多也之典於壯歲於耆年隱忍艱辛置死生度外皆三載成人所不能成爲人所不及爲知有親而不知有身且善保其身窮命之忠忠而愚之典之孝孝而愚者非耶

大賓郭維炤傳

因心之孝行於家愛敬之俗成於里以能和順其鄉者則效可以風天下古先王之教萬國必先於鄉而禮必隆於鄉飲酒尊讓潔敬必備於賓者意至深遠也孔子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其是之謂耶大賓郭維炤九江德化人也性警敏而篤孝兒時能視聽形聲外隨父兄學藝暢大義不屑屑章句偏嗜輒能文文輒驚人非有意也世父希俊以文庠改武中崇禎壬午科角弓犀兒請纓之氣赫然乃弗一顧時年未舞勺也念天下多故郡當吳楚交士馬去來無甯日身席祖父蔭雖咿唔雪几風燈下往往懷

簾燕憂明年左良玉兵變城市墟士民鳥獸散家遂
破隨父避德安故里三載始還郡荆榛滿目父時年
雖富同懷羣季多身爲元子莞寀政匪異人任遂捐
棄筆研治生事不以世亂食指多費用不貲貽厥考
憂遂蚤夜持籌計奇贏舍末事本積歲月以次豐亨
堂上之甘毳盡室之遞衣同食嵗時之贈荅賓從之
供億下至布帛蔬莫不畢具視田宅之良者買之
同產弟維炫維燦維燧之婚嫁畢之糜金錢莫可數
計皆出於心計慮靡不周舉無失策用能當轉徙流
離後二十餘年間門戶家聲日以大人莫不多其才

而歎爲難能也甲寅滇閩亂時詘遭父喪殯葬成禮
致數郡客有家翁伯風而食衆生寡率子貸應其仔
肩家督不勉也如是六年年始衰乃均所買田四分
之而獨任所舉債家分異自是始又三年內艱治後
喪埒前不少殺家於是中落不恤也有詔之曰物力
艱難之日君喜排解飢給食死給棺焚券還遺金戚
黨脫坐繫完全夫婦皆好義行利濟事然素封豪舉
孥一爲之君勉力而力弱其如易所難而輕所重何
天性之親惟兄弟童而鬩牆亦惟兄弟君年垂指使
愛弟愛猶子一子髫齡不爲計不幾失於慈而偏於

薄乎曰子以義所當行可不行乎父母所愛而不愛
非不愛弟不孝乎親也友于兄弟爲親而友于也吾
知義不容辭盡心力斯已耳負富有定命吾行義所
當行子言非所欲聞也居無何風逋莫不償衣食纔
足而義舉無改其初壬申九江舉行鄉飲酒有揚言
於衆者曰鄉飲徒具文彼結納而揮霍雖不尊長養
老不孝弟無不飲於鄉求六行之大賓非郭燦華不
可衆皆曰然舉之燦華者維炤字也
贊曰陶朱公之才之大也千金不易致而致之者三
其積也無從而知之其散也無從而知之大賓豈慕
陶朱者耶積有爲而積散有爲而散乃適與之符耶
睦婣任恤於其鄉要皆以成其不匱若大賓謂之純
孝者非耶嗣子光文爲予言歲儉族子二日不舉火
以告呼婢探盎中粟婢以可充一日對則躩曰舉
與之昨日不食較明日不更急乎嗟乎是亦難能已
去推有餘者亦已遠矣

方于光家傳

于光姓方字垂裕號澄嵐先世徽清人永樂間徙居
大興歷五世諱天敘者始補順天郡庠生天敘生從
哲希哲神宗朝從哲晉中極殿大學士卒謚文端贈

三代如其官希哲爲諸生積學有名生十淳歷官饒
州知府有善政生子三君其長也君生而穎異弱冠
貢成均當世代變遷學不輟登順治乙酉賢書己丑
成進士除知靳州靳爲楚門戶先是流賊充斥已而
左良玉兵變焚殺無虛歲田野荒蕪戶口藉燬棄有司
徵調無度豪右侵軼民失業散逃其不逃者相聚依
寨居頑梗不率於是徵輸調發無所出負固而難化
官其地者號稱難治君至誨諭周詳誠於撫綏百姓
翻然革故習君更訪求民間得天啟中舊册始正疆
界均徭役殘黎得安其生業皆曰吾刺史公之賜也

方七閱月境內大治乃以父憂去服闋補知商州州
在秦萬山中故流寇盤踞地城市無炊煙百里內外
不聞鷄犬其彫殘較靳爲尤甚君招徠有術流民稍
稍安集政治清簡與民相休息居無何以舊令事落
職崎嶇歸里門六載泊如也按驗得澄雪起知陳州
君至是凡三爲刺史矣然得之不色喜矍然曰昔汲
長孺治此吾甯貢古人爲治行尋最中州八年如一
日報政著勞績陞台州府同知受事甫月餘寢疾終
官舍時年蓋五十有三也君家學有本原性孝友於
親族師友間特厚周衣食之不足者資遠宦流寓之
不能還鄉者賑陷於罪者扶植孤寡之遇欺侮者自
起家科甲日不暇給尤寬弘不計人過凡急難顯沛
中雖夙怨且振之才尤堪大用任巖疆安某流亡疆
域以正井稅以均催科撫字益於上無損於下其理
煩劇綱目畢張治秦治陳如一轍也惜委頓於
州郡不克大展其才可慨也君没後三十有七年子
伸揚述其生平是可傳也乃爲詳次其事歸之
論曰余讀光宗實錄反覆於所謂紅丸者而致歎盈
廷之論之失平也夫帝方彌留憑几命召李可灼此
時文端安能止而不召乎高孫諸君子號稱正人其

持議也遽以趙盾之罪罪文端豈不過與文端和厚
有餘所不足者明決耳今觀于光歷試州郡皆有成
積以視厥祖可謂克家者已

孝廉張之治傳

孝廉姓張名之治字陳安小字乾楚湘潭人父豈石
以戊子鄉薦令無錫邑人稱八十年中神君者語詳
其邑乘孝廉生而穎異輒羣三歲學語試以祖母伯
叔父母誕生年月日一過詰之百不一爽祖母喜曰

匹年十三仲父爾石得僞於癸酉至是宰高邑迎祖
母養欲攜行難其離母孝廉揣度告母曰祖母年高
喜弄孫欲順適往旋往旋歸兩全兒職耳祖母喜喻
於無言且非一言動偶當於心已也比至叔父蔚石
捷南宮讀書中秘明年隨祖母還里念家世書香祖
父伯叔聯翩起益力學旁及家事三年應童子試青
其衿甲午登賢書探聽以名聞跌足曰誤矣季父蘇
合何蛣蟉徼幸之有榜放識者指其名曰是孝子也
名與實符也無媿孝廉也明年隨父上公車丁酉畢
婚娶季父秋闈中副車孝廉鬱鬱不樂隨父計偕俛

得竟失歸而母氏病篤問藥求醫膚削身瘠睽不至
延數月而母卒哀痛呼搶慴絕移時不欲有其生祖
母以大義責開陳備至始強視息苫塊中衰粥不茹
葷不入口而經營喪葬罷勉拮据兼盡哀敬入侍祖
母悲感中委曲勸慰百憂百役萃一身身之厄羸瘦
削不能支無問矣明年幼弟殤無服而慟哭哀號如
喪母嘔血數升形日消鑠疾止旋作見聞咸稱世孝
友而孝廉年少篤行爲難能云明年秋省親無錫未
幾祖母凶問至痛徹含飴三年哭三世貞疾加篤猶
以父行皆簪纓鵲起曉夜伊吾掇管課弟之鴻經義

節婦姓吳氏名珏京口吳萊公女也京口枕大江山
區水聚會太平極盛時人文蔚起節婦生更代先六
載父兄蚤有聲海內鄙夸一世而特愛節婦節婦天
資淳厚特頴異襁褓受教輒不忘稍長好弄筆硯兄
笑曰汝亦欲作女傅士耶凡刺繡織紉見無不能若
所素習者諸技巧類是率非所好雅好古書洞晰大

義時時爲家人講說神解若天縱是時年十七歸邑
子鄒翥翥父季淑念翥素庭嬴好學窮日夜不寐往
往患之比合巹益讀書不輟疾復作節婦侍湯藥衣
不解帶者經年翥竟死節婦痛哭欲殉婢覺以告翁
姑防特峻志不得遂即絕不飲食家人進糜粥即屏
去號跳震喪次母亟往省視姑具以告於是母氏曹
姑氏鄭同辭語曰我兩人老矣汝今死兩老人能生
耶汝夙孝今以夫死忍令兩老人亦死耶語未既兩
老人同哭舉室閭者皆哭當是時節婦絕復息聞母
同姑疾聲哭瞑復視母同姑更語曰待我兩老人死

汝行汝志未晚也節婦乃領會守益密不得殉強起
且夕臨哀號失聲鄰人聞哽咽聲漸輒下母欲且歸
甯節婦曰守志者不聞歸母家也母領之於是盡撤
珠璎縞衣蔬食和柔聲色以承順翁姑翁姑忘失其
子也以是閭里益知其賢賢者爭效慕寖以成俗服
閈同里有問於鄰嫗者嫗曰我固微感之曰守志貞
苦曰此定命矣苦固所甘也無積聚奈何曰守志豈
在家之貧富耶未舉子奈何曰守志豈在子之有無
耶有子則守是守子非守志也於志何有語既忽佛
然曰我與若鄰也宜知我若所言云何汚我耳禽獸

稍覺僅僅拂去紛繡如初會歲儉自食雜糠糲舉精
糲奉姑餘以飯兒曰就學舍固不可飢也兒偶違命
輒自怨艾淚泫泫下里媼曰與爲莖母何如嚴父曰
非不知慈且害之也之子後者也易失於嚴不忍也
里有新寡日訴誶其伯氏節婦問何故曰伯催孤兒
租自便其私耳曰汝子伯之諸子也伯庇諸子曰方
長租幾何而傷世父心不可且子幼必假手他人利
他人與利伯氏孰善自是不復聞惡聲嫗下有悍逆
婦姑躬炊奉湯沐惟謹小不愜意婦吼聲不少止居
有頃習知節婦孝其姑也愀然曰我罪上通天矣節

婦數十年寡居其嘉言善行足以感人心而正風俗多類此姑一日病醫藥弗效剮臂肉以進姑霍然愈嫂氏范從絺衣中稍稍見創痕詢得其事驚歎起熟視痕且有雨蓄在室爲毋割者曰痛何似曰不覺也嫂曰宜乎兩老人痛汝矣爲女爲婦如此而深自秘藏歷年數十雖古史所載無以加矣今年己卯節婦一周甲子而顚毛盡白老於兩老人云

贊曰余遊瀟湘間鬱鬱久遯遁交吳西潭雅相善朝夕過從具得節婦生平事西潭蓋節婦兄其言之詳也固宜天之生人眾矣婦人之性陰柔不剛與物而若爲節婦若爲烈女往復辨別如黑白區分家人弟

遯其乖人道之常者何限不幸而失所天能守禮義寡儷以終身足表見於一時戛戛乎難之況貧而能養其親死而爲立其後百折艱難川興衰繼絕此託孤寄命不少概見之君子而得之深閨少艾之中其所遭雖不偶而勁節高風與世之幸而與匹偕老飲食男女遂其燕婉之私不幸而天閼良人屹然自立於人紀淪亡之日其得失難易相去之遠必有能知之者自古志士仁人存天地之正氣不過盡人道所當然不自欺其志而名或湮沒不傳或爛然天壤法天下垂後世立懦廉頑其初念皆不及此此其爲難

能矣荀息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媿於其言陳亮曰五十年間無一豪傑若節婦者豈其人哉豈其人哉

劉烈女家傳

烈女珍英者南昌劉永參之女年十五許字新建萬承雋未昏也既聘之六年戊戌請屆昏期卜秋中後一日吉而承雋先三月以病卒訃聞越四日烈女雉經死先是辛卯生母熊喪繼母萬鞠之如已出以女能孝得歡心伯母羅寡居昕夕就學女紅閫節烈古今事則剖瞞指陳既嫁而守貞歿世未嫁而決死殉夫若爲節婦若爲烈女往復辨別如黑白區分家人弟

以女博士哂之胞兄武薰語次及文文山謝疊山則洋洋嗛嗛吻慷慨憤激有丈夫氣比承雋凶問至則更衣請往弔不得則入室自縊以救甦明日又縊父持之哭曰兒何忍棄予死女亦哭曰父何忍令兒生大父運琦語之曰死固不傷勇然而祖而父無財力不克爾旌揚死恐身與名兩失耳女曰孫不惜身何身後名之有明日守者疎一縊而絕

外史氏曰大莫大乎死生人物皆知不免也必爭之呼吸之間爭之得其所者死爲輕莊子所謂殤子壽於彭祖也細故小廉古今之舍生赴死且多矣衷之

以義不失其輕重者幾人也今夫女子從夫視人臣事君一日册名則休戚與同在朝在野無分也比干於朝宁夷齊於首陽二而一也苟免偷生賒一死而終不免死徒失身一姓二姓而不止供千百世之非咲世世子孫所諱言則幾微之際貞生之一念來辱身敗撿之無方也烈女天性之高者吾之徒運漳詔之曰守志善矣歲月之多時勢之變殆未易能豈非有見於愚下之易玷以玉烈女於成耶烈女豈不計之已早耶

楊太君家傳

太君河南澠池楊四美女也生而謹厚不苟言笑稍長習女紅執勤不懈事父母以孝聞同郡太傅呂公晉兵部尚書中忌者言拂衣歸年未艾念胤嗣未廣求賢媛聞太君孝有聲以禮聘迎居側室年始弁溫恭靜穆藹然也屬家方貴盛嫡郭淑人善持家政矜重禮法諸媵婢恪恭厥事無怠媮言動服御罔敢少踰度家法肅中外井然太君循循矩矱側身等伍中下至女奴婢子多賢之事田太淑人惟謹善承順尤能得郭淑人心莫忤於神明有謠諑淑人往往推劾太君直太君卽聞不一摽白淑人益以是重之同儕以是知太君之情出於至性益較然矣久之太傅二于氏雅不相善太君不與校退亦無齟齬于壽短折居十數年間語次及于氏有爲牙欻不平者則曰人已亡年已遠又何校焉性澹泊於物無所好華靡粉黛擯不御故生平無所競其天性則然崇禎十四年李自成犯洛陽城中分地守太傅隸北城日夜坐麗譙淑人及太君倡脫簪珥市牛酒饗乘陴者於是家壯賈勇夜縋城擊殺賊常數十級城中人因有固志會兵官貳於賊城垂危太君隨淑人踉蹌北渡河營將羅泰尋開門迎賊時正月十九日也城陷太傅死之淑人及太君雖免播遷踰涉數載始歸新安之袁

家山家既落劖後無與焉馬家人婦子悉步足崎嶇山險升降蹩躠不能勝太君從未常色艱難也諸嫡子竭力營饘粥家人麤糲常不給採山蔬野草合勺米雜煨之刺刺喉吻間不能下相對塞嚥涕淫淫被面太君則旦夕操作以身先僮婢色怡然先是太傅既殉難襄葬事太君年豐少侍巾櫛之日淺無所出非有既貴嫌無身後望家懸乏恐不能任艱苦淑人微以意諷則默不答惟哀號酸愴飲泣不能止淑人默以是知太君之情出於至性益較然矣久之太傅二

子皆貴迎養皆致敬皆如生母五十年中顧復嫡子孫男女襄婚嫁者十有八人諸孫則鍾愛履恆履恆常語人曰李令伯謂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履恆於庶祖母亦云其感人類如此及寢疾一日見輿馬儀仗若太傅來迎者遂卒時年七十矣太傅名維祺謚忠節事詳本傳中

贊曰詩首二南而小星江汜孔子皆有取焉史自范曄始傳列女然妻女之外無聞聖漢數百年豈媵妾中無足當記載抑以微而置之乎何與聖人刪詩之旨不類也夫忠於國者位不在乎崇卑篤於夫者子姓備員行間入滇授佐楚雄令非正烈所擬也年

少性剛視世無難事宦海中束縛一官丞負人矣癸卯拂袖歸豪舉益盛初陳于歸待年有姬媵至是漁色揮金羅佳麗而善怒使氣人罕所當意雅敬陳才德非徒以莞家政起糟糠而齊已也間以承大父歡謹身廣胤嗣規其夫夫韙其言凡盛怒聞微辭必立解以是內外親黨下至僕婢咸德之丙午大舅喪哀禮備至內助爲多焉再期媵娩身方始生也聞啼聲大喜曰吾兒也懷抱歸其室鞠育恩勤靡不至惟無如乳不生漣耳睟盤學語教皆以正蓋作聲也辛亥正烈病亟以午日沒陳搥胸痛哭不欲生衆媵妾提

稱未亡苦節三十有五年作聲雖舉於鄉居貧有守痛毋氏教育成立氷霜操不克請旌表與豪勢高貲齒憂傷抑鬱形瘠殞黃十六載人不知其非出腹子也感而爲之傳

節母陳氏黃州郡庠陳華陽女也幼秉姆教明理而持大義習女紅暇則涉經史歲丁酉歸漢陽蕭正烈克盡婦道會尊章皆蚤世惟大舅高年相夫子敦行孝養大舅益愛孫忘失其子也明年督師洪承疇罟定南方地規進取用人不次正烈年纔十九以故舊子姓備員行間入滇授佐楚雄令非正烈所擬也年

孤兒置其懷曰蕭氏存祇此一塊肉爲死者死易於生爲生者生生賢於死乃愕然曰我豈能賢守志立孤吾分也吾爲其難若　單年正少及今改適毋令疑吾夫以近婦人死也忍去節毋不忍留也時時惟攜孤兒向靈牀哭奠無依倚門內外相鑿食以覘孤厄弱弗與校而家中落有爲危言趣重嫁者節毋以背夫則不義棄子則不仁舍可傳之子則不智乃大書誓詞門屏間曰妾去妻當留夫亡妻當守忍將側室兒輕付他人手兒命卽我命兒成我不朽勸我改嫁者是卽猪與狗自是人皆息喙矣節毋

懷葛堂集卷五

閱明詩歸有張節婦辭至兒能成名妾不嫁貞人瞑目黃泉下之句再三莊誦誦且笑且哭哭且使其子聽子幼少淚淫淫下霑衿也家日益貧益操作歲擇師課其子紡績緝紕供束脩膏火費誘教其子學益力其日孳孳者嚴焉不傷恩慈焉不廢義以督之於成立三十餘年百折艱難行其志而志益堅足以貫金石感鬼神視世之鬚眉丈夫有能及焉者否耶有姬以松筠歲月合旌表則褒綸桌楔安外門輝煌金碧耀觀瞻目今鄂渚城相望也國器學優南圖九萬度越其兒孫遠矣曷不請節母曰節至於苦非求名也死不能對夫地下坊雖高百尺樹之風聲射之正鵠也歲乙酉無疾終內寢時年六十有二

論曰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生之者凡含氣皆知而德之也然物適成其物鳥獸適成其鳥獸則教化有所不及也而後知庠序學校之功用高於造化爲多彼人倫不明者不知也身不生空桑不出嫡母腹而孝過於出腹且欲表其母於久沒後家奇貧而不少怠懈彼徒知有生之者無問矣科目中明人倫大義如蕭孝廉者表章不及則表章者伊誰也

豔貞劉靜玉傳

豔貞者金履亭姬劉靜玉也靜玉名珠生三原豪華地性貞慧悟雅幼習詩書刺繡善奕工繪事妙解音律多技能而丰韻自如古所稱美而豔非靜玉不足當之未及笄父母保愛甚五陵年少四方豪貴客聞絕代姿爭委禽營金屋貯弗許也壬申張觀察魯庵承制府命迓余至秦廣坐中論才士佳人不得耦因及羔雁千金聘靜玉歸履亭事津津不去口坐客傾耳聽於時履亭年强壯受知制府制府率勳威地望尊嚴統秦蜀二行省位二院諸總戎上而委任履亭專奏告機宜小大事傳喜傳怒出納司喉舌此其才

見知於有識也固宜履亭名坦越產世家予慰梧督
白體幹雄什伯人中挺然露頭角饒幹濟喜任難事
慷慨結納揮霍金錢不介意莫不推爲奇男子顧循
循謹謹無世俗矜張態人益以是重之是秋禮迎靜
玉歸西安琴瑟之調極閨閫樂可知也靜玉定情後
斥鉛華勤操作以相夫子結駟連騎塞閭巷酒漿滿
籩竈突煙不得息雖傭問遺周人急賢聲藉藉者五
六年而日以齊女之戒懷與安者易履亭履亭亦以
徵四方通謁賢郎選皆不可斯須緩丁丑以浮家託
友人而之蜀之楚之吳之閩輪蹄徧四方此其爲履

亭也履亭有戚王拯亮妄意靜玉挾厚奩而孤居奇
貨易侵淩日喧呶詬誶庚辰踞所居推其僕婢靜玉
立遽依母氏以紓其禍已而揆亮之宗慕溥令高陵
且欲劫以媚權要百里侯威令去強暴何啻什伯靜
玉立築土室居以死自誓穴竇納飲食母氏外其聲
容莫得而窺焉已而浮薄之豎羨者聞二王伏冥誅
相戒鬼神所呵譴窺之且不可靜玉安居土室十八
年丁酉履亭以子崑且倦遊寓楚聞而歎曰是永霜
操也孝益元穎豈丈夫哉立迎靜玉母女至自三原
歷年二十有一攜來粧具其合歡被依然也
論曰袁閎以四世事漢位三公避亂居土室十有八
年古忠臣之全身完名節如閎者幾人也靜玉閨中
一女子耳非有名義綱常之重而守身之嚴歷年之
久與古忠臣同揆一轍夫何修而至此耶理之不勝
欲也多矣平居侈談節義能持守於俄頃未必能以
終日苟逼之以威誘之以利方藉口無罪且以居功
者何代蔑有賢者不幸值此則斷胸絕吭引決自裁
而外計無復之而古稱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又
遑何說歟夫身爲一己之身當守也身爲君父之身
尤當守也可死可無死之間非善守身者莫能自主

故舍生取義者死賢於生全名保身者生賢於死若
袁閎者土室而死不可及也若靜玉者土室而生尤
不可及也

懷葛堂集卷五終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議　說　題跋　書後

貞靖先生易名議

古之易名也雖天子大行惟其公不徇其私南郊稱天以制謚是也有其行無其爵不得有謚禮制固然然禮以彰癉也謚何可廢周有逍遥宋有和靖國典有逮及勸善也善推周公之制也德園王先生卒其鄉人相與謚曰貞靖按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寬樂令終曰靖先生之大節在高尚其受祉也在考終命或也而志之所學不可量故易言大人之變視虎也炳

曰謚之制質者一言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二言不溢美乎曰學問之勤經綸之大而以不仕終若先生者衆美具焉二言者稱其至者行浮於名非溢也曰禮云已孤暴貴不爲父謚曰易名出公議三代之直也制謚之日先生之孫元蘅猶未貴也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謚不受於君烏乎公曰此其爲公也南郊稱天所稱者天稱之者誰也褒揚而不過私而公也明乎此則鄉人之議私也而非私也於是乎議

炳文字說

丁亥冬司馬燕克將歸直沽造寓以少子字屬余爲

之說問其年曰十有六問其名曰振祖問其字曰炳文余曰是說也在革之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炳文之字此其說也夫人身五官百骸皆適用而鬚眉毛髮無與也有之而不適於用無之而人非其人矣虎之於毛也亦然人齒之毀也鹿角之解也蟬之蛻鳥獸之希革也皆除舊而布新矣虎之變也亦然而人之立志視此矣孔子大聖人也十五而志學童年之及冠者命曰棄而幼志棄幼志而志成人之志則可謂之能變夫虎猶是虎也而其文則變人猶是人也而志之所學不可量故易言大人之變視虎也炳

文少而聰穎性凝重葢宋文正二十二世孫明敏憲菲泉公耳孫也炳文未志於學則已苟有志焉學二祖之學而後於祖爲無負而後於名爲無忝余又聞炳文方五六歲夜讀書能見僉憲於羹牆夫少既見其形則長當繼其志然後知祖非猶夫人之祖而志所學非猶夫人之學非炳文其誰屬也炳文年未及冠而距古人大學已一載是易所謂未占之時也人之生也父命以名比長而字人皆可字也不盡出日月易邁炳文其勉諸

又持字說

於父而義恆不越於名其不越名之義者嚴父也此孝子所以顧名而父之慈如見也吾友綽然棄代之期年丙戌余重來京師其長子燾年纔十五一日夢綽然曰燾也貌然孤也願有以字也余曰諾先生以燾名之子也按說文燾溥覆照也中庸言覆幬而先之以持載持植也孰也物不能植立無所執持則天地雖仁於生物而覆照無所施故曰栽者培之此也燾失怙特內外無所親依二庶母以爲命願其能自立而有守也字以又持是先生以燾名之子之意也覺而又持過余告之夢又持欣然長揖謝又持其知有於學然玩具陳喜摩挲楮墨人皆異之相工獨曰

禮乃父之慈者於此卜之願又持勉焉已也

培菴說

人而聰慧也易流浮薄而難歸於厚則小智蔽其聰慧也君子以厚德載物君子固聰明睿知之極也築堵者知隆其基植木者知壅其本知自厚也斯厚矣莊周曰九萬里風斯下矣而後乃今將培風記曰栽者培之天之所培天也非天也天人之際非大智不知也知而不自培失其聰慧矣則亦惡用夫聰慧也人生有不免然不畢集爲學之年且未必不得一日安其身執經受業從遊於家塾大小學之舍則秫田雖異資遜志時敏有勤而不專是亦遭逢之不偶善用夫聰慧也於其別爲說以贈之

晚學圖說

晚學圖曾君秫田自伴其狀也卓犖秀布置鬚眉目光所注射飄然有度越尋常態正襟坐手一編隱隱伊吾出口內影肖其體筆傳其神執江漢間途人問皆識爲秫田也夫萬物皆身外物惟學無一不切於身心雖人有生困之分而學皆不可廢故有生而後無事非學之事無時非學之時則亦何後何先何早何晚之有秫田初字非百生而贏弱六齡授論語半部疾作形消脾虧心血少藥罔徵何有於學然玩具陳喜摩挲楮墨人皆異之相工獨曰

是兒也一事無成者於時勃然怒其語不須臾忘少長習見裝標畫必凝睇久忘病之在體歸必緣情染翰以自娛識者皆購求而經史則荒於病比少間淹通涉獵屹若成人賢豪士君子恆倚任年十四橐筆走四方資裁水費而學荒於貧又十年毋憂椽家督又二年父背患癰潰酒露吮而瘉又十年家多故弟婚始畢執父喪而學荒於失怙特夫病也貧也宅憂也人生有不免然不畢集爲學之年且未必不得一日安其身執經受業從遊於家塾大小學之舍則秫田雖異資遜志時敏有勤而不專是亦遭逢之不偶

已而秫田不諉之遵逢也昔趙晉平佐宋祖成佐命功而後半部論語始卒業秫田當强壯時志氣激昂學有成詩名字畫品赫赫人口耳而枕葄經史乃在遲暮之年雖與晉平之炳燭不可同年而並譏然不詘之晚焉不得也圖頗晚學夫豈誣哉是圖也由前覩學也而非書則一編在手爲不足由後而觀書也皆所學也則一編在手爲過於勞彼富春秋貶兄優游雪几風牕而失學覩秫田之一編在手何如也夫學其學者不以正言之斷而加功不以邪說誤人而少沮則學如登山舉趾數而險益甚何也不學也

無一編之在手也

跋臂閣銘

此淩庵郭公所銘也典雅清新極妍盡態其墨蹟之妙燁然如新是銘亦足見公所學矣盤盂觴豆凡所日用觸目而警心銘之所不可已者公無事此物而銘而藏之將以有用爲無用耶舉以贈客將以所無用而歸諸有用耶用不用之間公命意何居也小子學尹公之他而未得見公見是物如手口之澤讀是銘如夏謨商誥而有所不能釋然者舉而問之公之客夫亦何以釋夫所不能釋然也公之客雲子姓游汚陽人

學書堂印譜跋

此易子思成所摹也思成學書法名甚盛益肆力六書八法作石印久之成是譜張長史曰筆法玄妙非志士高人詎可與言蘇子瞻謂見其字想見其人超然者也思成之人其名之成豈在書法哉而名既已成有日矣繆篆摹印六書八法之一也顧聚精神覃思竭力從事於轉運布置筆法刀法間積歲月以臻於神奇工巧宜乎今日之名非猶夫昔日之名而何以依然食貧也不幾以有用之心力歲月而爲無用之用耶

雖然周有璽秦漢有璽章印矣非玉與銅爲之耶自天子下至士人佩其一無位者未嘗有也夫秦之篆之者非李斯耶鐫之者非孫壽耶貴爲天子爲有位而後佩爲之運筆操刀者則丞相大夫印之見重於秦也且如是哉至於宋始易以石或旋之奏牘其濫觴也甚矣至用以代署押則閭巷小夫不知誰何之人而私印纍纍然則雖鳥跡虎爪嫵美前人其不足重也必矣思成故家子學有淵源性醖謹藹然可親而攻苦茹淡習右軍墨蹟俯仰事斋舉給於賣書賣

書外一介不以苟而澹然自足余聞古之高士恆托
業以自汙朱桃椎之履雍伯之脂思成其庶幾乎其
小即得名遠追宣和近頡頏文何諸子具玄鑒者咸
稱之而狗請託雅不自愛惜故致多如是雖非其人
而亦爲爲之而神奇工巧自若也猶之履也脂也初
不擇人而市也終思成長貧如昔則無解於以有用
之心力而爲無用之用也

枯樹賦跋

倚以朋書法工巧微妙名重一時此其醉中所草者
語具自序中余閱王逸少之書蘭亭也醉中若神助
不辭者自謏也謏人則言不足以勸自謏則足以取
知不知者之譏笑夫烏用是言爲哉余客姑蘇曾一

覽瓶庵贈言諸體無不備意以爲世之贈言已耳俄
而聞諸君子稱道瓶庵甚具百工下走須瓶庵不去
日俄而余師勺庭魏夫子亦主其家亦以言贈瓶庵
故余知瓶庵獨異也瓶庵曰吾自幼失學然尊禮賢
士則今年逾六十不少衰余曰君本孝友以立身而
慨慨好義急人難樂交賢人隱君子彬彬然澤於文
雅天下之學孰加於是世之號讀萬卷書下筆千言
立就求力行君之一二事不少概見何哉西漢石氏
唐顏柳氏一家之法得以風天下而史傳載之以傳
於後世惜乎瓶庵之不值其時也然得諸君子爲之
神云乎哉逸少之醒人而已則是賦書之不能全也
又何怪於以朋哉夫一鱗片爪謂龍不全見焉可也
謂非龍之鱗爪不可也況其不僅於鱗爪也後之觀
此者必不河漢於余言也

瓶庵贈言跋

今之贈言盛矣自王公至布衣莫不裒然成高帙雖
千萬里外未常一謀面之人皆可贈以言言人人同
其言可知也夫無其實而爲其言者諛人也當之而
不辭者自諛也諛人則言不足以勸自諛則足以取

揚抗道其平生鉅細事無遺者足以補史傳所不及
然則賜言又烏可以少哉

岳忠武至寶跋

敬之深者信之篤楊君次璜篤行君子也得岳忠武
至寶二字珍惜藏弆如拱璧蓋忠者敬人之忠忠武
之忠天下後世知不知皆敬也況忠孝性成如楊君
者乎至寶二字忠武之墨蹟稱之者久傳之也多敬
忠武者不在二字之存不存可知也然敬君而及於
路馬敬親而及手口之澤二字經忠武所書其與君
親之器御何如也二字之可敬非敬字也經忠武所

書之可敬也必忠武墨蹟而後敬則博古之論筆法
辨眞贋非敬忠武也楊君所篤信之深心非膠執所
能知也

書梅勿庵推一元消長圖後

邵伯溫之說一元統十二會三百六十運四千三百
二十世一十二萬九千六百年此自洪荒初判以至
閉塞之大數也就中以一會計之會三十運運十二
世世三十年則積一萬有八百年而爲三百六十世
積三百六十世而成三十運爲一會之數十二地支
視此矣自子會至辰渾淪之初無問矣年代可紀斷
自黃帝作甲子始黃帝八年甲子四百二十年爲唐
堯八十一年之甲子此已會之三十運第十一世也
堯之殂落也在癸未舜之受終又四十年癸亥而已
會告終矣舜四十一年甲子爲午會之第一運第一
世第一年自是歷夏商周秦漢三國晉南北朝唐五
代宋元至明宏治十七年合六十二甲子三千七百
二十年爲午會之第十一運一百二十四世自宏治
至今未久也考之於曆書稽之以史冊自舜至今爲
歲者纔三千八百年耳自今至午會之終當得七十
餘年生當今日而不知幸際中天之會者何其不流

覽於康節之書之甚也元明善以禹未卽位前八年
甲子入午會至元元年甲子爲午會第十一運其
積算之說固不足輕重獨於朱子答天開於子之問
也有疑焉宋高之時當午會之十運去未會七千三
百年而朱子乃云堯在巳午之間今漸及未夫堯去
午尙遠而宋去未尤遠此余所不解於朱子也沿訛
踵謬相習爲然梅勿庵究心天人之學積數十年著
等身書皆闢古今之藉偶於一元消長圖推算以今
日尙在午會之前半盛陽之時嗟乎勿庵此言豈但
有功於前賢其啟廸今人可謂振聾而發聵豈淺小

也哉天道人心足挽回者微勿庵而誰望之

熊襄愍復邊將手蹟書後

芝岡熊司馬當世目以剛愎自用覽公復大同邊將書草書載論未有以定余客夏日覽公復大同邊將書草書法遒勁得顏魯公爭坐位之神其塗乙改竄亦如之與封疆無損也況剛愎出於亡國諸臣之口乎太史右則邊將原本首尾僅一稟字不署名其人不可考朱字絳評跋手蹟者誤矣跋在壬午今二十年並手其辭雍容爾雅字端楷類非桓赳所能者其自稱曰蹟歸余友郭子善夫裝潢什襲若天球河圖之至寶手蹟垂百餘年一展讀問墨瀋淋漓如新特一端耳職公稱之曰公通爲一福蓋公起草於紙尾者往還其指畫戡守機宜壯志雄風噴薄出楮墨外惜其家閒軍國大計無後世菱蘭卑汙氣可風也其請益兵手澤之莫能存也楚弓楚得與其去人去楚也孰與八萬助守邊公曰六萬人已足矣請以兵守臺公曰

更益以火藥火器可矣又曰六百里長邊決無處處受敵之理又曰分數宜明節制宜密行法宜嚴爲國家建久遠計不宜計費此公所策事明於大者遠者如是檀道濟所謂萬里長城矣顧謙和溫厚之氣溢於文墨間藹然有家人天性之親焉覽邊將之文而不以公能勇於聽言覽公之報章而不以爲社稷臣者必公之仇讐而後可夫悠悠之口不樂成人之美古今之肩鴻任鉅往往得之余獨惜公之受禍獨深而國步因之矣大同六百里邊兵至六萬乃僅云足守余竊疑焉又惜余生不當公之世與公上下其議

再跋芝岡手蹟

芝岡不死國未或亡其傲不做雖激烈或見於善疏與封疆無損也況剛愎出於亡國諸臣之口乎太史朱字絳評跋手蹟者誤矣跋在壬午今二十年並手蹟歸余友郭子善夫裝潢什襲若天球河圖之至寶手蹟垂百餘年一展讀問墨瀋淋漓如新特一端耳其指畫戡守機宜壯志雄風噴薄出楮墨外惜其家手澤之莫能存也楚弓楚得與其去人去楚也孰與

得而子子孫孫世世保之也而況芝岡之手蹟也

書郭忠烈傳後

國家多難人臣效命之秋也然任非受命地非封疆職非禦侮者可以無死可無死而死者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國家而不知珍域知進死而不知退生莊子所謂不擇地不擇事而安之若命也志士仁人非不愛其生惡人之可以無生而生也此備兵榆林而殉鄜州郭副使其人矣副使死崇禎五年歷三朝而謚忠烈豈惟有血氣者之所悲傷即流賊以至叛臣逆黨亦且爲之飲泣十數年中天地崩裂而慷慨從

容取義成仁者所在多有非副使之赤幟樹之其前乎夫叛臣逆黨知死之流芳賢於生也亦自知死所不免何以當可無生之會而生也副使名應譽宇希聲號在皐福建解元福清人

二揭紀事書後

二揭服賈恆持義爲閭里所推一旦舍業從吾師樹廬先生遊備歷艱阻始終不悔其天性耶抑有以造之也夫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二子顧捐妻子家人崎嶇走數千里外凡五六年垂橐而返不名一錢窮約如此而無尤怨見於顏面此豈無所見而能然耶使

數年中乘世多故不畏名義教狂俗所爲顯名厚實未必不能倖致然多行不義天每濟其惡而斃之余所見聞爲空煙逝波瞬息消亡者殆不知其幾千萬狀孰與二子所爲如是乃爲賢人君子所稱慕耶吾師作紀事二子名益彰宜益自礪毋變其初令大人長者負失言之誚嗟夫余言二子於吾師而數年間留不若二子之朝夕相從也可悲也因書之且以志愧

懷葛堂集卷六終

墓表　誌銘

懷遠郭將軍墓表

懷遠郭將軍者閩之福清世家子以武舉選授西安衛累官都閫葬西安鄠杜間則厥嗣恆所始著籍也士以制科選始於隋科以文武分始於唐天長起家以武舉異等始於汾陽郭子儀是則武科之盛自古昔來莫郭氏若矣而汾陽之先人後裔皆不以武稱則又何也將樽俎干戈世異而階殊家傳而各用耶

福清之郭與汾陽華胄屬不屬未之考而將門不將何古今後先之合符節也走交將軍之次仲子恆也久矣知將軍於觀察李我郊之墓文也深矣將軍諱登龍字際雲別號御六性孝友混蒸凝重祖父以諸生孝廉世其家將軍固孝子順孫尤篤志天人性命卑詩文其緒餘也弱冠會草創開科偶以弓馬策論試中式非所志也寖應揚典試則周樸園亮工分校督屯課耕耘已耳未幾轉江陰而歲輒輸漕粟已耳未幾陞龍里衛而理錢穀訟獄賑飢薦雨按士修學宮化椎結俾雜之鬼國已耳將軍十九年中歷三衛兵官也所治無一兵非字民之職也所有之地軍也皆民也用武之無地也將軍循吏矣名實紊而服官政之年遂初已賦矣隱六朝風雅地載酒榼詩筒陶情於湖山花月下與名流杜于皇濬輩角勝爭雄長人不知爲故將軍而將軍則自適其適也其篤於愛猶子推解故人輯先賢祠置義塚好行其德雖萬戶侯何以過焉捐館時子四孫六雖遜汾陽然已分其

半矣恆爲走言先君晚擅風雅然匡坐不偏倚造次顛咲不苟人皆肅然時恆幼小多不能記憶惟易簀命恆輩曰生能揩柱天地方可謂人云鄭杜間山既買亦朱邑之桐鄉矣走過而指之曰此牛眠地也恆然之甲午乃葬於今七年矣恆以走不諛墓而以表碣屬不獲辭將軍子恆字善夫方需次州牧善夫之子景文純已任興平教諭今陞知縣候補則將軍誥封從文階等而上之方未艾而表稱將軍從武是遵何說歟走讀葉文忠之蒼霞集矣其誌同里郭雲橋應二公期以天下士然惟用武有地則交相惜焉比墓曰吾鄉稱古文詞始自郭氏及誌雲橋子肖雲都壯授西安衛關中古帝都被山帶河心甚樂之而自

閫則曰父子兄弟皆以文學著聲公獨用武公子孝廉績祖之緒而光大之又讀林杜史之文曰擬之東京之班氏且定遠之後不能及然則將門不將福清之郭於肖雲已然矣肖雲藎將軍之叔祖也走師葉林二公之意而稱而表之其誰曰非歟

黃君麟裁暨配溫孺人合葬墓表

石城黃氏二孝廉曰道瀾道滴一父之子也康熙癸巳開特科愼選主司同考並公明以非常典也黃氏昆弟並登雋宴鹿鳴歸咸羨雙珠聯璧顧出詘科名石城地殊異數也兄弟益謹勅守賢父母教績學並

大著名於世及二親終求可以傳其親者不謀諸顯貴而徵表墓石於布衣則亦奇矣份固辭弗獲謹按狀明經義侯爲君父陳太孺人爲君母兄弟六人君其行五也君諱鈺字麟裁私謚文莊生明崇禎戊寅辛癸巳六月得年七十有六元配溫孺人先君一飯生稱未亡人者十年諸詳劉子青麓誌中及黃永年合葬墓志銘中先是君葬南山之原青烏家卜佳城今某處請改葬於是舉孺人櫬合葬禮曰魯人之祔也合之詩所詠同穴其是之謂耶子三長道淵早卒次幼則道瀾道滴二孝廉也女二孫八曾孫五曾孫女一君爲人孝而純處兄弟和而直接人以信好義任卹危事不惜施予性警敏卞急雅不容人過教子嚴而以身作則幼力學攻舉子業覘科名如探於懷而提諸掌也戊子石城陷俘掠入閩以智計脫虎口又陷免盡室於刀鋸解同縶之全家人皆縮恧保首領之不暇君任機權脫之於當陁其才能隨變有裕如若此怨家且忌而誣之君不置辨而事立白人益重焉丙寅析子姓爨薄遊江南北京畿地名勝留題然恥書壁其奚囊則撲滿矣先世雄於貲君雖長幹濟尤厚於宗族祀事不豐者死不能葬者男不能婚者衣食不能繼者病者老者孤者皆曲體一一周之必使可受且口不言而色無德也甲申石城饑多閉糴君約好義分城門賑村落相倣倣邑皆果腹向之詬其慤者於焉須其賢君則德怨皆無之初試童子亟冠軍補弟子員輒高等賓興則蹶笑曰千佛名經我獨無二子必有之益督二子學癸未君耆年有六郡邑牟以君達尊二請邑侯舉大賓或曰君爵天爵也又十年癸巳特開科二子道瀾道滴皆有名譏者莫不爲君慶且爲石城黃氏慶爲特科得人慶以家學世德皆食報於二子人所無而君皆有也比二子

歸拜家慶君軒渠一笑默不一言非不言也豈不以是爲君家固有耶學之切於身者莫大乎事親從兄處已接人焉耳已君生平務其實而教子以身夫何不可致之有拜慶子且二非不言也此君家所固有也孺人以具慶趣君言始大言曰託公伍先生家南昌若靠訪之否二子齊聲對已訪今何如對曰傳子孫止三喪未闋也君蹙然曰昔石曼卿三喪未舉范堯夫以麥五百斛及舟助我失教爾何知夫曼卿交執也伍先生我師也助麥舟可少緩耶亟往助不得備計吏行也二子行不越月而君長逝矣君生平備於人之子士瑫每言祖母鞅事輒淚涔涔下而不自

知也李密之陳情也曰臣無祖母無以有今日竊以其言爲過夫親親之愛代隔則疎祖母固一傳而再世親盡主祧不爲服且夫陰雖進而益微不若陽之老窮少傳雖百世之遠猶陽之一綫也故有百世不祧者祖也非所論於姚也稱祖及之者配祖也然則孫之孝其祖固人所難而祖母則尤難者今於節母見之可不謂賢哉節母以清順治丙申年六月六日

節母汪太君墓表

節母姓汪氏歙縣潛溪人汪公其梁之季女也年十六爲邑子方君微之妻生子男二子女一年三十而寡又十七年以疾終訃言女子無非無儀而易曰地道無成而代終訃母爲女孝爲婦爲母爲祖母順且慈三十餘年人無間言嗚呼可傳也已節母天資貞

卒越三十有二年士琯等始克以康熙戊辰十一月十五日葬於大塢尖之唐由清江熊頤爲誌銘新城黃光會有記俯於二子學同師士琯交份且久請表其墓上之石故述其大畧使世知孝慈之可風而不能者可以媿也

方母徐孺人墓表

孺人徐氏歙之傅溪人父曰英尚母方氏孺人明大義惇行孝讓年十有七嫁方君西城卓然有桓少君孟德躍風當家道中落夫子游四方尊章之甘毳薪米之凌雜朝夕之尸饔皆孺人身任之機杼縫紉燈

火率常達夜分艱辛況瘁而奉養不少缺之若非處隱約窮匱者又未常色艱難負勞苦而自矜伐徹夫子之聽此其爲賢也先是父母聞孺人操作苦常有所贈饋孺人並出齎裘以周用翁墓田之訟有費二叔之藥餌有費小姑之槃匜有費兵亂之伏匿有費畢給於孤人孺人儉於資已厚於所親好行其德而善用其財無悋惜於心忘其身之苦力之竭也人皆以爲難而孺人恬然也其視遏內外屬自爲女及嫁後之人扼腕咨嗟曰古君子用以風世鳴呼其亦可悲也已先生姓封諱濬人之推崇先生者稱其孝友有之稱其任恤有之稱其善學善教稱其均平田賦不欲以須臾緩祖媿不自安其於喪祭大事鰓鰓焉不欲以須臾緩祖

封位齋先生墓誌銘

先生字禹成遠近士大夫下逮里閭婦稺無不稱禹成者曰位齋從先生所志悔也吾南豐文章忠義炳然寓內自曾子固輩李寅青經綸蕭雲濤漢以來往往而有雖世代升降學絕道喪之時其人挺生懷才養晦毅然爲守先待後之儒一旦未究其用以死則後之人扼腕咨嗟曰古君子用以風世鳴呼其亦可悲也已先生姓封諱濬人之推崇先生者稱其孝友有之稱其任恤有之稱其善學善教稱其均平田賦

有之先生之心靳必至於古人雖素所朝夕號稱知
已者知之或未必深也先生爲環溪公季子其事親
敬兄也得之天性敬二他人子如母兄事庶母如母
撫兄女如女人以是賢先生先生職分所優爲也先
生湛深於學蔚爲儒宗四方賢士咸稱吾邑學以先
生爲正先生工舉子業日據案講說程學子課藝一
經指授軌中程度餼於庠明經登賢書濟濟出門下
別業在若柯山房者辟旁舍不能容至插籬中分其
室或以其經轉相傳習有不得出師門輒懟其父兄
三年西南變起邑與閩壤錯縱髮復冠裳而羣蠢藉

孫破服澹泊食麤糲熙熙然也先生神宇清爽性和
易年三十五歸自燕下血體日厄羸面黃輾轉牀第
間聞友人過則若負重疚立力疾往諫勤勤懇懇必
改悔而後卽於安親串族家子乞平事卽損耗已財
未常以貧病解嫺嶷鄉鄰踰閑撿立反復開導必匡
救乃已常曰爲所當爲病不加劇也如是者八年病
亦尋已生平所排解而保芘者無慮千百人遇其人
未常有德色或姓名且忘之同里約齋謝先生講學
程山遠近咸宗之先生崇禎十四年補博士弟子又
十三年貢成均又八年壬寅年四十有二舉丈夫子
若而人執經門下若而人交易堂海內名下士若而
人一旦執贄所素友善之謝先生頫首稱弟子與甘
健齋京黃維緝熙曾美公曰都諸先生同堂合席自
以理學任君子以是推先生過人者大矣性好纂錄
古今文各成帙遇後進勉以實學獎掖不少倦居九
年會文量令下邑搢紳例句會隱校先生列諸紳重
違羣議乃以奠脈身爲任勞怨版圖以清田賦定戶
無虛稅人大以是尸祝等者綸恩余師躬庵彭夫子
覩其出位因自顏所居曰位齋所謂志悔者此也又

以蜂屯肆掠先生避亂蓮花峰山石斗登降崎嶇料
守禦甚悉山中人不戒出受執繫則善計策走稟饘
必營救而後已以是知時事不可爲輒高目幽憂亡
何病病中亦以畏天命爲宗旨不少輟嵐丙辰移疾
歸楊梅村村距城絕河二里曰此首丘所也八月朔
日終正寢距生年天啟辛酉年五十有六會鐵騎
復邑城而楊梅猶然畫外屬纊斂以儒冠攝髮遂初
服爲一代完人從先生遺約也葬石嘴之撮斗窠先
生以廷璘爲曾祖以玉七爲祖以文舉爲父有隱德
蓋環溪公也曾祖妣黃氏祖妣曾氏妣陳氏娶朱氏

生子男四曰亭曰嶧曰峴曰暘嵣殤子女二長適劉
早世次殤孫男四曰甸邑庠生亭出曰嵣嶧出曰岫
曰巒俱峴出孫女七亭輩以初葬土瘠薄今改葬某
在隴卜曰非宜此丘此水實從蒼龜山靈所秘不遷
胡爲萬有千歲不朽銘辭

韓府君墓誌銘 代

君姓韓氏諱光曉字旭白國學生以子封今官大父
諱汝松父諱承寵仕至承德郎母孺人董氏衛氏亢
氏生明萬歷某年月日卒清康熙某年月日年七十
有六元配洪孺人萬歷某年月日生康熙某年月日
卒年七十有八子男一象起山東福山縣令攝主事
部尚書王公諱騰季子縣學生淪象起以某年月日
奉君及孺人合葬於山西洪洞祖壠鄉曰某原曰某
象起故起家吾邑以琇不妄言足爲來者徵拜而
請焉不獲辭按狀君固世家子也先世避金亂家洪
洞至有明忠定公文歷官大司徒爲世名臣事具載
國史三傳至承德郎實爲君父家素封宦京師僑居
津門張灣間君是以生長津門君生而醇厚從父宦
燕魯承歡左右以孝謹聞是時天下多故父棄官歸
晉中道死母以兵亂被創死君獨身東西走當大事
起余師而問之其以份爲知言矣系以銘銘曰

生而素位也斯人之師舉世方髡也死獨全歸松楸
在隴卜曰非宜此丘此水實從蒼龜山靈所秘不遷
胡爲萬有千歲不朽銘辭

韓府君墓誌銘 代

君姓韓氏諱光曉字旭白國學生以子封今官大父
諱汝松父諱承寵仕至承德郎母孺人董氏衛氏亢
氏生明萬歷某年月日卒清康熙某年月日年七十
有六元配洪孺人萬歷某年月日生康熙某年月日
卒年七十有八子男一象起山東福山縣令攝主事
部尚書王公諱騰季子縣學生淪象起以某年月日
奉君及孺人合葬於山西洪洞祖壠鄉曰某原曰某
象起故起家吾邑以琇不妄言足爲來者徵拜而
請焉不獲辭按狀君固世家子也先世避金亂家洪
洞至有明忠定公文歷官大司徒爲世名臣事具載
國史三傳至承德郎實爲君父家素封宦京師僑居
津門張灣間君是以生長津門君生而醇厚從父宦
燕魯承歡左右以孝謹聞是時天下多故父棄官歸
晉中道死母以兵亂被創死君獨身東西走當大事

含殮成中禮哀毀骨立人以是多君之至性篤於倉皇禍亂中則可謂至孝而君且歉然也君兄弟二人伯氏光曙董出也君亢氏甥外祖以貲雄嫁女累鉅萬父屬所親曰洪洞饒先業長居守之季亢氏甥當得外家物巳而所親橐金至君笑曰一父之子兩人耳詛父業盡以歸兄豈獨利吾母氏物乎雖父命不可以欺吾兄乃盡以讓伯氏伯氏存則父事之死則撫諸孤如巳子而諸子亦事季父如其父人無間言君爲弟子員時有以方底遺學使者誤以遺君君誤發之則陰屬學使者黜君君笑而置之洪濡人曰忌

嚴師君就養吾邑時吾邑人見君往還温恭和藹之氣見於顏面宜有令君爲之賢子以光前烈而未艾夫子而不得行焉適深其怨也曷緘讖與之以逞其意君曰諾其人終不知君之知之也君亦終身不言諛致書事君二十補弟子員已而爲太學生好學不輟匪坐終日戶外不聞咳唾聲洪濡人善心計盡筦家政於是君得一意讀書然不屑屑仕進雅好清淨涉獵佛老書行濟施事焚券捐逋無虛歲出則策杖從奚童蕭然如寒儉士人無知不知咸稱君曰善人善人云初君奉父歸舊阡母氏獨居張濬兵亂門內死者十八人貲財簿書已散失殆盡亂定伯氏從晉來理之無有也相對歎息洪濡人簾箔中語曰伯何憂有一篋在姑蘇危亟從津門奔哭得於灰燼中者伯氏與君並喜出意外並啟篋則公私出納券並具韓氏之業不墜君孺人力也嗟乎利欲之中於人心深矣兄弟同氣異體之親各母其母則私義生私義生則爭心起加之婦黨之狥私女婦之媒孽則不至等天親於仇讐而不止其視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者幾希而富厚之家尤往往不免焉君其非今之人乎何所爲若是余又聞君家居如慈母而孺人譟子如嚴師君就養吾邑時吾邑人見君往還温恭和藹之氣見於顏面宜有令君爲之賢子以光前烈而未艾也夫行人所難而忍人所不能受如君者誠足以風末俗而洪濡人佐之其深識遠慮有足多者是可誌也謹爲詮次而系之以銘銘曰

家世晉也而生長於燕居北方也而自强以南席豐履順也而處心若淵遊羿彀中也而養智以恬偕德配以歸祔也載見其先清曰之傳也實以無慚祖烈之恢也矧惟象賢

整飭肅州等處地方撫治番彝兼管肅鎮屯田事務按察使司副使中憲大夫茹公墓誌銘

公姓茹名儁鳳字棠庭通判西安府諱珍之仲子也

先世山陰以家起倅府占宛平名數以是爲宛平人公生而有異質聰敏濶達有大志風神莊重俊偉望如玉立少從宦西安就外傅輒恥章句學學經史務求大意識者器之出府廨裘馬翩翩美僕從日譚客讌會選勝徵歌歡聲達旦夕極一時之盛雅非所好好交聲氣名宿重然諾慷慨豪爽揮霍千百金不一介意家人婦子弗善也尋以上舍生謁選輒以澄清天下任比宰岐山佐郡衡州守景東楚雄廣南府副使肅州皆西南徼塞地不克展風韜而志則自若也公通明果毅喜奇畝易人所難而才足以濟爲不成

不止岐山荒民不堪命舊令萬端請檄愈急公一請而蠲賦至八萬丁丑湖南民忍長吏尋謀圍城治凡二十八州邑茶陵爲甚公捧檄水陸疾進廉得首九人平明讞州民咸集故展轉稽緩入夜縛九人馬上間道去而茶陵以定民無復譁雲南廣西羅雄爭地界蜂蟻衆且戰戰僵屍必累萬公陳盛兵戎服入片言立語咸懾服立解散去儂智高舊巢人不識一丁公勸誘請立學宮今號稱多士肅州孤懸天末官率以遷廬視公開壅水洪水二渠絕塞始足食此皆出作作必出經生意手自書判牒雅贍得情僞善飲頗不好生平無酒過體素豐歲戊辰腰脊疼乍作乍愈

作則傴僂行坐堂皇擯與中不覺也己丑持節使肅州地栝西高寒甚滒暑輒雪公每誦份西窗象嘴肅象鼻句問從騎挾弓矢約總戎合射竟日矢矢相屬皆中的三軍驚咋舌再期秩滿以次推江西按察使忽疾作中風無遺令一語所屬發其藏惟陳書數櫃而已女字君輔官至西安別駕以公貴加封光祿大夫母夫人鞠氏豐潤文秀女也兄翔鳳早卒無出公生順治庚寅十月二十三日丑時終康熙壬辰二月二十二日卯時享年六十有三元配蔡人孫氏華陰令成都雲錦女也無出副室程氏秦氏夏氏子男二

長桃吏部候選州同知娶江南太學生張玉樹次女子員以君非凡兒使師事魏夫子講忠孝大義夫子取古大變大疑事掩其卷使君意度並揣摩壁畫世故家常事君言往往中肯綮夫子亦往復辯晰皆躍然而後已新城當入閩孔道建昌之巖邑世族高貲家崇尚豪侈善心計於所親尤嚴一介君循循謹謹積書蒔名花涉趣外恬然無他好人莫窺其際識者賢之伯父允臧無嗣以母弟偉立主其後偉立多男子君舉會大父大父產悉資之二親謝代凡喪葬費役每讀李克言則汗淫淫下嗟乎受人所期許能使

其不失言者幾人哉爰掩面而系以銘銘曰

緊才與命兮有餘不足斯世斯人兮於何有福天道茫茫兮是蕩是鹿觀察位高兮耳順年篤祔葬合葬兮歸全骨肉於萬斯年兮鍾山東麓海枯爲田兮必長百谷

涂君惕巖墓誌銘

冢宰徐如涂公四世孫爲公所鍾愛者君易堂凝叔魏夫子多門下生爲師門翹楚者君也君諱尚犖字雲石晚號惕巖冢宰公撫之曰世吾家者此冢孫也君孝慈和厚精明而謹密好學務實踐文厭浮夸不

事於所生服且有降費無重耗君之秉禮教讓所當
讓任所能任如此君少少未接事叔祖澹菴亡多金
莫可窮詰君則曰胠篋者僕某也躍得之無銖兩謬
人始以洞達情僞稱焉丙辰閩逆擾郡城縛叔祖以
遁比悛復有搆蜚語以中叔祖禍莫測君以事關門
戶立走郡城白於尼大將軍遂立解當是時兵寇亙
踒頭顱骨縱橫山徑焚邨落燼猶明滅風雪壓竹木
聲震遠近百里間烏鳶不敢下雖健兒强有力縮武
蹤跡莫敢進君膏粱弱子弟顧勇往不惜身命且能
說大人申辭說以解非常禍其膽力才氣非愚不可

及者不能及也人之藉藉稱君者當院之濟年饑之
賑祠墓之修躬行不言之善狀直君之土苴緒餘耳
嗟夫所同欲者利所各避者災人物之始生能然也
人固有學古之力師資之功一旦臨小利害蠅營狗
苟決裂敗壞者亦多矣君不欲所欲而不避所避夫
何修一至此謂其無得於學問不知求益者也謂其
皆得之學問不知性天者也君以允恆爲之父道沖
爲大父家宰侯如爲曾大父世德相承其賢也何疑
君生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九日戊時終康熙庚子
六月初五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九元配鄧繼配黃又
繼配黃側室孺子男二長學琪邑廩生次學琇國學
生考授州司馬子女三長適鄖州刺史長子郡廩生
黃象恆次適張名遐早卒幼適王泓亦早卒孫男六
志灝志琪志潮志滙志澜志海孫女五長適楊超次
以下皆在室曾孫五卓成裕厚敦曾孫女七俱幼丙
戌余客新城時吳子政爲君相地而屬余以生壙誌
子政余與君同師門皆先君一飯是請也頗不自
計而心服其以身後事皆篤信於友如此今學琪兄
弟葬君於邑東鄉之廬攸又以序銘請不獲辭銘曰
君無畸行人無匹大耋之年嗟欠一孝於會祖慈孫

畏巖諱光會字叔昭姓黃氏世居建昌新城康熙己
酉舉於鄉壬申筮仕河間南皮令三考著績擢陝西
鄜州刺史不逾月引年歸家食十九年令終距所生
明崇禎丁丑得年八十有四建昌在嶺都北四百里
從叔子魏夫子遊者特多以孝廉起家出而仕者惟
君師門中孝友根心者聰敏練達者學淵源者優匡
君生崇禎壬午十二月二十九日戊時終康熙庚子
六月初五日丑時享年七十有九元配鄧繼配黃又
繼配黃側室孺子男二長學琪邑廩生次學琇國學
生考授州司馬子女三長適鄖州刺史長子郡廩生
黃象恆次適張名遐早卒幼適王泓亦早卒孫男六
志灝志琪志潮志滙志澜志海孫女五長適楊超次
以下皆在室曾孫五卓成裕厚敦曾孫女七俱幼丙
戌余客新城時吳子政爲君相地而屬余以生壙誌
子政余與君同師門皆先君一飯是請也頗不自
計而心服其以身後事皆篤信於友如此今學琪兄
弟葬君於邑東鄉之廬攸又以序銘請不獲辭銘曰
君無畸行人無匹大耋之年嗟欠一孝於會祖慈孫

谷備嘗艱苦一編不去手雖突煙常冷而母子相對
融融浪浪如也時年纔幼學學已不事章句稍長有
見器異於涂前輩陶鑄於魏夫子其有志於斯世以
弘濟艱難者意念之深不在登賢書後也嗟乎士生
當改步如草茁萌芽破之以霜雪牧之以牛羊挫折
其生憊者不一志科名則無成於皓首甘避世則空
老於山林節義之士如結蜘才辯之哲如寒蟬求能
與世推移以利濟爲心而不失保身之哲戞戞乎難
之此份讀吾師之序君之年譜諸孤之行狀益服君
生平學行出處去就當斯世而止於此亦無
悲以君生平學行出處去就當斯世而止於此亦無
如幸不幸何也南皮古稱寒水清泉可念邑北隸燕
京九河之所會遵道之所經邊海鹽徒之所萃也其
難治已久矣加以莊佃之怙恃上下之妬刻奸狡之
覘窺其於令也如鼓八風以盪孤舟能不覆也得乎
君之蒞臨也治邑如家視民如子其政嚴以濟其慈
其罰薄以行其重其服御儉以成其廉其儀表則尊
嚴儆儻方頤廣額美髭髯吐音清亮見者莫不肅然
亟於水旱蝗蝻饑饉訟獄盜賊供億力役征輸凡循
良所不徧及者君無不及焉理女子之死酋井判田
舍之吞豪強則舊令屢更莫之能決莫之敢決君無
不決之已卯北闈典試二鼎元同考十二房獲重譴
獨君及三房矢公明而全名節朝野亟稱之丙子將
西征戰馬命牧天津衞兵部郎中典牧政以河間之
一州三邑環鄰境請頒金買草一州二邑忤不應獨
君曰王土王臣何鄰郡之有且去草得錢利民而非
病民也立應之典牧德君而以景州棗光河橋薦草
地請移牧一州二邑勞費無紀極獨南皮不以正馬
至邑人謂以佚道使民兼之擇禍莫如輕非君神明
豈及此君宰百里九年如一日治難治之治且然已

庚辰秩滿大吏交推第一不屬君而屬誰耶惜哉猶
然循次耳鄭州壤錯河套當三秦七載荒捐粟之金
數百萬上下相蒙爲欺隱而責償於下車之新吏非
重歛於民則簿錄其吏而世爵之大吏惟守令是問
亦可嘅已君至以治南皮者治鄭州鄭州稱爲一片
冰心于秋閒氣居無何方以上下四旁柄鑿不可處
而數千金之耗缺責君任舊刺史之任此拂袖之先
幾宜乎不再計決已世固有患得失甘自居於掊克
盜臣而一不爲國計民生念且不爲身家門戶計固
不足語昔之依隱玩世陸沉金馬其於進退存亡視

君之瞷然不淖較然不欺者誰賢也而學者猶以處賢於出繩之則已過矣君之治州治邑政績不能更僕數份覽州邑乘益服君生平學行出處去就當斯世所不易及一至此然益悲以君生平學行出處去就當斯世而止於此亦無如幸不幸何也按狀祖諱嘉緒父諱有昌以君貴追贈文林郎母氏王追贈孺人伯兄亨甫仲兄宜甫亂離日君必迎二兄二嫂以慰母氏心不以貧解元配江宜人俊千女也君寄情豪飲飲必酣常往丈人家袖米歸遇飲米落地盡而陶然自若除夕不能舉火丈人撰戶見雙履牀下

問壻安在江宜人謾答以他往笑曰高卧耳履在牀下何謾言也用不足若母使貧至矣呼起歡然飲食其高曠儻然有如此君娶繼室劉子三長象恒郡庠生配徐氏早卒元配江出次伸邑庠生娶王氏又次汲邑庠生娶魯氏均劉出女四孫六孫女二以某年某月日葬君於某山某原伸汲以份同學師門知君深畧以誌辭曰

士有志兮已物皆成苟身世之不偶兮雖聖智末由否塞而屯亨惟達節而貧仕兮行素位之當行食蔬處土羽儀樊籠一朝遐舉天際飛鴻八甲七子永壽惟翁此山此水高長此風

李草堂墓誌銘

草堂姓李諱一鳳字五文草堂其別號也世爲南豐聖巷人父曰養靜母氏曰聶娶徐氏生子男一其秀孫二曰邦柱曰邦梁草堂爲博士弟子籩於庠歷年二十志不得遂鬱鬱終世生明崇禎三年十二月甲子卒清康熙壬午三月癸巳享年七十有三以壬午十二月偕徐孺人合葬惠政橋南九都魚湍坑始祖翠山公之右甲首庚趾其秀以狀乞銘按狀養靜公儀於財慷慨施與饑者之賑病者之藥死者之棺緩

初婦翁徐祥祉負公私錢禍且不測草堂方弱冠謂急難非金錢莫可救乃傾貲救之以是家中落無儋石儲泰然也家人福童其子孫皆擁厚貲念福童効忠終其身未嘗一訶譴已雖貧其子孫富未嘗過而問家既貧以教授資衣食閩有邨曰白眉距吾邑不百里延館其地凡四十年門下士以百計刱父子孫四世執弟子禮爲多於是吉凶憂患燕樂下至錢穀之微莫不稟命受成算婦人孺子聞其言俯聽唯謹遠近以是稱之歲甲寅滇閩變喜事者爭攘臂草堂作詩見意云熟審千秋業何如著鐵函人以是知其

不可强起也生平作詩文若不經意千百言立就雅弱冠不冠數何苛浩歌永嘆生非時眾下隨俗擅文辭陸沉於世此其宜俊爽風流逾不羈別有如石堅難移斯人心事其誰知萬古愁埋七尺碑

明威將軍和君墓誌銘

將之閩舟次大埔之三河泊焉千檣夜集咸戒嚴若孤軍之遇大敵者大埔固粵地橫亘汀漳間山海交錯萑苻之藪也於時首春刁斗聲深夜不絕鄰舟語刺刺出蓬外有曰去年夜泊此我鄰聲自若也惜哉人天親之愛一家中好惡殊而事勢異歷年多則疑怨生積久滋甚又必有所齟齬而齮齕求合眾志如守君有答曰榜人詛防之過嚴士卒歌撫之良厚惜非文臣而起家以武科余方寐作囈語曰有是哉郭

汾陽不以武舉起家耶語未終舟發如鷗鷺散不得
問所謂守君者今而後知爲君也按狀君姓和諱鈞
天字仙奏先世邯鄲人父諱世奎以督郵從征至楚
遂占籍長沙君來時始九歲耳君將種而性明敏端
方折節好學善屬文幼應童子試輒冠軍棄而就武
年二十有四偕弟堯天領湖廣丙午鄉薦君有志氣
卓犖不羣雅自負能易人所難而素馴謹有所持循
然欲得一當以表見于天下試夏官歸父命之曰武
科不易得官卽轉漕例不過千夫長不足爲惟事大
司馬馳驅于事閱歷多習知機宜庶幾一遇君卽日

治裝北行明年甲寅滇閩亂惶擾急卒訴跑士揚臂
舊發以僥倖功名之會給事大司馬門踵相接未嘗
之異材而大司馬獨賢君特委任輸跡遍冰天桂
海地以專對敏給特著于時不遑將父母者六年而
先後出入大司馬門有已貴而分符者君始以當得
四品官需次而君恬然也當是時長沙陷南北隔絕
丁巳家人間道歸邯鄲君始得省其父明年趣歸掃
母隴會長沙平君亦以家還時麻司馬勒吉方用兵
西粵雅知君賢傅將軍弘烈尤善君特薦辟爭致出
門下比至軍方互有勝負事無大小君特與聞出計

策以佐兵事朝夕幕府未嘗矜賢勞而以餘力理軍
書置候目視口答五官肆應事無不畢舉以是人人
唯恐失君居無幾滇閩平論功行賞給告身下至廐
吏弱小不勝衣以名聞者官至大將軍秩增至百十
級君才足有爲因緣事會儼然朝市中一啟口間何
求不可君顧夷然不以介意君子以是多君之賢過
於人遠矣其在粵西凡五年始謁選又四年始授太
埔守戎時君年已四十有五矣君魁梧巍巍美髯喜
豪飲生平無酒過重然諾疎于金錢恝券蠲租無虛
歲家居孝友其爲人得於庭訓爲多父年已七十彌

留日猶詔之曰移孝作忠是孝也又曰母教汝無異
范希文母也時老僕奉湯藥前指之曰是添壽非吾
僕也明總兵官段魁襄其主矣又曰吾生平恤人之
孤繼人之世者眾矣何況段君汝異日當爲地語旣
出遺言授君君雪涕受命唯謹君居父母憂人皆稱
孝而比達待戚里特厚有以非禮加不報比難作且
爲解紛若未嘗有夙怨人以是多君之賢爲難能也
君守太埔初視營壘壘敝視卒伍伍無人色愀然曰
箱其身而耗其食誰實爲之軍吏曰成例不可去權變不在人乎聚十人而饑疲之壹擇尤

人而騰飽焉於是乃闢得選兵盡足其糗糒凡老弱
可沈者沈之逃亡不補足所耗而止不期年而超距
士甲東粤大帥驚喜下其法于諸部行旅經三河多
死盜君廉知其故移檄諸邑舟各授符五舟相保罪
則坐舟至斥堠所驗符發否則焚船枝舟予入年中
水陸無拾遺者君設施多類此方欲有建白尋病不
起死之日無餘財諸孤丐貸護喪歸君生癸未八月
初七日是爲明崇禎十六年也以乙亥五月十七日
卒於大埔官舍得年五十有三夫人劉氏益陽守君
諱龍之女生子男二長紹中善化縣庠生次由中業

儒女子一許配善化縣庠生張坼孫男二長羨次易
俱紹中出以某某年某某月某日葬君於善化之
某某鄉紹中與予友相善也以狀乞銘其稱述又有
加焉不獲辭爲之銘銘曰

恂恂者儒桓桓其武志趣不凡科名寧數南北知受
夏官開府於焉透逅金魚銅虎一節陘陘身名無補
位不酬庸守茲大埔盜是用弭軍是用撫瞻彼四方
誰乃與伍奔競非今蒞官師古漫漫夜臺以風守土

處士王鍛村墓誌銘

景陵之南有村曰方樂在漢水分流間澤國也王氏
世居之有隱德八傳而生處士處士按狀處士諱綸字斌
籥別號鍛村先世樂平人明初始占籍居此土沃子
姓蕃駸駸有文明之盛學則世其家而景陵推爲望
族處士以君後爲父以奉南爲大父以次渠爲大王
父以東陽爲高祖代爲諸生高等處士天資頴異早
失父能大其家聲而孝友性成謖然温厚崇禎甲戌
補學官弟子員有聲黌序益修身潔行不苟言笑而
語輒等表中倫肯因言益重其人皆是也又十年棄
儒冠不復事舉業學聖賢有用書而銷光劑蹟以終
其身家故饒田宅則瀟然不介意庶毋弟爭其產人

咸不平則舉予之楚征徭里責一人收賦稅辦雜役
如漢嗇夫承平往往破產受笞箠辱壬寅西山之役
賦斂倍他日則舉廈之廣以間計田之腴以畝計率
百直可千金一旦棄而贈人族親爭不聽家雖落而
黍然人初笑爲癡既而稱爲智非處士所擬也性雅
不喜素封名好行利濟而督伯仲二子課特嚴日使
耳食忠孝事必友善親正人交勝己子己是能賢生
平務實行合天理口不講學或問則曰性學不外明
倫苟不躬行徒高談性命無益也其身所爲手必記
歲一軼高起數十册皆棄諸生以後積多至是其宅

心制行可考已人以是識不識咸以處士稱之處士
怡然也當甲子之遭父喪也處士雖首子纔五齡耳
乙未丙戌亟哀毀如喪厥考自少至老獨處時唉吭間
隱隱作聲如嬰兒啼諦聽則呼父母也人情所慕歷
歲序則遷年當強仕去孩提遠而嗜好深雖世不明
倫序痛母倍切於嚴父而母篤老性昏起厭怠則躃
踊悲傷求如孺子之終日號於四十五十之年非天
性厚老而彌篤夫豈易能若處士者孟子所謂惟少
則慕夫豈其然余又聞甲戌間流賊犯豫而蜀而秦
皆以楚爲奔突地將相方養寇自封而處士與同學

之錢于常李君牧三十人以君子營名其社敵王之
愾顧得之新進書生如是耶又十年處士年最富脫
冠最先夫時移世變之日廣蒐羅繫人心之會第俛
首應科第其際遇之隆有未易以量而處士不以彼
易此亦獨何哉吾懼夫儒生孱弱雖奮發攘臂於先
顧名義而畏足於後其不克以衛社稷而救黔黎徒
潔身隱約自活草間已耳雖世之尚論稱道其賢以
相與交善居五年省余於長沙又六年余客燕采訪
顧先至余不解音樂聽其一彈再鼓往往盈耳而悅
於心覽所著樂律喜其學益進非復少年豪舉氣明

子男八人長遇次遠又次逖又次通又次適又次達
又次遵又次遂子女二人長適宋綱次適程大啟孫
男十人是行是昭是承皆遇出是穟是蓁是秀皆遠
出是力是穫皆通出是則適出是任達出孫女十三
人遇遠逖各出者一通出者五適出者一達出者二
遵出者二曾孫三人南枝南佳皆是穟出南陔是蓁
出曾孫女三人是行出者二是穟出者一先是某年
某月某日葬處士城南白雲村之月河感今三十年
遠慨塋域卑有水患卜漢川梅采鄉高祖次渠公冢次
欲改葬而未果以志墓序易於說不以屬他人而豫

屬份且日行述不敢妄襲古人遺蹟夸詡失眞是則
可銘也已銘曰

張采舒甎槨誌銘

張采舒名翼蘇州上沙人家貧力學能詩文勇於義
俠常坐事流關中九州內外咸奇之甲戌余重游秦
相與交善居五年省余於長沙又六年余客燕采舒
頓先至余不解音樂聽其一彈再鼓往往盈耳而悅
於心覽所著樂律喜其學益進非復少年豪舉氣明

一以庚午四月初三卒距其生七十有二年娶彭氏

年四月南歸握別唏噓不自禁踰歲有言其客死常山者余嗤以爲妄因悲海內老成五六十年間彫謝盡以余所交有志識士可爲天下用如劉獻廷萬斯同王鍼劉羽逖輩亦後先淪喪惟采舒强壯天所以曲成全者豈其無意則傳聞當必有誤明年余還山取道常山訪求之無有也越宿始聞之王別駕坦齋始命書吏閱牘徵召逆旅輓柩夫始畢集使導視始得櫬於水門北城隈雜纍纍槨槽間漫無所識別又不施苫蓋暴露風日中余哀號失聲采舒果死非其所於以見時事無足爲而天心未可問也悲夫時別

九月二十九日成適再期三月禫服闋不寸晷爽常

銘

山聞者咸嗟異之銘曰

吳人也胡以入於秦方適西粵也胡殞身於越之濱悲歌絶寶劒沉廣陵散寂無聲死生長夜無時明今之世失人倫友道不絶存乎君君今已矣夫何云丙戌秋仲朔目瞑貌孤流落家奇貧地槨天棺君達生君之交好幾何人大祥禫服竟茲辰某歸迂路殯君身盲風怪雨今無驚更酌斗酒爲茲銘銘某何人斯乃梁份

待誥贈息庵雷太翁暨元配陰太母合葬墓誌

銘

汀州雷殷薦成康熙乙未進士既宰以養二親告歷年十有二息庵太翁陰太母後先卒丙午殷薦奉二親柩將合塋泉上自聞之江右南豐者五不以份不能文以誌銘屬固辭弗獲謹按狀太翁諱雨潤字二濤別號息庵汀之盧化人食餼華宇其王大父明經震男其王父文學無疑其考諱香世習也太翁性孝慈而貧顏敏體揩白清奇甫勝衣王父試以數與方名應如響屬對如成人祖父咸器異焉就外傅且督弟及子姓課講說經義以孟子之自得程子之在我

爲讀書大旨辛丑陰太母于歸相夫子色養承二人歡二人交相慶以佳兒有佳婦也甲辰丁外艱毋氏王婦居伉儷益敬謹視聽於無形聲有所之必稟命告以方數歸期不敢稍易爽已而大家病瘵通體須扶掖摩搔太毋日夜無怠懈櫛沐縫紉覆衾裯下至滌溺器執厠籌不以役婢子事姑執勤無或過者至於秉家政勤操作木屑爐煤敗縕做屣皆擘畫井井相勸儉於日奉厚以待人於時親黨饋奴稱賢藉藉則其餘事矣其旦戒鷄鳴必勉夫子於學夫子則無待於勉也辛亥太翁始背其衿補增廣又三載甲寅

年三十始舉子則殷薦也愛不弛教嚴不傷恩出其腹惟此子在人咸以瑴樹一枝目焉父師之教有餘而折夔每補其不足太翁益以是賢之丙寅丁內艱哀毀一如喪父太毋勉節哀而已幾減性蓋事姑如母二十五年如一日已葬有以祖葬之吉屢求售者太翁曰安有葬己母而暴人親者弗忍也有從弟逋賦鬻於岸太翁曰父母不同而王大父同體雖四身則一立傾貲出之慎弗受也幼侍父側稔稽事一點一拂皆得心應手幾可廢陸探微之六法見鼓琴乃悟指鈎絃得之音聲外父晒曰技皆至此乎多技且精技而已耳不欲爾曹習古人戒之者多也於是益聚精神於學既而殷薦登賢書第進士捷聞或曰太翁來年七十傳政之秋也郎君登藥榜姓名天上矣不三學士則百里侯政不必乃翁傳也太翁曰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違親而不違榮自有制科以來皆然也吾兒不爾也吾兒於古人一日養不以三公換之句常高聲再三誦垂頭張兩手作自得狀則鷄黍逮存吾無憂矣言未既健步資綸音至則予告也或曰太翁料子常情之外易料聖恩非常之典難曰無臣圓頂方趾難也溥天率土皆王臣予一人告豈無臣予

惟一子得第服官則無子事親日短此體臣心子職之極至也少選殷薦歸偕妻氏邱愛日誠備極愛敬凡五年太毋棄總幃又五年太翁亦無疾終全福也稱太翁太毋者何殷薦今未仕贻封未定也從未定稱禮也太翁生順治乙酉二月三十日未時卒雍正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巳時享年八十元配陰太毋生順治甲申十月十六日亥時卒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戌時享年七十七子男二長殷薦康熙乙未進士娶邱氏次煒康熙戊寅殤子女子二一適王公望卒一適吳汝昌孫男二士弘邑庠生娶陰氏

士恭娶謝氏俱殷薦出曾孫女二一士弘出一士恭出俱幼某年某月某日合葬太翁太母於泉上涼傘岡甲首庚趾佳城也爰系以銘銘曰

仕之亟也不愆三月屺岵大夫興歌明發五倫本孝忠以孝教五鼎承歡要歸色笑彼貪利祿罔念風木鬼責人非無榮不辱此君一男告養抽簪養告一紀孺慕無厭百川南下汀水獨東山山水水仰此高風

陶母張孺人墓誌銘

寧鄉賢士陶奉長有元配張孺人卒再期奉長走伻千里外以狀乞隧銘余與奉長異姓兄弟也義不可

以辭奉長世家子有聲宇內周官所謂德行義者於奉長兼之余意其得之性生薰陶祖父教又出交賢士大夫閱歷磨礱久學問博以深用能教於家家人婦子咸雍雍穆穆成刑于化惡知其有內助之奇佐以成其行古道遠過鷄鳴戒旦之風於以見古今相夫子者要必以德合無疆而後爲婦人之賢之至也按狀孺人寧鄉文學張公士楷長女性恭順洞悉義理年十九歸奉長執婦道善承姑志事上接下必以單竭弗恤已課兩子則不事姑息兩子知其以毋道而兼父道也過長息如女長息之祖母如母恩禮所加人無自外而後知其感人之誠之至也若婚友若姑爲法姑聳然異之曰新婦眞克家者也姻婭中惟孺人不能一去左右奉長選拔貢帝學教習名王家

爲之而意豁然也奉長好義任寄託若職分所當爲數十年如一日其同姓則澍之某子女四十指族家子士倏父遠客皆爲之寓廬爲之衣食爲之教誨異姓則江都江文山之子灝蜀劉忠嗣之妻女皆養之教之男爲婚之女爲字之皆相視若固有曾不知非屬毛而離裏也孺人贊於內而玉於成雖基業坐是單竭弗恤已課兩子則不事姑息兩子知其以毋道而兼父道也過長息如女長息之祖母如母恩禮所加人無自外而後知其感人之誠之至也若婚友若姑爲法姑聳然異之曰新婦眞克家者也姻婭中惟孺人不能一去左右奉長選拔貢帝學教習名王家子姪若息若孫中外黨親咸心服僕婢走起三十餘

年無一受捶朴而敢恭如神明孺人猶皆歉然也會
靖州校文以奉長能延奉長往孺人曰翁年望九十
非人子千里遠遊之日可謝謝之不可則惟旋去旋
歸耳奉長心是其言而重違靖州意孺人產五子長
及四五皆早殤比奉長行甫二旬中子暴病亡孺人
大慟病日劇仲子兩刃股肉進卧床第七旬日遺戒
以事翁未盡媳道相夫未盡婦道出腹予僮僮仲子
存憂不能釋遂卒時丁亥十月二十五日距生年甲
午某月日享年五十有四子男五人長二歲殤次士
儀窆鄉縣學生郎兩刲股進母者娶長沙趙承懷長

女次士脩聰類好學郎八月十二暴亡者娶湘陰蔣
氏四五皆早殤子女二長適長沙黃文韜次適同邑
賀懋廸俱庠生孫男一女鍠十字三許字同邑楊士照四郎士脩遺腹女以某年月
日葬孺人於某鄉某原先是歲庚辰余客長沙與奉
長定交尋因余交劉忠嗣忠嗣天下奇男子也不得
志客歸死巴陵舟中時壬午秋也忠嗣妻與一女煢
煢居僕僮六人貧無所寓食曰不東依梁則北依陳
耳會奉長往哭歸其以語孺人孺人曰是不能朝夕
支者君不負死友尚何踟躕爲亟迎以來指囷推宅

此分內事耳丙戌長沙大旱米石一金囷篋空廩食
之如昔且曰劉並澍宗皆客也苟絕食卽死可死吾
閫室後不可使初志不白也余己丑道經夏口劉五
源傳此語爲奉長云然者余甚悲之奉長條其狀而
後知爲孺人言何孺人曉暢大義而動人心至此極
耶余汪然涕洟懼無以對忠嗣於地下卽生而何面
目見奉長也奉長名煊行四五徵先生之子太史公
仲調之孫也銘曰

尊章克孝能無匱也咎弘而厚順之至也魂魄可升
降也賢聲無可閟也沅湘環之衡嶽隧之於萬斯年
德合地也

汪母何孺人生壙誌

汪氏自鼎英公以孝著於歙世之樂道其事者甚悉
孺人其冢婦也孺人之少子楨悍負命世才敦道義
天性有然莫奉母曝日詩藹然孺慕之誠人以其家
庭母子之常卽大異於常情依然嗣續其世德而已
己丑余客漢口一日踏其門及屏睨堂上則白髮皤
然據特坐者孺人倚身侍應對雍容則少子也娛親
之稚子拊畜顧復之慈親於焉見之曝日圖又何以
加焉少子扶掖入出肅客其承歡色猶然顏面闇於

時孺人年七十有六也孺人爲何隱君文初季女年十五歸汪君孟超孟超母老二弟幼稚孺人則事姑事夫待叔咸盡道歷二十有二年無少變亡何而稱未亡人斯時也姑老子幼家縣乏有諏以改節所親咸稱便孺人以受性於父母不可以改之人言姑春秋六十六誠篤老長子嘉水甫十八少子三齡誠弱小爲未亡人計便則便矣如堂上堦前老弱何甘脫之養衣食脡脯之貲問餽征徭之物舂秋俎豆之儀不典任於一身不取給於織紝之十指不絲蕾粒聚以應則門戶凋殘俯仰絕事畜何異扼諸孤吭而絕

其命也卜於某山少子之志也少子名嘉樹字嶠林

賴母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彭會昌承湘人父曰章母裘氏崇禎辛未母歸寧舟次雩都孺人生生有異兆父母愛之逾於子性謹厚明敏饒幹濟弱戊子冬邑賴君盛山委禽焉於時擾攘盤山家盡覆逃難餘生堂上惟祖母鍾母劉自城中跳身出隱伏承塵之南坑山孺人于歸執婦道事祖姑姑曲謹罔或懈涉月祖姑卒山寨隆寒喪亂後哀毀如禮人以是覘孺人之才之大也先是孺人之會昌於七月曆翁延邵道殉難伯氏叔氏死者四伊者二矣僮與稚喪亡二百有六十親友死忠節不可

以數計城內外骨撐拄白晝青燐相掩映兵冠交馳
外無人跡明年閻王總始敗去孺人隱痛鬱磊盈城
野勸夫子亟往壓立貸金可四百懼不克襄事孺人
立脫簪珥合百金以佐費於是召遺黎餉糜給直舉
畚鍤拾骨坎城南地雜埋之建浮屠以表遺化頗曰
萬靈冥冥冀睞供蒸嘗祀豈知兩幼叔俘所在立舉債
三千金詣營將並戚友子弟之在繫者咸贖以歸資
使得所皆孺人所力匡贊也盤山之義聲於是益洋
溢而元配文孺人父君猷始崎嶇三百里從安遠之
太平鄉來盤山抱持哭慟家破結髮自沉死堵一身

懷葛堂集卷七

子然娶後妻奉祖母母君猷撫且笑曰勿悲吾女死
於水而水不死之勿悲告其故羣驚異立迎歸與孺
人相見交相讓以齒稱姊妹皆正嫡不分若爲冢若
爲介也而家政則莞於孺人孺人讓不克以固辭當
戊子之變文孺人隨祖姑姑遜迫騎及文聳身投河
僕喜其得死所比君猷夫婦走正遇而拯之遠避
太平往來閻隔莫能知也居無何虔撫劉喜事且爬
蒐羅織有以建塔葬祭祖排陷者中丞喜立逮盤山
收繫仇家悍徊起証佐禍且不測用事者關託曲貸
眷棄堂帳則情文備至如喪祖姑甲寅西南亂山賊
攻邑城盤山捐金助守禦丙辰邑陷於鄭氏盤山疊
卒皆猙獰其叱咤震聾臆姑及姊各股栗弗以止孺
人勸姊奉姑避洛口而已獨居守姑謂必同往曰盡
室逃則索坐繫者彌急非所以舒吾夫於厄也留僕
多治具供噫走起何如曰人益多心益不一擇數人
應者老者善應對者有力者他盡隨姑姊去乃白父
日章曰父携女徧告貸取諸人責分命幹僕善待索
債兵呼必謹諾飲啖必豐美須金錢必給無使若輩
怒已乃犯霜雪櫛冰風雨步陟崩岩林箐間置死生
度外望門求哀請假索逋負涉四月許事乃集盤山
乃得歸則庚寅二月事平而家已中落矣孺人謂盤

山曰富之爲累大君世受之盡均產損其名而行其
患癸巳盤山三十一顛俗稱壽於一置酒三分其產
授二弟各一祖延邵公所遺戊子全闔城債則已獨
鬻產以償舉家歡然歎爲難能也孺人丙申生長子
又二年次子生而文孺人亦生一女交相乳哺無出
腹不出腹之別子女纔三歲盤山以貢入太學其顧
復則孺人居多又五年舉方岳姑鍾愛幼孫雖老病
猶舍館明年姑寢疾數月起坐則孺人扶掖湯藥則
眷棄堂帳則情文備至如喪祖姑甲寅西南亂山賊
攻邑城盤山捐金助守禦丙辰邑陷於鄭氏盤山疊
約輸金七千貸豪師館立應帥立發卒走山寨坐索

受執東至汀州索賂千金西至平遠索如之皆銖積
粒聚於二十餘年者孺人亦莫之惜也丁巳遷家郡
城又四年亂定始歸里孺人年五十而執母之喪如
孺子慕明年盤山謁選當得黎軍留京師四載比歸
而文孺人病涉歲文孺人以卒三子擗踊哀絰哭如
離裏盤山拊儿熟視文霆曰爾奮身入淵時不圖有
今日孺人聞所言痛哭益哀明年盤山終正寢孺人
血淚枯悲痛不能止既而以年垂六十旦晚從夫君
地下忍死待諸孤成立及喪葬畢益操切督諸子孫
曾玄子女益嚴密命三子析箸事必稟命稽子孫日

所爲事所往還客時時告誡懲勸諄諄靡不至二十
餘年無一息倦載盤山存日有加焉孺人生崇禎辛
未二月初一午時以康熙壬辰正月念六丑時卒享
年八十有二子男三人方勃考授州同知娶胡氏繼
娶鍾氏次方度娶劉氏又次方岳娶劉氏俱諸生入
太學子女四人長適黃峻發次適胡應相次適沈聞
進次適胡夢資孫男十三人鯤升緯鄴邑廩生騏升
鯨升幼俱勃出鳳升雁升俱附生鸞升歲貢生虬升
鴻升幼俱庚出騭升鵬升鸞升　升幼俱岳出孫女
九人曾孫男十三人曾孫女九人玄孫一人玄孫女

懷葛堂集卷七終

南豐梁　份質人甫著

哀辭　祭文

哀辭

熊見可先生哀辭

先生序鄒秋山之文曰逝天之民不得行其志也宜哉份泯滅先生哉份聞訃哀不自勝又恐頤不克節哀作哀辭片抑情以慰頤以奪先生之志辭曰

貴不加賤兮匪昔伊今生不如死兮孝子孤臣九萬里兮大鹿四十年兮陸沉冠毀服裂挫志摧心徒遇蹇而求友徒采藥以行吟不可回兮靈曜不可俟兮河清微靖節之自奠有炎午之生臨嗚呼已矣斯人之身悲傷發結兮後死沾襟

哭確齋先生文

份離冠石穢一月而先生遂云亡矣天不令份有所成就而遂隕我先生耶份舊冬來冠石見先生顏色寖衰心竊憂之今夏將歸先生謂今年當死予歸必速來復與份言他事悲慨嘆淚數行下份以先生善調攝必不至此不謂先生之言果信也份歸十二月再至至不三日而歸誰知一月之內先生長逝乎份不幸有妻子奔走求衣食遂負我先生命也先生為縱談天下事尤怨天人哭笑無端慷慨如昨日專先生每以大義屬後生尤自詡為楚臣且能投石而超距志氣之盛可謂老而益壯矣惡知天之必欲泯滅先生哉份聞訃哀不自勝又恐頤不克節哀作哀辭片抑情以慰頤以奪先生之志辭曰

且無憾份所中心誠服而最受知者四人耳蓋份生
而質直爲世所不容激而成癖又不能容物今樹廬
夫子遠出而未歸先生與弘齋夫子釋大方師皆舍
我而去世之知我者盡矣份何知有人世之樂乎昔
弘齋夫子嘗問冠石何以待于份以樹廬夫子賤父
雖齋先生慈母爲對而恕份所短取份所長於有過
中而諒其無他者惟先生一人耳先生凡細微事耳
提面命之于出處大義反覆叮嚀告戒之份有所
失如己貞厄不動聲色而威于斧鉞先生之盛德至
愛若此雖嚴父慈母何以加焉已矣自今以往份之

人之心誰復知之份之所爲誰教誨之份有過而誰
救之是天非死我先生而死份也嗚呼痛哉份前後
至冠石皆不半載惟癸丑卒歲侍先生其教份之語
已備載之書冊份請以餘年從事先生一二語以報
先生然追思先生之盛德至情雖使天地今即閉塞
閉塞而開闢求有如先生之待份者不可復得矣先
生遭世不可爲隱居講學種茶以代耕老而托談苦
是時垂首不敢復仰視也份事樹廬夫子于今八年
視份猶于今年春更命從夫子出遊且爲門人份送
有孫孫復有子必可以慰先生身後之願是先生有
以自慰而終無以慰份也嗚呼痛哉

哭魏勺庭夫子文

門人梁份捧新刻夫子詩文集陳柩前踴踊而哭曰
份奉命較讐有成功矣乃夫子遽至是耶夫子固善
病昨僕夫自眞州至暮叩門心動從門間問夫子安
然後敢而繙之書中亦言體大健以是份留數日待
此集之成惡知二日內而病病而如是哉份傷心夫
于者不在不得永訣不親視含殮爲兒女子之私耳
夫子生平事功無從表見其發爲文字蓋時命之不
猶然傳天下而垂後世必有讀其書想見其人者乃
親炙久而悅服深若相與忘之昔夫子居廬陵萬山

中份揭衣水行日夜百十里就區畫大事其後成敗
不失錙黍此惟份知之而未嘗與人言者意將見諸
行事使蒼生實被其澤而夫子亦因以不朽天乎何
當斯時而不假以年不得行其志則豈一人之不幸
哉夫子詩云我有鞘中刀空床徒徙倚欲以貽及門
未知誰者是嘗高聲誦目光炯炯注射人雙眸予份
是時垂首不敢復仰視也份事樹廬夫子于今八年
視份猶于今年春更命從夫子出遊且爲門人份送
巡久之蓋幼學者歲易師或不必卒歲或閱數歲而
一人其非所悅服亦奉以空名已耳蓋壯而强者已

爲人父師而師事人豈苟然哉慮曰哭師于寢又曰
左右就養無方服勞至死心喪三年此古今之通誼
也份所以深知夫子而未遽就弟子列者懼其慕虛
名而情文有所不盡就謂不期年而遂有易服變食
居喪次儼然苦塊之中之痛也樹廬夫子語份云老
夫耄矣以子從勺庭豈無所爲賦嗟夫份今日氣塡
數千里外就靈几理夫子斷簡殘篇而徒悲手澤之
存也謂之何哉

祭族子源文

余讀書翠微峰忽左拇肉顫數日家書至謂三月二

十八日暮汝往視水春爲賊所刺身受二創破頭顱
歸不能言死嗚呼汝何爲爲賊所刺乃至於死耶
余族子十餘人昔年余遠出無信汝則徧詢余知交
問卜筮雜占無寧日惟恐余死余妻子遠居龍當汝
則遷余家就汝父母汝諱姓名負重擔儼然如傭僕
辛苦行百十里出入盜賊虎狼之地余家以全汝亦
無所傷害汝平日孝友性謹厚待人謙和力稼穡足
跡不越百里平居無過舉非有怨家仇隙吾兄正直
爲鄉黨所信服不致令人殺其子豈汝會見奸喊陰
私遂殺汝以滅口或有所仇誤以汝爲其人汝受害

無間蓋庭幃不善於教雖際龍虎之風雲于秋之大
業未立末由歸美乎其親則何以應五百之運而爲
名世之臣此非所論於大師相尤非所論於生者之
二人夫鳳之生也必丹穴至之出也必藍田贈公鸞
太夫人所教篤忠貞爲家世之流傳上不負於天子
學無忝於前賢至若民無饑溺士沐陶甄仁心仁聞
自中土以至窮邊是皆聖賢之所有事亦臣心乎職
之所當然歷三十年於仕路而作忠作孝之皆全及
贈公捐館之會聖祖之寵錫自天太夫人婺居壽母
八旬黃耆天章聯額頻頒疊受高封一品貴誰出右

於時皇上纘承丕基迪簡乎耆舊晉師相於端揆宜乎天以壽平格者壽太夫人以期頤何黃閣之登百日金母繼木公而棄總幃雖出腹之旣登庸有一日如千秋之久況三月而位三公聖恩賜葬馬鬣高封文摛翰苑奠遺臣丁禮不哀毀詔出九重星奔乘傳予假從容自古不奪情之元老大豈有如是之遭逢豈非太夫人之母道合於無成而有終太師相母子之慈孝傳百世於無窮份窮鄉野老聞音驚憤悼坤儀之無存慚相君之知愛磨鏡以前絮酒莫酹擬香

告哀音容如在嗚呼尚饗

懷葛堂集卷八

懷葛堂集卷八終

五言近體詩

送邵敬曰

聚散尋常事離多聚益親獨憐秋晚別俱是客中身
徑小迷黃葉溪深亂白蘋登高相送遠但覺寸心眞

別林方之

茅簷青壁下花發不勝春流落悲公子風塵羨鹿門
片帆容易遠尊酒未辭頻行向鍾陵拜歸來與細論

送人

相逢言未了意氣倍相親君欲成何事余慚負此身
賃舂仍避漢蹈海不知秦恥作桃源客舂風坐悵人

送仲叙功

北走風塵客誰如君賤貧苦因終養計甘作遠遊人
裘馬侵寒雪門閭隔暮雲音書頻寄慰好及故園春

送人之海南

瓊州浮百谷之子涉難尋海濶天爲塹潮生日不沉
風檣雲水合樹屋島夷深忠介祠猶在千秋一片心

歸舟候潮

三秋惟旅夢萬事付蘭橈路遠行徐日沙平坐候潮
暗西來風雨九秋深汪時爭重天人學作客難忘木
石心寄語白雲休悵望蕪臺非羨築黃金

送梅定九北上

會期南國共苔岑班馬蕭蕭淚滿襟北去沙塵千里

寄李乃勛

秦川六載共悲秋飄泊依人塞上遊西望有時空倚劍南歸何事不同舟文章雄得江山助意氣貧忘妻子愁此日一樽心萬里忍教花下唱梁州

集唐詩

奉贈廉訪萬石攝理鎮閩將軍

殊勳并在一門中詔選文臣贊武功聖代止戈資廟略將軍大旆掃狂童寄書河上神明宰行避霜臺御史驄武畧劍鋒輝相府凡今誰是出羣雄

王　建　李商隱　楊巨源
李　頎　胡　宿　韋孝標　杜　甫

懷蔦堂集附錄

一方獨與萬方殊報國縱橫兒丈夫天角雄都分節鉞瑞亭臨閣少脚蹋千巖烽火連滄海一片冰心在玉壺兩地江山萬餘里水聲西北屬洪都

姚　鵠　楊巨源　薛　逢　羅　隱
李　白　王昌齡　沈佺期　韋　莊

南昌城郭依江煙聖代提封盡海壖戚里舊知何駙馬大夫持節杜延年寒鴉閃閃山前去吉語云云海外傳兩地山川分節制蜂簪迴合下關川

韋　莊　柳宗元　楊巨源　韓　翃
唐彥謙　薛　逢　武元衡　陳　陶

九譯梯航壓要津早持龍節靜邊塵五營向水紅塵起四海休兵造化仁雨歌亭皐仙菊潤潮生滄海野塘春宴殘紅燭長庚爛琪樹年年玉藥新

陳　陶　張仲素　楊巨源　王　涯
王昌齡　元　稹　胡　宿　武元衡

親從新侯定八蠻五營無事萬家閒諸溪近海潮皆應激石懸流雪滿灣昨夜西風今夜雨清如玉冰重如山天從補後皇辰穩曾閃朱旗北斗殷

曹　唐　戴叔倫　李　嘉　韋應物
盧　綸　薛　逢　譚用之　杜　甫

萬里沙西寇已平三軍罷戍及春耕已知聖澤深無限但覺堯天日轉明樹色老依宮舍晚繩衣遥拂海風清推恩每覺東溟淺相國臨戎別帝京

張　喬　劉長卿　李　端　韋應物
趙　嘏　法　振　李　紳　錢　起
　　　　　　　　　　　　參　岑

樹門前老將識風雲舟將水動千尋日江至海陽九派分手把命珪兼相印始知天上有將軍

王昌齡　鄭　谷　李　渤　耿　湋
張　祜　皇甫冉　韓　翃　王　維

一門清貴動神州兼秩恩歸第一流北省諫書藏舊草西江版竹起高樓縢王閣上柘枝鼓詞訟牌前漸稠邊將皆承主恩澤赦書宣過喜無囚

趙　嘏　姚　合　李山甫　韓　翃
杜　牧　王　建　張　籍　李　嘉祐

紅旗半卷出轅門億萬蒼生性命存偏坐金鞍調白羽獨橫長劍向河源風雲已靜西山寇吹律能令北

陸暄野老競遮官道拜永依棠樹托蓬根
王昌齡 韓愈 羅炯 李頻
陳陶 黃滔 王維 黃滔

謾卷詩書喜欲狂五雲遥指海中央春風掩映千門
柳彭蠡秋連萬里江遷轉五州防禦使風流三接令
公香藩臣皆競師兵署兵氣鎖鴛日月光
杜甫 韋莊 李郢 獨孤及
杜甫 甫 李頎 姚鵠 常建

道山和方伯涵齋石公元韻恭祝榮壽
盌盤蒼翠到山巔上謝芳蹤玉籍仙百丈金身開翠
壁萬條紅燼動春天花光併灑天文上人鏡重開日
月邊一巔桃花紅錦艷方期丹訣一延平

懷葛堂集附錄

方干 陸龜蒙 司空曙 楊巨源
劉憲 薛逢 杜牧 錢起

可以橫絶滅胥巔建安才子太微仙滿庭詩景飄紅
葉珠樹環枝近碧天昆玉已成廊廟器桃花紅近竹
林邊紫薇芒動詞初出康樂風流五百年
李白 皮日休 雍陶 陳標
陳陶 溫庭筠 陳陶

懷葛堂集附錄終

四庫別集存目懷葛堂文集十五卷江西巡撫採進本前十四卷爲雜文末一卷爲詩十二首漫游雜錄十一條論說祇嘗學於甯都魏禧得其文律一語而已光緒三年溧陽狄學耕曼農知南豐得劉貢弼牧岩校定活字本刊印凡八卷附錄詩十二首又集唐十二首漫錄十一條無之劉識先後所見兩本俱無卷數舊得本較復購本多與八大山人書處士陶之典傳瓶庵贈言跋三篇復購本較舊得本多學院王永齋按部建昌碑記何氏宗祠記葉聖祥律陶序三篇集唐暨五七言近體詩各十二首所得皆非採進

原本茲刻即據劉本而移卷五末之貞靜先生易名議炳文字說又持字說培庵說晚學圖說五首入第六卷王源序一首未載源自稱同學序稱質人受業彭躬庵魏叔子兩先生門慈谿但稱其爲叔子弟子總目亦云學於甯都魏禧更不及躬庵然讀其哭勺庭夫子文雖稱門人乃曰份事樹廬夫子于今八年今年春更命從夫子出遊且爲門人份逸巡久之又曰份所以深知夫子而未遽就弟子列者懼其慕虛名而情文有所不盡是份之學實得之躬庵所師弼躬庵雖居易堂時親叔子之教亦嘗奉躬庵命使爲

卷一

首頁十九行能下疑脫聽字　八頁十一行摒擋誤併當　九頁六行領誤頓　十二頁末行爲疑焉

卷二

三頁四行曹字疑衍　七頁十八行園誤圍　八頁九行目別本作廿十四行屍疑弔十五行宛誤婉　九頁十六七行所下三偶字俱衍　十四頁十二行杪誤鈔　十六頁十三行所自別本作數十一行距誤詎

自按所字上疑脫數字　十七頁六行此上疑脫及字　三十三頁八行詩一本作草　三十五頁六行骴誤傀壯　四十頁有有原作有有得魏校誤改　四十五頁十五行如下痛字疑衍　四十六頁三行別本思下有素字　九頁末行雅誤稚　十頁七行採別本作採　十二頁十五行壹別本作抑疑當作噎　十七頁七行蔽灌誤拔擢　二十一頁十八行是當作以　二十三頁二行謏疑試　五頁十一行摒擋脫是字　二十九頁十五行平承倒　三十一頁九行爲別本作東柳十一行均誤汴　三十五頁十二行豐南倒十四行祖之疑倒　三十六頁十行計疑記　三十九頁十七行可下知字疑衍　四十頁六行運誤遣　四十一頁七行具誤有　四十三頁七行鄉一本作卿　四十八頁十五行居元誤應魏校改一本作跡十七行伐元作貸魏校改　四十九頁三行則下脫有字　五十一頁十一行距誤詎

卷四

五頁十二行一邑疑邑乘　七頁十六行有誤問八頁五行安原作阜魏改七行鬻誤分已疑衍　十一頁末行討疑[illegible]十三頁八行頃誤選十三行源誤原　二十二頁八行皆下疑脫有字十六行精誤情　二十七頁十一行有疑已　二十八頁末行流祥二字倒　三十二頁八行閩誤嘗

卷五

五頁九行小邑二字當在楚雄下　六頁十九行將參倒　十頁十三行保下集字疑衍十八行城

字當在遂圍下勢下鋒字別本無　十一頁六行時亂別本作宏光據史當作永歷十行縛下疑脫之字　十二頁五行民下之字衍　十三頁九行廣西當作廣南　十四頁十一行頃俄疑倒　十五頁七行懷誤威十二行屠洲倒十八行柏誤桓　十七頁十九行投誤板　十九頁八行迎上當有自字十七行立一有出字　二十二頁五行惟當作聘　二十五頁九行且疑者十五行而下補能好義三字方明　二十七頁九行取當作收十行設字原闕魏校補　二十八頁一行安誤膺八行仗末行均字疑衍　二十九頁十行奇字衍十九行殺字衍　三十一頁十六行也疑交十八行志誤序　三十三頁十五行坍一本作如　三十七頁三行上往字衍十七行聞疑者　三十八頁一行是一本作時　四十頁七行蒲一本作補　四十七頁十八行綽誤棹

卷六

三頁十一行體誤禮　四頁十行玩具陳喜當作喜陳玩具　十五行棟一本作兼　五頁十行趾數下脫而身以高不自知而益進非然者如晦冥行舉趾數二十字　六頁六行人上疑脫爲字　十一頁六行一頁四行夏日一作夏口　十二頁四行末或倒

卷七

首頁十二行次字疑衍　八頁十五行寓誤寓　十二頁十四行份誤琇　十四頁四行兩議字均誤義　十五頁八行任上當有自字十七行立一本作半　十六頁五行於當作以十四行卜誤卟十六行蓋一本作益末行索作糸　二十頁七行早誤旱十八行學下當補有字　二十二頁末行違誤隱　二十四頁十一行以綏當作敢綏

十六頁十行余下脫知字十一行人誤下　二十七頁十三行輪元誤輸　二十九頁十五行知受倒三十頁十七行以是誤已是末行帙誤軼　三十二頁七八行三某字一年字元闕魏校補十行序疑文　三十五頁十四行滅誤滅　三十七頁末行貢帝學疑是貢太學　三十八頁八行翁下疑脫負字　四十頁十七行踵誤蹄　四十五頁五行已誤以　四十六頁一行七某字原闕魏校補非是

卷八

五頁五行苦誤苦　六頁十九行婺誤婺

易堂後起之秀能以文章自見者以質人爲巨擘游雖既廣所與交皆一時名隽觀其寄劉體元咨朱字綠兩書具見生平志節不獨其文之足重也此集　四庫十四卷本及　國初宜黃刻本予皆未見光緒初劉良弼趙從佐先後用活字印行流傳亦尠予假劉趙兩本互校既摘出誤字多條其詞艱而語近歌後者恐亦未免詰倔讀者各以意義求之可也庚申三月胡思敬覆校並識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５１
作者＝
页数＝７７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